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五九册目次

蓮洋詩鈔十卷 （清）吳雯撰 附録一卷 清乾隆二十九年孫謌刻本 〇〇一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附一卷外集六卷 （清）陸隴其撰 崇祀録一卷 清康熙四十年刻本 一〇三
二希堂文集十一卷首一卷 （清）蔡世遠撰 清雍正十年刻本 三八三

蓮洋詩鈔十卷

（清）吳雯撰

附錄一卷

清乾隆二十九年孫謂刻本

蓮洋詩鈔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吳雯撰。雯字天章，本遼陽人。順治六年，其父允升任蒲州學正，卒於官。雯兄弟孤弱，不能歸，遂寄籍於蒲州。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不中選。其卒也，刑部尚書王士禎爲誌墓，稱初見其詩有泉遶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涇西嶺，春泥沾條桑。至今堯峯上，猶見堯時日諸句，吟諷不絕於口。所作居易錄中，又亟稱雯西城別墅諸篇。趙執信懷舊詩序亦稱雯拙於時藝，困躓場屋，體貌龐醜，衣冠垢敝，或經歲不盥浴，人咸笑之。然詩才特超妙。其詩一刻於吳中，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門。後士禎爲刪定，存千餘首，亦見墓誌中。因雯沒之後，未及刊行。故懷舊詩序曰：蓮洋卒後，阮翁爲作墓誌，且刪定其集，迄今將二十年，未行於世。意其時阮翁耄而多忘，未幾遂亡，未及歸諸吳氏也。池北書庫散失殆盡，蓮洋集從可知矣云云。然其集實已歸吳氏。乾隆辛未，汾陽劉組曾裒其全稾刻之。又以士禎所評者別刊一小冊並行。越十三年甲申，蒲州府同知山東孫謀始從雯姪敦厚得士禎所定原本，簡汰重刊，詳載士禎之評，併以劉本所遺者補刻於後，以所見墨迹補之。其士禎所刪而劉本誤刻者，咸爲汰去。凡得古詩二卷，近體五卷，補遺一卷，詩餘一卷，文一卷，冠以墓誌，而附以同時唱和題詠之作，即此本也。雯天才雄駿，其詩有其鄉人元好問之遺風。惟熟於梵典，好拉雜堆砌釋氏故實，是其所短。劉本無所別擇，故頗傷冗濫。此本沿新城之派，又以神韻婉約爲宗，一切激昂沈著之作，多見屏斥，反似鄰於清弱，亦不足盡其所長。然終較劉本爲簡潔，故置彼錄此。惟雯詩本足自傳，不藉士禎之評爲輕重。而刊此本者牽於俗見，務引士禎以重雯，所載士禎評語，繁碎特甚。如題汪如翰看劍圖詩下附記云：原本評語奇作二字似阮亭先生筆蹟，胸有造化四字非阮亭先生筆蹟，刻本併作一處，誤。又如城曲眺望詩下附記原本題下有墨筆評劉長卿之詩也，不知何人評。阮亭先生改作似劉長卿云云。此亦何關宏旨，而字句異同，乃如是其考證。今悉刪除，以廓清耳目焉。

吳天章先生著

蓮洋詩鈔

望雲樓藏版

詩之可以傳後世歷久而不厭者其精神足以貫乎百世而氣類能通乎人心譬之玉韞於石珠胎於蚌儲川嶽之靈秀日月之精華雖埋沒於巉巖斷壑荒江寂寞之區而精氣有不可掩者一旦露其光彩無論識與不識皆欲得之以爲寶而思先覩以爲快歷觀漢唐以來詩人若蘇李曹劉以及陶謝沈宋李杜蔑乎尚已下至郊島隱千諸人挾偏流之才而劌精刻腎皆能自寫其性情之真而歌哭悲笑有以沁入人心故至今讀之猶想見其音容愛玩而不能置此固不倚名而立不借勢而行不因毀譽爲顯晦者也

蒲坂吳蓮洋先生以詩鳴於世殁六十餘年而海內猶俎豆之不衰余量移蒲丞來永樂永樂即水經注之所謂玉溪澗而先生之所寄居者也其後人食貧走他方不可物色乃從其里之吉生姚生搜得遺詩數百首讀之渢厚和平有絃外之音味外之味漁洋先生稱爲仙才信不虛也繼得臨汾劉君刻本幾二千首先生之詩畧備而劉君之用心亦可謂勤矣但微嫌其太夥暇時擇其純粹者分體編輯並附其未刻詩文於後釐爲十卷嗟乎先生[illegible]而選不足生平淪落不偶謀食四方遊[illegible]涉衡湘走

齊魯燕趙往來於碣石滄門蹇驢廝騎嘯嘆一飽之餘時雖應制科一徵於朝旋被放棄先生之遇可謂窮矣而當時與先生比肩者掇巍科乘驄刺肥熠爗烜赫乃不數十年聲銷名滅而先生之詩靈光獨存照耀寰區人人有一漁洋先生在其心目間天之所以報先生於身後者不可謂不豐矣雖然吾聞先生精釋典學無學方將齋得喪一死生豈復戀戀於身後之名哉抑聞先生易簀時囑其弟霞曰吾死後詩不可輕出漁洋知我其乞爲點定序之亦可見其名心之未盡泯而鄭重之意尤不肯輕爲世人所評騭也余以末學淺識生數十年後妄爲編輯得毋爲先生之所不許乎然人有曠世而相感者恨我不見古人亦恨古人不見我則精神之所感觸安見異世不可相通哉倘先生精爽不昧馭赤虬駕文螭望故鄉而投止徘徊於五老九峯之間民人已非城郭猶是河聲嶽色或重吟桃花之句而劃然長嘯未可知也猶憶今河南按察硯齋周公前守濟曾爲余言向任寧武時過代州李由中署中李閩人有學識修潔善扶鸞蓮洋降焉乩筆詩歌皆類其生前作公因乞其平日詩乩書曰異日途中相瞬後數月公調濟途中

有封其詩而投刺以獻者公在輿中接其詩而反其刺閱之則蓮洋詩也急呼其人則已不可見矣昔王子安溺於江不忘秋水落霞之句李義山死後猶登舟唫木蘭詩昔人傳以爲異今觀先生投刺之事尤可異焉豈文人結習不忘耶抑得力於禪者深而現身證正果耶因編先生詩而牽連書之備詩話一則云

乾隆甲申小春東魯後學孫謂謹書於求樂官署

集359-004

原序

河中爲郡當兩戒之首形勝冠寓中記稱太華中條本爲一山巨靈贔屓掌擘蹈裂開爲二以通河流禹貢之壺口雷首龍門華陰正當其處古冀晋之交也中條之南有地曰永樂唐詩人王溪生故居在焉水經云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注謂[illegible][illegible]之六郎其地也經又云河水又東北玉澗水注之注謂水南出玉溪義山自號玉溪取諸此其地[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母[illegible]牧河山之陽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鼓出游走燕趙齊魯梁宋吳越之墟所至與其士賢游處歸而有[illegible][illegible]百篇古澹閎肆得古作者精意而自成一家之言灼然可傳於後者也嘗在壬戌間生來京師予序其詩得[illegible]篇數十番讀而駭歎謂非流俗所爲有以示劉吏部[illegible]户部梁侍御三君方以文章海内[illegible][illegible]數[illegible]不[illegible]予今十餘年矣[illegible]生再入京師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歸田或十餘年或七八年而吏部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遊相知者獨予在耳相與追道往事太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泣下嗚呼以生之才挾其文藝遊於四方[illegible]十餘年而所就爲知己者無過予輩四三人不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或[illegible]化爲異物久矣豈不重可感哉[illegible]

酣復肱其篋則其詩雷硠劃嶅又過於昔予讀之河傾燈灺不知止惜乎三君子不在不獲與之[illegible]賞如曩時也會

天子下詔求博聞之士備　顧問著作於是謝比部方山以生名應　詔或以爲生與司馬子長生同里又同遠游其才皆不世出蓋河山之氣融結於千歲之久宜其先後相望無愧色是固然矣然子長生際武帝右文不免戮辱發憤述史記生遭逢休明以布衣之賤一日名達　黼扆行且荷褒寵等立第二疇垓之下曾何子長之足云又況義山白首幕府名不挂朝籍者哉漁洋山人王士正序

吳徵君天章墓誌銘

漢魏已來二千餘年間以詩名其家者衆矣顧所號爲仙才者唯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　本朝大一統閱六十載作者亦多矣余獨以仙才許蒲陽吳君此余之私言也亦天下之公言也君且死語其弟霞曰吾平生知己無逾漁洋先生吾即死遺詩勿遽出必待先生刪定雖相望二千里而勿憚跋涉而往京師且乞銘誌墓之文吾無憾矣余居田里聞君之訃爲哀輓以代薤些其末云已空文字障靜閱莊嚴劫何事勞結集猶煩大迦葉未幾而霞至將君遺命余詩若爲之讖然嗚呼異哉豈余與君精神感通雖被任二千里不以幽明間有如此耶既次其詩遂爲其銘　君諱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也父允升中順治今爲大興識六年　授蒲州學正十二年　賜同進士出身明年卒卒後次年吏部按籍銓授知臨穎縣君幼孤母朱氏有節操撫君及弟霞等皆成立遂籍於蒲君姿稟殊絕嗜書如飲食又薄帖括以爲不足爲雖在諸生瀏覽君之篇自六經三史外先秦兩漢下逮六朝唐宋元明四部之書無弗習也旁及釋老內典秘笈皆鉤貫其旨趣含咀其英華而尤於五

言六義有深嗜焉初僑居中條山南之求樂求樂唐縣也李石兄弟三相皆居之詩人李商隱義山亦居之號玉溪生玉溪者求樂水名也君少而食貧無以爲養數游京師謁父執友年二十餘矣京師士大夫無知其詩者予一日過同年榮玉部洞門見其詩云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又云濃雲濕西嶺春泥霑絡桑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大異之曰此非今人之詩也吟諷不絕於口久之君再入京師一見談藝輒夜分不休如釋迦之有鶖子溈山之有寂子相說以解不待往復扣擊君固以謂余一人知己如后山之於南豐也戊午己未間

天子詔徵博學宏詞之儒備　顧問特舉制科海內名士鱗集　闕下君在舉中顧獨默默守素不與他人赴健僕囊巨軸宛顏低眉望門求知者競騁逐膠牢滯泊門有崔羅余以是益重之臨朐馮相國知君名以扇索其詩君大書二絕句答之其坦率如是卒以不遇亦不悔也君游燕趙齊魯吳越秦楚足跡半天下而梁宋間詩尤工晚訪舊天津復與余相見京師時康熙辛巳君年將六十倦游矣君好友天下士士之名雅者亦皆援君自重所至觴詠贈答無虛日然

胸中涇渭不狥世俗毀譽京㬇以爲親疎故人亦樂
就之所謂嵇叔夜土木形骸黃叔度汪汪如千頃陂
者庶幾似之平生好仙釋有空諸所有仰青雲睹白
日之意情躭隱逸僕僕四方謀升斗以爲甘旨之奉
非其志也嘗買國鄭谷之口有竹數百挺黃梅數十
株橘三株中作草堂面雷首肘太華怡然自足將以
終老而迄不得遂嗚呼其可悲也君詩一刻於吳中
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門今未刻尚千餘篇余刪之
不少貸所存皆卓然可傳蓋痛君彌留不忘諈諉之
意亦以報良友於地下云爾今

[illegible]守右丈士苟懷一藝朝躋苍屬而夕登館閣者何限若
之名固已闇於　朝矣而終不遇窮老以死是尤可
悲也君娶鄭氏有子二人江蘭早卒崇厚州附學生
亦前卒繼娶聶氏孫一逢源尚幼君卒以康熙四十
三年甲申五月二十七日得年六十有一以康熙四
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葬姚温阡君嘗以詩賦應制科
故辭徵君銘曰
山河兩戒皆首河中重華舊都扶輿所鍾昔在唐賢
摩詰王右丞祁人徙河中允言盧綸河中人義山玉溪李商隱懷州人居永樂
表聖王官司空圖虞鄉人有明名世首兩襄毅楊公博王公崇古熙

亦爛然風騷未絕猗歟吳生崛起布衣身處蓬廬[illegible]
動京師聲譽天下尚謀升斗晚卜真谷曰吟[illegible]
[illegible]

漁洋詩鈔

凡例

一余[illegible]先生[illegible]移蒲[illegible]任時即搜羅先
生遺詩從古姚二生覓得抄本字多[illegible]得[illegible]
汾刻若刻本幾三千首先生詩[illegible]
人數年始見其姪敦厚出其[illegible]原本皆阮亭先
生所點定公餘[illegible]再四校讎擇其純雅者得十
之三捐俸貲爲[illegible]其刻本遺漏者補刻於後

一刻本阮亭先生評間有將他人評語誤入者今悉
照原本改正

一先生詩有自註原本未刻者今補刻於各句之下
刻本乃阮亭先生刪定者今照原本將所刪之句
間註於本句之下使讀者既見原本並知阮亭先
生刪削之妙

一刻本中字有錯誤者今悉照原本更定

一先生刻本外遺詩尚多余從人家舊稾中搜得[illegible]
[illegible]抄[illegible]十首擇其雅者附刻於後

一原本詩中[illegible]阮亭先生訂正[illegible]古痛食肉[illegible]
[illegible]五律次宿州其一[illegible]韓[illegible]下慰劉如
南大令[illegible]汝作[illegible]七律[illegible]鎮

黔西七絕二首[illegible]小照二首[illegible]
一戲[illegible]韓集一絕[illegible]俱已刪去今刻[illegible]
未見當日刪[illegible]今[illegible]不[illegible]
先生集中[illegible]今不能[illegible]
[illegible]

一先生[illegible]有數首[illegible]刻入[illegible]
一先生[illegible]存者尚[illegible]時[illegible]
能盡刊佳[illegible]

一先生[illegible]句詩[illegible]
首雖經阮亭先生[illegible]定刻本已[illegible]故
各附於補遺[illegible]

一當時海內名公[illegible]阮
亭秋谷竹垞三先生[illegible]附錄
於後

一余之任蒲津時[illegible]表弟[illegible]
前輩[illegible]羅其詩表[illegible]今余[illegible]刻[illegible]亦以
復表弟之命也

一按羅先生詩文鉛槧物色頗費苦心其參閱則吳門元音王君校對則劉姚諸生暨兒思魯思京但恐其中尚有缺訛猶望後之君子補正焉

東魯後學孫諤謹誌

蓮洋詩鈔目録

卷一
五古一百十七首
卷二
七古三十六首
卷三
五律二百二十四首
卷四
七律一百首
卷五
五排九首
卷六
五絕二十八首
卷七
七絕一百五十五首
卷八
補遺古今體共四十五首
卷九
詩餘十三首
卷十

遺文十五首

漁洋詩鈔卷一

漁洋山人批點　　河中吳雯天章譔

東魯後學孫□編輯

五古

行行重行行

離亭送君去三里聞馬聲五里馬無跡十里雲樹平嗟彼雲樹繁不知人有情乾坤靜如掌萬里見君行

過題王成中石鳴山房

積水浮九州東南盍蕩瀉人家半洲島蘿絡互縈窈此世我舊游石隱君棲遲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窓外一湖明階前衆山出春風散巖花細雨留崖蜜仙靈每來往眞儒陪倚匹表聖具生涯維摩得方丈泉聲四回抱嶺勢百峯律何日復無爲為君訪衡泌

按原本此詩係先生爲[illegible]石先生[illegible]生愛而手寫一篇粘之壁上時爲諷詠[illegible]筆此歷歷書之如此故錄之以誌

岱路中作

入山不五里景色淒以繁水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狂飈晚蘿落斜日溪禽啼悠悠游子心對之轉忘言時序既以殊寧不感鄉園上霽彼凡鳥人投孤村

偶然作八首 錄四首

世事日紛紜智者不能料所以古聖哲信心在吾道
昭執無妄蛇質且珠燗泥沖光輝究難揜終古其靈照
風雷非偶然天心發忠孝僞信德之基勿使前人笑
農夫何辛苦耕耨霜露間蠶女守桑堂一裙常不完
嗟我纔知書坐食衣有綿天心豈見私識者或偶然
若不崇令德是謂參冥頑請吏皆上口玩物喪本原
組織月露辭及物輸一錢何以報元化勉哉當體乾
衛足亦有葵庇根亦有葛葛能恆道義何至隨陰寒
人生日詭隨趨避反成錯君子信固然天命有餘樂

古行動天地樂議居其先因之成變化聖人皆勉然
率意即爲妄師心亦多偏良金須就冶質良形乃全
江海苟無則終古悲狂瀾布帛固有幅寧怨舊無言
奇氣尚收斂英雄歸大賢

雜咏二首 錄一首

讀書一萬卷寸衷轉茫昧將無昔人心翻在語言外
聞見苦不多因貪反成害東書坐林間嫋嫋聞天籟
其在忘筌忘蹄之後耶

東陳說巖先生

昨從太行來曾過先生舍高松偃女蘿空山一繫馬

京洛勞問訊闈闈樂情話身棲魏闕邊心在白雲下

寄巢薇先生

泰山何其高滄海何其深哉翁其偉抱高擽閒風岑
鳴佩入天閽紫雲盈衣襟宇宙感太和喈喈鳳凰音
蒼生引領望薄海霑祥霖緊余嗟落久徒傷年鬢侵
冰霜歷沍寒幸托喬木陰梧桐有繁枝竹實比兼金
幾時款行輦兼聆卷阿吟

陽山

落日山風吹長松亂清影白雲逗殘雪忽見前峰暝
野鳥下寒竹孤僧汲修綆聊欲遂幽尋理策渡西嶺

本題作羊山詩云落日風吹萬松聲亂青[illegible]陰雲已殘雪忽見野鳥宿竹枝僧人出[illegible]

暮春雨中阮亭先生招同諸公集善果寺得雨字

古寺城西隅寺路通幽人此來徑漸與山僧熟
其若石幢下不累軒閒緩花餘春葉繁陰長夏綠
松深鶴唳靜竹動鳥飛速人生一世間光景如轉燭
宇宙曠無垠何爲自拘束似勝侶欣招邀佳時值休沐
色香風過院仙梵雨露佛向晚猶霞明白雲傍簷宿
蒼蒼林月上世界明金粟 此下原本有數坐各有懷四句意皆見二句先生[illegible]

訂刪

歸途重回首遙山寄遐矚

讀天章五言名貫七句輒覺耆柳了不異人

題張杞園浮家泛宅圖

海氣何茫茫海風猶浩浩日上瑯琊臺孤帆沒在雲表
帶策羽人者滄波肆幽討靡羈未得去歷險[illegible]
之子水仙侶浮家謝機巧載書滿船頭費盡[illegible]
似戀鹹魚肥繫纜近芳草風檣白鷺過舵無楊柳
何不便颯然竟訪成連道帆行[illegible]上青[illegible]小
世外見桃花千春不知老

集阮亭先生宅得秉字

冥冥花枝晚寥寥天宇靜清[illegible]忘倦坐失春宵永
風過搭草藏月動巢鶴醒蘭烟方熟茶磨火恰明將
醉墮席上杯渴情山中井京洛去復來豈曰違風素
願言睹親串聊取暢孤[illegible]若石隱買田不發頃
空泛洞庭波積雨愁舴艋山鬼頗便娟女蘿太幽冷
人生分有定利鈍敢強騁早開椎與樵幽薊別汝願
緣隨雙象馬夢謝頭綱餅物情蒼狗態世事孤鴻影
倘未早識別無乃昧要領家門[illegible]蓮花嶽插青冥
吾將掃石壇坐臥南峰頂

黃湄先生遊太華山遂得結屋地賦贈

轅箱谷口雲白照松間路[illegible]身度
黃門具奇情振策御風步萬仞[illegible]勝境無滯
縈轉時明[illegible]丹青[illegible]見[illegible]東注
[illegible]雨忽[illegible]關陝半呈露
[illegible]側倚竹倒[illegible]皆露
[illegible]房閣[illegible]石因松花聚[illegible]居[illegible]成趣
嗟我生[illegible]入世多懼夢[illegible]壞身遠將[illegible]
日日對時蓮塵容自生妬何年便結鄰同住雲生處

西山詩

會宿

小山[illegible]多石[illegible]
清[illegible]
傍曉[illegible]
把臂共欣[illegible]

出郭

微雨既以過[illegible]
轆轤聲啞軋[illegible]
對此惜勞生厚生生[illegible]太[illegible]風雲滿前[illegible]

摩訶庵

鐘聲出林表日上[illegible]色花龍影微[illegible]

人生幾見花山僧朝啓扉欲問無生義難同中□機

原本[illegible]改[illegible]本仍作[illegible]今照原本訂正特記

宿香山寺

溪橋蔦蘿空香滿風磴洄洄泉溜瀉響前峯暝

松覆堦下石花墜雲中徑高軒方偃眠冷冷度孤磬

動篇品格在王孟劉韋盧象之間

潭柘晚坐齋心

至人離有無泯然衆機排修持苟無力鬼神輒覷破

嗚呼華嚴師冥心絕行作神龍不能見此地曾孤坐

我來千載後消風想搖荷但恐纖塵隔虛空即點流

精誠發嚮往筋力愧孱愞白鹿階下行黃鳥花間過

中宵梵唄閒肅然警偷惰

孟穀宿白茅寺用少陵贊公土室韻成二首挑
燈細讀不勝見獵之喜遂亦斐然有作

幾日客中行却尋山中路王郎頗豪健惡馬橫溪渡

入谷四山合上月中庭素解衣各有適散坐盡成趣

燒藥巖際訪採芝雲外步天地喻指馬世代荒廚顧

轉惜對花草誰能度寒涯心依紫竹林手折青松樹

山情托猿鳥霞想變朝暮何處裹天漿仙人掌中露

夕山中宿心亂夢難靜曉來下山日照青騾影

迴戀此林幽仍若前山水[illegible]

汗漫方逢[illegible]何信[illegible]白蘇白

上書信從[illegible]清名山便與蕙緣所

種林隨[illegible]花字茲千仞蓮花[illegible]

再宿白泉

重作前門行[illegible]門住西風[illegible]不識泉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白[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在二[illegible]

雜詩二首[illegible]前集

美人一擲[illegible]

一朝[illegible]知己顏色[illegible]

此心結三載徘徊立中堂[illegible]成雙鳳凰

藝圃十二詠[illegible]先生命作[illegible]妻如累先生別

南村

何須遠人境自無車馬跡[illegible]門淡將夕

時有清風來藤花拂書格

鶴柴

清音響夜半竹下路落花井山人曉開門肅肅羽毛冷

忽向九皐飛中庭亂松影

紅鸞舘

幽人生滅已孤舘閉空翠正有鸞王來聽講無生義
嘗托陽羨籠不換山陰字

乳魚亭

種魚蓮塘下潑潑蓮塘裏蓮塘朝復暮不待蘋風起
一半綠楊枝隨風掠春水

香草居

托根在幽逕零落沍寒月春風來幾時一夜空中發
望望綠無停清芬動超忽

朝爽臺

破曉石氣青清暉損千慮晨興攬遠抱理策高臺去
遐矚方渺然直到雲生處

浴鷗池

藏機不肯來忘機不肯去泛泛綠波中悠悠淡無慮
側翅入深荷池上山人語

度香橋

花源吹樵風濛濛過溪水有客石橋畔空香落懷袌
只在水風間不辨從何起

響月廊

竹梧含夕暉風生碎珠玉不知新月上幽映修廊曲
搖曳花林間禽聲隨空綠

垂雲峰

何處來孤嶂巉巖補花塢白雲作往還只在峰前聚
蓊蓊園側陰天池墮毛羽

六松軒

偃仰長松下淵淵心若水不知歲月深且戀清陰美
山雨忽飛來濤聲樹中起

繡佛閣 原本作閣刻本誤作寺今照原本訂正

反聞聞自性萬有空氤氳稽首天人師寶閣旃檀熏
一悟無爲理不繡平原君

此題與西城別墅詩皆推天章擅場

秋日同葉九來徐勝力馮園芝訪傅青主先生

東籬有同好吉華高世士騎驢出國門語笑斜陽裏
郭外風景殊蘆花冒秋水竟到野僧家喜值於陵子
吟呻驚老病語弱不勝齒闡言領耆舊拭目辨鄉里
竹窗藥火溫梧井菊泉駛庭前虛一琴床下閑雙屐
羔雁空招邀兒孫看坐起太息各無言歸途暮烟紫

題徐芝仙爲笨山舍人繪三大士像

海多波[illegible]術有大法[illegible]大海中[illegible]洞淼
語雖親切依然成[illegible]
山河與大地盡在此中[illegible]何所[illegible]
看即安穩止在能[illegible]妙[illegible]此其方便
令人獨神解[illegible]以[illegible]對[illegible]不用[illegible]彼岸
我聽二大士[illegible]何知[illegible]
通始求解[illegible]如拔[illegible]
為未絕紋[illegible]即已成門[illegible]假[illegible]
是法本平等恐怖自生[illegible]
如此顛倒想徒然資笑謔顧共入無何[illegible]到鄉[illegible]

龍溪詩鈔卷一　一

[illegible]

江陵劫火[illegible]
畫讚存典型永留[illegible]不必[illegible]能[illegible]
汀子鑿洪濛獨欲[illegible]天[illegible]
有如狂與狷不屑[illegible]自山陰[illegible]

一月山桃開小雨細知節吾將[illegible]玲瓏詞
[illegible]于何為清[illegible]賦歸歧
[illegible]家有[illegible]倫送客[illegible]如斯[illegible]水堪一庭
虎城[illegible]大尹[illegible]林滿
[illegible]首[illegible]不行[illegible]敢私
[illegible]取古[illegible]
[illegible]別[illegible]
[illegible]枝[illegible]
清風[illegible]如知[illegible]寡

竹林亭

龍溪詩鈔卷一　二

風動絮[illegible]如何不動搖片石上裹
[illegible]世正安心[illegible]

樵鳴軒

錄山[illegible]發高唱[illegible]上烟霞[illegible]坐[illegible]
[illegible]草木[illegible]

半偈閣

大辯本忘言半偈又何著赤日東邊上素月西邊落
不必更求心四大空索索

石丈

與世苦不諧聳削自突兀霜明耿介性雨見嶔寄骨

莫謂德絃隊有人具抱笏。

三峰

白帝家門山何年竟飛去玉女發精靈欲共天孫語。
纖月見庚方產藥川源處。

小華子岡

右丞禪悟人千秋生則劫每思茱萸沜一理欹湖櫂
何處春城西犬吠夜如豹

小善卷

洞中過天地居然小善卷焚香聊宴坐獨理朱絲絃
溪割畬書不人晞陽羨田

春草池

池上茸茸色一卷離騷經謝客太荒唐幻夢不可聽
愛煞懶公語春來草自青

竹徑

欹仄錦石路窈窕無凡卉去去綠陰中涼風動[illegible]
仙人何處來一萬青鸞尾

雙松書塢

讀書誰與共于憩兩大夫更邀天際鶴營巢兼哺雛
剛到春風候花飛醥玉壺

大椿軒

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靈根托天地世界共蜉蝣
何人知此意只可問莊周

綠[illegible]屋

寂寂春[illegible]花枝[illegible]鳥聲近
風[illegible]人[illegible]

嘯臺

[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出[illegible]大矣妙意誠難測
[illegible]式
[illegible]作者[illegible]
[illegible]作丹[illegible]

夢是何人夢覺定何人[illegible]不二分別乃大[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行[illegible]道[illegible]方[illegible]漫雜樹正綽約
[illegible]江[illegible]且來渡略[illegible]
[illegible]王有知僧宿[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種花[illegible]
[illegible]人夢中[illegible]妄下度
[illegible]一戍[illegible]亦成[illegible]
[illegible]似不到可[illegible]

送陳子文之[illegible]邑丞

維瓶處井眉纆徽不自如。常有鴟夷提挈困泥塗。
爭似鴟夷滑稽大如壺。亦自稱國器。力托於屬車。
嗟爾陳孟公潔清胡爲乎長頭偉容貌並藏八尺餘
高才坐憑几口占百函辭我數尺牘藏弄等璵璠
一朝佐山縣不得縱號呼羨乞狗監爲甘受長官驅
我亦放意人俗間久湛浮索米向京洛歸夢無時無
誰知中條山贊府先我擲嚴君落宮谷桃花明驛廚
努力勿廢事小文難大儒春明我當來歸訪城南隅
已無尚書期投轄真何拘看山渦茅茨釣水淬菰蒲
寧知叢萃間正復多酒徒堯舜已千鍾流傳皆百觚

使君好與飲并整治果肴倒載入衙事酩酊僕吏扶
解酲養漿泉遠汲鼠蘇蘇何用苦束縛約身如朽株
長短各自裁官爵難強圖封侯亦有定出必皆區區
一笑送君去方噪城門烏

壬戌初秋寄子學處

憶昔客長安軟塵何浩浩金馬亦陸沈只夢舊山好
歸來愜夙心豈敢怨枯槁讀書閉北牖頗能任懷抱
牽牛昨有花忽報秋風到雖苦長蓑不能具魚稻
懷人向天末此意復誰道只予瓠瓊樹偏能識夙飢
乘槎歷南海棹鳴孔鸞飛（此下原本有穆播皇風一句阮亭先生刪）
仍聞浮邱山靈茵發芳菲安得五色筆從之弄清
暉秋空吹晴雲一雁珠江去寧忘假羽儀殷殷託心
素洲通荔枝紅荳夢桄榔雨修敬久無階徒詠蒹葭
句（此下原本有賞驛發梅花隨風望清一語二句阮亭先生刪原本作一首刻本誤作三首今照原本訂正謹記）

古意上阮亭先生四首 錄二首

有桐嶧山陽貞朴含清香無言難自明樵爨將與臨
卓哉古賢達此際能幽尋削之以就器緯之以成琴
提攜在捐棄誰能存此心。
清清沅江水宛宛衡湘蘭無人揚其芬幽谿空長歎

一朝蒙採折芳香出林端流俗始知羨羣眾方解看
咄咄非此人委棄春風寒

古意柬徐勝力

美人艷南國。顏色如朝霞。昨來耶溪上。妬煞芙蓉花。
秦珠隨月滿越練逐風斜獨慕孤高義。今年尚浣紗

古調

秋日簡阮亭先生

萬象本寂寥一心叢百垢至人心亦無萬象復何有
先生金粟身方縮紫綬紅酣天女花絲醉麻姑酒
妙思魚脫淵閒情風在柳嗟我三生緣虛懷邀善誘

将無瓔珞街當年舊師友文字得閒居神龍困蚪蚪
無學之學難還同証長久

送趙仲符編修使山右

涼風到庭戶客子方宵征宵征亦何爲日夕計王程
斜陽見驕馭高柳進危旌遙遙發鳩水天際方迴瀠
井陘百戰地殘壘鳴飛雞關路轉崎嶇野潦猶縱橫
一日七十渡石齒何丁丁大鹵古仕國人文亦崢嶸
君才本清眞爲帝張八紘重賴獻納力闢門搜蒙英
酒醴與筐篚所樂皆國楨嗟我激末契華宵無可呈
幸藉少淹留不與璠璵爭有如明鏡前山精先遯形

原本此下有[illegible]
知人受上賞聊付千年情

簡謝方山比部刻和鳴集

牽牛寒有花芳草夕多露晨興步庭前涼風生高樹
謝公書成癖下簾理章句鄴侯三萬籤自插防錯誤
我亦頻過從飲河滿郎去十年困俯仰奔走念行潦
挽簪相陪宿買舟漢陽度苦思十畝閒淺淺種瓜瓠
讀書消世態射獵絕山趣如何官小隱又向金門住

相逢益傾倒情語過親故亦云鹿角門久負樓盤戶
春枝布穀飛雨壁蝸牛篆法曹靈缺甚孤情少逸豫
每值杏花時清夢往來數繪圖當臥遊退食輒長歎
丈夫貴雄飛出處道皆寓正及身手健那得伴鴟鷺
今我早頹然山澤久沉痾負有韋曲花笑踊東郭屨
誰能借卓馬君從分坐具感慨成激昂風雲奔回互
座有謫仙人請爲鵬鳥賦

贈姜西濱

南海有靈竹一寸而九節管闔安期生服之入嵩穴
霓旌倚天樹雲輪不復滅惟留阜鄉舄遂與世人絕

吾生久頹放世事等一吷願言登羅浮竟訪還丹訣
夫子純氣守上善無軌轍著書白玉堂走馬黃金埒
衣被滿天下大道出莊列晚還九萬里五嶽俯一垤
每呼丹穴侶天漿共飲啜何日躡梅花千山望成雪

呈徐健菴閣學二首

嶰竹生太古堅勁一千尋外具蒼玉節中有鳳凰音
何人解黃鍾律呂空消沉宇宙感太和採擇出中林
一吹八風調再吹天地陰元鶴一十二遙下閬風岑
上叶雲門奏中暢夔龍心
弁山有鳴鳥爲世發韶祥其聲中律呂其色備文

如何猶苦饑寥闊空翱翔阿閣無安巢飛飛去扶桑
大海多風濤白日蔽晶光耳目眩爰居抗咮鳴高岡
夫子生元圃琅玕紛羅將朝薦齋房芝英陳金盤漿
飲啄何足言高義不可忘覽輝下千仞願言耀虞唐

送韓子用都下時方有婚事遂贈

前年芳草時遊楚戒行李相候岳陽城同渡瀟湘水
舟移。飛鷺。上日。暮啼。猿起今春復里門馬上顏色溫
更向三巴去旌旆何翩翩豈意長安陌重來對霜眉
尊酣新豐酒衣帶峨嵋雪聚散真何常鬢毛日已蒼
君適桃李期方爲鸞鳳翔屏間雙孔雀花際兩鴛鴦

燕喜對晴昊差可慰懷抱而我踏層冰却望海門道
會有好音來雲中下青鳥

贈伯亮張司馬

大運不可詰人生亦何常而我三年中春來皆異鄉
前年風雨交扁舟入瀟湘經歲一歸來又復客汾陽
今更留海壖依然吾宿囊有如白鷗鳥流浪滄洲傍
久客道益卑隨波空勞攘攢鋭自躊躇鬢毛颯已蒼
萬事無一成中懷祇摧藏遠慙荀奉倩近似劉真長
閒中觀搏蒱亦輒遭謗傷夫子坦白衷襟度何汪洋
能容叔夜懶兼恕次公狂灼灼紅梅開數爲羅酒漿

汝我賦新句冰綃墨淋浪醉中禮法疏謔笑喧中堂
小妓顏便娟新爲墮馬髻輕裝斂紅袖能招雙鳳凰
忽轉鳳將雛人謂陌上桑一座盡傾倒吾亦盈百觴
回腸剖主人此樂殊未央耳熱舞旌旗奇氣自飛揚
何必求神仙遠索不死方今古爭賢愚過眼皆粃糠
遭逢豈力取徒爾攪中腸君看陰與晴明日郎茫茫

自儆

浮世劇茫茫日作求死法貪癡猶不盡又問長生訣
余尤業重者痛悔入心骨晨誦一卷經頓覺滅內熱
誓心不退轉洗滌到毛髮浮雲忽盡時露出青天月

題汪玉翰太史看劍圖

神物自可寶。因之生愛惜。何常有不平。而始動拂拭。
造化混洪濛。無形質晶光。稍洩露。已有天令。
彩亭亦土發。鋩豈靈。背蕊百端。鍊若萬古。真寶。
蛟龍潛精爽。神鬼發辟易。比之君子心。氣應象寶鑄。

奇作

原本評語奇作二字似阮亭先生筆跡殆有造化
作阮亭先生筆跡刻本誤作一處誤今照原本刪
去評記

問橘

北地多寒苦橘樹豈易生愛此華實好移植勞我情

昨年霜雪時結茅[illegible]碧留根荄
春寒既以過感夏必發萁如[illegible]正月我已行
生理果何如馳書問柴荆[illegible]
似蘇州種瓜等詩

過梅人

長安艱旅食。望門足先欲。惟有就君舍。慷慨屢呼飯。
[illegible]得匡王陽術獲此數[illegible]
[illegible]君家漢之渚種梅閱九畹梅花一百樹日月勞[illegible]
眼苦被微名累德禪難一覽[illegible]
[illegible]且與許飽暖從此簿領間日日執手板方習[illegible]

[illegible]療頭髮有文百軸零落失編[illegible]成[illegible]
[illegible]許與事雖[illegible]此衆視與不同世情[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所嗟冰霜[illegible]別緒轉難遣明日海
門[illegible]自凌編
起是少陵

題王秋史第二十四泉草堂圖

江南[illegible]楊柳在池上此水郎醒泉此木郎交[illegible]
關西楊太尉曾傍何對泉二公何潔白四世能名賢
吾子有草堂二十四泉側不視發碩祥但視厲明德
[illegible]

題汪東山太史南浦送行圖

參差江上山微茫浦中樹落日問孤[illegible]人此中去
去入京國高名振[illegible]一隋[illegible]白鷗飛
烏藥號將離相贈春風裏豈知北[illegible]不肯兆龍尾
秋草岸邊綠哀鴻天際斜鄉關多少夢猶自遶蘆花
雅

詠梁史

南嶽鄧先生衡嶺有居處自言[illegible]取[illegible]風雨
斷穀三十年潤水服雲母[illegible]大[illegible]修撒每[illegible]懷
恭性魏夫人白日果臨甫下[illegible]人[illegible]十七八許

絳羅編褐乘雲東所[illegible]仙分[illegible]
求勞得則[illegible]青鳥忽鳴[illegible]山少日已[illegible]
與蘇州馬明生歌可以彷彿

集青雨山房咏几案二物

小匡廬

九疊玉屏風。渺渺西江上。如何几案間。已具彭蠡賞。
猶好近香爐白雲自來往

湘竹筆牀

參差翀管城縱橫汗青史斑留翡翠痕。潔浣瀟湘水
谷傍玉臺人。且載天隨子。

引用皆切

使院作

峨峨雪已消春波洞庭滿愁心理歸棹日望南風轉湘蘭不可佩孤居悵淒緬方諍維登太仍嗟蟄在蒲堅臥抛陰符強飲隨金盌人生出處非百事已乖舛貞哲多苦辛不能自逭勉蚊虻與鶤鵾忽忽皆過眼誕咨衡雲傍鈇傷道謀淺

右自是杜前詩原本係墨筆小字不似阮亭先生筆跡謹記

雨中登岳陽樓

白雲滿南嶽隨風來洞庭波濤仍接連坐失君山青

却上岳陽樓愁心晚冥冥飛仙不可招殘堞盤飢鷹我生何勞苦萬里如流萍艱難思往哲誰能安心形遥寒野竹綠俯掇春蘭馨千年花與草不獨怨湘靈

城曲眺望

朝遵城南路白石齒鑿鑿林中一鳥鳴江上幾帆落人家閉竹扉樵子赴深壑塔影芳草間風來響鈴鐸

絕似劉長卿
原本題下有墨筆評劉長卿之詩也不知何人評
阮亭先生改作絕似劉長卿謹記

別王旦先

二月已將半江南雜花朶此時君不歸草負閒中坐危言三日行行李已包裹生平愛好春盛事背相左烟水綠濛濛雞籠迎畫舸玉蘭正高倩垂楊復婀娜鶯聲一萬樹處處聽皆可東風動微波不瀨春帆簸我亦樂乘潮塵緣苦羈鎖夢想攝山居未得縱江柁何日便南下夙願一朝果更覓獻花巖巖中暢容我逢君迭主賓笑語江風墮萬事一微塵超然離偏頗

姜伯達過小園看山即事

種荷荷長葉種竹竹生笋小雨忽然至風綠接脩畛之子具遠抱天機每相引列坐見南山白雲正無盡肯作巖際行仙家多石廩

贈汪舟次東豹人

今日汪穎榆當年桑柳州同一古性情不善干王侯小官就荒甸海氣浮危樓却有書千卷造化窮雕鎪朝吟祝其城暮閱劍水流黃熊眷出沒眈羽闘啁啾雲物任變幻烟花雜夷猶　聖代廣八紘巖穴多寘搜聲華久傾動公府先見收一朝京洛來風吹日本峯回首鬱洲山遠抛青玉鉤天帝雜懷謁金門覓況浮買書過慈仁聊作松下游歸臥贊公房蕭然何所求索米行且盡笑對鬢平頭累我比屋居小過輒相留雖人與酒錢笑能設二簋焦穫以上客高歌方不

依竹約人先生住古尚寺屋亦復就君飲諧謔雜伶優苦云處逆
旅無人彈箜篌被衾夢鄉縣兒語成溫柔借問杜陵
叟高懷有此不人生眞何常聚散難頃謀十年最結
想此地紛相按珍重良匪易莫惜頻勸酬明春知何
如柳花吹作毬更化浮萍去相思空悠悠

贈高潛人舍人

北風動大地銀河五尺氷仙人紫府居手携長春藤
却看芙蓉花纔開一千層麒麟游靈囿鳳凰翔高陵
常有青童來送以無盡燈嗟爾搶榆鳥何如運海鵬

蚕春同茗丈先生及舟次大可天生夜集王[illegible]

良大參寓齋

御河氷始開御柳鶯未啼鄠杜（杜刻本誤刻杜今照原本訂正）同歡
栖春宵得良讌知交傾四海何必共鄉縣玉瓷膩酒
醲華燭羅屏額王公負奇氣剛腸經百鍊學詩似常
侍一爲郎高捐忘年謗推挹虛懷世希見勝侶[illegible]招
携清言夜忘倦說士甘於肉況復潔其饌嗟余緯識
材難丞補衮線早歲羅函閎中年困貧賤近更落無
爲理欲日交戰妄就承明廬終謝芙蓉殿還山搆草
堂柴門俯春澗蘆笋過沙鷗楊花掠飛燕夢結崑崙
項問編高隱傳（余嘗擬爲道隱補遺[illegible]傳之不[illegible]）遠望周與召聲

[illegible]年在天半

贈湯西崖

江梅有鼎[illegible]人種[illegible]間不作和羹用
大夫東[illegible]得[illegible]何難瓦上衣[illegible]合酒藉歐賢臣頌
持此少年身[illegible]沉[illegible]次深石氣[illegible]木脫天宇空。
[illegible]古賢豪大半出饑凍。
[illegible]

寧左司春燈

拱草忽改色[illegible]山佳氣擁林暗車馬喧江影人家動

纔見雙履滑漸覺錦袍重散步更遲遲時花已堪[illegible]

題周林於鷗塘種水圖四首

朝畊塘上田晚啟塘上扉塘中一夜雨箇箇菱芡肥
白鷗渾見慣不肯避人飛

朝見藕花鮮暮見藕花盛採花兼採藕出水香[illegible]
欲問種水人紅塵失名姓

朝買魚姿來暮搗魚子往策策復堂堂漸見魚[illegible]
中有爲龍魚一夜風雷上

種水常苦肥種山常苦饑買山未必是買水未必[illegible]
春去大人參來往新婦磯

繹堂先生齋中拜觀 御書恭紀其盛

世運適昌熾我 皇甫寶命一心周四海深居必恭敬聖明無闕事百職罷諫諍往往萬幾暇游藝咏清靜讀書到丙夜萬丸金波映偶然事翰墨卓爾入神聖鬱勃蛟龍姿盤旋北斗柄載觀四大字心正筆皆正臣荃侍禁掖恩遇過韋孟寂草示能涕稽首再拜慶光應千古垂事極千秋盛小臣田間來蠖屈[illegible]鏡瞻仰生戰慄嘖嘖歎遒勁愧乏掞天才作頌稱無竟

和别王東觀

出門春草深入谷夏鶯滿容子思故鄉去去不終[illegible]忽忽事行邁悠悠增別心天涯非所難所難新知[illegible]倦我西山樵愧爾東家客百年如流水歡此數晨夕重携瑶華贈商絃風蕭蕭慘然元濡水四月無陽[illegible]君言汾陽來我正汾陽去一帶藐姑山名賢題詩處

五言極韻詩亦得太白之逸

張水部修雷氏琴

製琴昔何人遺器留千載得者驚摩挲時賭咸非代宇宙浩茫茫日月没蒼靄孤舟向大壑交臂失所在所以古至人鍊精除粗穢斯琴因斑駁中聲托其內[illegible]散復膠漆重煩開草昧會聞伐毛髓仙術肆陶汰修琴不修人吁嗟發長慨揮弦送飛鴻吾欲吞沆瀣

次趙城

向曉郭門北蒼烟濕流水嶽嶽霍太山青光落行李生平愛巖阿未得脫塵滓看山伴馬上次第藤蘿美黃金若不成紫海渺萬里人生皆碌碌蹉跎遂没齒遥期婚嫁畢會繇又生子一笑松雲前早圖飯石髓

敘向平之仙人奪矣

玉溪集

竹林俯春澗林下東風吹人生無百年爲樂須及時良朋接阡陌相招同笑語革裝敷醉興留坐席歡更移[illegible]耳熱行南原徘徊望東嶺西望太華巔風雲交參差霧毛女小日下爾勇利古今幾[illegible]存成[illegible]不可持酒陶[illegible]已醉欲採商山芝

胡擬陶正如古石田之茅雲材耳

遊風穴簡陸雲士

汝州風穴寺城西白雲裏出郭芳草深得此林壑美相子周四山祠花通一水香閣接崩巖僧飯資禪喜石潭見空性澄澈何終始潭上新筍生潭下舊蘭紫

谷風吹午鐘脫然謝糠粃相逢采山人念爾宦游子

不減開元天寶諸名家五言

西園宴集二首 錄一首

我歲九峯秀人家山水半草堂誰結構幽思玉溪畔
相過忘主客石上青精飯雲來松際陰泉到竹根散
美人雙荷葉嬌歌再三勸莫惜金縷衣浮生幾昏旦

此亦不減泉遠漢祠夕雪明秦樹根

簡方山先生

浮名久爲累悠悠竟何成因之河山陽買田事躬畊
春雨苦不足澤鴈紛縱橫始知饑驅緣難與造物爭

再作京洛遊朱門羞將迎僻居守寂寞豈曰全堅貞
夫子獨愛我始終無世情惟談孟秋月蟋蟀時一鳴
騎馬特相過喜趁今朝晴大藥本無術至道愚乃精
吾欲溯元化同奏緱山笙

將歸中條呈阮亭先生二首 錄一首

玉露下庭樹桂醑紛具陳再拜稱自觴殷勤祝千齡
世道日輕薄紙桂望天民庶幾佐台輔坐令皇

題袁士具小照即以爲別

二月來京師京塵何告告昨日涼風至只覺遠山好
之子雲鶴姿讀書窮要眇衣拂敬亭雲酒醒新豐

匆匆得握手與決復依依巧風前倚轆轤意氣切雲表
畫師復何人精思入窈冥能寫慷慨胸玉立傍修篠
恨不攜之去空谷伴清曉世事閱始深大道求愈杳
不敢天下先苦懸昔所寶願以贈臨岐堅貞永相保

圖作劍俠裝以此鐵之亦古人贈處之義

香泉

香泉在虎城大王寺泉也陳子文使君飲而甘之遂築亭其上名之曰香泉余爲題詩遂以爲別

孔竅有蝙蝠千歲化爲白微軀何足戀生理尚知惜
嗟哉丈夫身昂藏儼七尺胡爲競貪冒天機日狼籍
甚愛必大費珠玉歎輕擲十月鹿城道小憩越阡陌

偶酌泉水香感慨風生腋將無無熱池於茲潛湊穴
使君具懸解構亭著雙屐銀瓶汲鉛華石鼎鍊金液
倏忽得要妙疾如馬馳驛更喜金界近寶閣鐘潮夕
碑古苔侵蝕經宙遺樵積歲一月部績賞中珠律甚古今恨不謝
塵累久住濯精魄纓組君正煩饑凍我方迫題詩留
碧玉灑滴振歸翮一水一切水浮漚何間隔大道本
無負交臂急割蔓兩兩素心存終古照泉石

春雪曉望

客衣夜已零杳靄漕河路朝來南浦望誰躡東郭屨
柴門半隱顯靜掩溪邊樹一鳥破烟飛有人雪中渡

宛然畫圖

古芝山房詩爲劉敬亭賦

余家大河上門對蓮華峯一日十二時常把青芙蓉欲作采眞游幽懷苦未從之子中壘後五嶽具奇抱早嗜神農書晚契商山好曾不一縑値已得三秀草靈根產何年其色古而腴一機妙出入元化與之俱毛女不敢餌留之千載餘神物鬼所秘豈溷韓康市一朝不自愛實爲君子至供之齋房中足辦一生事

簡方山謝先生

下簾坐清晝讀書緬前哲如何寂寞人屢煩長者轍花林共偃仰風磴互躋[illegible]春松暗鶴踏老槐折不知芳草意勾萌幾甲拆萬物機出入一法杜生殘朝來惠佳句清思濯氷雪海日上曈曨高吟動寥泬

石潭夜泊 刻蓮洋集

烟盡北斗垂明河淡秋影石潭泊舟處風篠娟娟靜聞鐘渡水歇宿鳥投林猛素瀨見漁燈花枝坐中暝

孟皋之間

贈竹垞二首

三日讀君詩五日見君面不謁門下省已出瑶林殿浮榮何足惜世事本多變莫使學班姬秋風泣紈扇

陋巷浮埃多相尋日已晏感君不得意猶有好顏色豈非十年內得此讀書力握手當路岐不負昔相識

簡楞香兄 刻蓮洋集

哲兄瑶林姿高文久彪炳朝辭新安江暮入金華省承恩歸廣晏日過花磚影幽齋富圖籍下簾心逾靜賦成金石墜書就龍蛇騁一字落人間已與瑚璉並頗驚衆馬客造門日求請緊余昭穆分親愛同氣性風軒杯每接雨院燭常秉無學資高深有言闢要領池塘芳草時誰能和孤詠還當數過從花林鬭新茗

過介休郭有道祠見傅公他隸書中郎舊碑[illegible]

美不已紀以詩

繫馬古槐下槐落石堂偏雖古有道碑古法蛟龍[illegible]其文中郎舊書亦[illegible]比[illegible]尚堂老縱橫照秋[illegible]都蹟久無[illegible]留殘[illegible]夏承碑可護靈光猶[illegible]九[illegible]跡於神[illegible]此碑妙接式絕響續千[illegible]不[illegible]後[illegible]我來重歎息典型欣目[illegible]坐臥欲三日苦被[illegible]累[illegible]馬首以首孤鵰方[illegible]

題[illegible]叟小秋蕃琴

共城有一士七十無心想家依[illegible]側門開百泉下竹裏每醉臥山中或獨往但携一壺酒不知[illegible]幾兩

何時揮五絃萬壑秋濤響我昔泉上游久欲就蒼莽
買山苦未就悠然增慨慷何年遂夙心且與共俛仰

白石精舍

初日寺門曈微風塔鈴響涉水餘高灘谷鳥悅深廣
樵聲雲外響竹影交銀牓幽寂下庭陰回身禮金像

兀坐

兀兀寡人事寂寂忘心想階臨庭戶間坐看春雲上
竹樹媚陰蔚烟水亦流漾[illegible]喬木雛子下菰蔣
忘機復何言遂已窺象罔

[illegible]

過巢溪

巢溪清見底白石如摴蒱水禽各鳴喚兩兩機心無
殘雪沿溪流轉入汾水隅天氣漸和柔蔣芽生紫鬚
感此時序遷況復景物殊古人不可見對茲心躊躇

省淨

過孫向辰書屋

幾日不相過新筍已成竹竹間兩黃鳥飛遶讀書屋
我來北窗下愛爾詩盈束何當攜素琴共掃清陰宿

清雋可愛

秋日即事

閉門賦閒居陰雨逾朝夕[illegible]原南北
沮洳碧流駛漠漠秋烟織登臨處俱宜欣賞良非一
白雲忽欲盡了辨前山色西南人[illegible]歸揮手荷蓧立

[illegible]

擬古

春風到庭戶百草皆知榮此心不如草寂寞從中生
曉起閒房暗羅衣寒盈盈故人在他縣愛喜難分明

婉彼燕趙女[illegible]不能久反增離別[illegible]
念此轉[illegible]行

勸[illegible]

東海日曈曨[illegible]睎髮翁此日何年有
建鄴北風[illegible]山山中[illegible]
黃精苗有錢欲[illegible]不知[illegible]水下[illegible]
鑿冰下絲綸[illegible]盤[illegible]
請得魚一頭可勸[illegible]一斗一斗復一斗[illegible]
西府東海日久上[illegible]

銅雀妓

銅雀臺漳河岸歌舞出彩雲散可憐人君不見不見
今君何漳河湯素波日暮悲風起秋聲何處多陵樹
睨迴織松櫝紛無色帷幕棲寔吟嘯王粉難識顏將
妾私淚啼作西陵雨何以至君前野風爲吹去

漁洋詩鈔卷一終

又石

又石

又石余所謂以肖爲…頻非明

漁洋詩鈔卷二

漁洋山人批點　河中吳　雯天章著
東魯後學孫　譯編輯

七古

昌化寺觀吳偉業壁長句

晨興騎馬緣山隅初日照眼明金鋪石磴無人散松
子入門若莽追清娛何人善繪江夏吳應真五百窮
規模其上調御古丈夫諸天劍佩紛來趨袈裟一纔
覆大地三大劫等翻轆轤無所從來亦無去始終不
與難覼覶兩壁傍礴盡意態凌風蹈海神靈俱鸞鶴

塔向指尖出獼猴藤傍肩端扶作使天魔如使奴淨
惡慴伏情恬愉公無渡河胡為乎只愁罥挂垂頸
何華舞龍肆吞噬乃從腥吻結跏趺緇素膜拜常
呼毒來茲受毒嚼嚼人間橫逆不爾察叉比
無殊鳩巢於頂蘆穿天花落處成氍毹如此定力
合讚歎總持妙湛將同途金錫分陽不敢勸圓相濕
仰問茶毘西來之意豈盡此令人惝恍生躊躇山水
恭欣能徑渡擎珠道人有其誑幻化由來亦輕忽
後不禁堪胡盧自乳生酪酪生酥酥分生熟成醍醐
嗷紫運水神用足粥飯既了條鉢盂貧子得珍作驚

天章知之

又宕

善終非長者安其節細觀蘭那見奇特所詣已著猶有虞將無顯異尚感衆波提木叉還白補郎如延陵此繪畫烟緣霧縷真難摹當其經營備慘澹可悟萬象由虛無識心達本乃至要莫眩五色隨模糊去愛有如摘懸珠一一摘盡愛水枯聖凡不立是何境性清淨故超瑕瑜

條忽變化戲爲空友嘗彼師子嚬呻象王蹴踏非上乘人不能道一字也

陟嶺赴潭柘寺作

一嶺巒岩嵬橫斷潭柘路香光莊嚴湫何處奮力登躋頓忘疲豈云濟勝全無具此下原本有早擬日抵其巔自有靈境快巾

隱二句阮亭先生刪忽然湧出青蓮花千峰萬峰不知數人在青蓮花裏行僧在青蓮花裏住豈知勝地限咫尺功力未到終難遇寶閣崔嵬入雲表石龕巀嶪開珠戶雨後爭看修竹林鶴來忽動青松樹珠泉滴瀝遙空響鴨脚甘蕉蔭行步齋厨供饌衆花集長廊梵唄神龍護嗟我勞生慕棲隱對此真令屏塵慮安得早謝區中緣靜息西巖發深悟

筆底有智珠說來玲瓏剔透 此與前篇阮亭先生旁批刻本不載今照原本補刻謬錯

蔡州道中

爲郡陂南蔡州道千里黃雲湧秋草白龜浮波天竺山採林垂實珊瑚小汝墳客帳開荒雞犢車碾破花溝泥倡樓雁斷思不斷珠燈照夢兄玻璃池籠鸞鴨冰雪改苗為封侯躡重疊愁結胎簪走玉龍橫出南徐入東海

偶作別調亦復塞裕

贈杜菊門先生

郎君谷口花無數棲巖寺底竹千畝幽人來往花竹間心與白雲澹無取避世郎是鶡冠子忘機還是鹿門[illegible]陰晏虎谿醉客歡把臂龍藏禁方秘懸肘讀書不厭

細如髮作字何妨大同手將烹赤鯉書溫欲採黃精秋雪[illegible]菓會黃芝藥丹砂世事白衣任蒼狗而[illegible]發有[illegible]花生丁女正籍壬公守嗟余久踯躅觀勞生[illegible]作[illegible]走長沙沂復[illegible]命張仲將離終孝友鄉[illegible]我[illegible]志[illegible]去可志氣便衰[illegible]昨日東郊送春[illegible]一夜[illegible]變[illegible]挪青所[illegible]欣重到眼花[illegible]媍[illegible]掃首從北杞過踏芳草或可兩留剪剪壯石[illegible]對鳥凡湖船射鴨柏銅斗人生適意聊自足鼷鼠飲河量所受阿誰能解踏踏歌為翁一勸薄薄酒

全學坡公字字[illegible]健

賠洪昉思

洪子讀書[illegible]靜佳，秋[illegible]車馬[illegible]至幽[illegible]
不登朱門坐對孤人，理[illegible]
新[illegible]等珠桂有時烟火寒[illegible]沽酒[illegible]
[illegible]誰[illegible]
吾子擁類好[illegible]
在[illegible]於吾道[illegible]那何用[illegible]
[illegible]君家西子湖[illegible]山太[illegible]
從海外飛[illegible]手提禪[illegible]
少伯百計乃得此[illegible]山藻[illegible]
青虎戰[illegible]桃[illegible]明月[illegible]

金盒

海天長[illegible]別[illegible]題

海天浩浩何端倪海風吹水如波瀾中有高人洞元
化磷斯廣遠無町畦眼[illegible]天外三山如
可躋一聲長嘯[illegible]長[illegible]虹[illegible]
動[illegible]丹[illegible]生平意
度常折[illegible]身[illegible]杯手[illegible]
葫蘆何所挾[illegible]有神駒[illegible]七
日超[illegible]一[illegible]世[illegible]

從此門閭[illegible]大[illegible]托未
共杯[illegible]社[illegible]好[illegible]
與嵇今日重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何人[illegible]
[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北海北[illegible]山西[illegible]似[illegible]
急如[illegible]大笑安得玉虬為[illegible]
[illegible]

韓周京司馬招集鄭谷山園看牡丹次[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長句
[illegible]好[illegible]牡丹[illegible]著[illegible]
[illegible]精[illegible]如何[illegible]木[illegible]
偷[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分[illegible]
[illegible]總[illegible]
細[illegible]花[illegible]
[illegible]花名僕射[illegible]品[illegible]
[illegible]溪[illegible]已改龍門寺[illegible]
[illegible]溪中條之[illegible]多水竹其間[illegible]

又將甯莪鑿君能守尔相家風儼不墜無雨已過花
前猶容移樽花下醉朝來折枝還贈我鹿胎薄夢
入何規卻似此花護持好遂使顏色至今憐雨露雖
同天地力菑畬伐實恐樵牧累當年此花載本草風俗
何知宜與忌衰斜道中推爲新瑞一詞表祥瑞歌
詠初見賓客時亭牡丹芳各一本牡丹時稱述久入序樂府讀
極藏必待開元後珍奇難得時方至自
元本云[illegible]詩多牡丹自天後以[illegible]牡丹始盛
嗚呼萬物遭逢無不然題詩以謝發長
喟

詩贈花耳超發出如許感慨如作友生拔公所表
揚此石竅油中有東海當亦如是觀

寧陽周太師母年九十餘善飲而健喜而詠之
以當登堂之一拜也原本微君弟寶在周太師母乃先君乙酉房師之夫人
大母年九十康健不用扶將無有道然也但天康除
太母於吾母其義猶爲姑小子別膝下今已九月餘
夢想念慈顏惟恐色不愉忽聞太母健其心怡然舒
太母九十既如此吾母七十必安居歸述太母吾母
前即以太母爲母娛吾母閒當拜太母遙遙東望禁
襟裾太母有道授吾母臨風專望北來書
原本墨筆評至性流出故字字可珍不似沈歸愚先生筆跡姑錄之謹記

里中送韓璧宸有序
癸甲之交璧宸於長沙幕府意氣傾倒歡飲行也自此離合之際動歷年歲升沉之感更僕難悉丙辰嘉平再過長沙把握甚歡欣歲交并無甲申歲寒之心語情嘗作春明之別依仗楊柳青木盈條捌興韓亭紅翻擁袂敬賦長句柳當綠凡我同人皆宜奏雅
當年爲舟青草湖客落江上稱窮途艤舟更傍黃陵
廟把酒長吟兼獨笑烟波風雨浩茫茫無衣客子垂
空橐鷓鴣聲中歸不得躑躅花前神黯傷原本花下作花前
傷作苦傷沉亭先生訂作前作暗
伊時中丞開幕府再拜軍門色先
沮豈知延禮出尋常留我華堂洪賓主翩翩公子冰
玉姿橫槊江頭工賦詩座中更有文章客李白此句[illegible]

合歡皆在茲彈指年光歲復歲盛衰之際心如醉豈
但客子如轉蓬歎息繁華已遷易羨爾公才迥不同
步武方追舊鼎鐘官階不失中郎貴雲翮仍留萬石
風可奈繁霜忽又早鶗鴂一鳴歇芳草世事還誰[illegible]
電飛人情更許狂瀾倒昨日新從浦口還家門却此
客中山雪中鴻爪雖難定海上鵬雲終不閒昨日驪
雪暫相駐今日春風又復去梨園梅蕊惱人花大河
楊柳傷心樹更念高情爲我留金昆玉季情綢繆取
歡便可鸜鵒舞貰酒不待鷫鸘裘剌促無端道傍別
青絲玉壺轉愁結驪聲猶凍谷口雲馬蹄已破中條

噫噫吁嘻人生聚散本無憑但能努力終飛騰祭戟
原是君家物十年仍可大中丞

放歌寄趙秋谷太史秋谷罷官余在山海未能
走送特寄此奉慰兼寓勉望云爾

大海爲蓬池衆山郎蓬花天風萬里肆排蕩萬柄青
玉交枝擎千艘千蜻蜓一島一蝦蟇忽然夜半赤日
上波心飛出黃金鵐我當此時飲一石褰裳濡足思
無涯恨不即携秋谷子把袂洋拍吟瓊霞三日得君
音使我情咨嗟知爾縱飲罷官去歸途雨雪車啞啞
京國急來問親舊憂爾負氣神參差豈知漁洋北來

正遇爾道爾眇無芥蒂頹貌嘉眼前纓冕如脫屣任
風吹盡恒河沙噫吁嘻人生萬事何時了朝起營營
暮擾擾官爵九遷仍皆卑黃金千鎰終媟少吾子賦
性殊不然棄官無悶方少年得失榮枯本閒事誰能
不動天中天噫吁嘻秋谷子大奇特不負當年好相
識力大能排霆電驚心空不受天魔惑噫吁嘻秋谷
秋谷方汝行恨我未能飲汝以濁酒勸汝以素箏爾
去且復藏其名精金大冶百鍊堅貞九重聖人真聖
明他時再起東山謝方知爾可付蒼生
起處橫絕萬古後幅真良友之言

小[illegible]六年
以[illegible]寶氣[illegible]夫人[illegible]自江南來手持明
月[illegible]瑤英秋理[illegible]和以鳴鳳春[illegible]領國
傾城第一。[illegible]從此承恩入[illegible]宮
中行[illegible]何時畢。

醜石歌爲佟儼若賦

[illegible]世所[illegible]中使[illegible]朝寶宅[illegible]
居假屋[illegible]取安[illegible]公子[illegible]才氣[illegible]峙[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家[illegible]東[illegible]清[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與不[illegible]問有好

事[illegible]長安[illegible]內府[illegible]活[illegible]樓[illegible]笑羅[illegible]
[illegible]開且[illegible]明[illegible]公子[illegible]胡為[illegible]
相[illegible]朝[illegible]
胡不歸[illegible]松[illegible]
[illegible]摩[illegible]石[illegible]江南[illegible]
長[illegible]此樂不可[illegible]欲高館吹笙等嗚呼[illegible]史
可爲[illegible]何[illegible]不見楚[illegible]子負薪啼路隅

贈匡山老人郭介[illegible]旭　刻和吹集

匡山老人壽得長鬚髮[illegible]骨[illegible]讀書萬卷眼不
[illegible]飲酒一斗神猶王五經腹笥何便便蹉跎一官尖

少年穿相豈肯借車馬司業何曾與酒錢竭來燕市居沽飲醉聽琵琶夜忘寢節鼓常敲翡翠盤氍毹盃甌琉葡萄錦千鍾百榼氣轉豪客帳猶懸舊寶刀起舞身搖蝴蝶和歌聲亂鄭櫻桃忽對長空見歸鳥白傷為客何時了金馬門前再仕難春明待走邯鄲道

宋觀察牧仲過海門見示悔人早春倡和詩依韻賦贈

憶昔少年尚馳騁頭顱四十愧朝請已知不是宰官身自分常依居士稱騰獅休任獼猴狂精進當學獅子猛其如結習愛文字有類莘稊發發原本作生孝先生改發

枯榎丹經。一笑帛裹鬢烏帽幾顛墨淋頂惟信朐中少鱗甲峨嵋霄水一千頃食貧廿年戍遠遊世態低昂暗知領本性往往受拘縛吏則銳困蛟龍井入洛安得比鄒枚懷沙只可弔屈景公也威鳳知饑飢作歌傷我羽毛整更念瑯琊及安德殷殷慰藉常記省細雨空懷野寺梅客春雨中阮翁約看花普果寺炎風幾憶嚴間杏山有杏村別業在鹿角關同人皆為賦詩誰知蹋樓東海邊公來同唤雲門餅兼云勝友朱桃椎衙齋鬪韻奪香茗攜將佳句爭上駟貪誦偏宜春夜靜才力韓孟各分疆交情盧馬同一礦歸來長嘯驚神魚月明棹撥玻璃影我亦蚓竅發蠅聲却令珪璋桌藤綆公言明朝當早發使我延望愁日永舉首高天雁正過島嶼蒼茫晚猶靚移情是處感成連塵慮喧囂一時屏故人已去鄉思深夢入通天見沈烱低頭重憶起滅心。水本無波木無瘦。

題張振宜行人小照

君家別業招賢里幾次尋山探石髓詹前每宿太華雲池內常分玉溪水溪邊楊柳何參綠水色空明天蔚藍閒來把酒溪上坐將別扇子揮晴嵐更喜青衣能解事窈窕臨風楊邊侍湘裙小袞手壺傾美鬟示

動金釵賦彖君斜倚黃瑠璃箏也退之詩有傳黃瑠璃一滿酌天漿對水滑真珠波瀲聲喧處菡萏花開香到時繁余溪山紋遊行澗東七聽春管嘶余往來凡七載巢花塢難忘載酒頻竹林猶記題名編今日重來東海頭久煩白飯兼青芻畫圖琴酒轉相感將無仍是西園遊君方置身在廊廟翠翹枕畔催朝早安得依舊風柳前遲迥高臥爬仙爪

題文伯仁山水卷

最有江南客能畫江南山江南山色綠於染人家住在青冥間溪橋橫亙幽人渡渡口蒼蒼隔烟樹多少

拔茔春雨中山鳥山花自胡桑古寺朱墻倚石屏雀
雖高映錦帆溼千株松下無人跡只有風吹九子鈴

東江解州辰六

中條山下來時路幾日楊花作春暮馬上頻看戴勝
飛花開舊館歷歷數今日仍從山下行花枝低亞宛
相迎南鄰酒伴定相待況復堦前新筍生新筍生時
如碧玉料閒花枝照茅屋茅屋裏亞尋荷葉盃案前再
補陽春曲其如乘客老蕭然遙念花枝誠可憐歸來
不用賒春色只向先生乞酒錢

有題

花杉湯湯[illegible]令片蝴蝶一雙雨蝶[illegible]風欲香輕歸[illegible]
臺曲屏[illegible]紅美人曉起幽夢閒啼鳥隔樹[illegible]
腮寒見有次問[illegible]深淺自捲珠簾帶月看

入門逢春感賦

少小不自多[illegible]計苦依人憶秋廣陵雨神傷揚子津
揚子風高不可渡行人盡向江頭樹日落江城早閉
門草草相[illegible]片帆去才爲[illegible]以是月[illegible]曉起推篷船
滿霜寒鴈[illegible]遠浦啼烏咿啞立殘楊殘楊不可
挽娟娟凌霜散我欲維舟一問津是條未斷風吹斷
吳關漸近吳語多舟人來往[illegible]歌可歎相逢不相

[illegible]叙同首各[illegible]江水江[illegible]
[illegible]野坪西郡樓[illegible]沙揀花新[illegible]
行不雨亦無塵[illegible]溼上捲簾人
閒情已況風光好[illegible]日閉門消自憐黃金不須
身轉覺[illegible]對花草[illegible]閒拂拭吳鈎到
處分江上久無[illegible]月明[illegible]
此行[illegible]自來時歸路江山日遠路日長況復[illegible]
[illegible]不得歸江南轉眼又芳菲可憐
[illegible]空負山中[illegible]西[illegible]
來又向[illegible]黃鶴[illegible]春風等閒[illegible]

百歲能勝幾浪遊非[illegible]獨倚仲宣樓丈夫事業[illegible]
立莫使蹉跎成白頭

桐石咏贈伶霞蓀使君

山中早約桐花開花開時節桐鄉來今年桐花開較
晚三月無花葉猶短而今四月清和時桐葉生肥花
滿枝使君愛種雙桐樹傍石栽桐拂烟霧桐鄉士女
壽桐君亦花桐葉何繽紛我亦特來酌一斗爲祝桐
君三不朽來酌不醉笑爲紅如珠桐葉含清風東山
月上幕天碧醉把桐花卧桐石

閶門還戲和趙上復師赤答

雪中鴻爪爲何常空驚歲月去堂堂惟有幻夢留影
繹海若蹴踏魚龍鄉日暮慣見闕不紫冬深頗訝邊
雲黃結騎同過南海上海天萬里空青蒼濤波下瞰
鮫人室島嶼髣髴茲王中宵赤日湧金液羣陰消
盡騰純陽徘徊興盡仍返轡談奇指劃思源莊思師莊去
山海關五里乃張不部刱上隻屐下酒可一石醉後笑語聞琅琅
晚來鬪伎園紅燭耀綺照尺移金閶曉起逐麐史數
朋獵人四會如堵墻氷上守狐手指凍雪中射虎馬
尾傳樹精鬪盜初祖復廟令稱繼風人章紫貂譜論
戍難看曹風且詠麻衣裳有客吏頭懸陽好摩發逸

在青雲梯[illegible]
敗也今[illegible]
古應宮商轉蓋臨馬萬山石錦單叢陵何處梵中央
到來一洞通天地維摩十笏輩丈量石塔宛留鎖骨
蛻不容爭獻波斯襲如此跋跡亦不惡蓊傻衍怨參
勒霸或梵國雲在采谷僻壤本陋房人腸詰朝來待
勉一至忽如豆食更精粱七重行樹西山列九品蓮
荼雙峰藏苔龕宛轉任鹿女乳泉窮寵留大梁蓮汗
學人怯亦勇木屧甜雪隨騰攘捫蘿直上九千仞崑
崙絕頂領餘杭此下原本有缺[illegible]

日蘇軾眞忠四句阮亭先生刪欲驂雲鶴訪瑤圃恍騎麒麟臨大荒
揮手待挽不周柱濡足直踏朱雀航縱橫寥廓我非
我睥睨今古狂眞狂豈知勝事難把玩歸來水滸遼
山岡中廚清冷鼠隱甕高齋索寞龜支床椎髻幸有
梁案孟債春寧哂牧豕梁寄語天魔老魯崛禪悅雖
美輸糟糠

江樓憶弟

樓下江水何其深對江山色常苦陰八月正有梧桐
雨千里歸客秋難任鸚鵡洲前秋草綠鷺鷥鸂鶒雙
雙宿只有衡陽雁一聲恨不同飛聲斷續

謝公杏村讀書圖

鹿角關前春水流鹿角關外鳴春鳩杏花千樹香十
里花開常護讀書樓我愛謝公好才調讀書萬卷猶
嫌少每到花時只讀書總有落花常不掃幾年腰組
入長安讀書夜夜看花難畫師爲寫讀書處宛聽咿
唔花未闌余亦辭家一百六花晨逢君帝城曲見畫
爲君色惆悵關前誰鎖讀書屋君言萬事皆等閒讀
書豈必家門山畫中看屋服前是但取古字窺蒼顏
我聞君言轉增喟境不可執書亦礙堂上讀書笑斷
輪糟粕何如醇酎對華路東朝風日佳出門況有千

杏花讀書爭似花前醉且擲殘書入酒家

結其撇脫

題姜郡丞畫扇

久思中條結茅屋因樹為堂映新綠樹杪三疊五疊山堦下千竿萬竿竹使君騎馬山中來手攀嘉樹心徘徊㬋情待躡崑崙頂天半流霞酌一杯緊余採山愁日晚白雲深處聞雞犬丹竈方覓葛稚川石髓難逢嵇中散雲閣高士才情妍能於筆底生雲烟夢田白芋城邊路窩出綠葭村外田曾中叔坦華亭人住綠葭村即以白號門畫此田畯鳴鳩喚春雨望杏瞻蒲人作苦行春崗待

使君來江北江南遍歌舞雉尾尊生薛瀫湖九峰三泖望糢糊都從一幅雲林畫兆作文翁善政圖

題蜂子蝶花小景畫扇

我聞羅浮山蝴蝶如車輪麻姑仙人據其背凌空笑看三花春又聞神人探道秘吐飯成蜂等游戲而今蜂子作花心花耶蝶耶何同異畫師狡獪太無端小草紅藍錦作團司馬心情能坐嘯且拂齊紈樑猗蘭

送孟千一赴銓

新筍如簪荷如錢往來醉向山堂眠山堂主人修靜業愛我親煮堂下泉新筍如林荷成蓋主人求官歷燕代林中有竹池成蓮主人不在山堂在看竹雖諧野客情酒酣誰惜狂奴態主人行色太匆匆堂前酒酌珍珠紅廻尊再勸主人飲明日山堂烟靄中主人分符作民牧亦伴行春雙白鹿判牘寧忘一頃蓮折腰應憶千竿竹我傍汀洲採白蘋君今圭組已榮身他時獨往山堂下還酌山泉憶主人

莫亞夫先生贈我臨帖二冊皆山陰父子書也用筆特妙幾欲亂真敬報長句

亞夫先生筆墨殊貽我臨冊今所無山陰父子有彀率隻手雙攫金僕姑轉使有類鶴引吭廻翔宛似鷹

顧雛雲中鞲脫活鶻鶻海底網罥生珊瑚明艷春風媚桃李澄澈秋水掛搏蒲忽爾夭桂蛇激雷忽爾曳尾龜負塗公孫劍器太孃嫽寬康丸弄宜須臾千蹄駿時各異態龍跳虎臥皆所擬欲腳淵痕稱晚近驚沙蓬振追前驅技癢雞倩麻姑爪搔癢欲可空鬚呼嗟先生胡爲乎行年八十藏蓀蓋早有文字驚帝閽晚隨鷗鷺浮江湖空傳恩澤在民社桐鄉酒肉雜笙竽有時朱顏如醉飽自江朱邑爲桐鄉令有惠政後民立祠祀之而邑於祀日脫即頹西有兒孫滿眼終難餔差我半生久零落知非年過仍頹愚今始登堂拜父友丈人行輩情急輸入門

何其形貌古喤歎不已。天爲彷徨腿爲筋。理則有。[illegible]

[illegible]鍊身同鶴銷盎誕。[illegible]

[illegible]依許先生山澤癯

許門傳記列仙儒。籍勿溷從命飲。食離盤灌列爲與

蒲江南。橋。劍箐。許。[illegible]川澁。瀛。紋。奐。珠。魚。鬱。脍。鮮。無

[illegible]

劉李醫[illegible]不[illegible]

子弄指掌大低[illegible]同倍身耍洋[illegible]同[illegible]茂己

力圭研上處[illegible]

先已盡未[illegible]又見春[illegible]生隅生平有願[illegible]

攖撄虛心難驟割醴陵終慈筋髓冷。[illegible]

[illegible]長沙早歲年[illegible]祖。遠遊[illegible]思陽明[illegible]

亢孅修浮[illegible]無如降文字世餘那但拋[illegible]筋

力業歸更何須。何[illegible]大道非凡。皆。畢萬十戰。介。肺。肝。

[illegible]

人欲抑戕飲食詳求翻覺逾人生福屬那可究

還並令就難攄離垢還期約幾許[illegible]

[illegible]

孝先蘇[illegible]沃腴[illegible]

父相君蹤有據[illegible]金府不[illegible]

非汗間關未透成悵望。麤鄙不盡增踟躕。右軍游目

眺汶嶺。大令袪蒼歸崇虛。優劣未可早餓隸。騰舉鬚

鬢皆仙都。自昔文人慧爲業。於道爲近乳酪酥。執冊

再拜重請益先生教我當何如

形容處自杜舞劍器行脫胎筆勢雄肆一洗萬古凡馬空矣。蘇黃嫡派。一首無一懈筆許自王阮亭[illegible]原本[illegible]寫作[illegible]首後一首作再呈[illegible]先生前首[illegible]一首於各句之下均有[illegible]自注刻本未刻今照原本補[illegible]

同阮亭先生坐方山司寇魏齋論詩先生遂爲書古今人名句竟二長幅喜而作歌

羼提先生才調奇。風流真具天人姿。文章磊落妙一

代。作字更欲追鍾羲。殘墨如金自珍重。豐屋不取珊

瑚背。貴人往往多貞望。還延終以不能辭。昨日偶過

謝公宅。琉璃硯匣盤蛟螭。先生入門笑索高齋茗。

椀浮春枝談藝頻抽簡。編亂揮腕時見精神披。豈因

棐几便點綴。恍如練帔呈淋漓。跂腳飛瀧露敏妙。摹

鴻鵠翩遊天池。突兀拙逆冬筝禪。娟靜細引含蠶絲。

遥情忽述大人作。隨意閒寫家風詩。須臾神明煥雨

紙。歘然修禊山陰時。春蚓秋蛇態爭出。家雞野鶩言

何卑。嗟我貧困走京洛。身無長物空低垂。一朝捆載

得至寶木難火齊勝攜持世間耳食那辨此公殆
挍非人爲祿祿門簿廢時日今朝不負千秋期歸
什襲族終古會有後日揚雲知

祖龍行

鍾山已鑿紫塞崇鱗鱗日照阿房宮芙蓉銷盡金人
氣寶壁從此垂無窮鹽藥迢遞問東海千秋萬歲期
常在此生不疑摺扶蘇那知身後防胡亥昨日徐市
有報君帆檣將近羽人都何事君王不相待輼輬車
來雜鮑魚却怪宮妃未偷藥至今猶挽蓮花索
以此學長吉於形骸之外何不可者

鄉寧山城郎景

山雲啓新霽林屋含清暉風吹雨黃蝶時繞山樵衣
老農問烟且馳犢淡女背人猶浣衣
野趣可志

次青縣題壁

去年九月長安祭鯉魚風起船旗開今年三月甚山
去馬上綠楊掠飛絮舊山風景復何如昨日家人有
報書當門萬里崑崙水千點桃花尺半魚
所云却得不沒者也
按漁洋詩話載先生此時有絕句自序條有其時
居明星王女對樹書門前萬里崑崙水千點桃花
尺半魚與此不同因附誌之

筍謝杜韋侯將軍立春日招飲

今日立春春已入蘭陵春風便習習將軍高宴啟轅
門斫鱠燔熊衆賓集當筵百戲間琛笙參管繁絃繞
畫屏玉瓚頻傾千日酒金盤真厚五侯鯖將軍名閥
湖山上玉季金昆坐叢闕氣壓千夫出羣才騎書探萬
卷神方王秋來東鉞大河寅燭花錦映玉麒麟說禮
敦詩本儒者輕裘緩帶真天人繁余踈懶聽紫氣爲
君撰答增欣然從但投壺致信高勇看結襪成猶貴
今日之樂樂如何千觴在御歡情多願持爲府不惜
筆寫入軍中朱鷺歌

酬贈郭乾爲時同客西谷侍御使院

淮海郭公來夏五使院相逢觴屢對文章不減徐常
侍腰腹大頗廣開廂亦後常時舞鵝鵝蕭前郎可賦
鸚鵡開口便能取富貴立談早已爲公輔其如文戰
久不利尚爾淹留困環堵跋蹅大笑走南北行卷兀
吟開寒將來年決定於今鏃標一鏃三重洞鐵鼓嗟我
垂老百無爲闔象八口少百畝衣穿剝有皮骨存餓
破難以干將補不思仙侶追鵷鷺但祈田舍逃貓虎
賴有彭城杜史賢天涯能人金蘭譜與君同味學士
盜青眼可以針出處若自青雲我勾雲處拜木公謁

金毋待爾功成身退時相尋再與商終古

題遂閑堂趙松雪畫圖

憶昔驅車北平道停車特謁夷齊廟階下偃松亦太奇北地蟠拏助清嘯今日堂中作畫看吳興妙手寫生難吏書紫桑老處士歸來獨撫恣盤桓堂上主人柴桑客官職不同性情一歸歟久自稱卧松取意何期畫中得我來堂上樽酒同海濤髣髴聞天風不須放筆爲直幹且看隨地蟠蒼龍痛飲看圖還一笑笑問堂中卧松老鷗波筆墨北平姿畢竟精神是誰好卧松捧腹當我前松畫兩皆無間然畫松早寫真松

意真松還仗畫松傳我對畫松更長喟松畫非一亦非二與其蒼直觸風雷何如蟠屈留天地此道由來應不窮南華之妙惟環中君不見修幹多栽作梁棟丹黃反作山中夢願君看畫更懷真休傷材大難爲用。

題張魯菴方伯清潭印月圖

風潭百頃如傾銀潭上明月如金盆月華瑩澈浸潭底如琉璃合無纖痕有人齋心潭上坐心憐淨綠不忍唾孤情恰與白雲閒萬事都如飛鳥過潭上舟木何紛紛青藤紅蔓無冬春皎皎方看潭上月兀兀已忘潭上人潭上月萬潭下水湛然一泓空明耳我心正與水月同水月與我何彼此嗟余平生心未降水中宵月增勞攘豈知已爲第二月標月之指難禁當先生事事有真契語默從來少凝滯即看觸處發天機寫向圖中已餘事今日當機惟喀然清波灩灩月娟娟等閒莫向潭中覓一月還教徧萬川

題劉鐵僧負劍圖冊子有序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義[illegible]於[illegible]久矣[illegible]一劍[illegible]然見[illegible]蛇[illegible]

與傷衆圍不能說向空不能窺鐵龕[illegible]意將無有取於是乎於是室乎倚柱而嘯[illegible]哉遂短詠記之以貽劉子

文采帶利劍古人稱盜竿劉子豈其然將轉轆轤珠鐔冠針披日本裝背負一段青珊瑚世界不平平心地心中那有不平事眼底皆付晉人吹筵前肯似公孫器知勇爲鋒廉爲鍔大匠無端代求斷總然千留不留行那見龍吼勝屠蛟寶鼎溫溫火候匀百鍊擣成無價珍風胡無言歐冶死從此蓮花有化身淵默匣中生霹靂負之而趨誠有力動靜須教山嶽行娀那使天魔識徙倚依違行路難長空珠斗夜對和

安居始信眞無事多少癡人畫影看
刻本遺詩小序今照原本補入謹記

此身歌東韓元少先生

此身謂非我居然耳目能明聰此身謂是我呼吸不存伐空氣幷彈屍馬穿異說蟷螂鵠掇捐省同世人紛紛[illegible]時[illegible]蚓蠶爭蝸[illegible]若知斯[illegible]用上無古本[illegible]流澄明明此意在鄒魯共如[illegible]乘[illegible]雕刻[illegible]體尋[illegible]成代[illegible]於羽不知蔵百年[illegible]何終窮[illegible]戕冠大儒修高容[illegible]名[illegible]實兩俱得聲華謗敵輕汙隆總使千秋

尚[illegible]水綠池[illegible]夜魚[illegible]紅以此[illegible]援影[illegible]況復[illegible]發家十[illegible]有學有無學相視[illegible]其先[illegible]其性[illegible]我赫[illegible]心神融天機鉅手開元化[illegible]子[illegible]昨日慈仁一握手[illegible]日光[illegible]趣竘含塵土開心[illegible]緩紋[illegible]雌雄長而不卑果何[illegible]斯[illegible]

蓮洋詩鈔卷二終

蓮洋詩鈔卷三

漁洋山人批點　河中吳　雯天章著
東魯後學孫　諤編輯

五律

永樂蚤發

谷發招賢里涼雲解鬱蒸河聲過雷首雨氣下風陵
風嘴三春麥龍頭五月氷蓮花天外落千仞碧崚嶒

精銳

臥佛寺

石壁留蒼蘚秋風紺殿陰殘僧朝閉戸山鳥暮窺林
老樹飽氷雪白雲橫古今津梁本無倦聊示靜居心

涉澠

清澠方朝涉人家半薛蘿溪光迎客淺山翠拂衣多
霸業餘荒壘盟臺俯逝波誰能瞻紫氣函谷等閒過

宿孫家灣

中酒翻成病長謠祇益哀一燈殘夜後百感壯年來
洛水廻難採嵩陽桂未開愁心與歸夢却傍赫連臺

讀張中丞睢陽遺事歎憤不禁遂書紙尾二首

坂蕩中原甚江淮有義旗一身持衆議百戰抗孤城
自合回天地何須計死生浮圖留半箭遺恨賀蘭兵

諫議真堪痛精英幸不孤當時從以衣人爲馬幸執張建封李緒等持議乃定
只今留廟食差可慰黃陶象服褒中國金吾拜亞夫
爲緣崇賜卹不到陸家姑中丞有姊以陸氏卿士臣鮮南子平正暑大將軍

題徐西本二首錄一首

倦鳥懸千里欣逢嘉樹陰晚來但明月清影在高林
散坐伏杯酒涼風吹客襟醉門追往事海聽臥鶯音

宇宇泰活句

陪五厓先生宿白茅寺七首錄四首 劍和鳴集

盤馬入蒼翠平橋林影斜白茅何代寺黃葉幾人家

石井尚先乳寒瓜猶帶花晚來添紫氣分得赤城霞
夜月下京露空明映石根更教携坐席還與集南軒
洞濕龍歸峽風腥虎到門何曾塵俗事終得暢清言
未得山中去看山且住山塔前古樹老戶外一峰開
客散但孤坐花深方閉關胎禽能語夜一喚竹林間
林白四山曉山中難久留主程不相待客路幾時休
紅樹引千騎家族導入騶轉憐殘夢刹那問閻浮

雙老夫婦生日又一首

珠樹雙棲鶴無憂到歲寒黔婁拙夫婿德曜古衣冠
井臼人間世雞豚灶下丹林中行樂處嬰姹入仙壇

不寐

不寐兼秋雨寒宵更漏里白頭悲易得青眼世難逢
頃納山堂葉烏啼伊院松西風動鈴索處處損芙蓉

寄向書友

曾聞向始平能注南華經少子真苗裔江山發性靈
寒蛟終討飽老鶴不梳翎載酒當花節長吟入洞庭

太白

汴樓暮春二首

燕風乍拔閣柳烟將着扉愁應隨臘去喜定逐春歸
官驛江梅落雕梁海燕飛玉溪三月路載酒莫相違

可入王臺新咏

連日北樓醉人傳又立春柳拖新苑水花掃故宮塵
鶴醒三更夢鵑啼萬里身相携郢中客同去采江蘋
生菜細供嚼清更陳鳴管樓上客挾彈杪遊人
寺塔留殘偈宮鈿感故塵當年歌舞地幾處鎖寒筠

有憶二首

憶爾挑紅燭相逢半下溪紫釵停南北紅袖潤東西
咏雪當飛絮行春過燕泥避風應盡醉裙綴落花屏
昨夜月明好清光萬里同皆開人少睡閣迥獨無風
酒渴三更後心燒四照中何來幽鳥鵲飛過戟門東

二首乃竹羲山甕集中雙鯛亦只才大無所不可

少林早發

初地始一宿勞塵愁未閑鐘鳴少林寺日上轘轅關
度嶺見青鳥沿溪拋白環藤蘿猶在眼惆悵欲忘還

三四自然而妙正索解人不得

送里人歸

中條好山色君歸春雨時遙看汾河柳盡濕烟中絲
飲馬崑崙水聽鶯元女祠愁心對芳草豈但發相思

似岑

留王孟穀游風穴時王將歸楚

風穴何年寺傳聞水石間雲中千樹密谿上幾何閒
花信宜攜酒春心且看山休言涉魚鳥凍雨損朱顏

字字鮮好是霞外人語

奉寄吳薗次先生

山榛隰有苓十載念儀型鄉惲眞才子嚴光是客星
人歸黃葉澗春散白蘋汀老向江湖裏新詩滿洞庭

送宋牧仲先生出使贛州

才子新銜命離筵且送杯舟過章貢水人在鬱孤臺
桂子經寒結薑花浥雨開春風歸雁後肯寄一枝梅

送方山先生歸里營清羲公葬事四首錄一首

一語郎相許傾心誰似君千秋感知己百倍惜離羣
拜劍辭青瑣還家掃白雲好看清羲墓秋柏落紛紛

賦得江鷗夜不驚

一夜短篷雨何人江上眠溫飛雲外雁夢醒峽中天
便汲中泠水寧須桑苧泉濛濛沙岸蕨齊放小兒拳

賦得明月照積雪

尚覺餘寒在簷楹雪未消曉光增皎潔清夢共蕭條
一相何分別千山惟寂寥沉吟得佳句特許寫生綃

送涓芥先生歸江寧五首錄三首

夫子久入道郎在簪紱間康濟顧無盡塵勞思暫閑

杯中建業水杖底秣陵山百鳥銜花處從今日往還
句曲茅君隱棲霞江令居千秋尊道德百鍊悟空虛
竟嘯山中夜開看江上漁箏閒逢大藥不必是匡廬

公廬山有草堂

無許文章大寧平門閥高鄉心逐楚水歸計且江皐
拜
闕許龍尾承家有鳳毛方看開府青絕振皮
袍

贈道者

天半挹紅霞滄州處處家仙經窺玉笥小妓遣蓮花
渡海長騎鶴開山或種瓜青牛新有約一夜到流沙

送黃命部奔母喪白門三首錄一首

[illegible]如時[illegible]文章千[illegible]一帆東。
[illegible]外[illegible]花淚中傷心衣線[illegible]時節
[illegible]東不[illegible]故來[illegible]作[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畫圖五首錄一首

也[illegible]竹林靜看[illegible]陽心
[illegible]樹[illegible]對[illegible]
[illegible]一泉白雲扶杖客芳[illegible]天
[illegible]在[illegible]綠水前東屯愁杜老[illegible]回

招[illegible]此欲降鶯[illegible]
山[illegible]流尊浙江梅花仍作[illegible]故故入[illegible]
仲叔[illegible]山公把酒時林泉從此[illegible]
[illegible]山禽下綠枝他時[illegible]石路[illegible]

次宿州三首錄一首

野水[illegible]
夜月千[illegible]風滿[illegible]長歌人不識把酒[illegible]狂

秋夜聞絃索

高齋寂無事孤情良悠然何人理絃[illegible]明燈前
繁響臨風急哀音入指圓曲終心不定[illegible]

贈魏闇之

千里俱[illegible]客同看海[illegible]春詩狂未[illegible]座醉猶神
花信連三月鶯聲漸四[illegible]風吹柱子仍作[illegible]人

四先生詩[illegible]中[illegible]空[illegible]

東方曼倩

避世依金馬浮沉[illegible]尾[illegible]借車心自壯割肉氣何雄
學[illegible]時當對[illegible]堂[illegible]與有大臣風
[illegible]古人矣

陶元亮

已分柴桑[illegible]甘手板中詩[illegible]子紀人是[illegible]

獨酒東軒[illegible]孤情大化中[illegible]高詠入悲[illegible]
結亦特見

李太白

萬里峨嵋[illegible]長安酒肆中[illegible]才[illegible]婦[illegible]英雄
大[illegible]先得[illegible]後[illegible]只今[illegible]語[illegible]江風

蘇東坡

[illegible]陽前後世口語一生中[illegible]天帝[illegible]
[illegible]前八部近海[illegible]都如[illegible]
[illegible]

送王乃聞之官平都

讀書不爲政勞生道亦非遠臨巴子國喜出華山劉
飲僻猿公下啣花吉了飛平都舊仙窟日可對清暉

白鸚鵡爲宋牧仲僉憲賦

怪爾生炎海天然素羽稀幾驚金粟夢故避雪山飛
對月常憐影當花恐涴衣瑶林有仙客數與伴清暉

憶棲巖寺

憶昔棲巖寺招涼有舊亭河流迴郡白山勢入闕青
崖斷蜂留蜜松高鶴墜翎盧師吾有約許共一函經
余南歸詩有云粤從五嶺白山入百蠻青與此頗相似

送沈融谷之官來賓

念爾粤西去愁心牽别筵遠爲蠻縣宰誰重帝京篇
嶺瘴昏榕樹江潮上蛤田耽幽闕巖壑莫讓昔人賢

勝水觀音院小憩

磴道交初地千山紫翠重晴雲消檻竹春雪散巖松
汲澗谷中得尋僧林下逢人家還幾里明月挂南峰

賦得鴈寄魯少府

一鴈汾陽郭寧知紫塞來花邊經斥堠雲表見樓臺
尚有稻粱戀寧防矰繳猜春風知不遠歸及嶺南梅
有格

別龔明府返河中刻和鳴集

六月煩行役賢勞記往還紅蘚溫室樹青過薊門山
郡郭仍金櫝河流尚玉環勸農容散騎十里畫屏灣

送六皆還里二首

秋到撥鄉夢驚聞君又歸迴舟花北笑送客雁南飛
甘橘承筐嫩鱸魚入饌肥無人釐辛苦莫下讀書幃
痛飲無多日相思即歲年江楓紅隔岸湖草碧連天
自鮮吟詩句誰能贈酒錢梅花三竺路愁發早春邊

阮亭先生得余長沙消息悵然見懷依韻和答

無端衡嶽路辛苦近壺頭書達三千里人宗第一流
江山迷去雁天地許歸舟已罷瀟湘客言愁尚欲愁

寄石袍朱文時兼其令子公琢都下輒有結隣之約二首

師表尊東國誰能似彥方傳經崇道德持世有文章
庭樹生蘭玉天書下鳳凰琴聲猶髣髴何日一登堂
公子千人傑相逢共玉京詞源識典則奇氣歎縱橫
擲拂新豐酒花明客帳箏春來拜床下知有鹿門迎

之津門遂留送陸天濤

去住皆鴻爪淋漓酒滿襟東來瞻海氣南下憶江陰
日暖魚蝦市霜高橘柚林相思各珍重同保歲寒心

送周星公禮部出守南康四首錄二首

萬里敕文命歸舟翡翠裝一麾辭北闕十月下南康
比俗匡君則狂歌五老傍彭湖秋正濶波浪浩淼茫
不惜在晨夜出處似春烟太守能清靜高齋對晏眠
吳遊徐孺子同聽谷簾泉好在春明候騎牛西磵邊

題大然院訪世高上人

一鳥下蒼烟當門海日圓。衙香貽笋蕨移時留飯港
白憶道待客環中趣仍未世外緣拈花方一笑剛
在早梅邊

繡毬

東風真狡獪接粉傍亭幽銀椀盛珠母冰紈挽豹纓
寒時宜結束暖處玉雕鞍莫作楊花認楊花散不收

送諸五先還驪城三首

東海移家久江南入夢多幾驚元髮改無那壯心何
歲晚悲真韻香歸憶綠蘿不須愁往返處處有行窩
行過人爭識相逢酒一杯精隨龍奮迅閒與鶴徘徊
萬事老皆去百年春又來到家烟水綠幾處碧桃開
額鄰讀之便欲擊碎唾壺

設桑盧敖隱君今入杳冥年華悲野馬世事任浮萍
海入桑田白山圍縣郭青玉宮遺舊谷吾亦結茅亭

送吉成寧還永樂二首

得失皆何有春風羨爾歸喜看鄉樹近夢怯海潮飛
白髮休窺鏡青山合息機丹臺逢玉女應綰六銖衣
多愛持真寶長懸妨妙心早知讀摄益終未去雲林
之子能同調若渠方獨今玉溪吾最戀重欲事幽尋

送朱汧朱四首錄一首

同客海門久君行二月中登堂春酒熟入座雜花紅
射雁宜房北垂綸衛水東相看書卷内沉困幾英雄
直道悲難合交情久益真猜嫌堪一笑德素自成鄰
倉卒無通識祇須見古人臨歧翻握手不覺淚沾巾

對月

明月生東海光輝寶匣懸斜窺楊柳外低照藕花池
團扇輕相對高樓獨未眠蛟龍避涼夜安穩蚌珠圓

寄楊樹滋先生二首錄一首

玉璞盛仙醴金盤膾錦鱗巾箱藏五嶽一笑郎千春
貞白遥相望希夷近作鄰青泥仍幾襆舊與咸仁人

集巢雲阿二首

倍覺秋光好涼雲拂檻生當階松昇落遶徑竹雞鳴
酒向鄰翁乞碁看坐客爭莫貪高卧久花下促題名
一雙青鳳凰搖尾下山堂正有梧桐樹垂陰十畝長
流雲時卷雪飛瀑晝生涼不住與花落還為拂石床

春日過訪五先遜呈養長五山人二首 錄一首

地僻心逾靜城東舊草堂下簾深拜佛掃地自焚香峰勢側當户花枝低亞墻素心人不遠谷口更相望

簡孟伯人仲人兄弟二首

愛竹眞成癖看山豈厭頻一朝諧夙願猶喜得芳隣流水通丹竈秋花接錦茵吾廬冬更好遶屋十分春

小圃秋光接從君乞藥苗荷香常過院松影逈分橋爾汝詩頻寄東西酒屢招梅花三十樹珍重雪初消

茂遠邀看芍藥以病不赴宋先生以詩見示時方閱鍾紹京靈飛經帖漫成奉荅二首 錄一首

我聞郭芍藥好道積精誠女子猶如此芳人太俗生風前憐艷蕊世外想佳名莫被繁華悞金丹術不成

信手拈來如麻姑擲米皆成丹砂

望華山

蓮華五千仞靈孕自洪濛每變風雲色能參造化功陰將連太白氣自滿關中欲問眞源在仙人佳藥宮

氣自滿關中五字從來名作盡廢

白石寺 寺在鹿谷

白石山中寺岧嶤紫翠重尋僧常有約無路復何從一水飛爲雨雙松化作龍幾時蓮漏下香迅禮金容

奉酬太宰陳說巖先生二首

悠悠只如此還念舊山斯來以驚花候歸當雨雪時瑤華感相贈楊柳悵空垂百拜懷春酒仍未壽母辭

尚述誰能並尊聞有舊堂人爭推吏部世久說歐陽詩入午亭古書追丙舍蒼巖山六角扇眞許耀家鄉 公近輯午亭新刊全集

悔人移居奉過一飯 [illegible]具京華集二首

聞道近移居相尋過草廬客中聚一飯君尚具雙魚官舍藤花老 悔人字銓敘久 秋腮棗葉疎春明館新綬瑞雉始迎車

愛爾京華集逡巡又幾年慣書乞米帖濫用買山錢拜命思巖邑移封畏酒泉尋常發鄉夢東浦巳春烟

陳陟齋給諫叢蘭雙枝合蘂繪圖索賦

聖代稀封事看分堦下泉低時如帶雨密處似含烟莫訝三珠樹休驚九品蓮連枝仍共蕚競爽謝庭前

潭州遇李屺瞻前輩

夫子罷官久高懷人不知相逢湘水上同過落花時世事只如此天涯何所之猶能藏斗酒醉讀屈原辭

韓中丞署中喜晤羅宏載北旋賦別三首

十日巴陵道三春官閣中干戈殘堞在琴酒故人同

夢失梅千樹愁看蕙一叢登高猶有賦飄泊爲誰雄
入洛已非計浮湘寧所親江花工笑客楚女善留人
久識詩無敵新看畫有神祝融千仞色落筆羨嶙峋（宏載納姬近並作畫）
聽雨圍紅燭將離更踏歌轉憐輕去就還囑慎風波
白髮交情重黃金意氣多天涯知己在貧賤竟如何
春初同旦復元彥釆山叔敬過退居老人
却憶江南路裙腰草色斜蓬遮三月雨舟載半塘花
浪跡猶如夢浮生更去家低回三十載隨處惜年華
咏紫荊限韻

偃仰對南榮春風動紫荊暗香時墮水疎葉不巢鶯
轉以林塘晚閑歡兄弟情天涯尚岐路把酒惜長征
一畝居同慢亭飲酒二首 錄一首
王謝盛門閥瑯琊近亦稀舉世重纓弁先生仍布衣
看花宿酒肆騎驢來王畿獨有舊山思春風悵採薇
呈莫襲藹先生二首 錄一首
先生本人瑞九十尚傳經著述尊堯典功名薄漢庭
闢門虛紫氣草閣帶寒星別有堪娛處曾孫繞慢亭
徐電發賣昇元帖遂成三詩兼論書法大略云
愛爾昇元帖風流七百年長饑不自貰却換水衡錢

太息我何及摩挲幼婦篇白藤書發在零落夜燈前
聞道山陰字籀花格再就（右軍學茂漪字元常）却觀戎路表
師法信鍾繇瘦硬神方見淵源派自昭從君辨端委
惆悵惜南朝（大傳書他本皆肥此獨清勁楊用脩謂南唐絕品在淳化閣帖之上同可想見忽少師承）
狄道悲公主平原念病妻穠華當日就鹿脯幾時題
拙尚存鍾鼎工翻浣土泥何人標野鶩愁煞庾征西（鍾王本存古法學者日就熟骨宜爲始馬人所得時）
已未元日同豹人大可舟次錫邑其年子靜集
峩嵋舍人齋拈青咸韻

先酌年誰少神交眼倍青吹簫過草閣（大可房曲其聲吹簫篇侍時錫邑即會宕曲和之）
飲酒似旗亭紅燭園名士青氈臥客星（子靜處）
盤飧眞可貴不是五侯鯖
耳熱脫朝衫神駒苦戀銜野人猶任達踪跡尚塵凡
錦帶紅酥手黃精白柄鑱幾時攜少婦採藥伏波巖
此亦元亮之閑情賦也
飲巢雲阿君子亭
獨把一杯酒酣觴君子亭假山擘華嶽剩水割滄溟
鳥路迴虛岸魚床拍淺汀高吟清興足却惹紫蚪聽
容趙好蘭若

秋爽軒牕靜閒僧伴竹龎犬行黃葉響人語亂鴉飛
玉露抛紅藥勾欄坐道衣萋萋芳草暮惆悵未言歸

小雀

嘲哳深叢裏逢陰聚衆鳴濫諆鷃鵲粒不解鳳凰聲
殿瓦春巢穩坳堂晚浴輕秋風將化蛤爾尚樂浮生

容次忽憶同友雨中遊絛南萬竹園

滑路饒佳興披蓑問野坰洞雲依峭壁山雨聚孤亭
嘗稻炊紅葉調魚動紫萍所憐一分手南北似晨星

沂州道中寒甚

初識臨沂路氷痕嚙草橋青馱荒舊寺黃竹苦新謠

晚稅輸山藹村盤薦落椒頻能異風土終是惜飄摇

長城舖

闕雞已就道岱影尚模糊山擁秦城險風吹漢月孤
谿深窺豹鼠澗冷叫鵜鶘行路何時已迢遙悵遠途

自漣水再入都

窗雪沾春路柔風暖大堤雲垂山郡暗日上野鶯啼
愁緒縈吳鹵長才愧魯雞帝京空往返詞賦幾曾題

春望

漠漠中原色青青陌上林王孫空有恨芳草本無心
花放東風暖橋平野漲深遲行不自厭徙倚聽鳴禽

飲萬竹園二首 錄一首

曲路入山烟春風二月天栢根廻抱石竹葉暗通泉
高唱隨林鳥輕身看紙鳶摘星應未遠杯酒續青蓮

過渭南

渭川新雨後晴照復娟娟潮落灘聲小霜明樹影圓
歸雲[illegible]落日楚鴈入高天秋岸騎驢客西風自黯然

宿慈果寺

萬戍清秋夜愁聞玉漏長無端如中酒不盡爲思鄉
燈暗秋蟲入風酸桂葉香長歌雖短咏若箇解行藏

過友人村居二首 錄一首

地接工官谷宮懷表聖風林塘能比跡琴酒況相同
對[illegible]消光白檣琴海照紅卜居吾有意[illegible]乞林泉

過黃處士齋

初識指東路乘春踏細泥梅花香雨早蘭茁惠風低
雞塒仙翁畫茶經處士題天涯如此日莫怨草萋萋

晉祠

懸甕山前路清秋見早鴻一溝瓜蔓水十里稻花風
楊柳參差綠汀蘭遠近紅三年兩來往生計太匆匆

晉祠別陳子文三首 錄二首

一水清如此沙邊坐不辭濯纓今最得驅馬欲何之

渚冷魚龍蟄山空鸛鶴悲徘徊雙栢底同惜萬年枝
贊府才眞好題箋更不羣他時隴頭水還望海東雲
大道無多說微言惜強分相憐轉相勉莫只絢聲聞

送西木之井陘二首 錄一首

連日東樓醉東看海氣昏花枝當笑靨竹影覆毬門
風急交蘆寺天高下鴈村晴波千萬疊新報減潮痕

寄里人

旅髮蕭騷甚低佪東海濱到秋翻作客漸老只依人
天迥移朱鳥風涼散白蘋澗南紅樹好愁絕憶垂綸

清楔觀 在中作

靈祠四山口積翠俯重陰獨立神境寂微風生北林
秋篁全迸節老樹半空心亂木當門過泉源不可尋

次小河司二首 錄一首

潭府愁早濕迢遙接遠烟空遲漁父棹已過洛陽年
湖草留春日江花入暮天却疑客路穩橫海絕戈船

東項侍郎

迢遙入九重侍直每聞鐘已接夔龍席常親日月容
錦袍花婭姹仙佩玉丁東更有承恩處天書御墨濃

健松別業爲方渭仁賦三首 錄二首

織女祠邊宅桐君山下村風流前代沒堂構至今存

我鶴荒洲島詩書到子孫低徊松檜影依舊覆柴門
滄海橫流日丈人方緯蕭江山行藥遍歲月著書消
志就癸辛里詩留丁卯橋百年感風木愁溢聖湖潮

留別阮亭先生六首 錄四首

得失本一致陶然返舊林易歸貧士策難遣故人心
綠樹方垂蔭黃鸝正好音囊衣太輕薄不會作黃金
守拙存吾道先生柰我何愁從歸日減淚向別時多
知己期簪紱閒人愛薜蘿蓮花千仞色矯矯落晴波
深隱豈非計賤貧難久居也知無舊業且復愛吾廬
聞道甘懸磬無才敢著書嵩陽招玉女渺渺又愁余

(時受鼎將又之中州) 出處迥非我徘徊空念羣可憐撫今日遊子如浮雲
雨露沾芳草風花連夕曛那堪江水上重覓謝將軍

留別李紫瀾并還致方山及馮徐二君子三首

去去復何求楊花吹驛樓開樽聊共酌秉燭憶同游
(元夕曾共余步至寓門) 高闕看儀鳳開沙認野鷗生平感風義
多半在陵州
夫子古情性灑然氷雪姿退朝常命酒乘月數圍棋
馮子寧彈鋏(方) 徐陵雅善詩(徐) 一朝岐路側那得不
淒其

青嶂關南路黃河渡口村柳邊辭貴客花下閉柴門
矗矗山松直翩翩水鶴翻讀書增道力應念故人言

途次六首 錄四首

一載金門客三春玉塞情倦吟豪士賦愁聽酒人箏
入谷鷗無伴還家鴈有程傷心芳草色仍傍舊年生
豈爲蒼生出寧煩 聖主知故人攜斗酒岐路感將
離紫閣松千樹青門柳一枝南山就別業强飯右丞
詩 新城先生首有贈言
珍重棠村意風流近亦奇每聯名士飲不似尚書期
繾綣青山路將貽白苧詞徐陵吾好友先受下堂知
眞定近稱好士徐陵謂電發

饘粥眞無計難堪金石歌貧傷學道晚痛悔著書多
妻子羞禽向功名賊伏波只愁种處士無柰北堂何

感興

一載長安客還家竟若何千金奉母少一飯識人多
夏草聞騾馱春沙夢駱駝九峯安穩在學種玉山禾

懷昉思

洪子謀生拙移家古薊州身支西閣夜心隱北堂憂
早已延三益狂言罵五侯林風憐道韞安穩事黔婁
時昉思與天章竟先後逝余作哀辭同時脫稿悲夫

懷豹人

淮海歸樓客秦川游俠身拜官辭閣晚失業到家貧
婚嫁愁中婦詩篇累故人彈箏纖手在尚待膾江鱗

臨發阮翁招飲醉後狂言書以謝過四首

斗酒街西宅離懷仗綠樽高情容醉客微笑聽狂言
人物難評隲文章最討論從來叢桂性未易附寒
處士名堪痛丈人趣亦卑何曾驚寵辱先取不礙
有道通千古無言備四時春風花葉弱莫取最殘枝
隔樹見涼月高齋罷剪燈功名身總誤貧賤話無
似爲人猶貴如弦世所憎可憐今夕外蹤跡

大小名何據成虧計總非織縢莊叟喻機警謝娘
無事歸平等忘言合上機倏然送日月閒看兩丸飛

峪口

木葉颯清秋山泉抱石樓鄉芝雙白鹿拘浪一沙鷗
露墜瓜花弱雲生松磴幽沿迴尋嶺路應見大龍湫

山中二首 錄一首

積雨生秋晦飛泉出半山歸鴻度嶺急落葉對人閒
竹嶼隨高下僧樓借往還孤情何所得終日有潺湲

宿僧樓喜汾郡丞劉與裘先生至

偃仰空林寂寒花照酒杯悠然遊子意欣道使君來

素念託清頻相逢繼嘯臺廿年悲喜集難遣硯城隈
情至語尺覘交道之古

贈歷城王秋史二首錄一首

愛爾文千卷依然行路難將軍能好客才子慎加餐
溟海漁竿冷崆峒劍氣寒已成鹽鐵論蚤晚召桓寬

王官谷

牙樓霞殘雪花落無冬春衆水急爭壑一峯開對人
白雲識心素空谷留皇醇晚來鷗鷺侶接翅桃源濱
考儲皆有此調然較伉很耳

贈周韡聲明府安邑令為陳子文堂翁

夫子真清惠深仁入頌謳文章仍照耀詩句見風流
谷水通車輞山光媚玉鉤巔軨饒峻坂莫使困驊騮
原本係五言八韻排律阮亭先生刪作五律評誌

贈章素文

金馬浮沉久燕臺會好初名高終不薦天意且何如
布袖難為容松颸悔上書　聖朝多雨露早晚及樵
漁

贈許紫峯

散髮西巖醉人間許遠遊宰官推道業狎客愛風流
日月銷碁局乾坤任鹿裘相逢先一笑吾道本滄洲

小集晴雲書屋二首刻和鳴集

愛爾晴雲處晴雲逸氣紆迴風猶墮雨映日尚成霞
碧陰一庭竹紅蕉滿徑花遙天有孤鶴掠影過圓沙
為趁涼風至陶然共綠樽座移花近眼選轉柳留痕
醉凭烏皮几閒吟秋樹根歸來孱城曲山月湧金盆

題張輔公別駕浣烟樓二首

信道樓居好頻來說息機綠楊蒜波起白鳥破烟飛
勝日坐忘曙彈箏聽不歸舊山拋歲月閒煞釣漁磯
澤畔愁為客招攜與轉多總移烟際舫岸對雨中蓑
花笑三更笛燈明子夜歌白魚何處買剛道網船過

寄張鞠𥫗時將由中州還里二首錄一首

悠悠蹋曉霜一日過漁陽問路水猶遠懷人冬夜長
旌麾雄塞徼劍愧山堂風雪邯鄲道騎驢入大梁

送汪郡丞之官渭州公子文孫侍往二首

受命輕千里承恩出紫闈爵燕箏罷鼓塵暨騎如飛
幕府紅鹽近軍容黑水圍天寒頻講武大雪滿弓衣
公子才無敵詩名世久傳嚴裝書自裹絕徼攬猶賢
花壓蜻蜓帽烽銷騕褭鞭往來關陝北須到草堂前

讚歎寺寺在萬固必後庄黃精有潭臺案在門

讚歎何年寺千峯擁石龕竹梢侵講席花葉落經函

紫巖東來嫩黃精曬後廿下方時夜雨雲氣滿龍潭

入志說禮懺

波光魚戲座一舫是通津瑶草風搖影同參初地人
天花晴更落枯木老能春懺罪安心後都將妄與眞

欸乃書屋爲笨山作

合人讀書處近傍漕河濱豈劫臨淵客常逢躍鯉人
水開魚弄藻花落鳥啼春偶我成歷久淹留愛此濱

留別張□□二首

尚憶丙園寺禪栖作竹林門前溪水綠堦下落花深
歲月驚心指天涯但滯淹□□□如四首錄□□

別去翻相憶何時方是閑人同稱阮侶交在紀群間
釀借崑崙水醲浙湖縣山讀書契悠懷醉應穫駐朱顏

說巖先生過訪一敵山居話舊四首錄一首

時序驚彈指吾生只腐儒何知食肉美爭笑住山愚
寂寂松門閉蕭蕭水上廬斜陽時照敝深巷問潛夫
敢謂無書讀勞生肺病餘別年開久不勤學廢漁魚
緬邈郎君谷遙延水部居春明待歸去或可帶經鋤

送西溟南歸四首錄二首

世態悠悠甚君猶古性情風前頻別酒花裏再吹笙
入道郎無事忘機何所學試行行行原出紫霄

漸覺閒名謝交遊喜日疎爲君置杯酒不醉復何如
驛路誰知已名山好著書相尋鑑湖曲爲我饌鱸魚

送徐健菴先生南歸四首錄二首

漢代師儒重嵩閭道業尊爲懷先壠切特拜九重恩
悱惻邀天語殷勤識里門白頭忠孝在至性老彌敦
晉國午橋日溫公洛社年嬃閭歸綠野終不廢丹鉛
黃閣情猶待蒼生望總懸蒲輪看即入難戀碧山烟

韓維藩凡招游螺底山園時華林姜公暨通凡兒蒼佩青鼎臣諸君子同集用杜韻口首錄二首

九十春仍在百花爭一泉山光青似髻雲氣白於綿

酒借仙人釀食供宰相錢登臨無不可掌上看秦川

維藩爲少師公孫華

老樹何年種名花此日開忘機仙苑草如夢蔡宮梅
雨怪潭蛟舞風知海鶴來蒼茫憑斷石戀戀古莓苔

宿湖口

班竹晚沉沉維舟惜滯淫湖來全楚白雲上半江陰
遠渚鳥雙下空山猿一吟故鄉千萬里今夜洞庭心

唐人袖韻如是如是
里原本作特阮亭先生訂作里今從改本謬記

送王仲昭歸錢塘三首

一夜黃梅雨南風催別樽江邊移桂楫湖上掩柴門

酒力貪猶壯詩名老更尊平津館賓客零落不堪論
孤山傍水涯水次見梅花鶴長仙翁宅人知處士家
有書留梵乘無夢到京華倚杖雙松底前山多夕霞
同奏長楊賦清時歎未逢罷歸三殿直重繼五湖蹤
買帖花邊市尋僧竹外峯何年問箋注特訪鄭司農

送景文岩二首

何用詩名大（新城每向人歎譽云吳子詩名甚大心感知己之言）艱難老病餘
且看三日雪省問五車書君復雪中去誰堪慰索居
春風倘南下同饌浙江魚
登歲過吳會蘇州又秀州驚心三十載發興欲重遊
老愛鴛鴦水貪食粳稻秋文翁新政好憑語寄東流（謂終青士使君）

送董禹颺時携內往故有末句

愛爾江花閣新文錦不如久傳繁露學方奏治安書
且共一尊酒還遲雙鯉魚前山如黛色都擁七香車

（以一結存之）

飲孟氏園二首 錄一首

衆峯在林表宛然賓主同竹間流水過花外石關通
客語鳥聲寂雲開山逕空名園兼勝侶十倍說墻東

答友四首 錄三首

朋好日以遠村墟甘隱淪山中拾橡客河上緯蕭人
之子能相訪盤飧媿未陳更闌欲攜手仍共結芳鄰
昨日勞書札瓊瑤紛見貽出入在懷袖尚有虬龍姿
我欲急裁荅遲廻無令辭折梅風雪裏聊以寄相思
却憶陪遊日聯鑣澗水陽雲中見雞犬世外有畊桑
帶雪登藤古經冬水荇長晚來酣白酒即此是陶唐

懷儀若

念爾佳公子將爲萬里行艱難終意氣清白益詩名
衣着桄榔雨舟看海嶠晴鄉書何處達無雁共南征

送韓維藩入都二首 錄一首

東風雖遠別卑馬若爲勞寧戀鶯花節終還鵷鷺班
紅頰消殘酒青入薊門山但看賢豪客從來幾箇閒

越女

憔悴浦中蓮低聲問遠天裁衣拋白紵清淚掩紅綿
蜥蜴盤深守真珠寄短箋年年花事近空立薜蘿烟

送友

春風舊山好君行偏此時尊前芳盡林外馬長嘶
芳草關門道垂楊令尹祠江南梅正發莫惜寄南枝

東鄉寧大令張公

爲政萬山裏艱虞況七年百家租賦若干仞訟庭懸

世德傳司馬風流儼昔賢題詩兼種竹日日石堂偏

有清冷之味不似應酬語

雲中寺

天半雲中寺四山皆白雲我來雲際宿却憶雲中君
塔影當晴出濤聲入夜聞此中有猿鶴莫勒北山文

好

宿楊司空園

看竹宿竹裏主人都不知蜻蜓上簾幕溯溯飛軒墀
荷葉尚欹岸突花方着枝鐘聲催酒醒燈火四更時

古調少知此者近惟黃江崔華能之

文選樓

彈指蕭梁代傷心文選樓秋衾泣劍草春殿狎江鷗
朱雀園何处青絲恨不休由來層玉座未可伏金[illegible]

昭明之殁在臺城之前結出此意方醒

天柱峰

空谷良非遠招攜亦自豪轉忘千徑曲脫見一峯高
峻欲卑三詔（峯下有三詔亭）尊將俯六鰲崇巖真可仰一爲
薦溪毛

東瀑布

東嶺鬱葱蘢逶迤下玉龍香巖通一線雲窟簇諸峯
石髓飛逾冽天漿挹更潺捫蘿發長嘯初日看高舂

西瀑布

來臥西巖下層冰落絳崖三春常夢雨十月忽聞雷
到眼寒光近當頭屋語哀何須浣冰雪姑射有靈胎

拜司空遺像

緬邈先朝遠依稀舊德尊涼[illegible]飆石閣野鹿到柴門
赤舄風何古黃綾詔尚存（象笏赤舄黃綾詔俱存重）後凋見松
柏千歲有靈根（公祠前有柏生石上）

次靜海

縣郭依春水牽船過夕陽行行芳草路不斷梨花香

雲氣濕垂雨風聲柔翦柔低徊雙燕子有夢入雕梁

好

題溪館

春鳥鳴復飛春烟滿翠微人家臨曲水齋閣任清暉
無客晚相語漁人行未歸溪山誠可樂方製水田衣

清景滿眼

次清化郎景

白鷺明秋水涼風吹葛巾溪邊收稻客柳下織簾人
野飯芋魁熟風樸蚱蜢知十年來往路重問濁漳濱

都無凡語

張兵馬招踏青

春雪融沙岸[?]梅聽笛中有情堤草綠無意海雲紅
酒[?]鄉人語帆檣異國風羅浮花信早天際幾歸鴻

廣陵留別孫無言

黃山歸何日猿鳥皆望君我向中條去花巖弄白雲
浦沙晴照紡江樹曉含[?]握手不堪別悠悠笙鶴[?]

途次懷歸華山覓諸隱居

來遂金庭隱[?]懷石戶農幾時結茅屋日坐青芙蓉
夢敬關門月心空嶽寺鐘白雲最相識來往宿[?]松

還中條別鑑文師

屢過香廚飯猶分般若經有機[?]無諍[?]
潮夢關門白山迎驛路青雲來度一天大海總浮汁
飲下荷峰[?]時同元彥[?]山支[?]部山

諸子

有道且淡官悠然滄海情賓筵交雨氣官舍傍[?]
天上佳公子江東老步兵登樓仍半醉詩思各縱橫

寄友

荏苒三年別相思豈世情尋僧同雨出載酒並船行
河上青蘋老林間白露生蓮花五千仞待爾躡崢嶸

初聞蟬

作客知秋早何須[?]鳴從今多見尔此後少聞鶯
雨霽如三疊千林共一聲鄉關那堪憶回首綠楊平

冠陽雨後

川原氣候清秋。草木長[?]雨生。瀟水溪田何茫茫
農雲濕西嶺輕泥浩條桑坐[?]渾同客長堤[?]柳香

八月

八月苦逆旅白露青棠生鄉國渺何處西風空復情
斷鴻淒夜影落葉下寒聲城上羽林騎紛紛曉角鳴

懷翁山時方歸省暫[?]家白下

江關成失路愁對江花繁歎欲返京口思君在白門

可回萊子棹幾遇信陵恩咫尺不能達臨風無片言

題楞伽出塞圖

出關寒草白立馬心獨傷秋風吹雁影天際正茫茫
豈念衣裳薄還驚鬢髮蒼金閨千里月中夜拂流黃

送玉如之蜀四首錄一首

之子勞行役迢遙去益州城高通白帝峽急避黃牛
茶向蒙山採魚從丙穴求西風豈搖落清絕荔枝樓

東郭即事

雲止曉山翠平蕪野望懸鳥啼藏竹寺鹿飲雜花泉
題字經樓側燒鐺錦石邊誰家作寒食林外有風烟

晚集王礎傍城小園

小徑依城角羊求路漸迷花閒譙鼓暗竹傍女墻低
夜雨人三箇秋風菜一畦開門仍貰酒莫惜踏深泥

走筆訊杜又振

上國相逢日春風蕙草香不知故園竹今復幾竿長
雪盡娥皇廟鶯飛鄭谷莊閒時携相過細話酒壚傍

初辭家行中條山下

戚戚正寒月胡爲今遠行悲風千樹肅殘雪幾峰晴
已覺懷兄弟初知念友生惟餘天外雁似我作南征

丹陽晚泊

日落長流靜停舟望毘陵天寒聞戍鼓風定識漁燈
故國渺千里烟波應萬層愁心似江水日與晚潮增

再逢王阮亭先生於江浦

悠悠近十年飄泊隨風烟每與世人忤益思夫子賢
相逢江浦上歎息夕陽邊何日成歸計春山有薄田

再贈吉惕和四首

經年如久別千里喜君來有約仍臨榻無心更舉盃
青燈同不寐白髮兩相催爲問東山上桃花幾樹開
念我如飢渴逢君問急難千秋心如許半夜影相看
莫擊荊卿筑終彈貢禹冠綈袍無可贈嗟爾敝裘寒

相逢意不盡相送復如何[illegible]千山何雪多
聞雞余起舞扣角爾行歌明歲[illegible]
又作天涯別那無十日歡平干從此去易水爲君寒
病覺世情薄老知交道難今朝斗酒意來夕夢中看

讀傅公他詩感書其後

苦節孤生竹哀絃寡女絲成君泣淚處是我斷腸時
不死翻成恨多愁祇益悲長飢忍薇蕨高義北堂知

平水感懷

高柳下鳴禽春城二月陰新[illegible]處消芳草望中深
花雨愛時淚山雲出世心不知烟海上誰會作黃金

石門三首

盤回溪路長低草見牛羊風急山藤折崖削石[illegible]
[illegible]舞難定孺子欲求歡酌松雲裏栽花近石壇
拂袖動雲根流聲過石門野花紅覆路高柳碧遮村
鳥道盤危棧[illegible]終是惜黃昏
犬吠夜如豹風光小鬬州林迴烟續斷月上水淪漣
蟋蟀秋[illegible]冷來眠不須愁輾轉漸看曉珠圓

虞鄉二首錄一首

洗馬村南路王官紫翠重人家依谷口樵徑入高峰
竹暗千竿雨泉飛萬壑風司空亭樹在臨望思無窮

送張無競還河中婚

並轡宜陽道欣聞君又還橋仍清穎水花尚陸渾山園客收蠶絡仙人贈指環吹簫長夏日唐韻出人間

謁永樂宮二首

久說雙珠樹今來永樂宮雲霞生戶牖日月近簾櫳扶木千年宅崑崙萬里風刀圭如可覓丹火夕陽紅

仙翁果何處松檜但依然劍氣常通峽鶴聲每在天采愚丹府攜囊翁白龍纏晚受西峰月清光溜石泉

倚檻

倚檻白雲外推窗紅樹邊年華猶浩蕩風俗幾秋千海霧隨風濁江沙裹浪圓鳴鳩苦相喚惆悵負春[illegible]

汾陽館

殘雪明高嶺春沙引亂流柳遮郭外驛花映水邊樓風土異鄉語年華鬢客愁桑田誰負畚惆悵聽鳴櫓

賦謝寇偉人

街北提壺夜更闌上馬時紅粧知送客白練少留詩雞亂過春艸鶯啼入夏枝王鉤山下路還肯寄烏絲

蓮洋詩鈔卷三終

蓮洋詩鈔卷四

漁洋山人批點

河中吳　雯天章著
東魯後學孫　謌編輯

七律

齊公次壁刻金釋亶公韻索和即答

年華忽忽鬢絲秋下澤常思馬少游高詠喜聞清似鶴好山驚見翠如虬名心難遣千年妄世事誰爲第一流今日追陪龍象後髻珠可許付裴休

魏惟度留飲即贈

汴柳當門映索居名山心事近何如琴樽尚自能留客風雨何曾厭著書不少塗泥悲騕褭並無鐘鼓溷鶢鶋蚊虻鷦雀須臾過那用臨淵羨大魚

寄黃經公

曾拚官舍醉如泥別後柴門掩玉溪樹下茅容原有母閑居潘岳已無妻當年情事悲鴻爪近日文章愛馬蹄彈指韶光驚過眼幾時靈藥就刀圭

葦亭即事

蘆葉一叢還兩叢後園散坐見飛鴻堦泥着草昨宵雨簷網惹花今日風便可彈碁開白袷那教踏箭赴黃驄女墻王屋晴逾好都付狂歌痛飲中

無一字諧俗故是我輩人語

陪僉憲伯登九山寺同姚綏仲孝廉二首

百折盤蒨磴道長天風萬里浩茫茫。已攀絕頂九青。髻。回見一泉千綠楊。雨自僧厨歸石井花從樵路散寒香周遭碧玉屏風疊誰把匡廬借太行

矗矗松門傍日開山前車馬漫徘徊洞中誰貯千秋雪杖底爭喧萬壑雷碉道猶傳龍女過珠幢方見雁王來三生合受金人偈忍別緇經百尺臺

相州初寒

昨日北風寒有信今朝東閣夢無端衣裳在客寧辭薄歲月因愁轉見難才子恐教傳鄴下名倡爭說咸邯鄲蕭蕭荻莽三臺沒願乞仙人藥一丸

懷抱全不同

宿少林寺

寶閣崔巍明海霞香林四月娑羅花子規啼時山霧瞑怖鴿飛處松枝斜夢木非真尚顛倒心不可得何正邪若解大千同掌果便應常住法王家

作禪喜語無不佳故是再來人

送楊南城出守劍州

安陵消息近如何拜得新恩慷慨多遠水遠山通洱海春風春雨下牂牁三更鼓角帳中立萬里旌旗馬伏波豈但長卿能諭蜀天威先靖夜郎戈

別陳顯士

一載追陪笑語同可憐岐路洛城東傷心澗水兼瀍水落日南宮更北宮氣節誓教追貢禹文章遙望薦揚雄何年金谷園中醉重對名花一頃風

別潘嶸升

入望中條決計還君亦將去龍眠山文章誰信已無價世事何年方得閒鄗酒南宮北宮外分手朱雀蒼龍間相思各憶天津水五月浮橋下白鷳

二首擬脫

讀東坡種菜詩因成一首

頗有城隅傍井田瓜花摘實每清妍不煩更借參軍地便已能當宰相錢早韭剪來新雨後晚菘劚向早霜前槃闌此味須常有休論東坡仕宦年

五六原本遵守阮亭先生訂作新裁罷去三字訂作劉向早對本仍照原本今從改本訂正[illegible]

九日同諸公登高

應狄蕭蕭木葉摧他鄉猶得此登臺舊山愁絕一千里客席端應三百杯叢菊有情人醉後高天無際雁飛來樽前多少金門客盡是西京作賦才

初春風雪過頳天篇

雨日東風寒較甚今朝飛雪漸交加湖邊新柳正挼線山畔殘梅猶弄花鳥語來無次第草痕望去已橫斜幾年夢想特相問騎馬過溪冰墜沙

題姚玉階西湖感舊詩後

六橋烟柳拂衣塵蘇小墳前芳草新寶馬香車空有約風裳水珮總無因神傷偏在湖邊路情鍾方爲我輩人更有誰來作寒食梨花如雪認前身

仲春三日雪和愚山先生韻

入望空明雜曉暉隨風故故撲簾扉階前柳絮爭相

掠嶺上梅花信久違塞馬霑蹄東夜獵春鴉留爪隔年歸鸛鶴莫使遂沾酒又早重穿貂鼠衣

遂原本誤作隨阮亭先生已改作遂刻本仍作隨說今照改本訂正誤訛

貽洪昉思

不耐悠悠世上名薜蘿深處有誰爭能通彼我閒千古纔着成虧恨一生廣漠何妨貧折象壺山竊願隱樊英年來真見忘機好非借雲林寄不平

再示昉思

世事從來少定形須彌未可藝飛螢數音有辨復無辨鯤化南溟更北溟欲殺何嘗非李白聞歌誰更識

秦青豕零雖壅當時藥暴貴新傳又茯苓

贈朱悔人學畊東浦

雙鳩呼雨又呼晴東浦何人正餉畊饁舍遙浦平楚白柴門俯見下江清燒畬侵曉驅牛出飲社連朝荷鍤行莫訝逃名名轉盛未邊終有漢書聲

逢王子重吏部京師即田秣陵省覲

藤花官舍日從容相憶長吟對碉松七載誰憐花下別三春還喜寺前逢新詩遠帶峨嵋雪子重有使蜀詩最奇歸棹方迎白下鐘爲拜山公道珍重獻花巖北待相從

沈洪生編修宅集諸子看芍藥四首

靈根曾說託曹臺新買千枝傍座開楊氏諸姨同草出趙家姊妹兩宮來東西客到四千里賢聖酒傾三百杯爲戀高情忘卜夜四更燈火不知迴

旖旎爭看疊畫屏靈妃髣髴下雲軿憐時那使分桓李妬處何從較尹邢名酒遠將阿母醞盤飧羞薦五侯鯖浮生此樂真何極莫遣當筵錦瑟停

肩拍洪厓笑語同長吟捉坐鳳城東酒當壁月清涼夜人在瑤臺錦繡中畫檻緣堦香有露珠簾到地靜無風欲歸更覓銀缸照愛煞深紅雜淺紅

欲去還留遶曲廊酒人被酒更清狂舞當芳樹驚鳥

詩敬倚洞簫來鳳凰。花氣深深掌愁霧炯炯衣裳尚
炊香莫愁那得頻相接只許盧家有畫堂。

六皆兄招諸子集雙蓉侍御宅 亥和鳴集

鳳炬輝輝照畫堂秋深終是感他鄉琴樽尚戀嚴公
宅畚鍤誰操谷口莊豈爲上書留北闕猶思取婦洞
東方愁來酹酒都無用坐聽西風雁一行

送曾青藜之粤東 二首 錄一首

天邊纔識少微星欲別還携雙玉瓶東閣迎朝方罷
酒南人從此更傳經春田黎母花前艷雨過金鼇海
外青珍重家人問消息平安先報錦帆涇

呈少宰李容齋先生

次第朱門影寂寥霜天感激更相招盤飧誰暇謀寒
士啟事公猶重聖朝橘樹當奴供玉案雪花如掌
避金貂座中不少知恩客一飯從來未易消

贈黃六吉

十年令望歎無雙親見風流意益降的有公才比東
漢更開詩派振西江青春索句王孫草遲日攤書玉
女窗最感天涯知己在莫辭沉醉續蘭釭

贈武建侯

海風吹雨又吹晴漸次桐花接坐生醉後倚闌看點

筆狂來別院試彈箏滄洲意氣朝雲上鄠杜聲華彙
錦行好在鴨頭潮水綠不須酒渴憶江清

斐然納姬

清秋誰和杜秋詩寂寞樊川惱鬢絲劉遇桂輪生魄
日恰逢桃葉渡江時漫言春到花盈樹還看陰成子
滿枝佳事合題三婦艷中堂樂任主人爲

結佳有樂府意

原本詩第三句秀壁筆低遍真坡公非阮亭先生
筆跡已經勾去刻本仍作阮亭評誤今照原本刪
去羽記

顧梁汾舍人自製竹爐携至都下客爭賦之余
亦爲詩二首兼道別意用原韻 錄一首

竹爐活火夜猶然夢繞吳淞水石邊塞上風塵逢舊
識江南榆柳憶新烟山移明月空棲鶴洞改桃花幾
歲年認取廬山真面目天涯隨處谷簾泉

和答漢儀旭菴升也雪後遊萬固寺之作 有序

蓋聞右丞高寄曾開鹿苑之基江令修心虛
慧龍華之館是以雨人禪士每託興於林郎
羈客勞人宜遊心於禪悅況乎峰粵仙掌於
映可園刹留龍象之君碣表隋唐之宇山條
水葉忽迎寶馬之來雲窺樓暫息名賢之
駕結勝因於世外猶在句於人間側鄉風談
瀾增徽書晴沙攤路悵未游金地之游霽雪
當軒但過兩玉山之照勉成四韻用附千秋
云爾

日上高林徹曙鐘看山結騎得從容春泉乍動花邊屋殘雪新消竹外峰苔徑滿時群鳥散石門開處一僧逢幽尋最有柴桑癖白社今朝悵未從

登樓次木庠韻郎簡甜雪二首 錄一首

灝氣常思契混茫眼前原不異洪荒坐來虛室能生白養就金鵝漸褪黃百折世情堅道力幾回心事盡名場憑闌究取雲生處瓔珞街前認舊鄉

次韻答韓文尚

亦不辭名不近名偶然相見即相傾休論金馬浮沉事且對玉壺春酒清大藥終思還舊我名山豈敢負

新盟論文連日花前醉只覺人間尚有情

贈劉西谷侍御二首

當年同醉荷花酒今日來過楊柳津奉使已爲驄馬客論詩仍是玉堂人文章海內原無敵道素河干久作鄰更向治平求第一維揚政績兩嶸峋 令弟日翰林出守揚州

久向山中怨索居半雖何處更無魚春來嬉戲思乞禊花下追隨愧板輿纖素纖練機總廢桃根桃葉事全虛吳娃應踐當年諾待與康成理架書

津門喜逢徐師魯郎送之山東 使翁子

海畔相逢笑語溫惓懷今昔道終存看花乍可稱奇契對酒仍教說舊恩事業此時歸鳳沼文章千載溯龍門匆匆又作河梁別日觀峰前役夢魂

再貽子載

愛爾英姿不世情矯然龍性掣長鯨陰符帳裏再三讀寶劍匣中猶一鳴學得飛仙能控鶴携來中婦善調箏何年已就還山約同向金蓮頂上行

原本有評此却有坡公氣係墨筆小字不知何人評阮亭先生已用硃筆勾去然本作阮亭評誤刪去謹記

送友人滇南省親

萬里勝遊意氣雄烏衣門閥重江東蘭橈正好乘風促春殿猶傳奏賦工青草湖光迎彩筆點蒼山色撲黃驄芙蓉香裏趨庭早會看西南海照紅

將發澧州阻風

江風三日且不息愁倚江關衣裳單日暮魚龍爭出沒雲移水石生空寒欲去尚戀賈傅井到家還近毛女壇若問湖南好風景棲巖紅樹九秋看

風骨峻嶒

贈張太守愚谷二首 錄一首

長夏高齋擁賜書南風吹過北牕虛剛腸百鍊能容

物英論千回倍起余郭外蓮塘蕪白鷺階前酒甓擬
金魚幾回話到郎君谷脩竹南頭好結廬

蓼花

嫋嫋秋光映野姿依依疎幹對寒漪方看數縷花開
處漸近長空雁過時風動白蘋偏弄影雨交紅樹半
垂枝浦中荷葉還如鏡相伴前汀晚更宜

戊寅初春簡張厚卿廣文（厚卿喜妾甚多長治人）

春雲陰陰將作雪重慇新年望歲心將有鶯聲遷
谷豈辭臘酒對高林牙籤映傍珊瑚架花勝嬌分玳
瑁簪更喜日長無一事課書香閣寫來禽

題孟伯人小照（碧山堂乃伯人園中堂名也）

碧山山色正氤氳山下高松更不羣幾次山堂常載
酒每於松逕數逢君棲巖寺裏僧同話鄭谷莊前鶴
共聞尤羨文章可華國白雲他日到青雲（原本他日作計日到作入阮亭訂作他作到）

吳門初春

聞道江干冰漸消眼看芳草坐無聊酒杯縱使愁中
得春色終難客裏銷山鳥漫吟泥滑滑吳娘偏唱雨
瀟瀟歸時借問金陵路桃葉新添幾尺潮

聞喜雨後簡楓仲

雨後殘陽高樹間豆花蔭井桔槹閒涼風徐度溪邊
寺宿霧纔收郭外山每惜勞生仍遠道難將大藥駐
衰顏相逢且撒河汾席塔院東頭看白鷳

水村

林葉蕭蕭欲暮天人家烟火夕陽邊寒瓜引蔓垂茅
屋野水生波入稻田漁網懸來晴樹外釣車牽過晚
洲前圓沙鷗鷺忘機甚隊隊菰蒲自在眠

贈孫都閫

瘴雨蠻烟海嶠清雄才從事伏波營琱戈曉指春星
淡獵馬宵還臘雪明北闕千秋方鑄鼎南天萬里已
消兵霜華點鬢休相訝二十年來大將名

水村

萬樹垂楊綠不齊人家住在澗東西新篁迸玉方遶
屋嫩荇如錢作點溪野墅客還忘閉戶晴沙屐過不
沾泥風光都似招賢里只少紅翎水鶴啼

（蕭灑絕塵字字可愛五句墅字原本作來阮亭先生訂作還刻本仍作來今照改本訂正謹記）

重過故關

關門芳草寺門鐘石磴盤桓感舊蹤白日迴看天路
遠青山喜似故人逢樓臺傍曉開巖戶雷雨凌晨過

澗松爲愛紛紛紅藥亂翠禽啣下碧芙蓉

閒居示內

十年宦學兩無成且共山南事耦耕可向田間隨冀缺幾曾床下拜樊英提筐蠶月勞機杼采藥鹿門忘姓名若使蓬山同有籍玉簫雙引鳳凰聲

村居

莫向村居厭寂寥綠楊千樹遶蘭皐河聲臥聽崑崙遠嶽色晴瞻太華高岸上桃花如綬帶溪邊芳草似青袍晚來猶好垂竿在一線清風引六鼇

題嶺祠

半嶺閒雲祠樹多野人心事近如何黃龍釀雨飛[illegible]窟白鹿啣花過薜蘿石上方抄雲子飯溪邊誰和紫芝歌年來空有還丹訣日遣流光等逝波

河上望永樂歷歷然感咏

河勢衝冰水倒迴兩山寒色逼人來鄉園雲樹雖相望客路心魂轉更哀倦馬爭投盤豆驛原本驛作館饑烏空噪赫連臺勞生碌碌眞何益欲訪盧敖鍊玉胎

起老翁

江樓寄懷宋中故人

二月春歸楊柳條廣陵風雨日蕭蕭題詩不到忘憂館走馬何年海雁橋江上歸心憐草色城邊晚景惜花朝梁園賓客天涯在空聽鐘聲落暮潮

有風調

韓維藩兄偕令弟文尚買荷花數柄招同沈竹西客子張鳳舉集賞分賦得方字時別客子已十年計共維藩城南飲射時已五年矣

勝客招攜繼漢陂荷花恰有兩三枝香來便覺風前好露重何須水面時一座盡看人似玉十年獨笑鬢成絲射堂却憶楊郞畫戟猶能中小支

送曾菴之黔西二首 錄一首

承恩拜闕擁雙旌慷慨今爲萬里行眼底江山遵驛路天邊雨雪計王程瘴花開處賓人候蠻樹交時島吏迎最是聖朝威德重句宣從此倍聲名

贈甯觀齋太史

騎馬衝泥擁鼻吟相過常得散煩襟題箋久廢閒情賦對酒欣調太古琴忽念湖田應有夢尚依金馬本無心荀陳風味西州淚三十年來擬再尋觀齋每思歸養又爲公祇先生外甥不禁感舊

論書答子文大尹

句曲論書已杳茫江陵劫火更凋傷叅差曇礦鵝羣

宇顛倒山陰蘿骨方撥鐙禮宮寧石室畫沙眞諦豈
雲陽傳疑傳信須裁取莫但隨人築道傍

寄江辰六郡守三首錄一首

大道微茫不可尋極尋常處易浮沉讀書未便傷無
用爲善何妨是有心筆勢漫從愁裏廢天機且向靜
中吟通來生計渾如此肯向南風慰好音

坐看

坐看山雲意態遲醸成新雨到花枝盛來寶硯二危
露寫出幽人七字詩紅藥香中蘭浴後綠槐陰裏[illegible]
泉時晩晴誰辦樊川賦只許當年杜牧之

寄山中人

荷衣蕙帶山中[illegible]劍舍花時[illegible]往來應有肉芝供[illegible]
膳定逢石髓助[illegible]杯人間[illegible]客[illegible]
鹿胎遺有渉無費[illegible]莫將[illegible]賦污天台

婺華林郡司馬得[illegible]句命同人賦
之走筆應教

飛花無數委前谿雨雨風風[illegible]紫[illegible]
疊雕梁偏稱作新棲水邊[illegible]柳外[illegible]
[illegible]低多少佳人喜相待[illegible]

贈宋駛先

生平夢想義眉好君在[illegible]佳[illegible]火飛來輕似
眞香雲生處白於綿道心已熟龍歸峽定力方堅虎
擘泉今日相逢如伴侶可能重問蜀江邊

山行即事

始射山前三日行秋林落葉亂泉聲藕花已老蒹葭
市[illegible]方新人餉冰雪遠成仙客夢[illegible]近見使
君清徘徊蘆荻[illegible]夜汾水東[illegible]影橫

宿吳山寺樓簡嚴灝亭先生

[illegible]暮雨憶[illegible]獨倚高樓以向[illegible]江上[illegible]
角下方燈火散星辰梅花何處一夜[illegible]笛寒食[illegible]

里人不是相逢嚴僕射天涯誰念草堂貲

齋居

[illegible]落何須庵大[illegible]然無容欲紫門春秋未列嚴彭
祖紀傳常輕褚少孫下澤幾曾驅款段長河終擬[illegible]
崑崙雷聲太白連朝[illegible]弟[illegible]東過丙寢

聞學李[illegible]北先生有[illegible]代求賢之作傳和紛然
酒次出以見示余自[illegible]何能揚[illegible]
自述所遭而已并呈先生四首

邏開[illegible]登嚴[illegible]所如聖代自多[illegible]
詔徵才兵媿治安書[illegible]作[illegible]

回首舊山冷猿鶴桃花流水亂春煙
故人清切白雲司愛我陽春郢上詞昔欲上書共徐
樂不教下第歎邱爲陽居久矣忘爭席司馬何須更
入貲看取凌雲新賦好幾人先到鳳凰池
十年曾着遠游冠辛苦眞同蜀道難頗有文章窺賈
誼實無鹽鐵比桓寬金頤本自無傷欽玉壘方期早
奠安頻使河清頻入須君王含笑五雲端
鄉里常隨馬少游上公偏有白雲求可能笭下留方
朔先使人聞笑許由草野那知千古事　朝廷自有
八紘收玉杯漫道天人策牧豕公孫萬戶侯

寄贈吳武陵四首 錄二首

憶昔熊湘早濟師曾同草檄佐軍麾久從磨楯窺英
畧更向投戈得素知粤嶠蠻開唐節度沅波已斂漢
旌旗承恩却縮麒麟符重玉帶河邊聽竹枝

矯矯雙鳧漢殿邊元龍湖海氣依然才優焉倚一下
牘道長長宏十五篇官舍從容閒對鶴南風披拂靜
揮絃綠蘿自此無招隱不種桃花種稻田

戲爲西崑體二首

鐵鏁高垂閉綺寮藥珠宮裏上眞朝梅花只許留宮
額楊柳誰教綰細腰檻底芙蓉歸寶鏡簾前春雨得
生綃傷心最有秦樓客隔斷紅雲弄玉簫

朱雀窗前曉色開玉鈎窈窕碧綃迴日高有客尋花
去夜半何人鳴彈來故把秦箏迎醉拂湯將趙練就
燈裁春風十里耶溪路網得西施不用媒

平遙野望

極目平原宿草衰無邊春色雁門來縱橫野水雁嬰
廟突兀寒烟古郡臺繞指當年存苦語聞雞何處見
奇才晚來浣得愁千斛伏有葡萄新撥醅

聞阮亭先生由戶部郎中改宮侍從二首

瑯琊家學本無窮天挺英姿更不同事業已聞多啓

會文章今始見推崇宮人盡說元才子天子頻稱試
侍中入直那教早歸院金蓮常撤御筵紅

頻道新恩下九天相過特地一欣然敢云賢人五百
里的有才名三十年從此但棲天祿閣不須更算水
衡錢由來獎士元暉癖猶問人間寶劍篇

其上人禮清涼歸

雁門迢遞訪三車稽首清涼隸鎖鋤去日但攜鐵如
意歸時却採金蓮花毒龍制後爭投鉢猛虎騎來竟
到家回首戒壇石上月清暉依舊滿袈裟
東徐使虞不能過

再過有道阡

青山芳阡接翠微石門松檜只依依風吹蕎麥飄飄
出日下祠堂蝙蝠飛墊角何人爭慕義瞻烏誰屋早
知機九原應使先生笑輦路而今走布衣
好

簡張迥凡

閒坐高齋日幾回秋花遍向小山開檻前最愛涼風
入天際剛逢早鴈來奇字問時宜載酒雄文草就許
登臺每當憂樂關心處知爾眞堪宰相材

寄姜西溟四首 錄二首

名世由來道不孤鵬飛今已振天衢宮花偏向簪時
艷鞾笏方從殿上趣蓋代文章原有價掀天事業豈
無徒大才難用眞爲用不復長歌擊唾壺
幾載銅龍自慨慷一朝重致姓名揚蘭因出谷香尤
遠橘以過淮味更長第喜青雲眞得路休言白首只
爲郎家風亮節傳青簡再見新梧振鳳凰

西子 華林姜公屬賦

響屧廊前夜月孤苧蘿村畔沒寒蕪已教舊恨傷麋
鹿又肯新愁入鷓鴣鐵網皆云沉寂寞黃金任爾鑄
糢糊江東救得無餘事那復扁舟共五湖

明妃

不把黃金買畫工進身羞與自媒同始知絕代佳人
意郎有千秋國士風環珮幾曾歸夜月琵琶惟許託
賓鴻天心特爲留青塚春色年年似漢宮

綠珠

蓋代貞心蓋代姿鮫珠百斛價難追已拚知己偕金
谷豈肯才人嫁養廝壁月沉時香未冷彩雲散後夢
何之當年也有翻風侶不識春風又付誰

太眞

人間天上兩茫茫傾國傾城恨最長何處玉妃留別

院尚教亭子憶沉香漢宮白喜同飛燕春色爭誇似
海棠七夕牽牛私誓在同心願只屬三郎

虞姬

楚歌一夜動悲涼百戰空嗟霸業荒子弟皆知歸漢
者美人獨解報君王江東日落垓塵散原上春歸墓
草香四首五陵烟樹盡千秋同作恨茫茫

詠白梅四首 錄二首

冰天曲屈托靈根猶喜春風入坐温繡幕燈來纔有
影雕窻月到更無痕香浮東閣仙郎宅夢入江南處
士村醉後不辭頻酹酒也同玉女洗頭盆

南枝不用悵無媒早向春前次第開燭暈紅時明獨
髓蟬光滿處長珠胎當筵恰對一峰雪照水何須兩
岸苔珍重纖塵都不到巡檐那許凍禽猜
　贈孫次園二首　錄一首
七十二峯江上頭松雲拋却舊山秋孤懷聊傍三千
客俠氣常輕萬户侯鼎裏丹砂烹上藥機中錦字感
新愁無端又遇穿緘節不向舒州向冀州
　城南晚歸即事
曲江買酒不成醉歸騎縱横散野坰日暮波光吞岸
白雨餘山色逼人青紫釵紅袖花邊郭翠箔珠簾水

上亭興壼城南仍秉燭夜闌重市五侯鯖
　長安喜遇孫愷士前輩
家家才名鴛鷺班幾年江上有餘閒暫拋紫府花前
識又肖青門雨後山久別各言魂夢熟相逢都訝鬢
毛斑難爭只有千秋業不與流光共往還
　簡長安謝靜巖大令
終南花萼三年住時有青光照鷗麁鶴思只須游子
領風流偏讓使君兼花前吏散親調鶴竹裏人歸自
捲簾今日方能到歷事可曾先動客星占
　重陽

似佛紅樹重陽節[illegible]何人醉菊花[illegible]釀作
[illegible]燈熙熙[illegible]且與消[illegible]有夢無[illegible]
[illegible]世事[illegible]雖有[illegible]大風急應行[illegible]
　游河間不合[illegible]其近詩[illegible]不勝折衷
江上猶傳宋玉名花開爭杜引雙旌詩過青海才逾
壯游入盤山[illegible]亦清直道真消蛟蜃氣仁風方度
川令酌江篇幽淵源失伏與瑯琊共主盟
　寄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晴嶺[illegible]東寄一[illegible]桃葉不須思[illegible]
下杓花偏許似江南窓含晴雪偏妙坐擁青山賦

[illegible]名酒[illegible]無新
　[illegible]
相國風流[illegible]
館有[illegible]
無昭紫芝一[illegible]向終[illegible]前
　[illegible]小像
楊柳春風廿四橋酒[illegible]歌扇笑相[illegible]中紅袖窺雙
鬟[illegible]山開六朝盛事尚追[illegible]鄉心猶繫廣
陵湖[illegible]如許[illegible]閑情付玉簫篇
　登河中都樓

從來今古亦關情況復登臨感作生人代已隨晨散河山不改夕陽墟野花開遍蕪風殿春鳥啼豹城日暮更聞碪上蔡誰能此地不沾纓

蓮洋詩鈔卷四終

蓮洋詩鈔卷五

漁洋山人批點　河中吳　雯天章著

東魯後學孫　謀編輯

五排

寄呈梁大司農

承明曾奉召玉署喜相存國士知何忝尚書道最尊孤忠通貝闕素念托棠村驛裏途方遠鵬翼正騫愧無將履敬先得下堂言薦禰書仍在投瓊語更溫何曾分得喪端不異寒暄座席春風接長途夏雨繁看花憶畫省折柳記青門豈待無相識方知感舊恩

呈五崖伯二十韻

京洛承顏久嵩瀍問道稀一年辭貝闕千里覲慈幃辛苦年空長艱難事日非心堪繅繭亂身豈食能肥揚子經拋案安仁鏡掩閨文章成聚訟辭賦得長饑天上愁難寄人生願苦違長途悲騕褭閑幔下蛜蝛乞米收殘帖看山別舊磯金蘭增鄭重昭穆荷光輝禮樂資陶鑄英才仰範圍兼崇乾竺業曾少漢陰機朗鑑千人與風清衆議歸有詩貽杜位無絹授胡威對酒燈花落論文燕子飛素心期黽勉神理書情依化被蒼生雨風行海內衣一時欽紫氣不日悵黃扉

魚水存符契風雲仗發揮千秋三不朽所得是皈依

呈補念泰公二十韻

一代文章伯千秋令與長筆曾書國史名早動 先
皇草蹤龍池綠衣香亂署香登朝題琬琰取士得琳
瑯百粵煩旌旆南天仗又康三洲鑄玉乳五色馭神
羊吟帶羅浮雪賀捐翡翠裝節固梅銷嶺綴照客星
臺澤與桐溪闊蔡留大滌蒼史開泰寮曲亦播漢庭
長黑水軍容肅紅旗幕府張賢勞久西海淑問復南
昌劍氣豐城剖仙峰玉笥藏虛延禮孺子道濟溯旌
陽近恭鹽梅托新猷海岱傍崇徒民協解頓使國咸
強廿載皈依切三餘景物芳龍門登百尺蟲技獻千
章葛嶺還能惜金簡句不忘從斯百寶色沐浴墊奇
光

觀海

始識朝宗大登臨值洋乾坤成澒洞風雨失尋常
日照扶桑小雲消太古荒蛟龍通窟宅魚鱉汶淪深
一氣元精合千帆島嶼長飛仙如可接鵝馭轉茫茫

原本類上詐不成氣兼波瀾之句雲流太古荒旁
註如絲千古俱分付阮亭先生手跡已經硃筆句
去刻本仍作阮亭評語今照原本刪去謹記

呈雨亭王公二十四韻

淮水波瀾遠瑯琊慶衍長金貂仍際載玉節復[illegible]
迎鮒春雲綠隨車夏[illegible]風飛紫電[illegible]青緗
[illegible]賢留棠蔭河汾仰[illegible]水[illegible]
井邑霑恩澤蒼生樂[illegible]才[illegible]博物[illegible]
劍許司空識[illegible]史[illegible]雅[illegible]光
八座行當陟三台[illegible]欣[illegible]今[illegible]
膚色迎階爽薰風入座[illegible]鈴閣[illegible]
玉屑聞清語珠[illegible]生何太拙投老轉[illegible]
日月荒松桂乾坤失稻粱[illegible]能追獻納[illegible]
棲遲修丹[illegible]鬢斷置茂金[illegible]

技癢觀新政[illegible]新成錦里隨處得[illegible]
飄飄貧能[illegible]不[illegible]久[illegible]此[illegible]

蒲郡[illegible]有[illegible]樹頗極壯[illegible]自大[illegible]
鶴鶴樓下殿宇[illegible]成戊申初春過[illegible]
感慨乃為[illegible]十韻以[illegible]之

余有濟川志[illegible]海[illegible]殘[illegible]
老桓無全綠雕梁有斷紅[illegible]榱[illegible]
傾倒天吳像荒涼[illegible]人情[illegible]神氣[illegible]
昭代方崇祀豐碑為記功何[illegible]
日月開朱戶[illegible]空[illegible]時瞻拜下俯仰[illegible]

雨亭王公雪中旋旆喜成二十韻

于役晉陽天路除寒霰懸山中瓊作樹河上玉為田
鳥鼠迷空谷關城洹冷泉人家增爽塏無路失蜿蜒
[illegible]臘梅分領先春柳破綿坐來消玉蕊行處撲金蟬
擁騎寒侵袂徵吟凍入鞭歌樓[illegible]酒力僧舍就茶烟
思欲追梁苑才應羨惠連汾陽[illegible]帝子姑射對神仙
黄竹[illegible]幽蘭曲巴傳潔清[illegible]流渾鴻同[illegible]
[illegible]調燮陰陽免伏[illegible]風雲[illegible]氣象瑶壁契方圓
每伏陶鈞力常叨造化權本然懷潔白只取動貞堅
位物寧移性班形幸自全袁安誰在轍江革尚分[illegible]

蓮洋詩鈔卷五　廿

徒勞風人旨[illegible]酬郢上篇豐年知有瑞先報上公前

秋日再過王官谷十四韻

表聖幽棲處[illegible]雲鮮[illegible]終古峻頑[illegible]年與
[illegible]谷何人到孤亭我再登硎花纖細石巖樹更高層
[illegible]磴千峰翠飛泉萬仞冰清暉開[illegible]氣[illegible]
[illegible]殿[illegible]傷[illegible]
[illegible]紀[illegible]
花苑誰留客皆龕尚見[illegible]
勝日詩堪述秋霜史最稱只今封劍外何處得良朋

送桐城相國二十四韻

[illegible]元宰[illegible]
[illegible]三殿勛勞計[illegible]年[illegible]七月[illegible]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真[illegible]和[illegible]已全[illegible]
[illegible]
古[illegible]仕宦不[illegible]國計丹心[illegible]
山色[illegible]眠[illegible]聖恩[illegible]忠[illegible]
特許踏春烟芳草安車穩[illegible]
樂事勝彭佺玉陛田仙[illegible]沙堤[illegible]别楚國尤思[illegible]
人盡羨神仙[illegible]許丈亭大年[illegible]鳴珂[illegible]

蓮洋詩鈔卷五　五

列戟[illegible]花[illegible]仍[illegible]黄[illegible]後先[illegible]
桃李附蘭[illegible]水思[illegible]結[illegible]山夢日遠青門陽柳[illegible]
惆悵曉風前

蓮洋詩鈔卷五終

漁洋山人批點

河中吳　雯天章著
東魯後學孫　謀編輯

五絕

野渡

野渡添秋水。危橋一線通。臨深能有力。終不汙泥中。

處處指點

渡河

曲岸纔容穩田村荻葦秋傷心今昔事不肯付東流

寶公

掘龍千柱少。巧鴝一朵足。忽能鎰陽工。西山坐茅屋。

卧山四首錄一首

石路何盤盤老栢一蒼樹風吹栢子烟引入繙經處

開雲寺即事以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為韻十首　寺在山海關錄一首

危坐傍泉岩衣裾緣蒼鼠恰到會心時前峰與無語

同雷道生昆仲晚眺

沙苑晴無風。金光乍明滅。蒼茫河渭間。人家在春雪。

題孟氏山堂

彈琴坐風榭明月臨高[illegible]晚眺一一水花門

原本水花二口開阮亭改作一一水花開　詩記

再過山堂二首錄一首

新荷滿清池屈曲來開闔波光徑復開半入垂楊影

題梅湖公黃山書屋八首為陳子文錄二首

懶雲傾山腰怒雲起山足千尺飛泉一間兩間屋

碧玉作屏風蒼蒼沉落照孤亭阻白雲終古無人到。

漢川宿公戡先生書屋

北風無停時聲動萬竿竹淒然聽已悲況是他鄉宿。

邯鄲歌

慕踏邯鄲月曉踏邯鄲塵邯鄲朝復暮不見邯鄲人

懷子文

鹿脯由留帖黃庭支公[illegible]王母廟不饌錦江魚

初子文傳時蜀約

晚春五絕句　紹和胡集　首

鸂鶒交前浦參差過別溪夜來風雨惡吹動釣魚竿

見山色不斷口號

芳草正萋萋楊絲不齊。如送客。直過雁門西。

過子覿不值　子在宮中　二首錄一首

行行綠陰下。愈隔溪水一片山雲吹入宮槐中

送張異霄之馬邑兼訪方山之游二首　首鈔

春雨濕桃花匹馬花中去若過神福山房櫳猶經處

出都別友人二首 錄一首

匹馬青門外垂楊幾欲嬌莫傷搖落盡猶有最長條

出郭

出郭饒清事溪流一帶斜浮萍翻澗谷一半是楊花

妙○余少時亦有咏楊花詞云捌根三生絕可憐又化浮萍去

西溪

西溪清淺流洄洄雜菱荇白鳥忽飛來萍開見山影

謝亞夫先生送桂花醬

桂父昔食桂分此為清卑採得小山花釀作江南味

佳妙

女朝汲

郎行秋澗上妾行秋澗底秋澗濁水泥不入銀瓶裏

此首有樂府意

遊棲巖寺六首錄一首

危磴一百盤巖風瀉林藪滴瀝石門泉飛作人間雨

訪隱者不遇

白雲滿前山山門亂溪水幽人何處尋立久聞松子

和聞雁

月裏參差影風前次第聲清商天外落多少世人驚

有寄託

懷山堂

山中有草堂未得山中住白雲不讓人占盡讀書處

晚行山下

林深如風雨黃葉下山路日暮不逢人寒溪獨延佇

送張健一之魏郡三首錄一首

顛倒不成眠殘鐘天欲曙何事最關人聞君濮陽去

漁洋詩鈔卷六終

漁洋山人批點　河中吳雯天章著

東魯後學孫　謁編輯

七絕

一杯渡渾河

香爐峯截流飛遷瀆其如老象沒波難卻喜一杯無滯

渴果然安穩出桑乾

得大自在三昧

安邑絕句六首有序錄二首

吳中裘仲余方抱安仁之痛更有孟嘗之疾薄游安邑情思怫鬱行數郭門輒成小詩六章然不一類責備求疵存梓以備歲月云爾

[illegible]青衫映[illegible]殘雲掠雨郭門西綠楊[illegible]是傷心

樹只遺黃鸝一箇啼

半是愁中半病中傷心不為夢[illegible]莫將難解櫻桃

熟願乞仙人寶扇風

感傷四絕句錄三首

皎皎依然明月輝寶奩塵掩事全非青鸞孤影知何

處路遠[illegible]使未歸

惆悵香奩鈿合封紅綃小繪損光容[illegible]

拾珍重當年錦[illegible]

二十年來花夢[illegible]將人[illegible]雖調桃花誰道三千

里戍路抵春歸一夜風

淮南將軍第一絕

[illegible]臨淮幾[illegible]綸麾[illegible]

[illegible]到當年拍拍時

赤鄴城[illegible]

安漢將軍[illegible]十二[illegible]

鵲不復更聞[illegible]臺

桃花夫人

桃花夫人好顏色月中飛出雲中[illegible]

息一仍城多[illegible]淚

[illegible]

上蔡道中作

[illegible]上蔡城南官路直東門[illegible]

花風前一點[illegible]黑

初祖心影石

翠巘嵯峨花雨[illegible]片石妙難尋[illegible]

[illegible]五乳峰前又是誰

蘇公墳下作

[illegible]迷客九十里宿草傷心七百年欲拜峩嵋索[illegible]
六王途風雨暗長天
古今人相關往往如此

文殊大士洗象圖頌

狂象曾聞奮六牙而今馴伏捧蓮花浮幢香水荒荒
甚洗盡恒河沙復沙

書王平子傳後二首録一首

第一才名品目非雕蟲爭脫小郎圍生平無事强人
意惟有泉臺慰陸機

再過渭南

鴻門亭外酒旗斜半日村前水映沙三十年來重[illegible]
馬聲猶隊縣樓花

春

冰雪稜稜作歲寒而今也到早春天郭邊暖躍長河
鯉門外晴開太華蓮

贈謝鶴菴二首 時將納姬

品茶大似陸鴻漸較水還同劉伯芻紗帽籠頭煎總
好仍須紅袖捧甌甌
楊柳東風柔軟條真如十五女兒腰香山居士風流
甚待選雙蛾仔細描

題似鶴先生畫卷三首 録一首

劉中亭子比休休淇布真懸萬仞流往事都成鴻爪
雪只餘墨妙古今留

盧子凝兄牡丹四株有以六十千易者郝之記
以二首 録一首

世態紛紛笑不支移山伎倆久如斯因君始覺黃金
賤也有銅山短氣時

奉和晤翁花下飲

風風雨雨道途難猶及長安花未闌便脫征衣花下
醉一枝低亞玉欄干

戲答某人二首 録一首

日夜東風太[illegible]無[illegible]前只愁吹醒楊
[illegible]不待鳥啼自在眠

[illegible]頭吟[illegible]賦當思[illegible]舊[illegible]不[illegible]年愁
[illegible]茂陵佳麗要[illegible]人

一片

一片花飛點客衣[illegible]不多時可憐都作閑
夢忘却東風喚子規

虞鄉道中口號四首

千仞飛泉下石門嵐光霞彩[illegible]人笑指白雲

浣女方歸浣馬村

[illegible]入夕[illegible]東去有人[illegible]花落[illegible]

[illegible]見黄牛齧水車

[illegible]楓風[illegible]上飢烏飛起人[illegible]田

[illegible]社神

[illegible]東門有池[illegible]

[illegible]花

[illegible]號曾寄正[illegible]

及逆子文絶句囫圇[illegible]

[illegible]附唐人本[illegible]

入洛游梁事不齊傳來新句感幽棲山人此夜[illegible]

[illegible]西

[illegible]能栢梯山寺賺朋儕相紛有句仍無

句恭[illegible]右丞

寄[illegible]騎

少年使酒鬬輕俠退老江干數雁羣世上可憐多醉

尉不須重説李將軍

戲贈李武曾二首

山公愛客綺筵清燈火籠紗姤月明此日相逢未相

識江南新到庾蘭成

浙[illegible]不風[illegible]女絃況人佳句滿[illegible]箋預愁長夜無春

色[illegible]種桃花作墓田

妙

貽來樂哲主人二首

不見仙人侯道華攢攢誰食棗如瓜翁南空作乞年

住水[illegible]中處士家

[illegible]藥人應得藥人翻從混沌見天真無端貪作滄[illegible]

賤辜負桃花玉洞春

河橋

河橋新柳漸成絲社燕飛飛二月時每惜春光只爲

[illegible]

大只少麻姑背上騷

送阮[illegible]

嶺氣如蒸暖不収行人[illegible]一路[illegible]南

[illegible]桃花到[illegible]州

去婢怨爲元彥賦二首

門前衰柳挂絲絲，[illegible]成恨[illegible]成悲。合情脉脉雨無
語，四首斜陽與淚垂。

朱守[illegible]傷心岐路是前因，郎心若合當時
意，[illegible]把金錢買斷人。

[illegible]

識[illegible]竹

[illegible]州太守[illegible]協[illegible]更工，惟有尚[illegible]

[illegible]

之葛沽舟中雜詩四首 錄一首

曉日晶瑩[illegible]出平蕪，[illegible]芳草[illegible]
色，只少春山叫鷓鴣。

蒲沙帶退湖痕[illegible]

柴門[illegible]絲綢[illegible]河豚。

題孫孝[illegible]文小[illegible]首 錄一首

[illegible]茶鐺對水[illegible]求釣竿[illegible]
卷，怕有蜻蜓立上頭。

題[illegible]翁壬寅詩卷五首 錄二首

綠楊芳草可憐生，花下題詩野寺行。江北江南[illegible]

[illegible]傷心重付庾蘭成

[illegible]射仙人真絕塵，江山依[illegible]此中消息傳燈
似，自分當爲得髓人。

[illegible]

途次偶憶

[illegible]馬村東一頃田，玉官谷口[illegible]飛泉，家人更有[illegible]臺
侍，便醉[illegible]鄉[illegible]邊。

題沈[illegible]一首

絕代風[illegible]酒一[illegible]，[illegible]泉陽[illegible]思邯鄲會，發天人
歎，應見[illegible]殘[illegible]時。

偶[illegible]摩詰詩感題

入道悠悠恨未能，[illegible]然[illegible]味已如僧，周妻何肉兩無
損，只覺中年愧右丞。

送賈積石

擀醉天涯日幾回，一朝岐路悵啣杯，玉關花發君應
到，新筍生時我亦來。

賦得海月半輪高分十五刪四首 錄一首

百尺樓高玉半[illegible]，[illegible]宵無[illegible]落[illegible]，錯將碧海灘頭
影，認作深閨鏡裏山。

偶興

新[illegible]竹枝

[illegible]愁幕曉烟城隅荷[illegible]正田田黃鸝交語鳴[illegible]
[illegible]江南孟夏天

奉題阮翁[illegible]詩[illegible]首 錄一首

墨王亭子樹[illegible]詩[illegible]第一家碎玉塵帶香
色不知是雪是梅花 公[illegible]先生詩[illegible]王亭[illegible]
明與客憶王郎 詩註係阮亭先生代[illegible]原本[illegible]

題禹尚基鴻臚小[illegible]三首 錄一首

年來百藥瘦崚嶒也似仙儒也似僧只是魚鰕都愛
惜漁竿休[illegible]紅藤

感卓江解州辰六

[illegible]冰雪[illegible]知音辯[illegible]名[illegible]
處誰[illegible]知作賦心 辰六故是[illegible]惜人

四月

四月湖湘芳草[illegible]竹枝[illegible]船[illegible]長沙自昔傷心
地親向青山聽鷓鴣

江風詞四首

四月江頭躑躅紅江邊愁雨又愁風泊船休近黃陵
廟斑竹摇摇惱煞儂

[illegible]浪花起處紅衫
[illegible]綠蘿
[illegible]江鄉見慣閒風
[illegible]不愁
[illegible]蘇郎憐西子無緣
分[illegible]

偶[illegible]飛[illegible]

[illegible]門[illegible]大勿[illegible]蟾[illegible]席上[illegible]風不
[illegible]在[illegible]

竹[illegible]

[illegible]誰輕[illegible]
[illegible]

湖州雜詩三首

[illegible]州一住四十日親見巴[illegible]上來嶺樹盡從朝[illegible]
綠湘花更看晚風開

異數蜻蜓上釣[illegible]牆東[illegible]有閒田
地猶可添修[illegible]闕

方山五首 錄一首

山色參差碧玉團[illegible]來小[illegible]
石門看山僧補衲衣

阮翁齊啜武夷茶同令弟慢亭五首 錄二首

慢亭峰下曾孫宴嫩莢驚雷又幾春解辨蓮花香味好端應曾是此山人

着筆成趣

大稱齊魯小邾莒更有麴生巾褭撓若待伐毛三洗髓上羊腸車轉萬嫖姚

似山谷老人

題雲林秋山圖爲查德尹

經營慘淡意如何渺渺秋山遠遠波豈但穠華謝太李空林黃葉亦無多

方是題雲林畫詩予吟諷此作二十年矣

臨汝道中

橋下菖蒲橋上柳南風吹過綠生涼金衣公子渾相識宛轉留人到夕陽

閿鄉道中望戾園

思子臺前望落暉泉鳩烟樹遠微微傷心落葉哀蟬曲直到而今恨不歸

天章有重烏之痛者久矣解此者正少也前批係徵君弟霞所記原本墨筆有先兄二字刻本改天章二字作阮亭先生評語也茲記

題黃湄給諫紅袖烏絲卷三首

白玉闌干翡翠牀棼風吹動綺羅香黃門搦管妖姬侍仍是君家寶繪堂

纖指玲瓏楷墨勞花前來往石榴裙戴山扇子誰將去不解風流是右軍

梅花賦就壁長箋七十篇詩書裏傳比似扶風真託興後堂原未話彭宣

寄佟聞喜四首 錄一首

鴻溝側雙傍堠沙野田將次春桃花郎君後添春水流入甘泉潤萬家

留別令千門三首 錄一首

文章命達两難并五十清雲路尚遙夙昔家聲居第一暫將牛鼎尚烹雞

今車同果領解中州此亦讖也惜天章不及見耳

右軍書法尚矣而十七帖尤爲甚最世傳少有善本西濱吳子獨有僧權不全舊搨良屬至寶遂題五絕句於帖尾 錄四首

誰言野鶩與家雞自信張芝艸聖師障齊續得過江書十紙神明先伏庾征西

裴業貞觀入貢初烟飛霧結狀何如外人千載尤珍重不數嚴家餓隸書

日給櫻桃子一囊山川遊目樂徜徉尚平心事誰能
識折東還留種樹方
想當山前覓紫芝樂遵滄海去無時神仙遊戲皆龍
鳳多少兒孫飲墨池。
子文贊府得安邑後野人之賀已不受而更損
絹為余强索得之戲贈二詩 錄一首
三尺鵝溪罷剪裁處處常不凋亦奇哉從來安邑多相
累翻向先生索楸村
春曉曲
轆轤啞軋宮井澁花影玲瓏隼簾月美人睡起梳燒

鬟錦帆過處彫總黑
懷阮亭先生
瑯琊天下推詞伯果有文章起一時何必桐花相鄭
重燕城自有建安詩 詞崇阮先生為王桐花
原本詩下無注阮亭先生補注附記
題降龍圖
香水無波道味真誰言龍性實難馴試看薄暮安禪
處一箇鉢盂五百身
伏虎圖
一嘯驚摧山木枝腥風過處血淋漓老僧視爾渾乎

等正要牽來當馬騎
懷子文二首 錄一首
西出蕭關見瓦亭六盤山色六盤青懷君多在彈箏
峽。載筆重來驗水經。子文阜蘭載筆論王母宮碑刻最詳
哭張三公路之喪而送之十首 錄一首
阻絕河山少見期神交千里只相思相逢便道參曹
洞銀盌空齋大雪時 君嘗簡余云此間有參洞者速來一遊至則無有蓋戲余之嗜禪也
獨坐看月三首 錄一首
獨對高旻發浩吟夜涼風露滌煩襟浮雲斂盡冰輪

湧萬里青天萬古心
還山坐向辰竹齋
谷草龍洲次城山亭今年春日辛東而今始信赤松
事閒坐修篁細雨中
好
自郯縣至南陽五日山水殊上不無感懷成詩
九首 錄一首和鳴集
東飛駕我西鴟鴒淵底舊游尺五長雲路羅君何處
是青山彷佛杜蘭香
筆墨有仙氣

送陳子虔入燕二首 錄一首

[illegible]人間折柳時寄語春風道[illegible]

[illegible]花[illegible]醉

步等便妙

[illegible]

[illegible]

綺户朧窗降絳紗筵囊夜半噴紅霞不知此去長洲
苑還有當年小王家

迢遞閶門唱五噫那能信麗減鄉思可憐也有凌雲
筆只與吳儂較竹枝

珠樓

珠樓十二鬰金蟾樓外春風打帽簷齊道天香何處
落不知人在水晶簾

閨思詞

細雨芊芊楊柳津當時曾此送行人總然不向臨邛
去多恐歸來已暮春

庚申仲春寄子丈贊府三首 [illegible]
尾奉達 錄二首

松雪蘭亭跋語奇閑邪規矩又誰師臨風却想翩然
閣正是更闌闕若時

想見子丈風致

嫉義何人可較量風燈擁醉淨琴張病妻却上平原
帖應晡瑞能遠寄將 [illegible]

為陳湘殷翁題畫五首 [illegible]
錄二首

葦暗[illegible]霞秋水平相呼相應趣和鳴同居个个無猜
忌真是人間好弟兄 蘆鴈

旅[illegible]冬不育行[illegible]大縱[illegible]
舘[illegible]閑一鳥鳴花[illegible]

題上兄子丈夫尹題

昔人[illegible]一年[illegible]
法牙飲檢出翰林經

[illegible]五首 錄一首

蒸許弓[illegible]湖灣宜[illegible]來[illegible]
席只有勞生鬢已絲 [illegible]

矣

倦游却愧長卿才二月還家花盡開咫尺晴川千仞色清光飛過大河來余家卯歲正與黃鶴樓對門外夕見山色如染
握手京西長短亭翩翩家學早傳經懷君一路王孫草坐到春池村館青
[illegible]

再題嘒亭看梅卷三絕句 錄一首

人間高寄在浮雲山店溪[illegible]鶴琴輸却眾香紛分[illegible]梅花好處便逢君

嘒亭牧田首 錄一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金[illegible]沈[illegible]

[illegible]都[illegible]詩卷 一首

十九首[illegible]落一千年[illegible]

[illegible]只許黃門到華山

[illegible]四首 [illegible]

[illegible]江雲海[illegible]閒[illegible]風[illegible]樹雨連山[illegible]中[illegible]物都何

[illegible]在[illegible]上下[illegible]

[illegible]

禹州題壁四首 錄一首

走馬[illegible]城七聖迷禹州城外草[illegible]來朝又宿嵩[illegible]寺石壁[illegible]

過大[illegible]訪傳青主先生時已移居緬然有懷[illegible]

書此寄意四首 錄二首

松莊烟樹十年餘寺路相逢笑下驢今日重來[illegible]見白雲深處又移居

京洛無端迎客塵也知瓔珞是前身幾時得[illegible]約金栗園中兩道人

見公𢧐先生手蹟感咏之下不覺涕零四首

嗚雁城南春水生㶁留風俗阮家情一行書信千般
思十五年前額上行

薦禰當年墨未乾傷心耆舊已凋殘孝標沒後交情
少誰惜人間葛帔寒

一笑金徽未落聲風流應主芙蓉城獨憐近詔求遺
老不使君王見長卿

亭閒彌勒便同龕又與朝雲作晚參座上當年聽絲
竹西州慙負哭羊曇 吏部同是千古可惜人

勵夢

昏昏醉夢日浮沉難處方知用力深不是梅花香徹
好如何鍊出廣平心

題莫亞夫先生小像三首 錄一首

補衮郎是仲山甫浣墨還同王右軍比似當年蘇[illegible]
局相隨勝有兩朝雲

題杜少保園時雨中過

暮雨瀟瀟百一園上公別業倚雲根千回流水不知
處一逕野花開到門

長安初春感咏四首 錄二首

十二金門平旦開縱橫玉勒早朝回笙歌日暮能留
客誰道公孫不愛才

槭槭霜林少定時東風吹動隔年枝白藤書笈青絲
馬獨有傷心沈亞之

贈少年

二十少年望麟閣解馬彎弓氣磅礴眼前都尉知是
誰雲中但看雙鵰落 有氣槩

入晉懷長安諸公十首

浪跡無端入上京也教詞賦動公卿從今好繡平原
像莫更長吟瘦馬行

中朝愛客誰司馬 龔公芝麓 海內談詩仰右丞 王公阮亭 每憶
花時留潁水 劉公㪚 常愁雪裏送昭陵 梁公日緝

悠尊歸來書擁關論詩謂我似青蓮難忘大小歐陽
體溫語時將勉後賢 川生九公振門 邑人章吏父子

紛紛詞客日相誇大雅堪憐委亂麻每怪玉谿古情
性而今翻覺未聱牙 汪公苕文

琴酒何曾累一官清思厚力砥狂瀾相過便覺塵心
盡天半峩嵋雪後看 程公石臞

王叟顧叟致不惡 山史 寧人 屈郎李郎才亦希 翁山 武曾 典型
未可輕遺老投分由來有布衣

陽羨書生作相識題詩送我歸中徐久[illegible]裕追風
雅尚餘風華掩六朝 其年陳
阿大中郎舊有名相逢杯酒太叔[illegible]郵亭數見題詩
處知爾歸[illegible]遊家中 彭中郎
[illegible]秋時讀爾從軍塞上詩四絕一時齊感
激不須[illegible]誰鄴中兒 李天生初未相識但于阮亭先生處讀其塞上詩句自誦心折畢之後[illegible]云想一故人雖不惜數千里外信莫即是天生真異人也
聚散驚心不可裁天涯雲水[illegible]悠哉何年樽酒梅花
約重向昭王百尺臺

客中二首 錄一首

白蘇書[illegible]筏太伶俜剩有南華一卷經獨坐長吟山日
曉竹窗影亂鳳凰翎
此似徐文長

希夷先生頌

占斷蓮花第一峰白雲深鎖碧芙蓉石鑑半滴先天
髓濂洛關閩盡得宗
先天之學李之才穆修本希夷宋諸大儒皆言之耳有此詩此老面目為一洗發[illegible]

宿蓊陵峪

谷樹蕭蕭哭晚風水螢輕颭小山叢今宵秋思知多
少盡付寒流亂葉中

咏漢史

宮簾[illegible]陽雙燕
于一心[illegible]何定[illegible]王
[illegible]
有盡名山杖石[illegible]只今綺語留無
物尚雨天花著宋作[illegible]

曾與芭蕉作[illegible]三生[illegible]老來[illegible]
息重向峨嵋[illegible]能

鎮州荷花

鎮州荷花[illegible]香[illegible]
處王[illegible]氣滿酒船歸
城南城北皆荷花正對[illegible]門[illegible]家[illegible]
酌醉[illegible]
近似[illegible]度送人

上谷早發

上谷東來曉氣濃沿溪烟樹綠含風郎山插笏青冥

裊丈似諸郎立雨中
[illegible]而[illegible]總由識地別

[illegible]齊[illegible]門方山紫海兩先生作二首 錄一首
[illegible]日歲[illegible]便忘歸北窗秋色雜清暉坐看五[illegible]湘裙
[illegible]賤[illegible]人間羅綺衣

班婕妤
[illegible]當年[illegible]辭何[illegible]團扇更尋思一從長信宮中
去總使秋風也不悲

登遊秋谷太史三首 錄二首
大[illegible]花發古香羅浮山下足徜徉昔蒲九節親能
[illegible]

[illegible]人五色羊
[illegible]龍[illegible]蘇州也向真娘墓上游[illegible]廣下[illegible]似
[illegible]秋

[illegible]對[illegible]二首 錄一首
[illegible]東野[illegible]對[illegible]的[illegible]
[illegible]

次[illegible]二首 錄一首
[illegible]平[illegible]只有名心尚不[illegible]雄文詩兩
卷[illegible]奇絕
白鹿[illegible]城南劇飲發朱顏三千五女渾相

[illegible]入華山
山行[illegible]二首 錄二首
[illegible]水牛關迎人無[illegible]接藍
[illegible]四月山
山[illegible]花開[illegible]白[illegible]自
飲[illegible]

[illegible]

遊洋詩鈔卷之七終

河中吳 雯天章著
東魯後學孫 謂編輯

五古

中秋李太守招集崇寶書院看月

秋半物候肅雨餘山光淨恬然講院中耳目絕囂競
我公比秋月相招恣清詠顧此月常有此月獨端正
光開海上雲朗掛天邊鏡肯辭酒盞深苦乏詩思橫
徘徊不知歸清景惜難更不覺既醉餘疎略頗寬政

失題

本然無去來云何有夢覺不見三途苦寧識四[illegible]
寄翁月湛空明何從受顚撲往來三十年無乃妄卜[illegible]
今日綠叢路當時雪山關都作一塵看光輝照[illegible]

上豫撫徐青來先生

楊柳春風生春烟浮吹臺驅車燕趙間仍復大梁來
公子緬千載侯生安在哉彈指閱今古惜此年光催
早年具微尚質韻莫高躅及稀尚候門艱辛瘁亂
停夫子清靜心因爲萬井福再拜天飯仰道風見[illegible]
穆 清標凜寒玉仍與物爲春皋然惕氷淵中實分
至仁師表範百寮康濟歸兆民緊余借楷模亦欲[illegible]

其出[illegible]豈不[illegible]豈不遠既至復[illegible]洄始信
[illegible]白有道
皆可正取捨[illegible] 大人本無我品類皆陶鎔惟
[illegible]參術步僾崇高容心寧忽忽徘
[illegible]八歲有母八十缺饔飧
[illegible]何日開僕僕辭國門
所[illegible]復何言 公詩早衣[illegible]故及之
挽[illegible]
[illegible]當其堅固處終古不泯滅
[illegible]視切投分塵壒外結契金蘭儔

論文每夜分杯鐺必狼籍嗜古同一癖名蹟肆羅列
指瑕各中窾賞奇互探秘兩兩會心處一笑無言說
有時共揮毫一研錯雙筆君書我最愛我書君尤悅
詩成互臨摹氣壓幾寶鐵並騎君春山散髮舞秋月
狂歌驚僮僕清嘯動寥泬君本磊落人浮名等一吷
折腰輕五斗息影罷交接我尤慕蓮關所恨弱水隔
中條有茅屋偃仰聊自適雨畊微藏紫夜舞蝙蝠白
君每欲相過會問空重疊昨日晉陽旋慰勞憫行役
苦欲留我住傾倒共朝夕游子念慈闈八十難久別
上馬吞戀戀皆如有所失到家曾幾時問君成永訣

心如醉夢不覺肺肝裂嗚呼君行誼必當享壽考嗚呼君相貌必當擁衍牒胡爲百尺桐無風自摧折卒有丈夫子林立皆英哲卒有蘭玉孫神駒爭齕囓流光本飛電百歲同恍惚何須分久暫彭殤一軌轍况君過知命齊物泯欣戚所恨同學子一旦少矜式百里賫鏡具刲羊恐無血雞絮陳几筵物菲意非褻悼痛爲此辭九原應酸惻

七古

送大凱之官宕渠

嘉陵江上草萋萋海棠花開雲錦迷使君三月到官

六[illegible]春[illegible]隨馬蹄十年夢想峨嵋道從[illegible]何曾[illegible][illegible]今日[illegible]行[illegible]山川入研抄使君[illegible][illegible]從風俗淳游讌何妨臨象水[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我欲因之[illegible][illegible]校[illegible]到讀月宅更訪仙人謝自然遺蹤雲水薄金泉[illegible]亭上還須到下看齊州九點烟

杏苑仙攜酒過石泉園詩以留之

東風連日亦大甚桃花楊柳半吹損却喜君能載酒來石泉園中共我飲今日風中君又歸河邊楊柳尚依依何如持觴不歸去醉來便臥垂楊樹

失題

[illegible]姿宛如玉錦[illegible]朝過中條麓白馬驕嘶不肯行爲怕障泥綠楊曲二月韶華鶯欲啼眼前芳草又萋萋[illegible]者是郎雅不[illegible]吟詩直過杏花西

人有以先生此詩墨蹟相贈者下無書似姚振遠五字不知何題詩句有二字曼滅仍缺以待考訂

謝鶴菴自蜀歸

鶴菴老子仲骨清[illegible]升欲學[illegible]長生[illegible]好投[illegible]爲萬里行杖上江聲杖底山峨眉[illegible]彩[illegible]無[illegible]杖豈但經年食又[illegible]

記去[illegible]歸來三峽[illegible][illegible]情[illegible]萬里竟歸來[illegible]相[illegible]歎哭[illegible]新詩當作杜陵哀

[illegible]

寄呈徐子惺方伯六首

[illegible]春殷南服朱轓下鄂州[illegible]碣石館清[illegible]武[illegible]輓粟饒河內[illegible]邊重列侯只今餘戢[illegible]泰[illegible]暮難[illegible]

家風追孝穆淳海大名垂豈借江山助寧矜藻繢浚郎空鑿石元凱但沉碑爭似爲文在流傳歎色絲

百折壺頭路勞生不可禁巴塘元亮綬難任少游心

十畝門□臥□□□負詩片作依舊柳色□□情緊
鸚鵡洲好他時幾往還微數山水州守為
箬谷邀青鳥突遠日勝秋幽絕許弄
載酒過名藍彈箏觸石聲
耳分盡杏
爲報
素
汴六首
白雁
後興

七律

贈雪容

水港東連海氣心存心欲漫
首慰勞常頻酒一樽冰霜本
已痕再向天涯歎鴻爪玉蘭花下有柴門

□□人詩四首

十載曾開幼婦詞願將銀管寫烏絲愁當鸚鵡爭傳
處滴在玲瓏尊唱時舊譜空教蛛網過閒情猶有餘
人知從今錦字休零落一認另衣也淚垂

失題四首

頻年把菊種泉皇海上重來踏六鰲偶向人間留姓
字過煩長者問崔蒿頻為有酒襟期爽更愛新詩品
格高晚向蠶房開酒甕酣吟不待紫檀槽
鈴閣鐘聲破黑甜齋居彌勒悅同龕舊閒游屐眺江
左早有詩名重渭南倩畫佳人清似水自書小字細
如蠶英風更入神明須空聆蟾光浸碧潭

尺五天邊位望尊高惜㦲欲托芳孫梅花此日詞成
鼎揚柳他年種作村嶽色幾曾抛箭栝河聲嘗是夢
崑崙等閒雞犬相聞處不少田家老瓦盆
幾次辭官見拜官無求容易有求難年華肯向忙中
過世事皆從悟後看署裏松枝供秉拂池邊鷗鳥識
垂竿買山倘稱巢由計紫閣峯西闢藥欄

贈汾陽楊司訓

汾上春歸雁早來冷泉關外草花開晴嵐故繞官齋
柳遲日全融漢殿槐興縣豈云分苜蓿愁心試怪萬
臺駘臣時知有天人策且對華燈覆玉杯

程鄉歸送姬詩

十五盈盈抱錦衾度陵潮落楚江深只今惟有可明心
侶誰信花枝似浪催抹香羞君玉擣萬重衣此
黃金羅屏屈曲圍紅燭照徹千秋柳下心

失題

朝來山下遙相送便去尋幽興倍濃路指岳楊不覺
幽雲迎珠樹水溶溶洞中瓊藥藏紅霧巖際飛泉下次
玉龍更有長鳴天外鶴徘徊只在兩三峯

五排

上卞芝亭觀察

任倚股肱重家承節鉞雄文章傳紫府綬珮出珠宮
澤並汾流遠聲從晉郡崇猶陝北鄰雨已河東
鰲極安桑柘龍門潤稼穡虞衡宣帝力姑射領仙風
列戟高瞻華瀰觥祈祝嵩梅花開鼎實桂樹發巖叢
大廈欣成構勞生慰轉蓬萍平依峻閣燕許伏宗工
化育生何厚知深道未窮長吟親獨坐正映海霞紅

七排

河中形勝

關設蒲津既據城臨天塹控三方遙岑疊傑構重華
殿今玦穹鵬嶺孝泉五老山高橫晚照二妃陵古起

愁烟龍門北傾思前聖雷首南觀憶昔賢渡口鐵牛
虞室遠汾雕賓鼎漢家遙海神望秋時仍故河瀆居
歆歲不忘城郭一般猶舜日山川萬古是堯天蕨芳
舊朱余倫啃桑落新蒭衆所使陶邑器成還苦窳帝
鄉民雜吏頗連戚時揖讓皇風泯叔世交侵霸者傳
比屋可封今已矣畫衣不犯亦茫然五刑弼教焉能
措三木收威未易捐少似夷齊能遜國多如虞芮好
爭田君侯司權銓衡重部使分行黜陟專持節義當
勤察訪更弦汝在謹承宣共期風化隆先代咸五登
三萬億年

此詩余親見先生墨蹟頗瘦勁可愛但細玩詩意
似爲他人代作附誌於此謙也

七絶

題汪東川編脩秋山讀書圖

金馬門前好是閒暫來雲壑聽潺湲他時若訪綵綸
客只在山光樹影閒

題園壁蘆雁

斜陽蘆荻冷寒煙接翅汀洲自在眠只待曉風輕振
翮長鳴依舊傍青天

丁丑二月再過安陵喜晤膴臣撫今追昔成詩
四首存一首

三十年來歎路岐相逢各訝鬢如絲登堂風物原無
改仍似山翁把酒時

伊陽道中口占二首

歸路轘轅趁曉晴伊流風細縠紋生仙人故作淩波
步先在安陵道上迎

明璫珠佩各嫣然大似雙成共拍肩金鏤枕邊香入
夢朝來特爲寫紅箋

潁游絶句二首

潁水春時如碧玉宛轉東流瀨淺沙一夜風聲在楊
柳朝來吹作鬱金芽

掃地久同郭有道轄盤初學王伯齊夢到五更茲安
穩兩年聽慣汝南鷄

焚詩

十載支離苦負情柔詞綺語可憐生從今燒却梅花
賦別有深心到廣平

蘭畹金荃絶妙詞傷人元氣起人思淵明已是何人
物文選樓中有異辭

簡韓子固

君家王妙誰能及片牘携歸山舍中千里相思比相
見幾回又手對屏風

蔡琰

漢家國是入哀彈帳秘將人更不安空有辨弦知識
在金徽拋却不重看

啞娼 剌倡

合歡床上繡鴛鴦半向停針掐指尖驀見蹴花雙燕
入輕泥落處點生嫌

觀柳明菴演金雀雜劇戲贈

相公曲子久堪傳不是癡腸不是顛領盡人間花月
味風流重見柳屯田

聯句

古藤書塢送吳徵君魏上舍聯句

握手古藤下秋深旅愁積歸來西溪旁猶及種春麥 吳雯 我亦袖輕鞭明發辭紫陌倦鳥不同飛各自張旅翮 魏坤 二子澹雅才有爲時俗役彧詞送相應如以桐扣石 陸嘉淑 柳塘水漾漾蕭坂山驛驛改歲君到時古藤花滿格 查嗣璉改名愼行 大房一斗泉釀酒氷雪白酒熟君不來落花良可惜 朱彝尊

蓮洋詩鈔卷八終

蓮洋詩鈔卷九 詩餘

河中吳雯天章著
東魯後學孫謀編輯

詠檻竹

何處玉玲瓏檻外清陰護帶露和煙似有情寫得離騷句屈曲籜龍根直上青雲去驚醒幽人臥北樓一陣瀟湘雨

雪中鴈字 青玉案

凌雲賦就誰能和纔寫出欹斜天破鎸刻瑤華隨咳唾縱橫姿態龍跳虎臥豈止如椽大 長箋擬獻靈芝座又恐虛空遺點涴脂粉那堪供一抹仙人飛帛太書不錯幾陣橫空過

大風 蝶戀花

昨夜北風飄海水撲損簾旌欲住眞無計無夢到家家萬里攬衣頻作三更起 若被浮名牽未已誤依名成華髮何滋味表聖祠東風物美白雲招我歸來矣

和融谷 望遠行

牽牛花外濛濛雨愁絕江淹一賦鯉魚風近青雀舟橫吹散鬢絲如許酒客零星醉向長亭遠望正有愁

[illegible]南去唱河梁又蚤青山將暮　廷玗屈指金門詞
伯似病沈於今堪數八柱堂西伏波巖北軀爾三年
閒住恰有柔奴作伴藤梢橘刺引出懷人句喜歸來
便是去時愁處

重陽九闋　望江南

重陽日斜照小銀箏攜酒偏宜高處醉尋詩好向菊
邊行難得此朝晴

重陽月又是半輪秋水霧蝕金流北垞海風吹玉貼
南枝指點見滄洲

重陽夜露下着衣寒蟲響漸教支枕聽花枝端合下

簾不纔霜倚闌干

重陽雨霰鐵入空庭斷續況當馳馬埒橫斜聲亂語
花鈴仔細芭蕉聽

重陽菊吳花尖精神寥漠不須防醉客踈枝偏稱倚
閒人冷韻特相親

重陽酒新釀熟葡萄送處只愁霑翠袖斟時莫惜污
青袍病飲讀離騷

重陽客高臥海東頭靜處千竿風雨節閒中一笛海
天秋整理釣鰲鉤

重陽句點筆意閒閒戲馬臺前馳騁後藍田莊上醉
醒間寫與小雙鬟

重陽雁影入碧天斜紫塞霜前排錦字羅浮雪後踏
梅花嚦嚦出朱霞

蓮洋詩鈔卷九終

河中吳 雯天章著
東魯後學孫 諤編輯

寄阮亭先生書

別慈顏久矣依依左右無日不然家居備極苦趣已屢陳於老伯之前無煩更道矣中州皇皇年餘實圖一勞永逸而究事願多違然從此得田三十畝五崖伯之恩何可忘也所恨賦命薄劣歸而病困且婚喪並舉所費不貲年來轉增逋負頓令此中擾擾萬不獲已勉為瀟湘之遊而長沙古稱卑濕貧國當事所

行又非區區所執故所如輒不合家人有作宰者又復解官是娃以數千里之奔馳不能不行數坐愁自困於洞庭之南祝融之北矣今且寄食華容令君處秋風涼冷決計歸矣籌此往返不惟無益而更滋累甚焉不知何日更能追隨杖履承色笑成一詩即就老伯正之爲一文即過老伯裁之每念此樂未嘗不精神飛動宛然花前載酒執經問字時也前在里門時即聞東亭先生有異說至今恍惚不敢遽以爲信是以未敢少伸慰問如果然則老伯骨肉之間亦何其多變也言之痛悼之極因思謝太傅看山攜伎雖眷功之服不廢絲竹蓋實感哀樂於中年而且用銷煩憂於暇日也尤望老伯善自寬釋善自珍攝奉切之私[illegible]照容納之耳方山先生近履想益佳勝[illegible]其此盜海所寄書深荷存注伏望老伯爲[illegible]成潭州頗有作不能備錄文二首恭上[illegible]之日非沅芷澧蘭歎山川之多[illegible]北望彌切瞻依惟冀汪涵可勝悚慄

寄[illegible]溟書

十一月二十八日雯再拜西溟先生閣下但有北使至[illegible]有不首詢先生動履知先生精力強盛[illegible]

[illegible]淡隨戶外[illegible]尚不能得[illegible]又得讀[illegible]所稱知己者[illegible]不能一[illegible]使[illegible]同容[illegible]字綠兄好作古文[illegible]爲之因思曩者[illegible]來教先[illegible]不知[illegible]今欲更寫之而不得日[illegible]古人如韓歐陽[illegible]先生同時矣且從之遊矣不[illegible]得[illegible]即過韓歐陽亦無用也至

於先貽浙書弟皆裝潢成帙并有小記告後即友人
[illegible]裝成者亦有小記[illegible]後雖不成[illegible]然其傾仰篤嗜
[illegible]不可謂不至然則弟於先生亦可謂知己者也不
然猶侯芭之流也先生又何可鄙棄而不教我耶問
[illegible]多寄爲感耳少
[illegible]先生文字知
[illegible]父叟再拜白

與許指[illegible]先生書 共四札今錄二札

憶三[illegible]浪跡[illegible]以病驅殘難自問特蒙
老年伯存[illegible]慰藉感沁心骨別後風雪特甚兼以病

[illegible]爲高伊洛之間直待年底始達里門想參
[illegible]不絲毫歷盡亦不爲取報之無私也歸里托
庇[illegible]漸獲耳復分擬杜門而世務牽緊應考汾陽
遂又之京師席不暖而突不黔亦不知碌碌者何爲
都中即寄棲阮翁伯之廡下時蒙提命之益又承代
謀醵貲援廩例入縣以免更受學使者之威嚴北闈
旅進困躓猶昔十月間阮翁已奉使海南而姪亦往
來瀛津不名一錢寄食於人此即別來之大較也然
經此千錘百鍊漸亦稍有知覺當下具足本無缺欠
亦無人我之分別亦無古今之久暫但恨筋力柔脆

不能[illegible]時[illegible]昔人所以云
[illegible]一做恐亦
[illegible]依
[illegible]任
[illegible]至

二

[illegible]迎之
[illegible]而惟惓惓
[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道及閱歷既久[illegible]伯爲

最真耳燈下兀坐默念萍踪飄泊輒泣數行下乃備
述其途窮之狀及知己感恩詩一首姪之意盡於此
矣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公戢年伯興致反不如作司
寇時姪亦非不能勉强相求而餓以生平所期望
之人亦必令故人之子作奴顏婢膝之狀姪反恐待
潁川之薄而願甘於在縲絏之越石也乞老年伯若
過時一諳其意之所在或共商其所以爲小姪地者
姪非吳兒之木人石心自當知之艷詞姪已盡焚矣
有題焚詩詩云十載支離苦習情柔詞綺語可憐生
從今燒却梅花賦別有深心到廣平又云蘭[illegible]

絕妙詞傷人元氣絕人思淵明已是何人伱文選樓
中有異辭婭之意亦可見矣然其得力於老年伯者
豈淺鮮哉近停僕多病旅店倍增惆悵月內擬旋老
年伯其何以教我外佩韋集一册戊申所作惟訐示
之臨穎依切

與笨山舍人書

予每讀史於隱逸方技傳喜不忍釋手且惟恐其易
盡也蓋其內必多澹泊寧靜之言而亦可以少窺道
德之興也曨域笨山舍人與予同學且十年矣久而
不忘偶讀仙傳乃自刻每傳以一小詩隱括之日以

贈予首爲程既卒業使予爲數語書於卷端以志此
月余時方涉河潼過太華終南太白日在襟袖此皆
仙靈之窟宅也頗勞勞塵土不能述其梗槩取所得
贍邈精練之軼事盛跡一遇吊而歌詠之可恥也已
而笨山方築款乃書屋於漕河之湄鍵户危坐讀異
書賦偉句漁歌檣影交於户牖嗚呼遠矣猶龍氏不
云乎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予誠媿笨
山哉然笨山亦嘗欲作關輔之遊矣秋高鴈翔其肯
攜諸咏以樂乎窮車箱之谷登太華之巔此時驚人
之句不必遠假於謝朓也相與歡呼而豪咏之如徐

與鄉古丈夫白也先生[illegible]沉皆可令之駭愕而出把
偕而遊乎雖勤陋我當踐其後而和之矣

吳觀察完菴詩序

海豐吳公溫恭篤厚其爲政以正人心厚風俗爲本
鎮河東不三載人飫其德俗化其教間出其所爲詩
示余至性藹然流有合於三百篇之旨焉人皆服公
之善爲詩而不知公之所以爲詩即公之所以爲政
也夫雅頌之什春容博大皆賢士大夫之所作故讀
其詩即可以觀一代之政未有措之於政不能涵育
豈弟優游而納致之而發爲聲歌有以中和平之音

而備溫厚之旨者也故傳稱誦詩三百不達於政卽
不可以爲能誦詩之人夫誦詩而不達政尚不可以
爲能誦詩者而顧可謂能爲詩者乎則信詩與政通
也昔李百藥見王仲淹而論詩上陳應劉下述沈謝
聲病剽柔靡不畢究而仲淹不答也薛收曰吾嘗聞
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
得失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
采之以觀其變今子之所言皆夫子之所痛也由河
汾之論觀之則益以知詩爲君子見志之言而郎爲
政之所從出也今公之爲政亟亟焉宣布

聖天子之德意於人心風俗之際推誠曉譬幾於家置一
喙務求三綱明而五常達則是爲詩之本先具矣而
出其緒餘以流連於山川景物以及朋友贈答行邁
讌賞之末又何有不協於雅頌之賢士大夫備春容
博大之觀而中温厚和平之美乎且投簪志切今始
遂懸車方將於致政餘閒而更樂其嘯咏之適於山
見泰山之高於水見滄海之深豈不益有以紓其懷
抱而托其遥情也乎乃者主爵惜公之去請於
朝再將以他故屬公吾知公以耆碩之望而再著其
歷鍊之才昔韋左司領劇職而愈優文潞公入中書

而倍健而兩公之詩清遠雅容晩益造微今公不遂
歟初服將仍出而爲政吾知公之所以及人者不在
兩公後而其所以爲詩者亦不在兩公後也詩有之
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吾將爲公載咏焉

趙秋谷并門集序

歲甲子秋谷使於晉得詩百篇以示余其詩結體清
真脱去凡近非曰字句之工而已余嘗論古人一言
一詠皆有體格體僞而格下者雖聲文斐然皆凡也
近也秋谷抱異才負奇氣滂汎駿發其於世也率情
自好無所緣飾故其爲詩也直而不俚高而不詭養
如其爲人矣夫十五國之風詩厯敍道古秋谷行其
地其有取於陶唐氏之遺風而翁之者乎余晉人也
山川都邑登臨覽觀之勝皆少所習者顧不能言之
及秋谷言之而益知余意郎恐余雖言亦終不逮也
其在唐風有杕之杜曰彼君子兮噬肯來游中心好
之曷飲食之操斯集也咏是詩而三嘆焉

萬淮菴詩序

新城王先生論詩絶句云高浴滄浪萬古留止愚
悟一言收又云詩情合在空舲峽冷鴈哀猿和竹枝
故詩之爲道必有[illegible]刻之外者始爲上品爲道

調羚羊掛角無跡可求豈可以思議及豈可以言
宗哉善乎莊生之言道也曰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
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然則讀書學道
爲堂下斲輪者所笑顧知有句無句皆爲滯
者甚不可以一芥遮天一塵眯目也丙子冬客宛
已半載始能拜莫亞大先生於其堂先生爲先臨
府君同門友也八十而有嬰兒之色讀書萬卷老而
彌篤函述究郎所與往還朝夕者萬子淮菴而已且
云淮菴寡交遊閉户息影所與仉絶門難亦惟亞大
先生因持其一詩見示有孤舟煙雨掛花渡五月

山杜宇鳴之句心竊異之未幾而即晤於亞夫先生座中氣肅而體莊沉默淵深不可涯際時方持兄服謹而戚嗚呼涯菴至性人也及讀其所錄詩凡百首涯菴又且至情夫無至性不可以爲詩無至情亦不可以爲詩性情者非詩而即所以爲詩此即所謂有情有信無爲無形者而又何遠索哉涯菴既得其所以爲詩可以於有字句中索涯菴亦可以於無字句中索涯菴涯菴亦可以於有字句中索詩亦可以於無字句中索詩然則余之所以望於涯菴者又豈但詩而已哉余願涯菴即詩而通之天地之始終山川之流峙日月寒暑之推遷風雨露雷之變幻人物鳥獸草木之出入消息誰綱維是誰鼓舞是皆此物此志也以此論詩詩之境界大矣以此悟詩詩之本源遠矣請以質之亞夫先生必有不逕庭余言者他時即上謁新城先生亦當嗒然而笑也昔丁丑人日

羅蘿邨詩序

康熙戊午春上以博學鴻儒徵天下士於是士之能文章者咸集京師而會稽羅子蘿邨亦用大司農梁公薦應　召至時余未識蘿邨然窃聞其爲人行至高居母夫人喪適丁歲[illegible]人[illegible]蘿邨獨處空

山守倚廬不[illegible]大至見偉丈夫衰絰骨立苫由間無[illegible]容戚[illegible]數與相戒退曰此孝子也顏無[illegible]孝子蘿邨生平自立可稱述者甚多論其大節已卓卓如此余用是急欲識其人是蘿邨之所以至京師者以其文而余之所以願交蘿邨者則以其人也自是數[illegible]發其篋行盡讀所爲詩歌古文辭贍而則約而能肆博辨而彌厚私心益敬重之是向之知交蘿邨者以其人而後以交其人因得窮其所爲文也越明年己未三月余與蘿邨皆放還蘿邨後入湖南幕府涉洞庭下熊湘而余亦浩然歸卧中條之麓[illegible]骨肉之變憂傷荼苦轉以疾困足不出戶[illegible]一年蘿邨顧於數千里外時通尺一問訊[illegible]月其篤於朋友又如此繼又數勉余作瀟湘之游而余亦以它事南來得再握手使院中風雨琴樽[illegible]夕無間回憶羲[illegible]蹤跡黃金臺上時直昨日事而[illegible]變感慨係之矣已更出其所已刻詩凡十三卷曰予盍爲我益細論之余自惟不敏何足以古詩[illegible]以爲古之爲詩者大尚皆出於忠臣孝子勞人思婦所不能自已之情[illegible]矣口信心其詩亦遂爲後世之所[illegible]

所樂収今離邵得其所以爲詩者尚有在於其
韻之微體裁之末乎其詩古今體具備而更附以長
沙感時賦事諸什蓋離邵身在塞與久矣親見戎馬
交錯殺傷狼藉婦子纍纍井里蕭條雖大難已殲而
荒郊廢壘殘骸撐拄每悲風四起驚沙亂飛鳥鳶啣
肉而晝翔豺狼穿穴而暮嘷故其詩蓋慷慨悲嘯蒼
涼激楚而不可讀嗚呼離邵仁孝凝靜人也向在山
中身蹈白刃而不懼而何以至此則感愴潺湲之無
從也豈非在己則其天已定而在人則胞與之懷又
不能以自已歟然則讀離邵之詩益以見離邵之爲

人也嗚呼離邵豈但爲詩人也哉

書雁記

書雁一卷其數百其飛翔聚集各有態皆安詳容與
遠近西倚於蒹葭紫葦之間若各適而無驚弦離群
之恐其景況蕭遠沙明水淨宛置身瀟湘洞庭間曠
而不拘和樂舒緩而不愁戚雖畫者禽鳥羽毛之屬而
其境界清適足以生人遠襟曠懷則甚矣畫之妙者
能移人性情如此也昔戴安道就范宣學皆爲范所
爲惟獨好畫與范殊范以爲不宜勞心於此戴乃畫
南都賦圖范始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余嘗謂古

人左圖右書今之所謂圖畫即古人之所謂圖也何可
輕視之耶此卷乃亭鄉先生官京師之几二十年矣一
日出以相示於時方官合秋風颯颯菊英滿庭相賞
皆在筆墨蹊徑之外因悵然嘆昔讀離騷經愛美人芳
草漢發興爲湖湘之遊以爲長沙清絕之區而琴曲
中平沙落雁爲瀟湘勝概遍屬于七題二十五篇中
都無一雁字何耶惟其弟子宋玉爲其師作九辯有
以鸞鳳而翱遊又云鳧雁唼夫粱藻兮鳳愈
甚識以爲雁有矰繳之患故不及之耶抑騏驥乘
戒駕鳳而騰鳳鳥馳於遠者遂忘於近耶今觀此卷

桑居西遊相與恬適於汀洲蘋藻雖矰繳之不免亦忽
經之自逸又何必乘鸞騰鳳之始爲適也哉先生好
古成癖積書數千卷多集古人書畫名蹟度而藏之
閒與好事者抒觴浮白評騭較論無不中肯綮者昔
秦太虛官汝南高符仲携輞川圖相視太虛欣然即
使二兒引閱以爲恍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
孟城坳憩文杏館上斤竹嶺絕茱萸沜躡宮槐陌窺
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歷欒家瀨酌金屑
泉過白石灘停竹林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幽飲賦詩
都忘身之在汝南也今與先生共閱此圖即如偕先

生登岳陽樓泛青草湖過君山謁黃陵廟聽湘靈鼓瑟與宋玉景差賈誼莊忌輩招三閭大夫同翺翔流覽於平沙落雁間也先生屬題數語聊書以復先生愧才不及退之畫記細述雁事如人之事三十有二人大小百二十有三馬之事二十有七馬大小八十有三也

洗筆池記

湘鄉縣北有池如半月曰唐登善褚公洗筆之池昔公以諫武昭儀事出爲湘潭都督潭州山水荒險可覽遊者少至湘鄉而景物稍幽秀公行部及之而有愛焉理或然也而後人因公之所流連既重公能不愛其地與地多塘坳相接遍種荷芰菱芡而茲池獨謂公浣筆於斯豈非公書特精妙故稱之以志美與咸淳中得斷碑於池中刻公之詩曰遠山含岸翠凝烟爛熳桐花二月天遊遍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挂海棠前清麗而閒適無遷謫之意則公當日其所以與潭人同其樂者又可見也公鎮潭愛潭之人即於斯池亦足以見潭人之不能忘公而竊謂公之所以不可忘者又不僅區區鎮潭一日之愛也蓋公之賢天下莫不聞故凡公之所偶一歷[illegible]餘韻千百世

後無不令人憑吊慨慕而不忍去也則公之所以感人者何如哉而當日爲之上者擯公惟恐不急竄公惟恐不遠者何也豈非愛憎之至變而豔處之蔽者深與而因思有國家者未有不欲其臣之忠於上也忠矣而往往遇之不以道不惟資之庸下而有所蔽者然也即有爲之主亦不能免焉豈賢者之所遇有幸不幸哉亦其勢然也而至於公之所值則更以庸闇之主而蒙以宮壼之私宜其還笏殿上而即潭州而南荒不瀕於死而不已也則公之流連於斯池也豈真有愛於此也哉辛亥之初秋過池上仰公之遺蹤因悲公之遇而且有感於凡欲行其道而處愛憎之間之難爲也尊有酒不禁爲公再拜而三酹之

感物

車有箱有輪箱靜也似愚輪動也似智輪之勞不若箱之逸也發大石者必以機機狡然似智石硯然似愚機之危不若石之安也然則天下之物智者常勞而愚者常逸也狡者常危而硯者常安也逸者物之所爭托豈智者而反忘之智者之勞智者之所以求逸也而不知求逸而益勞安者物之所共適豈狡者而反背之狡者之危狡者之所以求安也而不知求

安而益危嗚呼求逸於勞而勞益甚則何不求逸於逸也求安於危而危益甚則何不求安於安也夫求逸於逸求安於安者何也蓋凡物莫不貴反其本勞生於智欲遠其勞但屏其智而已矣危生於狡欲免其危但絕其狡而已矣獨奈物之愚者少而智者多也魂者少而狡者多也且愚也而所以爲智者無不至焉魂也而所以爲狡者無不至焉卒令竭一世之擾擾而至於不可救者何也

書義山河陽詩後

義山河陽詩乃悼亡之作也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

愛其才以子妻之故詩曰河陽隱辭也其詩云黃河搖溶天上來玉樓影近中天臺正言甥館之美百輔之盛也龍頭瀉酒客壽杯主人淺笑紅玫瑰蓋謂其[illegible]之詞而容貌之麗也梓澤東來七十里四語則且殁而葬矣南浦老魚腥古涎四語則欲夢見亦無由矣憶得蛟絲裁小卓四語則又思其平生之事也幽蘭泣露新香死畫圖淺縹松溪水郎畫圖省識春風面之意也楚絲微覺竹枝高半曲新詞寫綠紙則又思其生平所作歌曲也巴陵夜市紅守宮後房點臂斑斑紅則又思其閨房之戲也堤南渴雁自飛久㢊花一夜吹西風則又傷其歿也曉簾串斷蜻蜓翼以下[illegible]上[illegible]不釣蓮房被惜傷愛絕也銀鏡鸞釵撫遺物也桂樹[illegible]莖亦思少君之術也相風揷屋侯其至也百勞不識湘竹千條則亦終不可見徒淚積斑斑耳其意婉轉其詞深沒雖效長吉而情種自見也

銘讚

疾銘

疾本無疾病本無病不能調御輙致凌競如水起漚似木生瘻漚瘻何來郎水木性金剛不壞第一無諍

如[illegible]曰明[illegible]六曰聖守中致和盡性至命一念萬年[illegible]

准提像讚

[illegible]首[illegible]王功德不思議百千萬手日拯濟恒沙衆將身[illegible]世見光影若論其究竟無在無不在嗟我蝼蟻身負障等山嶽身見不能忘山嶽何時了伏[illegible]悲力點相加護佑一切非一切無上解脫門身色如琉璃黃[illegible]四[illegible]布如是衆生盡佛願郎完滿

似東坡

道洋詩鈔卷十終

附錄

送吳天章歸中條二首　王士正

二月春蕪綠紛紛蝴蝶飛花朝逢暮雨寒食減征衣
遺路誰知巳登臨不當歸中條多水竹此去掩荆扉
愛汝王官谷他年擬借居三峯當戶牖五姓足樵漁
田舍堪懷古芳菸宜讀書獨憐好身手歸去注蟲魚

又一首　王士正

中條最深處風物四時幽水鶴穿雲下林楓夾岸稠
人烟盤豆驛村路玉溪流卧起清暉裏蕭然何所求

讀馮園之餘事集因題吳天章還山詩卷　王士正

木脫石氣清吟君古調詩落日高鳥去碧空滄涼颸
一吟扣一絃一吟傾一巵嘈嘈立部伎孑孑寡女絲
巧笑倚市門漆室聲苦悲猿鳴上峽夜雁驚圜沙時
遥憶中條山雲物秋正奇吳生家山南拾橡恒苦饑
朝吟看雲出暮吟逐雲歸河聲與嶽色中有太古詞
誰爲昭與聾獨有馮生知 自注天章在燕市得古銅章文曰河聲嶽色所居正河嶽之間也

輓天章徵君　王士正

生入甘露門死爲甘露滅豈況無生忍不生亦不滅
予昔事禪悅兼復慕游仙門前玉女峯上有十丈蓮
下界六十年逢場暫游戲來去衆香國終然飽禪味
不肯海山住應歸兜率天下視大火聚蟻蠓爭撲緣
已空文字障靜閑莊嚴刼何事勞結集猶煩大迦葉 天章此時與香雛室與先兄西樵同衆香一語亦脗合奇矣

懷舊　趙執信

蒲州吳[illegible]拙於時藝困躓場屋中[illegible]衣白袷敝或經歲不盥[illegible]人咸笑之[illegible]余嘗比之溫飛卿[illegible]

[illegible]

縣室中條[illegible]門前滌盪萬古胷
埋頭試[illegible]所驊騮榛莽揮刃倖神工
脫棄[illegible]似温方城才與過並同
詩老性護前[illegible]降[illegible]遊頁販豪㕘臂來趨風
聲名天可假[illegible]命人能[illegible]官谷穿冢連司空
遺文寄池北[illegible]逆維平生言使我心忡忡

虛賴玉溪底面劍藏芙蓉終當沉鐵網大索蛟龍宮
王官谷玉溪皆在中條

題吳雯徵君詩卷　朱彝尊

[illegible]吳郎大雅才賦詩不上柏梁臺翻飛却似橫汾
鴈幾度秋風上苑來
[illegible]代風騷雜僞眞遺山沒後更無人把君詩卷誰堪
[illegible]除是番禺屈大均

題先兄蓮洋集後　吳霞

[illegible]傷心有大名阮翁有吳子詩名甚大之目幾回輦下共和鳴
[illegible]京少先生近刻輦下[illegible]以蓮洋首列黯然却憶梟臺路白馬誰爲
[illegible]
故鄉[illegible]年一千首一生心血免飄零篇篇點定人爭
誦[illegible]蓮洋老眼青

岳卿懷吳天章先生三絕　孫諤

白首騎驢到上京一時洛下最知名却憐空有凌
雲賦難得君王識長卿
風煙攜得滿奚囊燕市狂歌醉幾場海內相知誰
最契當時惟有老漁洋
舊宅荒涼頻易主殘編零落更誰知相傳剩有桃
花句留與吳儂當竹枝

題蓮洋集三首　孫諤

小謝咏紅藥柳公吟白蘋誰知千載後又復見斯
人蕭落金雞[illegible]銷磨玉洞春我來搜舊篋猶喜得
傳薪
佳句世仍[illegible]遺編今始傳太[illegible]存至味[illegible]得眞
詮堅刃[illegible]入禪[illegible]根終不壞應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名動廟堂
人[illegible]少榮華劫後身猶餘心血在文字照
千春

題吳徵君詩集　孫諤

[illegible]心超
色相嵌古知味辨澠淄幾回點[illegible]鼓
冰[illegible]心千古事高山流水待鍾期

昔李太白以詩雄於唐代同時魏顥刊其詩於絳以
付其子平津白卒後五十餘年元和末范傳正拜宣
歙觀察廉訪其女孫遷其墓於青山剗二碑藏於幽
隧復編輯斷簡而後太白之詩始稍窺其全甚矣古
人之表揚前脩樹名不朽如此哉
國朝蓮洋先生詩有仙才新城公曾選之太白迄今六
十餘年存者固夥而散軼者亦復不少　家大人官
蒲郡訪其後人存恤而周給之得其殘編半就湮滅
復從人家卷軸中搜得手蹟反覆較對鏤諸板以行
世此與范魏之刊正太白詩者無異而編輯之許尤

[illegible]甲申夏京省覲來永適刊吳集命余兄弟共司
校讎之責因得閱蓮洋先生原本悉新城公所刪定
硃墨燦爛七八十年故物也塵埋已久今一旦裒集
付梓使再新之則蓮洋先生之著作新城公之評騭
皆得永傳不朽百世之下有知而好者其必有取於
斯編也夫刻既竣因敬書數語於後男恩魯京謹誌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附一卷外集六卷

（清）陸隴其撰

崇祀錄一卷

清康熙四十年刻本

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集六卷附錄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有古文尚書考，已著錄。是集為其門人侯銓所編。凡雜著四卷，書一卷，尺牘一卷，序二卷，記一卷，墓表志銘壙記傳共一卷。外集六卷，則裒其奏議、條陳、表策、申詳、公移，而終之以詩。隴其行狀之類亦併附焉。目錄之末有其從子禮徵跋，言隴其平生不屑為詩古文詞，尤以濫刻文集為戒，故易簀時篋中無遺稾。至康熙辛巳，禮徵乃旁搜廣輯，彙成是集，而屬銓分類編次。蓋隴其沒後九年，此集乃出也。其文既非隴其所手定，則其中或有未定之稾，與夫偶然涉筆，不欲自存者，均未可知。然隴其學問深醇，操履醇正，即率爾操觚之作，其不合於道者固已鮮矣。惟是隴其一生非徒以講明心性為一室之坐談。其兩為縣尹，一為諫官，政績亦卓卓可紀，蓋體用兼優之學。而銓等乃以奏議、公牘確然見諸行事者別為外集。夫詩歌非隴其所長，列之外集可也。至於聖賢之道，本末同原，心法治法，理歸一貫。周禮皆述職官，尚書皆陳政事，周公、孔子初不以是為粗迹。即黃榦編朱子詩文，亦未嘗薄視論政之文，擯而外之。銓乃徒知以太極論冠篇，欲使隴其接迹周子，而以其循績別為外集，尊空言而薄實政，是豈隴其之旨乎。以此本久行於世，故姑仍原刻錄之，而附糾其編次之陋如右。

平湖陸稼書先生以名進士兩爲邑
令入拜御史其正學清德惠政嘉謨
浹洽於人心流傳於士口稱之爲醇
儒爲循吏爲直臣至有目之爲聖人
者衆喙一辭無間然旣歿而論益定
名益起所評定四子大全纂輯困勉
錄二書風行天下莫不家絃戶誦中

心悅而誠服之求其著述遺文者益
踵於門而接於市也於是先生之族
祖蒿菴令子直方門人席漢翼漢廷
輩網羅散佚鈔葺成書凡十八卷顏
之曰三魚堂集屬開國序之以授梓
人於乎開國烏足以序先生之文而
先生豈僅欲以文章自鳴者哉先生

束髮受書即有志於聖賢事業居敬
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精思樂玩
擇善固執蓋積有年所而學始大成
處而飭躬砥行出而致君澤民發於
言而見於行者無之而非道也先生
嘗言自堯舜而後羣聖輩出集羣聖
之大成者孔子也秦漢以來諸儒輩

出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是朱子
之學即孔子之學舍是而他求當絕
其道勿使並進故凡別立宗旨創爲
新說陽奉而陰違名同而實異者不
憚反復極論而歸於至是即有鑒其
流弊而終未脫其範圍者亦必審其
是非晰其同異於毫芒疑似之間不

少假借集中諸體略備一則曰孔孟之再則曰程朱扶正學屏異說言之亹亹誨之諄諄豈好辯哉不得已也教人必遵朱子小學讀書必依程氏日程其臨政也崇節儉敦教化務休養而帥之以清廉其建言也陳民隱厲官方扶名教而將之以忠藎不敢隨

聲附和以合時局卒之直道不容進而旋退位不過七品年不及中壽有兼善天下之志而未竟厥施有匡濟斯民之心而不究其用徒使後之學者撫遺編而追曩事羹牆如見咳唾空傳而不禁為之三歎也先生一生造詣務在躬行實踐守下學上達之

旨為慎獨存誠之學作為文章炳炳烺烺不屑規撫形肖而意到筆隨直抒所見務在敦倫彰教引人優入聖域有德者必有言直可追配濂洛關閩以上續洙泗之緒無疑矣開國習聞先生之教幾三十年且同事安定氏命子銓執經請業成得朝夕覲承

其緒論欲步趨彷彿其萬一而猝未能至焉茲幸參校訂之次反覆玩味竊取其意為述之如右於乎先生往矣其道不獲大顯於生前其書行將盛行於身後開國得以樂觀厥成附名簡末其為榮耀也多矣舊治門人

嘉定侯開國謹序

第一卷

雜著

太極論
理氣論
河圖洛書說
閱唐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疑
書周易八圖說後
古文尚書考

書古文尚書考後
大學問答 八條

第二卷

雜著

學術辨上
學術辨中
學術辨下
恆山辨
滹沱河辨
黍稷辨
茶蓼辨
幽閒貞靜解

第三卷

雜著

貢助徹論
始經界論
泰伯三讓論
衛公子荊善居室論

原壤論
衛輒論
叢壽志論 十條
大學說
知本說
性學說
白鹿洞規說
錢子辰字說

第四卷

雜著

讀孔子家語
讀正蒙太虛條
讀朱子白鹿洞學規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讀象山對朱濟道語
讀東萊博議
讀離騷
讀通考
讀綱目
讀宋史
讀金史世宗本紀
讀金史章宗本紀
讀金史哀宗本紀
讀金史完顏奴申傳
讀金史禮志
讀金史食貨志
讀金史方伎傳

讀金史隱逸傳
讀元史五行志
讀祁州志
讀南皮縣志
讀武功縣志
讀呻吟語疑十七條
閱馬從聘修文廟記
孝經要解跋
經典釋文跋
文廟考略跋
戰國策去毒跋
小學集解跋
讀史質疑跋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書四書惜陰錄後
陳氏三世崇祀錄跋
曹學元交友尺牘跋
翁養齋敎子圖跋

題許勗亭小像
題上谷叅軍王天市小像
宗伯董文敏公像贊
董李苑先生像贊
自箴銘
座右銘
書座右

第五

書　二十六

答嘉善李子喬書
上湯潛菴先生書附答書
答徐健菴先生書
答山西范彪西進士書二首附來書
答同年臧介子書
答秦定叟書二首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書
上魏環溪先生書
與某書

與陳藹公書

第六卷

尺牘

答同年許子位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
與李子赤茂
答表叔李慧生
答曹徵之進士
與雲間陸鄴博

答川沙王守備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答崑山丘近夫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與李枚吉增
示大兒定徵
答嘉定李生玉如
答同年顧蒼巖表叔
答某索序

與閻泉趙公
復席治齋虞部二首
答楊某
與趙生魚裳旂公
與周好生
答某
與曾叔祖髙菴翁二首
示三兒宸徵
與前令董子祁

答鄭唐邑
上井陘道李梅崖先生
與鄭唐邑
答張西山先生
與各鄉紳勸戒賭
與席生漢翼漢廷
與呂無黨附答書
與鄰邑某
答某縣令
與邢州某

第七卷

尺牘

上座師魏栢鄉先生
上巡道吳公
答張玉甲先生二首
答義山叔
答鄰邑某
與鄰邑某

與周井陘
答崔平山
答宗冀州
答席生漢翼漢廷二首
與李枝吉壻
與魯聰弟
答傅君維櫓修志議
答仇滄柱太史
與同年柴炯如

答沈友聖
答安平令陳子萬
答棗城令姜
答阜平令潘
答陳世兄
答曹彝士太史
答王新河
又答安平令陳子萬五首
答曲沃令蔣

候井陘道李公
上真定焦軍廳
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答張西山先生
答呂無黨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上陳房師
候山東河防朱又韓
寄趙生魚裳旂公

與俞荇齋先生
與刁再濂
答施行唐二首
上房師趙耐孺先生
又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答栢鄉魏荔彤
答周好生
寄曹星佑壻
與栢鄉魏荔彤

答嘉定吳生燮臣
答某
寄曹星佑壻
答李命華
答范彪西
答周好生
與曹翁豫菴
與叔元旂翁十一首
與三兒宸徵十六首

與武脩弟
與用中姪

第八卷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松陽講義序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朱子語類後序 代

文廟考略序
四禮輯宜序
呻吟語序
王學質疑序
王學質疑後序
王學考序
六諭集解序
陸桴亭思辨錄序
靜中吟序

功行錄廣義序
論安錄序
論安錄後序
畜德錄序
蘇君聲讀史影言序
鮮書序
嘉定縣加編錄序
靈壽縣志序
傅氏家乘序

第九卷

序

黃陶菴先生集序
張東海先生集序
屠我法詩序
天濤詩文序
李先五詩序
王上台詩序
楊碩甫詩序

傳鷺來感懷詩序
一隅集序
黃陶菴先生制義序
談念茗聰稿序
錢孝端經義序
同邑文序
歷科小題未言集序
授經堂壽序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潘酒菴先生壽序
吳母朱太孺人壽序
曹母成孺人壽序
王母于太孺人壽序
第十卷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宋曹氏墓碑記
衛水壽源記
丁灘湖放生記
新修文昌祠記
嘉定白鶴寺記
謙守齋記
困學齋記
退思堂記
活潑潑齋記
崇明老人記
第十一卷

墓表　墓誌銘　壙記　傳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孝廉丞宣曹公墓表
施孟達墓誌銘
陳母侯孺人壙記
先府君壙記
亡弟尚桓壙記
兩嬰兒葬處記

越凡曹公傳
席文學熙菴傳
第十二卷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誓神文
告城隍禱雨文
告城隍謝雨文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祭座師栢鄉魏公文
祭蔚州魏公文
祭某封翁文
祭郝某翁文
祭同年嘉定周進士義扶文
祭呂晚村先生文
祭應潛齋先生文
祭曹系宣先生文
祭李君脩林文
祭陳翁虞亮文
祭表叔顧蒼巖文
祭曾叔祖仲堅翁文
告長子定徵文

三魚堂文集目錄終

門人嘉定侯銓編

三魚堂文集卷之一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門人太倉王前席校

雜著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

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眞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于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

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于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

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于萬物而萃于吾身原于天地而賦于吾身是故幷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寔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修之吉修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

子解之又推本于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修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愼無爲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理氣論

理氣之辨不難乎明萬殊之理氣而難乎明一本之理氣一本之在人心者易見一本之在天地者難知自昔辨理氣者多在于分合先後之間言其合則以分者爲支離言其分則以合者爲混淆言有先後則不見其合一之妙言無先後則又不見其本末之序此理氣之說所以紛紛不一也然觀朱子曰理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則可無疑其分合矣又曰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須說先有是理則又可無疑其先後矣惟有是理則必有理所會歸之處有氣則必有氣所統攝之處天下未有無本而能變化無方者未有無本而能流行不竭者而理氣之本果安在哉今夫盈吾身之內者皆氣也而其運于氣之內者理也在目爲視在耳爲聽在身爲貌在

口爲言君令而臣忠父慈而子孝兄友而弟恭夫婦別而朋友信理氣之萬殊者昭昭矣而其本則在心心也者是氣之精英所聚而萬理之原也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本此其爲一本易明矣若夫理氣之在天地者人得之爲人物得之爲物日月以之明星辰以之運山以之峙川以之流鳶以之飛魚以之躍其萬殊者固亦昭昭矣而其本果安在哉嘗試以先儒之言推之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又曰天地普萬物而無心則似乎天地

之爲天地浩浩蕩蕩一氣鼓動而理寓之初無不之
可言也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
可見程子亦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張子
又有所謂天地之帥而詩書言福善禍淫降祥降殃
則是蒼蒼在上者明有主宰故天地者不可謂之有
心又不可謂之無心此一本之在天地所以難見也
孰爲有心則恐穿鑿附會者多而焄蒿妖誕之說且
接迹于天下孰爲無心則恐戒謹恐懼易弛而福善
禍淫之理將不信于天下然則理氣之在天地其一

本者果如之何亦曰有心而無心焉耳夫人爲天地
所生氣以成形必有精英之聚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而謂造物之理氣散漫而無主宰者不信也主宰之
所在一本之所在也然是主宰者無思慮無營爲百
物自生四時自行可感通而不可諂佞也可昭事而
不可矯誣也其降鑒也出王游衍無之不在而不可
穿鑿附會也是其爲理氣之一本者而已莫非天地
之理而此則理之所會歸也莫非天地之氣而此則
氣之所統攝也一本之在人心者能與天地無二則

天命之性無少虧欠而萬化之原在是矣程張之所
論大易之所稱詩書之所述皆一以貫之而無殊若
夫理氣也爲分爲合一而二二而一不離不雜則朱
子之論備矣又何所庸其紛紛之論乎

河圖洛書說

甚矣好奇者之無窮也先儒之成說不難盡更之而
自逞其臆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爲奇也天下見其
說之奇而反疑先儒之未必盡當其惑後學豈不甚
哉黃鐘之管九寸自京馬鄭蔡以及洛閩諸大儒皆

有定說矣李文利者出獨主三寸九分之說欲盡廢
諸儒舊法河圖數十洛書數九自劉向父子班固以
及關子明邵康節皆有定說矣劉牧者出獨以九爲
河圖十爲洛書易置圖書與諸儒之說迥異其好奇
逞臆豈非同一揆耶愚嘗反覆朱子河圖洛書之說
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洛書以五奇
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河圖以生成分陰陽洛書
以奇偶分陰陽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總其實
其象其數皆昭然若白黑雖曰圖之理未嘗不可通

於書書之理未嘗不可通於圖而各有條理夫豈劉
牧之所得亂哉近世儒者又有厭圖書之數繁密而
不易究悉欲一切廢之謂河圖洛書雖古有之而未
必如今所傳此其說尤似近理而不知其好奇逞臆
更甚於劉牧劉牧之說亂圖書而圖書尚存此說行
則且以圖書爲假僞而凡生成奇偶內外正側之義
皆歸無稽朱蔡大儒之尊信且等於漢儒之信僞泰
誓其輕於立論而無忌憚何其甚也夫先聖之微言
奧義如三墳八索九丘之類不幸而泯滅無傳者固

無如何矣幸而如河圖洛書之僅存又欲以私意亂
之不幸而無大儒爲之論正則亂之者之是非雖明
幸而有大儒爲表章訂定是非燦然矣又惡其繁密
而欲舉而盡廢之自有此議論而凡古昔聖賢相傳
之精意先儒極力闡明者皆視爲一家之言學者可
不必究心其流弊何所不至哉故吾以爲言河圖洛
書者有朱子之易學啓蒙在學者潛心而熟玩焉可
矣舍是而別自爲說皆不如無而侮聖人之言者也

閱庸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疑

節齋蔡氏云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
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
所謂太極者其理已具自陰陽既生之時而言則所
謂太極者卽在乎陰陽之中也此一條雖載性理然
似未融蓋陰陽無始恐說不得未生既生體用可以
分先後陰陽不可以分先後也

謂中卽夏至一陰始生之火正卽冬至一陽始生之
水二物始生其體拔靜卽繫辭傳所說乾坤各有動
靜乾以靜專故動直坤以靜翕故動闢乾坤專翕之

理于二至之候見之故周子主靜之意不但謂中仁
是靜正義是靜恐意繫辭乾坤動靜似以對待者言
以對待言則乾之內自具一動靜便自具一中正仁
義坤之內亦自具一動靜便亦自具一中正仁義故
上經乾坤二卦皆有元亨利貞之文若以流行者言
則乾動坤靜中仁乾也正義坤也又安得謂各自有
動靜必欲云各有動靜亦只當以正義爲乾之靜中
仁爲坤之靜若二至是陰陽初動之候其動雖微不
可謂非動以中正爲靜仁義爲動恐有未安

朱子總論曰中之爲用則以無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斯說似無可疑蓋以中正仁義配五行言之則中仁屬木火爲陽動時即論其始生之序火本屬陰然生之者微成之者盛圖固以火爲陽盛而居左矣中不得爲未發之中可知若以夏至之一陰言之此止可謂陰根陽耳亦不得謂之未發至圖說言中正仁義本注言仁義中正雖有始生運行之分而中之屬陽動則固圖之本意也

謂耦之爲畫二實一虛合耦之三而爲一是所謂參

天也分奇之一而爲二是所謂兩地也此說似直捷然以二實一虛言之則分奇之一而爲二亦可謂之參地乎恐不如先儒天圓地方之說爲安

謂以天數五地數五之文言之則自一至十皆謂之數可也又以五位相得言之則自一至十皆謂之位可也但本義以一二三四爲四象始生之位居圖之內故以位言之六七八九爲四象已成之數居圖之外故以數言之位言其生數言其成位言其始數言其終其實位亦數也數亦位也在觀者會通其故而自得之非必眞有此數箇圈子寄寓于天地之間若者是位若者是數可以表著而指計也又云八卦自一至八只是卦畫已成之次第而非卦畫所生之次第此發明朱子之意至明足爲學者指南至圖卦辨疑中欲以河圖生數配陽儀四卦以河圖成數配陰儀四卦此則有所未安蓋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今若以陽儀四卦盡配生數陰儀四卦盡配成數則陽皆配陽陰皆配陰陽生而無成陰成而不生非陰陽相生相成之道似不若仍依朱子以位與數分配

洪範一篇金仁山黃石齋二先生所考定雖各有精義然蔡傳只依古本解之亦儘明白似不必方整如後世文字然後可也書傳雖成于九峰之手然多本之朱子蓋朱子于此篇未嘗有更定之意故蔡氏亦止依古本作註嘗竊以爲諸經在朱子之時誠有不容不更定者至朱子而後不得復紛更如南巢牧野只可存湯武一行元明諸儒往往見朱子于古經不難改易而遂有自闢井疆之意此病非小故不佞平生于吳草廬諸書皆不敢輕信非信日而不信心寔

以防微杜漸之意不得不爾不知君子以爲何如然如金黃二先生之議論則亦不可不存于天地間似應將不宜輕改之意著于篇末庶幾有以擴學者之智襟而不開其獘

書周易八圖說後

我友邵子子昆述其所聞於師者雖與朱子啟蒙小有出入而可相發明吾嘗怪宋儒學易言理者宗伊川言數者宗康節既莫能相一自朱子作本義作啟蒙始合而一之可謂集程邵之大成矣而黃東發稍

疑先天之說易書中本無有雖朱子言之甚著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先天之卦畫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卦位也黃氏則曰未見其確然有合觀其所著之日抄中反覆論辨直以康節爲穿鑿爲呼道之難明而人意見之不同如此豈獨一歐陽繫詞非聖人所作哉今邵子解易圖以繫辭爲證一本朱子本義啟蒙之意其言卦變言參兩言河圖之相得有合雖小有異同而可相發明然則黃氏之直欲舉先天而廢之者誠過矣

古文尚書考

經典釋文云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孔疏云武帝時孔臧與安國書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也又云史記謂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馬融鄭玄皆謂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并

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俱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得古文泰誓三篇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

愚按據釋文則僞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孔疏

則僞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內大抵釋文所云二十九篇是合書序言之孔疏則除序言之

又釋文云後漢書謂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疏云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

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玄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僞書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

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又註旅獒云獒讀曰豪謂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

文也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愚按據釋文則馬鄭所註並非古文據孔疏則馬鄭所註止得古文之三十三篇大抵釋文以其未見孔傳之全故云並非古文非謂三十三篇亦非古文也又釋文于舜典仍用王肅本而孔疏則用姚方興所上本今蔡傳從孔疏

書古文尚書考後

右據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之書正義其言雖小異要之則漢儒如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古文尚書之全又雜以僞泰誓直至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不應伏生記得者皆難讀凡易讀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古文尚書又嘗謂門人輔廣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于古文尚書固終信之而不敢疑也惟書小序則斷以爲非孔子筆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又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而于安國所增二十五篇僅隨姚方興所傳則固與伏生之書並尊不敢以張霸之徒例之也學者無以其晚出而疑之哉至若近世有爲石經大學者有爲子貢詩傳申公詩說者彼徒見古文尚書晚出得傳思僥倖欺世孰知碔砆美玉不可同日而論也張霸作尚書百兩篇欲託于孔子之百篇班固儒林傳旣著其僞又爲十六卷二十四篇欲以亂安國之古文固雖載之藝文志謂之古文經後世卒無傳焉僞者果何益哉

大學答問　八條

或問春秋載夏五郭公杞子伯甲戌己丑之類疑則傳疑未嘗輒加增損論語曰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至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改大學

朱子作孝經刊誤夫程朱雖賢不能踰仲尼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敢改孝經大學可乎曰春秋紀事之書事不可以臆斷孝經大學言理之書理則可以類推或傳疑或更定固各有其道也經固不可擅改而亦豈可因噎廢食乎曰漢儒校經首禁私易卽爲記子貢問樂一章明知錯簡而仍其故文未嘗敢擅爲移動但註于其下校經不當如是耶曰朱子何嘗不如是大學雖經更定而仍一一註其下曰舊本在某處此卽漢儒之意也曰然則程朱而後諸儒之更

定孝經大學者多矣亦有可取者乎曰有程朱之學則可無程朱之學則武斷而已且既經程朱更定聖賢之理如日中天矣復取而紛更之何爲耶呂晚村有言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卽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永賴後世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善哉言乎

或問朱子于大學初以爲格物只在窮理而補窮理一節于大學之首繼則又疑窮理不可爲大學首功必須先涵養而後窮理又補涵養一節于大學之外東補西補不太煩乎曰是當論其補之是不是不當以補爲煩也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聖門一定之程於傳所未言則補之於傳所已言而闕則補之朱子何容心乎如以朱子之補爲煩則文周于義畫之外補彖象矣孔子于彖象之外補十翼矣是亦可以爲煩乎

或問朱子言古人由小學而進大學其于灑掃應對閒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夫小學何事小子何年灑掃應對何功乃欲督之以涵養敎之以持守固已異矣

且持守之不足而曰持守堅定涵養之不已而曰涵養純熟信然則是大學聖功緝熙愼獨定靜切琢所難幾者而于以責之小子將見孩提神聖其說反過于直尋本體專求心學者神奇日倍而欲以過高之學歸咎他人非平情也曰是何言歟且未論朱子之是非先問如何謂之涵養持守豈以杳冥昏默者爲涵養乎豈以矯世絕俗者爲持守乎若然則朱子之言誠過矣夫所謂涵養持守不越乎日用存心處事接物之間故大學有大學之涵養持守小學有小學

之涵養持守貫徹于八條目之中而基督于八條目之先灑掃應對卽涵養持守之所在也當灑掃應對而其心主一無適卽是涵養當灑掃應對而其心終始如一卽是持守事事如此時時如此卽是堅定卽是純熟何不可責之小子而又何神奇之有若小子不可責之涵養持守則將使之放蕩于禮法之外乎孔子所謂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學文者皆過高之論乎是何言歟

或問格有數義廣韻註格量也度也玉篇云格至也

爾雅云來也至卽來意書曰格爾衆庶故注疏訓格物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若文成以格爲格正之格則本說文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是也文成又有格去物欲之說則本之司馬温公扞禦外物解但扞格之格與沮格之格俱音閣如學記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史記廢格事漢書太后議格唐書其議遂格皆讀作閣至若朱子解作窮至未後爲字書者如元人黃公紹韻會皆迎合朱子之意而又爲小變改作窮究非古義矣朱子借古義至字而加窮字後人取新義窮字而去至字何如據玉篇廣韻諸書作量度解爲妥乎曰至也者卽量度而至也究也者卽至之盡頭處也義本相通何得以朱子之解與陽明一例議之乎

或問王心齋語錄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知所先後之知其說如何曰家國天下皆物也身心意亦物也格物之本則於身心意求明德之事格物之末則于國家天下求新民之事剖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固無不可顧程子有云求之

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此最說得周密不教人泛求之天下之物亦不教人盡却天下之物一草一木非必一一察之然亦當觸目而識其理安得拘定且卽以格物之物專就身心意家國天下言之與物有本末之物亦有綱領條目之分亦不得混而一之也至于知所先後知字尚淺在知行之前又何得扯入致知內

或問大學依古本及董蔡諸儒改本則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並非衍文缺文蓋謂知本卽是知至乃

堯舜不徧物之意豈不明白而直截乎曰聖賢之學本末兼該雖有先後之序而非可偏廢也如謂知本即是知之至則是一本之外更別無學以綱領言之但當知有明德而不必復講新民之方也以條目言之但當知有誠正修而不必復講齊治平之道也可乎故謂本之當先務則可謂知本而不必更求末則不可堯舜之不徧物是言治天下當以親賢爲急乃是論緩急非論本末豈大學知本之謂乎朱子所以將此二句斷作衍文鈌文此是不易之論董蔡諸儒

復將此二句強作不徧物之解未免稍偏然其所認爲本者猶未差若陽明之復古本則不過欲借知本二字自伸其良知之說其所認爲本者又非董蔡之所謂本矣自陽明而後專以知本爲格物者皆不可曉嘻此二句關係學脉非淺顧涇陽之學于明季諸儒中爲近正然作大學通考亦謂此二句非闕文衍文吾不敢附會

或問古之小學乃寫字之學非泛指小子之學也自朱子認爲童學且急著爲書而嗣是以後如王應麟之小學紺珠馬端臨之通考焦竑之經籍考皆不以小學專屬字學是一補傳而大學本亡大學本亡而小學且與之俱亡是不可惜乎曰字學固小學也一切童子之學皆小學也是其名固並行而不相悖也故漢書藝文志所云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者此專指字學也若王制白虎通尚書大傳大戴保傅篇所云小學則泛指童子之學也從來解經者未嘗以此而廢彼安在其亡耶而又何病乎朱子小學書也

或問自嘉靖中鄞東豐坊僞作石經大學託言魏政

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刻石萬曆時戶曹唐伯元上之於朝雖格不行然鄭淡泉顧涇陽諸大儒皆信其說幸近日博聞之士考而正之人始知其僞何淡泉涇陽不如今之儒者也曰豐氏僞作石經僞作子貢詩傳申公詩說前輩早已辨之不待今日也特淡泉涇陽偶未之覺耳且淡泉涇陽何可當也其學問之淵深雖時與朱子相左亦豈俗學可及未可以其信僞石經之誤而盡沒其學謂其反不如今人也

三魚堂文集卷之一終

三魚堂文集卷之二

雜著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

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為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顯叛程朱之非至其陽尊而陰篡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為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已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為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

行為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啟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為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

辨惟其似孔孟而非孔孟似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縣毫無疚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源清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

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即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絕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

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即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即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于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

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

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因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眞故不賢者旣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

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閒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因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

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喪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

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恒視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顔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顯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顔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勵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顔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顔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

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道法不談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既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恒山辨

恒山之辨紛紛不一康熙甲子秋余以書問于唐縣鄭昱鄭答云太行綿亘數千里恒山自太行分支大茂山則恒山之一峰非専指此爲恒山余闢其言乃知禹貢以太行恒山並言猶之西銘本從正蒙出而言横渠之書者並稱西銘正蒙耳至大茂山之爲恒山猶之乾稱父坤稱母此二語爲西銘之文而西銘之文則固非止此二語也天下山川之名有分有合大抵如斯紛紛之論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如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不與西山諸山相接則異乎

恒山太行矣

滹沱河辨

按漢書地里志以滹沱爲禹貢九河之徒駭蔡九峰謂滹沱不與古河相涉而取鄭氏程氏之說謂九河之地已淪於海深州志載嘉靖時深州知州山陰錢褉云班固以滹沱爲徒駭未必無據禹時黄河北流西山諸水皆東注入河滹沱其一也滹沱正在大陸北不得謂與古河不相涉九河即恒山以東諸水逆河即易水逆與易音相近呼稍訛耳黄河自南而北易自北而南故曰逆河相合東行趨入直沽故曰同爲逆河入於海蓋直以今保定真定諸水爲九河逆河皆天作之川禹特疏而合之而非分河之謂也又謂漢唐諸儒以九河在滄州南皮東光間者皆非滄州南皮東光皆在大陸正東且濱海矣又何藉于分播耶大陸北播經有明文滹沱爲北播之始易水爲北播之終其說似是但如此則禹貢九河既道之文應在冀州不當在兖州矣先儒求之東光南皮之間又求之碣石之海而謂滹沱與古河不相涉豈無謂

哉洪荒之事本難臆斷存之以備一說可也

黍稷辨

良耜詩曰載筐及筥其饟伊黍鄭氏箋云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孔疏云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禮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爲忌日貶而用稷是爲賤也賤者當食稷耳黍離詩孔疏云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出車詩云黍稷方華二物大時相類但以稷比黍黍差爲早朱子詩傳云稷似黍而小爾雅云粢稷刑疏

云左傳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云稷曰明粢是也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今按眞定府志有粟有黍有稷而稷下注云土人咸以飯黍爲稷愚嘗合而觀之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稷卽粟也今俗所謂小米者稷也所謂黃米者黍也黍有粘有不粘不粘者飯黍也粘者釀酒之黍也其辨甚明自土人以飯黍爲稷而黍稷粟之辨遂淆然

本草已分稷與粟爲二種則其相沿之訛非一日矣大抵時新城王冢宰作羣芳譜近時江右張自烈作正字通亦皆指飯黍爲稷甚矣俗訛之難辨也眞定府志輯於雷禮雷博物多聞一言而解先儒之惑善哉小雅甫田疏又云春官肆師注粢六穀也則六穀總爲粢天官甸師注粢稷也惟以稷爲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爲諸穀之總名愚按稷賤而小然爲穀之長者以其多歟今土人獨指粟爲穀豈非亦以其爲穀之長而專此名歟稷之爲粟更無疑矣靈壽春秋祭至聖先師以飯黍當稷而不用粟是無穀之長也可乎又稷有別種穗如狗尾草而味最美者謂之粱詩維糜維芑注云糜赤粱粟芑白粱粟是也朱子搗羽詩注亦云粱粟類也明會典載祭先師用黍稷稻粱是此粱今或以高粱當之者亦非至若齊民要術云古者以粟爲黍稷粱秫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爲粱爾雅翼曰粱者黍稷之總名皆謬論矣可疑者惟朱子詩傳謂黍苗似蘆高丈餘按黍苗無高丈餘者此似指高粱爲黍然高粱雖有蜀黍之名乃別是

一種非粱亦非黍也意朱子仍先儒之說而未改歟

荼蓼辨

苦菜俗名曲曲菜詩謂之苦亦謂之荼按詩正義云爾雅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卽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卽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旣夕注與鄭風有女如荼箋皆云荼茅秀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也依此則邶風之荼與周頌之荼是二物而朱子邶風詩傳云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良耜大雅堇荼如飴傳亦云是蓼屬則邶風周頌之

荼是一物又正義周頌良耜章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依此則荼與蓼是二物內則云濡豚包苦實蓼亦似是二物而朱子詩傳謂一物而有水陸之異前後儒者所見似不同盖謂草木之類有種一而臭味別者故荼與蓼一物而有水陸之異邶風之荼與周頌之荼一物而有苦菜穢草之異正義以其分者言之朱子以其合者言之非牴牾也或疑蓼亦有陸生者此則必荼之別種俗呼爲蓼爾

幽閒貞靜解

周南之美后妃曰窈窕朱子以幽閒貞靜解之說者謂幽則深潛閒則安重深潛而不淺露安重而不輕佻此貞靜之德容也愚謂后妃初不自知爲幽閒貞靜只是如雎鳩之摯而有別雎鳩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四爲乘兩爲匹乘居則亂而不摯匹處則有而無別不摯無別則淺露輕佻之態形焉不貞不靜可知矣摯而有別自不淺露而見其幽自不輕佻而見其閒貞靜可知矣故幽閒貞靜者人之見后妃也摯而有別者后妃所自處也孟子言夫婦有別而不言摯者摯不待言也中庸言經綸大經綸也者摯之謂也經也者有別之謂也漢儒所云雎然有思者摯之謂也所謂彖然有文者有別之謂也然則周南所以爲王化之基者無他亦曰摯而有別而已

三魚堂文集卷之二

雜著

貢助徹論

論者疑帝王之道同條共貫而若貢若助若徹何以異名五十七十百畝何以殊制且殷周之天下猶是夏后之天下殷周之民人猶是夏后之民人度田非加益而計民非加少夏田五十而殷周過之其何以給況疆理有定制溝洫有定域自五十而變爲七十自七十而變爲百畝必將移易其阡陌變更其川澮

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田盡合新王之制其爲騷擾不已其與求其說而不得於是有謂夏之民朴簡費少而用少殷周之民漸文故費多而用亦多然先王量入爲出未聞量出爲入也有謂夏之世洞澤方平可墾之田少故授田不得不少殷周之世孫猶既遠可墾之田多故授田不得不多然六府既修之後不應多未墾之田徹田爲糧之日未聞盡闢萊之土也有謂殷之七十猶是夏之五十周之百畝猶是殷之七十尺度有修短而賦畝無增減然井疆既悉而猶何

必虛張其數以眩民耳目也或曰百畝之制兼萊田而言之五十七十去萊田而言之或曰夏之田一井十八夫受之殷之田一井十二夫受之考之傳記亦未有明據臆是皆不達夫立法之意而各以其意附會之者也夫地有廣狹民有衆寡勢有便否先王所不能強而同也必欲舉一世之田而盡爲五十盡爲七十盡爲百畝則必有格而不通必欲於一日之內易五十爲七十易七十爲百畝又必有所難行三代創制必不其然然則果如之何曰先王之法亦因其

土地之所宜時勢之所易而其有不便者則固不必盡以吾法繩之也夏之五十殷之七十周之百畝特言其大略如此而豈必當日之天下畝若畫一耶立法以垂後者所以明一王之大典也審勢以合宜者所以順天下之大情也以法權勢而以勢權法是故可改者改之而不嫌其異可易者易之而不虞其擾可增者增之而不憂其不給臆此立法之意也而紛紛之說可以不作矣然則何以知之曰考之周而知之周之世固以徹爲法也而當時侯國有疆以周索

者有疆以戎索者可見先王未嘗爲一切之法强天下而同之也不然不顧土宜不揆時勢而惟一切之法是爲則是王莽之周官安石之新法以私意罔民者耳豈先王取民之制乎

始經界論

古今聖賢爲政者多矣曷必以經界爲始哉奚獨於滕必始於經界哉吾知孟子之言度當日之時當日之勢而言之非謂凡有國者皆當如是也葢戰國之時與春秋異滕之勢與齊梁異春秋之時經界固未

嘗亂也雖稅畝丘甲已非先王之舊然但擴其什一之制未嘗易其溝涂之位但因田以加賦未嘗因賦以壞田則行仁政者自不必以經界爲急也至戰國而經界盡壞矣自周興至於七國歷歲彌遠其制固不能不就湮且當時諸侯皆擴土數圻地大則統攝爲難而姦弊易起而一時富强之臣又爭言盡地利之說以阡陌爲無益而盡闢之於是先王溝塗封植之制不可復問矣世之君子雖有志於仁政將何所憑乎是故經界之在春秋與在戰國其緩急固不得

不與也然其在齊梁猶緩而在滕獨急者何故齊梁之國方且窮兵黷武方且嚴刑重斂今日出師明日略地使人曾不得聚廬而處焉徭賦煩興丁男轉運使人曾不得粒食而飽焉嚴其文網峻其法令使人曾不得手足而措焉民方困憊而無如何也何暇議先王之丘甸哉且當政繁吏詰之世而欲易其疆壟變其溝洫舉百年湮沒之制一朝釐定之固必大擾是故其所急者在寬刑斂戢兵戈以與民休息而經界之說且以爲後圖何者虐政未去則仁政未可舉

也若滕則彈丸耳其疆理易考也其山川易悉也其原隰易甸也無攻城略地之擾無頭會箕斂之苦無踊貴屨賤之酷雖悉索敝賦以供强鄰固且駸駸乎有不虞之憂而幸而無事則修廢舉墜因易易也然則清經界以爲仁政之始其時當爲其勢可爲固莫如滕矣此孟子所以斷然以是爲始歟或曰經界之始獨滕爲然然則齊梁之國經界壞極矣使必待刑清政簡國內無事然後可定則當其未定之先民之困於古制之湮者不知凡幾矣夫去患者必先其甚

其甚者旣去而後其他可得而去也故非謂齊梁之國經界可緩而寬刑斂息兵戈正所以徐爲經界之計耳使徒知經界之爲急而不察其時勢驟舉而行之其不至病於民者幾何吾故曰孟子之言就滕言之而非謂凡有國者皆當如是也後世如宇文融之括田王安石之方田亦自附於孟子經界之意然以開元天寶之荒淫熙寧元豐之紛擾不知清其原本乃欲就民間土田較其毫釐分寸徒使奸民猾吏借以成私而不可究詰豈非不達於時勢之故耶後之

君子有志於仁政而欲行聖賢所言者其必審於時勢也哉

泰伯三讓論

說者曰伯之讓讓周也太王有立季歷之心伯知之而逃遂使季之後終有天下是爲以天下讓嗚呼是未嘗深原乎古人之事而徒以己意揣測之者也夫使太王果有立季歷之心則亦何足爲太王廢長立幼此晉獻齊景之所爲而謂太王爲之乎卽曰季歷生昌有聖德使泰伯嗣位昌爲之佐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且如太王果欲立季則是非正也邪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謂至德乎然則其爲讓奈何曰伯非讓周也太王之欲立季歷在伯旣去之後不在伯未去之前也季歷之天下因伯之讓而有而伯之讓不爲季歷也伯非讓周也讓商也讓商也者太王有翦商之志而伯不從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不遽亡是之謂以天下讓云爾考之周史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繼而武丁中興六十年商道方隆太王何自有翦商之志泰伯又何自以天下讓曰是

不然武丁之中興泰伯之讓成之也使泰伯不讓則武丁不中興何則史稱小乙之世商道寖衰是時六七作之賢聖已遠而恭黙思道之君猶在民間商之不絕如綫而周以積功累仁之後加之以太王之英明綱紀益修德澤益廣國勢益強天下歸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而泰伯又以明聖顯懿之資佐乎其後使太王主之泰伯從之商之不祀豈待孟津之會哉泰伯知其勢之不可止也是故以身去之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王季又當

儲位初定之日勢不能以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稍衰商之勢得以稍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興之此泰伯之志也故武丁之與泰伯成之也蓋泰伯之志猶之文王文王之權在己故率六州以事之而直行其臣節泰伯之權在父故逃荆蠻以避之而曲遂其忠貞文王不幸而遇紂故六州之事不得不變爲牧野之師而名以相形而愈著泰伯幸而終遇武丁故荆蠻之逃止見爲家庭之變而名遂相泯而不彰要之兩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噫泰伯所以爲

讓者如此泰伯之讓所以爲至德者如此夫子懼天下之民不知稱也故表而出之而後世乃曰讓周也非讓商也則是泰伯之讓與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無異也夫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春秋譏其啓亂矣泰伯之讓而如是也夫子肯謂之至德耶甚矣其不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也雖然以泰伯爲讓商是矣以太王爲翦商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曰不然泰伯守天下之大經者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翦商之志猶武王誓師之志泰伯讓商之心猶夷齊叩馬之心故知武王與夷齊之無異者則知太王與泰伯之無異不然以太王之明豈不知泰伯之志以泰伯之德豈不足以感動乎太王而乃父子相戾若是也哉

衛公子荆善居室論

夫爲人臣者以尊上庇民爲善不聞其以保家守位爲善以扶危定傾爲善不聞其以寡取節用爲善使荆也上之能佐其君復康叔武公之舊翼戴王室比隆豐鎬次之足國強兵招攜懷遠號令諸侯踵跡桓

文下之修守備睦強鄰有保境息民之功使天下稱之曰衛有人焉是爲善耳區區居室何足道哉而荆也不然荆之時非無事之時也內則君荒於上臣佞於下外則齊晉交逼國無寧歲荆也沉默其間無所建明直諫則不如史魚先幾則不如蘧瑗推賢讓能不如公叔發攻城野戰斬將搴旗不如王孫賈應對賓客善事鬼神不如孔圉祝鮀衛之不亡者數人之力而荆無與焉齊豹之亂爲公驂乘矢集於肩此亦計窮勢極不能自免故就傷耳原其所由與仇牧荀

息異矣乃催節嗇於家室之間爲持盈保滿之計若荆者可謂不墜其室矣善則未也彼季札之衞而稱爲君子蓋其謙退守節適與札相類故咄咄歎賞以爲賢耳豈至論哉乃夫子亦振振焉稱之何居噫此夫子之不得已也春秋之大夫驕侈極矣魯三桓鄭七穆齊田鮑晉趙魏衞孫甯之徒紛紛以粲富相尚無有紀極大者竊國小者僭擬其禍皆始於貪冒之無已務富其室而不恤其他驟令盡如荆之循序有節不凌上不踰分何至橫溢如此之極哉是故有臺

門旅樹之侈也而後見守節之可貴有肆夏八佾之僭也而後見循分之可嘉有爭田重幣買環請帶之貪也而後見寡欲之不易素絲退食之風渺而有不貪爲寶者即以爲良臣亦爲几几之度遙而有不伎其上者即以爲名卿夙夜匪懈之節希而有不縱其欲者即以爲碩彥夫子之取荆也猶之作春秋而美齊桓晉文云耳猶之論仁而取管仲云耳而或者謂仲虺之稱湯曰不殖貨利此與荆之不賓於貨何異謂夫子不得已而取荆豈虺亦不得已而取湯耶是

又不然不殖貨利之心充之則可以保四海守之則僅及乎一室荆守之而湯則充之者也使湯無以充之而區區守不殖之心亦烏能彰信兆民而表正萬邦也哉然則季文子之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晏平仲之豚肩不掩豆其儉節過於荆矣夫子欲風有位不取彼而取此何哉曰聖人之論中而已矣二子之行非中也世雖多詐僞而尾生之信不可取世雖多爭奪而宋宣魯隱之讓不可取世雖多奢侈而文子平仲之儉不可取聖人之慮天下亦詳矣嗚呼以此爲

訓後世猶有不食兄祿如田仲子脫粟布被如公孫弘者猶有親執牙籌如王戎紫絲步幛赤石脂塗壁如王愷石崇者

原壤論

論語原壤夷俟集註謂壤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愚謂壤爲老氏之流信矣而非墨守老氏者也使其墨守老氏則將跳梁偃強如接輿荷蕢之不可羈絆夫子豈得而折辱之耶夫子可以折辱之則知其尚有可致之機而非墨守老氏者矣何則壤乃

夫子故人夫子必嘗習與之言壞亦必聞夫子之道而慕之夫子之道足容重手容恭正其衣冠尊其瞻視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此必壞之所素知豈惟素知必嘗歎其與老氏之教如雅鄭朱紫之不同亦必嘗於夫子之前強爲恭敬顧其放蕩之習浹乎肌膚藏乎骨髓雖暫息乎矜持之際而卒然之間不覺其發露是夫子所深惜也方其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若爲弗聞也者而過之是其狂方熾之時未可教誨至此則漸漬乎洙泗之風稍知有禮義矣乘其舊疾之發

藥而瘳之此與鳴鼓之攻同一剛克之意故曰壞非墨守老氏者也可惜者其終不能改耳使其因夫子之教而克改則當[illegible]七十子之列而史記家語弟子傳中皆不見有壞論語自叩脛之後亦不復見壞則其終身自棄乍明乍闇乍恭乍肆禮義不能勝其氣稟學問不能勝其私欲可知觀炙於高山景行而卒不免陷溺如壞者豈不可哀也哉公伯寮季氏之黨愬子路沮夫子子服所欲肆諸市朝者也而自漢以後皆列在七十子內意其必悔過自新服膺聖教故能如此冉求聚斂宰予短喪卒成賢者皆此類也惜壞之不能如寮如求如予耳人之賢愚何常之有苟能自奮則雖得罪名教如公伯寮不難登堂入室而況不至如寮者乎不能自奮則雖親受聖人之提撕警覺如原壤者亦終於汨沒而況拾其糟粕得其影響者乎然而爲壞者常多爲寮者常少甚矣克己之難而變化氣質非賢者不能也然則夫子之叩果無益乎是又不然曩非夫子深責壞則箕倨佻達之徒將滿天下無復忌憚自壞歷一叩而萬世知夷俟之

不齒其爲世教之防維大矣且壞雖不得列於七十子而一叩之後不至愈甚猶未如嵇阮之猖狂孰謂聖人之教無益哉

衛輒論

正名章朱子論之詳矣語類中有一條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爲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爲之臣而爲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

事與明皇約然後爲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輒不能然
則孔子決不爲之臣矣此一條答待子爲政之旨已
十分明白若如王陽明所云令子迎其父父讓其子
而不居仍令輒得國焉卽留養其父於宮中盡父子
之禮如後世太上皇之類此正是世俗之見未嘗以
義理事勢深揆之也當年蒯聵得罪於父若使父沒
而宴然歸國受其子之養是匡章之所大不忍也而
謂孔子肯教蒯聵爲之乎蒯聵旣義不可歸國而輒
可安於其位乎此以義理揆之而有不可也且當時

南子尚在蒯聵歸國不知何面目以見南子能保其
不相殘乎况以蒯聵之暴戾使其歸國肯袖手讓其
子乎萬一蒯聵不讓國人不服衛國之亂未有艾也
此以事勢揆之而有不可也故爲輒計者惟有奉公
子郢而立之斯爲求仁得仁孟子論瞽瞍殺人事正
是如此集註取胡氏之說恐未可謂誤也

靈壽志論二十條

泮宮修而魯頌作學舍鞠爲園蔬博士倚席不講而
漢道衰學宮之關係豈不重哉自明季以來有司尚
於掣肘習於因循求如文翁興學於蜀常袞興學於
閩蓋難言之而地方士大夫率多自急其私雕牆峻
宇經營家室惟恐其不華且固而於出身之地曾莫
顧而問焉宜其日敝哉興起之責吏於其土與生於
其鄉者均無膜外視焉可矣 右論學宮

從祀諸賢經累朝論定殆無遺議惟嘉靖九年增入
陸象山九淵萬曆十二年增入陳白沙獻章王陽明
守仁三先生雖皆一時賢者然學近於禪與孔門之
旨不免莛楹學者取其長而去其短庶幾爲善學三

先生者至漢儒鄭康成歷代從祀嘉靖九年以其學
未純改祀於鄉然其所注詩禮現今行世程朱大儒
亦多採其言恐不當與何休王肅輩同置門牆之外
若以其小疵而棄之則孔門弟子亦有不能無疵者
豈可以一眚掩大德乎 右論從祀

余讀安州志言祀事之失嚴敬曰壇壝廟宇宿莽積
塵神主龕籠傾欹破毀几案皆鳥鼠之迹庭除有人
畜之糞及祭祀届期齋戒視爲虛文執事何嘗告戒
拂拭者溷瀆垂重滌濯者污垢斑斑葅醢不問生熟

犧粢未知精潔帶泥連草之菁芹含蛀蘗塵之棗栗凡百供陳盡託僕隷師生不躬親有司不省視嗚呼今天下如此者多矣豈獨安州哉稽秉周禮稀自既灌而後夫子猶不欲觀而況如今日乎知禮君子其知敬畏哉其知敬畏哉右論祭

署者出政之地也自居之者以傳舍視之而署乃多廢彼前賢之一日必葺館信宿必掃地者獨何謂乎蓋不以傳舍視官者斯不以傳舍視署然則窮民窮財盡之際則如之何曰如衛文公之務財勸農通商

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而後楚丘作焉斯善矣右論公署

國家以科目取士原非謂所取者盡賢也意其中或有賢者耳宋太宗謂豈敢望拔十得五得一二足矣士之列於科目者思太宗之言豈不當汗出發背也哉前輩特由此以進身而所重初不在此也學者不可不知右論科目

分野之說賈公彥謂古者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僧一行謂是山河之首尾與雲漢之升降相應論者往往疑其不同余以為二說一也賈公彥言其流僧一行推其源而已惟山河與雲漢旁之列宿相應故歲星在其地則受封雖千百世皆如是占可也右論分野

地丁之額不過一時所定自當視民力為上下故禹貢賦法有上上錯者有下上上錯者有下中三錯者未嘗以一定之額責之民也以一定之額責之民此孟子所謂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也豈經久可行之道哉余考各州縣折徵糧之法輕重懸殊求其所以然之故蓋因萬曆九年丈量是時江陵當國

政尚嚴切有司不敢缺額故各以其原額之糧派於所丈之地地寬者糧輕地窄者糧重如元氏縣上地每三畝六分七釐四毫折徵糧地一畝至下下地則每十一畝折徵糧地一畝以彙計較之不啻倍蓰則拘於額之故也又考明會典戶口之數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有奇人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有奇弘治四年天下戶九百一十一萬三千四百有奇人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有奇以弘治全盛之世而其戶口反減於洪

武豈非當時軫恤民隱舉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盡去之所以額賦驟減如此至萬曆六年天下戸口又復與洪武相等由此言之不缺額者莫如萬曆之世也而言明祚之衰必始萬曆缺額多者莫如弘治之世也而言明祚之盛者必首弘治左氏傳稱尹鐸損晉陽戸數而趙氏世賴之其弘治之謂歟損額之利孰與增額其矣額之當因時隨地而不可必取盈也國初定鼎懲明之覆轍荒糧逃丁不得豁免民力稍甦矣然煢獨之未得土田者猶不乏也自承平以來有

司謹守原額如天經地義之不可移易鳩形鵠面之人呼天搶地無所告訴甚則人已亡而不肯刪除子初生而責其當差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黄口之兒已入追呼之籍苟無缺額而已遑恤其他嗚呼額之厲民一至是哉司牧者誠三思於禹貢之錯法尹鐸之保障願爲弘治之盛而勿學萬曆之弊覬其時與地而上下焉吾民其庶幾乎右論額丁

學者多言井田然觀周禮載師之士田賈田皆不用井法而左氏傳載楚蔿掩定土田自度山林至井衍沃有九等之殊是一國之地有井有不井也觀鮀言魯衞晉之始封有疆以周索疆以戎索之異是天下之國有井有不井也孟子所謂野九一國中什一者恐亦就滕之地勢言之耳余觀禹貢地形高下不齊肥瘠各殊其在三代以前亦所謂疆以戎索者耶隨其土宜定其經界斯善言井地者哉至若徵斂之法近代大率多本唐之租庸調及兩稅元史言元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此倣唐租庸調也取於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此倣唐兩稅也今州縣或分地

丁爲二即租庸調法或合地丁爲一而總派於地即兩稅法二法各有利弊去弊就利亦存乎其人焉右論賦稅

差役僱役各有利弊傳聞有疏言差役之害僱役之不善至詳悉矣然良民之畏役已久惟游惰之民樂於爲之欲禁樂者之不爲而驅畏者使爲之此勢之至難也此法行勢必良民陰僱游惰之民在官以爲差役在民則仍僱役特官僱與民僱殊而游惰之民充役則一且官僱則有定額民僱則誅求無已其

或犯法究及僱者利則歸於游惰害則及於良民其為弊吏無窮此熙寧元祐大臣所以各持一見而不能定論治者止可因其弊之最甚而稍通融之難以一槩論也周禮有轉移執事之游民僱役之法恐不待後世而始有大抵治之得失在官不在吏官誠賢則雖僱役亦足以為治官誠不賢則雖差役亦足以生奸竇此疏者知僱役之害而謹防之可矣若欲舉其法而盡變之亦未易言也至疏中云原設工食除冗役扣解充餉而所留者仍給見役此亦可商今賦

役書所載各項工食皆民之雇役錢也如役當留則此工食固應給役役不當留則此工食應還之民或即以補現役之不足者若扣解充餉是朝廷既役民而又得其錢也可乎先生一時之言未慮及此敢僭論之所以推廣先生愛民之心也右論役法

焉從聘有摘陳漕政一疏內云今日治河之病原自有在而黃堙之塞止不與焉夫黃河善淤其來遠矣故沿河州縣俱設有淺夫原為挑河而設如夏鎮額夫一千二百五十四名徐州額夫三千五百一十六名邳州額夫八百三十五名雖他處夫數不同總之計道里遠近以為多寡自足供一處挑河之用使當水落灘見之時即率前項夫役於灘淺所在逐段挑深俟伏秋水至衝刷一空黃雖善淤安得數十年間河身遂高與城齊也惟是前此治河者創為束水漾沙之說歲增長隄若干丈歲築埽壩若干處即謂治河得善策矣而不知此朝三暮四之術也所謂束水漾沙者果遂能漾之以歸於海乎無論旋漾於此復停於彼且河水暴發併前隄埽盡化而為河身矣此

與載土實河者何異河身安得不日高也蓋由河官以挑淺則用力勞而無可見之績築隄則取效速而有可紀之功所以相率日習於非而不自覺耳如蒙勑下總河大臣督行各管河官除水漲冰凝之候即率各處之淺夫挑各處之河道總河但時加稽查勿令虛曠則河道不日深通而壅從之為患者臣不信也蓋公議治河不滿於潘公以水刷沙之論云右論河漕

余聞之太行綿亘數千里傍與定諸縣之山大抵皆太行也今志列之曰某山某山者猶江漢之分為沱

潛河濟之分爲瀰汨也好奇之士見其一峰一嶺往往驚駭而嗟異之而況觀太行之全勢者乎滹沱慈水皆穿太行而入海在靈壽者特其上流耳觀山川者其毋囿於一隅哉 右論山川

古蹟信而有徵斯足貴焉如漢世祖渡滹沱冰合之事談者皆言在饒陽南而靈壽又有㴬凍村兵行間道亦或有之然不可考矣疑則傳疑可也萬曆中知縣周官立碑於河上大書特書曰光武冰堅可渡處此豈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意哉至若寧晉志云邑有名

勝可以登眺游覽以云雅致韻事則得矣然往往有一丘一壑之奇一峰一石之美一亭一臺之異一水一碑之佳而賓客絡繹上司往來供億費煩地方受累甚至釋道之菴樓士女之樂遊損財誨淫廢時失業悔因之故古蹟鮮少地方一幸斯爲民生利病起見固君子之言哉然果係古蹟亦何忍聽其湮沒也使好奇之士聞此言而慄然不寧勿以遊覽病民致廢時君子歸怨於古蹟則可矣 右論古蹟

物生於天而成於人嘉禾必植根荄必剪雞豚必畜虎豹必遠要使各得其所而已孔子言學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欲其廣見聞資談說已耶夫亦民生日用之物有天下國家者所當裁成輔相學士不可不知者耳不然山海經博物志不賢於三百篇哉 右論物產

龍王者何其地祇之主龍者歟抑古豢龍御龍之類歟古者祈雨大神則有風伯雨師地祇則有名山大川隋唐間祈雨初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又

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所神州宋興始有五龍廟及九龍堂之祈蓋龍神之祀於古無聞有之自宋始也至廟貌冕服擬於王者特世俗從二氏之說耳 右論龍王

藝文志亡自廊廟得失下至閭閻疾苦無所不錄惟歎老嗟貧誇多鬬靡嘲風弄月之辭則無取焉韓退之文號起衰然感二鳥賦上宰相書皆其少年作君子恥之司馬相如上林子虛載在漢史然黄東發謂文所以載理豈有不關義理而可言文張幹臣先生

有言後生學李白詩何用如何不學好人却去學醉漢彼於藝文皆超軼絕倫猶然可鄙況尤而效之者乎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太極然無非太極也若此類於太極何有哉（右論藝文）

世治則重孝義世亂則尚游俠太史公作史記於孝義之士未見表章而劇孟郭解之徒顧津津稱道之長輕薄之風而滋驕橫之習何其陋也嗚呼此其所以為遷歟故知孝義游俠之分則可與論世可與守身矣（右論孝義）

八蜡見於禮記郊特牲鄭康成註云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孔穎達疏云王肅分貓虎為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貓虎者昆蟲不為物害亦是其功或疑昆蟲害苗不當祭但王說為優不知祭非祭昆蟲乃祭主昆蟲者也鄭孔之說何病又按古祭八蜡在十二月近代則於春秋丁祭之後蓋取春祈秋報之意亦各有其義也（右論蜡祭）

邑國君勳名德器前史載之詳矣余獨怪其報燕惠王書所修陳者大呂存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而弔民誅暴不及焉豈猶未免戰國氣習歟至其品意藹然有仁人君子之風雖儒者豈能遠過之哉（右論樂毅）

史稱曹武惠宋良將第一及考之史其開國元勳固自拔揭然猶有及之者至於善戰下不妄殺一人不自矜伐不冠帶不見吏平生未嘗言人過失則類非諸將之所能及矣然則謂之為宋良將第一不亦宜乎（右論曹彬）

玉生於山而成珪璋之用者琢磨之力也木生於山而勝棟梁之任者繩墨之功也余觀前代名臣磊磊落落於天壤間者鍾地靈固殊哉亦由其發奮刻勵能自拔於流俗也人苟能自奮何可限量耶鄒洙泗洛閩無不可幾及而況樂曹諸公乎（右論名臣）

大學說

涇陽以為致知不必窮至事物之理也窮至事物之理乃是訓詁記誦詞章之習豈性學哉故定傳仍以本末傳為致知格物傳

唱此知本性學尊經者尊此性學之經立志者立此

性學之志審幾者審此性學之幾非率人入空門而何

知本說

五倫本於五性而成親義別序性之五善確有可據何必懸空說一察字涇陽不指點破何耶陽明四句宗旨辨之確矣尚取其致良知之說何歟更定大學不遵朱子以補傳爲非說得觸觸突突沉淪於釋學其失易辨涇陽信服乎良知單排宗旨其誤難窺大學知本明明有明德修身必渾言性善乃曰善者性之實也善存而性存矣

性學說

五性合三達德乃是聖學之性異學之性中國則有告子生之謂性之性西土則有佛家作用是性之性兩性專以知覺運動者言人與物同蠢然之性也斷絕五性而三達德靡所用全向氣上發露而佛家之明心見性乃無善性之知仁勇

白鹿洞規說

陽明提致良知驅人入禪涇陽提知本歸性善亦驅人入禪人人黎性爲學談性爲問認性爲思証性爲辨

東林會約說

虛言善惡認差可欲爲善之旨格致工夫必在博文今日之四書五經文君子以文會友講五倫之可躬行者而已誠正修工夫必在約禮日用之作止語默禮也君子以友輔仁共勉於五倫之躬行而已不必提宗也五倫有多少當窮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錢子辰字說

錢子子辰初名樞一日有志於聖賢之學奮然曰吾惡夫向者之不聞道也因改其名曰民而請字於余且問學爲余告之曰子何以改名爲哉自古聖賢豈皆生而聞道者耶蓋亦有始爲庸人一旦發憤而力學者矣方其未學則人聞其名而忽之賤之及其既學則人聞其名而重之敬之名不變而聞其名者變矣何以改爲哉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惟恐其舊染之污也子既志於學而改其名是亦彈冠振衣之意也且業已改之矣然則請改其名

而仍其字可乎子辰曰吾初之名樞而字子辰也蓋取北辰天樞之義今改其名而仍其字毋乃名與字不協乎余曰何爲其不協哉夫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始乎邇極乎遠其爲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敎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修於身也不過忠信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其處事而接物也不過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初無窮遠難行之事杳冥昏黙不可知之理而造其極則至

於位天地育萬物是故卑者高之基也邇者遠之階也今夫天下之卑且邇者莫如民而高且遠者莫如辰子辰誠審乎民之義則守其庸言庸行循循乎規矩之中而勿躐等以進誠審乎辰之義則以聖神爲必可學以參贊爲不足異而勿半塗而廢始乎民終乎辰聖學備矣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則民之謂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則辰之謂也論語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民之謂也上達者辰之謂也子辰勉之哉

三魚堂文集卷之三終

三魚堂文集卷之四

雜著

讀孔子家語

家語致思篇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故道雖貴必有時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則丘之道殆將廢矣此一條必有爲言之也猶孟子所謂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云爾亦就夫時勢之合義者言之耳若不問義而但求時勢將何所

不至耶孔子之道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豈必待季孫之粟南宮之車而後不廢耶豈粟與車遂能操道之權耶飯疏飲水菜色陳蔡道何嘗廢也

讀正蒙太虛條

正蒙云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謂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道理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此二句就人上

說本只是一个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九峰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出太虛有天之名卽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卽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卽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以朱子九峰之言觀之則知張子此四語備一篇太極圖說之意由太虛有天之名是指太極之不雜乎陰陽者言之所謂一故神也由氣化有道之

名是指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者言之所謂兩故化也下二句則是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以下之事橫渠此條之意本極精密近思錄不載者豈以其變太極爲太虛恐滋學者之惑歟蓋程子嘗言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朱子亦嘗言正蒙說道理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愚按張子非不知理氣之辨者程子朱子亦非病張子不知理氣之辨也特以其言似止說氣辭未達意耳觀其論虛空卽氣云不可謂虛能生氣亦不可

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蓋惟恐人以虛空爲道而深破其說謂虛皆是實雖若以氣言而理在其中也但濂溪分氣爲二曰動曰靜而太極在其中不離乎動靜亦不雜乎動靜橫渠分氣爲二曰虛曰氣而以太虛爲不雜之太極太和爲不離之太極所以朱子謂其落在一邊辭不達意以此故耳語類載此條謂其議論極精密又謂其有未瑩處此固不足爲橫渠病若夫所謂氣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朱子謂其流乃是箇大輪廻此則與程朱不可合者也

讀朱子白鹿洞學規

朱子白鹿洞學規無誠意正心之目而以處事接物易之其發明大學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蓋所謂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爲誠正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故傳釋至善而以仁敬孝慈信爲目仁敬孝慈信皆因處事接物而見者也聖賢下言爲語欲人之心意純閑於義理之中而已而義理不離事物明乎白鹿洞學規之意而凡陽儒陰釋之學可不待辨而明夫子告顏淵克己復禮而以視聽言

動實之其卽朱子之意也夫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考亭淵源錄一條郭友仁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高忠憲纂朱子節要亦載此條愚按德元嘗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觀朱子答劉淳叟云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

个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云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記恐失其真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坐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人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況專言靜乎

讀象山對朱濟道語

象山對朱濟道言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愚按言收拾精神何如言敬敬則主於存天理收拾精神則自私自利而已

主於自私自利則雖略綽提撕如朱子猶非正學而況其所謂收拾者不免如觀心說之所譏耶大抵象山陽明景逸念臺皆是收拾精神一路工夫但象山主靜陽明則不分動靜景逸主靜念臺則分動靜象山陽明都不要讀書窮理景逸念臺則略及於讀書窮理象山陽明則指理在心外景逸念臺則指理在心內究竟則一轍

讀東萊博議

東萊論管仲云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

外無功利畢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言正相爲表裏合二公之言方盡得孟子首章之意

讀離騷

離騷就重華而陳詞一段因女嬃譏其婞直而欲求中正之道下叩閽一段則欲以中正之道感君求女一段則欲以中正之道求賢而一則結之曰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賢而嫉妬一則結之曰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則非特婞直不可行卽中正之道亦不可行矣

讀通考

讀通考載何基字子恭婺州金華人師黄幹告以必有眞實心地刻苦功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年八十一卒謚文定按何黄金許之書皆不可不有而文定所著學庸發揮大傳啓蒙發揮通書近思錄發揮及文集尤要緊

讀綱目

宋元嘉十年魏陸俟嘗爲懷荒鎮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旣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俟問之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鎭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卽日以爲散騎常侍綱目特筆書之蓋美俟也按郎孤前之用寬恕似孔子所謂寬以

濟猛後之以法裁似孔子所謂猛以濟寬然以此敗者何也是非寬猛之過用寬猛而不知分寸之過夫所謂寬以濟猛者豈可使一於寬所謂猛以濟寬者豈可使一於猛矯枉過正因噎廢食此孤之所以敗而豈寬猛之咎哉且寬者德教之謂董生所云任德教而不任刑者是也非德教而但言寬豈聖賢所謂寬耶其後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胡太后止斬凶強者八人亦似合於殲厥渠魁之道而卒以釀亂

亦此類也夫

宋元嘉二十二年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發明云元魏之好尚如此其亦異乎蒙古之所爲此綱目所以予之按明儒之擯元綱目之予魏固各有其義焉難以執一論也尹氏得之矣

讀宋史

看書不可只見一邊如宋史云陳淵入對論比年以來頒賚賜與之費太過周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

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自今錫賚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報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此可見王安石之徒講周禮都只見一邊所以成病痛

學者當自省氣質偏處用力變化宋史載李方子字公晦性端謹純篤初見朱子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此可謂能自變化者若李道傳字貫之臥榻所間大書

喚起截斷四字此又是變化氣質之要法所謂愼獨也

朱子門人李燔字敬子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學者常將此語玩味便覺一切紛華靡麗俱不足累朱門黃榦李燔並稱而傳不言燔有若述此一句便可當一篇大文字

讀金史世宗本紀

金史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女直人寖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

俗迄今不忘今之宴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効之又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也按世宗之言可謂不忘本矣有周公

幽風七月之遺意焉然周公不忘爾俗至於制禮作樂則監觀夏殷不純用陶穴陶復之舊蓋文質得中然後爲久安長治之道世宗所謂漢風乃漢人後進之禮樂耳以爲不足學固矣何不反而求之先王文質得中之道乃沾沾於會寧舊習哉至於明昌承安之際文物粲然如一拜儀也公服則用漢拜若便服則各用本俗之拜可謂損益得宜矣特不能擴而充之且婢寵擅朝而金源氏從此衰非習漢人風俗之過也楊雄所謂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

聖人之法度若金源氏可謂負漢人之法度矣

讀金史章宗本紀

金章宗明昌四年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遣諭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而乃以鷹進此豈汝所職也後毋復爾嗚呼金之盛時其君勤恤民隱如此然自明昌而後日衰而况縱欲不顧者乎

讀金史哀宗本紀

史臣贊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觖望金事幾去天厭南北之兵挺生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是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乃克爾也章宗志存潤色而秕政日多誅求無藝民力浸竭明昌承安盛極衰始至於衛紹紀綱大壞亡徵已見宣宗南渡棄厥本根外狃餘威連兵宋夏內致困憊自速土崩哀宗之世無足爲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屬心日出傳息理勢必然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

敝乃盡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按金源盛衰之故前之暴後之壞無足言者獨大定明昌之間一代極盛之時也所以固其根本貽謀百世者較之三代漢唐相去遠焉讀食貨志大槩可知何怪其不永哉觀幽蘭軒之事者追源於世宗章宗之世可也

讀金史完顏奴申傳

金史完顏奴申傳曰哀宗北禦以孤臣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璧有

韋孝寬必有以處此又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謀臨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懦熟無鋒鋩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中矣因循苟且竟至亡國按金之用人採唐宋之法特重科目然其未也風氣至於如此豈非知科目之名而

不知科目之實歟

讀金史禮志

金史明昌五年陳言者謂葉魯谷神二賢創製女直文字乞各封爵名建立祠廟令女直漢人諸生隨拜孔子之後拜之禮官言前代無創製文字入孔子廟故事詔令依蒼頡立廟於盩厔例官爲立廟於上京按創製文字可入孔廟則李斯丁文仲久在兩廡矣禮官之言有以也夫

讀金史食貨志

金制夏稅六月止八月秋稅十月止十二月爲初中末三限泰和五年章宗諭羣臣以十月民獲未畢遽令納稅可乎改秋稅限十一月爲初又以陝西諸處地寒稼穡遲熟夏稅限以七月爲初嗚呼金取民之制亦煩苛矣然所謂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則猶無之自明季以來急征法行求如金制不可得爲民余何其不病哉

讀金史方伎傳

金史方伎傳云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城人精於醫

貫穿難素之學用藥多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古醫書有汗下吐法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不當下者下之則死不當吐者吐之則死各有經絡脉理從正用之最精號張子和汗下吐法庸妄淺術習其方劑不知察脉原病往往殺人噫治天下而用法必若張子和然後可哉又金史云五穀有恆性而順成不可必故有年大有年以異書於聖人之經猶人有恆性而至行不易得故孝友以異傳於歷代之史若治天下者能如張子和之用藥亦何患孝友之風不滿

天下哉

讀金史隱逸傳

金史隱逸傳曰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隱居嵩洛山中以伊洛之學教人正大閒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鞏閒若假道於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阻上溺之勢也須之大元兵果自饒峰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於三峰山汴京不守皆如時昇所料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太原元好問嘗

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惟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按杜之料敵郝之論學不足以隱爲高者所由與沮溺之徒異矣

讀元史五行志

元史五行志謂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陰陽一太極耳人之生也全付畀之具爲五性著爲五事修之則吉不修則凶箕子因之以作九疇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爲五行志又不考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共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王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乃執其類而求之惑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王安石之說亦過也按此引伏生大傳之言可見六沴有

應有不應由於王極之建不建其義至精國語伯陽父論三川震亦以周德若二代之季知其必亡蓋古來無不應之災異亦無必應之災異視其極之建不建德之修不修而已濂溪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與伏生之言若合符節論五行者蔑以加矣

讀祁州志

祁州志唐河在城南十五里沙河去唐河十里滋河去沙河五里唐河東南注於沙沙河注於滋俗名三岔口愚按唐縣志唐河即滱水又按曲陽新樂行唐

縣志滋水即慈水沙河即派河派河即恆水也滱水自唐縣定州而至祁恆水自阜平曲陽新樂行唐而至新滋水自靈壽行唐真定藁城無極深澤而至新蓋滱水滋水皆與恆會禹貢云恆衛既從衛水在今甚微而恆水獨盛蔡注言恆水東入滱水又引晁氏云今之恆水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於滋水非古迹矣豈未知滋與滱下流固合耶又按[redacted]地志云恆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自言北岳者專以大茂木當之不亦過乎

禹貢有大陸既作之文唐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爲其地余向讀一統志疑邢當作祁康熙甲子讀祁州志亦云邢是祁字之訛蓋祁之東鹿縣即大陸地鹿與陸通東鹿縣東至深州二十五里西南至趙州之寧晉縣一百二十里以地勢考之其爲祁也無疑矣

讀南皮縣志

南皮縣志云九河多在境內或錯呼者有之非全無蹟而妄借虛名也酈道元以及宋儒皆謂已淪於海恐非確論大西南之邢臺即大陸東北之靜海有逆河而此方支分派別渠哳顯然謂非九河之故道不可奈何舍有蹟而談無蹟又云徒駭在縣西北太史在古皮城南馬頰在城南覆釜在東南胡蘇在西城下簡潔在城西鉤盤在西北鬲津在東南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在東南九十里外岍高丈餘中闊里許境內廻環三十餘里又曰毛河即覆釜王莽河即馬頰銀鉤河即鉤盤其言簡潔蓋亦其土人相傳之說似乎可信而先儒多有異論何與潛修志者不細考其

上下流之在鄰封者又不載前人之議論按南皮人物如北齊之李鉉唐之賈躭高適宋之賈黃中皆閎覽博物君子而躭尤究悉地里見四方之人與使外國者必從詢索其山川風俗並其鄉之古蹟未嘗一論及耶土人但能述舊聞而不知引先哲之言以爲據可概也然以漢書溝洫志許商之議及鄭康成孔穎達詩允猶翕河注疏考之其蹟正當在此許商鄭康成在酈道元之前其言可據此志所載豈盡無稽也哉蔡九峰書傳載程氏酈氏之說亦姑傳疑云爾

并貞以為淪於海也

讀武功縣志

康對山武功縣志云漆水縣東門外水今謬為武水者也自幽岐之間來縣北受浴水南受漳水入渭鄭漁仲序地里略謂天下如指諸掌而信漆由富平入渭之說蓋括地志未審幽岐涇渭脉絡所在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再至富平始入渭也漁仲誤目如此况其餘乎詩曰自土漆沮漢書曰𣂏在漆縣今部[illegible]封里有漆村是也又云

浴水乾州西夾道水也亦從幽西梁山來意此或即沮水關西人讀浴若于于沮同易亂耳漁仲亦以東自富平入渭殊誤按對山言漆沮與蔡九峰禹貢注不同蓋不知禹貢之漆沮非詩之漆沮可謂疎矣志又稱武功為后稷始封之㙮在渭水之北東與平東南鄠南盩厔西南郿西扶風西北麟遊北乾州東北醴泉亦不言其去邠岐豐鎬之遠也

讀呻吟語疑十七條

吕新吾先生呻吟語一書鞭策身心箴砭末俗有功世道非淺然其間亦有一二可疑者謹誌之以質君子意在舍瑕取瑜非敢妄議論先儒也

一條謂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語余所未喻只有內與本那外與末主張得甚麼謂此須與孟子持志養氣之論顯背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亦是交相培養若輕視外與末豈程子所謂體用一原者乎聖賢之學雖云美在其中則自然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然欲其中之充實非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不可

一條謂性只有一箇纔說五便著情種矣愚謂若如

佛氏以知覺為性則性只有一箇若如程朱言性即理也則理有分有合合之則為一分之則為五安得謂性只有一箇

一條謂先天理而已後天氣而已愚謂先天後天似不可以理氣分

一條謂人問君是道學否曰我不是道學是仙學否曰我不是仙學是釋學否曰我不是釋學是老莊申韓學否曰我不是老莊申韓學畢竟是誰家門戶曰我只是我又一條謂宋儒紛紛聚訟語且莫理會自

家何等簡徑愚謂此二條是不欲專主宋儒之學而
自成一家但宋儒不同如呂謝游楊象山慈湖不主
之可也若周程張朱之學卽孔孟之學也可概以宋
儒目之而曰且莫理會我只是我乎人苟有我只是
我之心何所不至耶
一條言堯舜至孔子都不自滿假孟子自任太勇自
視太高而孜孜向學欿然自歉之意似不見有宋儒
談論都是道理身所持循亦不異世俗曾不是聖賢
路上人只是自家平生之所不足者再不肯口中說

出以自勉自責亦不肯向別人招認以求相勸相規
所以自孟子以來學問都似疊墻說法直下承當與
聖人作用不同愚謂此等病痛只可以言金谿姚江
一流不可以言孟子及周程張朱
一條謂儀禮是嚴苛煩細之聖人所爲愚謂時勢不
同儀禮亦或有不可行於今者而遽以嚴苛煩細目
之可乎
一條謂漢儒雜道宋儒隘道宋儒自有宋儒局面學
者若入道且休著宋儒橫於胸中只讀六經四書而
體玩之久久胸次自是不同又一條言漢儒無見於
精宋儒無見於大愚按此二條皆不分別概稱宋儒
舉周程張朱而謂之隘謂之無見於大可乎舍周程
張朱而讀六經四書猶入室而不由戶也明季諸儒
何人不讀六經四書只是不肯從周程張朱入門故
各以其所見窺測聖人之意遂成一橫議世界聖賢
之書適助其氣質之偏而已殷鑒不遠不敢不懼
一條謂明道答安石能使愧屈伊川答子由遂激成
三黨可以觀二公所得愚謂尊明道而抑伊川嘉隆

以來諸儒議論多如此其實明道伊川雖一寬和一
嚴厲然不可以遽分優劣寬和有寬和好處嚴厲有
嚴厲好處明道能屈安石伊川不能服子由者蓋安
石尚能容明道而子由不能容伊川也此是王蘇二
公之有優劣非明道伊川之有優劣也
一條謂明道在朱陸之間愚按朱子之學卽明道之
學也象山之學則與明道相冰炭者也特明道之言
間多渾融爲禪學者往往假借之以伸其說遂謂明
道在朱陸之間可乎

一條謂明道不落塵埃多了看釋老伊川終是拘泥少了看莊列愚謂明道看釋老何嘗有一些釋老之累若以伊川爲拘泥而欲以莊列融之則亦不成其爲伊川矣

一條謂儒者惟有建業立功是難事自古儒者成名多是講學著述人未嘗經試所言恐試後縱不邪氣其實成箇事功不狠狠以敗者定不多人愚謂此不知指何等樣儒者若程朱大儒任之以事亦豈狠狠以敗乎是何視功業重而儒術輕也

一條謂多學而識是中人以下學問教有頓漸二門愚謂博文約禮聖門教人只有此一法謂有頓漸二門者此嘉隆以來諸儒陷入於禪者之言也

一條謂有不容已之眞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處之未必當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不切者也又一條謂周公是一部活周禮世只有周公不必有周禮愚按此與孟子仁心仁政之說不同不如程子云有關雎麟趾之精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說得無獘

一條謂中庸爲賢智而作愚謂中庸爲智愚賢不肖而作不是專爲賢智

一條謂六經言道而不辨辨自孟子始愚謂唐虞之吁咈卽辨也不可謂自孟子始

一條謂申韓亦王道之一體聖人何嘗廢刑名不綜核四凶之誅舜之申韓也少正卯之誅侏儒之斬三都之墮孔子之申韓也卽雷霆霜雪天亦何嘗不申韓哉愚謂王道之與申韓猶珷玞之與美玉也王道未嘗無刑罰然非申韓之刑罰也其體則仁其用則

義故可以討若申韓則以殘酷之心行殘酷之事而已故謂聖人不廢刑罰則可謂聖人不廢申韓則不可舜孔子之事豈可與申韓同日論哉舜孔子所行王道也申韓者王道之罪人也若以申韓之刑罰爲王道之一體則桑孔之理財亦王道之一體歟

一條謂聖人之爲政也法天當寬則用春夏當嚴則用秋冬而常持之體則於威嚴之中施長養之惠又一條謂居上以寬爲本未嘗以寬爲政愚謂嚴威中施長養是以嚴爲體也不如曰長養中施嚴威蓋嚴

不可少而非所以為體也居上以寬為本本非在政之外本亦政也謂未嘗以寬為政可乎聖人為政寬處常多嚴特偶用耳雷霆霜雪豈天所常用乎子產為政不專於寬而孔子謂之惠人者亦以其寬處常多耳非謂子產政多尚嚴只為一箇寬的心也董生任德不任刑之論豈欺我哉我浙張考甫先生云陰陽之體固是對待然人之一身常使陽和之氣多而慘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之理固如此新吾呂先生之言蓋欲以救一時姑息之弊與崔子真政論一般意思然却未免於偏

閱馬從聘修文廟記

此篇勉諸生為碩大光明之賢以不負立教之意今學者不可不將碩大光明四字反復玩味碩大即中庸致廣大之意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方是碩大光明即中庸極高明之意必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方是光明然非加以問學之功則其碩大光明者猶不免於粗疎欲不負立教之意豈不難哉學者其勉之

孝經要解跋

孝經一書始於事親終於通神明光四海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不可不讀朱子特舉其切於庶人者述其大旨以示愚俗真西山先生又從而廣之其惓惓斯民之意至矣其言大抵與今州縣所講六諭相表裏我民既聽六諭又於此一玩味焉則知向所講者皆聖賢經傳之言萬世不可移易之道雖欲須臾離之而不得矣愚故復梓而傳之以告我民云

經典釋文跋

陸德明經典釋文三十卷其二十九卷則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孝經論語老莊爾雅之音義其第一卷則序錄也雖其列老莊於爾雅之上未免不倫然其有功經傳亦多矣自刊諸經注疏者將音義附各條下學者遂不復見此書之全辛酉季春余在虞山葉子石君以家藏抄本示我始獲睹德明本來面目雖音義都已散見各經然如費氏之以彖象文言附卦爻杜氏之以左氏傳附經范望之以太玄贊散於八十一首之下先儒往往病其變亂古訓則此書惡可不存其舊耶惜乎世俗滔滔好古者鮮工詩賦者既

視經學爲迂闊學程朱者又以漢注唐疏爲淺陋而古書日就湮沒不知注疏乃程朱之所自出也孔子從周尚奢奢於夏殷之禮況謂漢唐諸儒之書遂可弁髦視之也哉

文廟考略跋

右是書所考定賢儒位次與明會典所載不同蓋會典修於萬曆中如李延平羅豫章皆祀於萬曆末年者固不及載又因從前兩廡從祀先賢有議改議黜之人如東廡則澹臺何改曾點孔鯉共三位西廡則

黜公伯寮秦冉申黨改遷伯玉林放顏無繇共六位於是東廡先賢尚有三十三位而西廡先賢則止二十九位當時止各於東西兩廡用魚貫之法就便升躋而未嘗合敘兩廡東西遞遷故統而觀之有西廡之後儒躐出於東廡先賢之上者不甚紊亂失次之嫌康熙二十五年江南學臣李振裕言會典定序多有未安請行檢正部議謂國子監先賢先儒從祀位次遵行已久不便更張事遂寢按古者宗廟之制昭常爲昭穆常爲穆　東西廡之分似不嫌於凌躐

部議遵會典舊序亦非無見然東西廡同在一廟中與古宗廟之昭穆不同則是書所考正與江南學臣之所請固不可廢也宜並存之以待論定云若崇禎末年詔宋儒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邵雍朱熹六子進稱先賢從祀牌位列在左丘明下序於公羊高穀梁赤上此書不載者蓋以程朱大儒宜與四配同列而僅進儒爲賢未盡表章之道故略而不錄歟

戰國策去毒跋

戰國策一書大抵皆縱橫家言也其文章之奇足以

悅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心術子弟識見未定而讀之其不爲之漸染者鮮矣當時惟孟子一人卓然於波流之中直以爲是妾婦之道而大丈夫之所不爲蓋其視秦儀輩不啻如學味之中有大毒焉惟恐學者陷溺其中而不能出也今之讀戰國策者多亦曾以孟子之道權衡之乎余懼其毒之中於人也故取今文十所共尤者指示其得失使學者知其所以異於孟子者庶幾嚼其味而不中其毒也夫南豐一序言其病最詳故并附焉又此書原本各繫

於其國讀者輒迷其先後今一以通鑑編年為次

小學集解跋

明初注小學者二家宣德時常熟吳氏訥有集解成化時臨海陳氏選有集註二公皆名儒皆以其身體力行者發其蘊奧以詔來學非世俗之訓詁比二書雖詳簡不同其中多互相發者不可偏廢也自正德嘉靖後學術分裂小學一書且束之高閣又何有兩家之註解哉崇禎時詔以陳氏小學註頒學宮集註始顯而集解罕有傳者余從虞山得其抄本因錄而藏之嘗再訪求別本校其訛而授梓焉原本有文格傳不知何人撰今仍存之使學者誦其書而知其人庶幾有以興起也夫原本分為十卷今合為六卷而存其舊目

讀史質疑跋

右讀史質疑五篇皆端本澄源之論末一篇言萬曆間爭國本爭挺擊之事謂當日諸君子不免過於深文無以處神宗皆由學術之疎此論亦甚正又論國本以委婉密陳者為宜論挺擊以風顛蔽辜為深得國體此則有說焉讀者不可以文害辭先生之意非謂主委婉主風顛者賢於深文諸君子也天下固有議論非而心術光明者有議論是而心術暗昧者自學術既壞一二正人君子雖懷忠義之心而議論偏拗適為暗昧者藉口此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荑稗也然荑稗豈得遂傲五穀耶彼留侯之招四叟田叔之燒獄詞皆君子事也非當日諸臣所可附會先生蓋歎息痛恨於陽明之學敗壞人材釀成世禍惜五穀之美種不熟豈為荑稗左袒哉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讀書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修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具而體用備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內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當時曾頒行學校明初諸儒讀書大抵奉為準繩故一時人才雖未及漢宋之隆而經明行脩彬彬盛焉及乎中葉學校廢弛家自為教人自為學則此書雖存而由之者鮮矣卤莽滅裂無復準繩求人才之比隆前代豈不難哉今國家尊崇正學諸不在朱

子之術者皆擯不得進而羽翼朱學之書以次漸行
學者始知有此書然傳板漶漫不勝魯魚亥豕之訛
讀者病焉余故較而梓之有能由是興起且以此建
白於上依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
法則人才其庶幾乎或曰學者大資不同敏鈍各異
豈必皆如程氏所謂看讀百遍背讀百遍乎曰中人
以下固不待言若生知學知之人而用困知之功不
更善乎況生知學知者有幾人耶或曰明初纂四書
五經性理大全採諸儒之說備矣蔡虛齋林次崖陳

紫峰之徒又推大全之意各自著書爲學者所宗矣
今程氏讀經日程又必取古注疏朱子語類文集及
諸儒之解釋而鈔之而讀之而玩之不可省乎朱子
綱目一書治亂得失昭然矣程氏又必取溫公通鑑
及司馬遷班固范祖禹歐陽修之史而參之不亦煩
乎曰綱目猶春秋也溫公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猶
魯史舊文也魯史舊文不存學者不能盡見聖人筆
削之意故言春秋者至於聚訟今通鑑及遷固諸家
之史具在參而觀之而紫陽筆削之妙愈見是烏可

以不考乎永樂時纂大全當時承宋儒理學大明之
後雖胡楊金蕭未爲升堂入室之儒而所採取者無
非濂洛關閩之微言蔡林諸儒又從而發明之固皆
有功學者之書也然其缺略疎漏者亦有矣幸而朱
子之全書具存諸家之解釋未盡湮沒遡而考之以
補大全之闕不亦善乎至於古注疏則固漢唐千餘
年間學者之所講求程朱之學亦從此出而益精焉
耳雖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然非鄭康成孔穎達之
流闡發於前程朱亦豈能鑿空創造耶故程朱之於

古注疏猶孔子之於老彭也幸而其書尚存不至如
夏殷之無徵是亦不可以不考也曰然則學者所當
讀之書盡於程氏所編乎程氏以前諸子百家之書
程氏而後諸儒之書亦有當讀而玩者乎曰程氏特
言其切而要者耳書固不盡是也先秦之時若國語
戰國策以至老莊之道德荀卿之言學管韓之論治
孫吳司馬之談兵雖皆駁而不純儒者亦當知其梗
概漢以後若揚雄董生王通之書雖未及洛閩之精
而亦往往爲先儒所取固當擇而讀也然程氏而後

若薛文清之讀書錄胡敬齋之居業錄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淸瀾之學蔀通辨皆所以辨學術之得失丘瓊山之大學衍義補所以明政事之源委是皆羽翼經傳之書不可不深考也宋元以來之治亂則有若成化之續綱目薛方山之續通鑑有明一代未有成書而其時政得失雜見於諸家之記載者亦不可不知也曰然則窮年累月於章句之中不近於支離博而寡當乎且世益遠而書益多後之讀者不愈難乎曰一代卓然不可磨滅之書固不多有其他紛然雜

出之書隨出隨沒惟患讀之無法耳不患其多也亦惟謹守是編之法而已以讀書爲支離是固近年以來陽儒陰釋之學非我所敢知也是編之法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來教人讀書之法也舍孔孟讀書之法而欲學孔孟之道有是理哉

書四書惜陰錄後

江陰徐子爾瀚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其光陰可惜也故吾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曾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强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爲爵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爲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

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息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孜孜矻矻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尚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汨沒於舉業中年竊聞先儒之緒

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奥今髮種種矣尚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問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意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曾子蕭生之言徐子其尚有以策我哉

陳氏三世崇祀錄跋

余嘗怪漢末諸君子如荀朗陵陳太丘皆一代正直之儒而子孫仕魏晉間者不免從俗浮沉雖才猷卓然家聲稍隆矣宜與陳端毅公爲東林魁楚諍言直

節藪在國史洵宇宙完人而子定生先生早負鷹鸇之志𡻕堅箕潁之節身雖未遇先烈獨光至孫其年以倜儻非常之才發爲文章冃容四海遂從諸生登大祿石渠年雖不永克揚祖德正氣直道三世如一可謂盛矣子萬爲其年難弟與余同官恆陽以所輯三世崇祀錄示余余喜子萬不忘其祖父兄之懿德益將以倒陵太丘之後人浮沉從俗爲深恥其所以夙夜匪懈思無忝於前人而益振其家聲者當無不至陳氏之盛其有未艾也夫

曹魯元交友尺牘跋

古之以一藝名者皆有不可一世之意如僚之丸秋之弈由基之射負其能視天下莫與儔雖使周孔顏曾在其旁吾知吾技耳又焉知其他書家如唐之歐宋之米亦莫不然嗚呼此其所以爲藝而遠於道也曹魯元先生余母舅行當今書法妙天下嘗與臥子彝仲諸君子游集其手牘裒成一卷珍若拱璧諸君子之書法不能加於先生特以重其交行故寶而藏之如此此豈知有藝不知有道者哉余既喜睹諸君

子之手澤又深歎先生之虛衷謙挹不可及也使讀書談道之士用心皆如此其所造豈可量耶遂爲之跋

翁養齋教子圖跋

客有持養齋翁君教子圖而跋者展而閱之奇松怪石出沒煙雲而翁君挾四子徜徉其間左圖右書顧盼自得洵人間樂事宜乎衎𢘆之士皆咏歌而歎羨之然我不知翁君之所以教子者如何也夫教之途至雜而其爲功不一無論溺於佛老以於詞章蕩其

心而不可以爲教即五經四書人誰不讀然有讀之
而得其精英出則澤潤生民處則名垂天壤亦有讀
之而得其糟粕借以獵取富貴而未嘗真知聖賢之
道熙熙攘攘於名利之中爲世之蠹而已翁君誠分
別以示其子使之出乎此勿出乎彼取舍既定然後
日就而月將焉則今之挾一編伊唔松石間者行當
爲祥麟威鳳光耀宇宙而茲圖洵足羨也矣

題許勗亭小像

坐柳陰深處淸流激湍映帶左右洵讀書佳境但未
知所讀何書蘇子瞻兄弟古今稱讀書人然早拾蘇

張之緒餘晩醉佛老之糟粕君子惜焉若盧駱王楊
之徒沉醉風雲月露中又無足論矣讀一句有一句
之益者其惟濂洛關閩之書乎知我勗亭世學相傳
必能辨乎此曾點春風沂水所詠必係尼山刪定無
疑也

題上谷參軍王天市小像

讀書楓溪畔作吏一畝泉上君不見程明道爲上元
主簿胸中有天地風雲氣象

宗伯董文敏公像贊

公之學顯見乎文章公之翰墨藝苑稱長請瞻遺像
我心洋洋人知公聲名被乎八荒不知其夙興夜寐
孜孜矻矻日就而月將宜乎至今有耿光

董孝苑先生像贊　有序

先生爲宗伯文敏公季子抱道自高不攖世網於紛
華之會泊如也余從弟鼎勳爲先生壻故得熟聞先
生孝友之實壬申仲夏先生嫡孫某以宗伯公及先
生遺像索余一言以誌懿行余不敢辭謹爲之贊焉

惟公肅乎其容淵乎其航兢兢業業之衷惟孝惟友一
經是崇惟懼箕裘之弗克承顧我後之人永弗替文
敏之遺風

自箴銘

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
翻自貽戚

座右銘

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無或
輕爾身以徇無涯之欲而喪厥志

書座右

楊慈湖知溫州自奉最菲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陸象山知荊門軍時曰簿書日數之間此亦貧寢食出沒之處故于錢穀事綜核不遺張子韶僉書鎮東判官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讀此三言可悚然于清愼勤之不可須臾忘矣是三先生學術皆偏僻不可爲訓而其居官乃能如是學程朱者其可不知愧哉書之壁間朝夕自儆又嘗思三先生天資如是之美所以不能入聖人之室者則以其不善學也仕優而學又居官者所當汲汲哉

三魚堂文集卷之四　表

三魚堂文集卷之四終

三魚堂文集卷之五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伏承手教示以先儒學問淵源捧讀再三知先生苦心此道非世儒所及又蒙不鄙欲使陳其蒭蕘之見隴其末學無知豈敢妄言先儒得失然有道當前不以生平所管窺者一就正焉是自棄也雖知其淺陋敢不敬陳以俟君子之終教之隴其嘗以爲近世學術之弊起於不能謹守考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

有力尊考亭耳以有明一代之儒論之文清敬齋所以確然爲學者規矩準繩而無遺議者以其所言所行無非考亭而已自是而後厭正學爲支離輒欲以胸臆所見自闢門戶自起爐竈始於新會盛於姚江天下翕然宗之以至於橫溢奔潰而不可止其爲世禍亦既彰明較著矣其閒非無大儒鑒其流弊欲起而正之而不免依違出入於兩可之閒不能一以考亭爲主是以其學半明半晦微言大義終於蓁塞良可歎也晚明諸儒學術之正無如涇陽景逸其扶植

綱常之念眞可與日月爭光其病言陽明之弊亦可
謂深切著明矣而考其用力所在質之紫陽亦有不
能無疑者姑取高子書中數端言之其困學記所謂
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
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遺
疏所謂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又
朱子自云平生精力盡於大學而格致一章則其教
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家所最不滿於朱子者在
此景逸既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爲是以不分經傳爲

是以格物爲知本此何謂也又陽明無善無不善之
說淵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既深知其非矣
却又云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夫性與
教若是其二乎既足亂教而謂不足亂性又何爲也
此皆大綱所在而相左如此學者將何所取舍乎故
竊嘗謂有明諸儒不特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菴近
溪顯樹姚江之幟以與紫陽相角卽涇陽景逸亦未
能脫姚江之籓籬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爲朱子之
正脈則未也整菴之學最爲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

合朱子而自爲一說竊所不解少墟醇新尚未見其
全書恐亦與高顧之學不大相遠凡此諸家非不好
學深思以羽翼聖道爲己任然竊其微旨皆不免有
自闢門戶自起爐竈之意而不肯純以朱子爲師何
怪乎講學者衆而學益晦乎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
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故隴
其謂今日有志於聖學者有朱子之成書在熟讀精
思而篤行焉如河津餘干可矣若夫新會姚江以來
諸儒之說眞僞錯雜不可不精擇而愼別之也一隅

之見如此先生沉深積學去取之閒必有定見所輯
五先生語錄不識可忍教否因乏便羽久稽報命統
希垂鑒臨楮神馳

上湯潛菴先生書

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
所學此前輩不遺蒭蕘之意末學何幸而遇之念欲
出其胸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
風不欲學者詆妄先儒以開譊譊之門若直陳所見
妄論先儒得失恐迹涉詆毀以蹈於譊譊之咎是以

蹈踏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逾越而北轅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繩砭遮掩覆匿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固陋惟高明終教之竊其答竊以爲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論散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

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各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自陽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不可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援儒入墨以偽亂眞天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清談之禍晉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尊崇先哲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即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况陽明乎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

之學不尊若以詆毀先儒爲嫌則陽明固嘗詆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以古之詆毀先儒者莫若陽明也今夫黜陽明正黜大詆毀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羅整菴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豈皆好詆毀人而爲是嘵嘵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之害其端甚微而禍最烈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厚而於學之同異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不然當今之世有能眞實爲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萬萬耶何爲

其義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盡破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爲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切琢磨礲能造人才於粹精之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遂奉爲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

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芻蕘之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爲何如待愛之深敢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傳文敬再拜座右覽統希垂鑒臨楮悚惶

附答書

先生正學清德爲人倫師表素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嘉惠良深敬謝敬謝台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警鑿如此獨謂某不欲學者誣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某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術進心稍細甚悔之反覆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

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矣近來有一二巨公昌言排之不遺餘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聖道矣然海內學術之澆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尚以僞久矣今天下深明理學者固衆隨聲附和者實多更有沉溺利欲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板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

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
道闢邪之功夫訐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
不容不辯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
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
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易詆誣而發隱
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
明矣在當年桂文襄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
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
之專以嫚罵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

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
聖賢衛道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竊以爲不
然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諸
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
者而後能闢楊墨熄邪說閑先聖之道若學術不
足繼孔子而徒曰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
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
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
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辯者亦不乏人

矣今無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
然則楊墨之道不傳於今者獨賴有孟子耳今不
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
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諭曰
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
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竊謂陽明
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
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
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

矣故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
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
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
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
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衆即篤信
陽明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眞也而翻然從之若
曰能嫚罵者即程朱之徒則毀棄坊隅節行虧喪
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棐之所敢信也棐年
已衰暮而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

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眞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某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胸中欲請教者甚多連日五更入朝薄暮下直容專幅暗求先生盡教之不宣

答徐健菴先生書

伏處荒城惟懼涉奔競之迹數年來不敢以隻字入都門故雖知已如先生殊覺落落然高山景行則

靡刻不在胸臆間也竊祿一方無寸績可道惟硜硜一念猶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頭髮盡白將來退老當湖之滸整理書生舊業不敢復問當世事矣辱賜肇青展卷伏讀珠璣滿目俗吏胸襟爲之一洗至蒙下詢明史道學傳體其向雖好爲窺先儒緒餘然自汩沒簿書以來久矣茅塞何足以議此間嘗見張武承讀史質疑云明史道學傳可以不立初甚駭其論潛玩味之覺此言非孟浪嘗竊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後人不必盡學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成之聖後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盡列世家也宋史作道學傳前史所未有蓋以周程張朱紹千聖之絕學卓然高出於儒林之上故特起此例以表之猶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後世儒者述周程張朱之道不必盡列道學傳也非必薛胡諸儒不及周程張朱但作與述則須有辨道學未明創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學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雖其間闢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而明之初非有加於宋也於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特尊

濂洛關閩之意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嘗窺見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欲自成一家者且以道學二字論之道者天理之當然人人所當學也既爲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學不知道學便不可爲儒者自儒林與道學分而世之儒者以爲道學之外別有一途可以自處雖自外於道猶不失爲儒遂有儼然自命爲儒詆毀道學而不顧者不知宋史道學之目不過借以尊濂洛諸儒而非謂儒者可與道學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學之外別無儒者於以

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學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歸道學於儒林之內所以正儒之實宋史明史相為表裏不亦可乎不識先生以為何如至以諸儒之學言之薛胡固無間然矣整菴之學雖不無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論理氣處可議其闢陽明處不可議薛胡而下首推整菴無可疑者仲木少墟涇陽景逸守道之篤衛道之嚴固不待言然其精純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涇陽病痛尤多其於陽明雖毅然闢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實則有未能盡脫其藩籬者其

所深惡於陽明者無善無惡一語而究其所謂善仍不出虛寂一途言有言無名異實同故其大節炳炳誠可廉頑立懦而謂其直接程朱則恐未也以宋史尊程朱之例尊之亦不無可商因承下問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陳清瀾立傳最足為考亭干城學統一書傾慕已久今始得見之荷教非淺其中條理尚容熟玩請正承詢及論學之書生平自慚淺陋未嘗敢著書零星偶及率不成編無以報命年來僻為此閒諸生點竄講義百餘章聊供村學究兒閱刪草

本呈正伏惟裁教外附縣志并雜刻三種統希垂鑒使旋匆匆不盡欲言臨楮曷勝悚惶

答山西范彪西進士書

僕浙西鄙人也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靈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固乞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生之書讀之然後當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敎且示以理學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與且

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能行之有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諸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我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間王仲淹薛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為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考中薛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之例而不取伊洛淵源錄之例曰以俟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

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况王陳之爲險徑薛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疑其爲虛懷乎至備考序中謂學問只怕差不怕異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但可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薛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卽其一身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小醇而幷取其大疵毎怪世人以陽明之

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晏嬰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譏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嘉靖中粤東陳清瀾先生有學蔀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僅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皆明僕新爲刊之今幷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乎先生書尚有數種欲訪求者別楮附懇拙詠幷正統希垂鑒不盡

附來書

僕之知先生姓氏也自魏環溪薦疏始也薦疏有曰陸某清操如冰愛民如子又曰與妻同駕一小舟雜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僕讀至此不禁舉手加額遙望典型日作北面人宗之想自愧抱病山中頑如木石絕迹城市者二十年有奇負笈有心通聲無緣會李藥師索書之役因路長難以畢郵先檢數種伏候筆削附以小引粗箋幷求珠玉示作先人華衮臨楮瞻望不盡

又

前因李謝台致偶及薛胡王陳之辨非能尊之抑之也不過述前人之成論以求指示過蒙發聾殊深顏汗至來札以陽明爲嫌郤恐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論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矛盾也往者荀况揚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亦於横議豈可使置而弗問耶來札又云此務學問或亦足救泥章句耽支離

者之爲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理會
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一病
若欲以王陳救之恐章句支離之弊未去而虛無放
蕩之病先成爲害非細且卽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
其病痛不可嘗如附子大黃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
識先生以爲何如曾刻龍[illegible]受[illegible]書在絳州者幷
祈留神示諭欲借先儒諸集惟蔡虛齋賀克恭朱在
南中曾見之此間無有昔月川亦止見夜行燭[illegible]之
種其餘諸集皆嘗訪求而未得因因草復拙刻二種

附正統希垂照不既重訂垂棘幷二續三續俱已奉
致尚未見初續一編希幷惠賜以成全璧再懇

又

接台札過蒙獎掖悚惕何如兼惠辛先生書暨垂棘
備考諸編奚啻百朋之錫譾書執掌中盥手一讀茅
塞頓開先生惠我無疆矣至來札中惓惓指示不欲
以荀楊比王陳則尚有不能無疑者敢再瀆陳之來
札云荀楊之黜祀在品行而不在著述卽使法言與
論語並美豈掩其莽大夫三字至哉斯言矣然品行
固不可不重而著述亦不得獨輕荀卿未嘗爲莽大
夫也止以性惡一論遂不得廁於諸儒之列孰謂著
述可以任意耶今以朱子之昌明正學而陽明指之
爲楊墨誣之爲洪水猛獸顚倒其中晚之年使天下
盡廢其書而獨持其所謂良知其視荀卿性惡之論
爲何如耶弟前札云大黃附子自非法製不可入藥
夫法製猶可入藥者如荀卿之論兵要論軍制亦得
見採於綱目特不用其性惡之說耳若就性惡一論
言之則直無處可用雖欲爲荀卿解不可得矣今先

生若欲採王陳之長而去其短固無不可牛溲馬勃
猶見收於良醫而況王陳乎若便謂崇祀不可議直
與程朱大儒等而觀之則是謂牛溲馬勃可與旨酒
嘉殽登几案變嘉賓也有是理歟來札又云孫鍾元
述張逢元之言曰建安沒而天下之實病不可不瀉
姚江沒而天下之虛病不可不補建安姚江雖不可
並重亦可謂識變化之方不佞則又有說焉建安之
學補瀉備矣偏於窮理者則瀉之以主敬偏於主敬
者則補之以窮理何病之足患耶建安沒而天下之

貫病不可不瀉則亦以建安瀉之而已何以姚江爲
哉以建安姚江交相濟爲識變化則是孔子當與佛
老交相濟孟子當與楊墨交相濟也可乎假使天下
無楊墨無佛老則孔孟之道豈便不可行乎必不然
矣閑理學備考中嘗採學蔀通辨之言此書辨陽明
病痛至明至悉先生既有取焉則此中是非固自分
明矣特不欲過毀前賢開天下輕薄之門耳此意誠
厚然某非好毀人者也兄敢毀前賢乎顧恐是非混
淆則學者墮入荆棘私心有所不忍故不敢隱其所

見每言及此不覺諄諄爲人道之識淺言疏固所不
免伏祈先生勿吝切琢是禱乎先生經世石畫衡門
片箸書拜所求便中兄賜統希俯察臨楮神馳

答同年臧介子書

別後感冒暑氣半睡半起不飯者將十日矣精神疲
倦不可言忽接手教莊誦一過不覺頓爽如飲我以
冰也年兄爲己爲人之義最爲近裏著己學問以此
爲主腦知必有超然於世俗之上者至論正嘉風俗
之壞非姚江之過學姚江者之過此今日調停朱王
者大袛如此立論然僕則以爲有不可調停者風俗
之壞實始姚江非盡其徒之咎也若徒歸咎龍溪輩
而謂與姚江無干則非惟不足以服龍溪且將使天
下學者不見姚江之失復從而學之其害可勝道耶
大抵學術之偏有自末流生者有從立教之初起者
如學考亭不得則流於僻此自末流生者也若姚江
則立教之初已誕矣何待學之不得而後流於誕此
不可同日而論也學蔀通辨一書年兄曾見之乎行
篋中偶帶一本今以奉閱寓中無事細考其條理可

不辨而明矣至來札所云士大夫立身行己自有大
公至正之一途而沾沾於好異何爲耶此論甚正然
今天下學術不明有本好異而自以爲大公至正者
有大公至正而舉世目爲好異者此又不可不辨也
惟專力於考亭之學然後真大公至正真不好異者
見矣又來札云心切於救世抑不幸而爲降志辱身
之事不失爲聖賢心急於衒名抑爲高視一切之行
而無補於名教夫衒名者無補於名教是固然矣若
降志辱身四字則自有分寸不可概言之古人雖云

降辱然常置其身於規矩準繩之中於所不可處斷斷有所不為所謂不以三公易其介令人一言降辱便置其身於規矩準繩之外視世俗之事若無不可為者此其間相去不啻霄壤關係世道升降之故若不論其分寸而概以救世許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此尤不可不辨也若佛入中國之事謂宣聖早已知之亦恐不然夫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謂夫子知後世必有異端則可謂夫子知後世必有佛則恐近於漢儒讖緯之學而非所以語大聖某學疎識陋又病中

猥猥承年兄殷然下問敢直陳其所見惟高明恕其狂妄

答秦定叟書

僕學問疎淺蒙先生之不棄遠辱惠教常佩於心冀一晤見有道開其茅塞癸亥孟夏適在武林咫尺高齋又匆匆不及造廬一晤因草具數行仰質高明亦不能盡記其所言而於紫陽大指一書中尚不能無纖毫之疑不敢自隱也再承手教兼示以答中孚蔣齊擴菴諸書刻本及親近誦益歎先生之篤學精進迴出流俗如答蔣擴菴書謂周子主靜之靜朱子看做對待之動靜原自不謬陽明恐人偏於靜而易為程子動亦定靜亦定之定此陽明之誤非朱子之誤也又答中孚書謂今人但知動中有靜靜中有動為得體用之一原不知此但知一原耳未可為體用一原也先須分明體用後識一原然後有下功夫處此皆足以破俗儒之惑有功正學僕深服膺不容更贊一辭者也而於前日所疑猶有未能盡釋然者敢悉陳之來書謂未發已發朱子一生精神命脈之係也知

未發已發則知靜存動察又謂今之學者相率入於困而不學其源皆起於立敬者以本體為功夫而不分未發已發之誤此固然矣然以此論朱子則可而謂陽明之所以異於朱子者專在此嘉隆以來人才風俗所以不如成弘以前者專在此則恐有未盡者蓋陽明之病莫大於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而昧於未發已發之界其末也既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則所謂未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未發所謂已發只是無善無惡者之已發即使悉如朱子靜存動察亦不

過存其無善無惡者綜其無善無惡者而已不待泯動靜而一之然後爲異於朱子也朱子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所謂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者言與陽明之無善無惡相楹莛即使朱子守舊說而不變仍與陽明不同所以陽明雖指此爲朱子晚年定論而仍有影響尚疑朱仲晦之言職是故耳此僕所以謂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先生紫陽大指書中乃云無善無惡一句是名言之失而非大義之謬是僕所深疑而未解也來書又云晚年定論

一書陽明不無曲成己意不敢雷同即其窠曰此罔是矣然考紫陽大指中載答何叔京三書而評之曰此三書實先生一轉關處也則猶似未脫陽明之窠臼者實合朱子一生學問前後不同之故考之朱子之學傳自延平延平教人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矣教人反覆推尋以究斯理矣朱子四十以前出入佛老雖受學延平尚未能盡泝所聞是以有中和舊說有答何叔京諸書與延平之學不免矛盾及延平既沒朱子四十以後始追憶其言而服膺之答林擇之書所謂辜負此翁者則指中和舊說之失而服膺其未發氣象之言此朱子之轉關也答薛士龍書所謂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則是以答叔京諸書爲悔而服膺其反覆推尋以究斯理之言此又朱子之一轉關也是朱子之學一定於悟未發之中之後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若夫答何叔京三書則正其四十以前出入佛老之言於未發已發之界似若轉關於窮理格物之功前猶未轉關也先生乃儱侗以爲朱子之一轉關竊先生

之意却似以居敬爲重而看窮理一邊稍輕雖不若陽明之徒盡廢窮理而不免抑此伸彼故答李中孚書遂以大學補傳爲可更而以陽明之獨祟古本爲能絕支離之宿障爲大有功於吾道亦是看窮理稍輕之故夫居敬窮理如太極之有兩儀不可偏有輕重故曰涵養莫如敬進學則在致知未有致知而可不居敬者亦未有居敬而可不致知者故朱子平日雖說敬不離口而於大學補傳則又諄諄教人窮理又於或問中反覆推明其無絲毫病痛朱子所以有

功萬世者在此所以異於姚江者在此此而可更疏
不可更卽曰格物以知本爲先所謂當務之爲急然
於格物之中先其本則可而如古本大學謂知本卽
是知之至則不可是又僕之所深疑而未解也至於
先生惓惓居敬主靜可謂深得程朱之旨而切中俗
學之病矣然敬之所以爲敬靜之所以爲靜亦有不
可不辨者嘗觀朱子之言敬每云略綽提撕蓋惟
恐學者下手過重不免急迫之病故於延平觀喜怒
哀樂未發一語雖悔其始之辜負而服膺之然於觀

之一字則到底不敢徇見於答劉淳叟諸書至觀心
說一篇極言觀之病雖指佛氏而言而延平之言不
能無病亦在其中此用力於敬者所不可不知也又
朱子雖云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卻又
云不必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但看一敬字通貫動靜
又云明道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
此說終是小偏纔偏便做病蓋樂記之人生而靜太
極圖之主靜皆是指敬而言無事之時其心收斂不
他適而已非欲人謝卻事物專求之寂滅如佛家之

坐禪一般也高景逸不知此乃專力於靜甚至坐必
七日名爲涵養大本而不覺入於釋氏之寂滅亦異
乎朱子所謂靜矣此用力於靜者所不可不知也先
生諄諄示人居敬主靜而未及敬與靜當如何用工
是又僕所不能無疑也又讀先生答人書謂陽明之
弊只在無善無惡若良知之說不可謂非孟子性善
之旨夫陽明之所謂良卽指無善無惡非孟子所謂
良也孟子之良以性之所發言孩提之愛敬是也陽
明之良以心之昭昭靈靈者言湛然虛明任情自發

而已一有思慮便爲不問其善不善卽謂之知識而
非良是豈可同日語哉又謂陽明之學真能爲己而
非挾好勝之心者夫陽明大言無忌至以孔子爲九
千鎰朱子爲楊墨此而非好勝也不知如何而後爲
好勝耶合先生之論陽明者言之謂其真能爲己矣
良知之說合於性善之旨矣崇古本大學能絕支離
矣惟無善無惡一語不能無弊又是名言之失而非
大義之謬矣晚年定論雖不無曲成己意而採答叔
京諸書又未爲盡過矣所不滿者惟不分未發已發

一節耳又答李中孚書云此不過朝三暮四暮四朝三之法則并未發已發亦與朱子名異實同矣前輩以陽明爲指鹿爲馬者皆非矣僕極知先生從學術世道起見與世俗之以私意調停者不同而埽除未盡不免涉於調停之迹恐遺後學之惑所以不揆愚陋不敢自匿其所疑輒以上陳伏候教示知先生諒其求正之心不以指摘爲罪也嘉靖時清瀾陳氏學蔀通辨一書先生曾細閱之否近時北方有張武承諱烈所著王學質疑一卷其言陽明之病亦頗深切著明惜其已故僕頃爲刊其書敢并附正統希垂鑒不吝賜教幸甚臨楮曷勝翹企

又

客歲遠承尊札兼惠敎紫陽大指捧讀之下且喜且愧喜其不爲賢者所棄而愧其以優游虛歲月不如先生進道之勇也自嘉隆以來紫陽之敎微矣今日起微扶衰惟在力尊紫陽高明著書之旨豈非世道幸哉然僕心尚有欲商者蓋尊意所力辨在陽明影響尚疑朱仲晦之句故歷舉朱子之言與陽明合者以見其不影響悉意朱子之學原與陽明迥然不同其言有時相近者其實乃大相遠故陽明雖有晚年定論一書而到底以爲影響此無足怪也但取朱子觀心說及大學中庸首章或問讀之則其異同不待辨而知若就其近似者以見其不影響則恐反不免於援儒入墨之病也世之溺於陽明而終不能自振拔者多矣先生始而入之終而覺其非雖賁育之勇何以加諸然猶似未能盡脫其範圍所以於兩家分途處猶未劃然陳清瀾學蔀通辨一書辨析最精固

先生以爲過峻竊高明奮其衛道之力必使考亭姚江如黑白之不同勿有所調停其間則大指得而世道其庶幾矣僕才質駑鈍於學無所窺謬承下問敢竭其愚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書

客歲兩接手敎如親承函丈知近祉康吉曷勝忻慰隴其羈絆荒城無一善狀雖於軼學之隙閒涉陳編然識粗氣浮無足道者所修縣志因邑人木子草率成書疎漏良多傳君著作因其自成一論不與俗同

故存之志中欲以就正有道便加卓識二字則涉僭
妄此亦疎漏之一端也得承指教裨益良多至所欲
就正者敢一陳之望折衷焉如以江陵為權張桂為
佞來論謂其已甚是矣或又曰以此論人則似過刻
而存此一段議論於天壤使後世知立朝事主不可
一毫苟且苟違大道雖以江陵張桂諸人之才學不
免於為權為佞似亦防維世道之一助也其說何如
又如劉文成開國名臣出幽遷喬似不當在雜傳之
例然或又曰置之雜傳亦可提醒朝秦暮楚一流曾

論之仁管仲程朱謂管仲與子糾未可以君臣名分
繩之與王珪魏徵事體不同故孔子猶有取焉若文
成既為元進士矣又為高安丞矣又為儒學提舉矣
又在行中書幕矣其於元也將與子糾一例乎將與
建安一例乎儒者之道惟出處兩端出處中間更別
無路若文成既已仕元又不妨佐明是出處之間又
有一道矣可乎哉向使如金仁山許白雲輩一生高
蹈遇風雲之會奮袂而起又當別論文成豈其倫乎
諸葛孔明高臥隆中未曾受人爵祿故可擇君而仕

文成身登仕版見異雲起曰天子氣也十年後英主
出我當輔之是何言也如以伊尹就湯就桀之例言
之非常之事因不可以常理論然苟其心事絲毫不
類伊尹雜之一字恐被之而不能辭抑以綱目誅廉
丹予孟達之例言之守貞者未必是而達權者未必
非然恐文成所處又未可與廉孟同論楊鐵崖老婦
謠是或一道也但曰出幽遷喬卻不為雜不知何以
服危太璞乎故謂文成之雜異於趙孟頫留夢炎之
雜則可矣然不可謂非雜也猶之江陵立朝未嘗無

功謂其異於分宜之權則可矣然不可謂非權也張
桂議禮不無可採謂其異於鄧通董賢之佞則可矣
然不可謂非佞也此其為說然乎否乎伏祈裁教傳
君之書卷帙浩繁未經付梓其家無副本不肯遠借
往歲曾錄一本送史館可就觀也其他未純之處亦
頗有之其亦不敢盡以為是從鹿臨城兩令親皆吉
道照人得託舟溫幸甚便中附候興居率瀆不既

上魏環溪先生書

恭惟閣下當代夔龍人間麟鳳海內瞻山斗之日久

矣隴其浙西鄙儒幼讀聖賢之書私心竊恭以爲當吾世而苟有其人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長而蹉跎雖不敢謂當世之無其人而伏處里門聞見不出一邑之中未知其果有焉否也三四年以前始聞今臨朐相公破例而薦閣下於朝海內舉以爲得人天子亦倚以爲耳目其條陳時務皆正大久遠之計與一切苟且之謀相去楹筳隴其在草莽之中得而讀之不勝竊慕以爲此非尋常學者所能辦及細詢北來之人萬口一辭謂是當世眞儒隴其益怦怦動於

中以爲此眞向所云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者也乙卯之春謁選入都咫尺耿光欲脩贄而造於門下者屢矣又以尊卑闊絕恐涉攀援之嫌踟躕而不敢進出都以來常懷耿耿謂末學小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礪終不能有所成就幸而遇其人矣又以嫌疑而不能近此生將汨沒無由自進於聖賢之域及敝親自京歸出詩一幅授隴其曰此少司農魏公寄以貽子者也隴其拜讀之際且喜且懼謂海濱末吏何由得此於大君子且閣下又非肯輕以色笑假人者乃

謬承贄舉如此此必有以隴其欺閣下者閣下姑信之而姑譽之未必眞以爲可取也然又竊喜向之耿耿於中避嫌而不敢進者今姓名既已得達於君子之前則雖通尺幅以自敘其情可以無攀援之嫌雖未獲跋涉從之而區區之誠亦可以少慰其萬一正擬修書自通而部議以不才罷黜矣念廢棄之吏不敢輒上書於大臣之門因又徘徊而不敢前然隴其聞之士無故而輕造於公卿者諂諛之徒也有鴻碩德之公卿先加禮焉而終自引退者鄙固之儒也

是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自處也今以閣下之曲加接引若使隴其終無一言以自達不特有違於夙昔向慕之誠亦恐冒君子之譏故敢敘其情以陳於左右閣下覽之庶知其非傲慢而遲回不報其中心之感佩固不啻如其書之所言也至若隴其之所以不合於俗自取罷黜與其平生之所學欲就正於閣下者則固不敢以輒瀆也臨稟不勝悚惶之至

與某書

歲底見足下所刊文細讀之奇氣矯矯溢於楮墨此

誠未易才也然有說焉制義一道所以發揮聖賢之理非欲以炫奇而鬬麗也苟有炫奇鬬麗之心則根本已差雖美無足觀矣不知者謂足下文太奇恐礙俗目而難售愚意則不然愚之所以未滿於足下者非憂其難售也竊以爲如此而售雖售亦非所貴耳今之務爲怪僻而躋顯榮者豈無其人識者不之取也足下何爲而流入於此哉愚所以取足下者以其高明之資可與深造而非以今日此種之文爲可取也願足下細心靜氣取程朱大儒之書沉潛反覆其

中眞見聖賢意旨所在然後執筆爲文復取先正守溪荆川涇陽之作循其規矩範我馳驅不必務爲奇異而自卓然遠於流俗此則天下之至文也何爲舍坦途而馳騁於荆棘哉至閱足下刊文之意欲挾之以走京師謁顯要則辱在相知尤不敢不一言以相規夫所貴爲儒者卓然自立而不染於流俗安分守己而不屈曲於人刻勵於中而不肯炫燿於外其遇與否聽之命焉一有屈曲炫燿之心則君子恥之昌黎之文照耀今古而上宰相諸書先儒尚病其輕進

三閭大夫之騷上追風雅識者猶嫌其露才揚己而況材未如三閭昌黎者乎自世教衰微士不以干進爲恥亦不知以樸實爲尚吳下豎子稍知句讀輒刊刻詩文以誇於儕輩稍不得志便遑不能待苟可以進身者不問其何途而從之視聖賢安命守義之學不啻如弁髦究竟其遇與否皆有命焉彼其所爲何曾有毫髮之益哉此在世俗無怪其然而非所望於賢者也願足下深以古道爲期而勿以流俗自處以學問勵於己以遇合聽於天以樸實爲寶而以吳下

輕佻之習爲可鄙則將來所售自不可限量區區之事何足道哉相期之深故且陳之伏惟鑒諒不宜

與陳藹公書

去春獲覩儀範如飲醇醪頃復承賜尊集展卷一讀琳瑯滿目湯先生所謂脫手即妙斯言不誣古今文人患其專意詞章無與於道先生立言必以道爲準頃與江比部論文書眞能埽盡文人習氣但道無終窮粗言之則韓退之歐陽永叔之文已可謂見道精言之則必如洛閩如洙泗方盡乎道之妙方盡乎文

之妙卽先生所以自期待者正未可限量而徒沾沾歎羨先生之文者猶未免藪澤之見也昔呂涇野先生謂空同李子一爲歌行近體卽如李杜一爲古樂選府卽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卽如屈宋賈馬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訂頑卽如程朱一爲大學中庸自如曾思惜其力不加之乎此耳僕敢以是爲先生望鑾靜修孫鍾元皆先生鄉人也以先生之好學深思何難媲美前哲耶所欲請正者甚多簿書鞅紛不獲朝夕左右爲勝耿耿便中附候統希台鑒不宣

三魚堂文集卷之六

尺牘

答同年許子位

憶自西湖別後久闊台顏時深飢渴不意今命承之貴邑擬於涖任後躬叩龍門快聆大教忽蒙台翰寵頒深感殷勤至意但讀其生平勵志以廉潔自期而力薄才劣又值岡步多艱之日便民利國勢或相左擬學第五倫之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自遣家讞敢期保障庶免繭絲生平簞瓢自樂行且冰蘗卽甘然何

以除稂莠而植嘉禾何以親鸞鳳而遠梟獍何以遺利澤於百年何以解倒懸於今日撫字何方催科何法大而移風易俗小之剔蠹損煩先生理學經濟夙昔素所蓄生望澤甚殷兄貴邑利弊所熟悉者乎惟期一一賜教開我愚蒙敢不虛己以聽使嘉邑受某一分之益卽大君子一分之賜也臨楮不勝仰企之至

復房師趙耐孺先生

前刊吳閶匆匆遴侍至今悵然世兄來捧讀手教得

悉近履殊慰遙思但寵甚勞生虛擲方顧影以自慚何煩尊者念及致蒙世兄枉臨隆情厚錫益增汗下猥涖任以來才庸事劇手亂絲棼交盤諸務毫無頭緒新舊積逋盈億累萬憲檄雨飛餉急莫應不知果銷作何景狀兼之素性迂拙凜凜存冰不敢自玷生平以負康成門下之知故冷署蕭蕭祇覺坐愁城而避債無臺感遇如老師尚無以爲情惟深愧仄而爲世兄端才雅度令人心儀但猶肝一片地主之誼歉然耳嘉貺愧不敢當用謹璧外具不腆略申鄙悃

幸爲哂納感愧縷縷難罄筆端統惟原照不宣

與李子赤茂

數年契闊得一聚首又冗劇之際不能細罄衷曲耿耿何如此時此地爲有司者其日在荆棘叢何如物外軒中擁萬卷書焚香吟詩具人間樂境耶願足下寶此閒暇專志正學勿以有用光陰浪擲旁門此則故人所私禱耳前聞留心文獻通考此儒者有用之學以大木肆力於此欣羨欣羨但程朱文集語錄及明儒薛敬軒胡敬齋語錄尤爲體用兼備之書不可不讀高明豈有意乎淵伯嘗會否所作貽安錄一書大有關係弟已爲作序但文樸陋不足以表揚似不可少物外軒一序幸速成之

答表叔李慧生

違範已久每歷馳依契杖履近多康吉欣慰何似甥材劣試繁錢穀之積逋者新舊累億憲檄催餉實急如火晝夜設施莫以應嗟我勞人愁焉如擣不知將來作何奏銷至若守兒稟冰又恐素性荒署依然壁立更難爲親知道者斗大瞭城竟等茫茫若海

矣尔何至感如表叔尚無一芹將獻惶愧難言嘗從容申敬高年下趾幸慎跋涉

答曹微之進士

久違教言深雲樹遙知道履綏佳神金奏刊將來駿馬春風定膺首唱矣慰羨慰羨弟以迂疎之質任此繁劇蚊負蝸營惟恐隕越以貽枌社憂奈事事棘手不知所措催餉之檄如雨積逋之案如山晝夜皷舌癡欲骨立至於冷署幽條之況依然故我更難爲知己道也今而後知宦遊之味不惟似蠟抑且若糵

矣辱承推愛爲傳江年翁雲誼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弟恐鹿鹿魚魚不足以當鼎植耳手口卒瘏徐徐
親塵乞爲叱謝高情縷縷感愧率復不盡統冀鑒照
曷勝依切

與雲間陸郡博

恭維先生學有淵源教育之澤久著三吳茲者秉鐸雲間聿事步武前人髦髦之士蒸蒸向化此地久泪沒於辭章近復馳逐於聲利以先生方正篤實之學爲之砥柱轉移之機當不遠矣弟嘗竊思學校爲天

下根本當今欲整頓欲壞必自此始而上下皆不甚留意近來益復顯難居此職者亦往往多自菲薄不肯以古人自期待然胡安定曹月川所以赫赫今古者正以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時也使舉世皆已爲之則亦無貴乎安定月川矣然則今之顯難而苟且者不可謂非豪傑振興之時也先生豈非其人哉弟夙仰高風秋閒在玉峰聆蠡昭令姪益悉道範又獲讀四書定解如親承指示高山之仰何啻飢渴而台駕杆臨不及倒屣每用耿耿茲因舍姪瑨居生王機獲在門牆敢附數行申候并謝教益屑生爲亡弟幼壻向曾執經於弟年少有志先生進而教之俾知聖賢之學得有所成就幸甚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答判沙正宇論

目者得[illegible]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感銘飲霏霏玉屑至今猶令味思也茲承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除頒示具見親臺留意巡防未雨綢繆之思不[illegible]辯益編附仰弟輩亦切鹿多矣至論及私販之徒出沒踪跡遼若列眉愚民爲蠅利所驅而不知累及身家誠屬可恨今欲窮其源而塞之似

亦至論但慮賣鹽之家而根究出洋之犯轉展推求恐捕緝之事又於從中播弄或至擾害反與不計轉展攀指之律有礙莫若辨鹽色嚴禁坐賈之家有犯必究則頓者無人而販者自絕更於編甲之內互察嚴查飭以隱諱連坐之法如是則利無所營而趨者少害有所叢而避者多自然姦志潛消矣老親臺與弟見合符即當示曉愚民專役協查也疆索遼闊鞭長不及者惟親臺加意焉率復不旣統惟犀照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自山左道上得侍函丈匆匆言別不及細聆教言至今耿耿遙想老夫子從容侍從皋夔事業行當照耀宇宙豈惟門牆之內實寵嘉之隴其荷蒙垂愛夙夜惕厲思欲稍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疎政拙不能免於部議遂遭罷黜固分所宜但私心竊懼者世俗不諒謬以隴其爲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爲戒鑒其害非細其實隴其於催科較之他邑不大相遠核其民欠尚少於他邑特動詠多而敲扑少其迹類於縱弛耳隴其方自愧不

能盡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爲寬厚之誤豈不誣乎既退歸田園悠悠之口聽置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使大君子鑒焉知其罷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耳至若一身之得失榮辱雖不能如古人之塵視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嘗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也兩載鹿鹿未獲一候起居疎慢之罪不可言狀茲因便羽聊展寸忱不莊不備統希鑒原臨穎曷勝悚切之至

答崑山丘近夫

夏間接手札未獲裁報時懷耿耿年翁學問文章夙昔欽仰過承謙抑殊不敢當不棄駑鈍得常親道範斯厚幸矣今之志於道者鮮如年翁之卓然以正學自任此真斯世之祥麟威鳳豈特望絕三邑已耶稚學若加砥礪如陟泰岱進而彌高如遡星宿探而愈深直造其巔直窮其源使古學之不絕如縷復昭於天壤則世道之福也嘐城學者雖衆然與之言舉業則欣欣樂聞與之言爲己之學多捍格而不入惟

肅莊甫超然功利之外可謂篤行之士所著文字亦彬彬可觀近常相往來猶記高明之極口贊歎洵不虛耳瞻望咫尺未獲把臂罄所欲言悵悵何如因便申候臨楮曷勝神馳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客歲從閩使者得老師札卽作一稟附呈想已入台覽兩載鹿鹿未獲專使一候起居罪何可言隴其本屬菲材荷蒙提拔驟得一官硜硜自守惟恐有負知己不意以此見疎於君子亦以此獲戾於世俗命也

復何言哉錢糧雖無大挂礙然亦小有未完冬底可竣局寒家本無貲蓄今亦適還故我幸而老親亦安貧不以蕭然爲苦明歲尋得一訓蒙地爲餬口計窗世之事不敢復問矣自念生平學力疎淺此後或得以閒暇之身究心古人之學倘或稍有進益不終於昧昧即爲厚幸敢尚有他望哉前歲爲老師尋一十七史因悉浮沉蹉跎未寄舍親北來即當送呈臨稟曷勝悚切之至

與李枚吉壻

在吳門遇來使知吾壻欲援近例還籍以爲不可朝廷設科取士二三年一舉此正典也方正之士莫不由之而進今科之設不過爲急於功名者使之稍助軍需亦得一體進取原非所以待豪傑也吾壻英年有志前程遠大苟發憤力學將來鳳翥鵬翔何可限量奈何不以豪傑自待而甘心出於此耶且就吾壻今日所處又有大不可者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降期然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安於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但當與歲考不當與科舉秉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壻期年雖滿而心喪未畢儼然與應舉之士角逐於文場可乎不可乎況功名遲速有命縱易籍亦無一定若命應得雖在千萬人中自當脫穎而出如其不然即兩人相較亦有得失況十五人而中一人安在其必得耶即功名未必得而徒冒不韙竊爲高明不取也相愛之深不覺盡言惟吾壻熟籌之幸勿以吾言爲迂愚交盤尚未完局秋涼當歸草勒不悉

示大兒定徵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

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為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驗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為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二千里猶對面也慎毋忽之

答嘉定李生玉如

不孝生平積愆禍及先人遠辱光唁心肺方裂不能一一敘契闊悚惕而已方期賢者積學奮飛為時羽儀不謂亦罹此大故何天之降罰一至於斯苦塊之中未得以生芻一拜几筵兼謝厚誼徒懷耿耿使者來知方為葬事經營而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禮之本擴而充之卽必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鹵莽未能徧考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為高明決疑辨惑耶承問不容自已姑據所見言之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為之亦無預凶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非禮者蓋指含襚賵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椁之屬則不可以此論故檀弓有君即位而為椑之文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為嫌也至若合庶母之葬而以兩邊俱葬壽壙居中為疑則庶母葬位於適原不應與嫡母相並或另祔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壙亦似無嫌而亦不必停庶母之葬以有待也惟是世俗封壽壙純用吉禮則哀樂同時誠有

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而未有所考據查儀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註云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經亦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壙亦當稍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經以素服臨事可也然猶更詢之博聞知禮者酌度之言不足據也冗中不敢久羈尊使匆匆草覆知無當於禮意伏惟鑒原不一

答同年顧若巖表叔

客冬都門獲接尊札并領學蔀通辨正欲覓便致謝忽聞家變狼狽南歸一載以來煢煢苦塊不復知有人世應酬之事未獲以一字達左右乃復遠蒙光唁施及先人曷勝悲感又蒙垂愛欲延之家塾深荷惓惓之意但隴其明歲已受虞山主人之訂不容中更當另訪一友與表叔祖商定再圖報命也月川先生集譜已拜登此書求之十餘年不可得一朝獲之何啻百朋之貝耶但月川尚有四書詳說存疑錄等書不在此集中不知彼中尚可尋覓否更望留神家鄉

風景如舊但今歲米價驟騰人心皇皇蓋民窮財盡譬如尫羸之人稍遇風寒百病交作明歲若再加長其勢便難支撐可為隱憂者此耳中州光景度必相同催科之事勢不能全緩須使百姓洞然見我惻怛之意然後急之而不怨所謂信而後勞斷斷不誣呂新吾講究荒政最為詳悉宜急求其書觀之擇與地方相宜者為小民盡力經畫一番此根本之計也匆匆草復并謝隆誼不盡欲言

答某索序

先生以箕潁高蹤道揚風雅為後進表儀久矣乃辱俯念謬以抹玉閣序於章句鄙儒其亦古人芻蕘是詢之意乎然黃鐘大呂豈淺學所能贊一詞所以聞命逡巡而不敢答也茲者更值家變煢煢苦塊不復知人世有詩文之事雖琳瑯在前不知其為何物而先生序之乎竊見高明未嘗錄其類於奉命敢佈愚忱何者詩之為人必先有志其志卓然出於流俗之上可以對天地質聖賢然後發而為詩故其詩正大高明而非風雲月露之學所能彷彿其萬一知先生

於此必有所得力伏惟不棄愚瞽而教之則所厚望焉

與閻泉趙公

恭惟先生道原洙泗文過韓歐霖雨之澤已徧乎中外斗山之仰各重乎朝右隴其自乙卯都門獲瞻道範願學之私常深寤寐山川間之不能時奉大教每切耿耿茲者台旌來憲八閩正值朝政寬仁與民休息之時風動之美當不讓庭堅種德非特如漢于公昌大門閭已也況八閩為考亭朱子闡道之鄉以大

君了式臨茲土刑措之餘知必將振揚風化興起儒烈俾紫陽遺澤重光海宇世道之幸爲何如耶又紫陽門人如勉齋北溪西山九峰之徒皆係閩產遺書久湮搜輯而表章之其在斯乎企望企望舍弟承烈係先伯墨濤公嗣子來叩台墀藉此附候舍弟向來杜門株守未曾涉歷世故進謁之時深望教誨統希俯鑒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復席治齋虞部

不肖弟以樗櫟下材與時齟齬承高賢顧盼付以師

友之任垂愛之殷有倍尋常方圖報稱不謂生平積忽弗爲天佑至於大故狼狽南歸乃蒙屑憫憐遠勞賻唁心肺方裂未獲以一箋致謝耿耿何如春初令親到舍傳述盛意懇切稠疊但不肖方煢煢在疚秋冬又當經營先君宅兆事未能遠出有虛高誼惶愧而已令郎天資英妙必成大器鄙意目下但當多讀書勿汲汲於時文左傳之外易詩禮書經皆不可不讀讀必精熟熟必講解聰明自然日生將來便不可限量培其根而俟其實古人爲學皆然世俗子弟所以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經書便令作文空疏杜撰不識經史爲何物雖僥倖功名亦止成俗學與前輩學問相去殊絕此不足效也芻蕘之見惟高明採擇肅此布復并謝隆施苫塊餘生一一不能盡統希鑒原臨楮神馳

又

春杪曾有一札奉謝未知得達否嗣後復承令親到舍爲溯歲之訂弟自揆愚鈍無管晏之長可以有裨高明而謬蒙垂愛惓惓無已感荷之私豈筆能述但

弟明年尚在苫塊中長安道上非棘人所宜不能馳赴台命遙望龍光耿耿而已令郎今歲學業必更精進幼學工夫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堅其基址然後可起樓閣五經四書皆其基址也時文則樓閣也須先將各經熟讀細講沈潛其中使之有得然後及於時文循序漸進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業補未知當在何日仕途遲速皆有定命不必攖心肅此附候并謝高誼統希垂鑒臨楮曷勝神往

答楊某

不孝釁戾之餘更值家變伏處苫塊不知何日姓名入於高明之耳遠辱台翰過蒙獎借非譾劣所敢當也豈高明欲攬當世之英賢而姑先從其所最不足數者而惓惓焉古人所謂請自隗始者乎不孝雖嘗有志於古人之學然才質駑鈍無所知識偶厝足杜未有絲毫之益於時儕遭讒黜皆所自取不敢尤人來諭以古之撫字心勞者比之此以告者過耳與來兄李盛稱賢者之志行知胸中所負必有超出尋常流俗者惜未得一對叔度消其鄙吝也猥承高誼

敢布區區統希俯鑒

與趙生魚裳旂公

七夕遊適苦瘧疾故尊篇久留未歸茲同康齋集暨龜山通紀一併奉到細看康齋文字大抵返躬克己之意居多明初儒者一派真實工夫真不可及但康齋於格致上微覺未足故其議論尚少發明而行事亦時有未滿人意處方之薛胡不無高下焉近來兄仲所用何功雖舉業上不得不將力但必使字字從身心上體貼出來則舉業無非聖學矣日記一編甚好讀書如此留心方不是俗學但判斷前人尤易摩勘身心爲難耳晚村評金黃稿尚未見必有可觀正在尋覓也便中附此不盡

與周好生

兩月之內再遘家變此實生平積愆天降大罰復何言哉惟有痛自刻責庶天其厭禍偶書二語置坐右人老大始知氣質駁雜愚只是讀書粗以此當韋弦卽以此代新箴但恐粗處未能盡知駁處未能盡見惟兄有以教之兄處淡漠奉老親此乃人生不易得

之境上天所以篤厚兄者甚至豈弟所可望耶硏田遠不如近必不得已則亦無可如何者也陸學師札奉上此公素聞其方正前在玉峰承其枉顧因弟先解維不及一晤觀侯兄時可一致意弟歸期當在望後歲內當圖至武塘種種俱俟晤時悉之

答某

己未之春承駕遠臨時不佞正在苦塊之中心肺方裂不能一敘契闊至今耿耿服闋以後念學疎性拙與俗多聮未敢遽出兩年旅食虞山借村學究伎倆

為餉曰討門外之事一無所與來札巡鹽冒犯云云
皆屬訛傳並無此事惟去秋遭西河喪明之慘情最
不堪此乃生平積愆天降之罰無足言者讀來札知
高明力學之志不少退屈爲之喜躍世俗滔滔篤志
如此眞不易得但札中所謂近年少有所得自以爲
孟子後無人知者未知所得如何竊以爲孟子後無
人知但可語宋以前若宋以來則有周程張邵有考
亭朱子不可謂無人知賢者此語得無未深考而言
之太易乎不然則辭未達意也愚近年所見覺得孟

子之後至朱子知之已極其明言之已極其詳後之
學者更不必他求惟即其所言而熟察之身體之去
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則天下之學無餘事
矣未審高明近所得者從朱子而入乎抑不從朱子
入乎此中得失相去懸殊得一面論之幸甚或詳書
所見寄示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使回匆匆不
盡欲言臨楮神馳

與曾叔祖蔿菴翁

一身遠出幼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匆匆
言不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
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
非必有意引誘然後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鄙
或舉止輕率一入初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
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節此孟子所以必欲置
之莊嶽然莊嶽勢不易得惟恃一齊人之辭嚴義正
能使衆咻者望風而靡則瀟湘雲夢盡成莊嶽矣
舟行吳江道中半日閒默思至此又不覺欣然喜也
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仲書吏屬員爲之占切中

其病神明如見照時幸時提撕此意內無咻而外無
咻千里遠懷便可坦然矣惟太翁留意

又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勳
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擔閣
非一日便可投供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
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
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
十分小心猶或庶幾符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

切不可以爲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撕此意在京師
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
及稚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
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
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
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
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
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
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

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屢欲言
之躊躇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
待太翁也敢一陳之煙之爲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
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
賢君子無喫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
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
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獘一
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不以爲妄言否便中草附
不能盡悉臨楮依依

又

到京二月家信未通心甚懸懸八月十七始接得閏
月中信并不可言姪孫已經投供但部中新例急選
不論項款惟以文書到部日爲先後而近來教官縣
丞兩項捐陞知縣者踢改歸單月姪孫名次在七十
人外補期尚遙遙矣冬末春初或作南歸計亦未可
定尚在徘徊也家中百事都放不下所恃以寬其內
顧之憂者惟以學生子付太翁耳明歲不敢另具約
奉敎自應如舊姪孫敎子之念與他人異功名且當

聽之於天但必欲其爲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
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
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二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
滾滾纔是可愛若讀得不熟安能如此此雖尚是記
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脚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學
問未有不由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
別王伯邪正之辨註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
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
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早起夜間則又不宜久坐

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聞家鄉米價甚賤此最是喜信季飛叔姪近況何如晤時并希致人處境不佳只有和平一法怨尤之氣減得一分有一分受用也

示三兒宸徵

前有一字寄嘉善柯寓鮑帶歸不知曾到否我在外甚安好家中不必懸念但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

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真讀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時須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的念我必欲學他見一不好的人須起疾惡的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方是真讀左傳的人這便是學聖賢工夫汝能如此吾心方喜歡勉之勉之

與前令董子祁

奉教兩月如飲醇醪不覺心醉東郊言別爲況依依一路老幼捧觴遠送聞寅翁馬上酣醉猶諄諄勸百姓完糧息訟嵩陽父老以爲數十年來勝事中山誌中又添一段佳話矣弟以菲材幸承善政之後成法可師事逸功倍明庇弘多但駑鈍性成雖竭附驥實慚續貂未知將來作何景狀也使旋奉覆匆匆不旣

答鄭康邑

奉別同譜山川遙阻不獲常瞻光霽祗聆教言惟神馳左右時切依依而已某駘駑庸才向待罪南中已

遭蹉跌不知退避復承乏疲邑每事掣肘撫字催科皆無良策內懷慚愧遙想足下宏才偉抱必有超軼絕倫者竊勝仰止未獲專力修飭乃蒙手翰下頒復承賢遐情之賜何以當之細讀來札知足下冰雪爲操留心民隱只不敢剝民擾民一言已足爲某輩南車至云所講求者己政之得失非官階之崇卑卓哉斯言益令某歎服不已則足下教我實多乃復下詢芻蕘某何能更進一籌耶老年伯爵稿及李道臺佳什俱已領入弟衛水占星之句某何敢當足下庶

幾無愧耳

上井陘道今梅崖先生

前者憲駕光臨山僻疲邑諸事草率不恭之罪無所逃避乃執事汪汪千頃之量不督過之又寵榮之頃某懸某令傳致衛水尋源詩區區下吏荷蒙注念何幸如之至恭誦詩詞慨然於萬古聖人飢溺同民之意此大儒有本之言非月露風雲家所能道其隻字豈惟下吏實受其賜衛水增光多矣當尋片石敬勒水濱以誌不朽前蒙面諭疏通此源及查趙王臺高

若干卑職隨令村民將所指舊源處疏掘至丈餘纔有水然甚微土人謂此水隨旱潦為盈縮大抵然也又據土人言其旁更有一源擬於農隙時再督其疏濬使一番憲節按臨與禹之明德俱不也趙王臺在縣治西十五里故城村城周圍約十五六里已多圯壞然規模尚在臺在城中約高五六丈無磚石但巍然一土阜上有武靈王廟廟甚陋係近時里民所修然其所由來則遠廟前一望平山井陘獲鹿諸山皆歷歷在目滹沱河環繞其下誠佳境也宜其為武靈所流連哉臺下相傳舊有八角井今已無形迹可考臺東里許有養魚池周圍約四五里今已為田但四圍高而此獨下儼然池形也卑職更有陳者禹貢恒衛二水皆屬與郡境衛在靈壽諸書無異論恒水則行唐志謂即派河曲陽志謂即沙河府志則恒水沙河派河又各自為一水未知其孰是宜討求畫一使有定論亦羽翼經傳之一端也因論衛水而并及之統希慧鑒

與鄭唐邑

上谷把臂匆匆言別不及從容就正為悵年兄學有淵源議論卓然迥異流俗宦澤及民將與唐水俱永敬羨敬羨承許賞治邑志專役走領大茂山勢曲折并望指示此山諸書皆以為即恒山禹貢太行恒山自是二山前閱年兄之論却似恒山即太行之隨地異名者不知果是一是二恒嶽之辨乃畿南一大疑案得年兄考正愉快何如邑中有文獻可開茅塞者惟勿吝賜教是荷一芹之微聊申鄙忱幷祈哂納

答張西山先生

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識其自某年某處弁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由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涖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局勝忻慰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真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删筆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書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認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弘多謹此奉謝統希垂鑒

與各鄉紳勸戒賭

隴啓某學疎才短生長南方未諳北上情形承乏茲邑入境以來見地瘠民貧積敝廢弛竊爲內傷求所以撫字之方教化之術使家給人足風淳俗美不知何道而可恭惟諸老先生年臺一方表率利弊必素知之苟有益於民生有裨於風俗切實可行者伏祈詳悉指示勿吝讜言隴其將奉以周旋或可稍逭尸素皆高明之賜也至不佞亦有芻蕘之言望諸君子之採擇者敢并陳之如賭博一事實民間大害然而有司不能禁也禁之其心必不服何也彼見鄉紳士大夫皆聚而爲之而有司所禁者獨此蚩蚩之民宜其心不服也夫移風易俗必自賢者始諸老先生年臺中高明遠見者自能洞燭此理不待下吏之言或有向來習慣以爲此遊戲之事無傷大體不知愚民因而觀效聚賭之源成惡薄之俗皆此遊戲爲之且士大夫家一有此風子弟慕效因而蕩廢舉業敗壞門戶者必有之是非特一方之害亦本家剝膚之災也詩書中滋味甚長何可爲此伏冀諸鄉紳互相戒勉以爲民法禮讓之風既敦於上則賭博之

害自去於下蚩蚩者將不待禁而自止矣統祈垂鑒不宣

與席生漢翼漢廷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者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功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將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

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後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甥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

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切望切望尊公先生不及另札祈一致意

與呂無黨

自違道範不覺一紀不佞服膺尊公先生之學有如飢渴所不同者出處耳嘗愧不能脫去塵埃相從於衡門泌水間自謂登堂受教尚應有日何圖遂至於斯聞訃痛悼非爲私悲爲斯道也耳即欲走一介奉慰而南北間隔蹉跎至今負歉何可言喻茲因便中附寄小文一首微禮一角乞致几筵冥冥之中當不我棄也至於尊公未竟之業將來責在足下伏惟爲道節哀鄙意尊公闢邪崇正之學悲時憫世之心主於隨事指點故往往散見於時文之評而未有成編足下讀禮之際宜輯其關係世道者彙爲一書如河津讀書錄河干居業錄之例若聽其散於時文中譬綴明珠於敗絮恐難垂久遠或更有微言奧義未經問世者總收拾於一書中以成千秋之物此純孝第一事也至尊公所急欲表章者考亭諸書亦宜及時整頓用成先志足下好學深思乎時志行已表見於

世必能步武前人無待叮嚀區區之心不能自已敢一及之臨楮惓切不盡

附答書

不孝癸亥秋遭先君之變以道路修阻不及訃聞於門下乃蒙先生遠賜弔賻重以哀章展讀之餘辭誼眞篤在旁觀者靡不零涕況不孝輩耶憶昔年侍先君於禾城寓舍得聆先生言論與先君有水乳針芥之合不意此後雲泥異方遂成永訣宜先生之深致痛悼者惟先君平生志力自尙甚重

而遭逢非偶功不見用於時即欲闡先儒之緒言窮異端之邪遁庶幾立言以待後之學者而天復不假以年中道捐棄所未就之書惟朱子近思錄及知言集尤爲緊要先君常語學人曰此二書不成則吾虛負此生矣是以抱病以後猶勤批纂易簀之際不廢丹鉛有勸以靜攝養痾暫輟以俟稍愈者先君毅然曰一息猶存不敢不勉此時精神尚可料理後此更何及耶然引端示緒竟不能成也悠悠蒼天此恨何極先君時與學者講論及家

常語言皆因人隨事不主故常當時恨無錄記至今追憶雖音響尚在而精微不傳惟時文評語出於手著先生勉以纂集成書以埀久遠固是不孝之責當即尋記編次就正於有道而後出之亦不敢不鄭重耳不孝邇者因多塵務內則米鹽率雜外則門戶應酬不能專力於讀書去秋

嗣後更得先生不棄其愚時賜誨之此不孝之願而亦先君之所望也新刻朱子遺書六種又朱子家禮及小學近思錄合刻各一冊先君書義四秩呈覽目下刻儀禮經傳通解已將及半矣明歲可得竣事更容奉寄茲特踵門泥謝因附片言以復辭不次第伏惟鑒諒不宣

與鄰邑某

足下中州名彥家學淵源夙著海內某初令靈邑自謂得近耿光可以從容就正不意台駕遄行不得稍

致寸敬悵歎何似某以非材待罪疲邑雖外僻鮮而鵠而鳩形之衆無術焉可以起之難乎其爲撫字我輩叨朝廷一命之榮無可報効惟愛養赤子爲國家培植元氣是其職分而學疎才短每切悚惶未審足下何以教之耑此附候不盡欲言

答某縣令

伏蒙寵錫龍川目編所以品題之者抑揚曲當非素有所主於中者能爾乎弟嘗謂本朝理學大明而戰國縱橫之學如二條四列隱見起伏錚錚於本朝者

尚四人蘇老泉其臣學下其文爲李文自其文爲王雪山其後爲陳龍川獨龍川登晦翁之門日就斂抑縱橫之餘氣到此遂收此理學大明之功之驗也執事以爲何如敢因求教

與郝所某

足下江漢鍾英荆衡毓瑞循良之績聲滿郝陽某仰止高山之日久矣幸於上谷獲晤丰采如飲醇醪茲啓某先生爲某地理學之宗某生長吳越無由私淑茲幸待罪中山竊邇貴治足下能爲悉致其遺書俾

樗櫟之質得沐浴於大賢之訓如親炙其人而聞其茅塞當不啻百朋之錫也統希垂鑒貴治誌書并祈賜教一芹之微衔申鄙私伏冀哂存臨楮悚切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尺牘

上座師魏栢鄉先生

新春即擬趨侍函丈緣上臺以越境爲嫌不能得請祇懷耿耿遙知閤下福履倍增發揮道蘊日新月盛凡在門牆慶慰何如朧共昔在南方獲見知統錄一書知閤下主持正學津梁百代之意至精至深每思盡讀師門講學之書以開其愚蒙待罪恒陽以來私心竊喜謂可朝夕於高山景行而荏苒經年尚未獲

立雪台墀雖常兩奉教言銘凡書紳不敢須臾忘而微言大義未聞者實多伏惟夫子不鄙愚鈍凡開示學者之書盡得賜教俾朽木糞牆得與雕文刻鏤之盛何幸如之專使附候敬陳微芹表意不莊不備統希俯鑒臨楮不勝悚惶之至

上巡道吳公

新春進謁憲墀仰荷從容教誨字字句句皆切學者身心民生利弊雖駑駘下吏無能仰測高深敢不銘凡書紳奉以周旋期不負知己今春地方雨澤稍多

比之舊歲民情畧定然積荒之後觸目皆鵠面鳩形艱苦萬狀久在執事府鑒中無庸贅陳諸事祈垂仁格外是荷聞尊刻苑洛志樂已經告竣隴其於聲音之理未能窺見萬一然仰苑洛椒山兩先生之道風不啻高山景行數年前曾在江南一見其書未得細讀茲幸大君子之表章倘得賞賜一冊得於簿書之暇一聞黃鐘大呂遺響消其鄙吝而引其天真沐浴於執事甄陶之內無窮矣辱叨知愛輒敢冒昧上請伏祈台鑒

答張玉甲先生

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齊政畧剔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不中俗吏之膏肓駑鈍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弘多但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持正學諸篇直指金溪姚江為禪此尤世俗所依回而不決得大君子之論定可以為學者指南矣令郎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可量但靈壽一邑荒凉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黌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能為令郎一助乎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

又

日仰高山地分齊趙不得時覲耿光曷勝依依惟反覆理要政畧諸書如面承指示啓愚翼懦不啻在羹牆間也敝治蕭條學政久弛自蒙先生捐俸修葺稍稍有起色諸生感佩德意亦皆知鼓舞隴其獲同令郎講書論文於其間皆先生作興之賜也又蒙頒文

廟考畧板至學士子皆知聖學淵源一洗其固陋之習大君子之德教惠及窮鄉曲學真不淺矣便中附謝不莊不悉

答義山叔

契濶不覺八載吾叔從容翰墨之場養成舟楫鹽梅之器視鹿鹿簿書者真霄壤也接手教知近來閉關靜坐灑然自得益見深造境界乃猶以淪於枯寂為懼何耶竊意吾叔所謂靜坐必非作瞿曇慧能伎倆不過是謝絕一切專意讀書養氣克此氣象塞天地

配道義作用皆從此出何枯寂之有或自熈熈攘攘一流視之以為枯寂則非君子之所謂枯寂也侄自愧學問粗淺年來每思隨暇讀書然如荒村老農從胼胝之餘坐隴畔唱耕田歌思與太常樂工較高下難矣至於承乏畿南土瘠民貧之壤無可展布只得假蓋公治道貴清淨之言稍與休息自分作滹沱河濱一庸吏可矣何知其他耶適修縣志有序例數條奉正亦足見此間荒凉棘手之槩家鄉志書曾付梓否得吾叔主持必有可觀嘉靖間吾族有石居公篤

信陽明之學學雖近僻然實篤行君子行囊中偶帶所傳文集今并附閱不知曾入志否倘未及表章不可不增入使旋草復并謝厚貺匆匆未有一芹將敬統希垂鑒不盡

答隣邑某

承詢及車木一項此真日前最難處之事我輩本心原不忍派民重以憲票森嚴尤不敢不仰體只得且捐俸採辦未知其能就緒否也各邑情形不同執事酌量可另設法固妙倘不能不問之民寧可借庫先為料理俟工完總算則所費尚有限若目下即責成里長則所費即數倍恐不勝其騷擾大抵向來積弊上下皆以里長為可啖之物一使里長出頭步步皆荆棘矣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弟本掣肘總無長策管見如此惟執事尊裁之

與隣邑某

足下倍悌性成英姿天授洞源伊洛古今才藪明道伊川康節温公之遺風在焉意必有端人正士生於其間以為當代羽儀足下豈非其人哉製錦之才意

解之政知未足以盡高明之蘊也某生浙西未聞大道嘗引領中原思得如古人者以為儀型而未遇也茲幸附驥冀獲隨驥尾不得見程邵諸君子得見其鄉人之能步武前賢者如見數君子矣聞其舉賢引其同儕其在斯乎雀躍何如仰冀照臨曷勝翹企

與周井陘

前月終驚聞足下遭本生之戚未得一展微忱罪歉殊甚知仁兄孝緣彌切未容以一己私情拋却緒憂河頭數萬赤子也拜閱新志稿本韓淮陰背水遺蹤

程嬰子孤臺故跡了然在目且足下數載以來餞溯心腸亦具見其中忠敬非淺不識何時可付剞劂新道學未知何人將來郡中聚會想必不遠匆匆附候不盡欲言

答崔平山

別來忽又經月近事多賴于傳聞之言嘖人耳目總非敝邑所能辦弟之愚昧無他見識惟以仕途到處聽之造物而已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聖之言豈欺我哉惟盡吾所當為此外非所

知也不識高明以為何如來札中各行其志一語與鄙見最相符匆匆草復不盡欲言

答宗賁州

郡中獲接耿光如坐春風羨慕之私寤寐以之執事處茲繁劇游刃有餘真同人之師表某之愚蠢尔之敝邑蝸居情形猶然如故絕無益於地方過蒙嘉獎惶愧何似承賜州誌得觀淳浴之勝梁鄒大夫當江都之遺風受教多矣肅此耑覆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間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偶得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附來使奉閱此二書最切於學者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語為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齋集解係此間新刊雖為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益相去遼

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便如終日覿面也

又

前月寄來閩中詹先生太極河洛洪範諸解細讀深服其察理之精今日能留心此種學問便非尋常人且一以朱子為宗尤見趨向之正至於處處鞭策學者不空談理數尤後學所當服膺也不佞方鹿鹿無書未敢率爾作序其中有一二欲商量者謹[illegible]便中可一請正

與李枚吉壻

舊歲懸望壻輩亦高發北來者可以一慰并溷不意竟寂寂也文敎日興青年不可不奮志努力讀書讀書又當知有向上一途不可專事俗學在北方見呂晩村所刊小學近思錄最精曾尋看否此是晩村臨歿拳拳爲學者之意不可不時玩味也家務雖不能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行則不患俗務累人矣恐在此鄆附事儘多幸於此看得一二破心不爲所動者只欲隨時隨處盡其職

分之所當爲耳然正難言之大計後儻得免罷職亦當尋一脫身計不能久向勞擾中作生活矣諸外孫讀書何如經宜多讀寧迂其途勿趨捷徑更宜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脚不必急急學時文也今歲江南錢糧猶免有田者應推廣　皇仁稍寬佃戶之一二庶爲不失本心不識吾壻以爲何如署中俱各平安勿煩掛念惟蕭然景象日甚一日無可寄寄殊爲歉然人歸匆匆不多及

與曾聽舟

到靈壽者雖皆知其清苦然不圖清苦之至於斯也大抵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消息一語爲之三歎居官稟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一家之人皆知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自已學問未至不能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但館於市鎮中要不戾於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戾猶易不溺甚難須常以古人爲鏡方能自照兒小學一書不可不常看也茹素甚不必非儒非釋於義無取耳人回匆匆武修覲文

俱不及作字均此不盡

答傅君錫楨修志議

恭讀志議皆據理近情具見留心史學如人物遺漏之嫌於太略賦役之嫌於太繁前棻誠有此病既承指示敢改削呈政然其中亦有不能盡如台敎者考賦役一類若斷自本朝甚覺簡便然孔子生於周世乃欲考夏殷之禮者蓋夏殷之禮存則周家損益之善與損益之未盡善者皆可得而見故杞宋無徵則惜之有明之法亦本朝夏殷之禮也幸而見[illegible]

不存乎雖時異勢變有法美而不可行者然存餼羊
卽所以存告朔雖與官師選舉同一例也不識高明
以爲然否至於慈聖樂胥諸公行事之當詳也報
燕惠王書僖祖廟議請虛東向之位疏當載也高明
以史遷班固之例律之是固然矣然又有說焉昔春
秋之人物莫大於孔子文章亦莫過於孔子左丘明
作傳序孔子之事不如叔向子產之詳載孔子之文
不如叔向子產之多一切相魯適楚刪書正樂事之
彰彰於萬世者曾不一見焉一切孝經論語文言繫

辭文之昭昭於萬世者曾不一及焉是非詳於叔向
子產而畧於孔子也誠以孔子萬世聖人不必沾沾
稱述於一書所以尊孔子也今樂胥諸公之在靈壽
非一邑之士而天下之士其人其文已見正史膾炙
於天下人之口不待邑志而始著畧舉其槩而不詳
亦所以尊之也且太史公作管晏列傳亦云管氏牧
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其書世多有之
是以勿論論其軼事則有詳有畧固太史公之例也
似無可疑鄙見如此敢復質之左右儻其中更有當

商者伏惟勿吝賜教是荷

答仇滄柱太史

自聞高捷喜溢寤寐非喜先生之得木天喜木天之
得先生也去秋獲承手教兼讀銀河篇有韻之言直
可羽翼經傳率天下詞客爲窮理之功者其自先生
始也乎卽欲作一札奉候因適當計典之時不敢輒
通書都門恐涉世局情態故雖知己如先生不敢聞
問惟耿耿於中而已乃先生代爲不平之鳴至昌言
於朝此在高明激濁揚清之意欲先從隴始耳然非

隴其之所敢當也隴其自待罪畿南雖硜硜一念可
矢天日而鳩鵲滿野猶然如故才乎二字乃是定評
豈敢不自反而怨人耶所可喜者今春局面忽轉三
輔氣象聿新不才廟吏得於光天化日之下效其馳
驅雖復鞅掌簿書亦甚快也便中附復并候起居

與同年柴炯如

去歲令郎至敝治得悉近祉有一小札奉候想已入
台覽遊左風景雖異家鄉然賢者處之自能險易如
一想讀書樂道之懷不減在西子湖頭也東坡泝

伊川涪州學問更復精進身外之境豈能阻汪汪千
頃之度耶願足下勉之矣便中附候爽居拙刻一種
并呈記室臨楮翹企

答沈友望

僻處山署忽接手教一消鄙吝之私何幸如之平生
未嘗學問又不能跳脫世綱日對鳩形鵠面之衆愧
無活人手段有虛先生救民行道之望惟一念硜硜
不敢自負初心或不爲君子所鄙耳江左風雅一脉
先生鼓倡其間古道賴以不墜南邨諸詩畧見一斑

矣伏惟珍重便中草復不盡

答安平令陳子彝

曷稿始和逸知新祉縣集欣慰欣慰前承借剳復錄
數十年前邪正之辨得了然在目荷教非淺抄錄乖
竣當另專人奉歸記室文廟考畧二本呈上此書所
以正會典之失去歲江南李學臺題請改正蓋本於
此但部議未允今當兩存以待論定其有一跋語附
後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外雜刻三種并塵台覽率復
不既

答葉城令姜

上谷握手匆匆言別爲悵承賜熊峰文集何啻百朋
之錫山城樸陋之區得讀先正鴻篇一消鄙吝惠教
無窮矣安敬仲先生元朝大儒著作竟付荒烟蔓草
良可歎息儻猶可訪求一爲表章其爲武城生色更
不淺也望切望切草泐奉覆兼謝鴻誼

答阜平令潘

久失候問時切耿耿承詢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
軍及守憲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爲怪

尚在兩岐間在吾輩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眞
實情形陳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
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凡各從前州縣亦有缺額之
時不是吾兩邑今日獨創也貴治之饑條久在各憲
洞鑒中只須立定脚跟亦必無妨鄙見如此不識高
明以爲何如敝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附送府未見
批轉即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草復不既

答陳世兄

并潤之久數載以來鹿鹿塵冗山川閒隔未得一候

老師曁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姿妙才從容淸華之地益廣家學欣慰欣慰前月獲承瑤翰正擬覓便鴻附候頃許使來復蒙手敎惓惓深荷注念但某於仕途中惟謹守安命二字奉先人之遺訓不敢失墜故所遇上臺無論知己與不知己皆未嘗以有干瀆舊冬掣肘已決計藏拙不意新撫蒞事鬆輔氣象改觀故暫且盤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望足下曁許先生垂愛至意蕭銘之心朐然斷不敢作此想聽之造物可也許先生素蒙不棄眞可謂取

之牝牡驪黃之外但吾輩所共砥礪當在學問之消長至一官之升沉何足以煩知己耶匆匆未及作札晤時幸一道意臨楮悚切

答曹彝士太史

戊午冰雪中旅店把臂不覺九載憶丹山之鳳遂羽儀天下而樗櫟散材猶然留滯山城世遇不足言而學問無能長進良可愧也每思祇候興居因外吏不敢輒通書都門故雖在至戚殊覺落落然景行之思同時耿耿胸中捧讀瑤章恍然如置身龜山鰲庵之側固知一編得此生色十倍知衛道精進之心卓然砥柱中流不徒作木天詞賦客敬服敬服年來向往斯道者雖有人而含糊兩可者實多晚村旣歿益覺孤寂以晚村之學昌明於廊廟舍先生其誰望哉伏惟爲道珍重使旋卓復種種疎畧統希俯照不宣

答王新河

郡中摻手仰荷敎益鄙吝一消何快如之呂先生呻吟語某所去取與尊意不甚相遠然總不如貴友所云先儒書不用選宜全刻所見甚高蓋吾輩在簿書

匆忙中一時筆削恐未必遂可爲定論且前輩議論瑕瑜不妨並存俾後人得睹其眞面目而討論之愈覺意味深長縱有病痛正不必爲之掩也俟刻成後其有所疑數則附志於末使學先生者知所決擇焉不識可否容另呈正也原書奉歸記室至摘本中間有數條爲原本所無者今附載於各卷末此亦甚是但須註一補字於下恐後人以原本相對不知其何所出也刻樣照朱子遺書而每行加二字甚好但書旣全刻刻資浩繁宜算字若干應價若干傳知諸同

寅共成勝事可也統祈栽鑒不既

又答安平令陳子萬

春間偶讀崔子眞政論有感恐爲酷吏藉口故借足下誕辰發出一段迂論知爲有識所嗤乃蒙瓊瑤之報豈所敢當乎田梁老（田梁紫爲中州鳳儒素爲湯潛庵先生心折）呻吟語序深服其學問淵源但內一二語及陽明者某所素疑故偶爲足下道之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恐又開一聚訟之端如何如何草荳一事實非長策妄意就近采買庶彼善於此敝治恐檢前往料理未

知能有就緒否也便旋率復并謝不一

又

前接台翰論及出處在足下年力方壯不應遽作蓴鱸之想若某頭鬚半白今冬必爲藏拙計當就十畝間追尋村學究事業不能久向簿書作生活矣徐健庵先生敢承惓惓眞朱門先達中僅見者某向以外吏宜安於卑賤不敢輒通一字都門殊覺落落然知己之感則固常在胸臆間也便札中幸一道及呻吟語板樣甚精內有一二字應改正者另紙呈閱

又

承敎後又復累月時切耿耿蒙發來呻吟語當即照單分送諸同人所示田先生大序意義深遠發明簡時立敎之旨最得前賢心事不勝歎服用以弁首實可爲此書生色中間惟說及王伯安一語微似可商蓋伯安與諸儒大有異同非徒激不激之間也幸致請正之意外有敝同年張武承王學質疑一册前歲偶爲刊行謹并附致不識田先生以爲何如制藝拙選偶爲初學指點淺陋可笑過蒙奬譽愧何如之承

諭又來一部聊供覆瓿使旋草復

又

驚聞尊夫人之變未獲一展微忱罪歉殊甚讀行畧字字可作閨範不但如安仁之悼亡已也崇祀一錄深慰高山景行之思承敎自當隨諸君子之後一詠其盛容另呈正田先生來札展卷恭誦篤實眞摯之氣溢於言表所云今日沉痾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質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爲只求自信不圖人知眞可作座右銘蓋昔孟子一生

毅以距楊墨自任而必以對梁惠王數語爲開卷第一義此亦急則治其標之意也田先生可謂善讀孟子者矣覺向來汲汲於朱王之辨者未免氣浮而躁原札敬歸記室恨相去道遠不能一識荆州盡質其所疑也尊跋義精詞確此刻所必不可少者當并田序更求數紙補入前印諸本中匆匆草復不備

又

契濶良久掣肘情形想同之也前讀尊夫人行畧閫範之妙久心銘之茲奉教言自不敢以不文辭容稍

從容一抒固陋呈正至於隆貺則非所敢當相知兄弟中從無此例也樓山先生集向所寤寐未見者得承賜教又蒙賜令兄詩集眞惠我無疆矣健庵先生其渴欲請正向以外吏不敢妄瀆惟心仰止明歲當猛圖解紐扁舟過玉峰從醉白堂中盡質生平所疑便中希道及宣公奏議寒家有一舊板前印數部到此俱送相知訖容覓便再印呈牽統希垂鑒不盡

又

半載來剞劂無寧晷既以散賑而驛馳山谷復以祈雨而御御街衖加以冊籍之驅換上下之牽制俗吏狠狽至斯極矣日前得雨雖有秋禾之可望難救夏麥之枯焦鳩鵠之民不能枵腹以待西成如何如何接台翰知彼此情形大畧相同敝治亦已報過夏災不知將來作何景象承賜感悼及倡和諸什情文俱極其至宜巢民先生之擊節不置尊夫人女中大賢非固陋所能表揚不敢附銘誌之例草成壙記一篇正欲專人馳上茲附來使呈閱愧不能盡刑于之萬一傳家宰遺疏其家俱已散逸所存不過十之一二有

伊令嗣同札并西山文廟考附呈惟轉達高先生是荷廬龍前令家叔也舊歲最荷垂愛時切感念外有耿氏農書一冊以其可佐備旱一籌因重梓之并塵台覽諸不盡言

答曲沃令蔣

數載契濶每憶䢛里盤桓時恍如昨日足下素敦寬厚筮仕名封天眷吉人良非偶然好生來辱賜瑤函兼承嘉貺爲勝感佩恒陽風景蕭條加以磽确之性政與時違掣肘萬狀無可爲知己道者想貴治亦

衡疲舒展尚易吾輩叨朝廷一命無可報稱值此凋
敝之際只有寬卹民力一事當常在胸臆寬得一分
盡吾輩一分之職處刑名錢穀中時時提醒此念如
是而已不識以爲何如貴治咫尺絳州安邑前朝絳
有辛復元先生安有曹自梁先生皆一代名儒其遺
書不識可訪求否儻若惠賜沐大教非淺好兄同事
肅此臨穎神馳

候井陘道李公

三載沉庇帡幪不期忽遭意外世路風波眞不可測

然在執事春風沂水襟懷固自險夷如一紛紛變態
何傷叔度汪汪千頃也況自古豪傑往往從艱貞之
時倍加精進蘇子瞻之文章愈窮愈工程伊川之學
問彌困彌粹一番否剝焉知非造物有意玉成大君
子耶伏惟爲道珍重陞其今歲掣肘益甚揭難支吾
大約冬間必爲藏拙之局閒駕到郡渴欲一叩起居
種種牽制未獲如願肅此附候統希垂鑒

上眞定焦軍廳

荷蒙垂愛種種愚鈍得免掣肘曲成之恩非可言謝

道憲執事一項向派靈邑安置原有額設錢糧久已
奉裁而仍責之原派地方從前苦累已不可勝言然
大約多派之里下苦累在民而官固不難於完辦也
今則里長俱已奉憲裁革雖欲私派無處可派而此
項費用浩繁欲告無罪惟有賠耳那耳而一蕭然窮
員本年錢糧又盡經觸免賠無可賠那無可那實有
難爲無米之炊者敢懇執事俯憐窮邑酌量設法或
沓無事州縣均攤分任則衆擎易舉或請署印道憲
責成本道衙門掛名直堂諸役此輩不下百餘人各

認此須便可蒙事使疲邑永免大累十四里鳩鵠之
民世世詠甘棠於勿替職之私感刻骨銘心又無足
道矣事急情迫冒昧瀆陳曷勝懷惕之至

候谷老師霖蒼先生

自庚戌辭春郡門追隨函丈不覺十有八載知己之
感靡刻不盤旋胸臆世兄來兼須手教得悉起居萬
福無任欣慰閣下斗山重望海內瞻仰印紀事一編
迄今史家奉爲指南已足同班馬千古況教育之恩
洋溢浙水東西年彌久而聲彌彰雖中遭顛沛家業

蕿微閉戸授徒益徵高節其爲及門樂就何如隴其樗櫟下材蒙閣下拂拭於塵埃之中初仕江南狼狽而歸再官畿甸動與時違稍將未完整頓亦便當尋蓴鱸滋味終不能脂韋求合强其性所不能也世兄遠辱荒署蕭然負歉殊深率泐附復統希俯鑒臨楮曷勝悚切

答張西山先生

承教惓惓最荷垂愛至意但隴其自承之以來無寸益於地方素餐之愧常疚於心兼以頭鬚半白精力

漸衰既不能有裨蒼生而平生舊學日就荒落爲已爲人兩無成就豈不重爲大賢所嗤乎故每念乘此餘年退就十畝間將村學究伎倆稍稍整頓庶不虛過一生或亦君子之所許乎歲內尚爲未完羈絆開春便當力請來教謂不當作自了漢此在高明之士固然恐非所論於碌碌者也且自了亦正未易少壯已過胸中尚爾茅塞及今磨琢不知能追隨昔人萬一否也兄復蹉跎耶恃愛敢一布之

答呂無黨

接台翰兼惠敎行畧講義喜尊公先生正學不墜得箕裘而益振何啻邵子文蔡九峰家學相承也儀禮通解訪求數年僅得經傳正文今大刻告竣何幸如之更有望者張考夫先生遺書未有刊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眞足救俗學之弊想尊處必有其全本表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顒望顒望弟留滯恒陽汨沒簿書中無一善狀雖間與學者談及書理只是村學究舊話頭無足道者惟到處勸人讀尊公先生書而已平生雖不能追隨高蹈之風今頭鬚半

白已是藏拙時候畧將未完整頓便當從十畝間溫尋舊學冀稍有進免終爲流俗人也台駕尚在長安秋間或得一晤未可知便中草復餘不盡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三載不晤時切惓惓未識尊公先生近況何如頃使來得閱近作兒論流動比舊時功夫大進不勝雀躍以此入場不難搴發弧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愼稍有不安命之說進者須立定脚跟萬萬不可隨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寧可學成而未遇一

毫微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塗處也慎之慎之至都門交游錯雜亦須胸有主張伊尹所謂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二語當書紳總之離親遠出以謹身為第一義功名次之至囑至囑愚留滯荒城無一善狀大約今冬當作南歸計使旋率復不悉

上陳房師

自睽函丈忽踰十載所喜老師聲揚嶺外望重朝端身操鹽梅之任在指顧間世兄復戰勝藝林益振家

學欣慰何如隴其昔遭廢黜自分長老泉石不意復為當世所採擇承乏畿南但迂拙之性猶然如故掣肘情形不減於昔恐駑駘終不能追隨驥足不得不動蓴鱸之想且年來鹿鹿不覺頭鬚半白平生學業汩沒簿書恐為流俗人有負門牆尤所深懼目下擬作乞歸計庶幾以閒暇之身整頓書生伎倆冀稍有得仰報知己私心自矢如此而已他無足道也

候山東河防朱又韓

前歲承賜曹志考核精確經緯燦然洵諸志之冠佩教良深頃季飛來知近祉嘉勝欣慰欣慰義河事者紛紛未有定論正大才脫穎而出之時卻將來賈讓王景事業游刃有餘不特曹南一區尸祝無窮也河漕志不識可惠教否簿書俗吏不應越俎而問司空之事不過書生舊習欲一窺河濟源流為讀禹貢地耳拙刻二種奉正便中附候興居不悉

寄趙生魚裳旂公

索居山城無一善狀好生歸想能備述梗概不贅賢昆仲近況如何人生學問正當有大意磨鍊出來勿

為境累也不佞年來為此間諸生講書句句欲引入他身心上去好生抄數十篇歸曾見否雖尚須刪改未是定本然大段意思是要鍼砭學者皆自書我自我之病此意可採取也新本又刻得讀書分年日程因較對間細閱其工夫次序真可為學者法今奉到三部其一部煩寄我閣因驢背不能多帶與上相知未能徧及俟下次續奉也外有寄杭州秦定叟先生札一函不識張吳先處有便可轉達否如無便則與好生商量寄在朱昆友處轉達可也匆匆不悉

與俞仔齋先生

向讀紫陽大全序知先生于城吾道之盛心未獲親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手教知方從事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藝其超出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汩沒制舉業中撥其糟粕未嘗窺前輩淵源幸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擧附亦恐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强仕之時行將從上疏請人歸老於當湖之滸或得以其暇整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

生然非所敢期也來札過蒙獎許殊非敢當僻處荒城久稽裁答時切悚惕便中附候拙刻三種并塵台答統希垂照不盡

與刁由淶

不佞在江南時已聞行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頃至恒門見用六集稍慰饑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著作爲恨聞尚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即當專人奉歸記室

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答施行唐

前接台諭因往府未及裁報罪罪拙詳已蒙太尊轉詳未知撫軍之意若何恐未必有益也容再奉聞鹽憲查積鹽一事前此從未曾有某正在躊躇鹽隨引銷自是正理若云有積則引銷而鹽未去非捏銷乎且其所積不知果引內未銷之鹽乎抑引外夾帶之鹽乎吾輩亦無從查核恐未便竟以有積回覆也但

商人惟恐一報無積日後有加引之累此亦當爲酌之某意只可以本年荒歉難銷之狀爲之訴苦一番不識以爲何如且宜從緩再看鄰封光景某處若有定稿當另奉正也率復不旣

又

上禪村中竟夕領教何益非淺兼擾郇廚更覺慙悚承詢學臺供應此費本無正項開銷向多出於里下殊爲累民敝治自革除里長以來俱係捐俸支應上年因城中有官地廟會時市民願賃以開鋪面稍抵

此項之費然亦屬權宜恐非可久之道總之挈肘之事本無良策在高明調劑之何如耳

上房師趙耐孺先生

春間接手教深荷指示兼知老師於公務之暇閉戶讀易惜未能追隨函丈一窺其緒餘也易學至明季龐雜已甚擴而清之因程朱以見義文當於老師是望矣高景逸有易孔義訪之久未得不知其書何如貴鄉尚有板否一隅抄選僞爲初學指點過蒙獎[illegible]茲再奉到十部外讀書日程二部附呈并望裁正便

鴻率泐匆匆不盡

又復谷老師霖蒼先生

世兄來得悉老師近祉康吉深慰羹牆之思竊見古人不朽事業成於林下者較之當途更爲遙想老師靜觀世變閉戶著書必有超出時賢之上者不特明史本末一編足式訓千秋已也惜匏繫一方不獲一親函丈開其茅塞悵何如之隴其待罪恒南不覺六載素餐之愧與日俱積今年已六旬頭鬚半白行當歸尋三徑一了書生未完之事不能久鹿鹿簿書矣拙刻二種奉塵台覽挈肘中愧無可以展寸忱者惟深愧歉耳種種揆家世兄歸自能述之不敢瑣贅統希垂鑒不宣

答栢鄉魏荔彤

接手教并批點王學質疑知足下留心正學師門箕裘不墜喜何如之自王學盛行以來漸漬於人心高明之士多陷溺其中不可救藥武承一書刊行不滿者甚衆其有欲毀其板者如足下之咄咄歎賞豈可多得哉嘉靖時粵東陳清瀾曾著學蔀通辨一書其

言朱陸異同尤詳曾見之否近年新刊其書於南中當另覓奉也外程氏讀書分年日程言工夫次第確是程朱家法弟新爲刊行謹奉正師門諸書惟知統偶鈔數種已經佩服至奏疏文集譜傳及鑑語約言諸書俱未得寓目欲悉受讀以當羹牆謹備紙張專人走領惟勿吝賜教是荷統希垂鑒臨楮神馳

答周好生

五月初接台札始悉去冬風波情狀兼知尊體平復深慰遠懷承諭處逆境之難某於子路問成人章講

義畧敷衍及之似可玩味今歲讀辛復元書并熊敬修學統備載前賢壁立千仞之槩悠悠宇宙罔不乏人吾輩不可自外也一隅集何足辱廣老之盛心恐翻刻校閱又增贅者一分逆境如何如何若松陽講義則正須斟酌萬萬未可授梓夏秋間因呈送學臺又校訂一番改易數處容面時奉正也孚九靑年志向便能如此可謂良友此間別來無他事惟今歲旱災異常民生甚艱已經題請得　旨量蠲稍救萬分之一耳平山公於七月中丁艱謝事亦無大虧空自

下便可同籍也便羽匆匆不能多及統候綺脊

寄曹星佑埒

自去歲八月使者歸後此間即因旱災上司往來查勘絡繹不絕錢糧蠲行捐免今春又復奉　上諭放賑簿書煩雜日無寧晷屢欲遣人向甬郵復阻滯不佞久處荒城無一善狀碌碌之性動與時違祇恃方寸泰然不以得失動於中故雖在掣肘中得免狼狽看來此道到底難行惟書生舊業更覺津津有味分年日程一書平生所最服膺故特梓行欲學者胸中

先知有讀書規模然後以漸加功倘從前已經蹉跎者一二年補讀一經可也吾壻試事何如秋闈在轉盼間磨礪以須斯其時矣高發北上過此庶可盤桓望之望之考亭淵源錄奉還此書儘有滋味細閱一番有益於學問不少松陽講義吾壻所見者幾篇今錄一部校對奉寄望細閱之即未講者亦可類推而見來札云養氣盡心諸章今當序次及之也刊刻尚未敢輕言恐有粗疎處須細加斟酌方可問世餘俟人歸續悉

與栢鄉魏荔彤

舊冬承賜諸書得窺師門之奧義荷教良多內小學一書最關係風俗人心某欲多印幾本分給邑中士子但其中尚有訛字數十今先將較本呈上望命梓人改正當另差人持紙來刷印也外多識集一書尚未得讀倘有先刷者便中幸一惠教是荷農書一冊附呈統希垂鑒

答嘉定吳生燮臣

初春遠辱光臨匆匆言別殊覺悵然接手札知近履

康泰且刻刻以工夫進益爲念此段光景殊難得也
舊本日程已抄畢謹奉歸記室此本上截所載旁証
甚有益學者借向未見止據韓求仲刊本付梓不能
令學者盡覩程氏苦心也必將此本重刻乃爲善耳
學蔀通辨一冊并拙刻日程質疑各二冊附覽其一
爛僕及松陽講義俟刷印覓便再寄尊處所有焦弱
侯小學刻本便中倘可一借閱荷甚

答某

敬讀尊公先生之書綱羅宏博皆有關世道之言不

特爲高門一家典型也足下繼述而表章之此純孝
中第一事矣某學淺識疎雖高山知仰不能盡窺其
微與承命不敢自外敬識數語於簡端豈能揄揚萬
一耶其先後之序考先儒隨手記錄之書多不拘次
序鄙意每卷內凡周程張朱五先生之語應檢出列
於前略見學術所宗其餘則俱仍舊可也內有字畫
誤謬者臨刻時應檢原書對明魏叔子一傳亦宜并
梓使讀者知尊人大德眞能行其所聞尤見是書足
重也肅此奉覆統希台鑒

寄曹星佑堦

南北間隔音問動輒經年一官羈絆未能脫身舊歲
滿擬吾堦秋闈一捷不意又復杳然未識近來用功
何如此道非難事惟屢折而志益銳則將來必勝之
兆也科擧文字固不能不做然須本原上著力要看
作是眞實道理不要看作一時應試之事沾沾徒求
之將文中方妙石門近來新刻晚村語義曾看否此
書北方亦甚行可與朱子四書語類相參看外孫能
讀書最可喜尤當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脚今年會場

策題亦以小學爲問蓋近日大老中賢者皆留心此
書不可視爲迂濶其他種種來人自能詳之

答李金華

足下生長文靖之鄉而學其學方正之槩已著於恒
陽茲幸借重金華撫綏黎而挽頹俗當於足下是望
矣微獨撫軍亦大賢也將來自必有水乳之合意者
天所以成足下乎宋呂東萊及何王金許四先生皆
金華產也其遺書殘闕已甚得大賢訪求而表章之
此尤同志之所共屬其條條無能承之西臺展布實

難惟隕越是懼不審高明何以教之遼寧台翰弊許
過當局勝惶汗便羽率復統希垂照

答范彪西

捧讀來教知先生於王陳之學舍短取長正與綱目
取荀卿之論一例弟前札恐學者混淆未免過慮來
教云學術一道全在躬行此眞大儒名言足救近世
學者空言之病當敬書之座右以當嚴師至謂及靈
壽之政教不覺汗下自計承乏此邦將近七載惟不
敢爲暴而已實無一善狀嘗歎今日事勢百病之源

起於民窮故以寬賦稅絕私派爲救時急務然動多
掣肘不能盡如其意至民風士習興起之猶易變化
之尤難孟子所謂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雖由火之
難熄亦由在己之水止一杯耳今雖僥倖量移然猶
是火也猶是水也且頭鬚已白壯猶不如人况老乎
每念先生超然泉石讀書樂道乃眞當今第一流此
處未能決斷又何他躬行之可言惟高明有以啓廸
之幸先生經世碩畫敬拜受教其他著述有可賜教
者并祈不棄統希垂鑒

答周好生

別後留滯山城者又二年無日不在掣肘中救過不
遑家鄉音問遂爾淵絕今夏忽蒙量移初意謂或可
稍展所見不意日前時局處處棘手孫緯遂初之念
倍殷於昔接來札尚期望之深悚恐惶恐一鬨集猥
蒙垂刻極承雅愛但恐未必能多行徒費足下一番
經營耳至如來札所云欲將八科問答附刊集後斷
斷不可此係偶然評閱未經刊削豈可問世久經棄
置不知足下從何處見之萬祈爲之藏拙不可畫蛇

添足也見友習是編可佩服者極多但亦有繁碎處
竊欲爲之酌量刪減輒以簿書牽制而止故久未爲
作序便時幸先道意容緩圖請正京邸無他善狀惟
覺紛紜煩擾中此心耿耿如故匆匆不多及

與曾翁璘來

屈指契濶不覺九載令郎到京得悉近社深慰渴思
其自應周旋留滯都門無一善狀夏間幾蹈不測僥
倖得免掣肘情形莫可言喻愈覺親翁優游園亭眞
爲至樂曾點之春風沂水賢於僕僕風塵者多矣今

郎一番遠遊俶擴見聞不爲無益至於時局功名則某深知其不佳不欲以此損少年之志氣勸其專心致志於正途求一出頭以爲顯揚計不識以爲何如聞令孫今歲亦已就試愚意亦不必汲汲與其勉強早入泮不如多讀幾年書使之學問充足下筆沛然不患功名不到手此一生受用不盡之道若一味欲速未培其根先求其華總得僥倖恐病痛非小此某年來閱歷人情世態所見如此敢以質之高明此間種種景象令郎歸自能道之不贅

與叔元旂翁

吾叔歸後諸事口積又以沿海軍工上臺臨縣益加繁擾苦不可言錢糧完數寥寥當此荒月雖加鞭扑終無濟事惟有坐受承差之逼迫而已南溯淦棻頗有葛藤然此有大數非姪所憂時局中事必不能爲諸友多以爲倔強實非倔強也解銀一事以往來協助之人未定故暫令張錦何瑞元爲之此元非長策只可權宜一時俟吾叔來再商之可也匆匆不能盡言總望吾叔摒冗即至是荷懇切懇切

又

夏間寓匏南歸姪附一信想已入覽嗣後兩次信歸俱匆匆不及作字然靈壽景象吾叔必已知其大概矣此邑接連山右幸不當衝錢糧亦少而易完但地瘠民貧在真郡三十州縣中最爲貧苦又連年荒旱憔悴不堪又有協濟郝郡之苦以姪處此雖簡僻相宜而撫字亦正不易幸喜上臺皆寬仁長者凡事俱在情理之內絕不似南中光景署中覺人太少故急欲家眷北來然路途遙遠須得老成照管方能放心

姪斷竊履平弟同來然渠未曾經歷長途必欲吾叔攜兒一來姪到此會計一年經費僅可支持此番人歸手無一文北來盤費未有着落吾叔可於城中覓主緩急百金妙甚家中種種俱望主裁凡事經吾叔剖斷姪無不心服前承吾叔惓惓爲姪畫斯計最荷至愛目前匆匆似難及此萬一有可商量者亦望留神威叔貽孫不及另札俱乞此致吾叔來須乘騾轎不可惜小費跨騾也并囑

又

別後不覺已經月未審吾叔何日抵家長途不困頓否懸念懸念月餘來署中頗無事惟本憲檄催取縣志甚急不免拮据今抄本已告竣送府付梓則尚未有期也殘編忽遇　特恩蠲免三分之一歡聲徧山谷時事之最可喜者道竟不起巡道以易州一案降調半月之內兩臺盡更殊出意外偶筆匆匆不盡

又

別來忽復經年吾叔近祉如何懸念懸念洛陽光景舊冬殘在昏黑中幸逢新撫到任氣象一新州縣得

徐安無事但民生不辰地方災祲疊見舊歲水今歲蝗有时齋持不能救其萬一至一官之蕭條固無足道也吾鄉景象不知若何因予翁久病思歸急不能待此中近狀予老能道之匆匆不悉

又

吾叔南旋不覺再易星霜耿耿何如此間兩年變態疊出所遇上臺非臭味之不投則意見之不合莫非命也固無足道尊餼之想時在胸臆瞻期當不甚遠家鄉光景如何北方去歲遭蝗蝻氣象蕭條今歲秋

錢糧盡蠲稍有起色然此時尚未有雨一麥可慮將來又未知作何景狀也署中俱平安但澹泊之狀比舊更甚耳威叔聞已選授可喜之甚不及另札望道意縣志并雜刻呈閱匆匆不悉

又

前歲接來札知吾叔近履佳勝。慰慰遠懷姪浮沉此間[illegible]人愈困一官假寐非關世情只是學問不長進之故地方幸去歲錢糧蠲免民力稍舒今春覺有起色將來亦可藉此逃尊餼之譏矣嘉邑未完殊出意

外造船一項不見移咨直撫必已在赦內倘有泥提同之可也讀叔祖胸傳簡核精確無可更易姪意欲待時暇稍進作一長歌以志高山之仰而日來胸次冗雜未能成音容續成上正

又

去秋人歸匆匆不及作一字冬春以來地方有蠲賑之事刻無寧晷家鄉音問不勝遐闊六月中到都門見予展弟知吾叔近祉佳勝欣慰欣慰姪此番行取出人意外初欲借此告假回南而勢不容遲只得勉

強到部且再看光景何如此時言路甚是煩雜且藩然一身在長安中亦大費躊躇不勝進退維谷如何如何種種景象六符叔歸自能詳之不贅

又

家眷回南時有一札呈吾叔想已入覽十月終旬文端叔到京接吾叔手札知近祉佳勝深慰遠懷姪數年來蓴鱸之想時刻在胸一番行取初意或可稍展所見不意目前時局處處棘手吾叔陽城有待之言固屬老成之識然恐不若孫緯之遂初更爲高妙也

如何如何松陽講義尚係草本乃蒙付梓恐迂思之說未必能行徒費吾叔一番經營也所寄刻本中多差字想係傳寫之訛特託思遠弟較對尚未能盡前三兒帶歸一本乃姪所自較可取一對改正爲妙有脫落字句者不妨雙行補入承命率作一序亦殊不文聊志其大略耳序呈上叔祖處行時在念因不敢草率屬筆只管踟躕心境稍閑即當有以報命匆匆不多及

又

兩接吾叔手札知起居佳勝深慰遠懷一隅集松陽講義復累吾叔尤覺無謂不知可稍償刻費不至大折否講義止此一百十餘章無續做者蓋此只是完盡善一局原不必其全也刻成幸寄數部到京是荷姪在都門終日鹿鹿無一善狀時事甚難言路恐不可久居如何如何

又

初夏人歸有一札呈上想已入覽姪以不能隨衆於六月中幾遭奇禍雖蒙寬免而勢甚可畏目前又未

敢便告假不意世局之險至此然只是聽命無他法也嘉定有未完二件一係邊海城垣核減銀一係河工料費問之部中此二案內俱拖遲未完若到原籍求催照前回覆可也望吾叔留神姚親翁在京並無他舉動已有南歸之意拜閘餘不悉

又

中秋廣山館歸匆匆即去未得圖晤講義稿本校畢呈上但目下未能料理紙張如何如何序文不必另刻附數行於目錄後近日石門刻晩村四書講義亦

用此體甚覺古雅不識吾叔以爲何如今并寫一式
呈上種種聆悉不一

與三兒宸徵

接汝臨清寄字知舟行甚遲未識何時抵家心甚懸
懸我自九月初三夜在張家灣起身初四日進城至
初十始到暢春苑引見十三日奉以御史用之旨二
十日奉補四川道之旨廿四日到任隨奉堂派協理
山東道事所管者稽察各省刑名事件此尚不難料
理惟求盡言職則甚棘手我於十月初七日上殺轉

民情一疏自謂委曲之甚見者猶曰爲題面奏時雖
蒙　皇上首肯寬留於部議可歎可歎大抵目前時
勢甚難且看光景我寓中盤費目前僅可支持未能
照管家中汝母子到家必甚窘迫只得與五叔商量
可且借飯米數擔俟過新春再商接濟之法也家中
光景可一一寫示我我既在京家中諸務汝當留心
照管但不可以此廢讀書求其並行不悖惟有主一
無適之法當應事時則一心在事上當讀書時則一
心在書上自不患其相妨不可怠惰亦不可過勞須

要得中小學及程氏分年日程當常置案頭時時玩
味元祈叔祖寄到所刻松陽講義中多差字若欲將
汝帶歸之本較對可即送去但對畢可即將原本取
回不可遺失我在京有一江陰人徐名世沐者講書
甚精近數與往還頗得其益將來欲採其說附入松
陽講義中另刻一本目前且不必論也

又

正月初五接元祈叔祖札始知家眷於十一月初八
日到家心始一慰歲前我有一字寄子展帶歸京中

光景想已知悉不知家中何時可有人來須人到方
可還歸接濟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
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宜時常展玩日間
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
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始
及於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是
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
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却看書溫書兩事
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優

忽過日努力努力然亦不可過勞善讀書者從容涵泳工夫日進而精神不疲此又不可不知我意欲於二三月內告假回南然未知可得否且再看光景五叔及各房諸叔俱不及作字可一一說聲

又

我自二月初六日欽點會場外監試至三月初一日揭曉始回寓初七日用中及黃大等到見汝兩字洞悉家中光景此等艱難之狀不涉歷不知到處可長學問不可但心焦至於讀書在家中杜門靜坐須依

我平日話頭去做工夫不可優忽過日一無長進旁人之言不可輕信須要辨其是非自家立箇主張常將小學近思錄之言放在胸中去聽人言便如以鏡照物自然是非了然我在京安好不必掛念但常想南歸未有機會耳倘秋闈未得歸汝當到京來時須用騾轎不可勉強跨騾長途此不得靈寄至京也汝雖在家我心常在汝身上汝當以父母之心爲心也其餘京中光景黃大歸自能言之

又

黃大四月初三日在京起身此時必已到家我京中光景渠歸想已備悉一月來亦無他事前月終因捐納之人紛紛具律又上一疏　旨意甚好然未知部議何如也我前字中欲汝秋闈到京然須再看光景待我七月中再遣人歸寄與黃大若有盤費可先遣來若盤費艱難遲遲亦不妨新宗師必已發牌汝於舉業尚未能精通待下次考亦不妨功名遲早自有天數不必强求但讀書不可不勤緊孔子曰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當常思此言有便人信來須將所用

工夫一一寫示我然日間亦不可過勞若須有從容自得之樂方是真會讀書人　誥命已領到可對母親說聲凡事自要立主意不可輕聽人言人言之是非亦不難辨只是以聖賢之義理爲權衡而已汝能不爲衆楚所咻我心方慰念之念之

又

我八月初已開列在外轉中復蒙停止目前又有試俸一局未知作何光景總之聽命而已汝且不必進來文宗幾時考嘉興汝文章尚未能精進且待下次

考亦不妨只要上緊讀書不怕無功名也我寓中日
用甚窘下半年俸銀因靈壽上年錢糧未完罰去此
番人歸又無一錢可寄當待仲冬遣人歸矣汝事事
須謹慎不可輕聽人言將書帖到府縣中親友不知
利害者甚多須要自家有主意若有要緊事務須到
城中與元旂叔祖商量星依此番來一慰契闊甚好
但我寓中清淡不能有所加厚甚覺歉然惟勸其讀
小學書若平日能將小學字字熟讀深思則可為聖
爲賢亦可保身保家汝當互相砥礪人而不知小學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彭年於中秋後到京我亦勸
其讀小學近來愈覺此書有味也

又

縣考一事文理稍通者無有不取所遺者不過十之
一耳此無論不宜干瀆亦且不必干瀆向來鄉紳多
紛紛關薦我所不解汝見靈壽曾有一人來說乎此
一節賢於我鄉風氣遠矣且須先要關薦分明自處
於極不通之地少年志氣亦不宜如此此番汝與曹
家外甥同就試只宜聽其自然但要用心做文字文
字若好自無不取之理一則可驗自己之力量一則
可見當事之公道豈不美乎如果落在孫山外不過
事之偶然公道不泯下次自然必取但要讀書不必
以此為慮城中親族有欲關薦者可俱以我此意說
知

與武修弟

今年正月內始聞大姊之變深可痛惜此最樸實人
天何以使至此我遠在京不能少申其意附代奠此
須弟可為我備一享祀以慰其靈痛甚痛甚弟今止

有兩姪當為其婚姻計此是目前第一要務然亦不
必心焦自然水到渠成也我在京甚多掣肘未知將
來若何弟明歲館地且看我光景如何再作計較可
也種種黃大自能言之不多及

與用中姪

見吾姪札知為天津靳公所招不勝欣慰靳公居官
服政極為謹飭愚向在都門熟聞其概況河臺先生
之立德立功吾輩心殊傾慕諒其家風必有彷彿且
渠令弟曾與我同城姪得親炙之亦三生之緣結也

任相與之肦必須誠敬方可為久訓課之法必導以聖賢路頭如小學等書不可不授與幕友相接要極和婉之中須有一番主張不可為所轉腳跟也大概作幕者自有一種氣習若稍或漸染便非儒者氣象知吾姪雖有定見然恐不得不囑耳於館政之暇自家學業斷不可荒廢愚自南旋以來即謝去世故舌耕餬口仍館席氏目對古昔聖賢較之宦途鹿鹿倍覺縡然自豫東翁從未識荆可道我景慕之意羽便附此不盡

三魚堂文集卷之七

三魚堂文集卷之八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舊本四書大全余舊所讀本也用墨筆點定去其煩複及未合者又採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者附於其間其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為一冊不入於此依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或思索未定遇有他事當酬應應畢輒復思此嘗有一字一句盤桓於胸中數日而後止自戊戌

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畢然是時雖粗知讀書之門戶而程朱之語錄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之書皆未知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似是而非者猶未盡燭其蔀自庚戌以來乃始悉求諸家之書觀之然後知向之去取未能盡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淡而實關學術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則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

異當存疑而輒輕斷嘗盡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觀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毖於後也故嘗櫝而藏之不敢以示人親友聞其有是書皆欲得而觀焉或且疑其有所吝惜故敢序其始末以告使知其陋相與戒而勉焉則勝於讀此書也夫

松陽講義序

隴其在靈壽簿書之暇輒至學聽諸生講書有所觸

發間疏其意示諸生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欲其即聖賢之言引而歸之身心不徒視爲子孫之具使書自書我自我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有攜以商者家叔祖話山翁家叔訥菴翁見之謂是有裨於學者非獨可以教靈壽諸生也遂謀付梓既成而寄於京師命隴其自敘之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入其堂奧自汨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嘗思乞身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尚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故據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逭尸素之慚云耳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於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弊卑者迷溺於功利高者沉淪於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

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焉此隴其所嘗奉教於君子者也或有小補於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尚願與學者共進之焉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學術之得失世運所由盛衰也然當衆說紛紜之日非深識遠見之士不能斷而得其所宗今天下以四

書課士使天下士浸灌於孔孟之言以培其德而閑其心斯固教化之本而治平之原也然天下之言四書者嘗紛紛其莫定矣習功利者以功利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功利也溺虛無者以虛無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虛無也其卑瑣無識者僅得其貌而不得其神而高明之徒又挾之以自申其說此曰吾孔孟也彼亦曰吾孔孟也非無銳志學聖之人而不識其真以為是真孔孟也始悅其言繼移其行漸涵浸漬不可復變即或覺其非矣而其雄論宏辯

洞心駭目汩沒已久亦且信且疑而不能自振於是孔孟之言不足以成天下之材而適以陷天下之行蓋自漢以來其發明聖訓以維持世道者固不勝數而其借以開釁於天下者亦代不乏焉有宋之興程朱大儒繼出而正學始明天下之士如去雲霧視日月始曉然識吾道之真而紛紛之說不足以惑之其道雖未盡行於宋而明興尊而奉之以為規矩準繩洪永成弘之間上非此不以為教下非此不以為學天下之言有不出於程朱者如怪物焉不待禁令而衆共棄之學術正而耳目一是故朝多純德之彥野皆方正之儒治化之隆幾比三代有由然也嘉隆以降教弛而俗衰天下之言不歸功利則歸虛無不以程朱為迂闊則以為支離縱橫之習佛老之餘皆陰託於孔孟以誑惑於天下曰孔孟之道固如是也彼程朱所言非孔孟之真也嗚呼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轍而曰此越之道也哉又何怪政日亂而俗日敗以至於不可救藥也故嘗論之曰明之所以盛者程朱之學行也其所以衰者程朱之學廢也聖人復起不

易斯言矣武塘周禾瞻先生隴其父執也以所著四書斷示隴其隴其受而讀之其書剖析疑似貫串義理向後學之津梁而其大綱則以程朱為宗者也方先生之始為是書天下之紛紛於異說者猶未定也先生獨識其正而斷然從之以為學者倡今　天子敦崇正學程朱之說復行於世士之執筆為文章者非其言不敢道非其書不敢讀雖未能踐其實而其學已不詭於正駸駸乎洪永成弘之初矣然後服先生之能斷而得所宗也隴其讀先生之書益慨然於

學術之不可不愼先生留心世道其於古今治亂之故思之孰矣其必以隴其之言爲不誣乎敢序以質之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四書自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發明其義章句或問集註而外有輯略有精義有文集有語類大義明而微言著其後西山眞氏仁山金氏雲峰胡氏之徒又各自著書以發明考亭之意及明永樂時又彙爲大全懸示於上以爲天下之準繩而河津之讀書

錄餘干之居業錄又往往發其精微以羽翼其間至矣盡矣後之學者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之惡不行不患不明不待復講矣今之所以不能不講者則以嘉隆以來姚江之說行而考亭之學晦白黑混淆是非顚倒譬白日在天而浮雲蔽之浮雲不去則白日不見故論四書於嘉隆之時不講則不晦論四書於今日不講則不明學者苟徒拘守一說而不深究其異同之故熟察其毫釐之別一旦聰明才辨之士衆陽儒陰釋之論雜而進之其不爲所奪者鮮矣吾邑周雲虬先生潛心於諸家之說者四十餘年輯爲集義一編嘗北走京師就正於孫退谷先生深相契焉退谷之學深不滿於姚江者也則是書之取舍可知矣余不敏於學無所窺少時聞陽明之名而竊誦其言亦嘗不勝高山景行之思而以宋儒爲不足學三十以來始沉潛反覆乎朱子之書然後知操戈相向者之謬也然猶且信且疑未敢顯言於人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學術一而風俗淳則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學術岐而風俗壞則詆程朱

之明效也每論啓禎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姚江故斷然以爲今之學非尊程朱黜陽明不可而聞此說者或以爲怪嘗思就大賢君子而正之適雲虬先生以集義自敘寄示雖未讀全書而莊誦其敘則所宗者考亭也所嘗者文成也所追思者成弘以前也所慨歎者嘉隆以後也撥浮雲而見白日我知先生有同心矣敢一言以附於其書之末昔董生當漢武之世百家並行故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不使並進此董生

所以有功於世道也繼孔子而明六藝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當絶則非朱子之道者皆當絶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先生著書之旨已握其要其有功學者豈淺鮮哉

朱子語類後序 代

語類一書朱子所以闡道妙而淑人心者其在宗朱子者宜弦誦不置而卷帙繁衍未能卒讀魏里幾亭陳先生擇其尤要者纂爲十一卷復於其中採其說之切於六經四書者別爲經解十四卷使讀者便其

簡要樂其條貫誠紫陽氏之功臣也書甫成而先生已全節爲完人遂不及盛行於世板亦多散佚余不敏幸生理學昌明之日竊欲表章語類用佐 聖朝崇尚朱子之意樂陳先生之先得我心也就其家購求原板訂補其缺復成完書以公海內慨自朱陸異同之說興聚訟千古以必不可已之學而謂其殊途合轍也異哉謂陸之學尚高明所以接上根一路朱之學尚實踐所以接中下者流然則是朱子者有實踐而無高明可以接中下而不可以接上根乎未得其門未升其堂未入其室徒爲調停之說適足見其妄而爲朱子竊笑焉耳以余所見羅整菴困知記丘文莊朱子學的陳清瀾學蔀通辨皆爲朱子洗剔其眉目而或猶爲晚年定論援朱入陸顛倒附會以文其說不信朱子可也誣朱子可乎是編第芟其煩冗正其互異擷其菁華恰還朱子眉目公諸海內使爲士者益生尊信之心端在於是余始祖與考亭之祖同源而分派況是書爲理學正宗方且人奉高曾家珍弓冶余小子敢辭不敏而不爲表章哉

文廟考略序

文廟考略一卷大興西山張先生提督江南學政時輯以示多士者也其書備詳先賢先儒之名氏行蹟附以禮樂器數皆學者所不可不知先生又慨然於金谿新建之從祀不無遺議而著其意於篇首俾學者知陽儒陰釋之非尤可謂卓然者矣先生令子境若靈壽教諭攜其板至任一時滹沱衛水之濱窮鄉僻陬之士皆得聞聖學淵源二千年來之賢若儒歷在目前高山景行之思油然而生不亦善乎教諭君

又恐士子習其文而未識先生輯書深意也請余一言導之余因推先生之意告諸生曰先生之爲是書非欲諸生知先賢先儒姓氏爵里與夫從祀之歲月已也又非欲諸生徒誦其嘉言懿行已也論語不云乎見賢思齊焉見賢而弗思齊猶弗見也且賢又非難齊者也今而觀之其巍然於百世之上者似不可幾及考其實不過居敬窮理循序深造而至乎其域者耳又非高遠難行之事諸生誠因是而奮興焉退而求之六經語孟以及周程張朱子之書博學審問

愼思明辨而篤行焉精之一之與積力久安知今日之興起於滹沱衛水間者不將有紹洙泗繼洛閩接河津餘干又爲後人之高山景行者哉能如是庶幾無負先生輯書之旨與教諭君搆板之意若徒推而尊之謂是古昔聖賢天授非人力而不知此心此理之同如窶人之覩隋珠和璧徒見其光輝燦爛目眩心駭自分爲終身必不可得之物則是書亦徒爲陳編而已先生尚有儒宗理要孝經衍義諸書與是書相表裏教諭君方將盡推其家學以與諸生共砥礪然必俟其憤而後啓悱而後發諸生其勉乎哉

四禮輯宜序

儒者言禮詳則有朱子儀禮經傳通解約則有朱子家禮是二書者萬世規矩準繩也人道之綱紀備矣但自世教衰其書雖存講求而率由之者蓋少後生小子見其父兄師友未嘗從事於是也雖有舉而示之者亦且以爲迂遠不可行吾知隨俗而已安用是爲哉而秉禮之士亦不能强以其素所不習者一朝歸我範圍使其一鄉一邑之間先有人焉啓其端而

動其心然後示以禮之全何至如爰居之駭鐘鼓乎故曰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靈壽馬介愍公嘗本朱子意作四禮輯宜一卷以示其鄉之人其書與紫陽原書雖間有出入然其惓惓爲風俗人心計亦至矣學者觀之則知禮非迂遠不可行之物由是而求之家禮又由是而求之儀禮經傳吾知其不難耳其爲操縵雜服也不亦多乎惜自兵燹以後板毁不存漸就湮沒後進之士且不知先生有是書又何論朱子所考定者哉馬氏子孫謀復梓而

傳之余喜其能承先人之志可以挽頹風敝俗漸納之規矩準繩之中也而為之序今而後讀紫陽之書者當勿河漢也矣

呻吟語序

呻吟語者新吾呂先生省察克治之言也謂之呻吟者先生自視其身若常在病中時時呻吟事事呻吟察之嚴而克之勇自不能已故以是名其書嘗論之人之生具仁義禮智之性然不能無氣稟之偏及其感物而動則又有物欲之蔽故自大賢以下鮮有

無病者其所以能不汨於流俗而卓然為天地間偉人亦在乎能知其病而已知其病而呻吟者治之也易不知其病而不呻吟者治之也難自古賢人君子未有不如是而能成其德者也博文約禮顏子之呻吟也臨深履薄曾子之呻吟也戒慎恐懼子思之呻吟也知言養氣孟子之呻吟也人徒見其德之成睟面盎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天蟠地繼往開來而不知皆從呻吟中得之吾見今人之病多矣能　共病者有幾氣質之不能變化物欲之不能埽除意必固我之念膠於中聲色貨利之私誘於外豈徒不呻吟而已哉方且揚揚自得以為快意所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者無所不為此和扁所以望而却步也使能呻吟如先生庶幾其有瘳乎先生當萬曆之世天下方日與卑者溺功利高者迷佛老聖學蓁莽生民塗炭先生獨能以正大篤實為學卓然超出於流俗之上其言皆與程朱相表裏間有出入者亦少矣呻吟之功大矣哉是書止寧陵有板未能遠播購者艱難康熙丁卯孟夏真定諸州縣以公事會於郡城語及

同寅協恭之義僉以善相勸過相規為約適王子益仲先生鄉人也攜是書在郡咸謂能以先生之呻吟者勸且規則吾同人其庶幾矣遂謀協力梓之余喜先生之書得廣其傳而吾同人皆將有以自拔於流俗也謹敘於末是舉也賢於蘭亭之一觴一詠豈不遠哉

王學質疑序

余嘗聞高子景逸之言曰姚江天挺豪傑妙悟良知一洗支離其功甚偉豈可不謂孔子之學然而非孔

子之教也今其弊昭昭矣始也埽見聞以明心耳究且任心而廢學於是乎詩書禮樂輕而士鮮實悟始也埽善惡以空念耳究且任空而廢行於是乎名節忠義輕而士鮮實脩斯言似乎深知陽明之病者然余不能無疑焉旣曰非孔子之教又可謂孔子之學乎學與教有二道乎陽明之所謂良知卽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是佛老之糟粕也非孟子之良知也何妙悟之有支離之弊正由見聞未廣善惡未明耳埽見聞埽善惡以洗之支離愈甚矣功安在乎徒見其流

之弊而未察其源之謬此之龍谿海門之徒扶陽明之波者雖若有間而聖人之道終未明也以高子之好學篤行充其力豈難登洙泗之堂入程朱之室然猶溺其餘習未能自脫莠之亂苗鄭之亂雅豈不甚哉康熙癸亥余在京師張武承先生示余王學質疑一卷其言良知之害至明至悉特不盡埽龍谿海門之毒而凡梁谿之所含糊未決者一旦如撥雲霧見白日蓋自羅整菴陳清瀾而後未有言之深切著明如斯者也近年惟吾浙呂子晚村大聲疾呼毅然以闢陽明爲己任先生與之不謀而合如斯信乎德之不孤而道之不可終晦也矣抑愚又有懼焉當陽明之世其害未見故知之也甚難而其病未深救之也尚易至今日其害已見故知之也似易而其病旣深救之也則難無論顯樹姚江之幟銳與吾角者未易勝也卽聞吾言而唯唯歎息擊節不敢置一辭而遺毒之潛伏隱藏於肺腑者不知其幾也蕩滌而消融之豈易也哉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我未有艾而徒咎人之病非良醫也闡先生之書者其急講

蓄艾之術也哉

王學質疑後序

余旣序張武承先生王學質疑方謀付梓以公同好而先生已於乙丑十一月捐館舍矣因畧述其生平附於書末使學者誦其書知其人蓋非無所本而能爲是書者先生諱烈其先浙江金華府東陽縣人嘉靖時先生之曾祖始自浙遷居大興康熙丙午先生以易中順天舉人庚戌登進士己未舉博學宏詞授翰林院編修充纂修明史官乙丑六月陞右春坊右

賛善自爲諸生以至立朝始終以淸白自勵不屑世俗榮利純如也其學以程朱爲宗深疾陽儒陰釋之徒以閑邪衞道爲己任晚尤嗜小學近思錄故是書所發明皆從平生學問中流出非苟而已也先生又嘗論道學傳惟宋史宜有之周程紹先聖之遺緖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以道學立傳宜也餘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眞西山僅可列之儒林元儒亦不立道學傳若有明一代純正如曹月川薛文淸不能過眞許而光芒橫肆如陽

明者列之道學恐後世以史臣爲無識其修明史分纂孝武兩朝如劉健李東陽王守仁秦竑李成梁金鉉史可法諸傳皆先生手筆嘗曰吾此數傳是非不爽銖兩其論孝宗謂明知閹宦之壞法而不能遂成陰勝之漸是知不至意不誠之故也其論李東陽謂李公文章之士與劉謝同朝則著侃直之風與芳瑾爲伍盡露委蛇之態而聲華素著奬借後進故競爲之掩飾謂東陽若去縉紳之禍不知所底此欺心之論也五年之中寃死者不可勝數縉紳之禍亦已至矣李公拱手而不敢異偶申救一二人遂詫以爲善類賴之則張綵救吳廷舉劉宇救王時中亦得爲保全善類耶又云楊文襄功名之士也以爲將之智用之爲相晚年欲以其術籠絡張桂而卒爲所敗齎恨以沒智巧之不可恃如此此皆卓然不可磨滅而此書則其綱領也

王學考序

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沒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

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闢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譎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劒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之以良師友磨礱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爲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

準繩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爲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其論次陽明言行凡二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爲此當自爲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王學考欲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

六諭集解序

士讀聖賢書無有肯虐民者然孔子謂不教而殺謂

之虐今之教比古之司徒黨正三物六行爲何如也有毫髮不如古而怒民之犯法從而刑之皆虐也然則吾輩今日坐於民上懲姦鋤暴操三尺以從事雖事事盡當嚴幸敢自謂不虐乎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痛哉言乎 朝廷未嘗無教民之法今州縣所奉行六諭明白正大二十四字中一部大學修齊治平之旨犂然具備雖蚩蚩之民咸可通曉與古之三物六行何異而移風易俗未收其效是有司之過也余承乏靈壽目擊民情不古毎思孔曾之言不勝愧懼閒嘗巡行村野取六諭之義爲之講解又恐其入於耳者不能不久而忘也因梓以授之冀其漸磨於仁義而自遠於刑罰然七年之病必三年之艾是求車薪之火非一杯之水能救斯民之漸漬於薄俗久矣豈區區一卷之書朔望一讀其遂能勝殘去殺釋吾愧懼耶亦以是啓其端云耳若夫擴而充之引而伸之俾家諭戶曉淪肌浹髓邪穢盡滌渣滓盡融則視乎繼自今而往行之何如耳天下無不可化之民而亦無易化之民其必如程子之於上元扶

溝朱子之於同安南康盡吾居敬窮理之學勢來而匡直焉庶幾免於虐也夫

陸桴亭思辨錄序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

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竝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嘗辨其同異晰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覩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晰疑似一準於

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為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為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即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善繩正者請余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汩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尚當盡求先生之書而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

靜中吟序

性理大全一書明初學者奉為規矩準繩其時士行醇而風俗隆蓋其學使然也自中葉而後胥溺於詞

章記誦陽儒陰釋之學此書雖存無復講求而涵泳之者風俗之壞有由然矣今 朝廷尊崇正學士非程朱之言弗敢道於是此書復行於天下然多襲其皮膚以塞功令求其真信而篤好之者亦罕其人焉三韓梁震先作靜中吟一卷其於太極西銘之旨伊川考亭之論言之親切有味不啻燭照數計蓋其講求而涵泳之者深矣以是風於天下尚有甘自溺於俗學而以性理為迂者其亦可翻然也夫適余鄉焉子以是示余余喜正學之將昌而風俗之將隆也因

書於其篇端以誌欣纂之意云

功行錄廣義序

聖賢之書勸善戒惡而已或以義正或以福誘而勸同或以義禁或以禍怵而戒同夫禍福之於善惡猶影之於形也君子循理不循數而其教人未有不兼言禍福也者理足以尊天下之君子而言福然後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禍然後足以懼天下之不肖其見于經傳者固已深切而著明矣君子雖不以欲福而為善不以畏禍而不為惡而夫子猶曰君子懷刑

是以聖賢自勉而恆以不肖自防也於乎此其所以為君子與周禮司徒掌邦教以擾安邦國保息六以養之本俗六以安之三物以興之八刑以糾之月吉而始和歲終而受會鄉州黨族閭比之中莫不以時而讀法故其為教也有本有根博而貫簡而詳蕩蕩焉平平焉無細碎蔓衍之說而其時之人亦但以為道而不以為利知畏法而不知畏天吉凶休咎之說僅見於聖君賢相之誥誡而非所以為教民之具明明棐常絕地天通此其所以為盛也聖賢不作教化

不明法足以禁顯惡而不足以禁隱慝惟天之報施終古不易以濟人之所不及而又不能無盈縮遲疾之異錯綜參互之變原始要終不失累黍而當時鮮不以為杳渺而不可知蓋禍福之自人者直而彰自天者微而變直而彰者既有所不及而微而變者又不能以天下信則中人以下將無所畏而靡所不為仁人君子能無憂乎不得已而博考古今述其福善禍淫之迹而備著其所由以明天道之必然家懸一律令於屋漏之中戶置一斧鉞於衽席之上使覽者

惕然於心以去其所疑而堅其所畏雖其言若屑屑焉而離類析歸鉤深索隱略顯惡而嚴隱慝其察物也無遁形可不謂慎獨之助與宋之季也而感應篇出焉明之季也而功過格出焉是皆仁人君子居下位不得已而救世之作也故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王道不明於上而夫子作春秋今雖蔑不敢比是而意則庶幾焉此固非盛世之所宜有也雖然既已有作則雖盛世有所不廢又豈獨不廢而已必將為之敷暢其說擴其所未備闡其

所未至以丁寧天下之耳目而惟恐其不信以從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鄮邑李子蓀奇字九薦所輯功行錄廣義蓋本功過格而敷暢其說者余甚敬其用心之厚用力之勤也嗚呼士君子得志於時身任民物之責舉先生之教而明之大綱舉萬目張無取乎細碎蔓衍之說而所以勸戒人者亦不俟乎天降之威福則是書可以不作今李子旣不得志於時蘊其意而無所發薦目而不能已於言而又不欲其言之大且深以無當於流俗也乃取夫世所易信之書

廣爲衍說平易樸茂不飾不文而懃懇曲至應規入矩期無失於聖賢之意而後已昔賢有云不爲良相則願爲良醫李子之書其亦世之藥石與假令李子得有爲之柄以行其所欲而不徒見諸空言其所就果當何如也

詒安錄序

余向客武塘與沈淵伯先生共晨夕有年見其所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而先生又不欲僅以詩文自居時時以古道相勗嘗慨世之浮薄殘刻如江河日下而不可止而欲以篤實忠厚之道維持而挽回之蓋每談論及之未嘗不歎息致意數年以來余與先生雖各居一方然嘗佩服之不敢忘今年夏月先生扁舟至鄮城旣敘契闊即出一編示余顏曰詒安錄余展而讀之則向之晨夕談論歎息致意者皆聚於一編中先生又謂此吾筆以詒吾子孫耳使知浮薄殘刻非所以爲安而此乃所以爲安也其庶幾乎噫此豈獨可以詒先生之子孫哉夫世之罹殃蹈尤而不知止者彼豈好危而惡安哉蓋未有以安之道告之者

故莫危於浮薄而彼且以浮薄爲安莫危於殘刻而彼且以殘刻爲安方其習焉而不覺膠固於其中而不知變方且自以爲得計而不知其所以爲安者乃其所以爲危也使有人焉持先生之書以告之使知如是則危如是則安其孰肯舍安而就危耶士庶人而知此必不敢以浮薄殘刻行於鄉卿大夫而知此必不敢以浮薄殘刻行於國小可以安一家大可以安天下其所維持而挽回者多矣豈獨可以詒先生之子哉余旣喜先生之來得慰數年契闊而又喜

是書之成行將使古道復敦於天下遂操筆而爲之
敘

諭安錄後序

淵伯先生旣以諭安錄授予予受而讀之凡先生之所言者皆予之所欲言者也先生復指其後一條示余曰與子不合者獨此耳予取而觀之大約言三教之合一尊佛老卽所以尊孔孟也先生知予持三教異同之辨甚嚴而不欲自易其說所謂各成其是者耶第予竊有請焉夫三教之不同若黑白然白者之

不可爲黑猶夫黑者不可爲白必欲合黑白而一之寧有是理乎爲此說者蓋因近世學者不能深究天道之微不幸溺於其學又知不可自絕於孔孟乃牽合附會以自掩蓋焉耳豈通論哉以先生之文學行誼後學楷模因近年以來偶涉獵於神仙而深有取於其說吾知其終當改正而未必守爲定論也先生若以余之言淺陋不足信則古之大儒如程子朱子以及近世敬軒敬齋整菴諸子皆嘗辨之其遺書具在取而讀之則黑白明而取舍定矣以先生之學力而爲此豈其難哉先生旣以文學行誼自振流俗偶溺迹於異端而又不憚改絃易轍粹然一出於正後之人讀諭安一錄考其前後本末豈不益歎先生之勇於從善而不可及也哉雖與程朱諸大儒爭光可也

畜德錄序

人之心譬如田以良苗植之則成良苗以稂莠植之則成稂莠嘉言懿行者人心之良苗也浸灌於嘉言懿行之中其心不明且正者鮮矣浸灌於淫辭詖說

之中其不昏且蕩者鮮矣王何嵇阮浸灌於虛無而成放誕盧駱王楊浸灌於辭章而成浮薄自明季以來俗衰學敝偏僻之說淫豔之詞所以眩人耳目撼人心志者雜然並作如入五都之市百怪之物具陳非志定守固其不舍布帛菽粟而逐紛華靡麗者幾希取舍一移日長月益與之俱化何所不至哉故今之學者不但不讀書之弊不可勝言卽讀書之弊亦不可勝言能於諸子百家中精擇而愼收之不離乎規矩準繩則可以養其心而爲吾道之羽翼矣席子

獻臣奉其先尊人文與公所纂畜德錄示予曰昔我祖太僕公有格言類編一書我先人謹承先志復補而廣之平生不好聲伎玩物嬉戲之具而獨孳孳是書病革時猶置簀上俯首睨視予授而讀之則上自周秦下迄近代學士大夫之嘉言懿行奇偉瑰瑋博而取舍當內之有益於身心外之有補於世道非如晉人世說長傲助輕唐人藝文類聚[illegible][illegible]點綴風雲月露已也可謂精擇而慎取者矣予聞文與性孝友好施與周人之急常若不及雖久宦應得官而未仕

不及見之政事而其篤行於門內施及於鄉黨者事事皆可為法江西魏叔子不妄譽人者也為席舍人傳曰雖沒而祭於社無忝焉是其得力於是書者豈淺鮮哉吾以是益知人心之不可不養而所以浸灌之者不可不擇也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讀書亦然天下浮誇放僻之書其為楚言者多矣不擇而取之奚可勝窮耶取舍如文與庶幾弗畔於道也夫

蘇君彝讀史影言序

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此史所由尚也然史之可以為後世師者亦顧其讀之何如耳唐虞三代之書讀之而長偽增浮者有矣況乎後世之史耶正錯出是非混淆學者以無主之中涉獵其間所見為是者未必是而所見為非者未必非安在其可師哉中有主矣讀之而是非不謬矣而見其表不見其裏知其顯不知其微得其成敗之迹而不知其所以成敗者議論泥然而不能融通又安在其可師哉表

裏顯微皆見矣得其所以成敗矣而言之無關於當世得失之林如對病者而談粱肉對飢者而陳藥石藥非不精而肉非不美也然而所陳非所急也讀史者豈不難哉蘇君彝先生以所著讀史影言示予予讀之其是非皆本經術其論事必推見至隱自源及流如醫者之洞見五臟而其指陳愷切寄託深遠尤有鶴鳴沔水詩人殷勤諷諫之思焉蓋信乎可謂善讀史者矣昔司馬子長述貨殖游俠特以自舒其孤憤而不知是非謬於聖人歐陽子於柴守禮不敬儒

之事及覆致意欲以自解其濮議而未免欲蓋彌彰何如眉聲之所論列皆爲風俗人心起見而不激不亢言者無罪而聞者足戒乎嗚呼自秦漢以來治亂如循環使治世之事長爲法於天下則治可長治亂世之事長爲鑒於天下則亂不復亂而高曾之垂戒若弁髦前車已覆後車不懲者比比而是也使時有好古篤論之儒如先生者提撕警覺其間亦何至泥溺不反不可救藥乎先生著述甚富此特其一斑而其關係於世已如此他 盡出其所著以爲天下準

的其足以法今傳後又不知當何如也

蘅書序

和州成吾存諱性號杏懷居官正直言天下事切中利病亦近世賢者也嘗刊其所作雜文一卷名曰蘅書其書中自言無日不會客所不會者塵容俗狀之人而已無日不言懷所不言者增租益室之談而已因歷敘郭林宗以下數十人謂此數十人者一日不會則鄙吝生一日不與言則心胸結此其立意高曠卓然塵表矣然所謂數十人者上不及孔孟下不及程朱近世則不知有河津餘干而荆軻聶政朱家郭解劉伶阮籍以至李卓吾皆得與於其間何其取舍之異若是哉甚矣道之不明賢者往往入於岐途而不覺雖其天資之高有不盡汨沒者然其爲累必多矣豈不可惜也哉余嘗見張武承跋鄒忠介儒宗語略曰讀此書知先生所學之虛浮也於宋獨取陸楊而姑以明道先之於明獨取陽明而兼以白沙心齋配之兩代大儒若伊川晦庵河津餘干盡可刪而去也忠介所學若是亦何怪其立朝事業僅止於是耶知言哉武承乎

嘉定縣加編錄序

余涖嘉定之二年奉部議以催科不力罷黜既謝事乃進其民謂之曰吾爲吏無狀罷黜固宜但願爾民織自今以往早完官課無或後時耆民郁某等進曰吾儕小人非不知急公之義也往者故明之時吾嘉民之完課常爲諸邑先吏於茲者皆獲上考豈昔之民良而今之民頑耶蓋昔賦輕而今賦重爾姑以康熙十二年之會計與萬曆三十七年之賦役全書較

之加增者蓋九萬有奇而自十二年以後軍興之所增者不在焉然則民安得不困而賦安得不逋豈其甘爲頑民哉因以其所輯加編錄示予予閲之喟然歎息無以對也夫主持國計者未有不知民力之當惜也特以一事偶加未必病民不知今歲加若干焉明歲加若干焉加者不可復減後者又復議加積而計之民其能堪乎蓋獨嘉定其土瘠民貧較之明季日甚而賦之加多如此其死於催科與流離失所者可勝計耶且夫九萬之中如地畝九釐之銀三庫四

部折色之增猶爲他邑所同若官布折色之驟增至二萬八千有奇省衛行月之驟增二萬六千有奇則嘉定所獨也他邑之增不至如嘉定之多而猶不堪命然則嘉定之民日困而逋日積何怪也方且流離轉死之是懼而何暇顧其官之考成哉長此不已吾不知數年之後更當何如矣或曰子不知今之軍需孔急耶　朝廷固無日不以百姓爲念苟四方底定自然漸次減除方將蠲蘇松之浮糧去沿海之坍荒復九分考成之舊法豈特如萬曆所行而已哉予何憂焉而今則非當言之時也然予又有說焉夫民之困憊有旦夕不能待之勢而恤民者亦當隨時而爲之計故四方底定仁政盡行固斯民萬世之福也即以目前計之亦宜斟酌於緩急之間調劑其輕重之中去其太甚而救其顛沛庶幾寬一分民受一分惠焉則是編也固仁人憂國者所宜急進矣

靈壽縣志序

靈壽於眞定三十二州縣中最爲瘠壤其民遇豐歲豆飯藿羹僅免溝壑一遇水旱蝗雹之災流離轉死

不可救藥蓋在前代已然兵燹之後元氣益復衰耗以故文獻散佚無徵按史傳所記故事詢之土人無有能道之者大禹治衞疏鑿河所鮮虞中山之時疆理若何武靈衞文屯兵何方昌國君遺址安在樂叔繼封何鄉何里邳侯食采第宅何存何年始廢曹武惠韓忠獻父子聚族何村始遷何代大聖大賢之故迹如煙雲之過目不可復求穆然徒見滹沱流而太行峙而已即戶口之盛衰賦役之繁簡典禮之廢興自明以前亦湮沒不可考豈不可慨也哉國學生傅

君維樓憫舊志之殘缺綱羅放失舊聞彙緝成編藏於家塾筆削詳略具有法度不鑿不濫然其已湮沒者亦未如之何也適余奉部檄徵縣志因取其書稍爲更定附以管見分爲十卷聊以備採擇云耳閱是編者見其土瘠民窮慨然思爲政者宜安靜不宜紛更寧損上毋損下宜便民毋便官則可矣若曰一方之文獻在是則余與傅君皆不能無慨焉

傅氏家乘序

故吏部尚書惺涵傅公暨少保掌雷傅公父子先後

居高位文章事業彪炳宇宙靈壽傅氏於是乎始大天下共仰其勳名而莫知其何以至此也余至靈壽見其家乘載其先槐軒巖軒樸菴諸公累世積德敦龐醇固然後知二公之彪炳於宇宙者其來有自譬諸水然有星宿之源然後有龍門砥柱之奇有岷嶓之源然後有彭蠡中江北江之盛未有無其源而其流汪洋浩淼者也亦未有有其源而無其流者也特患閉塞壅遏之則亦終於涸耳有人焉引而導之豈有不滔滔汨汨者哉然則求水之盛而不涸無他亦皆濬其源而已求家之盛而不衰無他亦常積其德而已故二公者特善濬焉者也使傅氏子孫皆能濬焉常如槐軒巖軒樸菴之敦龐醇固則其昌熾豈有艾哉輯家乘者冢宰公季子維樓也好文而篤行有父祖風昔范宣子曰匄之先世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而叔孫穆子云此之爲世祿不如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余嘗疑御龍豕韋以來必代有明德故能久而不廢發何蓋與宣子不知推原其本而徒誇其氏族之盛所以絀於穆子今傅

君輯家乘能歷歷道其先世之本末知其所重在世德不在世祿賢於宣子遠矣傅氏之源其所濬於此也夫

三魚堂文集卷之九

序

黃陶菴先生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卽讀陶菴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淩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旣又思之自變故以來

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强至而卒辦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羣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彌縫潤色自附前賢如窶人之褎爲富貴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履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炳耀

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

張東海先生集序

鄭端簡公曉年譜言端簡初第時將殿試首相石齋楊公使人道意致殷勤端簡父吾核公戒端簡曰汝不聞兩及相門張師德無書抵政府劉元城乎因誦張東海先生戒子詩權門要地是危機句端簡所以能卓然於始進而不枉尋直尺於公卿之門者東海

之詩有以啓之也余讀之未嘗不歎前輩操行之高眞今日後生藥石哉訪東海集未得適先生裔孫世偉以家藏遺集索余序因得盡讀其詩文與其行實蓋先生之學根柢程朱而胸次灑落一切榮辱不足嬰其懷當時賢士大夫如李西涯謝方石彭鳳儀王守溪皆歎服其學問政事之超出流俗一南安守而朝野交重不啻慶雲景星宜其流溢於詩文者足以楷模後進如此也世多重公之草書公嘗自評吾書不如詩詩不如文以余觀之誠然非書之不如詩文

書得詩文乃重耳然非學之有本如世之嘲風弄月雕琢雲山刻畫星露則詩文又何足重而況能重其書也哉余竊怪虞山錢氏輯列朝詩集於先生之詩登者寥寥無幾如今集中所載養馬行昔有篇諸詩其用意深遠與杜子美兵車行諸作相為表裏有天下國家者所不可不知而如吾核公所稱尤足鍼學者之膏肓錢氏皆逸而不錄亦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歟典型既遠奔走危機者滔滔皆是矣先生之詩文具在安得如吾核公者日諷誦於其子弟之前一洗滌其肺腸也哉

屠我法詩敘

論語載長沮桀溺學者見其與聖人之言牴牾遂疑耦耕之賢與洙泗心事若莛與楹僅可與考槃衡門諸詩人出沒於煙霞泉石間而不可與羔羊之大夫甘棠之召伯同日而道也余謂不然有沮溺之心然後可以行孔子之道有考槃衡門之節然後可以處羔羊甘棠之位夫聖人所以經天緯地育萬物而理萬事者必自洗濯其心始其心灑然脫然軒冕不足

入其中是故其神閒其氣定物至而能應事至而能斷惟理是視可貴可賤而不可奪然後能有成功不然得失之念營於中其所以為萬事之根本者歷於紛華靡麗之下而不能自主方且左顧右盼日不暇給而能成天下之事者未之聞也故世之處高位擁大權而考其功業無絲毫當於聖人者非盡其聰明才力不如也無沮溺之心以為之本耳自漢以來作史者雖王侯將相功名赫赫不可殫述而於隱逸之士必詳記而備載之其亦有見於斯耶我郡屠我法

先生積學隱居與鹿豕爲侶者四十年天下之士方攘攘於富貴得一爵若登天失一爵若沉淵而先生覛之無有也曠然若處雲霞之上而人世之汙濁不足以累之嗚呼使以先生是心而處廊廟之上無利害得失以攖其胸而從容經畫天下之事何事之不可爲耶雖謂沮溺與孔子有二道也其詩一編大抵皆寫其胸中高曠之致讀其詩可以見其心矣人謂此淵明歸去來辭之類吾謂此諸葛武侯鞠躬盡瘁范希文以天下自任之本領也

天濤詩文敘

眉山蘇氏兄弟文章爲一代宗自宋以來操觚家仰之若泰山北斗然吾嘗竊病焉文以明道道不明何以文爲蘇氏之文拾蘇張之緒餘者什之五醉佛老之糟粕者什之五且以伊川大賢而目之爲姦幾乎日不辨黑白而耳不聞雷霆者矣尚安取其文章哉我家天濤筮仕於峽蘇氏之墓在焉禁其樵採新其廟貌又間以政事之暇成詩文若干篇人皆謂天濤嚮往蘇氏而得力焉者吾謂不然天濤平生樸實敦厚其在峽也仁而明當軍興之際從容經畫不廢事不累民惻怛至誠之念浹洽乎境內峽人愛之如父母然此眞可與學伊川之學者豈蘇氏之比哉其詩若文皆言其性情所自得而非有蘇張佛老之習氣於方正之士未嘗疾之也其表章蘇氏墓特以爲先賢遺址不忍其滅沒於樵夫牧豎之手而非宗其學師其人也余方欲與天濤究程氏之遺書追居敬窮理之學脉求所謂吟風弄月之旨趣布帛菽粟之滋味恐不知者見其官蘇氏之地表蘇氏之迹猥以爲

眉山一派也故爲敘之毋以文忠兄弟辱我天濤哉

李先五詩序

予在疁城未嘗得與文章之士相親也逮休陽丘藏嶽以李子先五詩集見貽且爲請序因歎予之不能知李子有如此詩矣染鼎者不足以知味吹管者不足以賞音況乎塵坌之餘何能高談風雅爲李子振蹟藝苑也哉然而竊嘗論之矣詩自三百篇來代有不同變而不失其正者詩固不沒於人之心也國風雖不登朝廟其一時士女謳吟祇以輸寫性情闡揚

興會而貞淫舒慘之氣王者采之以徵治忽爲有虞以詩取士其所奏對皆質有其文務以平生所得著之篇牘識者尚譏其漸開淫靡况下此者乎今之稱詩者吾惑焉生未嘗探詩之源流與其闗與也輒欲誇騷雅之盛事鄙屈宋爲後塵矣而且闤闠之家人有應劉投贈之章詞皆曹陸豈當世之才人果若是其盛哉夫亦欲逐以爲榮名抑羔鴈以資潤澤乎故予謂近人之詩雖有可觀而求其不沒於心如古人者正少也李子雖今之人乎其詩則固有可采者或

見其豔發滃鬱則以爲其才儁也見其頓挫渾脫則以爲其法斂也見其鴻博雄肆而不竭則以爲其學贍而思深也是則然矣而皆不足以盡李子吾之所以取李子者以其品與養耳夫詩以文身假以爲名利之梯則非品矣詩以攝性抶以爲奔走之具則非養矣李子少壯著書評騭諸家生不出里巷四方名賢時招致蒼雪樓樽酒問業絕無裘馬聲色之娛以亂其情則其品與所養可知矣今日有李子意吾之所謂詩之不沒於人之心者乎太史公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蓋欲進屈原於詩以揚其盛也乃吾將進李子於有唐作者以表其微獲附於賞音知味之後其可乎藏獄試爲我問先五抑更有進焉者歟

王上台詩序

王子上台示予詩一卷讀之大抵和平高曠有古風人之致焉尤喜其和華大御先生夏日村居詩曰書囊隨我甘淪落世路從他自險巇夫世路之險巇有盡而我甘淪落之心無窮以甘淪落之心處險巇之

中世路其如我何哉斯言也必有契於華先生而王子之詩所以能和平高曠自遠於流俗者其亦有得於此也耶然予又有說焉夫天之生士與士之生世非止自淑其身已也蓋將以爲斯世之標準矩矱而引翼變化使之咸盡其性也故古之聖人有以一夫不獲爲恥而欲堯舜其君民雖進必以禮退必以義而其心一日不忘天下卽終不用於世矣猶必刪詩書述仁義明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惟恐大道之終不明於世而斯世之終不得與於道也嗚呼聖賢

之用心固如此哉雖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然所謂獨善者窮居自守不能如皐夔稷契之所為耳非置斯世於度外也置斯世於度外而以嘯傲林皐為高是沮溺之所謂獨善而非聖賢之獨善也然則當吾世而猶有險巇焉是亦吾之恥也故任其險巇而勿與爭衡則可任其險巇而弗為憐憫則不可或出或處或進或退聖賢之行雖不必同而憐憫斯世之險巇由盡吾所以救之之心則無不同也惟有甘淪落之心以高曠其懷和平其氣而又有不忍

險巇之心與萬物為一體然後天所以生士之意始無負華先生抱道高隱今之大賢也其必有得於此矣因讀王子之詩而附吾所見如此華先生聞之其亦以吾言為然乎

楊碩甫詩序

唐顔魯公千載偉人好神仙浮屠之說儒者曰是其天資高故學雖雜不能汨其忠義之性仙者曰是幸得吾術故能有所成就是二說者世莫能定也廬山瞿公稼軒殉難粵西其節最烈而雪湖楊君碩甫謂杭出入於鋒鏑之間負其遺骸收而殯之義聲動三軍武夫悍卒皆為感泣無擱阻者楊君自言曾遇異人能知未來事所言多奇中瞿公好其說與之周旋艱難中嘗奉其言為金鏡我不知君與瞿公果得力於其術乎抑其稟於性者厚賦於天者粹故所操雖不必盡儒者之學而忠義之發光耀宇宙不可遏抑乎辛酉春予遇楊君於廬山望其貌渾厚真樸出詩一編示我瀟灑自得無纖毫俗氣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危難而不苟者歟其得於天性無疑也我因君而

知瞿公矣世之人資稟不如君而徒欲學其術雖遇赤松洪崖面命耳提盡得其奧旨妙道使之當變故其不視君友如秦越人拚臂不顧者幾希矣使君早年不遇所謂異人而遇濂洛之儒以如是之天資切磋而肆力焉其所成就豈但如今所稱者哉然如君者亦可謂奇男子矣天下滔滔使盡如君之險夷一節何至如江河之日下哉

傅鷺來感懷詩序

傅子鷺來示余感懷詩一卷磊落纏綿有唐人風工

詩者自能賞之然特賞其詞云耳非知傅子者夫感也者觸乎外者也懷也者存乎中者也觸乎外者其末存乎中者其本余微窺傅子之懷蓋有足多者焉其詩曰五頃薄田兩具牛三餐脫粟鹿皮裘能澹泊也又曰仔細隋珠休彈雀商量寶劍莫屠牛能寧靜也又曰莫同狡兎營三窟閒看群鸞振九苞能不以利而以義也夫澹泊寧靜而不以利豈非孔子所云君子懷德者耶有是懷也故其詞雖哀而不爲傷雖怨而不爲懟皆情之所當然而義理之正也苟無是

懷而徒感慨悲歌歎李廣之數奇嗟劉蕡之下第憐馮煖之窮哀鄭虔之老寄悶於瞿曇慧能抒愁於黃鳥芳草慰耳傷耳君子安取焉雖然傅子之懷善矣吾尤願其充之也夫人光明正大之懷不難其發於一時而難操持辨別於平日操持固然後嗜慾不得而奪辨別精然後疑似不得而淆故古之君子戒愼恐懼無時敢懈慮此懷之或奪也讀書窮理無時或息慮此懷之或淆也用力之久至於醇粹堅固暢乎四支發乎事業無往非此懷之流行則聖賢不過是矣不然守之不固析之不精乍出而乍入忽隱而忽見光明正大於翰墨之間而不能不糊塗委靡於日用之際則非吾所敢知也傅子勉之矣

一隅集序

一隅集共經義八十八首余甲寅歲選而評之以課長兒定徵者也曷言乎一隅也吾見人家子弟殫精做神於時文中積案盈箱矻矻窮年而一切經史皆不暇讀讀亦不暇精故擇此數十篇授之且爲指點其淺深虛實賓主反正提挈照應之法使其因此舉

而充之則時文之規矩盡是矣此舉一隅以三隅反之意也庶幾有餘力讀天下應讀之書得從容講究聖賢全學長兒如吾法漸通文義四書本經之外以次讀詩春秋三禮國語國策史記漢書韓柳歐蘇之文涉獵通鑑綱目性理漸知聖賢門路壬戌九月不幸夭沒年止二十有三日月如馳倏忽已經三載而此集儼然在簏中余既痛吾長兒之遺迹且以其可稍救俗學之失故出以授問學之士蓋嘗譬之庖人治饌時文則在筵席之饌也一切經史則在庖之

粱肉山珍海錯也庖中無粱肉山珍海錯而徒廣收筵席之餘饌而蓄之欲以此饗嘉賓其不至臭穢不堪者幾希此集則不然指示其烹飪之法槪一席而千萬席可知服則置備粱肉珍錯尋其出產之處蔚求豫積客至按法烹之馨香鮮潔客無不悅且不徒可待客也一家之中養老慈幼無不粹然有餘較之收拾殘羹剩汁者相去豈不遠哉子弟用功之法當如是有志斯文者其亦有取於此也夫

黃陶菴先生制義序

予既序陶菴先生之詩文而推論其平日之養或曰先生之制義何如予曰先生可謂得制義之意矣何謂制義之意以其出入班馬馳騁韓歐耶曰不然以其旨必濂洛法必成弘耶曰不然以其法乎古不戾乎今得乎已不駭乎人耶曰不然然則何謂制義之意曰予亦知制義之所自起乎此宋明以來取士之具也蓋自公卿大臣以至於都邑之長是天子所以寄股肱耳目者也所以共社稷民人者也所以爲治亂安危之分者也而皆於制義一途取之其關非細英君哲相討深慮遠辨別人材鄭重名器而卒不廢此者何也亦曰是制義者所以發揮聖賢之理也能言聖賢之言者必能行聖賢之行以若人而寄之股肱耳目託之民人社稷則必有安而無危有治而無亂是取制義之意也是五六百年來所以行之而不廢也自士習壞而制義爲應文方其執筆而爲之所言者無非仁義也而孰知言仁義者之背乎仁義也所言者無非忠信也而孰知言忠信者之背乎忠信也舉世滔滔以爲是取爵祿之具耳而忘其爵祿之

何以必歸乎此也苟可以悅於人而僥倖一第焉斯已矣遑問其言行之合與不合哉嗚呼士習如此而欲得真材以期治安豈可得哉是無他則失乎制義之意也今觀先生之制義與其養於平日而從容於遇變者可謂言與行合矣言與行合者是朝廷所以重制義之意也惜先生不幸而特以節見耳使其生當明盛而任股肱耳目之寄受民人社稷之重其所樹立豈可量哉若夫不能學先生之行而徒學其文以之欺世取榮常則不足以翼休明變則不足以倚

綱常於是舉焉罪之曰制義之不足得人也嗚呼是制義之咎耶抑失乎制義之意之咎耶先生之制義傳者頗多間有非其手筆而僞託者亦有非先生欲存之作而未及删者用是定爲若干篇天下學者誠讀其文而想見其人無失乎制義之意焉則庶幾矣

談念若應稿敘

談子念若與余居相距咫尺時得其文讀之其辭沛然以充其氣爽然以清望而知其將奮翮雲霄者也今秋果舉於鄉同里莫不相慶蓋喜文章之有據遇合之權不在於天而在於人也然余之爲念若喜者又不獨在是余嘗聞商文毅公之言曰士無以致身科目爲榮而以無負於科目爲重夫今之人束髮讀書揣摩當世之好尚皇皇焉庶幾其一中得之則以爲喜不得則以爲憂非此科目也耶而自文毅言之則人雖幸列於科目而其中猶有負有不負焉則是科目也者未足喜也而可懼也夫必如何而後可以無負耶將閎覽博物以備顧問乎七略九流之書無所不窺畢方貳負之奇無所不識求之科目之中千

百而一二焉此足以無負矣然昔人猶病之曰此記誦之學耳記誦之學可謂無負乎將著書修辭以垂不朽乎如遷固之史歐蘇之文長卿子雲之賦太白子美之詩求之科目之中千百而一二焉此足以無負矣然昔人猶病之曰此辭章之學耳辭章之學可謂無負乎將樹功立業以自表見乎撥亂如蕭曹守文如房杜捄一時之危振一時之獘求之科目之中千百而一二焉此足以無負矣然昔人猶病之曰此功利之學耳功利之學可謂無負乎夫徒有其科目既不足以爲榮加之以記誦辭章功業赫然題名於世而猶未免乎負此非刻論也蓋士固有其當爲者而此未足以塞我之責也士所當爲者非他孔孟程朱之道而已是道也閎覽博物而非如世之記誦也著書修辭而非如世之辭章也樹功立業而非如世之功利也是不待遠而求之即我束髮所讀之書其中聖賢之所訓誡先儒之所註釋至精至備舉而措之則道在是矣而人往往徒習其言以爲科目之資而不能反求之身一日焉得其所欲則棄之如敝蹝

夫是以遇益隆而行益汙位益尊而品愈卑閒有能
自異於流俗則又沒溺於記誦辭章功利之間而不
能深求乎聖賢之道嗚呼求其無負焉者豈不難哉
然我嘗思之人之不能造於是者惟其志不立耳不
則自以爲足不求進焉耳苟志立而不自足進而不
已天下何事不可爲而獨難於是耶我見念茲之於
舉業也奮然不肯居人下而恂恂焉若無能是以英
年而奮飛人之聽於天而不可必得者獨取之若寄
操是心也以往豈其能得之科目而不能得之道哉

此我所以爲念茲喜也故因讀其文而序之於其首
使天下見念茲之文者知其所重將在彼不在此則
世之囿於科目中者其亦可以知返矣

錢孝端經義序

儒者往往謂舉業盛而聖學衰余嘗語同志吾輩皆
從舉業出身當相與努力一雪此聲詬問雪之如何
曰所惡乎舉業者爲其以利祿之心從事於聖賢之
書探精索微乎拮据而口呻吟者非以求道也將以
求其所欲也甚者則又不待其精微苟可以悅於人
而止飾僞長詐如市賈然是以君子惡之今使爲舉
業者無以利祿存於胸惟知道之當求而聖賢之不
可不學以居敬爲本以窮理爲用求之六經以探其
奧求之濂洛關閩以一其途求之史以窮其變求之
敬軒敬齋月川整菴諸君子之書以博其識精擇而
篤行之口之所言必使無愧其心身之所行必使無
愧其言其發而爲文者皆其得於心而體於身者也
一旦學成而薦乎有司登乎金馬石渠天下之人見
其由是得舉也則指其所業命之曰舉業而學者因

未嘗自謂之舉業也其遇耶是道之將行也吾無與
焉其不遇耶是道之將廢也吾亦無與焉夫如是則
舉業與聖學豈有二乎哉然吾嘗持此以告人而人
率笑其迂一日錢子孝端以其所作經義數十篇示
我其氣沛然其光燁然讀之者皆以爲琅玕球琳可
以登廊廟可以耀宇宙錢氏世有聞人將復鍾於是
矣顧錢子若不敢以是爲足不憚跋涉而詢於芻蕘
其心豈但與世俗之舉業較短長者哉愚時方在苫
塊未暇答也服既闋乃舉平日之所以告人者以復

於錢子錢子當不以我言爲迂也

同邑文序

胡敬齋先生嘗歎科舉之學壞人才謂其麗乎辭不知志乎善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然也雖然是豈科舉之咎哉夫科舉之設原非取其辭也謂其辭善者其志必善能爲孔孟之言者必其志孔孟者也能爲程朱之言者必其志程朱者也譬之作室而求匠召而問之其言棟宇榱桷廣深修短之法井井如燭照而數計則授之材而予之稍食未爲大謬也自學者見上之人所取在辭也於是日夜磨礪其辭以求當於有司孔孟程朱之道鍊習於筆端言之侃侃真若可信而問其志則曰吾以是求吾所欲耳豈真思實其言哉譬之拙匠不務精其業而徒拾爾般之陳言以應對主人幸而獲其稍食則吾事畢矣其室之成壞堅脆於吾何有哉爲主人者方慶其獲良工而廣廈曲榭可藉以成孰知其志之不在斯耶所謂鷦鵬已翔乎遼廓羅者猶視乎藪澤而科舉於是弊矣此猶就其辭之善者言之也其又甚者則并其辭亦不能善稗粃雜陳穢莠錯出幸而塗飾有司之耳目冒昧一第則泰然自謂其業之成不復知有人間學問是又無足論矣然吾終不謂科舉之無用者天下大矣有碔砆則必有和璞有魚目則必有隋珠明道紫陽獨非科目中人乎士苟有志雖使處秦之初宋之季廢詩書禁道學猶將修身獨善以守先待後爲己任而况煌煌功令以仁義爲鵠以六經爲羅以洙泗濂洛爲招而茫茫宇宙無人起而應之吾不信也吾邑素號才藪起蓬蓽而陟青雲者踵相接也後進之士益蒸蒸向風相與集其揣摩之文梓以問世而命余序之夫殫精竭思上追秦漢下凌唐宋語必破的言必中繩吾黨之士講而習之久矣豈待余言哉然竊有煩陳者則未知我二三同學所朝夕揣摩而鬬焉於是集者果發於其志乎抑但麗於辭乎其真見聖賢之道若飢食渴飲之不容已而侃侃言之乎抑曰姑以求合於功令乎二者之相去在毫釐之間而有天壤之別我同人必有知之者庶幾哉相與砥礪各抑其所言反而實求之身以不能爲明道紫陽自恥

毋徒思與文章之士逐鹿於中原使天下後世謂科舉之中有人焉而無爲敬齋所歎則豈惟一邑之光世運人心實共賴之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程子有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即有教蓋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又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朱子嘗有取於陸子壽之言謂子弟教作虛誕之文

皆壞其氣質古人之爲子弟慮者如此今之教子弟者吾惑焉方其幼也既未嘗習之於灑掃應對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常束之高閣不使寓目雖日讀孔孟之言不過以爲此利祿之階梯未嘗知其必可行不可不行也稍長教之爲文則挑其心機獎其浮華惟以驚人耳目爲能事不問其虛誕不虛誕通經學不通經學也僥倖一第則便以爲學成不復知人間尚有當讀之書當爲之事然則風俗之不端士習之日壞豈非自童子時始哉故吾每教童子作文未嘗不戰戰兢兢惟恐一言之病中於其心異日將碩大蕃滋鬯茂條達不可救藥蓋人之聰明當擴充於範圍之內不當擴充於範圍之外往者嘉靖以前天下無異學士皆由程朱以窺孔孟其文渾厚醇樸惟恐一言之越乎繩墨士習如此風氣安得不醇哉自是以後學日雜而文日奇風俗日偷非天之生材有異乎前也其所以教之者然也成童之時其心先出雕琢破壞求其長大之歸於醇樸不可得矣故當今之急務必自教小子始教之道必以小學爲基址以濂洛

關閩之書爲根本以先正渾醇厚樸之文爲鼓率使自孩提有識即浸灌於仁義中正之中游衍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水之汪洋浩渺而不得越乎其防則文章不期正而自正風俗不期厚而自厚矣張子質夫偉五蔣子聲御選歷科小題之文以爲童子式吾見其一出一入不敢苟且惟誤後學是懼其亦有程子朱子之慮耶故爲推古人所以教童子者弁於其首使讀者知文章一途非徒貴其機巧浮華已也當思程子所謂可憂者如何朱子所謂壞氣質者如何聰

明日擴而範圍常存必爲轉移風氣之人勿爲風氣所轉之人庶幾不負三子之志也夫

授經堂壽序

今年春嘉善沈芷岸太史寓書於余曰我邑畏壘先生我舅氏子宗老也生平慷慨敦氣誼重然諾樂善好施屢戰棘闈數奇未偶年來閉戸課孫天倫自樂今且七旬矣子盍有以壽之且我表弟端明舞綵承歡之意甚摯吾輩無以侑之不可隴其不敏方自放於煙霞泉石之間筆墨久荒承命不知所措適顧吏

記萬石君傳胸中若有不可已者遂徵書之以質於太史當萬石君特人才濟濟毛蘘董仲舒申公諸大儒言行醇備者固無論其他如施讎孟喜趙綰王臧之屬以經術顯司馬相如枚皐之徒以文詞著公孫弘以曲學阿世封平津侯而萬石君皆無有也蜀卓氏宛孔氏魯曹邴氏宣曲任氏皆以貲財雄郡國而萬石君亦無有也獨其父子兄弟循循孝謹自內達外無幾微緣飾年彌高而行彌篤積久而彰天下仰之雖齊魯諸儒之質行皆自以爲不及夫以龍門之

好奇於一切膚行若不屑然者而獨於萬石君家風津津不能已後千餘年朱子輯小學書去取謹嚴雖經傳之文不輕入而獨於萬石君事詳哉其言之由此觀之莫榮於孝謹莫壽於孝謹假使當日萬石君有卓孔之貲財有平津之爵位有枚馬之文章有施孟之經術而孝謹不逮其名未必傳於今即傳亦必不能使人敬仰之如今日也又使當日若卓孔若平津若枚馬施孟之徒能孝謹如萬石其姓名傳於今不知當如何敬仰必不落莫如今日也鳲鳩之詩曰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儀一者孝謹之醇乎外也如結者孝謹之常於中也其卒章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孝謹之效也孝謹而外無他道矣毛董諸大儒亦全乎此而已自古聖賢所以繼往開來卓然不可磨滅者無不基於此有淺深安勉生熟之殊耳今我畏壘叔少壯修行晩年天倫自樂可謂有萬石遺風矣吾又烏乎祝之亦祝之曰自今以往長如萬石君家而已萬石君區區一趙布衣李其子弟躬行孝謹身享遐齡一門貴顯令名無窮兄

加之以經術文學增其所有而有其所無其所致寧可量乎我焉知得效之盛不如鳲鳩詩人之所祝又焉知異日無綱羅舊聞如史遷者採其家風爲甕里萬石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更焉知千餘年後無哀集嘉言善行如朱晦翁者述其遺事補入小學遐陬僻壤三尺童子皆知有畏齋先生也是在端明與諸子孫能敬承之而已何難之有端弟試以吾言復於太史其必以爲然也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靈壽諸生有問於余者曰今月某日爲吾師張子誕辰請問所以稱觴者余曰此非而師所喜也誕辰稱觴非古也自漢晉以前未聞有此禮有之自齊梁之間始顏氏家訓中嘗備言其非故近世士大夫之好禮者皆鄙而不爲諸生亦何取於此無已則有一焉而師張子爲西山先生令嗣西山先生嘗纂儒宗理要一書聚濂洛關閩之精言以告天下之學者此而師之家學也聞之於家庭者必將推之於庠序諸生欲敬其師則莫若服其教誠取其書而拳拳服膺

口誦之心維之體之於身推之於事深嗜篤好相摩相磋以太極圖西銘爲必可契以主敬窮理爲必可學不敢以記誦詞章奪之也不敢以虛無寂滅亂之也不敢以功利權術雜之也自邇而遠自卑而高真積力久豁然貫通則所積中英華發外而師張子得藉手以告於西山先生曰吾與靈壽有光風霽月如茂叔者矣有[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規圓矩方如二程者矣有民胞物與如橫渠者矣有平生所學惟四字如考亭者矣儒宗理要之書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與文山俱高衡水俱永矣西山先生聞之且怡然而樂曰是能推吾學以行吾教是眞吾子也諸生所以敬其師者莫大乎是胡不此之務而俗禮之汲汲乎倘諸生云是禮也相習已久一日除之吾諸生有不安於心者則又有說焉昔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先簿正祭器獵較所同也簿正所獨也諸生如不容已則以稱觴爲獵較而以儒宗理要爲簿正無謂烹羊炰羔已足盡敬師之禮而沉潛反覆於五先生之言必求無負於師之望而止其庶乎諸生唯唯請記其言於學以

相與於是作歌以遺之曰方今學術變而不昌西山
先生崛起范陽探精索微掃去粃糠濂洛關閩於赫
有光纂成嘉編昇我津梁猗歟張子克守義方青年
力學脫去膏粱秉鐸於靈厥聲洋洋以其家學忠我
宮牆既修廟貌以及門廂遂布微言示之周行濟濟
多士奮於綱常曰我有師箕裘煌煌開吾聾瞽潞我
膏肓自今伊始孰敢怠荒努力鑽仰入道之航必寬
程與必登朱堂驅除功利寂滅詞章惟德惟義是崇
是匡極天蟠地吾志始償繭絲牛毛無敢或亡洛閩

眞傳庶幾勿喪俾我師承如山如岡笑彼愚俗昧厥
短長何以嘉師旨酒承筐以吾觀之是曰色莊吾敬
吾師豈在豆觴

潘澗菴先生壽序

余嘗讀呂涇野集見其與人子言事親曰子欲子之
親爲鄠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間今已
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抑欲子
之親爲汴人程大中公乎程生於乾興景佑之間今
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每一
誦之未嘗不大其言以爲凡爲人子宜書置坐右夫
殿中丞與大中公則賢矣其所以能與太華終南嵩
少黃河爭壽者豈非以橫渠明道伊川爲之子耶人
能以橫渠明道伊川之學爲學何慮親之壽不殿中
丞大中公若也錫山潘遠亭與余同官恒陽既歸而
寓書於余問所以顯親之道余不敏幼誦孝經之言
白首而未能入其室何足以辱遠亭之問無已則亦
以涇野之告人者告我遠亭而已遠亭之尊人澗菴
先生少負不羈之才涉獵經史上下古今居家孝友

不滅石建薛包而肝膽接人在汲鄭門遭遇時變以
韜略顯慨然慕趙營平馬伏波之遺風視衛霍蔑如
也膂力方剛勳名正未可量顧其志不苐是蓋鼎鐘
之業先生所以自期者也箕裘之傳先生所以望之
遠亭者也爲營平爲伏波洵樂矣爲殿中丞爲大中
公不更樂乎遠亭誠體此志而益勉焉無以世局之
利鈍爲憂喜而必以爲程張自任立身者於斯事親
者亦於斯西銘正蒙吾溫清之具也定性書顏子好
學論吾甘旨之奉也經學理窟穎考叔之羹也易傳

春秋傳遺書外書老萊之斑衣也繹之於心而體之於身所謂不愧屋漏者弗能弗措也所謂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弗能弗措也日就月將焉真積力久焉義精仁熟天下將翕然曰關洛之學復見於梁溪二泉朗潤蕃先生顧而欣然曰吾何幸得追隨於程張二翁間也其爲樂何如耶其爲壽何如耶其於世之獲一官進一秩以爲耀於父母者所得孰多耶遠亭豈有意乎且吾聞遠亭之鄉向景逸顧涇陽兩先生所居也皆學程張而有得者也高顧與程張其

有異同焉否且未深論然學而有得至今兩先生之名與日月爭光兩先生之親亦與日月爭光豈高顧學之能壽其親而生於其鄉者不能乎吾勿信也況遠亭之官於武强也撫民以慈而緝姦以嚴能除一切苛斂不合於時弗顧也有卓然不苟同於流俗之志矣推是心也以自奮於學何前賢之不可企及耶昔朱子一生學問自同安歸後益加策勵以至爲萬世儒宗今遠亭之年甥纔朱子同安之年苟能策勵如朱子是亦朱子而已矣我見異日名揚親顯與太

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非他人必遠亭與遠亭之親也涇野之言豈欺我哉敢以是祝

吳母朱太孺人壽序

梅村吳先生以文章經術炳蔚海內不啻若永叔之在慶曆子瞻之在元佑其學之湛深其人之卓犖士大夫固有定論矣然有未可定者歐蘇後人若棐若過雖負有文名弗能盡紹父業蓋極盛者難爲繼也而梅村先生有丈夫子二三人方發憤讀書莫能量其所至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矣三子皆出自朱孺

人孺人又以斷機丸熊之誡日夜磨礪其子俾紹先烈而光大之其又可量也哉孺人五十誕辰姻黨謀所以祝之予曰此無他詞爲也即孺人所以望其子者爲孺人祝可矣夫孺人所望於子者無他欲其克成梅村之志而已吾聞君子之志與流俗異今天下熙熙攘攘所禱祝而求者位高而家溫金滿於篋粟滿於庾印纍纍而綬若若此富貴之士耳君子之望其子不但如是也擅雕龍繡虎之才寫風雲月露之態相如子雲爭妍比麗子山孝穆並驅連鑣此詞章

之士耳君子之望其子不但如是也成功若管晏得志若衍儀其勳烈爛然其心術厭然可以震宇宙不可以安衆衆此功利之徒耳亦豈君子所以望其子哉夫君子愛其子則必欲其爲全人欲其爲全人則必欲其學聖賢欲其學聖賢則必欲其履仁義而敦忠信仁義德之輿也忠信德之基也有子如是此其爲祥非富貴詞章功利之可並矣豈非樗村之志哉則請進而祝之曰願孺人之子大其志擴其學毋汩於俗毋囿於習以浮華爲可恥以襍伯爲可鄙以道

爲歸以古爲法以窮理格物爲入德之門以戒慎恐懼爲存心之本必正誼明道如董仲舒必澹泊寧靜如諸葛武侯必先憂後樂如范希文皋夔伊旦吾儔也思孟程朱吾師也左圖右史吾箕裘也內聖外王吾堂構也日而就焉月而將焉優游而漸漬焉設假而孺人之子赫然爲大賢則孺人爲大賢之母矣設假而孺人之子粹然爲醇儒則孺人爲醇儒之母矣榮莫大焉福莫厚焉爲之而已豈其難哉敢以是祝

曹母成孺人壽序

余承之恆陽余壻曹子星佑寄語余云吾父今年春秋六十有四吾母春秋六十請問所以祝壽者余度星佑愛其親凡可以祝其無疆如天保之詩人所云岡陵松柏者當無所不至不待余言且星佑尊人臻萊翁暨成孺人皆生長名族而能以勤儉治家以禮法檢身無膏粱華靡之習氣其道自應得壽又何待星佑祝無已則有一焉其惟順親之志乎親之順則樂樂則壽此星佑所當勉也順志如何親之志有顯而易見者順之易有隱而難知者順之難今人自成

童而後其親未嘗不日夕望之曰願吾子學成而得位也得位矣則又曰願其進而登尊也進登尊矣則又曰願其垂裕後昆也此其顯而易見者也聞古之人有二程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以責其子聞古之人有朱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責其子是非不欲其子爲二程朱子恐其未必能而不敢輕責之也使其子果能如之則親心之愉快必有百倍焉者此其隱而難知者也順其顯而易見者而親壽增順其隱而難知者而

親壽益堅然則是佑欲順親志以祝親壽亦學程朱而已人之不能如程朱者非不能也不爲也爾程朱之書行程朱之行是亦程朱而已矣求之五經四書傳註以定其宗求之小學近思錄以擇其要求之遺書外書文集語類以觀其全求之性理綱目以廣其識日誦心維身體力行必登其堂必造其奧動靜語默罔渝其趣其不爲程朱者鮮矣是佑勉之哉是佑之學日進則孫萊翁偕成孺人之心日悅而壽日增天保詩人之頌豈難擬券而取哉請酌而祝曰顯我

是佑沉潛踊躍於理窟中惟洛惟閩是尊是崇居敬窮理不輟其功自近而遠日益擴充其積日久豁然貫通在昔程子弄月吟風繭絲牛毛曰惟晦翁誰謂道遠我見其同爲世麟鳳實茂聲鴻高堂白首其樂融融喜我有子道通厥躬至誠洋溢格於上穹天降福祉益熾益豐茂兩老人日懌於衷而日加明而耳加聰雖在期頤有如黃童

王母于太孺人壽序

余承乏靈壽密邇行唐吾浙王子方宰行唐謂余曰我有老母今年九月春秋五十願有以壽之余不敏文詞鄙陋無以應命雖然竊有獻也夫人之有親誰不思榮之而壽之顧其志異其所以爲壽者亦異志乎富貴者以富貴壽其親志乎道德者以道德壽其親富貴有時而盡道德無時而泯故使人稱我母爲公卿之母孰若使人稱我母爲賢人之母王子家居近洛不聞洛之先賢有二程先生乎當宋之時享高位擁厚祿聲勢赫奕以顯其親者不可勝數二程子生其間問其官則上元主簿耳扶溝令耳監察御史

耳崇政殿說書耳非有宰相之尊萬鍾千駟之富也然二程子發憤自振以孔孟爲宗以六經爲本以居敬窮理爲功以正誼明道爲事以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學成而天下宗之迄於今去二程子數百年矣而其名巍然其親之名亦巍然當日之貴與富什百倍於二程者皆不若也王子以爲彼之壽孰與此之壽乎且余聞王子之母于太孺人孀居矢節課子讀書待婢僕以恩接娣姒以禮平生無疾言遽色支持門戶晝夜操作備歷勤若昔從太常公官於翰林

采憲於浙備藩於江寧極人世之榮華未嘗有幾微
富貴容是能以道德自重必將以道德望其子我知
王子所以壽其親者在此不在彼矣壽酌而祝曰願
我王子學程伯子不如伯子吾學不止願我王子學
程叔子不如叔子吾學不止男兒胸中當獻萬理與
有召棠特一班耳母氏顧之啟然色喜謂吾有子芬
若蘭芷天錫氏德瑎我瑞祉屑壽無疆令聞不已高
嶽同高濁漳齊齡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康熙甲子有詔命天下考正山川之圖井陘道僉事
李公分查保定眞定順德廣平大名五府之地天津
道朱公分查順天永平河間三府之地既備乃合而
為圖以上讎其備員裕走得縱觀焉蓋畿輔之水惟
永平之灤流爲河自入海其餘皆歸於衛白二河以
入海衛發源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百泉流經直
隸濬縣滑縣內黄大名縣過大名府城南折東經山
東館陶縣臨清州爲運河至天津而入海白河又名
潞河在密雲縣南十八里自密雲過懷柔順義通州
香河武清至天津三岔口與衛河合流入海大名之
水如洹如淇皆自入衛順德廣平之水如滏陽如漳
皆經大陸會於滹沱以入衛眞定之水如滋如派如
滱保定之水如漆如易如徐皆會於任丘縣趙北口
之四角河又東至霸州保定縣爲玉帶河順天之水
如拒馬如琉璃皆會於渾河合玉帶河而入白派沽

河在眞定府城南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山
鴈門流經直隸靈壽平山遶眞定府城南歷藁城晉
州束鹿至冀州會滏漳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
間府獻縣爲二支一東流爲鹽河一南流支河縣抵
青縣岔河口入衛漳河在成安縣南五里有淸濁二
水濁漳發源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淸漳發
源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流至河南[redacted]德府武
安縣交漳口合流至磁州三臺口一支東流入眞隸
廣平府盛安縣經肥鄉抵曲周東南一里合滏陽河

一支北流入邯鄲縣經永年至曲周會滏陽河歷雞
澤平鄉任縣隆平寧晉至冀州合滹沱河滏陽河在
廣平南五里發源河南彰德府磁州神麕山流至邯
鄲縣會渚沁二水由永年抵曲周會漳河大陸澤一
名廣阿澤受水之處在任縣鉅鹿隆平寧晉一帶每
水發時浩森無際禹貢所謂大陸既作者是也趙北
口之四角河在任丘縣西北五十七里一接高陽河
一接長流河一接白溝河之一支流過趙北口由柴
火淀入玉帶河玉帶河在保定府北城外接柴火淀

東流會渾河合流又分四支曲折流入信安河石城
淀慈老淀落坡淀黑母淀四角淀文爾淀總匯三角
淀歸白河高陽河在雄縣城南二十里上流即豬龍
河至雄縣名高陽河由蓮花淀入四角河豬龍河在
新安縣南十六里上流卽布裹河至新安名豬龍河
布裹河在高陽縣東二十里上流卽楊村河至高陽
名布裹河楊村河在蠡縣南十里上流卽滋沙滱三
河自祁州三岔口合流至博野縣境名豬河至蠡縣
名楊村河滋水在眞定府城東北三十里發源山西

大同府靈丘縣枚回山流經直隸靈壽行唐眞定槀
城無極深澤至祁州三岔口合滱沙二水沙水卽派
河在新樂縣南關外發源山西太源府繁峙縣白坡
頭口流經直隸阜平曲陽行唐縣新樂定州以至祁
州三岔口與滱滋二水合流滱水卽唐河在唐縣西
南二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丘縣流入倒馬關經
直隸唐縣西南過完縣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合
滋沙二河定州北十里有淸水河發源白龍泉流至
城北入滱水俗亦謂之唐河白溝河在新城縣南三

十里由定興縣南流來在定興河陽渡係涞易沙三
河會流處俗名北河經容城至雄縣城南東流矛兒
灣入玉帶河一支由容城縣分流至雄縣西三里名
黃灣河又經新安流入四角河涞水即拒馬河在涞
水縣東三里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流入紫荆關
過易州西北界至房山縣境分爲二支一東流涿州
經固安縣東南入渾河一南流涞水縣經定興新城
入白溝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發源易州寬中谷
流至定興縣北河村合拒馬河入白溝河沙河即滱

獨河在涞水縣西十五里發源本縣平樂山流至定
興爲沙河入拒馬河長流河一名長溝河在新安縣
西南五里上流即徐水雹水合流至新安名長流河
徐水在安肅縣南四十里又名順水發源山西大同
府廣昌縣經直隸易州五迴嶺流下爲雷溪至滿城
縣爲大册河至安肅爲徐河過清苑折東與漕河一
畝泉方順河合流遶安州城北爲依城河至新安合
雹水爲長流河瀑河在容城縣西南十二里即雹水
自安肅流至容城下流安州新安入長流河渾河即

桑乾河在宣府西城南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馬邑
縣桑乾山金龍池接山西大鎮衛流入直隸宣府鎮
西城東城深井堡保安州礬山堡[redacted]雞山下名雞河
南流名合河經浴河口流至宛平縣蘆溝橋俗曰渾
河達固安縣境南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
一支須流又分爲復合流入霸州遶城東南名通濟
河流入玉帶河大抵下流萬派而衛白二河其綱也
入衛諸水滹沱其綱也入白諸水渾河及趙北口之
四角河其綱也以禹貢之迹言之在畿輔者有澤木

有大陸有九河有衡漳有恆衛大伾山在濬縣東南
二里不與西北諸山相接大陸即任縣鉅鹿隆平寧
晉之大陸衡漳即合洺陽滹沱之漳也恆水在唐縣
西七十里俗名横河發源恆山北合繹縣西南流入
滱水或以爲即派河者非也衛水發源靈壽之良同
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非衛輝之衛九河濟木
此圖不載其處黃河故道在開州南一百二十里俗
名槽子口由河南流來經直隸長恆濬縣滑縣東明
開州元城等州縣又過山東館陶縣界入直隸清河

下達河間歸海按漢河決酸棗河決瓠子白寨宣房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正統間河決陽武循響了口故道東州抵濮州張秋入海弘治二年決封丘荆隆口漫于長垣東明今河水南徙益遠故道淤塞瓠子宮在滑縣北十里賈讓治河策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入北海遮害亭在濬縣南五十里一展卷而古今水道之源流了然在目誠壯觀也使司空之上因是而講求其蓄洩之法如禹之盡力於溝洫者以防民害而興民利則是圖之所係豈淺鮮哉

宋曹氏墓碑記

靈壽人物著於史策者莫如燕昌國君樂毅宋濟陽武惠王曹彬其功業煊赫固不待言至如昌國報燕惠王書云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武惠平南唐歸奏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其不怨不伐雖儒者自首居敬窮理之功有不能到是者是豈尋常將帥所能企其萬一哉余謂兩賢[illegible]資固不同當日必有得於師友講論薰陶之益者[illegible]源不可考矣及承乏茲土得盤桓於二公桑梓之地不勝高山景行之思閒嘗問其遺老覓得其遺跡而昌國君墳墓里居已無復有知之者獨縣北朱樂村南相傳有曹氏冢亦未知其為武惠與抑武惠之上世若子孫歟寧晉亦有曹氏墓與此孰先孰後皆不可知余親造朱樂村徘徊其域則巋然一平衍漫無丘隴計地廣二十步縱二十二步東去滋水百五步南去朱樂村百四十步片石偶立者四皆剝其上竅其中意必學坊之柱之石而規制粗陋似非勳戚家所用疑是後人表

識之物蓋曹氏當靖康之末子孫多從高宗南渡無復在北者又歷經金元用兵之際故至今纔七百年而若存若泯至於斯歟抑當時武惠謙恭不伐其規制本不甚弘壯故易就湮沒歟余以語傅維橋曰武惠之跡在靈壽者僅此一塊土豈可使當我世而湮沒耶傅君曰吾邑西阜安村有韓太保墓者無碑誌可稽無封樹可識特元末東平趙哲有韓太保墓碑數百年來遂指為韓忠獻墓不知韓氏遷雍丘之後果還葬靈壽耶或其先世贈官有至太保者耶忠獻

第六子襲以太子太保致仕或令襲留守祖墓不隨
遷者邪前人好附會而後人輕信聽未可知也今曹
氏墓亦在疑信離合之間弗得疑焉惟又如韓氏傳
君斯言春秋書夏五郭公之意也余既不忍武惠之
泯泯於茲土而又嘉傅君之能慎拜記之於右云

衛水尋源記

靈壽縣治東北十五里有艮同村衛水發源於其北
即禹貢恒衛既從之衛也由艮同村東南流四十里
而入於滹沱河衛在恒陽特一小水耳而見於水經

見於漢書見於禹貢其名赫然蓋此水在唐虞時或
苦汎濫不似今之安瀾且按今松陽淤泥慈汶諸河
皆逼近於衛安知當時不同滙於此源遠而流長非
僅如今之限於四十里也桑田滄海變易無常安能
據目前所見而遂斷數千年以前之形勢哉採傳聞
述殘編想見古聖人憂民之心則可矣今康熙二十
三年夏僉事李公奉命查考與聞予靈壽求聞所謂
衛水者親造艮同村之源而臨視焉值歲旱源竭非
但無唐虞之汎濫比班孟堅酈道元之時水勢亦迴

然不倖矣公慨然賦詩一章其末云萬世聖人憂在
水誰將飢溺繪吾民蓋欲以禹之憂洪水者憂吾民
凡政有未善吏有不肖皆吾民之洪水也其憂何時
可已耶公之意亦深遠矣哉今之在民上者誠能皆
以公之憂爲憂則天下豈難治也隴其謂公此念實
可與大禹八年胼胝四載隨刊之事同垂萬古謹記
於末以告後人云靈壽縣知縣陸隴其敬記

丁灘湖放生記

海鹽之丁灘湖我六世叔祖銓部容淳公之墓在焉

是湖舊爲放生之所自明季以來其禁廢弛網罟交
錯其中近年我族之好生者請於官復申舊禁一時
鱗介之屬得安其所亦盛舉也余竊惟王制澤梁無
禁聖人愛物止云釣而不綱故放生非古也自佛氏
始也然君子或有取焉者豈非以其一念不忍擴而
充之不可限量乎昔齊宣王不忍一牛而孟子謂是
心足以王非謂不忍一牛之可以王也欲其察識此
心而擴充之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
幼則王道不外是焉今放生之心非即不忍觳觫之

心乎茍於是而察識焉思我之於魚猶戚戚若是而况我同類之人乎况我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乎然則仁民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也親義序别信之理不可一日不講也使天下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民有一夫不獲其所吾心忍乎五倫之内有一處之缺陷不能歡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吾心忍乎是充一放生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故君子有取焉願遊斯湖者睹鱗介之生長蕃育油然生其親親仁民之心無徒勇於挾山超海而忘於折枝則茲之放生者真盛舉也夫

新修文昌祠記

文昌何神也司馬遷天官書曰斗魁戴筐六星為文昌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命司中與焉然則文昌天神也星有六各有攸司而統之曰文昌蓋道之顯者謂之文將相祿命皆權於道明乎非有道者不得與凡世之不以道而得將相祿命者皆非文昌之所授古之祀之者蓋所以答其默相道統之功而非教人藉祀以求寵利也近世祀文昌者不復分司中司命而統號之曰文昌從其重者為主猶未大遠乎古但祀之之意專以求富貴功名而不知有道則已失其本而又雜以道家不經之説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時遂加號為帝君按所謂梓潼神者相傳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雋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没人為立廟梓潼嶺上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

王宋咸平改封英顯是則文昌者天神也梓潼者人鬼也合文昌梓潼而一之不經甚矣即以梓潼神配文昌如棄之於稷句龍之於社然梓潼神非可以配文昌者也配文昌者自孔子而下宜莫如四配十哲及兩廡從祀之先賢先儒擇一而配焉可也於梓潼何有哉以梓潼配文昌猶不可而况直呼梓潼為文昌而不復知有戴筐六星司命司中者耶靈壽舊有文昌祠在南城樓上搏土以為神傳以彩飾緑衣烏幘兩童子夾侍其為戴筐六星之文昌耶其為梓潼

嶺上之神配食文昌者耶吾不得而知也康熙戊辰孟冬修南城樓遂新其祠而易以木主題曰文昌之神蓋吾知祀文昌而已他非所問也吾知祀周禮月令史記之文昌爲吾道宗主者而已他非所知也在人則有至聖孔子及先賢先儒在天則有文昌皆欲人以正誼明道而一切計功謀利之私知有富貴功名而不知有道及假道以干富貴功名者孔子之所擯文昌之所擯也明乎文昌之所以爲文昌庶幾俎豆馨香來格來饗不吐而棄之乎

嘉定白鶴寺記

丙辰七月余以公事泊舟南翔寺前吏有持寺記來閱者言寺建於梁天監盛於唐祥符常有二白鶴飛集其上或自東飛來必有東人施其財自西來則施者亦自西至其他皆隨方而應久之鶴去不返僧齊法師者號泣甚切忽於石上得一詩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句因以名其寺云蓋此寺之興久矣豈非以鶴之清高標異人樂傳之而寺因之以久耶嗚呼鶴一禽耳猶能以清高之姿標異於世至於千百年之久而其迹不泯而况乎人秉五常之性有六藝之教大可以經緯天地小可以振育一方有非鶴之所能企其萬一者而乃泯泯無聞者不可勝數可不悲耶卽以玆土論自天監以來仕且遊於此者若干人矣其迹至今顯然可指者幾人耶方其來也人莫之喜其去也人莫之思如鼓翅之偶集而偶散何曾二鶴之不若乎此無他大道之不明汩於欲溺於習而不能自振拔故雖有五常六藝爲倍於鶴之本原而汙穢迷溺返出於鶴之下宜其泯泯而不傳也玆土之

南不十餘里有吳淞江者此大禹之遺迹也在天監以前又幾千年矣當時禹之經營玆江也其胼胝何處用夫工若干雖以迢遠不可知而至今臨流者思禹功不衰嗚呼又何鶴之足言乎余因南翔之寺有感而爲之記

謙守齋記

余旣以謙守名周子慮齋之齋或問謙守之義曰滿損謙益之理備於書矣裒多益寡之訓詳於易矣我見人家有累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常若履虎

尾涉春冰自卑而尊人者也有方盛而忽衰者必其自尊大視其家若泰山之固磐石之安人無如我何者也此理甚明但人家子弟生長富厚不能如創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爲父兄者亦未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亦有讀書而愈長其傲愈肆其驕者則以其不知讀書之法視聖賢之書不過爲干祿之具而不實體之身心不實驗之人情世變竊其皮膚潤色爲文章謂可取富貴如拾

芥不自覺其傲且驕反不如不讀書之人猶知有所畏懼此則又君子所深病而非讀書之咎也吳磊齋先生有言子弟一讀書則百病皆除旨哉言乎由是觀之謙也者守家之本也讀書者又謙之本也愿章以謹厚起家退然若不自足蓋有得乎古人之謙者欲使子孫永保此風以守其成以昌大其門則莫如讀書矣其必有味乎斯言

困學齋記

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而屬余記之余以爲困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汩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荆棘困莫甚焉然肯自以爲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閒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衆聞何陳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闢杜下天竺之雲巢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

谿之籓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錙一銖之有無能埽顏謝徐庾之綺靡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閒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閒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學貴居敬窮理之學雖欲傾糾纏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當與好生共勉焉

孔孟程朱豈遠乎哉

退思堂記

靈壽縣堂之後曰退思堂蓋取左傳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之義余既重修斯堂而深有味乎其名夫忠者盡我心之謂也盡我之心者宜若可以無過然天下事有定理輕重疾徐寬嚴厚薄各有其分過與不過其辨在毫釐之閒而人常不及覺夫惟聖人見理明而處事熟隨其心之所發無非至善不待思而自無過自聖人而下大賢如顏子踐曰如有所立卓爾然

猶不能保其無幾微之差顏子而外又無論矣非慎思之而善補之末由去也故孔子告子張曰主忠信徙義主忠信者進思盡忠之謂也徙義者退思補過之謂也彼謂致良知之說者謂致吾心之良知而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知主忠信而不知徙義知進盡忠而不知退補過者也其爲學術政事之害可勝道哉坐玆堂者毋曰我盡我心而已其亦思輕重疾徐寬嚴厚薄果各得其中乎不蔽於氣質乎不囿於習俗乎不矯枉而過正乎不因噎而廢食乎有時獨斷者不爲荊公之執拗乎有時從衆者不爲蘇氏之模稜乎如射之有的不中其的皆過也如匠之有繩不中其繩皆過也思之而補之而後吾所盡之忠庶幾可以無憾不然自謂能盡而毫釐之閒猶有偏倚其害於民將不可勝言嗚呼盡我心而猶不能無害於民而況其不能盡者乎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活潑潑齋記

天地閒惟道無不在鳶之戾於天也魚之躍於淵也莫不有道焉其於人也窮達貴賤尊卑惟其所遇而

道隨之昔孔子居鄉黨則有鄉黨之道爲大司寇則有大司寇之道爲委吏乘田則有委吏乘田之道道豈須臾可離者哉故子思謂之上下察程子謂之活潑潑地使其須臾可離則不得謂之察與活矣淵明之辭曰倚南窗以寄傲吾謂淵明未聞道也傲之非道亦明矣何地何時何事而可以傲哉如南窗可傲則是道可須臾離豈察與活之謂耶余親家王子天市官於上谷其署中蔬息之所售題曰南窗寄傲愚請易之曰活潑潑地爲以爲善學淵明者莫如斯言

也淵明之爲人高風峻節卓犖古今雖朱子亦重之然能操持於君臣父子之大而不能涵養於視聽言動之際知傲之爲達而不知其爲病傲之一字伏於胸中而形於四肢氣質用事而不覺嗜慾横行而不悟湎於酒躭於翁閭巷匹夫之所謂快心適意者而不免涉獵乎中自以爲瀟灑自得而不知其沉溺錮蔽束縛拘囚與所謂活潑潑者相去遠矣古之君子知道之無不在也戒愼恐懼息有養瞬有存貌則思恭言則思從視則思明聽則思聰以謹其隱微之際

私意潛滋而須臾離道也於是乎有愼獨之功有內省之法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惟恐其或怠也正誼明道主敬行恕惟恐其或懈也是以用力之久則義精仁熟充乎中而達乎外氣象不得而拘嗜欲不得而蔽習俗不得而溺塞天地横四海而無所礙活之至也嗚呼是豈淵明之所知也哉知活之味則知傲之病有淵明之節而傲猶爲君子所鄙而況不如淵明者乎以程子之活易淵明之傲斯爲善學淵明也夫

崇明老人記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洙涇周我闓家與雲間佳士王慶孫同席慶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成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居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庄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舖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曆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曆

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疎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疎乃以一餐爲率如蚤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輩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置一櫥櫥中每家各置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櫥中隨意取錢一串卽往市中嬉買果餅啖之櫥中錢缺則其子

樗蒱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遊或博奕戲
樗蒱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置
所遊家弃囑其家佯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踴躍持
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
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
須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
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見孫遂滕洵不誣也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十六日某爲子備述慶孫之言
瞿然不勝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

子者

按崇明老人壯而鬻子自給老猶博奕樗蒱雖克
享大年不過碌碌庸人耳所可敬者其子四人厮
養卒也不讀詩書不知理義乃父母鬻其身而不
怨及拮据成家惟知孝養其親不特能養口體且
能養親之志焉蓋亦難矣嗚呼世之有親不能養
養而不能曲盡其道者視此能無愧乎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 終

三魚堂文集卷之十一

墓表　墓誌銘　壙記　傳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國棟字于霄號艾賢以
康熙十六年冬沒於位其政績在口碑其家世生平
在公子共樞所述行略及翰林院編修汪公所作墓
誌銘中其初仕也由舉人授鑫縣敎諭遷國子監助
敎進博士遷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雲南司員外郎福

建司郎中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遷整
飭寧武兵備參議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其在廣東
也擒雷逆巨寇鄧耀而招徠其餘黨白諸富人冤而
卻其金其在寧武也以法飭武弁而盡謝絕其饋遺
其光明磊落寬嚴有節所至如一彰彰在人耳目固
無容復贅一辭矣至其在吳也正值閩粵用兵羽書
旁午之際方是時大吏當軸者惟以能辦事爲貴不
暇問民生疾苦有司承風旨朘削窮民皮骨幾盡使
無人焉覆翼與咻之勢窮力極揭竿斬木而起如明

季之禍不難見也寇橫於外盜起於內又紀綱盡廢人不復知有廉恥天下事尚可爲哉公獨於干戈擾攘之中事事思與民休息每遇急徵從容布算鎮之以靜勿芟挽糧之需率藉以濟而民宴然嚴飭屬吏無朘民生而摧其力自是郡縣稍稍知以百姓爲根本不敢盡力排擊剝割當義所不可正色峻拒雖臨利害不肯委曲假借中朝貴人遣幸倖入吳怙勢縱恣大吏爭折節下之公獨不少屈綱維不至埽地者公爲之中流砥柱也公既以仁愛培國本以廉恥維

風俗一時精悍兇甘脂韋者或不以公爲然然卒無如公何公既沒之二年逆臣授首四方漸次削平鷹揚貔貅之士奏功於朝皆以爲神器震而復寧者師武臣力也孰知賢者弭變於無形撫輯殘黎固結人心使腹內安堵而後將帥之臣得以成功於外乎譬之治病然披堅執銳從事瘡瘍者治其標者也正已率屬潛消禍變者固其本者也本不固則外病未除而內病雜作雖有良醫豈能爲治然則公之毅然持正於舉世若狂之時安民生而挽頹俗以爲郡縣倡使封疆大臣無內顧之憂而以次平定禍亂其功顧不大哉公之在位也隴其適待罪嘉定爲公屬吏得親炙其休光公不鄙其不肖而特嘉其樸拙時引掖獎勸之及隴其罷歸公爲扼腕太息方欲以閒散之身從公於政事之暇從容盡叩公之學且欲問公家相國文端公中朝故事以定千秋之疑案而公忽溘然棄世矣公子其桓既葬公於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祖塋而以其行略墓誌示隴其謂隴其曾備員公之宇下且嘗蒙公獎歎能知公之心不可無一言以表

之隴其學疎文陋豈能闡揚公盛德特嘗慷慨世變歎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其源獨公能於嚴寒堅冰中噓以陽春消弭禍本可謂得其源者推其功實與頗牧之徒相表裏而人顧不知也隴其故不復論其他而特表其卓然獨立於衆中而關天下安危者以備史官之採擇云

孝廉系宜曹公墓表

公諱穎洙字系宜別號任寒暮年寓懷也公父之采韋繹祖丞歲遊庠孝友承家舉丈夫子五咸知名上

公其長子也賦性沉毅介然自持且倜儻修髯望而知爲有道者龐其嘗邇公生平竊深企與之公年十五母王孺人蚤世恪遵庭訓一燈坐總帳中誦讀無倦色閱十五年後母陳孺人亦故形神慘澹而至性依依則肅然一韋素也甫遊黌序即登丁卯賢書時公父方壯上而高曾光祿公侍御寶湖公雙仰賓公咸慰焉蜚先華粵交善嚶鳴及卜宅郡城大星湖又闢煙雨南莊書屋擬看杏苑之花旋奏厲羽之捷彷彿比美扶風則卓然一典型也庚辰之役旣副南宮

乃辭特典願以薄祿捧檄承豐釋藝治事士之遊其門者多有濂洛聲則儼然一嚴師也適當鼎革播遷百粵歷瘴雨蠻煙幼子家人零落殆盡不免瞻岵生悲黍離同歎則彝然一孤臣也迨亂離初定兩度還家爲問昔時郡室湖莊俱成幻境遂息倦飛之翮棲止祖廬力行敦睦培子姪之孤弱拯父黨之旅羈復祀田所以尊祖廓祠基將以收族凡親戚故舊洵生平一日歷事變當阽危必賈乏相周患難相恤懇懇未嘗或置膜外則慨然一仗義士也而公豈欲獨善

其身哉明季申酉間偕仲弟攜妻孥跋涉山澤者數載公則一留江右仲則偏日窮途後時故鄉蝶夢慮傲吹求幾哭不休且公父老叔季弟蓀來華尚少脊令是亟得保常禍於公然非公之感乎同氣者深而洽北鄉黨者亦不至此嘗泫然垂涕以示弟仲賓衡芳遺孤曰孝弟譜後之愛孚文立身之根本弗祀弟子之小學也古人所言幼儀猶其存者非耶公素不攻釋家言於所居齋不假梁記息其中自謂倒搿可供竹林可臥杖頭錢可給求木雞是吾杜忘一

切則終然澹然一山林遯逸人也公生平出處大略如是公與先伯父淸南公同鄉爲則齒其同年家子也而余壻宗柱爲公猶子聞之熟而知之詳又以公之令嗣名鴛乘者請羽言於余故不愧言之諛而少文爲敘次其生平云

施孟達墓誌銘

施子孟符以其考孟達府君狀來請銘據狀曰施氏之先自浙之秀州遷於蘇又自蘇遷崇明洲之西沙代有顯者是時在宋元以前其自崇明遷嘐之大場

則君之高祖諱秩又自大場遷今所居之羅店則君之曾祖諱鈇鈇生勷勷生三子其長諱宿斯故進士兵部主事諱鳳儀字孟翔之祖誥封文林郎諱三益之父其季諱宇則君之父也君諱于德生而孝友與弟天長儒學訓導于政俱業儒自以爲穎悟弗及弟乃喟然曰弟攢經兄服賈不亦可乎豈必兄弟皆賈耶遂操奇贏權子母家以是稍富厚然非僅知有富者親沒與其弟哀毀過禮凡喪葬之事爭先措置而財產則互讓嘅世之死其親而惟利是爭者霄壤也

佃戸有負租者夷然不較曰彼貧耳非本意也寧令負己不忍直於有司嘗出手書一冊焚之皆田產積逋也計九千有奇越數年又出一冊焚之倍於前其存心寬厚不忍以財物傷人如此崇禎辛巳歲旱道殣相望慨然太息曰人我一也彼僵而仆而我獨飽食可乎盡出其積儲散之倉廩一空順治甲午歲復歉率先裒糜療飢力勸鄉里有力者共相濟賴以活者甚衆嗚呼世之富人積粟藏金絲毫不肯假於人視其親戚鄉里若秦越之不相關少有負於己則跳躍叫號以爲萬不可已其視施君度量相越爲何如也然君以度量容人人亦感其意不忍負之家事亦率不終落當鼎革之際邑有奴變羣僕隸結黨橫行以索券爲名焚掠無虛日君從容呼其衆僕檢契還之僕皆流涕不肯去亦其生平寬厚有以感人也君其他善行甚多如奉邑令委踏勘沿海坍荒分別全坍坍殘臨坍井井有條旣竣不受旌獎皆人所難余獨喜其寬厚能容人有古人風宜其積厚流光子孫蕃且昌也故因玉符之請而爲之誌銘君生萬曆癸

巳沒於康熙庚戌其配朱孺人沈孺人皆賢克成君之志俱先君卒子三人長麟祚次麟定皆庠生季麟瑞郎玉符恩貢生孫男九人宗閎宗箕宗岐麟祚出宗峒宗岷宗嶸麟定出宗嶧宗嶠宗崵麟瑞出女七人孫女九人麟祚等以壬子十二月二十日葬君於隱和府君塋之昭穴銘曰

世滔滔兮咸錐刀之是爭君獨攢然有容兮若汪汪之千頃君旣享有遐齡而子孫繩繩家其日贏積善餘慶兮豈不信而有徵

陳母侯孺人壙記

孺人姓侯氏世爲商丘人前朝戸部尚書侯公恂者孺人之祖尚書子方域字朝宗世傳壯悔堂集者則孺人父也孺人年十五歸于陳子子萬子萬世爲宜興人祖少保端毅公諱于庭直節詳於國史父定生先生諱貞慧以德行重天下與朝宗爲莫逆交甲申之亂朝宗避地宜興因締婚焉朝宗既北歸尋捐館舍而定生亦尋卽世家日落徒四壁立子萬煢煢無依遂就婚商丘孺人生而端莊不妄言笑長循婦道

雖世家女能以禮自純子萬之至商丘也伶仃踽踽孺人安之不以爲苦子萬既壯務讀書好交遊孺人常竭力操作以供不時之需不以爲厭子萬作丞黎城令安平孺人皆隨之任遇覃恩受封家道寖盛然益務儉約不輕用一錢不輕剪一幣子萬稱孺人之言曰婦人所貴在德不在翹珠鳴玉男子所重在品不在拖紫紆青霜曰雨薪釵荆裙布吾分內事也又曰世事何眞惟做好人是眞其所見卓犖如此故能歷艱辛遇通達而喜慍不形以宜其家以相其夫子使子萬得以磊磊落落之才處則優游於墳典出則鞅掌於民社無室家米鹽之累牽制其胸襟者孺人力也彼世之生長閨閣不識稼穡艱難不識禮義窮而怨達而侈使其君子內顧鬱抑常擾擾於衷甚則毀廉隅蹈羅網以徇其無涯之欲者聞孺人之風豈不可愧也哉孺人生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沒於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既沒而子萬痛之甚非獨其篤於琴瑟蓋孺人之賢實超越世俗而年不永宜子萬之感傷無已也孺人有子五而皆不育

有女七多方爲子萬置妾有螽斯不妒之風焉臨沒猶惓惓囑子萬愛身育嗣亦世俗所難哉子萬寓書於余求所以不朽孺人者余不敢非其人也承吾友之命且心重孺人之賢不敢辭故敘其大略以復子萬使識於其壙非敢附誌銘之例也

先府君壙記

先府君諱元一諱標錫字叔因姓陸氏系出唐宰相宣公代有顯者詳家乘中自五世祖春坡公諱東始居平湖縣之泖口其地一名顧青堵高祖諱美字仰

春妣姚氏曾祖諱堯藥字友虞妣臧氏祖諱錫乩字紹唐妣姚氏考諱濾號泰交妣李氏自五世祖以下皆以儒術有名庠序泰交公四子府君行第三府君生於萬曆己酉正月初二日自幼孝友能文早年入庠數奇未達康熙乙卯以男隴其恭遇　覃恩封文林郎府君性寬和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雖嘗有横逆相加者絕不芥蒂於胸中好坦直不喜爲城府入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惟以真誠寬厚爲主寧闊略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世寧過

於和平而不欲立崖岸以自異府君少時家道殷盛長兄墨濤公又强仕然處之淡如也及遭喪亂家業盡落徒四壁立亦不以爲意授書武塘者凡十有六年安之若素雖未嘗進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爲念每語子弟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知惡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傚禍不可言矣讀書必究極源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喜務虛名順治間士子沿明季舊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某社時隴其初入黌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

戒之常舉海鹽吳忠節公語示之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此至言也兒謹識之居常教子弟必令篤實務本每喜稱述祖德及盛衰興廢之故津津忘倦晚年深慮宗族繁衍子孫不能自知其支派乃修族譜義例爲睦族人類之康熙戊午九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配鍾氏同邑太學生衡木公諱成純長女生萬曆丁未閏六月初二日終於天啓丙寅十一月初一日繼配曹氏隆慶戊辰進士漳州府知府晨坡公諱銑曾孫女萬曆丁

酉舉人荆州府通判芝亭公諱蕃孫女處士越凡公諱棻長女生萬曆丙午三月初五日終於崇禎癸未正月二十七日皆有婦德皆以康熙乙卯　覃恩贈孺人副室石氏三男皆曹孺人出長隴其康熙庚戌進士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知縣次肇熊後府君四十日而卒次承勳一名坦女二長適同邑庠生張光熹次許字婁縣陳嘉設孫男二人定徵宸徵皆業儒孫女四人一適太學生金山李鉉一適同邑庠生曹宗桂一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以康熙庚申

十二月十一日合葬於朱童港北餘圩祖冢之東亥山巳向不孝孤等不能顯揚其考妣謹識其生平大略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亡弟尚楨壙記

此吾弟尚楨之壙也其世系詳先府君壙誌中弟諱肇熊生崇禎壬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少余二歲吾年十四而喪母弟纔十二孤苦相依備極酸辛弟幼讀書未成輒遭亂離我與先府君皆餬口於四方弟獨在家無師友切磋之功學遂不成吾先府君家法子

弟不能讀書則當執一業農工商惟所宜不得爲天地閒閒食人以辱祖宗故弟既廢書遂習於農備歷艱難弟性亦淳樸安之不厭及予舉於鄉捷於南宮遵守祖訓不敢纖取不義爲父母羞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如故也及予爲吏江南不欲變其初心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又如故也方冀稍有餘俸使弟得息肩孰意其不能待耶戊午閏三月之十二日我應　詔入都既拜先府君於堂上弟送我入舟孰知此一日即爲我父子兄弟永訣之日也先府君屬纊之日弟病已篤聞變匍匐至牀下一慟幾絕家人扶至房中遂不復起臨沒時囑家人云我病不能成服我死當以衰絰斂我家人遵其言故今在棺中者斬焉凶服之人也以禮言之弟方至九泉日夕侍二親旁不應衰絰然弟之惓惓於垂沒者豈非其天性之不容已耶一息尚存不忘痛親此一念何可沒也又語家人云吾死停吾殯於室毋出也待吾兄歸嗚呼哀哉卒在戊午十月二十九日後府君之沒纔四十日耳配李氏終於康熙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繼

娶馮氏皆無子以隴其次子宸徵爲嗣二女一育於隴其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今於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二日同李孺人合葬於先府君墓之右穴嗚呼痛哉兄隴其抆淚謹識

兩嬰兒壙記

此兩嬰兒者一爲遇龍姓陸氏生崇禎丁丑冬我幼弟也其生也有夢龍之祥故名焉我父母皆鍾愛之不幸我母沒而弟無所依時有常熟陸平侯者爲守備於杭州與先府君有故以弟寄養焉在杭半載而

瘂殤時癸未秋也柩歸寄祖塋旁舍者四十一年其生卒之日月皆已不能詳一為[redacted]徵姪陸氏生康熙丙午十二月初三日我次子也其生之夕我時北上夜泊蘇州夢戴蘭於首芬芳異常以為有鄭穆公之祥不幸甫五歲而瘂殤時康熙庚戌六月十二日也柩寄爾菴僧舍者十有二年二子皆有異兆皆聰明過人而竟夭殤可哀也哉逢家多故久未克葬常痛於心今於康熙癸亥四月朔日合而寄葬於爾菴僧舍之後隙地叔左姪右庶幾相依以永久焉

傳

越凡曹公傳

外祖曹公叔芳諱棻越凡其別號也世居華亭之東干里祖景坡公隆慶戊辰進士福建漳州郡守父芝亭公萬曆丁酉順天榜第四人湖廣荊州別駕芝亭公生四子外祖行在第三生長華胄不修貴介之容游學京師數載公見尊人科名坎坷伏闕上書奔馳水陸者無暇晷屢試於有司不得志杜門讀書意泊如也荊州公挂冠歸公承意色養家庭愉悅不自居孝弟之名躬行無忝而已作晨夕採荊州公所樂見之客折柬相邀或賦詩飲酒或啜茗彈琴以相娛性不能飲而喜客飲更喜與父之客飲所為承歡者殆何如也公性坦適不耐塵囂獨處斗室中無求於人亦無累於人浩浩落落作逍遙齊物之觀近於老氏之學而不欲廢棄一切以鳴高蔬水曲肱浮雲富貴其中有真樂議者服公精於養生之術云娶大叅楊公諱欽孫女是為我外祖母女德淳備相敬如賓終身不聞誶詈之聲誠賢母也生三子三女長女即為

我母歸先府君以孝敬為娣姒式母舅三人長說若公諱默遊平湖庠有聲膠庠娶高氏次舜遺公好學食貧娶李氏早卒季桂生公娶翁氏以舌耕奉養好植名花異卉插槿編籬藝菊數十種每當秋風木脫與二三知己觴詠於東籬盤谷之閒不愧清白吏子孫也隴其幼時隨我母歸寧外祖撫之膝上每曰此兒舉止沉靜不逐羣兒嬉戲異日必成廉泉讓水之名見其勉之至今書紳不敢忘庚戌獲儁以來兩為縣令簿書鞅掌之餘凜然如奉外祖之訓即我母之

訓也隴其勉繫一官母舅寓書云族譜告成願得一言爲先人傳隴其痛我母之不得奉養又痛我父不得邀一命之榮以沒也又何辭以謝外祖哉然外祖有隱德而不彰是予小子之責也故拜手咯陳梗概云

席文學熙菴傳

熙菴姓席氏始祖諱溫唐末避黃巢亂卜居莫釐山三子曰尚曰常曰當常二十傳而至熙菴云熙菴諱啓禑字五雲熙菴其號也幼穎異授書過目輒曉大

意下筆滾滾千言立就弱冠補博士弟子員聲名藉甚然熙菴不喜標榜惟下帷攻苦當明季時婁東張西銘倡始復社海內翕然趨之士以不得及門牆爲恥熙菴獨不屑也自與其友讀書山中互相切磋博覽經史百家之言去婁東不二百里若不知有西銘者性又慷慨倜儻有大略知天下將亂喜與里中俠少年游親黨皆竊笑之及乙酉變起遠近鼎沸而熙菴家獨晏然安堵以諸少年感其平昔意氣謹衛之也江南初定玉石未分有誣山民不軌請兵搜山者一山皇皇懼不保然皆畏縮無敢向當事白之熙菴獨挺身出見主兵者侃侃數言一山獲全順治庚寅辛卯間歲大祲道殣相望是時熙菴家漸中落矣慨然傾囷賑之平生周人之急解衣推食無所吝惜尤喜引掖寒素之士延接款餽游揚之恐後初熙菴父養虛公家故饒鍾愛熙菴及其方學一切家事不使與聞故熙菴自幼不習生產更負氣數年富豪爲虛願以故家日益落然熙菴處然不以介懷也未嘗有歎息扼腕之聲晚年留心理學得閱傳燈錄諸書一

時浮屠大講師皆與之游咸推爲有得云康熙己未以病卒壽六十四

贊曰跡熙菴生平若三變然始而儒繼而俠終而禪然俠不至於捍文網則非朱家郭解之俠也禪不至於磨棄倫則非慧遠宗杲之禪也其始終皆讀書通儒術之效歟不然方婁東以聲利招致後進一時浮薄之士蟻聚其門非定力卓識烏能不餔糟啜醨於其間耶

三魚堂文集卷十一終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竊聞幽明異治徵應攸同人鬼殊途感孚則一上帝區畫土壤屬神祇朝廷分職授官尤嚴牧守靈邑向稱沃壤今嗟瘠土在荧祥休咎神實司之惟疾苦顛連余有賴焉從來宿廟祇懸故事在今對越實矢中忱願五風勿愆而神無伏陰願靈雨其時而神無亢暘願治於時和而民無夭札願暘於明威而民無

怨懟願虎騶於林麓則於澤而神戒其遠願父慈於家子孝於室而神聽其聰余也不明神其啓之余也不廉神其董之余也不惠神其警之獄有沉冤神驗余智山有伏莽神佑余威欽哉帝命毋隕而越余其懲哉庶無後忒

誓神文

維年月日隴其謹昭告本縣城隍之神曰惟神聰明正直吏之善惡神必知之民之休戚神必知之隴其受　簡命來蒞茲土勤恤民隱是其職掌苟或棄其生平素守貪求貨賄曲徇情面不惜小民不顧是非神其殛之至於啓其思翼其行俾興利除害無窒礙陰佑百姓俾年穀順成疾病不作盜賊不興默奪潛消神之賜也惟神鑒其愚誠有感必應謹告

告城隍禱雨文

竊惟神奉上帝之命以蒞茲土隴其受　天子之命以宰是邑職在庇民而已隴其不恤其民則爲曠官神不恤其民亦爲尸位其何以答帝心而副上意今靈邑之民困甚矣其所恃以輸國稅而活父母妻子

者惟禾麥是賴乃幾月不雨禾麥稷枯四望郊原若不毛也隴其知之神寧不知之隴其憫之神寧不憫之第民之所依惟神與隴其而雨露之恩非隴其所司則惟神是望耳今禁約甫頒密雨隨下土膏雖潤猶未霑足祈其爲民請命於帝必得大沛甘霖庶俾禾麥鬱起則民困其蘇神亦無忝厥職矣神尚鑒之謹告

告城隍謝雨文

前以亢陽聿懷慘怛瀝情於文載牲於俎齋戒越宿

禱于神聽豈其未禱靈雨先零因念神休無待於請
乃民未饜仍告於神神不爲瀆復宣厥靈自晝而夜
甘澤再澍優渥霑足深入土脉徂隰徂畛禾黍翼翼
臚不敢私敢謝神德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惟公抱臯夔伊傅之蘊不欲盡試其急流勇退而以
其盛德大業付之我宗伯先生我宗伯先生方將成
賡歌颺言之治致鳳儀獸舞之休堯舜其君民拜手
而獻於高堂而公顧不及待耶公之英聲茂實彪炳

於國史照耀於宇宙固不以存而增不以沒而滅而
我宗伯先生立德立言立功之盛成於親在之時與
成於親沒之後則有閒矣繼自今而往丹徒之膏澤
潤海內浸生民爲國家霖雨舟楫爲百代高山景行
而公皆不及見矣嗚呼哀哉且公家麟鳳滿堂文冠
班馬之室學探洛閩之奧者接踵而起皆思隨宗伯
之後奮其六翮高翔遠覩羽儀天下文章事業不可
限量胡公皆翻然莫顧耶隴其不敏辱在宗伯之門
下乙卯之秋侍公於京口諄諄教誨無非正誼明道
之言隴其奉以周旋恆恐失墜正欲賴公鞭策以翼
其懦以啓其愚而何泰山梁木曾不少留耶承之恆
陽聞訃驚悼既悲失我典型而又惜涑水之父不得
睹元祐之相業魏公之親不獲見治平之元勳極盛
之中有遺憾焉千秋萬祀曷其有極不腆芹儀用申
痛悼冀公之靈不我遐棄

祭座師柯[illegible][illegible]公文

自世道微攻舉業者生矻矻揣摩不處文詞章記誦
是精是勤經濟家言重在功勳靖書畫會以答其君

其於大道總未有聞繄惟夫子絕類拔羣惟政惟學
咸得其與發揮墳典特除積塵洛閩遺書恃以不泯
以此成己以此澤民秉志宅撲匡佐楓宸無非斯道
燦燦蔚蔚文章事業赫赫彬彬載在國史永永無涯
竹帛鐘鼎不能殫陳知統一緒尤後學津發蒙起聵
指示諄諄隴其不敏迷於道塗常恐汨沒與俗胥淪
得依門牆自庚戌春自喜燕雀獲附青雲庶賴典型
蕩除凡氣命蹇時屯遭遇紛紜留滯南服十載有零
微言大義勿克常聆癸亥之冬承乏於靈欣仰高山

近在郊坰手書提誨炳如日星謂治無他尚德緩刑
如蓋公言民乃獲寧賴茲明訓心常惺惺書紳服膺
作座右銘方期報政從容授經如何泰山忽焉其頹
厭棄世網歸於蓬瀛雖大聖賢千秋常生坦然九泉
何慮何嘗在我及門常切觭羹自今以往何所取正
棟折榱崩安能忘情聞訃驚悼不覺失聲薄具牲餚
旨酒兕觥顧不我棄鑒茲微誠

祭蔚州魏公文

當今天下主持正氣俾直道不泯於斯世者非先生

倡之歟先生出而後在朝者知以營私爲恥在野者
知以干利爲羞雖未能盡如先生之志而禮義廉恥
一綫不絕者先生之功也微先生則世道之變幻更
不知當如何矣自古居高官大位文章事業炳炳宇
宙者何代無之而一心之光明洞達可以對天地質
鬼神反之幽獨而無慚考之詩書而不愧者蓋難其
人焉如先生者豈非間氣所鍾哉隴其浙西之鄙士
江南之[illegible]蒙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解者方隴
其待罪[illegible]坐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下里貽

詩獎其對非而策其駑駘且昌言於朝不以爲嫌隴
其罷黜則搤腕不平不顧恩怨卽隴其亦不知何以
得此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得仰見高山隴其之
樸訥無能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以驚動四座方且
以負大賢期許自懼又未幾以憂出都卽胸中所一
二略知者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意先生必且答告
者之過顧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滔滔世俗中自立
正當如此遂直薦之九重復其舊職隴其又不知何
以得此於先生也及癸亥到都補官甫見先生隴其

又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生不
以爲傲頷愈益喜愈欲薦達之是皆有不可解者豈
非光明洞達之胸襟處世之深憫世之切故其取人
也寧樸毋華寧拙毋巧苟其樸且拙也雖無足重輕
之人猶取之如此而況其足爲輕重者乎隴其自承
之繇南以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樸與拙
弗敢有變而已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
廬於浙西策蹇過蔚再一望見顏色聞其謦欬而胡
意先生遂至於斯耶中心痛悼爲其有極祥麟威鳳

不可復睹景星卿雲不可復作嗚呼哀哉薄具牲醴
馳奠几筵悲來塡膺不知所云

祭某封翁文

嗚呼公以昌明俊偉之姿篤生我太史羽儀王家表儀當世天下瞻仰太史之名業皆願公享無涯之壽以睹令子之成而竟止此耶太史爲當代偉人德日崇而業日進方將以啓沃我君今乃以艱歸而遂遘此憂耶夫期頤之數存乎天顯揚之業存乎人在天者雖聖賢莫必在人者原存沒如一自今以往輝煌

竹帛太史之名何莫非公之名赫奕鼎鐘太史之功何莫非公之功祥麟威鳳太史爲國之瑞卽公之爲國瑞景星慶雲太史爲世之祥卽公之爲世祥泰山北斗人莫不重太史則莫不重公光風霽月人莫不愛太史則莫不愛公公之身雖沒而公之正氣常伸公之形雖往而公之盛德常存以韓范富歐之事業寄於後人與行於一身何異以洙泗關洛之學術付於後人與積於一身何異縱其海澨下吏辱太史之知愛旣悲公之仙駕驟升欲攀轅而無及又知公之克昌厥後雖已逝而猶生旣悲太史之終身孺慕雖公卿之尊不能易其一日之戚又知太史之孝思不匱不能保其親之長享眉壽而能必其親之光耀千古敬具生芻用表微衷

祭郝某翁文

嗚呼先生明哲之裔賢聖之徒宜享遐壽以挽頹波胡天不佑大命遽羅維公之先侍御翩翩獨標是念世道是肩東粵三吳政績緜聯維公繼之家聲愈宣克敬克孝惟恐隕顚公之學問劉陶後先嵇山浙水

名聲闐闐恥襲章句固陋拘牽微辭奧義是闡是箋常居講席析疑破堅如抽繭絲如觀湧泉晩尤好易屢絕韋編否泰剝復變化萬千一心會之俱契其全悠然有得目無前賢公性厚惇接人以眞賑窮賙乏不厭其頻非徒親黨施及邦人義倉平糶久矣湮淪倪文正與公討論周密纖悉以活貧民計公生平超絕等倫以德則懋以學則純在家則孝在邦則仁公之獲祉宜熾宜醇志安衡泌未及大伸麟鳳蹕起鬱鬱彬彬咸敦詩禮咸秉樸淳或赫黌序或掌絲綸

為國禎瑞為世寶珍公顧而喜庶慰苦辛昔宋明允軾轍垂紳亦越賓氏繹繹列陳從古大儒不於其身往往子姓勳業續紛天監成德亦既不勞但公耆老輿望正殷宜髦宜耄為世卿雲胡天不弔幽明遂分孰開聾瞽孰闡典墳義文大義孰究孰聞滔滔世俗孰遏其氳顛連孤寡誰慇誰勤所以聞訃皆心如焚余也不敏寒英浙濱見公令子文章雅馴知其家學必有所循及詢淵源是欽是寅不胥典型遠留其淪公視斯世若脫埃塵追趨學術能不悲辛有旨者酒

有腯其牲公如有靈庶鑒其[illegible]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嗚呼造物何奪我周子之速耶憶昔與公相遇長安溫乎其容藹乎其顏聽其言侃侃誾誾昔誦其文今見其人如飲醇醪如坐春風既會而別相隔數年有道之思時往來於胸中乙卯之秋承乏練祁不喜得官喜得親公公來逆我會於舟中歡然話故不惟契闊之慰亦謂公能訓我以德廸我以政而勗我不及也繼而公游京師歸來未久又復入都兩年之間聚

首無幾方且翹足而望冀公南旋孰謂造物竟奪之速耶討公生平愷惻為心束脩勵行與物無競與世無爭所謂仁者之靜非耶靜者宜壽而止於斯何為乎壯舉於鄉晚而登第宜若天之養之以厚其德而大其用乃養之難而摧之易又何為乎世俗滔滔競於浮囂老成持重庶或挽之豈天不欲迴狂瀾而顛損搖落曾莫之惜耶夫既不欲展其用又何為予之以文章授之以甲第使之若遇若不遇耶天道茫茫不可究問從古而然我獨悲良友之云徂失我典型

亡我準繩能不涕泗滂沱而哀不能自勝公歸九泉還先聖賢言流俗之日非生民之日蹙相與請於帝默持陰護俾返於淳龐而躋於仁壽其亦有意乎否乎公卿先達如侯如黃生為正直沒必為神公往依之切磋砥礪庶幾正氣長存天地敬具一觴奠公几前公其知耶其不知耶

祭呂晚村先生文

先生之學已見大意闢除蓁莽掃去雲霧一時學者獲睹天日獲遊坦途功亦鉅矣天假之年日新月盛

世道人心庶幾有補而胡竟至於斯耶自嘉隆以來陽儒陰釋之學起中於人心形於政事流於風俗百病雜興莫可救藥先生出而破其藩拔其根勇於賁育我謂天生先生必非無因而胡遽奪其年耶隴其不敏四十以前亦嘗反覆於程朱之書粗知其梗概繼而縱觀諸家語錄糠粃雜陳珷玞並列反生淆惑壬子癸丑始遇先生從容指示我志始堅不可復變所不能盡合於先生者程明道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斯言耿耿橫於胸中遂與

先生出處殊途十年以來雖日讀先生之書高山仰止夢寐以之不能相聚一堂面相訂正方思一旦解釋世網從先生於泉石之間切琢磨磋以開其茅塞變化其氣質而先生竟至於斯豈不痛哉一芹之奠無我或棄

祭應潛齋先生文

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沉於麴蘖不可以訓是皆千古遺憾也先生閎覽博物澹泊寧靜詩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儒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滸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

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亹亹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恒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芹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

祭曹系宣先生文

嗚呼公遂厭世塵而長往乎自古正人直士之後類多磊落俊偉之人以揚其祖德而紹其家風而最難者守其正而不至於亢秉其直而不至於激有磊落之概而無其迹使前人之正氣陰接於恬靜謙退之中則其所以綱維乎世道而振起其門祚者如元氣之運於四時而人不覺其生也人仰之其沒也又烏能不痛悼之無已也維公之先自侍御公以勁節顯天下子孫皆有秉正不阿之風而公則更斂鋒韜鍔不欲以氣加人接其容藹乎其可親也聆其言吶吶

然如不能出口也少登賢書聲名翔於藝苑人皆服公之才而公抑然如弗有也壯而馳驅王事歷艱險而弗渝人皆服公之節而公欿然若弗克也晚年杜門謝客寧自託於赤松王喬之術而戶外事一切弗與也篤於孝友惟以道義與羣從昆弟相砥礪而榮辱得喪之閒澹如也嗚呼公蓋以恬靜謙退而接前人之正氣者乎使侍御公之遺澤綿延於後嗣無亢無激以世其家聲者非公也耶近世非無名公鉅卿抗節於一時其後人不知祖父之深心大用而徒襲

其迹正直之風一傳而爲矯激再傳而爲暴戾者比比而是而侍御之子孫英英濟濟卓然自拔於流俗而無忝於前人者方出而未艾則公之所維持者實多矣人徒見公之退焉若無能而不知其所全之大徒見其漠然無所爲而不知其所係之重使更永其年以至於耄耋則其所陶鑄又豈可量也哉而胡竟遽焉逝也公之舉於鄉也與先伯父齊甫公實同籍則隴其固公年家子也而公之弟臻萊又辱與隴其結朱陳之好方將親典型以自淑庶幾先民之不遠

而天何遽奪之速耶臨喪感悼不能自勝敬申芹奠哀哉尚饗

祭李君修林文

嗚呼悠悠彼蒼眷佑有常如何不測俾我心傷惟公之德宜福宜祥夙秉忠厚恥爲薄涼門內雍肅有條有桌世俗滔滔公獨自強守我樸實以化於鄉公心則慈公貌則莊世盡如公何尤何殃少登庠序厥聲煌煌遐雖未達學則彌張常手一編誦聲滿堂束髮受經白首不荒衆謂公迂何事茫茫公笑不答此味

忘人生讀書何必廟廊嗟嗟此志猶高且臧
古人顏樂曾任辱公不棄俯諧晉秦以公嗣子納幣
寒門謂我先世世篤殷勤自今以往克慰前人方仰
盛德足淑是甄庶幾駑鈍亦克日新於歲三月始用
成婚有光其儀有賁其纏皆公親書小大維寅公時
尚健不憚勞辛丁寧子婦維儉維勤克昌克大祖訓
是遵一生拮据始慰厥心衆爲公慶公亦欣欣謂宜
上壽如岡如陵以陶以娛以康以寧如何昊天不永
其齡薤露易晞壑舟遽移昔升公堂笑語怡怡今升

公堂素帷淒淒公之臨沒惺爲不迷從容言去如往
東西公則長逝無礙無罣赤松浮丘相從娛嬉顧公
家事孰剔孰釐公之嗣子孰提孰攜囂囂之俗孰爲
之隄悲來塡膺能不噫嘻公去冥冥不可復追願顧
後人默佑默培俾昌俾熾以克永綏庶幾公德亦永
有徵束芻絮酒奠公几筵愧不成禮意則孔虔

祭陳翁虞亮文

嗚呼公與先君子之結爲婚媾也皆康強無恙也將
髦耋是期孰謂三月之內俱罹大故至於此極耶臘
月之初不孝隴其迎家不造匍匐南還公在疾中猶
遣令子負於先君柱酒椒漿秩然有章謂公已瘳孰
謂昊天不弔竟至斯耶天之佑公不爲不豐數十年
來不震不騰蘭芽鳳雛亦旣在庭若再加以數年子
壯有成然後偕浮丘赤松跨鶴騎鯨問道崑崙庶無
憾焉胡須臾之不能忍而遂降此閔凶耶公以辛勤
起家以寬厚與人平生正直之風嘖嘖鄉里不孝隴
其方在苫塊之中不能縷述其萬一獨是先君與公
爲絲蘿之好易簀之際聞公病篤猶惓惓爲念公如

少延庶可慰先人於地下而竟溘焉長逝耶嗚呼痛
哉公之臨沒經理家事井井有條嗣子雖幼能知公
志又有猶子左右維持寖昌寖熾自可無疑公至九
原遇我先人幸相慰懌無以弱女幼壻爲念隴其煢
煢在疚聞訃驚悼欲執足遄一慟靈前在禮居喪不
弔不敢違越敬遣豚兒薄具牲醴致之几筵

祭表叔顧蒼巖文

隴其與表叔生同里壯同學同舉於鄉同捷於南宮
同出於黃岡蘄水之門蹤跡之密未有如我兩人者

也乙卯以後隴其仕於江南表叔仕河南聚處者數年耳嗣後隴其讀禮於家表叔以秩滿當次歸里又復歡聚癸亥孟夏隴其將入都表叔造我廬而送焉倘不相值自謂天涯仕宦終當快晤何圖遂有今日耶上年八月隴其以公事到京師有自南中來者微言表叔之凶問猶覬其非真孰意其信然耶表叔知深勇沉同人莫不仰其文章學問然表叔不自以爲能求進之心無已邇來益銳志於洛閩微言嘗取清瀾陳氏學蔀通辨之書刊刻流傳謂學者入門必先

辨別異同方免於認賊作子其崇正闢邪之念卓然出於流俗之上不可搖奪隴其深喜吾道有助方將與表叔講求居敬窮理之方下學上達之法息邪距詖庶幾先聖大道勿委於草莽乃表叔厭塵世而遽去耶山河懸隔未知何疾何日臨沒何言老親弱子何以爲情喪禮家務孰維孰贊南望涕零痛曷有極一芹附奠庶幾來格

祭曾叔祖仲堅翁文

嗚呼公竟逝耶公雖壽考尚可久存胡遂溘焉天人永分二三宗黨聞訃撫膺公既長逝孰爲典型公自弱冠早登賢書恂恂翼翼終始如茲世競以僞公則肫如世競以囂公則恬如公嘗歎息世變日滋禮義廉恥孰維孰持寧斂無肆寧樸無修庶幾古道不墜如絲毋辱祖德以勸後生維孝維弟懇懇勤勤有守先訓公則欣欣間有敗德蹙然不寧吾宗漸繁賴公維閑雖有才幹對公則俯有忿必懲有慾必吝非需公能服公無私振鐸休寧多士咸欽義利之辨凜若絲綸化人以實不徒以文有師如此今則罕聞歸來

杜門課子弄孫有琴一張有齋一林逍遙其側以永夕晨飦粥每饌不以攖心吾安吾貧如飴如醇奔走汗濁以潔飽濕以公視之何啻淵星邇公生平曰惟一誠以此處已以此接人服官居鄉睦族輯姻機械盡去皎然見情無大無小歡公之真公之粹白宜佑於天位未稱德當永其年如何蒼蒼曾不少延公則長去坐順沒寧與化俱來與化俱升顧予宗人哀莫能勝而今而後誰法誰程淳樸日散孰則留之澆詭日生孰則防之有疑莫決孰則剖之有爭莫息孰則

平之臨公之喪涕泗橫縱非獨世道實惻哀公公歸在天左右祖宗俾我後人克振古風願翼其賢願啓其聰薄者歸厚汙者復隆庶幾祖德永永無窮有旨者酒有苾其殽奠公之前對公長號公其知耶其不知耶

告長子定徵文

壬戌除夕燈下父收淚告汝定徵之靈曰嗚呼吾年三十有一而始生汝至於今二十有三年爾父爾母鞠汝育汝辛苦百千冀汝成立以亢厥宗以幹厥蠱

孰謂中道而逝重爲我悲汝生頗慧讀書學文日益加進吾不欲以俗學課汝欲引汝到聖賢路上寧拙毋捷汝亦深知吾意不肯以苟且自期待吾心內喜謂可大望孰意其竟至此耶汝昔年始婚汝婦進門一家皆稱其賢淑汝旣夭折又未有子留汝婦以奉舅姑稍佐中饋見婦猶見汝矣何汝喪纔四十七日汝婦亦遂棄世豈汝不欲其久爲未亡人而率之去耶抑命耶兩月之內疊遭變故房闥如舊幃帳依然而物是人非心非木石豈能堪此是皆爾父不德獲罪於天天降大罰遺禍汝夫婦非汝夫婦之咎復何言哉復何言哉汝爲吾子雖未能盡慰吾望棄吾而去然戊午之秋爾祖見背吾時在都飯含襲斂之事皆不及視非汝吾益不得爲人吾之賚汝者多矣不虛生汝矣吾在苫塊之中共汝考禮王鄭之同異二戴之奧義賴汝質問時有闡發夜看綱目治亂得失常相反覆啓吾實多汝助吾學亦不淺矣舊年吾旅食虞山門庭之事悉汝承當規畫諸務多中條理汝於家亦不爲無功矣安心九泉無以不得終事父母

爲恨汝之英靈宜不即泯滅但當常住在家依傍祖宗平生所讀聖賢言語當常記憶古今經史家中所藏者當常依戀於此雖生死殊路然正氣勝者其精神必固生則爲聖賢沒則爲明神其理一也汝其勉哉至於汝之嗣續俟汝弟有子即當立爲汝後苟使家道興隆則汝夫婦烝嘗之事非所患也此又在爾父德之厚薄能格天與否而無與汝事汝亦不必懸念汝之書籍器物吾皆收拾以待汝有後而付之汝但當坦然於冥冥之中無悲無慮一歲既終念汝棄

世已百有七日汝婦去世已六十有一日痛悼傷心
不能自已聊書以慰汝

男　宸徵直方
姪　禮徵用中
　　寬徵觀上輯
壻　李鉉枚吉
　　曹宗柱星祐
　　張金載固菴
外孫曹奐謀詒我

李文洽立誠
張大有長風
李文瀚南皐
李文漢倬雲
李文渭璜來
李文濱姜望
孫壻席祜鎬渭南叅

三魚堂文集卷十二終

附　魏總憲叅劾疏

題爲吏治漸壞公道宜彰據事直陳以警將來事竊惟進退賞罰國家之大權是非可否天下之公論進一人賞一人而天下知勸退一人罰一人而天下知懲蓋有合乎天下之公是公非共可共否也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洵不誣也　皇上用人致治以大公至正之道出之滿漢內外惟取賢良而督撫大臣受上之恩自當體　皇上之心爲心廉介者宜舉而不宜黜溺職者宜黜而

不宜舉貪酷者宜糾叅而不宜徇隱略指一二事所當嚴飭以警將來者爲我　皇上陳之如原任江南嘉定縣知縣陸隴其著廉介之官也知縣任內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傳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詎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乃未幾而該撫疏稱隴其守絕一塵才非四應德有餘而才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督撫疏稱隴其據汪標首告仇殺審明仇殺無據請緝結案獲盜過半原無諱飾與武官竟不報聞者迥別止以開報職名遲延部議

華職例之所在臣俱不暇問但縣令中有此廉介愛民之官正當爲羣僚作榜樣爲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惟守與德爲難耳旣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卽留以長養百姓雖該撫再疏奏稱龐其委係冰操不染一塵勵其素守策效將來部覆不允終以例拘萬民怨恫爲之罷市去之日攀轅號哭執香遮道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父母乃行李一介而蕭然歸去矣又如原任江南鎭江府知府劉鼎者溺職之官也知府任內全無才能叅罰至五十案其停陞及戴罪督催者

三十餘案降俸者四十餘級應追銀兩無完者二萬三千兩有奇應追米麥無完者五千九百石有奇此一官者溺職之極乃係陞蘇糧道該督撫從何見其才能一旦盡銷叅罰停陞之案而脫然陞去矣又如原任絳州知州曹廷命者貪酷之官也知州任內貪如虎狼敲骨吸髓捐納員外因而酷以濟貪聽信衙蠹擺蹤將富民之妻王氏指稱私鹽名色鎖禁署前神廟嚇詐銀兩縱役淫汚氏不允從羞憤自縊合州上民告伊貪縱惡蹟平陽知府李廷梅匿不揭報反令本府廳官親身赴州以講和爲名將廷命擁護出境以致士民不敢具告現今公憤冤詞豎牌於州此一官貪惡之極竟不報巡撫糾叅而飄然颺去矣夫朝廷所以鼓勵人才澄清吏治者惟在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耳況當公道昭明之日乃將廉官與貪官叅處同例盡臟與溺職保薦無分豈 皇上勵精圖治激濁揚清之盛心哉若不嚴加申飭則前者不戒後者不警下官可以欺上官上官可以欺 皇上上下相蒙使廉吏灰心貪風日長臣切懮慮之也伏

乞嚴飭各督撫大破積習躬先率下表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潔薦舉必首廉介叅劾必協輿情於以肅官方而勵人心民命庶其有瘳乎緣爲指陳事蹟字數逾額如果臣言不謬伏乞 睿鑒採擇施行

附 魏總憲舉廉疏 己未

題爲遵諭舉廉以惜人才以勵官方事臣謬任風紀不能激濁揚清每一撫心惶愧無地前隨諸臣之後跪聽 上諭諄諄以用得其人爲要以操守清正爲本又於本月初四日隨吏部滿漢諸臣面奉 上諭

吏見進退黜陟務祈確當之盛心臣思用人者在知
人懲貪必先舉廉謹按周官六計獘吏曰廉善曰廉
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廉也京察
大計冊開四柱曰守曰才曰年曰政以守爲先也人
生大綱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節是廉吏與忠臣孝
子節烈並重也邇來吏治不清貪以爲能廉以爲拙
雖風俗漸染寔由臣等不能表率所致今 天語既
宣之後砥礪名節者必當踴躍而興起其在 天語
未發之前謹守廉隅者亦未可泯泯而無聞也孔子

曰舉爾所知臣雖不才無所知識又曷敢沒人之善
以負我 皇上至公至明至虛之心哉除諸臣見在
部院等衙門皆 聖心洞悉者臣不敢舉其在外各
官已經會議令督撫將現任清正賢良者薦舉臣亦
不必舉臣謹將侍郎以下素有清廉之名者滿漢得
十人爲我 皇上陳之原任戸部侍郎雷虎滿州人
老成癯直清名甚著臣在戸部時司官言及此人無
不歎服臣雖未識其面嘗慕其人今請告在旗閒其
年齒稍衰原任戸部侍郎班廸滿州人居官清正臣

曾共事二年又奉 旨査戸部各司見其念念爲國
後差江西臣不知因何事處分今降級隨旗上朝原
任督捕侍郎達哈塔滿州進士清謹自守四壁蕭然
人有醇樸之風行無奔競之習今京察降級原任刑
部侍郎高珩山東淄川縣進士性甘淡薄志絕俗塵
進不自有其身安知世有富貴告病在籍年過六旬
原任大理寺卿胡密子滿州人清謹自守家道甚貧
素閑安靜之風兼有讀書之志今京察降級隨旗上
朝原任吏部郎中內陞宋文運直隸南宮縣進士清

而且直守正不阿掌選之時錚錚有聲臣與同時內
陞識其一面今候補在籍原任翰林院侍講蕭惟豫
山東德州進士督學畿輔大著清名士子至今頌之
臣雖不識其面嘗聞其人終養在籍原任湖廣布政
司未任告病畢振姬山西高平縣進士歷任部郎道
員臬司清操絕世才略過人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
猶讀古不輟臣前以有體有用薦之左副都御史劉
揵亦薦其操守清嚴一塵不染其回籍之日一馬一
僕而外了無長物其學行兼優之人係臣丙戌同榜

年過六旬原任直隸內黃縣降調知縣張沐河南上蔡縣進士清操惠政深得民心有古循良風因詿誤鐫級去之日老幼追送臨河尚不忍捨其愛戴如此臣雖未識其面曾聞其人今保舉軍前候用原任江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其浙江平湖進士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因詿誤被革萬民怨恫未去而皇皇罷市既去而家家尸祝又聞與妻同駕一舟惟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前薦舉博學到京臣有一面之識今丁憂在籍以上十人有候補者有候用者有告病者有終養者有降級者有革職者臣祇就平日之清操仰陳於座右俾天下曉然知此等清廉之人當世所輕者而朝廷特重之其曾任京官者原在器使之中擢一人而四方觀感其曾任外官者雖無起用之例褒一字而千載光榮皆非臣之所敢必也若臣所舉非廉有違天下之公論臣自不敢辭咎矣
統祈　睿鑒施行

靈壽縣遺愛碑記

興者　天子採公卿言徵海內吏業之最聞者入補侍御之職吾靈壽令當湖陸公被璽書入朝邑人士不克留共勒石鏤狀而亭之五父衢庶一舉目而若睹公而後其思稍慰焉靈邑介在瘠陋災祲頻仍歲在己巳夏旱麥不登秋旱霜殺禾民間終歲勤動不獲粲升斗相與剝樹刈草而食[illegible][illegible]窮死者相屬公為疾首蹙額以旁求於野亟繪災民之狀告救於郡二千石及中丞以下鄰邑傳誦其牘者多至痛哭焉所請格於上不憚再三卒守初議　天子俞所請下全蠲歲租之詔發帑金為賑於是公遍歷山谷旅宿不歸者閱月按邑之被災者為三等第為部署而均之遠近帖服無復怨咨復為飭諭訟省文書備姦宄息盜賊招流亡大約倣古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概靈邑[illegible][illegible]萬垂死之飢民一一從公恩勤瘁閔中特與以更生再造也他如興學課農減丁緩賦省刑恤孤繩姦飭胥葺律整廢公聽斷罷追呼自昔書史所載仁心質行之君子所以推誠御物者公且博採而

兼收之蓋公賦仁智之性傳聖賢之學規畫措注一出於經術之正故能專劇肩難略不以利害奪其志也公之赴召也在庚午五月開新穀未登公所講荒政未及竟民之依公者方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木欲倣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聞而詠之父老解事者父老曰朝廷咨於九卿謀之宰相徵海內循良儻得如公者四人吾儕寧得遮留之公之入爲臺諫言官也言行道亦行也　聖天子必不以一邑之啼號而故漢視乎四海且吾邑之所未竟者公必有以處此矣

以是徘徊不能已共疏遺愛於碑且徐圖肖貌奉祠以垂于百世之祀爲公名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力學著書傳道統之正登庚戌進士兩舉廉在靈壽日家人紡績以佐薪水其去也實不能具行李云

三魚堂外集目錄

第一卷

奏疏　議　條陳

畿輔民情疏

論奪情疏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編審人丁議

請豁免舊欠議

捐納保舉議

復議捐納保舉

時務條陳六款

第二卷

表　策

擬　上臨雍釋奠禮成　駕幸彝倫堂　命祭酒司業等講周易乾卦尚書堯典仍敕諭師儒勸儕學業羣臣謝表

治法

理氣

刑禮
明史
綏輯
保泰
察吏
治法
養士
治河
殿試策

第三卷

策

交泰
經筵
修省
治法
謀斷
銓政
察吏安民
漕運
風俗

第四卷

策

郊祀
經學
道統
策學
弭盜

東南水利
賈董優劣
雲臺二十八將
馬援
姚崇十事
劉晏五事

第五卷

申請 公移

運軍行月糧詳文

辭平山署印文
申平山縣典史文
派灰車詳文
請免灰車詳文
復請免役詳文
稿審詳文
覆駁稿審詳文
請題減稅詳文
請除派辦井陘道執事詳文

監生捐納米穀借貸窮民詳文
申直隸學院文 二角
季考示
墾荒示
禁賭博示 二條
禁打降示
息訟示
禁圖賴人命示
禁重利示

懸賞購盜示
禁違禁取利示
鄉約保甲示
申禁差人示
禁革冗牙示
禁演戲示
行查示
禁止夜行示
勸諭監犯示

第六卷
詩
乙卯候選北上途中偶吟
途中遇雨
清水潭紀事
有儀軒歌
壽倪母仲孺人七十
祝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壽
田家行

溥光篇贈靈邑貢士馬子騰兼示諸生二十
二韻
贈安平令陳子萬兼訪中州名集十四韻
贈阜平令潘价緋親炙靈邑十四韻
穎川行贈同寅景翁弁壽
贈陳安平子萬弁壽
表寶母闕
壽叔祖話山翁七十
贈崔平山

梁溪詠題潘貞女奔喪記
孤松吟送井陘道梅崖李公解任還都
箕山
光武臺
寄山西范進士彪西
送施湖叔南歸
讀宋布衣傳
贈宗冀州意園弁壽
贈潘子遠亭尊人壽
贈曹翁臻萊七十
贈張長史庶常
贈某十四韻
贈姚亘山
贈周叔寧尊慈陳太孺人七十壽
題靈邑南寨村佛寺二絕
讀張文潛江上詩因嘲
門人嘉定侯銓編
先生居敬窮理好學力行闇然自修不尚文

采雖晚年道明德立終不敢著書以自表見若詩古文詞尤不屑為也故每以世之濫刻文集者為戒以為司馬之齊相如之俳猶見譏於有道況下此者乎故易簀時篋中並無遺稿然考其一生著述散軼人間者於文章諸體已無不備先生雖無自攜必傳之意但其中長篇累牘片紙隻詞凡出於先生之筆者皆所以闡明學術陶淑人心維持世道之文而絕非無用之空言則又不可不亟為表

章而聽其或存或亡也君徵故與二三同志旁搜廣羅彙成是編練水侯子大年暨訪朱子昌黎文集分類而前後之琴川及門蕭氏漢翼漢廷伯仲復加審定出帑付梓遂得告成以垂不朽吁是豈可與風雲月露之章同類而識之哉康熙辛巳季春姪君徵謹跋

三魚堂外集目錄終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門人吳縣席永恂　太倉王前席　校

奏疏　議　條陳

畿輔民情疏

題爲敬陳畿輔民情仰祈聖鑒事臣本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臺班倘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
仰佐　聖治之萬一顧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之民情敢先爲　皇上陳之畿輔從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載狀幸數年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雖盛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

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歉薄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欽遵出示遵行後因部議分別被

災州縣中有不被災地畝不准概蠲有妨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然距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債之迫索昏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矜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爲　皇上陳之伏祈　睿鑒施行

論奪情疏

題爲孝道爲萬事之本奪情非治世所宜仰祈　聖斷以維綱常事臣辦事衙門隨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面問與議諸臣皆會議之時皆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

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

鮮矣名敎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
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傚不復
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無容議可
也臣不知九卿作何聲奏理應靜聽　皇上之定奪
但恐衆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敎綱常起見少効
芻蕘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伏祈　睿斷施行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題爲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淸仕途以安
民生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著疏請停捐納保

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　旨九卿詹事
科道會議具　奏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
用之例不可開也敢爲　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
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
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
防弊爲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荳准保
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　皇上立
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淸廉故督撫保
舉必有淸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

淸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
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
尚未疏通故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
因運送草荳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爲
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
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
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
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　皇上採擇
抑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

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淸廉
乎非淸廉乎抑或在淸濁之閒未可驟舉驟劾乎夫
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砥礪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
於汚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
如矣臣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
擬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
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
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薦者仰行開缺聽其休致
庶吏治可淸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緣係條陳事理

字稍逾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施行

編審人丁議

協理浙江道事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陸隴其仰遵
上諭謹議得直隸地方今歲當編審人丁之時宜
痛除積弊以甦民困查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為九
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以家
之貧富為丁銀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開除此
成法也無如有司未必皆能留心稽查惟憑舊冊為
成案或聽甲長戶頭之開報故有豪強隱匿而無立

錐之民不免於當差此弊之在不均者一又相沿舊
習每遇一審有司務博戶口加增之名不顧民之疾
痛必求溢於前額故應刪者不刪不應增者而增甚
則人已亡而不肯開除子初生而責其登籍溝中之
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檄始而包
賠既而逃亡勢所必然是故一審一溢戶口日加而
民困日甚此弊之求在溢額者一 請飭該撫令各州
縣編審務求均平應開除者即行開除勿得苦累窮
民其有荒瘠州縣開除之丁多而新收之丁少不免
稍有缺額者當據實詳明聽憑部奪亦不得濫將貧
獨無告之民充數及將死亡逃絕責令里甲包賠庶
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刻啄而逃亡可息亦感召和氣
之一端也臣隴其謹議

請蠲免舊欠議

遵議得直隸地方有康熙十八年下半年及二十
九年上半年未完錢糧原因十八年遭遇奇荒其
已經題報者業奉 上諭盡行蠲免其被災而或稍
有升合之獲有司未經冊報及查勘之後始行續報

者部議不准概免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及至
秋收雖號稍稔然所入亦有限當大荒之後私債之
追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視俯育仍憂
不足又責其兼完新舊之糧實所難堪故臣於上年
十月間具有敬陳畿輔民情一疏題請豁免未蒙部
允近見直撫郭世隆題稱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內
三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府一處而各處之民情
可知又見直撫題稱無極縣知縣范承嘉將新舊錢
糧並徵以致百姓不堪則因無極一縣而各縣之催

科可知失職輔者天下之根本畿輔之民不可使稍有失所當二十八年大荒之後目今又雨澤愆期二麥難望新舊並徵實非民力所能勝且此項錢糧自上年秋收開徵之後至今已經半年苟力可完者必無不完至今而未完者皆係真正窮民雖日事敲扑終難上納是無益於國課而徒苦於小民臣以為此所當急議豁免者也

捐納保舉議

謹議得天下之根本在民生民生之休戚在縣令故

縣令一官關係非輕未有縣令貪污而百姓不困窮者也近因有捐納一途縣令之中遂不免賢愚錯雜幸　皇上洞見其弊特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復因軍需孔亟并保舉之法而亦捐納焉則賢否全無可憑矣業經臣同衙門御史陳菁條請停止現奉部議然尚有未盡者敢再陳之夫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可以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如以為清廉則當即保舉矣如以為非清廉則當即叅劾矣即或有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者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不惟貽害小民亦且上干天和故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　敕部查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使吏治可清而選途亦可稍疏此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

復議捐納保舉

謹議得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有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併此一綫而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汙之輩或自有督撫之糾叅而其僥倖免於糾叅者遂得與正途一體陞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至次年三月而後停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即無有不一體陞轉者矣澄敍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臣請速

停保舉捐納之議似亦難無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限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因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撈其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其榮多矣何謂刻也即云設立限期或反生其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則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

一賢明之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保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龐雜而吏治能清者似亦難無容議者也

時務條陳六款

直隷真定府靈壽縣為諮訪利弊以資政事以安民生事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隷都察院于憲票前事內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隷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一年陞任江寧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　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陛辭復承　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為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舉行上副　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闊耳目不能周徧合行諮訪為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即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其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為故套剿襲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憚而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

誦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虛懷至誠不遺葑菲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痌瘝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　君如憲臺可為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講也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扑急踰

是火矣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宛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累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覩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為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之際國用浩繁固無可如何今四方寧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

戶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剩之銀若干以上年所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力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扑可省一轉移之間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之天下與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累千百頃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過雨方可耕種稍旱即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司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挑籌而追比時刻不可稍遲所墾之地已枯為石田蕩為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參罰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為畏途寧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費驗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竊謂此等

荒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即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本　旨始准豁除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然不躊躇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

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於南方不同然
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
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
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
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
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
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
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
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

九空正供錢糧尚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
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詘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
水旱職竊思屢年以來　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
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
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
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
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
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彚成畿輔水利一書
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詘以次分年舉行

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
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
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
一策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
所以爲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
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豪之邑猶可
鼓舞勸捐若山僻疲罷如靈壽者既無富商大賈厚
藏之家比戶皆鳩形鵠面雖懸獎勵之典以勸之其

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
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
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
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積穀
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即准報充不必起解
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
本地方積穀者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僻之邑皆
可有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
矣即就捐輸言之徒令一二有司嘵嘵勸諭所得有

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爲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
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 旨酌定旌奬之例使紳衿
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聚自多至於在倉之
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報平
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
者之肘則鳩鵠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
一存留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
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
用其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

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
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款
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
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
頒 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尚有應復而
未復者敢爲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
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
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
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
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
伙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
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舖戶派之里下
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
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 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
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
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
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
不能不資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

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
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
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
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
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
能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
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
分爲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

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
富加於其舊也亦强以煢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
成偶增戶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即有
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煢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
出銀一錢已不堪矣況已逃已絕而猶不得除乎職
竊觀直隸各州縣現在之丁已不爲不庶但求無缺
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
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爲補
缺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即以

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膚
而甲長戶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
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量准豁免倘或慮不肖
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已橐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
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即寬一分在窮
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
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
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
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爲國家固根本培元氣
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惟憲
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
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冊
籍些毫絲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
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
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
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
貴清靜而民自足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實

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
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
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土豪衙蠹之當
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
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也今之
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爲此備由開冊具
申伏乞照詳施行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終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表　策

擬　上臨雍釋奠禮成　駕幸彝倫堂　命祭酒司業坐講周易乾卦尚書堯典仍　勅諭師儒勸飭學業羣臣謝表會墨

伏以聖帝右文四海爛星雲之色盛上崇學百代開禮樂之光闡精義於羲文爰紹千年之遺緒繹微言於謨典一空近代之膚詞淵海成均群生寰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王圖治必以尊儒

重道爲先國家化民尤以勸學崇儒爲務故米廩瞽宗之制創自虞夏以前而陳書訪範之儀屢見殷周之世使庠序不設雖勳華難以登庸而墳典不覩即湯武無以成理自嬴灰起而法律爲師至漢最興而詩書安事所急在兵刑錢穀而學較止爲美觀所感在上本神仙而師儒目爲迂闊旣鉅典之罕重遂大義之湮淪施孟梁丘分總羲畫之內夏侯張霸競爭孔壁之中馬鄭爲注疏之宗僅傳章句於末學濂洛定性命之準徒標奧義於諸儒雖太牢之祀曾舉於西京然非有崇文法古之思則雖帛止成故事即白虎之辯盛傳於東漢然非有尊聞行知之實則討論亦歸繁文唐宋皆設講筵孰可紹百王之心法元明俱設學制僅爲援四代之遺規未有肇舉隆儀修文因以修實聿興大典師古因以勵今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敦敏性成徇齊天縱神聖文武之德遠邁乎昔王寬仁恭儉之休默符於往帝聲教衍流沙之地咸推有道聖人車書通蟠木之鄉人誦太平天子顧念太學爲風俗之本不臨以九重之赫

濯懼其褻而不尊先師乃道德之宗不加以一人之尊嚴懼其習而忘重遂與臨雍之典因行釋奠之儀鳳輦朝馳瑞氣偕光[illegible][illegible]　集雞人曉唱祥光共燿火同輝猶謂奉玉帛而告虔孰若遺編之親炙對俎豆而生敬何如大訓之聿宣爰命祭酒司業諸臣敬陳周易尚書之要道陰陽者莫若易毋徒貴象數之雜陳述政事者無如書勿徒爲讖緯之並進惟乾畫居六十四卦之首元亨利貞無一義之不關主德堯典爲五十八篇之祖欽明文思無一字之罔裨君心執

簡而前聽然於吉凶悔吝之故正色以講昭然於治亂得失之原羣情方踊躍而呼曰稽古之學莫盛於斯 聖主猶焦勞之念日日新之功豈容有閒 予一人深宮考道罔當粲良玉未琢之發端師儒學舍潛脩何可貽寶鑑失磨之誚其務勤脩夫學業用以共佐夫昇平臣等德愧顏曾才慚游夏誦伊川涵養薰陶之句敢吝敷陳讀紫陽正心誠意之言恆懷嚮往幸遇盛時不辜相如封禪欣逢治世得歌班固辟雍伏願法自強之義成協和之休以上聖為必可幾

功勿間於寒暑以至治為必可及念勿渝於始終聚天下之精神於禮絲樂綸之中而無取乎雕龍吐鳳致一代之教化於仁漸義摩之內而弗尚乎月露風雲將見徧戴日戴斗之區而共輝普耀擬卜年卜世之隆而神器常安矣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治法 鄉墨

古之聖王所以能滌煩祛弊而躋一世於仁壽者必有畫一之規以齊天下之耳目必有寬大之意以繫天下之人心惟其寬大之意足以繫天下之人心然後其畫一之規足以齊天下之耳目從古立法未有不順乎人情本乎忠厚而能俾民寡過垂之永久者也苟立法者徒求畫一之規而不本乎寬大之意其始也不度天下之情而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其繼也法不足以繩天下而天下反借法以生弊於是上之人不能不變法以維其後是故法益紛而治益雜然則欲定一代之治法者與其屢變於法之後不若詳審於法之先與其專恃乎法而法反未必行不若

不盡恃乎法而法自無不行周漢唐所以稱盛於前而良法美意非後世所及者由此道焉耳今 皇上恭己勵精承 祖宗之業而光大之思所以立法而躋一世於仁壽者生以為其道無他亦惟以寬大之意定畫一之規而已所謂寬大之意者非有寬而無猛之謂也非有緩而無急之謂也未嘗無文告而文告之所及必行乎人情之所樂而無行乎人情之所苦未嘗無禁令而禁令之所加必為人情所易行而無為人情所難行未嘗無刑威而刑威之所至必使

天下舉以為當然而不使天下以為可不然故有時
寬以行之而不失為寬大有時猛以行之而亦不失
為寬大有時緩以行之而不失為寬大有時急以行
之而亦不失為寬大夫我之所行既有以順天下之
情則天下之人自無不從於我天下之人既無不從
於我則我不必更有以防天下之人如是則可行之
一二人者亦可行之千萬人可行之一時者亦可行
之萬世不必有更張之迹而自成畫一之規以之滌
煩而煩無不滌以之祛弊而弊無不祛以之敎化天

下而一世躋於仁以之休養天下而一世躋於壽
皇上所以覲光揚烈與民休息而成一代之治法為
繼體守成之極者其道誠無踰此矣雖然欲行寬大
之法又必本於　皇上寬大之心心存於愛養斯民
而法之寬猛自得其宜心存於永綏斯民而法之緩
急自得其當以一心之寬大者為體以立法之寬大
者為用將見法即成康之法治即成康之治而刑措
之風再見今日矣何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足云哉

理氣

天下一氣而已天下之氣一理而已氣不能離理而
理亦不能離氣天得之而為天者人得之而為心古
今聖賢之所發明者不越此理氣不越此理氣之在
天地與理氣之在人心者已耳但其言有就理氣之
渾淪言之者有就理氣之散殊言之者有就天地而
言其渾淪散殊者有就人心而言其渾淪散殊者此
源流分合所以若不知一而實無不一也愚生雖不
敢自負於盡人達天之學然源流分合之際亦嘗竊
聞之矣請因執事之問而條晰之其事所引易之繼

善正蒙之太虛程子所謂形體主宰性情邵子所謂
道為太極此就天地而言其理氣者也其於穆不已
而循之不見其端者天地之理氣之渾淪其萬物各
得而藉之莫窮其際者天地之理氣之散殊雖其名
遍變而其所指未嘗變易之言固無異於程子之言
程子之言又無異於邵子之言也執事所引子思之
言未發孔孟之言心張子所謂合虛與氣合性與知
覺邵子所謂心為太極此就人心而言其理氣者也
其無思無為而卷之退藏於密者人心之理氣之渾

淪其隨感隨應而放之則彌六合者人心之理氣之散殊雖其言互殊而其所指未嘗殊子思之言固卽孔孟之言而張子邵子之言又卽子思之言也是故以其在天在人者言之則在天者爲源在人者爲流以在天在人之渾淪散殊者言之則天與人又各自有源流言天言人雖分而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未嘗不合也言渾淪言散殊雖分而渾淪者卽在散殊之中散殊者不出渾淪之外又未嘗不合也天人之原性命之蘊可一言貫之矣然而學者所貴

乎根極性命者非徒欲闡性命之說也貴實得乎性命之理則執事所謂存心以盡性達天者其功又可得而詳之蓋心之或出或入而不存者其病非一端故聖賢所以制其出入使之有存而無不存者其功亦非一事心之不存者以其僞而不誠故周子予之以誠心之不存者以其肆而不敬故程子予之以敬心之不存者以其私而不公昧而不明故張子本之於無忝[illegible][illegible]朱子本之以格物致知凡此者皆所以存其心而不可或闕皆所以存其心以達天盡性而不可偏用者也學者誠有得於此而操存不倦以古人各指其一端言之者合而致之我心則於盡人達天之學亦庶幾矣至於鼓舞引掖使天下人人以濂洛關閩爲己任而性命之理昭徹宇內則在　朝廷之敦崇正學以爲天下先乎

刑禮

帝王所以化導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性者惟中所以範圍天下而使之不戾於中者惟禮所以整齊天下而使之不違於禮者惟刑故禮也者所以納民於中

者也刑也者所以納民於禮者也禮者天下之大範刑者天下之大防可相有而不可或無也但禮禁未然之前刑禁已然之後禁於已然者人皆見其效而以爲不可廢禁於未然者人或不見其效而以爲有可緩於是禮輕而刑重自禮輕而刑重而爲治者徒思所以整齊乎天下而不知所以範圍於天下徒思以整齊天下者禁民於已然而不知以範圍天下者禁民於未然欲民之協於中也難矣然則求帝王之治者無他亦惟灼然於刑禮之辨而不淆於異論而

已今　國家制作盡善秩然有等而又勒成律例為一代之令其於刑禮之用亦既兼施而罔偏已愚生復何所指陳其間但恐　朝廷雖知刑禮之相輔而天下之為異論者不能不以禮後刑　朝廷雖知刑禮之同原而天下之為異論者不能不以刑絀禮異論出而取舍淆取舍淆而治術偏矣則所謂刑不可一日弛禮必百年後興者請得為執事析之夫禮者不可斯須去者也君臣之間斯須而無禮則凌悖之端生父子之間斯須而無禮則孝慈之恩薄故禮之

漸漬於肌膚者固必待於百年而禮之範圍於日用者則不可或缺於一日今以一日不可缺之禮而誤以為百年待興之禮禮果若是其可緩乎生願　國家斷然以刑禮為相輔而勿誤聽於百年後興之說則民之協於中者庶有日矣抑所謂三代文質異賞罰先後不同者又請得為執事析之夫三代之各異者文質三代之不異者禮也三代之先後不同者賞罰三代之無不同者禮也故禮行於尚文之世而服物可以生恭敬禮行於尚質之世而儉素可以養誠慤禮行於先賞後罰之代而旌別之節無非以別尊卑禮行於先罰後賞之朝而郊遂之移亦可以教祇德今以其文質賞罰之殊而謂其禮之殊禮果若是殊乎生願　國家斷然以刑禮為同原而無誤聽於三代文質賞罰之說則民之協於中也又有日矣此則所謂審取舍之術而化導天下之至要也若夫刑之或當輕而或當重禮之或當損而或當益刑禮之或當互有輕重互有損益是在　廟堂之上斟酌於古今之勢風會之變而出之以不忍行之以恭敬以求合於天秩天討而已

明史

為一代之史者必先明致治之大原而後備觀其行事之是非不觀其行事之是非則一代盛衰興替之故不彰而無以垂鑒於後不明其致治之大原則一代創業守成之模不具而無以為法於今故觀兩漢之史者必先觀高光之所以創業文景之所以守成而後武宣以下桓靈以上之是非可得而備論也觀唐宋之史者必先觀貞觀建隆之所以創業開元慶

曆之所以守成而後永徽以後熙豐以還之是非可得而備陳也蓋一時行事雖其盛衰興替所係而至於一代所以凝承天命永綿曆服者則尤視乎創業守成之際有以維持而培植之故帝王考監前代以為法戒雖一事之微亦不敢忽而所尤重者創業守成之大原也今　國家纂修明史以備千古法戒生請先舉夫洪永之所以貽謀宣孝之所以紹前烈而後備論其一代之是非焉夫洪永之所以貽謀者不在法令之嚴密而在乎政體之寬大不在國勢之富

強而在乎教化之肫篤宣孝之所以紹烈者不在乎紛更祖宗之制而在乎謹守祖宗之舊不在有以振攝天下之人心而在有以維持天下之風俗是故輕徭薄賦而國愈富恤獄緩刑而民愈服安常守故而綱紀愈肅天下相漸以忠厚廉恥之風而相洽於深仁厚澤之內此固當為法於千古而上繼三代之治者也至於金川之事無異建成元吉之事君子不以貞觀之治而輕恕於太宗則亦不能以永樂之治而曲諱於成祖雖瑕瑜不掩可也曹石之事無異五王

之事然五王以行權而再造夫唐室曹石以行權而啟釁於明時雖謂之無功有過可也以興獻為異於濮園可也而入廟稱宗則已過以國本而阻其並封可也而諂侵宮禁則已評三案之興主之者未必皆小人而不覺其為小人所附會東林之起主之者實皆為君子而其始也不免以君子而過激其繼也不免以非君子而妄入此亦紀綱之壞風俗之衰勢激使然而非盡諸臣一時一日之咎也夫紀綱與議論相為盛衰者也紀綱盛則議論衰議論盛則紀綱衰

其始以議論而維紀綱其繼且以紀綱之屈而無所庸其議論得失之故亦可槩矣若夫二正之宜亡而不亡者輔理之得人也神熹之宜覆而不覆者祖宗之德澤尚未絕也末季之正氣衰靡者追其本則由於講學而考其弊亦由於正學日衰人心日溺洙泗濂洛之說不信於天下而浮文以誇於世者多也生之所論一代之是非者如此至於致治之大原可以上佐　宸聰下濟蒼生為今日所當效法者則於洪永宣孝之貽謀紹烈加之意可也

綏輯

國家安初附之人與安久附之人異安初附之人而其衆止於千百與安初附之人而其衆至於億萬又異何則久附之人止在有以存其居而初附之人則在有以謀其生初附之人而止於千百可聚可散而安之也易初附之人而至於億萬散之有不易散之勢聚之有不可聚之憂而其安之也難夫所附之人既衆則安之之法不當執一術惟善用其安之術而不致以我之安之者反生彼之不安亦不至以彼之

安者使其土著之不安斯則綏輯之要也今 皇上聲教誕敷而吳越閩廣之向化者數十萬執事兢兢焉思所以綏輯之術生謂綏輯之者無他亦惟度其人量其地審其勢而無務爲一切之法而已則聚而爲兵之說可用也但聚之則當度其人之精銳與老弱而以其精銳資干城之用勿以其老弱滋冗兵之累且滅綠旗之冗耗者補以投誠之精銳者有增兵之利而無益餉之累斯兩得之道矣抑散而爲農之說可用也但散之則當量其地之邊與腹而處之腹地之閒曠如荊襄川陝之城勿處之沿海之邊地如閩廣兩浙之境使之知耕屯之可樂勿復知有風帆之故習斯永安之術矣抑令歸原籍之議可用也但歸其有可歸者勿歸其無可歸者使生於閩者歸閩然有生閩而閩無可歸者勿强之使閩生於粵者歸粵然有生粵而粵無可歸者勿强之使粵斯善全之策矣夫如是則可兵而兵可農而農可聚而聚可散而散在彼之求安者不一其情在我之安之者亦不一其術在我既無强而安之之擾在彼自無不安其

所之念上則不以冗食者病國下復不以騷擾者病民生故曰度其人量其地審其勢而無務爲一切之法也不然而區區焉挾一術以處之使之爲兵則願爲兵者安矣而不願爲兵者不且以行伍爲困乎使之爲農則樂於爲農者安矣而不樂於爲農者不且以耒耜爲苦乎使之歸籍則有可歸者歸矣而無可歸者不且以桑梓爲累乎以云强置則可矣豈所語於柔遠之石畫也哉

保泰 會闈

自古明良相與未有不各盡其心而能成泰交之盛者也故在上者必有鼓舞之實而不徒恃乎下之精白在下者必有精白之心而不徒恃乎上之鼓舞夫誠盡乎鼓舞之實則雖中人且知自勵矣況其本能精白者乎誠盡乎精白之心則雖中主且必感動矣況其本能鼓舞者乎使上之人不知有鼓舞之實而徒欲以精白望之下下之人不知有精白之心而徒欲以鼓舞望之上其始也上與下有相諉之念其既也上與下有相伺之心而欲以保泰也難矣故唐虞

三代之盛也吾不徒曰唐虞三代之君爲之亦不徒曰唐虞三代之臣爲之漢唐宋之盛也吾不徒曰漢唐宋之君爲之亦不徒曰漢唐宋之臣爲之蓋其君臣能各盡其心焉耳今我　皇上孜孜圖治日與諸臣講求治理可謂有鼓舞之實矣在廷諸臣啓沃獻替定大議決大疑可謂有精白之心矣繇生以爲鼓舞之道無窮精白之心亦無盡則所以保泰而成一德一心之治者誠不可不求其道也夫上之御下其道不一而莫貴乎誠下之事上其道不一而亦莫貴

乎誠向者治化初基積習難盡上不能無綜核之心下不能無顧忌之念故內外臣工推諉之意嘗多而擔荷之力嘗少身家之慮嘗重而忠愛之情嘗淺今
皇上坦然一出於寬大在廷莫不感激思奮矣生以爲保泰之道無他亦惟　皇上即此寬大之心而廣之與天下相維於名法之中不若與天下相漸於禮義之內也與天下相習於猜疑刻急之風不若與天下相安於坦易含弘之化也雖寬嚴繁簡隨事不同而要無一日不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其下則上之

待下誠矣抑惟諸臣即此感激之意而純之以堯舜吾君自矢而勿徒思避乎文法以匹夫不獲爲恥而勿徒思保其祿位雖將順匡弼隨事不同而要無一日不以靖共匪懈之志事其上則下之事上誠矣下之事上誠而上不感其精白者未之有也上之待下誠而下不感其鼓舞者未之有也上之鼓舞足以感乎下下之精白足以感乎上是即古都俞吁咈拜稽颺言之盛也是即古之陳治安而進十思十漸三劄五規之風也而猶患堂陛之或隔交孚之無具歟故

曰泰交之道在各盡其心而矣

察吏

今之言安民者無不知其本在察吏矣顧不得察吏之人則吏不可得而察也不善乎察吏之法則察吏之人亦不得盡其察吏之能也察吏之人則督撫是矣察吏之法則考成之條是矣以察吏責督撫而督撫所守者考成之法也考成之法嚴則督撫不得不嚴矣考成之法寬則督撫不得不寬矣考成之法寬而寬之中有嚴則督撫亦可嚴以濟寬矣考成之法

嚴而嚴之中有寬則督撫亦可寬以濟嚴矣故督撫不得其人固足以病考成而考成之法未極其善亦足以困督撫而使不得展其能然則今日為察吏計督撫固不可不擇而考成之法亦不可不稍為變通也欲擇督撫則在嚴之廷推之時而勿徒拘其資格澄之甄別之時而勿徒循其故事使為督撫者皆公正而不私則貪鄙可以盡糾賢能可以崇獎預征雜派可以盡禁察吏之實在是矣然督撫能察吏而不能違考成之法以察吏考成之法向惟重乎錢穀盜

案今則兼重乎興廉夫使天下皆廉吏則自能撫字以厚民生而錢糧可以無缺敷教以善民俗而盜案可以永清故興獎廉吏即所以為錢糧盜案計法誠善也然廉吏雖有益於錢糧盜案而不能必其目前無絲毫之欠與夫一夫之未獲督撫雖心知其賢而有違乎考成之條則不惟不敢舉而參罰且隨之天下見廉者之不盡舉而不免乎參罰則不知廉之足重是以舉廉之令雖下而吏不加勸竊以為考成之法當權其輕重以為寬嚴於至嚴之中不妨稍有所

寬使廉吏有以自見而為督撫者亦可以伸其舉廉之意今夫錢糧盜案固不可不重然其絲毫之欠與夫一夫之未獲不足為錢糧盜案病而其人卓然有守可以風勵天下則宜令督撫破格奬薦不為文法所拘天下見吏之廉雖有小疵猶為上之所拔則自踊躍於廉相與勉為賢能而恥為貪墨民風日淳民生日厚錢糧自清盜案自靖既無穀賤傷農之患亦無縱盜諱盜之獘其與夫拘牽文法使廉吏困阨而上下交病者果孰得而孰失也誠欲賓興吏治以仰

副　皇上獎廉之至意道無踰此矣

治法

治天下不可無畫一之法以垂之久遠也然欲垂之極其遠必先講之極其精講之之道亦折衷於人心之所安而已蓋天下之大百世之遠其事變紛紜不可以預度而人心之所安者則一也得其心之所安故定之　朝廷而天下莫敢易定之一日而百世莫敢易非天下後世不能易其法也不能易其心之所安者已耳周禮一書為古今治平之準而漢唐之法

或大綱正而萬目未盡舉或萬目舉而大綱未盡正是豈漢唐之法獨遜乎周哉周之所定合乎人心之所安而漢唐之所定未合乎人心之所安也我國家本以浮簡致治而邇來條例日增上未知所守下未知所從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則倣會典舊例勒為全書以昭一代之制誠今日急務矣然生以為非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則今之所謂畫一者未必非即異日變更之端而求其簡要者適滋其繁叢也夫欲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則其心必至公公則能盡合好惡之正而不徇乎己私其心必至虛虛則能博訪利病之源而不執乎成見其心必至愼愼則能曲當乎事理而不忽其細微是惟　皇上以至公至虛至仁至愼之心總持於上而大小羣工各靖其心以佐議於下然後合古今之制而參之酌新舊之例而定之視前代法之善者何在則從而法其善其弊者何在則從而革其弊舊例可從則不妨舍新而從舊新例苟善則不妨置舊而從新寬嚴必得其中也緩急必揆其當也詳略必審其宜也見其利也

而興之而興利者或即為害之所伏則無徒徇乎目前之利見其弊也而去之而去弊者或又為弊之所生則無徒徇乎去弊之名如是則其所因者皆人心所欲因者也所革者皆人心所欲革者也行之一時而一時安焉行之萬世而萬世安焉雖與周官相表裏可矣又何患條例之日增而參差窒礙也哉雖然治天下者法也行法者人也法可以預立而人不可以預定故一明之會典也洪永以之而治啓禎以之而衰非法之有異行法之人有異耳夫欲法可世守

則在乎酌古準今欲人之能世守其法則在乎廣教化重詩書是又惟　皇上與羣工明道教倫以興起百世則法立而子孫世世守之不替矣

養士

士之氣係乎上之所養也上之養士又貴因乎其氣蓋士之氣不能有正而無偏有純而無雜惟上之人因其氣之所在而有以養之使偏者皆歸於正雜者皆歸於純此虞周所以盛也苟不知所以養之其始也任其偏且雜焉及其弊則從而盡矯之故有一時

為其偏且雜者在是則又有一時焉其偏且雜者在彼士氣愈變而愈下此戰國兩漢晉魏所以不振也虞周之養士也敎之於未用之日而策之於既用之後直寬剛簡使各協於中而止使戰國承春秋之末上尚智謀而以淩鑠王侯為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弊辱儒侵上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西京之弊崇獎高尚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恬退其氣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矯之不速及其矯之而弊又甚於前由是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於正何如養之使漸歸於正也與其矯之而愈至於雜何如養之使漸底於純也我國家初承明季之習士氣浮誇不得不稍示裁抑而士風日趨於下砥礪廉隅者百不得一而利方為圓者比比而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知復有廉恥也向以激昂為高者今且以逢迎為高矣向以虛名為尚者今且以貪鄙為尚矣生竊以為前之矯之者似乎太過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於今也養之之道

其原在學校其要在銓選而尤在　皇上之一心學校者士之所從出也學校之所重在篤行而無取乎浮文則上必以節操為尚矣銓選者士之所自集也銓選之所重在端方而無取乎奔競則士必以卑汙為恥矣而　皇上於正直忠厚之士時有以愛惜而保全之略其小過而取其大節法令所加要以抑其浮誇而止而勿過為摧折使士之方嚴者常進依阿者常退則士氣日振士風日古而禮義廉恥以勸懲維之有餘矣雖然勸懲者可以維其外未足維其內

天下之士因勸懲而丕變雖能自納於禮義廉恥之中而未必其心之所安也則養之以勸懲又不若養之以教化乎誠端極於上而又務崇正學以風示天下使士知中正之道不可一日而離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勉爲正直而恥爲苟容則雖虞周之化無以加茲矣

治河

自河淮之合也而治淮即所以治河治淮以治河者惟在淮之能制河而已蓋淮自桐柏而東至清口而

與河合淮之勢足以敵黃合流而東自可以無虞苟淮弱不足敵黃則清口必淤淮不能東出而且潰而南矣即清口未淤而淮退則黃進淮愈退則黃愈進黃淮合而倒灌於高寶之閒則淮揚一帶民罔寧居而運道遂由之而梗固其所也然淮之勢有強弱者非盡水勢之自然而人事有以致之蓋淮自清口以下則欲其易洩而在清口以上則又不欲其旁洩淮流盡出於清口其勢所以強也旁洩於清口以上其勢所以弱也故前代於鳳泗閒多築閘壩凡以遏

淮之流使俱出於清口耳自鳳泗之閘壩不修而淮流分矣淮流分則清口之勢微而淮弱不足敵黃固其所也今欲使黃淮之順其道則莫若使淮足敵黃欲淮之敵黃則莫若使其上流之不洩欲淮上流之不洩則莫若修鳳泗之閘壩鳳泗之閘壩修則清口之流盛矣清口之流盛則黃淮之勢順矣此今日治淮以治河之要務也然海口未濬則淮雖能與河合於清口而未必能與河同入於海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潰淮潰而南河潰而北則桃宿以南高寶以北未

有寧宇也故疏濬海口之說亦今之不可不行者矣然河之潰也必由於沙淤故善治河者必以隄束水以水刷沙使河常無沙淤之患則濱河州縣自無河決之患故築歸仁隄遏睢湖諸水以入白洋河口亦今之不可不行者矣誠使河上諸臣酌其緩急擇其勢之至急者行之而以次徐及焉不必拘賈讓之三策不必泥宋禮劉大夏之成迹惟使淮治而河治河治而漕治則淮揚之民可免昏墊漕艘且安行而入黃口豈不國與民交受其利而可釋我　皇上宵旰

之憂哉然而不議其經費專其責成則民雖免於河
患而不免於治河之患是又當合漕臣與河臣總計
之委曲以措辦專任以圖功而勿輕開加派之端勿
競生推諉之途則策之善者矣夫既有治河之利而
又無治河之害則平成之績雖與神禹同稱可也豈
區區塞瓠子塞東郡者可比量也哉

殿試策 庚戌科

臣對臣聞聖王之治天下莫先於正人心人心正然
後法度可行法度行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唐虞三

代之法非有異於後世也然法立於上而治效即臻
者蓋其時上之道德隆而教化洽其感人也深而道
之也至天下之人漸摩於禮義廉恥之中者蓋已久
矣是故立法以安民則人莫不守其安民之法立法
以舉賢則人莫不守其舉賢之法立法以一文武則
人莫不守其一文武之法立法以飭吏治裕國用則
人莫不守其飭吏裕國之法此所以世運亨而治臻
於郅隆也使唐虞三代不能先正其人心則其法之
弊亦與後世等耳法寬而弊可生於寬之中者法嚴

而弊即伏於嚴之內法無定而人得因其無定者以
為姦法有定而人即因其有定者以滋弊雖有聖人
豈能善其後哉然則治天下之道從可知矣未有法
不立而能治者也未有人心不正而能行法者也是
故恃法不如恃德議法不如議教德教立則人心正
人心正則法無不行矣欽惟 皇帝陛下智勇天錫
寬仁性生重道敦倫文教誕敷於四海立綱陳紀聲
靈丕振於九圍固與堯舜並其光華與天地同其高
厚乃德雖至矣猶以為未至治雖盛矣猶以為未臻

進臣等於廷諮以安民舉賢之道一文武飭吏治通
漕運之方以臣之愚陋何敢輕言天下之得失然狂
夫之言聖人擇焉泰山不棄土壤河海不擇細流
陛下有泰山河海之量臣敢不竭其土壤細流之益
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政刑
者法之謂也所以束人之身者也又曰道之以德齊
之以禮有恥且格德禮者修於身而教於人者也所
以感人之心也束其身則人不敢犯感其心則人不
忍犯其為不犯同也而淺深難易之間不可同年語

矣先王知其然故其爲治也不在乎以法整齊天下而在乎以德化導天下不在乎使人畏吾法而在乎使人服吾教今　陛下立法更制九年於兹矣有意於安民而民至今猶未盡安有意於興賢而賢至今猶未盡興而且文武未獲實效吏治未獲澄清漕運未能以時修濬意者求於法者詳而所爲崇德教以正人心者有未至乎伏讀　制策有曰欲家給人足以成豐亨樂利之休何道而可臣觀今日安民之法不可謂不至矣逋欠之時蠲也賑恤之時聞也預禁

私派火耗常例悉禁也即今之法安今之民天下之民宜無不可安矣然患之出於上者未必盡被於下禁之立於上者未必盡行於下功令之所著郡邑違之郡邑之所行猾胥撓之上之設法以利民者無不至下之爲獘以病民者亦無不至由是觀之則天下之民非區區之法所能安也伏讀　制策有曰士風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清民生未遂臣觀今日興賢之法不可謂不至矣經術之已崇也科目之已重也頒於學宮者莫非古造士之方登於天府者莫非古

關門之制即今之法與今之賢天下之賢宜無不可興矣然賢者不必盡登登者不必盡賢禁鑽營也而鑽營因之而愈甚抑浮僞也而浮僞因之而愈生正誼明道者衆指爲迂闊寡廉鮮恥者共賞其適時上之課士者屢易其法下之奔競者亦屢易其術由是觀之則天下之賢非區區之法所能興也伏讀　制策有曰禮樂之彥韜鈐之臣兼收並重何以簡用得人臣觀今之所以責成文武者其法亦不可謂不至矣制科則兼重也事權則不相統也有督臣以總攝

之有撫提以分轄之有京察以核文吏有戎政以核武弁有不時之糾劾以震攝文武之心即今之法用今之人宜乎文皆亮采之佐武盡干城之選矣然在文吏則推諉之意嘗多擔荷之力嘗少在武弁則身家之慮嘗重宗社之計嘗輕上之求之者以實下之應之者以名由是觀之則文武之臣亦非區區之法所能用矣至於督撫守令之係於民生者漕運兩河之關於國計也皆天下至重而朝廷之設法以責之者亦已至矣然在督撫守令則以蒙蔽爲老成以黨

同爲敦厚苟可以合考成之條則朘民脅命而不惜苟可以避參罰之咎則殘民命而不顧在黃運兩河則有修之名未必有修之實有濬之名未必有濬之實一隄方成一隄復潰一水方通一水復塞由是觀之則是二者亦豈區區之法所能責其效哉夫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爲治而責恃乎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化人也易故有德不可無法有法尤不可無德有教

不可無法有法尤不可無教此萬世不易之理亦當今救時之急務也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學兢兢爲翼翼焉有勿言言則必可使天下共法也有勿動動則必可使天下共則也如此則朝廷之上四海之內莫不仰 聖德之高深不待家諭戶訓而人心已動矣於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而勿徒循其名天下之人既勤於上之德而又習於其教則自相漸以仁相摩以義相勉以忠厚而恥爲浮薄相勸以正直而恥爲邪僻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心由是立法以興利則人莫不安於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則人莫不安於上之所去行一法而有一法之利者更一法而有更法之利天下之民由是而可安天下之賢由是而可與天下之文武由是而可用以之飭吏治則督撫守令必不敢欺上以剝下以之通漕運則黃運兩河必能以時而修濬郅隆之治庶乎其可成矣此正人心

之效也使不先正夫人心而徒恃乎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刑法者日益巧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夫天下之人相遁於法也始於其心之不正亦由於其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以給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今之小吏俸微不能以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夫人方戚戚不能保其生則雖有德化豈能發其禮義廉恥之心哉宜乎法出而姦生今下

而許起也是又在　陛下倣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之有以自給而又禁其浮靡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夫旣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爲士大夫者皆充然有餘無望望不足之憂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　陛下然後德敎可行人心可正而郅隆之治可成也夫養以先之敎以繼之德以勸之法以董之四者缺一而能治未之有也　陛下誠能以是四者之言務其全勿務其偏則治道備而治化成萬世子孫長享　聖澤於勿替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策

交泰

君臣之交莫貴乎其誠誠也者積於上而孚於下者也故主用術則臣多挾私矣主用誠則臣多竭忱矣三代之時其臣非必盡性忠義不顧私不罔上者也然而有一德之美無乖忤之慮一時腹心大臣固皆竭其股肱保其勳名始終無閒而在廷諸臣上自六卿之長貳下至酒漿醯醢之職親而文昭武穆疏而殷獻宗工近而侍御僕從遠而侯衛荒要與夫髦之多士趨趨之武夫莫不盡力以從上命勤其政而恤其民何哉禹湯文武以至誠之心感之而一時諸臣亦以至誠之心應之由是言之則誠也者涵萬化之源而御臣之樞機也是終始之所以一也是尊卑之所以睽也是親疏之所以協也是遠近之所以孚也是異同之所以泯也後世人主雖不能盡其誠而參之以術而一德一心之美遂不可復覯至於一德一心之難覯乃慨然曰古今臣不相及也孰知其一

念之不誠以至此哉然則談交泰於今日舍誠其曷以耶　皇上與二三大臣同心圖治罔有間隔罔以誠開其始矣尤願以誠保其終夫大臣者與人主共休戚者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原不必其存形迹故苟有益於國家勿以專行而疑其擅苟有利於民生勿以樹恩而罪其私我弟無猜忌之心則納其嘉謨而不嫌於屈卽參以獨斷而亦不病於乖我弟秉忠信之情則尊以祿位而天下共羨其寵榮卽示以裁節而天下愈見其無閒上以一心遇其臣而臣不以一

心報其上者未之有矣至於公孤庶尹其職分不同而可以誠感則一也果待之以誠使為公孤者無掣肘之虞為庶尹者無阻隔之患其誰敢自曠厥職焉滿臣漢臣其習尚不同而可以誠感亦一也果待之以誠無以滿臣而固抑之以示公亦無以漢臣而概疑之以為薄其誰敢自分涯域焉若夫內外諸臣非所以翼輦轂卽所以備藩宣也文武諸臣非所以備顧問卽所以効干城也孰非股肱而可不以誠遇乎孰無心膂而不可以誠動乎果皆待之以誠考課之

法無閒彼此升遷之例無分異同其誰敢不共輸忱悃對揚休命焉總之御臣之道用恩可用威可用寬可用嚴可而獨不可以不誠不誠則將雜出乎權術上以術御下亦將以術應一人之術必不足以勝凡為下者之術欲望其一德一心共矢勵翼也豈不難乎唐太宗參用術者也唐德宗純用術者也參用術故以劉洎之賢而不能保其終純用術故內惑於盧杞裴延齡而不能覺外制於朱泚李懷光而不能克不誠之獘一至於此魏鄭公所以有去形迹之論陸

宣公所以有貴誠信之文也崇論閎議無踰於斯在　皇上存之勿替而已抑愚猶有進焉人主誠於待臣必先誠於愛民何則人臣受主之眷必將覩其主之所寤寐思服者以求稱其意苟徒以赤心待其臣而無惻怛為民之意則臣之求報稱者亦將惟主之欲而不暇及於民生之大計故愚願　皇上以實心為民然後以實心待臣使羣臣知　皇上於為民之外別無他欲而人臣於為民之外亦別無可以報主則將矢心勵翼共圖康濟民生安而治化成三代之

隆可計日而俟矣

經筵

從來君德之成就在乎親近君子而君子所以成就君德者在乎使其心一於敬何則親近君子則近正事聞正言而涵養薰陶之益積於平日者深是故有言必入有諫必從心一於敬則聲色之不溺貨利之不殖而清明强固之氣凜於夙夜者嚴是故言一事而萬事之理畢達言一物而萬物之理畢通此古之帝王所以自成其德而古之人臣所以致君於明聖

者由此道也使不能親君子於平日而欲責啓沃之功於一時乎時漸漬於宦官宮妾之習而一旦進以仁義道德之言其不以爲愚且誣者鮮矣卽能親君子矣而其心不主於敬則進以一事止一事焉已耳能達於所進不能達於所未進告以一物止一物焉已耳能通於所告不能通於所未告將事事而進之不勝其煩也物物而告之不勝其紛也自古君德之成者莫如成康自古人臣能輔成君德者莫如周召迄今讀召誥立政諸書其所兢兢致愼者綴衣虎賁

之職也至其所操以進君者一則曰疾敬厥德再則曰王敬作所由此觀之則君德所以成就亦可知矣今　皇上神明天縱度越古今而執事思所以啓沃之術因聖益求聖之至意也顧言啓沃而不歸其要於親君子致其本於主敬則經史典籍之言能必其陳之而悉聽乎古今因革生民休戚能必其陳之而不以爲濟乎正誼明道之說正心誠意之談能必其陳之而不以爲迂乎且夫無窮者天下之事理有盡者臣下之嘉言以有盡之言發無窮之理言之所至

幸而聽矣言之所偶不至而設者德不且因之而隳乎故竊以爲經史文籍當研究討論也然不必經筵之時始研究討論也深宮晏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研究無地不可討論古今因革民生休戚當條晰敷陳也然不必經筵之時始條晰敷陳也深宮晏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條晰無地不可敷陳正誼明道正心誠意當言也亦不必經筵之時始言也深宮晏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言道誼無地不可言誠正誠於滿漢諸臣之中擇其

老成端謹博通經史者俾其出入侍從朝夕顧問以仁義道德之言優游漸漬於旁則　聖德之成有莫覺其然而然者而其本則尤在　皇上之心一於敬敬則聲色玩好之物不足以惑此心而經史典籍自見其旨趣也敬則豐亨豫大之境不足以蕩此心而古今因革生民休戚自得其利獘也敬則權謀功利之說不足以蔽此心而正誼明道正心誠意自覺其非迂也夫然故衆君子共進於朝而不以爲黨一君子獨進於前而不以爲矯有時聞君子之言而悉覺

其旨有時未聞君子之言而已得其理此聖學之源聖德之本而職司啓沃者所當加意也不然而屑屑焉徒經筵之是恃將經筵之時暫而不經筵之時常也經筵之時端拱而陳者不過一二人而不經筵之時來聞而進者不知其幾人也經筵之人則人主所敬而疏之人而不經筵之人則人主所狎而親之人也欲望君德之成也豈不難哉

修省

天之愛人主與愛天下之人不同天之愛聖主與愛庸主又不同天下之人其所行有得失止及其一身耳至於人主則因天所生之以乂安元元者也而聖主者則尤天所篤生以寄其乂安之任者也任之者重則其望之者不得不深望之者深則其責之也不得不切故一有失焉則變異隨之矣一不警焉則怪異隨之矣是非寬於天下之人而苛於人主也非寬於庸主而苛於聖主也天若曰是人也吾何如任之而未能稱吾任也吾何如望之而未能塞吾望也爲之變怪以警懼之或者其終能稱吾任乎或者其終

能塞吾望乎由是言之天之厚愛之者將以厚責之也天之厚責之者又所以厚愛之也故爲聖主者苟遇災變必悚然而懼惕然而省務修其德而改其政以迓天休是以雖有災變而不能爲害乃者彗星地震先後疊見愚以爲其災其祥皆未可知所可知者惟　皇上之能省而已自古人主當災祲下降未嘗不頒罪己之詔未嘗不下求言之令然而天變未必盡弭天意未必盡回則今　皇上之省有益無益亦未可知所可知者惟　皇上務省之實勿務省之名

而已省之之實執事所謂崇源綜要是也崇源之道在正身綜要之道在寬賦斂緩刑罰振士氣何謂正身蓋人主之身天心所係屬也身有淑慝而天象因之故一動念必自省曰此可以對天乎一舉步必自省曰此可以對天乎一飲食一衣服一宮室必自省曰此可無咎於天乎事事不敢忘天念念不敢忘天則修省之源得矣何謂寬賦斂古之治世者必以富民為先而今也惟催科之是急再有水旱饑饉之災而民不給於藜藿此宜天心所憫也夫軍國之需固

不可闕矣豈無冗兵冗費可減以紓我民者乎豈無汙萊棄地可闢以寬我民者乎今不務講此而第蠲其逋賦逋賦者是姦胥汙吏之所侵漁而非良民之所負也蠲之適以惠姦人而何足以回天乎是故逋賦可不蠲而正賦不可不議漸減也何謂緩刑罰古之用刑者反覆戒諭其臣惟恐其濫於無辜也今也失出者有罪而失入者無咎法吏惟恐獲罪則務爲深刻所坐愈大深刻愈甚雖豪猾大憝多伏其辜豈無冤抑而自誣者乎豈無株連而可憫者乎近雖赦

詔肆赦而事涉重大仍不在赦例則是無辜者終無以自雪也無乃非上天仁愛之意乎是故罪果確當者雖輕可不赦而罪在疑似者雖重不可不赦也何謂振士氣古之爲治者必曰重士謂其能誦法詩書者也謂其能守正不渝者也謂其知天下大體者也故雖他途不妨參用而必不使並於士雖取士之法不一而必使士常重於他途今也裁其進取之數艱其銓選之途使講道論業之儒偃蹇而不得進進而不得用其氣鬱而不伸亦足以致天變是故士習

當敕而士氣不可不振也此皆修省之要也　皇上誠以實心爲之以此感民即以此敬天天下之人孰敢不革心易慮以稱我　皇上之意而共邀天眷然則敕條煩而有司之不奉行非所患也嘉謨陳而部議之不採取非所患也中外羣工不能洗心滌慮直省督撫不能洞燭幽隱非所患也何則　皇上者羣臣之準四海所視而傚也故修省之實不在有司不在部寺不在中外羣工不在直省督撫而惟在　皇上未有郁寒暑雨之咨日切於宸衷而有司敢匿其

仁慈者也未有懸鞶止輦之忱曰切於堂陛而諸臣弗體其虛衷者也未有省躬責己視民如傷之意曰篤於深宮而內而百僚外而督撫不能仰體君心者也萬一有之黜而去之可也責而儆之可也去一以勵其餘可也其何足慮之有誠如是行且災消變弭天心昭格曰是果能稱吾任也是果能塞吾望也雖謂彗星地震祥也非災也亦宜

治法

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故緩獄措刑而不厭其寬

詰姦鋤暴而不厭其嚴治具纖悉而不厭其煩獨持大體而不厭其簡以之為政則和而平以之為法則順而祥以之振風俗感人心無所施而不得其宜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卓然於萬世而莫與京也苟不審其中而徒徇於一偏方其寬也則姦宄肆行而不知嚴方其嚴也則無辜罹網而不知恤方其煩也則天下多事而吏弗能紀方其簡也則敎弛法廢而上弗知飭安在其能振風俗而感人心乎漢唐宋之所以有古治遺意者則以其寬嚴煩簡偶合於中也其所以不如三代者則以合而有未盡合也治亂之故盛衰之理一言以蔽之矣今 皇上紹承先烈思所以整齊風俗和輯人心則寬嚴煩簡之閒誠不可不加之意然愚竊謂今日為寬嚴煩簡之說者皆未得其要而徒徇一偏者也故見周禮之委曲煩重則以為宜用煩見太公之三月報政則以為宜用簡見漢高三章之約則以為宜用寬見諸葛嚴峻之治則以為宜用嚴夫周公之治周誠煩矣然其閒豈無簡者存乎太公之治齊誠簡矣然其閒豈無煩者存乎蕭

高孔明誠一以嚴而一以寬矣然寬者豈無用嚴之處嚴者豈無用寬之處乎蓋寬嚴煩簡者為治之大體因乎時者也寬嚴並用煩簡互施者為治之大要隨乎事者也故善為政者貴因時而知變又貴因事而知變苟謂時可寬而一乎寬或可嚴而一乎嚴猶未知寬嚴之變者也謂時可簡而一乎簡或可煩而一乎煩猶未知煩簡之變者也 皇上垂統方新比之於周則正成康制禮作樂之會也其道宜用詳擬之於漢則又文景與民休息之會也其道宜用寬此

今日之時則然也然以其事論之則又有不可概論者愚請得指其一二而其他可以類推焉今日之宜詳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別宜簡者莫要乎簿書文移之虛名宜寬者在錢糧之詿誤詔獄之株連宜嚴者在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貪汙尊卑上下之辨所以節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隸得與縉紳同服商賈得與公卿齊飾而法制不立其間將何所底止乎宜命禮臣酌其差等不厭精詳務為定式庶貴賤不踰而　朝廷之名器足為重於天下此以詳為貴者也簿

書文移上下所憑以為信者也然今上之施於下者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下之申於上者亦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而徒使姦豪得借以為賁而成其所欲此可不思所以省之乎宜務在必行不為虛文庶官吏得盡心於職業亦以少損姦豪之虛偽此以簡為貴者也錢糧之催徵不可寬矣然以分毫之拖欠而遭黜革以限期之稍踰而加譴謫不已甚乎詔獄之審錄有不得已矣然以一事之蔓延而累及千百以一人之有罪而瓜及親屬不已甚乎此宜以寬為貴者也吏胥之舞法亦既屢申飭矣而舞法者自若守令之貪汙亦既屢申飭矣而貪汙者自若豈非舞法貪汙者未必盡發覺發覺者未必盡加誅乎此宜以嚴為貴者也故愚嘗論之曰寬而詳者為體嚴而簡者為用此今日之中道也致治之謨無踰於此雖然猶有進焉夫寬嚴煩簡者治之迹而非治之本也治之本在　皇上之一心漢唐宋所以不如三代者非獨其政之未盡適中亦其心有未純焉是故以至仁為心而無雜乎偏私以主敬為心而

無入乎怠弛此又　皇上用寬用嚴用煩用簡之本苟無是心雖施之政事者盡得其中亦漢唐宋之治而非唐虞三代之治也豈天下之所望哉

謀斷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獨斷而能成者也亦未有不合眾議而能斷者也以斷而成其議則是非一而不患有聚訟朋比之紛以議而濟其斷則眾論諧而乃以見師濟一心之盛三代之隆其時議論不盡見於詩書然嘗由周官所云議事以制者推之則知當日建

官晝井凡　國家大典必博訪羣臣各陳得失然後
諸大臣裁斷於上不因其紛紜滋擾而厭之惟斷之
以理而不惑於似是是以政成事立而天下便之向
使止任一已之見而不參考於衆論參考於衆論而
或厭其滋擾使之顧忌而不敢盡言則利害必不能
盡晰是非必不能盡當雖聰明齊聖之君秉德迪知
之相亦豈能致天下之治如昔日之盛哉三代以下
治不古若無他或衆議紛紜而上不能決或君相多
忌而公論鬱塞是以知者不敢言言者不敢盡而政

日以乖然則議論之得失其關於時政豈淺鮮耶竊
竊觀今日議論之弊與前代異前代之弊在議論之
多今日之弊在議論之少　國家創制立法斟酌古
今羣臣章奏未嘗不下部議事稍重大未嘗不下諸
大臣會議然愚以爲議論之少者何也前代議論惟
其執偏挾私而不欲言則已苟其胸中所欲言則未
嘗有所忌諱今　朝廷雖大開言路無有忌諱而議
者未能深體上意往往跼蹐而不敢盡是以雖章奏
日上而試問引裾折檻者何人也碎首玉階者何人

也言及乘輿而　天子改容事關廊廟而宰相待罪
者何人也惟其角立門戶者則言之浮泛塞責者則
言之至於社稷之大計生民之利病則固未嘗盡陳
於上議論既少上之人雖善斷亦豈能盡晰其利害
盡燭其是非而罔或不當哉故愚以爲今日要務非
有以大破其忌諱之見而廣開議論之門不可議論
之門既廣其間雖不無蓄疑懷私雷同誘卸者雜然
並出然在上之人有以斷之耳非所患也今人皆曰
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所以不振然熙寧元佑之敗

壞者議論也慶曆嘉祐之致治者亦議論也洛蜀朔
黨之分爭者議論也韓范富歐之相濟者亦議論也
議論果何負於人國哉若夫斷之之道則愚又得而
言之矣天下事未有不講究於平日而能獨斷於臨
時者也不講究而能斷者其所謂斷亦斷其所斷而
非聖君賢相所謂斷也是以古之帝王雖聰明天亶
必親師傅必誦詩書正直之士未嘗一日離於側也
規誨之言未嘗一日絕於耳也而其大臣亦相與考
究古今洞晰事幾是以事至而不惑言入而即辨此

三代之世所以能總衆論而歸於一也今 皇上將總攬萬幾宵勤御經筵留心典墳而又選方正博聞之士日侍左右與之講道論德究晰民瘼執政大臣亦時時親近儒生考求義理虛訪利病天下之事既熟悉於中一旦臨事出其所素定者斷決於上必能使衆論歸一疑似不淆既無盈庭莫統之憂又無偏徇自用之病以此爲政何政不成以此圖事何事不立是文武再見於世而周召畢散韓范富歐復生於今也亦在君相加之意耳豈憂天下事之不可爲哉

銓政

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能即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者樂於其職而不見有陞轉之難未仕者安於在下而不覺其選授之遲上之人欲擢而用之才愈多則官益得人用之愈遲則天下之才益磨厲而有以效於上故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者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耳後世之人才非加多於三代也建官非加少於三代也然而常患其壅滯者無他鼓舞之道失焉耳今 國家選法初授者以考定先後爲序陞遷者以歷俸多寡爲序一出於至公矣乃出缺有限選途日艱宜執事總總以壅滯爲慮而欲求疏通之法爲鼓舞之道也然愚以爲今日之銓政當以鼓舞爲疏通不必以疏通爲鼓舞鼓舞之道莫若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不得越次而進以守銓法之常而英流間得超擢以

登以通銓法之變天下之士將爭自磨厲以求赴上之意而不見有壅滯之形竊以爲凡今在籍候選之人宜令所在督撫每歲各以其職業考之舉其最者一人咨送吏部使得越次而選而郡縣有司亦令督撫歲舉其最者一人使得越次而陞越次而選者一省不過歲一人既無礙於選法之常而英流之士得以及鋒而用中才者亦將勉自濯磨而不至於委靡自棄選授之期雖遠而皆有其歲可冀之望則不見

其遙陟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陟之望則不見
其難如此尚何壅滯之足慮哉此所謂於循格之中
行破格之典以鼓舞爲疏通者也今日銓政之要也
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則又有其道矣一曰入仕之途
宜清也夫今仕路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
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
固　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而不可偏廢也然其中
豈無冒濫而當核者乎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
踊躍於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一曰考課之典宜

嚴也夫不肖者安於其位則賢才不得上升宜令督
撫察所屬貪污者不時糾參而考課之時不特一二
待之擢者不得濫施即不常留任者亦必奉身寡過
[illegible]吏習民安之便而後使之久於其任一曰辟召之
[illegible]不[illegible]用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
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辟有出身
士人爲掾吏既可息姦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者亦
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日疏通銓政之道也

察吏安民

談吏治於今日欲舍錢穀刑名而講安民之術迂矣
然置安民之術而止求全乎錢穀刑名恐民不得安
而所謂錢穀刑名亦不可得而全也夫錢穀刑名者
必民安而後其效可奏未有民不安而錢穀刑名克
奏其效者也故善爲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
不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外故其始也見有民不見
有錢穀刑名其繼也民治而錢穀刑名無一之不治
此兩得之道也不善爲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
外不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故其始也見有錢穀

刑名不見有民其繼也民敝而錢穀刑名無一之不
敝此兩失之道也然則課吏之法無他亦惟以民之
安不安課其錢穀刑名而已今　國家課吏錢糧之
稽遲者有罰刑名之失出者有罰此亦欲其就安民
之中以全乎錢穀刑名非欲其舍安民而止求錢穀
刑名也乃奉行者不察止顧錢穀不問民力止顧刑
名不恤民命苟可以合考成之條則竭民膏而不惜
苟可以免降謫之科則致民枉而不悔此甚非所以
奉宣　朝廷德意而致天下於治平之域者也夫治

必隨時而變法必因弊而革向者明季之吏治弊在徇名而忘實爲吏者借安民之名而置錢穀刑名於不道究之錢穀日耗刑名日弛而民愈不得安故國家立法不得不微重在錢穀刑名重在錢穀刑名者所以求安民之實效而無溺乎安民之虛名也今日之吏治弊在徇末而忘本爲吏者以錢穀刑名之故而日困其民究之民困於錢穀而錢穀愈不可治民困於刑名而刑名愈不可治故今之立法又不得不重在安民重在安民者所以正錢穀刑名之源而

無徇乎錢穀刑名之流也則所以稽吏治能否而合於古之所謂吏者其法有二一曰於錢穀刑名之中課其安民之效夫錢穀之催徵固急矣然必催徵之有法而不至以催徵病民者方爲錢穀之最刑名之問擬固急矣然必問擬之平允而不至以問擬病民者方爲刑名之最此則就錢穀刑名爲安民者也一曰於錢穀刑名之外課其安民之效夫錢穀固不可緩而錢穀而外如勸農課桑諸務古有其制矣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刑名固不可輕而刑名而外如讀法憲老諸務古有其典矣獨不可舉而施之乎此則合錢穀刑名爲安民者也夫如是將民安而錢穀日豐是安民即所以爲錢穀而不必問擬之是急也何吏治之不可登何古治之不可復是在察吏安民者一舉而振之而已不然而役役焉所重在彼所輕在此民生敝而遺欠益繁姦宄益出非所以爲斯民計亦豈所以爲錢穀刑名計哉

漕運

漕運之法三代以前無有也以漕運而裕國秦漢以

來不得已之策耳夫以京師之重而仰給於遐方天下無事則有侵漁遲誤之弊天下有事則有咽喉中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安長治也謀國者當以三代爲常而以秦漢爲變經其變所以爲一時之利復其常所以爲萬世之計故竊嘗以爲漕運無得失也漕運之多寡即其得失漢之初漕山東粟以給中都歲不過數十萬不至其後則歲六百萬唐之初歲不過二十萬至其後則三歲七百萬宋之初亦不過數十萬其後四河所運至五百五十萬夫其所以不得不

多者何哉養兵之太多也冗員之未盡去也西北之荒田未盡墾也苟不去其所以不得不多之原而驟復於不漕自裕之法乃區區講於漕運之得失不已末乎　國家定鼎燕京仰給東南漕運最爲重務今欲驟然廢漕其勢固必不能而以爲裕國之本專在於此則非愚之所敢知也愚請先就漕論漕而徐探其本計可乎夫輪輓之所以愆期者以沿途之留滯也欲沿途之無留滯則莫若責之督撫諸臣旗弁之所以侵沒者以收納之不精詳也欲收納之精詳則

莫若責之倉場諸臣若夫海運與河漕並行此固元世已行之事然愚以爲海運不可行也元雖獲海運之利而今歲飄沒若干明歲飄沒若干數十年中民之納於鯨鯢之口者不知凡幾矣至其季世終以不於海運之效亦可睹矣以明祖之深謀遠慮豈不知海運速而河運遲海運省而河運費豈不知河海並運可以無咽喉之變然卒舍海而就河者蓋親見元世之利害而不欲以民生國計試之波濤也況今海氛雖靜餘孽未盡而可冒險以爭區區之利耶河之害漕者在牽漕拘諸水盡瀉入海也故河決之世陸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漕河病涸治之之法以漕避河不若以河避漕夫河之勢合則易潰分則自殺誠於河之南北相其地勢析其支流條分而派別之大者爲川澮小者爲溝洫則勢分而河安河安而漕安此皆就漕論今日之良策也而裕國之本則不在是焉裕國之本其必墾西北之閒田而寬東南之輪輓乎墾田之所以無成效者非墾田之難而未得其人未得其法也天下之大豈

無能罷騎兵留屯田如趙充國其人者乎豈無能大治諸陂穿渠溉田如鄧艾其人者乎豈無能就高爲堡列柵二十如韓重華其人者乎誠能重爵位以尊之一事權以委之久任使以俟之必有竭盡忠力出而稱　朝廷之旨者然後爲之清其疆理缺

風俗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爲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淳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非無澆瀉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

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降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為之釐定而頒布之而又為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磨厲其民人其有奇邪蕩泆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

不寧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為迂闊而不暇為間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古若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淳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　國家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為之所愚以

為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為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為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飲食衣服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為則無所不可富者滋淫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書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

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責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稽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頑則惟以服美為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為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

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　朝廷之賞罰亦恭嚴矣而獨於奢儉淳澆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吾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於鄉里不聞有所奬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勅有司以時訪於境内裒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淳漓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艮民知所勸而莠民知

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　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源於上公卿大臣樹儉守素奉宣德意於下寰海内外有不返澆還淳去奢從儉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懸恐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終

三魚堂外集卷之四

策

郊祀

郊祀分合之議自漢以來紛紛莫定久矣竊以爲皆執其一偏而未博觀乎古人之禮也夫不博觀古人之禮則各據所見而不能相通主乎分者以分爲是旣知有分而不知有合主乎合者以合爲是復知有合而不知有分按其說則皆有可行之理究其歸則皆有難通之失宜其歷千百年而紛紛莫定也夫古

之郊祀不專主分亦不專主合周禮所謂冬至圜丘祀天夏至方澤祀地此固主分矣然圜丘而外有孟春祈穀之舉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也有孟夏祈穀之舉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有季秋大享之舉月令所謂季秋大享帝是也一歲而祭天者四而又有因事告祭之舉如舜之類上帝武王之柴望此其間有分有合有其合者以見父母之當並祭而王者事天之心以盡有其分者以見母之不得抗乎父而王者事天之義以備此古人之禮所以盡善而無閒也

今不考其全而見其合也則以為是必不可分見其分也則以為是必不可合分合之論互峙而不定而典禮之晦也久矣故竊謂今日郊祀之禮分與合當並用不當偏循也分合並用而時勢有難行者則法古人之意而變通其迹可也古者天子出入儀衛簡省而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得以盡力於齋祭之事故一歲數出不以為煩後世海內為一皆統於上機務之繁億倍於古而又儀物滋多兵衛盛衆非可一歲而數出也夫分合既當並用而一歲又不可數出莫

若以其合者每歲舉之以其分者五歲舉之分之歲則不必舉其合合之歲則不必舉其分既可伸其父母並崇之念而又無母抗乎父之嫌既得古人分合並用之意而又無一歲數出之擾尚何有異論之難而典禮之不可定也哉然愚更有進焉蓋今日郊祀之禮宜講求者不獨一分合之議也唐長孫無忌曰三代以來無父子同配明堂者故周不以文王配天者避稷也則配享之義古有定論矣今 國家既尊 高皇帝而殷薦於南郊必尊 章皇帝而侑享

於明堂則當折衷而論定者此其一也禮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則郊之用辛古有定論矣後儒徒泥日至之文而不考用辛之義遂使對越上儀行於閉關不省之候則當折衷而論定者此又其一也既有以定其分合之議又有以盡其配享之文正其上辛之吉則郊祀之禮庶乎萬世不易而承天子民之道胥於是焉在矣

經學

六經者聖人代天地言道之書也六經未作道在天

地六經既作道在六經自堯舜以來衆聖人互相闡發至孔子而大備不幸火於秦微言大義幾於湮沒至漢與諸儒宗之於煨燼之餘得之於屋壁之中收拾殘編斷簡相與講而傳之於是言六經者以為始於漢然漢之儒多求詳於器數而闊略於義理聖人之道一綫綿之以傳而聖人之精微亦由之而湮歷唐及宋至濂洛關閩諸儒出即器數而得義理由漢儒而上遡洙泗然後聖人之旨昭若白日而六經之學於是為盛是故漢宋之學不可偏廢者也然其源

流得失不可不辨矣辨其源流猶易辨其得失則難辨漢儒之得失猶易辨宋儒之得失則難欲辨源流取兩漢儒林傳及伊洛淵源錄考亭淵源錄閱之一展卷而昭昭矣易之始於田何分爲施孟梁丘而定於王弼又定於程傳朱本義也書之始於伏生分爲歐陽大小夏侯而定於孔安國又定於蔡九峰也詩之分爲齊魯毛韓而定於鄭康成又定於考亭集傳也春秋之分爲公羊穀梁左氏而定於何休范甯杜預又定於胡文定也三禮之始於高堂生戴聖劉歆

而定於鄭康成又定於朱子之儀禮經傳通解也漢宋兩代之儒折角奪席於千有餘年之間者可歷歷數諸掌也若論其得失則必有高於諸儒之識然後可辨諸儒之惑有大於諸儒之力然後可以斷諸儒之誤卽未能大且高而不甚相遠然後能窺其堂與而見其精髓程子所謂身在堂下爲能辨堂上之是非此與徒辨其源流者難易懸殊矣然而辨漢儒猶易辨宋儒則難者漢儒之所爭者不過郊壇之分合禘祫之大小明堂世室之制皋庫雉應之位祥禫之月日律呂之上下皆有迹可尋有數可稽故雖煩而易究至於宋儒之所爭者每在於太極之動靜先天之順逆理氣之離合知行之先後其得者足以救漢儒之支離其失者遂入於佛老之虛無一字之誤認而學術由之而頓變一言之謬解而風俗由之而盡移易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者非好學深思不能辨也然愚謂此不難辨先儒固有定論矣自堯舜而後羣聖輩出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也自秦漢而後諸儒輩出集諸儒之大成者朱子也朱子之學卽孔

子之學故黃勉齋蔡西山之徒從之於前眞西山魏鶴山之徒從之於後無異詞也在元則許平仲吳草廬從之在明則薛文清胡敬齋曹月川羅整菴從之無異詞也自姚江之學興而目之爲支離指之爲影響甘且詆之爲楊墨而學者遂惑於所從然其弊也至於流俗敗壞人心陷溺天下崩潰其明效大驗亦可覩矣故愚嘗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者爲正學不宗朱子者卽非正學漢儒不云乎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

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之學者亦當絶其道勿使並進朱子之學尊而孔子之道明學者庶乎知所從矣

道統

天下之盛衰自道統之明晦始君子之欲維持世教者亦必自辨道統始唐虞三代之世其道不待辨而明者統出於一也唐虞三代而後不辨則不明者統散於下也故董子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居

今之世而不明道統之所自在上者何以爲臨民出政之本在下者何以爲立身行己之方乎今日道統之辨遡其源則本於洙泗而求其要則必宗於宋儒洙泗之學晦而道統息矣宋儒之學晦而洙泗之統[illegible][illegible]明自洪永以後迄於成弘其君相之所奉以爲[illegible]學士之所習以爲式曷嘗不宋儒是兢兢哉故其治隆俗古質絶漢唐無何異端紛出持身者流入於晉魏講學者迷溺於佛老以方正爲迂闊以傳註爲塵腐敎弛俗敗而宗社隨之生嘗推論及此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嘉隆以來諸儒也今國家方表章聖學而猶事以道統下詢且殷殷於有宋諸君子也此眞知天下之本務者矣生請因明問而極言之自宋以前非無發明洙泗之傳者也然或語焉而不詳或駁焉而不純荀卿之僻陋也楊雄之艱深也文中子之昧於進退也其不得與道統之傳固無論矣最高者莫如漢之董生唐之韓子然董知正誼明道之旨矣而不免雜於陰陽韓知道德佛老之辨矣而不免昧於性善向非周程張邵朱六子者崛起於宋室則道

統或幾乎息後之人雖欲聞洙泗之傳其孰從而辨之故夫此六子者非特有宋一代之光實千百年道統絶續之所係也若論其先後難易則周子倡之於自家異同之時而有廓清之難朱子集之於統緒未一之日而有會通之難二程張邵倡和發明於邪正未判之際則有翼戴之難是六子之統有先後而未嘗有難易也論其始終同異則周子主理而理卽數之所起邵子主數而數卽理之所寓明道寬和而寬和之中未嘗無嚴厲伊川嚴厲而嚴厲之中未嘗無

寬和露才者張子也而才要本於敬則其才爲張子之才而非一切浮競之才主敬者朱子也而敬自發爲才則其敬爲朱子之敬而非曲學小儒之敬是六子之學有始終而未嘗有異同也但非周鄒張邵則洙泗之學不明非朱子則周程張邵之學不明故生以爲漢之世當尊孔子而今之世當尊朱子朱子者周程張邵所自發明而孔子之道所自傳也尊朱子卽所以尊周程張邵卽所以尊孔子尊孔子而非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尊朱子而非朱子之

說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四書五經之註因學者所當奉以爲式不敢稍叛矣而凡太極圖通書東西銘皇極經世諸書爲朱子所表章者皆列於學宮俾學者崇而習之而又選敦厚有道術者爲之師表使之不惟誦其言且法其行如是則天下曉然知宋儒之學爲天下之正學爲洙泗之眞傳而向之嘉隆以來之學得罪於聖敎得罪於國家有君國子民涖官臨政之志者當擯而絶之不可稍有入焉者也將見濂洛關閩之儒接迹於世而凡一切章句之習異端之誣不待痛斥而息矣道統明而國家無疆之休從此出矣愚生竊有望焉一

策學

帝王之取士也考之以言試之以功不以功則人之能否不可得而見不以言則人之愚智不可得而辨此對策之制所以古今不可易也虞書曰敷納以言又曰敷奏以言此卽對策之始矣但其時有策之實無策之名至漢鼂錯公孫弘董仲舒之徒以策顯於時世遂謂對策始於漢其實非也策之體與奏疏相

爲表裏自其立朝之時因事上獻者則謂之疏自其進身之始承問數對者則謂之策就漢言之如賈山之陳至言賈誼之論治安此疏也卽策也若鼂錯公孫弘董仲舒所對此策也卽疏也對策之制誠古今不可易乎今　皇上罷黜八股特崇策學此直上法唐虞非特爲漢唐所爲而已然欲收策之益必去策之弊欲收其益而不去其弊則將肇而爲剽竊爲空疎爲雜霸爲迂闊如執事所慮者雖然愚以爲此不足慮也但在主試者嚴去取辨眞僞則其弊自去矣

何則士之所以爲剽竊者以剽竊之售也剽竊之所以售者以其似於淹博也夫剽竊之與淹博易明也淹博之文出入今古而不嫌其煩究極天人而不嫌其奧鉅細畢陳精粗悉備而不嫌其雜剽竊者竊其貌不能竊其神飾於此不能不露於彼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淹博者出矣淹博者出則剽竊者退矣而何有於剽竊之弊士之所以爲空疎者以空疎之售也空疎之所以售者以其似於清通也夫空疎之與清通易明也清通之文淺言之而自

深質言之而自文粗言之而自精空疎者舉其一不知其二見其偏不知其全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清通者出矣清通者出則空疎者退矣而何有於空疎之弊士之所以爲雜霸爲迂闊者以雜霸迂闊之售也雜霸迂闊之所以售者以其似通達似正直也夫雜霸之非通達迂闊之非正直易明也通達之言必依仁義而雜霸則刻核而已正直之論必切時宜而迂闊則庸腐而已迥然不侔也誠有以辨之而去取之則通達正直者出而雜霸迂闊者

退矣何有於雜霸迂闊之弊愚故曰此皆不足慮也若夫愚之所慮則有在矣夫士之抱所學以進獻於上者非徒貴明其理又貴養其氣氣不壯則雖有積學鴻儒退縮而不敢言何自而陳於上上之人又何自而收其益乎欲養其氣則必釋其所忌使之無所疑畏然後其氣壯而其言得以自盡士氣壯而言盡然後　朝廷有以收其益而不至爲無用之虛名愚觀今天下之士猶不能無所諱忌對策之際往往務合上意上之所是策亦是之上之所非策亦非之要

以得第而止而主試亦兢兢磨勘是懼一有所觸不敢復登如此則氣何由得壯而言何由得盡乎故愚以爲今日策學之弊不惟患其剽竊也患在有眞實之見而不敢陳不惟患其空疎也患在有精詳之識而不敢獻不惟患其雜霸迂闊也患在有正大切直之言而不敢進　聖人在上而天下不得盡其所欲言是豈獨一　策學之得失哉竊恐自茲以往相習成風苟合取容何所不至故願　皇上以大開言路爲取士之本苟有益於國家勿嫌其戇苟有裨於民生

勿惡其直雖有小疵勿輕棄之以養其敢言之氣雖有可疑勿深督之以勸夫能言之人　朝廷有懸鞀止輦之風則天下以緘默爲羞公卿有折檻引裾之節則四方以阿諛爲辱天下之士曉然知　皇上無所忌諱莫不奮而思進其所學氣壯而言盡而主試亦得以取其忠直無所屈折今日能直言得失於風檐寸晷之間他日卽能直言得失於堂陛森嚴之地今日之策卽他日之奏疏行見皐夔之典謨伊周之訓誥將出而共助　皇上無疆之治區區漢之董賈

宋之歐蘇何足並驅方駕也哉

弭盜

古今弭盜之術無他治於既熾之日不若治於未熾之先絕於既萌之日不若絕於未萌之先何則盜之初固吾民耳民非樂爲盜也衣食之不給賦役之不時禮義之不知夫是以陷於盜而不能自免使其未爲盜之先上之人有以引之於禮義使無迫於飢寒而無困於賦役則天下安有所謂盜哉故善弭盜者不於其終於其始不於其著於其微唐虞之詰姦宄周官之嚴守望固弭盜也稷以播穀契以明倫者亦弭盜也司徒教稼穡鄰長趨耕耨者亦弭盜也用力不過三日起役無過一人者亦弭盜也不足有補不給有助其於恆賦用其一緩其二者亦弭盜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使其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少而習焉其心安焉者亦弭盜也唐虞三代所以化行俗美外戶不閉者以其弭於未盜之先有此具耳三代以下則不然上之人平居固非能教其民也所尚者虛名也固非能安利其民也所急者賦稅也幸而

歲豐無事則坦然四顧以爲盜賊無自而有一遇水旱之災飢寒無知之民蹶然而起不可禁止待其既起然後設兵以禦之責官以詰之勦以威之撫以懷之申保甲以防之嚴緝捕以求之懲積窩以絕之此數者非不可以靖萑苻清潢池然孰非吾民不能使之安其生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區處之乎故前史所載龔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爲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攻傾賦重歲書

夫有而蔡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爲之所乎故愚以爲天下有不足憂者有大可憂者兵不能禦盜不足憂官不能詰盜不足憂勦撫不得其方不足憂保甲不行緝捕不嚴積窩不懲不足憂教化不敦大可憂稅斂日增大可憂農桑不登大可憂所謂不足憂者非謂其無關於天下也數者之不理一盜未獲止一盜耳一方未靖止一方耳若夫起於一盜而有不止一盜之勢起於一方而有不止一方之勢此則所謂大可憂者矣是故教化不可不敦也教化

者非必如古學校之制率草野之民盡教以師儒也但在　朝廷示之以義申之以禮使知貨利爲輕廉恥爲重則風俗之淳可計日而俟矣稅斂不可不薄也薄之者非必如古錙租減額也但在寬其期限勿使今歲而完來歲之糧絕其侵漁勿使加耗而半正供之額則惰慵之民可安枕而臥矣農桑不可不勸也勸之者非必如古省耕省斂也但使農夫紅女恆得於富賈豪胥無擾之以非時之役無加之以非罪之刑則汙萊之區自不令而墾矣誠如是民何樂而

爲盜焉一有之則所謂自作不典者也所謂凡民罔弗憝者也所謂天降威者也夫然而兵以禦之可也官以詰之可也或勦之或撫之或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以治之可也欲兵之禦盜而不爲盜則在制之以良將欲官之詰盜而不諱盜則在糾之以督撫勦可施於渠魁而不可施於脅從撫可宥其生而不可濫以恩申保甲嚴緝捕懲積窩可以詰姦民而不可以擾良民此弭於既形之法也夫既有以弭於未形之前復有以弭於既形之後而世不登於唐虞人不

蹈於三代閭里猶有綠林之警往來猶有暴客之虞未之前聞

東南水利

治水於東南與治水於西北異治水於今日之東南與治水於昔日之東南又異西北多平原廣野阡陌之制久廢溝洫之制久湮欲疏而導之也難東南一澤國也無地非水無地不可行水浚而通之易耳昔之東南聲教猶未盡通也疆域猶未盡一也疏於此者不能不塞於彼疏於一時者不能不湮於異日今

之東南皆一王之版圖也疏瀹排決惟上所令耳然
則今日興東南之水利以爲農桑之本者亦在乎
朝廷加之意而良有司奉而行之耳非煩八年四載
之勞也生請因明問而極言之生聞地利無盛衰也
政教之所詳則盛政教之所略則衰秦漢以前西北
盛而東南衰者其政教略於東南而詳於西北也晉
宋以來西北衰而東南盛者其政教略於西北而詳
於東南也自漢季迄於六朝中原多故而江左偏安
賢士大夫皆盡力於東南則其勢始盛唐之季也李

氏錢氏保安而休息之則其勢又盛宋自建炎以來
其君臣盡力而經營者東南數州也則其勢又盛然
則地利豈有常哉　朝廷誠加意於生民而務博其
農桑時繕其隄防而疏浚其溝渠則天下一也何曠
瘠之處而東南西北之異哉若今浙西諸郡歲苦淹
潦者生以爲此疏鑿之不時經畫之未詳耳浙西之
利害在震澤震澤之通塞在三江三江者震澤之咽
喉而江旁諸浦則又三江之肘腋也顧昔之爲江者
三而今則僅存淞江矣昔之爲浦者三十有六而今

則僅存白茅黃浦諸浦矣其已塞者未易修舉其僅
存者時浚而疏之亦宜不至於大患也前代治東南
之水者宋莫詳於郟亶單鍔而明莫詳於夏原吉郟
亶主於築隄捍田而單鍔主於滌源瀹流亶之說可
以防一時之害而鍔之說可以規百世之利故急則
宜從亶而緩則宜從鍔二者相待而舉之可也至於
原吉之相地利濬諸浦民不勞而功不廢此非尤近
事之可舉者乎然此不過就東南論東南耳若欲興
萬世之利而建久安長治之業則執事所舉虞文靖

之策不可不急講矣夫三代之世未聞取給於東南
也而漢唐以來始以東南之粟食西北之士既有轉
輸之苦又有不虞之憂此可不爲之慮哉故生以爲
文靖之策其利有五西北獲一石之粟東南省數石
之費利一溝洫既成水有所洩外可以防海患而內
可以防河患利二阡陌既成寇盜不能馳驟利三江
淮有警無咽喉之慮利四由畿甸而推之河北由河
北而推之關陝上下殷富南北同風利五誠如是則
成周三十年之通西漢粟紅貫朽之盛可計日而俟

矣豈惟東南之人實受其賜也哉

賈董優劣

天下之士惟才學兼至者爲上不幸而有所偏勝與其其才勝於學也毋寧學勝於才何則才勝之人明於事而熟於勢人君用之則國體立焉國勢安焉然其失也純駁兼施義利雜用有可見之功而未必無可憂之慮學勝之人守於理而秉於義人君用之或迂而罕效焉或拘而難達焉然其得也道足以格主而操足以範俗無一時可著之效而有積久可恃之功

明乎此者可以辨賈董之優劣矣賈生者漢之名臣也董生者亦漢之名臣也當文帝之時諸侯强於內中行説之徒謀於外而朝廷所以厲風俗厚德澤固根本正體統者又皆未有其具上下恬然不知憂戚乃賈生獨爲痛哭流涕於其間考其所陳皆鑿鑿可行此固絳灌之所不能言而鼂錯袁盎之所不能知也則賈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武帝之時主驕而臣諛所事者征伐所尚者聚斂所用者嚴刑峻法見其利不見其害計其功不計其道而董生獨持正議於其間觀其廷對之言於禮樂教化之際未嘗不反覆而陳之也於公私義利之辨未嘗不正色而道之也於傷肌膚斷支體之習未嘗不咨嗟而戚之也此固公孫弘石奮之所不敢陳而張湯孔僅之所不欲聞也則董生者豈非一時之傑哉使賈生之策用於前則漢有久安長治之業董生之策行於後則漢有更化善俗之休是二子者固未容優劣也然嘗試以其言考之賈之言多及於利害而董則主於義理也賈之言多至於激烈而董則穆然和平也激烈者其中

猶有浮躁不平之意而和平者其源本於莊敬誠恪之餘涉於利害者與世運爭勝負而一害去未必無一害興主於義理者與性情爲流通而義中自有利義中自無害賈之言其最精者在審取舍定經制而已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有之乎所謂正心以正朝廷者有之乎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有之乎董之所儆者獨陰陽災異之說耳使并此而去之雖與關閩濂洛比肩可也董豈賈之所及乎蓋賈生者以才勝而董生者以學勝才學之分

優劣之辨也晁錯之才近於賈生然其才益露而其
敗立見其學賈生而不得者乎貢禹匡衡之學近於
董生然其學益拘而其業益卑其學董生而不得者
乎學董生而不得猶不失爲迂闊之儒學賈生而不
得則功利誇詐而已末流之弊又優劣之辨也要之
賈生亦何可及也以聖門言之董生狷者也賈生狂
者也夫子思狂者而不得然後欲得狷者而見之蓋
狂而不學則不如狷狂而學焉則固出狷之上也嗚
呼使賈生之才而加之以學又豈董生所可及也哉

雲臺二十八將

人臣佐主非飭躬勵行之爲難而定其規模之爲難
非攻城野戰之爲難而立其根本之爲難何謂規模
豪傑歸心羣材輻輳是也何謂根本元元歸命海內
向風是也規模誠定根本誠立雖寇盜未息上宇未
一而天下之勢固已牢固而不可拔人君而知此則
於君爲特優矣人臣而知此則於臣爲特優矣以此
爲品品莫高焉以此爲業業莫隆焉若夫勵其廉隅
守其謙退內之有守城捍禦之勞外之有斬將搴旗
之功此可謂之賢臣能臣矣將以冠於羣臣之上曰
特優則未也是故漢高之臣特優者吾不曰韓信黥
布之徒而必曰蕭何光武之臣特優者吾不曰寇恂
馮異之徒而必曰鄧禹何則定其規模立其根本者
何與禹也何之告漢高曰養民以致賢人禹之告光
武曰延攬英雄務悅民心是二人者其心同其識同
其品其業亦同知此可以論雲臺諸將矣考之漢史
雲臺諸將皆與禹不相上下乎赤眉定關中威震三
輔禹不如馮異斬張豐破隗囂執法不貸舍中兒禹

不如祭遵守河內而轉餉不絕守潁川而盜賊不作
禹不如寇恂降朱鮪走青犢破五校禹不如岑彭賈
復北定彭寵東攻張步西取公孫述禹不如耿弇吳
漢他如任光邳彤李忠萬修之追隨薊北也王梁蓋
延景丹之擊賊以歸誠也銚期之威信著於魏郡也
陳俊之堅壁以困賊王霸之詭辭以安衆劉植之據
城以迎師也耿純之請正帝號朱祐之奏除王爵也
臧宮馬武之鳴劍而志馳伊吾堅鐔馬成之繕障而
身當矢石也杜茂劉隆傅俊之平鴈門討李憲擊王

尋也孰非一時之俊而感會風雲稱爲佐命者耶其品其業豈遽出禹下哉然此不過定一方陷一陣效績於一時耳而天下之規模根本則不在焉蓋光武所以得天下者有數端而皆自禹發之尊賢下士耿况以此服從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反側以此畏服矣命將不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首以卓茂爲太傅以獎循吏民生以此康阜矣所謂延攬英雄者非耶所謂務悅民心者非耶此固寇恂

馮異之所不能言耿弇賈復之所不能知也此固智謀勇略所不能並而拔城陷陣之功所不能比也向微禹號啓之而號相之方其杖策追隨之時一言而定治安之略一日而決興亡之機河北未平中原未靖隴蜀未臣而天下之勢固有所在矣論品品莫高焉論功功莫隆焉愚故曰光武之臣特優者禹也是故雖有高陵之敗不足爲禹損雖有宜陽之遁不足爲禹貶雖屈於延岑誤於馮愔不足爲禹咎何則其規模既定而根本誠立也若夫定河東復長安垂髮

戴白滿其車下此特禹一時之功耳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亦禹一節之善耳諸將人人能之豈吾所以優禹哉光武之不得不首禹猶高祖之不得不首何也高祖不以百戰百勝之信越加於養民致賢之上光武不以折衝奮擊之耿賈加於延攬英雄務悅民心之上此其所以終有天下歟後之帝王程功計品者當觀其規模根本之所在以爲高下唐之凌煙閣長孫無忌爲首夫無忌雖有定難之勳然所以定規模立根本者不如房杜遠矣而居房杜之上何足以服天下耶然則太宗之見其去高祖光武

不亦遠哉

馬援

帝王之爵賞惟其至公而已不以疎而加薄不以親而加厚其薄之者必其人之當薄者也而我何心於薄其厚之者必其人之當厚者也而我何心於厚夫是之爲至公若夫有心於厚之非公也有心於薄之亦非公也爵賞而不以公何足爲萬世法乎異哉漢明帝圖功臣而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也夫謂之功

臣者亦問其能披堅執銳拔城陷陣否耳問其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否耳問其能拾遺補闕裨輔朝廷否耳使其人而無此數者則因當擯而抑之不得以椒房之故而濫與也其人而有此數者則自當尊而顯之亦安得以椒房之故而不與哉考之史傳馬援之功爲不少矣坐制公孫策圖隗囂者援也西平羌亂南破交阯者援也內之則聚米以陳形勢外之則據鞍以示矍鑠者援也計其功烈卽不得與馮鄧比肩乎亦何至出銚期堅鐔下哉且夫援又非如信布

彭越之徒恃功驕恣而功不掩過者也雖氣冠三軍而恂恂儒雅有退讓君子之風假令援而尚在帝雖置之輔弼可也冠之百僚上可也如竇嬰霍光之以懿親秉政可也況區區一雲臺之圖盡引而列之其誰曰不然而奈何以椒房之故而擯不與耶噫朝廷之名器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塗山不得顯於夏申呂不得顯於周矣帝王之褒寵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虞賓不當與師濟之列尚父不當蒙鷹揚之稱矣大道之爲公必舍椒房之親然後可則是

文祖之受足以累重華丹書之拜足以累寧考矣噫所謂公者果若是耶帝徒見椒房之親爲患於前呂產呂祿椒房之親也霍山霍禹椒房之親也王鳳王莽椒房之親也故以爲寧屈元勳而無開寵倖寧抑賢豪而無生亂階寧使人謂功因親掩無使謂爵以親崇此帝於援所以寧薄無厚也帝以爲是可以示公於天下矣而庸詎知有功不錄非所以爲公耶庸詎知功同而報異非所以爲公耶庸詎知有心厚之與有心薄之俱非所以爲公耶推帝之心不論賢否

問高卑非親者祿爲戚者退雖有披堅執銳拔城陷陣之功置而弗問雖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功置而弗問雖有拾遺補闕裨輔朝廷之功置而弗問幸而鄧禹馮異未有椒房之親耳使禹異而有椒房之親則亦不得與矣幸而寇恂賈復未有椒房之親耳使恂復而有椒房之親則亦不得與矣且援亦止於援耳等而上之使援爲伊呂周召亦將不得與爲皋夔稷契亦將不得與由此觀之公耶否耶夫天下之道惟其公故可以垂法萬世而無弊有功必錄有

罪必誅此天下之至公也有功而不錄則亦將有罪而不誅其弊尚可勝道哉是故有雲臺不與之馬援勢必有殺都鄉侯暢而不問之竇憲勢必有跋扈不可制之梁冀謂非明帝有以啓之耶後之帝王欲示公於天下者亦循其理之當然可矣豈獨有心以求之哉

姚崇十事

大臣之事君也必先有以堅君意而後天下之治可成也君意未堅而欲與之圖治則吾以寬仁進而君且流於殘薄矣吾以弭兵進而君且溺於好大矣吾以防微杜漸輕賦節用之說進而君且不勝其牽引矣吾以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說進而君且日爲迂闊矣是故始乎堅而終乎怠者有之矣始之不堅而能成其終者未之有也三代以來如伊尹傅說之於商管仲之於齊商鞅之於秦雖其王伯異趨純駁異致莫不於其始進之日有以得之其君是故功成而不勞彼唐之姚崇其亦知之矣考崇所陳十事不過因當時所急者而言之彼見夫垂拱以來用法刻深

羅鉗吉網紛紛於時也而曰政先仁恕見夫邊將未靖突厥吐蕃未可力臣也而曰不倖邊功見夫武韋之禍幾危宗社而俳優宦寺乘寵恣肆也而曰監蘇莽閻梁之禍曰戚屬不任臺省曰閹人不得與政曰佞倖犯法無寬見夫神龍之世賦斂無度奢侈淫泆公主婕妤多營佛寺也而曰絕田賦外貢獻曰絕佛道營造見夫五王被戮蕭岑繼誅而王魏直諫之風日遠也而曰接臣下以禮曰使諫官無忌諱凡此皆因當時所急言之治天下之事固不止此而人臣之効於君亦不盡於此獨其能以十者要說於上使人主之意既堅而後徐起而圖之嗚呼此其所以成開元之治也歟君志既定於寬仁則張湯趙禹之徒不得以嚴刑惑矣君志既在於弭兵則大宛月支之使不得以開邊誘矣君有防微杜漸之志則外庭之事必不決於宮闈尚書之柄必不屬於外戚弘恭石顯不得主樞密張放李明不得侍遊宴君有輕賦節用之志則雉頭之裘不以入內府湘宮之役不以煩將作君有尊賢敬士開誠布公之志則黥劓之罪不上

於大夫放逐之禍不及於臺諫極天下之治皆始於吾君一念之堅而實始於大臣之有以堅之也是道也固伊尹傅說之所以成其王而管仲商鞅之所以成其伯也是故開元之時宋璟韓休張九齡皆稱賢相而吾必以崇爲首何也堅帝意者崇也使崇無以堅之則明皇之荒晏不待天寶而九齡之徒又何所施其力歟雖然崇能必之於開元而不能必之於天寶何也曰崇知有以堅之而未知所以養之也君志固不可不堅而又不可不養堅之者存乎一日而養

之者在乎平居古之爲大臣者日以道德仁義進其君而又多選天下端人正士爲其左右使其君日就月將而不貢於非幾凡此所以養之也夫是以堅者愈堅雖有姦邪不能惑之故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明皇之惑於李林甫楊貴妃也是其養之者未至也不然豈其二十年憂勤之主而一女子一小人能使之顚倒回惑而不可收拾也耶君子是以不滿於姚崇也

劉晏五事

言利之臣君子所不取也而其事有可法則君子亦未嘗棄焉非謂一言利之臣其事遂足爲天下法也由其事而推之則治天下之法不越此耳是故管仲之治齊也其人不足取也然其務農貴粟雖君子不能不法矣商鞅之治秦也其人不足取也然其强本節用雖君子不能不法矣李悝之在魏也其人不足取也然其平糴齊糴雖君子不能不法矣秦漢而下人臣以利亂天下者多矣君子放而絕之惟恐其不峻而苟其事有足法則亦安得而不取哉唐劉晏之

領鹽鐵度支也先儒謂其有可法者五事此所謂不取其人而取其事者歟夫晏一聚斂之臣耳在漢則桑弘羊孔僅之流耳在唐則楊愼矜皇甫鎛之徒耳何足爲君子法且其所謂善理財者亦不過濟一時之急非能致夫粟紅貫朽之盛也非能致夫二十年之通也未幾而有脫巾之呼矣未幾而有奉天之困矣未幾而有梁州之厄矣晏直一聚斂之臣耳何足爲君子法晏而可法則均輸平準之臣亦可法也晏而可法則間架除陌之臣亦可法也晏而可法則青

苗市易之臣亦可法也豈君子所以峻義利之防而
爲萬世有天下者訓哉噫是知其人之可擯而未知
其事之足取也吾嘗歎後世之天下所以不可爲者
有五而晏庶幾免焉胥吏之姦蠹日甚法出而弊生
令下而詐起不可爲也閭閻之生計日困欲撫字則
虞虧國欲催科則慮殘民不可爲也度民非加衆而
計官則益增政令紛然民不能堪不可爲也計功則
欲其廣度費則欲其節官吏無贏餘之樂而有鞅掌
之苦不可爲也法令繁密吏弗能紀事久而蠹益生

令久而詐愈起不可爲也乃觀晏之出納必委士類
而胥吏之蠹庶幾止乎晏之理財以養民爲先庶幾
以撫字爲催科乎而且知官多則民擾而且知大事
之不可惜小費而且事無閒劇必決於一日則庶幾
政令之不紛官吏之不苦於鞅掌而姦蠹之不及生
乎使唐常循晏法而守之則亦可以無脫巾之呼可
以無奉天之困可以無梁州之厄是雖同一聚斂也
而與均輸平準之臣異矣與開阡陌之臣異矣與
青苗市易之臣異矣如曰是出於晏也而概棄之則

豈聖賢取善之義而亦豈明於天下之治體者哉噫
此君子所以不取其人而取其事也雖然晏於五事
亦豈能盡也耶其所謂士類不過用果銳少年耳所
謂養民不過襲常平遺法耳所謂官多民擾者不過
指鹽場之一二冗吏耳所謂不惜小費者不過於船
場多給緡錢而所謂決於一日者不過任一己之聰
明耳豈能如成周之府史胥徒皆俊乂而取民無過
什一乎豈能如周官三百六十而量入爲出者乎豈
能以義制事而無疚於心者乎故曰法其事者非謂

其事遂足爲天下法也由其事而推之則治天下之
法不越此耳

三魚堂外集卷之五

申請　公移

運軍行月糧詳文

爲請査漕項舊例以蘇民困事竊惟漕糧藉衛軍以濟運衛軍藉行月以自資行月舊例均派於各州縣未嘗專責之一方也今查江南嘉定編有蘇太鎮三衛運軍行月糧折銀伍千陸百陸拾兩今此各州縣所無而嘉定所獨也考其由來起於順治十八年總漕蔡因各省衛運軍行月口糧半本半折折價不敷

疏請加給務期本折均平部議行糧向係本色今改半本半折每石壹兩貳錢月糧向係本折兼支除本色一半外折色一半舊額每石折銀伍錢今改每石壹兩此加增之銀止應從原派折銀州縣加給或均攤有漕州縣可也乃竟悉派高淳安東興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縣就六州縣中嘉定之爲數獨多始則姦蠹乘機橫派至伍萬叁千捌百有奇後因里長倪國柱陸秀德等赴京叩閽得减至貳萬陸千柒百有奇査嘉定當年本爲土瘠無米而折漕今反爲土瘠無米而倍漕既供原派蘇太鎮三衛之行月又增派省衛之行月初派之時衛軍得之望外赴縣支領或俟之春夏或俟之秋冬小民得以從容完納尚爲緩項今則編入考成隨漕支給刻不容緩遂爲急項初派之時軍至縣支領尚爲存留之項所給不過正額今則彙解糧道給軍遂爲起解之項初派之時民力尚可支持今則勢窮力盡難復支撐此瘠土窮民萬萬不能當也竊思江南數十州縣若以此貳萬有零之數均派各州縣所增不過毫末若萃於一縣則極

重難堪伏祈査從來漕項獨累一縣之例酌議均派使軍額不虧而民困得蘇有裨於民生國計不淺也

辭平山署印文

爲疲邑難以兼理懇賜轉詳另委以免曠職事卑職庸碌下材蒙簡攝篆誠各憲不遺葑菲之意自應感激自奮但卑職待罪靈邑以土瘠民貧之區又承屢年荒旱之後鳩鵠滿目雖盡心撫字民氣難復催科稍急則恐相率逃亡稍從寬緩又恐賦額不登一切利病不力爲釐剔既恐積習難除欲驟爲更張又恐

驚駭耳目疲罷之民愈不聊生殫之逃竄之疵須刻
刻防維漸漸補救庶幾元氣可復客感可去稍一不
虞百病交作雖善籌策無事其實比之衝煩之地更
難下手卑職所以日夜焦思惟恐調劑不得其宜有
負各憲之知遇若使復攝平篆彼此兼營必致曠職
伏乞憲臺念疲邑之不易理另委賢能以管平篆使
卑職得盡心於一邑庶幾獲免於瘝職感沐鴻恩更
無窮矣

申平山縣典史文

為飭官肆行無忌事卑職於本月內奉憲委署平山
縣印隨查有井陘縣代署之文自某月某日起至某
日止在任幾日一切利弊俱未及詳查但有典史某
卑職素聞其在縣橫行擅受民詞作威作福無所畏
忌人人側目卑職因受事不久未能得其實款不敢
以風聞瀆報竊有一事大可駭異不得不為憲臺陳
之卑職自到平邑不敢輕出一票不敢輕派民間一
物而典史某公然出票私派行戶且公然於年月上
硃標印字與堂官無異現有仰紙舖行票可證即一
票而其所標之票不知凡幾閭閻不知有功令之可
畏百姓莫辨其偽竟以為事出堂官是卑職且代為
典史受罪也非奉憲威懲飭則疲邑窮民豈能當其
毒耶

派灰車詳文

為運灰一歲已週見值旱傷之餘援例籲憲詳請撥
換以均勞逸以恤災邑事卑職隨查得前蒙各憲票
派靈壽縣車五輛赴灰廠運灰此係　欽工緊件庶
民子來之義自不敢辭但靈邑地瘠民貧凋敝情形

俱在上臺洞鑒中灰車費用浩繁運灰五輛計用騾
腳三十餘人夫十餘名經年盤費約六七百金山僻
疲罷之邑萬難支持所以前任董令一詳再詳哀懇
免替未蒙憲允卑職到任之初鵠面鳩形之衆環立
呼號皆言本邑自康熙十八年秋旱水災逃亡殆半
十九年又報秋雹災二十年又報夏旱災二十一年
旱災未報二十二年夏秋無雨麥禾盡焦西北一帶
又被雹傷俱經董令報有成災在案旱荒如此又經
大差

聖駕巡幸五臺協濟大一千二百名車二十輛又有蘆席方磚牛車等費又陝西防兵經過協濟車五十輛又現奉部派寶少一萬觔又有此灰車五輛小民筋骨已盡賣男鬻女難以供應卑職目擊情形委實難支若非憲臺矜憫將來逃亡殆盡勢所必至除各項疾苦卑職漸次申詳外查灰車一項如定州新河栢鄉等縣止蒙派車二三輛不等則靈壽小邑原派五輛本屬過當況赴廠已經一年原有更換休息之例伏乞憲臺俯憐窮邑查於未派州縣中轉移更替

轉請咨部俾災黎得稍息肩均享憲仁更生之賜矣

請免灰車詳文

為民力萬分難支請垂格外之仁以救殘黎事卑職查看得靈壽一邑地止一十四里不過大邑十分之一又半係沙壓水衝之地累年荒旱頻過大差民生憔悴不可言狀上年蒙憲派灰車五輛較之大邑反多費用浩繁實難支持迫於憲檄勉強供運一歲之內賣男鬻女筋骨已盡今歲萬難再運卑職前經兩次具詳請替未蒙憲批本月初六日奉憲票仰該縣勉力照舊供運一邑之民驚惶無措敢再冒昧上請伏乞憲臺格外垂仁俯賜轉詳倘以靈邑地方稍僻不比衝途故派車獨多則又有說焉州縣之中有衝而大者譬之強壯之夫雖處風霜之中猶能負荷重擔若僻而小者譬之尫羸之人雖安居一室四肢無力尋常舉步待人扶持況任之以百鈞之重其不立斃者幾希若止論衝僻不分大小是猶責怯夫以烏獲之任求駑馬以千里之程也卑職亦知冒瀆之罪然情急勢迫萬不能已如蒙憲臺憐憫窮民使免狼

狽雖將卑職罷黜亦所甘心矣

復請免役詳文

為民力萬分難支敢再瀝情上請懇賜轉詳更替以救殘黎事切照靈壽彈丸小邑地瘠民貧更兼荒旱頻仍大差接踵之後其小民顛連困苦之狀久在憲臺電鑒中卑職不敢復贅陳上年正月間案蒙護理道憲飭分派靈邑灰車五輛較之別邑獨多事干欽工緊件小民勉力供運腳騾費用浩繁承値維艱業經卑職屢次備文詳懇更替未蒙憲允今供應十

有八月爲時已久窮黎之典鬻殆盡骨髓俱枯捧讀
原詳奉有拉運年餘者輪值更換之憲批卑職極知
冒瀆之罪不可逭然民力已竭萬不獲已合再詳請
憲臺俯念窮黎供運已久准賜轉詳更替俾災民稍
得息肩延喘感沐憲仁無窮矣

編審詳文

敬陳審丁缺額緣由懇祈憲鑒事照得靈壽人丁舊
額順治十四年賦役全書載三等九則通折下下人
丁一萬四千七百零一丁歷年遞增至康熙二十二

年賦役全書實在下下則人丁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八丁查其遞增之故則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
因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故逃亡死絕者俱不
敢刪除而攤派於現存之戶且又恐僅如舊額猶不
免於駁也必求其稍益而後止更復嚴搜徧索疲癃
殘疾鰥寡孤獨無得免者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
黃口之兒已登追呼之籍小民含辛茹苦無所控愬
加以屢歲荒旱上年又被水災現在强壯之民飢寒
切身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逃亡之糧代供老幼

之差所以民生日蹙閭井蕭條卑職編審之際號呼
滿堂不忍見聞然亦恐缺額太多不敢盡數芟除其
間逃而有著落可招撫者即不除亡而有地畝遺下
即量加於承受之人而不除孩童而有產業者即不
除老而有產業者即量加於子孫而不除窮無寸土
而未至乖離者即不除惟是逃亡之無蹤跡老幼之
無立錐者鵠形鳩面而奄奄一息者雖欲不除不得
不除因復搜求新增之丁冀其不失舊額而應增之
數不足以抵刪去之數共計現今審定丁數較之賦

役全書之額缺一千五百五十六丁此等缺額之丁
實因屢年編審有增無減今若照舊攤派以求無缺
恐非憲臺軫恤窮民之意而卑職一點良心亦不肯
自昧不敢不據實詳明謹將增除數目造冊呈報伏
候憲裁

覆駁編審詳文

查看得靈壽一邑土瘠民貧豐年則苟延性命荒歉
使相率逃亡飢寒疲罷之衆長養甚難摧折甚易頻
年以來屢遭水旱丁倒戶絕者比比而是然所以一

審一增者非編審之官無愛民之心也止以拘於往例惟恐部駁故有頂替者始准開除無頂替者不敢輕删而甲長戸頭數年以前雖甚艱難猶尚可勉強支吾并自包賠亦不敢求免包賠愈久窮苦愈甚積至今日正筋疲骨盡之時雖欲再勉強承認萬萬不能甲職非不知額不可缺苴處不得不缺之勢故敢據實詳請亦非有意破從前之積習也至憲票內開應作何料理上不虧課下不病民甲職竊思裕課之道亦惟愛恤窮民使之充足逃亡日少自然國課日

增若日前形勢實難就筋疲骨盡之民求其無缺伏祈憲臺垂鑒格外轉賜詳院鳩鵠殘黎永沐憲恩於無旣矣至於甲職自爲民牧半日失於撫綏以至戸口缺額聽候上臺另自處分以爲溺職之戒可也

請題減稅詳文

爲敬陳稅銀遲解緣由懇乞憲慈俯鑒疲邑情形酌請垂憐事查得靈邑房地稅一項舊額七十七兩五錢康熙十六年復增銀十五兩五錢共銀九十三兩徵收之法每民間交易價銀一兩完稅三分此九十三兩之稅須有交易價銀三千一百兩方得如額靈邑地價每畝止一二錢不等民居多係草房泥屋所値尤無幾一歲之內彈丸之區安能有如許交易所以每年稅銀常苦不及額舊多派之里下苦累不堪甲職到任不敢違例私派有不及額多係墊解故每稽遲如二十五年額銀直至今年四月終旬始得完解本年春季應解額銀完者寥寥將來萬萬不能及額捐墊亦不可爲常勢必仍派之里下此實地方一苦累伏懇憲臺軫念荒瘠之邑與通都大邑情形

不同無論續增之十五兩零賠累堪憐即舊額之七十七兩零亦竭蹶難完官不能賠必至苦民合無題請蠲減庶國課早完不致歷欠官民永戴高厚無疆矣

請除派辦井陘道銑事詳文

爲請頒憲禁永除地方苦累事查靈邑賦役全書內載有每年井陘道更換桌圍額支存留銀五十兩自順治十二年奉裁銀四十兩順治十四年奉裁銀十兩此項存留久已全裁解部歷年奏銷在案而每逢

新道到任所有安設等項仍責之原派地方從前皆係里長供應苦累不堪不但製辦各項工費浩繁其交納之際不免需索之苦即額銀不裁尚苦不敷況額銀全裁無米之炊艱難萬倍幸逢近來各任道憲俯軫下情每從寬恕不至大累至前任井陘道劉蒞任恆陽尤加體恤疲邑官民得免掣肘離任之時一應舊執事俱檢留本衙門絲毫不以自隨將來新道憲到任可以一無所累但恐本衙門各役相沿舊習藉口修理朦朧催辦或仍問之原派地方則卑職仍

不能堪或另派之別州縣則是卑職以鄰國爲壑皆未可定伏乞憲臺批行井憲將前道劉所留執事等項責成本衙門各役收管如有毀壞各役自行修理不許派之州縣永爲定例則鳩鵠窮黎長沐憲慈於勿替矣卑職謝事之時爲地方他日之慮故敢冒昧瀆陳伏候憲裁

監生捐納米穀借貸窮民詳文

爲敬陳地方賑後情形懇祈憲鑒曲賜矜恤事竊照靈邑上年叠遇夏秋二災小民苦狀萬千歷經詳明在案幸遇
皇仁浩蕩既蠲且賑僅延殘喘不意今歲復遭風霾肆虐二麥無收亦經卑職將夏災情形報明在案目今雖幸遇甘霖秋田盡種然屈指西成尚須兩月有餘前之賑者已經喫盡豈能枵腹以待兩月之後近雖奉有憲檄勸蠲煑粥然靈邑山僻窮縣素無大商富賈蠲者有幾卑職又現在奉文造冊聽候交盤無術可蠲目擊心傷查現有生員傅文藝吳達俊秀安日強陳某四名蠲納監生共計米三百一十石俱應

貯倉懇乞憲臺檄仰署印官確查至極無路飢民每名借給若干令其秋後還倉既無損於貯倉報部之數而鳩鵠之民得濟眉急所全實多卑職即日謝事因從地方起見敢冒昧瀆陳伏候憲裁

申直隸學院文

爲申送講義事照得士子學問莫先於講明書理文風卑下皆由書理不明士習不端亦由書理不深卑職自蒞任以來每於簿書之暇到學命諸生講書疑者開之舛者正之一則欲端其學業之根本一則欲

引入聖賢之門路冀稍有補於學政積有講義百餘篇所見淺陋未能盡發聖賢之精蘊合行上呈憲覽乞賜裁之

又

為申送書籍事照得今之士子窮年累月止知用力時文而一切經史皆不暇讀所以學無根本而士風日陋故選先正制義數十篇名曰一隅集為之指點其開闔虛實之法使之略知時文路徑而以其暇日依程氏分年讀書日程肆力於經史庶幾學有本原

而真才可出或稍補士風之萬一除一隅集先經申送外其程氏分年讀書日程舊板多訛今為較定付梓分給諸生合將樣本上呈伏候憲裁為此備由具申伏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季考示

照得靈邑山川盤結地氣鬱蔥自昔多材如樂曹之功業巍煥千古維縉之科第彪炳一時今豈無其人乎亦在人之自奮何如耳士果有志則何事不可為以豪傑自期則豪傑矣以聖賢自期則聖賢矣古人之成法具在也微言精義昭然經史也身體而力行之豈患不為天下第一等人哉苟志不立甘為庸愚拘於氣囿於習迫於飢寒陷於功利溺於異端蕩於辭章學術愈卑人品愈下即欲如樂曹如維縉且不可得而況過此以往聖賢事業哉如是而曰地不生材豈地之罪哉本縣承乏茲土為朝廷宣教化厚風俗作人材是其職掌慨未之能也竊樂觀爾多士之志焉謹擇本月幾日舉行季考凡在學生員暨闔境儒童務期畢集各抒懷抱使本縣知爾多士平日之

所學若何能不移於氣習否能以古人自期待否將拔其尤者以為一方之儀型庶幾相磨相礪人材日出而本縣亦得藉手以報朝廷焉雖其所以相期者不在文藝之末然言者心之聲也觀其言可以知其心韓退之不云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爾多士果能志聖賢之志上窺周孔之奧下入程朱之室以正誼明道為學以先憂後樂為心發而為文其不與流俗之文相去霄壤者未之有也本縣當拭目以觀爾多士其勉之

墾荒示

為勸民墾荒事照得務本力穡乃備荒之上策磽瘠之上苟可播種皆足資生查靈邑兩次奉 旨豁除荒田糧額蒙 朝廷浩蕩之恩固甚厚但此等荒田雖係瘠壤其中豈無可略施播種收升合之利為餬口之資者乎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一行起科則所收之利不足以完公稅播種之利有限起科之害無窮所以逡巡而不敢種耶不知此不足慮也 朝廷所欲起科者乃膏腴沃壤永遠成熟之田若爾

靈邑荒田皆係邊山濱河岡阜之區邊山者遇雨則略可種植逢旱則盡成石田濱河者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依然浩渺至岡阜之所中土平石縫有種作不成片段此在爾民辛勤拮据耕得一升可免一日之飢耕得二升可免二日之飢 朝廷豈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耶為爾地方官長者苟非病狂喪心豈肯將此瘠薄不堪水旱無常之土勒爾起科以貽爾無窮之累耶爾民但放膽耕種勿有所慮與其出加倍之息借貸富室債負日積生計愈促何如取之地利之無窮也設其忽遇凶荒號呼無策何如及此雨澤調和盡力耕耨俾家有三年之蓄雖遭水旱可免流亡父母妻子始為我有萬福之源皆自此始里長鄉老其徧諭村民及時努力苟有寸壤可種植者皆勿得荒棄其不可種穀可種桑梨等物者即行栽種以廣生計如怠惰不耕及里長不行勸諭者查出一體究治或有刁民將前項荒熟不常之地指為熟田挾仇祟詐者當以誣告論從重治罪

禁賭博示

為嚴查賭博事照得賭博之禁屢經各憲申飭本縣涖亭出示曉諭良善之人無不改弦易轍近訪關廂內生員之家竟有公然開場賭博者聚集無賴深藏密室之中地方保長既不敢問晝夜呼盧罔顧法紀獨不思既列宮牆之內何甘為不肖至此縱然僥倖不露為鄉黨所鄙薄雖忝列衣冠實與盜賊無異清夜自思何以自安况本縣嚴行訪拏斷不令此敗行之徒玷汙黌序除一面訪確申究外合行曉諭為此示仰保甲人等知悉如甲內有前項劣生開場賭博

者甲內人即據實呈報本縣審實立刻申憲黜革徵究如甲內人畏勢隱匿不報本縣自行查出地方甲長一併治罪法在必行各宜凜遵

又

爲嚴禁賭博事照得靈邑地瘠民貧非勤非儉不能過活爲農者當力於稼穡爲商者當精於貿易各守恆業庶幾可望漸至豐亨本縣下車以來乃訪聞爾民有不務生理專事賭博什伍成羣如醉如狂豈良民善衆之所爲合行嚴禁爲此示仰闔邑人民知悉

除已往不究外自今日始爾民當洗心滌慮盡易前非該方總甲不時稽察如有前項賭博之人立拏報縣以憑究治并具方內並無賭博甘結如容隱不報該方總甲一體治罪此縣內第一惡俗本縣痛心疾首執法如山斷不姑貸各宜自愛毋貽後悔

又

爲賭風不息民累日滋再申嚴飭以安地方事照得賭博爲盜賊之源縱賭則縱盜根本不淸其流無已靈俗澆競成風民失恆業因而游手蕩徒以賭爲事飢寒所逼勢必爲非本縣不忍以赤子陷於迷途將來即爲賊階業經頒行條約諄諄勸諭近乃批閱詞訐或因賭而雀角兆爭或因賭而毆辱斃命構釁結怨事非一端皆由爾地方人等視爲具文以致無籍棍徒引誘良民開塲囮賭放利抽頭博陸呼盧無分晝夜是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保甲不稽查隣里不舉首爾等不思此風一熾小而穿窬大而截劫窘迫無聊從此民無寧宇矣言之髮豎除現在察訪並發示嚴禁外合再嚴行申禁爲此示仰該地方

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共相戒勸各安生業該地方不時嚴查不許無籍棍徒局賭誘惑釀成流患致害地方仍月出具並無賭博甘結呈報如頹風不改仍前賭博倘經告發或被訪聞立刻嚴拏究治地隣不首一併連坐照律治罪決不姑恕凜遵毋忽

禁打降示

爲嚴禁行兇毆打以愼法紀以保身家性命事照得俗尙浮靡禮崇謙遜今靈邑之民賦質强悍好勇鬬很習以成風本縣下車以來每閱招情屢見兇徒懷

挾私忿輒恃强凌弱憑多暴寡橫行毆打或折人手足或損人眼目割耳劓鼻無所不至且有傷重致死畢命於俄頃閱律法開載鬬毆殺人者抵命傷人致殘篤疾與刻眼折指抉耳鼻等項分別充軍流徙煌煌 國憲何可輕犯乃不忍一朝之忿害人自害未定罪名先受囹圄桎梏敲扑慘刑已定罪名重則正法輕亦遣戍由此而田園蕩盡衣物變賣供費不給飢寒迫身上則累及父母下則累及妻孥且鄰里親屬干連在內隆冬盛暑往返解責曠時廢業怨恨無

已至此地步悔當何如故消仇解怨忍人讓人乃保守身家安全性命之良法切勿爭强逞雄止圖洩忿於一時不顧無窮之禍患也擬合通行飭禁爲此示仰城市村莊居民人等知悉惰將本縣之言時時省惕各保身家性命倘有干犯法紀恣行兇暴者立拏重究以正其罪以免無干牽累若里鄰不舉私自講和一併嚴行懲治該地方勿視優游以長悍風各宜遵凜毋忽

息訟示

爲勸息訟以厚風俗事照得健訟之風最爲民間大害每因一時小忿不能忍耐一訟在官勢不由己經年累月守候公門受吏胥之侮不敢出聲求遂其小忿而反受無數惡狀不甘於此而甘於彼何其愚也又有所爭不過銖兩而訟之費反過於所爭甚而破產蕩家者有之故欲爭氣則訟之受氣愈多欲爭財則訟之破家更甚智者必不爲此卽幸而勝亦成一刻薄無行之人仁人君子所深恥而況其未必勝耶此皆由唆訟刁民喜於有事乘兩造之小釁因而鼓

惑成訟希圖取利愚民不知而入其網羅本縣每見此等惡習未嘗不痛之憐之靈壽一邑向稱醇樸寡訟然本縣未入境之前已有抱訟牘而控於道旁者誠恐此等習氣日進月長浸成惡俗爲此示仰境內人民知悉除人命盜案萬不容已者方始告官其餘戶婚田土小小忿爭務宜忍耐聽親族勸息勿聽人唆且如有一事吾果無理耶固當開心見誠自認不是吾果有理耶退讓一步愈見高雅與其爭些小之利何如享安靜之福本縣雖設有三六九告狀日期

然但願爾民為耕田鑿井之民不願爾民為餉訶公廷之民但願爾民為孝友婣睦之民不願爾民為便給善訟之民鄉長保長宜傳相告諭俾咸體本縣此意相與勉為君子而恥為浮薄則人心和而天意動荒旱之災亦可因而消弭矣其有向來慣為刁唆誣告起滅詞訟者亦宜痛自省改洗心易業倘或怙惡不悛本縣訪知定行按法重處決不姑貸

禁圖賴人命示

為嚴禁輕生以重民命事照得某邑風氣剛勁人每

輕生或因口角微嫌或因睚眦小忿輒尋自盡投繯溺井服毒而死者比比皆然原其意謂拚一死以圖賴他人殊不知自盡無抵命之條人未嘗坑害而已死不可復生拋其父母撇其子女永絕夫婦之好舉家號慟慘目傷心死而有知不識其追悔當何如也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又何可一朝之忿自行戕賊致死哉此皆愚夫愚婦一時短見不知此身所關之重也父母生我則我之一身為父母所倚賴我生子女則我之一身又為子女所仰給輕生自盡耄年父母何人奉養幼小子女何人撫育人雖至愚莫不有愛父母憐子女之心何其忍於拋棄乎故死之重比於泰山惟男死於忠女死於節烈乃為得所若因微嫌小隙憤恨而死男為頑嚚女為潑悍不孝不義非節非烈枉死而不得善名徒貽人以訕笑由此思之其亦可以猛省矣至於姦惡之徒指屍訛詐糾衆毀人房屋碎人家伙搶人衣貲逢人亂打兇暴等盜賊輕生之人謂有此一番可行故捺命之念所由起也擬合嚴行禁飭為此示仰城市村莊軍民人等知悉嗣

勿因一時嫌隙短見輕生倘有投繯溺井服毒身死者指告他人概不准理若以自縊自溺自毒自刎揑為謀故毆打情詞即坐以誣告之條若不經官糾衆私行打搶借端訛詐一概拘拏治以搶奪之罪各宜凜遵毋忽

禁重利示

為嚴禁重利以甦民困事照得小民窮苦至極終歲勤動辦完國課尚慮不敷而富室大家悍卒土豪或開當網利或放債盤占吸髓吮脂為富不仁小民當

窘迫之際卽物值一兩而質當不過一二錢銀不足色秤戥又輕未出門時已耗加一及至取贖足色大戥又違禁取利五分者或六分者不等公然行之無忌至放債之家非寫房地作抵卽勒子女爲質每月五分以至加一稍一過期卽利上起利重重盤算必至房地子女盡歸其手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甚而官糧不完反完私債不獨病民兼之病國莫過於此合行出示禁革當鋪放債悉遵定例行利不過三分不許利上起利盤人房地子女窮民省得一分卽受一

分之惠又與富者無損而亦貪沾恩靡既矣爲此示仰闔邑軍民人等知悉無論當鋪放債如有行利三分之外者立拏解憲律法如山斷不姑貸速宜易轍毋自貽戚

懸賞購盜示

爲懸賞購盜以期必獲事照得律文凡常人捕獲强盜一名竊盜二名者各賞銀二十兩此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之意今盜案纍纍而未聞有常人獲盜者緣小民不知律文孰肯犯難緝捕而爲此有害無利

之事不苐乎口不肯捕獲卽肯救護苟非孱弱可擒者不過嚇之而已誠恐血口扳害拖累無窮夥賊啗算後患莫測所以捕獲者寡而盜不能終無也合無仰請憲臺通飭闔屬州縣卽官出示曉諭徧貼鄉村嗣後有能捕獲强盜一名竊盜二名者無論當場平日各賞銀二十兩當堂給散外加花紅鼓吹以鼓舞之如獲盜之後或本犯指扳或日後夥賊誣陷皆不准理若暗害報復既嚴保甲復不夜行又何足患如是則人人賈勇莫不爭先恐後以闔村之衆奮擊一

二十之賊徒奚啻探囊取物卽有兎脫鄰封亦必堵截獲之勢難奔逸矣此本縣陳弭盜安民幾款之一蒙撫院憲批通行各屬飭遵在案除轉飭外合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凡有盜賊卽各鼓勇擒拏務使匪類斂迹安居樂業共享昇平

禁違禁取利示

當鋪本是便民爲商原欲取利本縣豈不知之但立心須平如此地向來有加利至五分六分不等者貪多務得不特有干功令抑且大犯陰騭爾商人謀利

不過欲爲子孫計爲性命計若殘忍至此雖得厚利子孫豈能享用耶性命豈能保其牢固耶本縣惓惓欲爾商人減息非特爲窮民計抑亦爲爾商人性命子孫計也據呈商人亦自有苦處然窮民之苦不更百倍於商人耶因已之苦而厚取於窮人所謂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可乎不可乎宜聽從本縣將心放平爭利不如輕利之爲安多得不如少得之爲美天道昭昭報施不爽試從清夜一思自知本縣之言不誣倘謂鄰封皆然何獨靈邑當輕則爾商人當學好

樣不當學不好樣在爾商人中孰明不一明者應先倡率務爲公平則人人喜悅皆願到其典中得利未必不及多況天心眷佑積陰子孫更自無窮乎其深體本縣之言毋忽

鄉約保甲示

爲申明鄉約保甲以挽頹風以靖地方事照得鄉約以勸善保甲以懲惡即古比閭族黨之遺法而行之未善或有其名無其實甚則苛細騷擾反不如不行之爲愈是非法之不善行之者未能講求盡善耳昔人云鄉約實行自無姦兇猶有姦兇是鄉約未嘗行也保甲實行自無盜賊猶有盜賊是保甲未嘗行也本縣承乏茲土願爾百姓盡爲良民風俗淳美獄訟衰息盜賊屏伏閭閻寧謐惟是力行二法庶幾可有成效而又痛惡苛擾恐反累地方今與爾百姓屏除煩文講求實政爲此示仰闔境民人知悉除鄉甲條約業已申明外擇於幾月某日先於在城舉行鄉約隨即查點保甲以次單騎親往各村莊悉照在城舉況本縣所到之處嚴禁騷擾絲毫不累我民如有借

端生事者立拏重處其鄉約保長等務須實心任職倡導鄉民稽查匪類如有仍前視爲故套苟且率責者革除不用外仍治其怠惰溺職之罪各宜自奮互相勸勉以副本縣期望爾民之意毋忽

申禁差人示

爲申禁差人以安民業事照得當差人每多無籍惟知利已奚顧他人受累雖不奉差尚欲空手弄權何況得票入手勢如狼虎恣意索詐不滿其壑不止如催糧則不計拖欠多寡惟計酒貲輕重重則雖多放

縣輕則雖少帶比如拘審則原被證佐任其播弄遂其心者多方幇襯拂其意者每事刁難至若多受人財賂即害人性命亦所不惜小民畏法遥望青衣至門無不神驚膽喪積荒遺孑　朝廷尚且蠲逋減賦以愛養之反為若輩吞噬情何以堪差人下鄉雖經禁止然日久法弛亟宜嚴飭催糧拘審一案催糧責之見年拘審即原告帶審庶爾民各安耕鑿閭閻獲寧矣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如有陽奉陰違私自下鄉擾民者一經訪聞法在必行

禁革冗牙示

為禁革冗牙以便民情事照得牙行之設原因小民負物到市價值不一恐人爭競設立牙行以主交易誠不可少至於纖微之物價值明白小民自能貿易原不待牙行者自應聽從民便乃有無籍棍徒希圖射利如雞卵零星等物亦皆假借牙行名色把持貨物任意低昂窮民受累合行嚴禁為此示諭後開各行知悉自示之後各務歸農不許赴集評價其有從前朦朧請帖者俱行繳銷如敢陽奉陰違仍假借牙行名色把持市物者查出定行重究不貸

禁演戲示

為實心敬神嚴禁惡習事照得敬禮神明在實心不在虛文愚民無知乃以演戲為敬神不知此乃褻瀆神明不敬之大者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肯喜此游戲不經之事必遭殛罰決不眷佑為此示仰城鎮鄉村人民知悉今某月某日本邑城隍誕日爾民當實心敬禮不得仍蹈向來惡習如有倡首演戲褻瀆神明者定行重究決不姑恕至期本縣率領士民拜神訖

即於廟中舉行鄉約宣講六諭爾士民各專心肅聽將此六諭句句思維字字體驗如有平日素行與此不合者翻然改悔洗滌肺腸庶免天譴其素行與此相合者務益加勸勉以徼神眷此乃敬神之大者本縣深有望焉各宜凜遵毋忽

行查示

為行查事照得分莫切於師弟禮莫重於死喪未有師長病故為弟子者漠然安坐不行一拜不奠一爵者也有儒學訓導某沒於官已經半月諸生竟有若

罔聞知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本縣身在地方有維持禮法之責合行查飭爲此票仰儒學門斗逐一查明凡在學文武生員孰到孰不到備悉開列報縣限三日内回覆如有仍前漠然安坐者即以行劣論定當詳報學院處分決不姑恕

禁止夜行示

爲禁止夜行以免截劫事照得保甲若清則居民之盜可以無虞至於道路之間猝然相遇殊難防範然白晝截劫苟非積年賊寇不敢輕發每見道路失事

非早即暮或趁集夜歸或攅程早起貿行曠野孤踪踽踽賊遂乘閒肆劫此實自取而盜案貽害地方若皆日出而行未晚而息雖有强徒從何下手合無仰請憲臺嚴飭闔屬州縣文武各官曉諭沿途汛兵日將落無許人行水路無許舟行鄉地歇店日未出無容客走驛遞差員不在此例柵門辰開酉閉遵行勿失自無後患倘有行客昏夜被截必須根究於開柵之人治以通賊之罪斷不寬假則夜行無人而截劫之患可除矣此本縣條陳弭盜安民幾款之一蒙撫院憲批通行各屬飭遵在案除轉行外合再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務期恪遵共享敉寧勿視泛常自貽後悔

勸諭監犯文

爾等犯人這身子也是父母生下的當初父母生你的時節也望你成家立業望你養老送終望你榮宗耀祖誰想你今日到這個地位這皆由你一念之差不安生理好喫酒好賭錢交結匪類遂做出這個事來其中也有窮極了沒奈何去做的也有家裏儘可

過得這個是好生意不肯收心自恃勢力無敢發覺放膽爲非毫無忌憚希圖分得財物大家快活不知天理難容王法難掾一朝敗露板枷帶鎖淹禁牢獄在官府豈不知愛惜你一樣的皮肉只是法上去不得了沒奈何只得將刑罰加在你身你等遂受盡了苦楚若是强盜則屍拋曠野頭掛路旁固不必言就是竊盜也有竊盜的刑罰有何趣味你的妻子在家裏悲啼你的父母在家裏痛哭又對人羞恥說不出來真可酸心迴想當初若不是一念之差守分安

貧聽天由命就是吞飢忍餓强如今日受這般苦楚如今悔也遲了然天地開人也沒有一定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只要你等將這箇心改正了痛悔向日的不是一心要守分安貧如今若得出去再不敢喫酒賭錢再不敢交結匪類再不敢做這樣非爲的事將聖諭六言時刻在念頭上轉你若有了這箇心卽使今日便死也做一箇好鬼若僥倖出去便從新做箇好人日遠一日人只見你後來的好處漸漸忘了你向日的醜行依舊可以成家立業依舊可以養老送

終依舊可以榮宗耀祖不枉了父母生你的心切不可說我今日已做壞了索性做一箇不好的人罷如此則永遠無出頭日子了然更有一說你今日要將這箇心改正也不可看容易了須要將主意拏定方纔改得若主意不定旁邊匪類的人將不好的話來引誘你你被他引去了向日不好的念頭重新發出來了切記切記我今這一番話眞箇是你們對病之藥無非哀憐你們一樣是父母所生的故諄諄勸化你你們也動心麼你們這一點動的心便是做好人的根基切不可輕看了努力努力

三魚堂外集卷之五終

三魚堂外集卷之六

詩

乙卯候選北上途中偶吟

屯亨隨遇去遲速總平常我今跨驟北萬事正難量
所賴此方寸養之有微長執卷對先聖猶如在家鄉

途中遇雨

湖水正瀰漫風雨復連綿路上泥深尺僕夫不肯前
天晴何可期日中強加鞭長隄渺無極一步一盤旋
整轡坐騾背傈傈恐隕顛寄語當途者須知行路艱

清水潭紀事

去歲波濤上今年成坦途東隄雖未竣功成良已多
羽書旁午至暫從浮橋過艑艘仍淛行安瀾未可歌
廟謨正焦勞莫憂久蹉跎

有儀軒歌 有序

昔年嘉定有署事公倪伯屏者我邑人也曾
有德於民民因建報德祠其內有假山爲予
前任趙尹雍客移置署中有儀軒軒雖美觀
而祠幾廢予故有感而作

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來自故侯祠
問昔祠初成吏民競祝釐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辭
翼翼堂與室尊嚴若神祗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
廢興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移
翦拜各相戒千載以爲期動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
感應捷桴鼓聖賢寧我欺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
反躬而已矣何歎亦何疑

壽倪母仲孺人七十 有序

余昔奉教於貞吉先生佩服典型高山景行

常在心目而貽孫以英年克紹前矩門風之
美甲於吾邑天下禎祥孰大於是茲值仲太
孺人七十誕辰以家範占之眉壽其未有艾
乎敢述徽懿用當作祝不足云詩也

至聖有懿訓慈孝家之祥物則有麟鳳器則有琳瑯
孰若慈與孝太和斯洋洋吾友抱奇質生長當湖旁
家門多藹吉藹極生輝光手持尺素來示我蘭芷芳
曰予有慈母恩重如穹蒼襁褓失所恃慈母勤撫將
辛苦常萬千不能一一詳寶我如珍珠惟恐寒暑戕

嚴君當耄期往往伏枕牀湯藥躬調奉日夕常無方
又恐子婦知每誡勿徬徨誠心貫上下事事縈肝腸
今年七十載精力幸康強願借君子辭庶幾進一觴
我聞起竦立展卷發芬香君家和氣積福履正未央
我昔挾陳編肄業君東堂朝夕君爺梓銘刻在中藏
愛必計深遠敬則及梓桑慈孝相感孚盤結成光芒
澹泊與寧靜古道猶不亡積善有餘慶斯言豈愚狂
况復賢慈母令德自當章純嘏皆自有期頤亦尋常
何必少室芝乃足慶無疆贊此萬石風何往非康莊

願借君家矩埽除聲利場囂競永不作天地長平康

祝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壽

滔滔鴛湖水日夕流不窮自昔産英傑卓犖光鼎鐘
今茲清淑氣發萃少宰公學貫千秋上令德四海宗
經術陳丹陛正色率羣工朝野競歎羨昭明日有融
壽母顧之喜有子慰我衷我昔相夫子一經常苦攻
兢兢守祖德豈敢冀亨通源盛流自大穮蓘必有豐
何以報　聖恩惟有勉靖共仁義我家學拳拳服心
胸薰猶務分別鸞鳳必盡庸風俗登三古事業皋夔
同恭聞至聖訓顯親孝乃隆期頤吾自有愼勿念尸
饔燕山千萬仞峨峨極蒼穹僉言願壽母遐福如山
崇

田家行

誰云田家苦田家亦可娛上年雖遭水禾黍多荒蕪
今年小麥熟婦子儘足哺所慮欠官錢目下便當輸
昨夜府檄下兵餉尚未敷里長驚相告少緩即逮辜
不怕長吏庭鞭撻傷肌膚但恐上官怒謂我縣令懦
傷膚猶且可令懦當改圖陽春變霜雪爾悔不遲乎

急往富家問倍息猶勝無田中青青麥已是他人租
歸說朝廷上方問民苦荼貢賦有常經誰敢咨且吁
不願議蠲免但願緩追呼

滹沱篇贈靈邑貢士馬子騰兼示諸生二十二
韻

我來滹沱濱滹沱水盈盈浩氣所盤結賢哲常挺生
屈指數前獻往往移我情邇來教養弛人才多圮傾
絃誦雖不輟實學苦難明馬子秉秀質文詞麗且清
屢戰覽序中每試輒先鳴　天子臨曲阜慨然思治

平有詔搜俊傑選拔貢於庭馬子首應選光耀滿荒城余聞喜不寐匪爲相知榮方正者獲進庶幾吾道亨願言益努力聖學是經營一勝何足言所志在大成男兒生天壤當學朱與程兢兢務主敬致知且力行天理爛熟時萬事鴻毛輕古今艱鉅任皆於我身擎山川亦生色千秋常錚錚勿謂世滔滔何妨亦祿程勿謂聖域遠近在牆與羹我聞先民訓致曲能有誠

贈安平令陳子萬兼訪中州名集十四韻

君家世忠貞兄復盛文章代有風雅才海內共稱揚君生震澤畔長在闕伯鄉南北清淑氣君兼有其長喜與君作吏同在恆山陽願言貴切琢示我以周行聞說古商丘自昔聖賢場人才常濟濟史冊多芬芳近代風未泯作者亦蹌蹌君爲我訪問俾得瞻輝光堂奧雖難言庶幾藥其狂時事多棘手愧我學未詳藉君廣聞見或得起膏肓勿謂掣肘中何用尋秕穅

贈阜平令潘价維硯災靈邑十四韻

與君生南服作吏恆山陽君質如鸞鳳君器如珪璋區區樗櫟材祝之若望洋所與君同者惟此惻怛腸荒邑遭洪水四野盡蒼茫束手正無策中夜起彷徨喜君捧檄來惻痛若身癢慷慨告大吏不救民且僵閭閻鳩鵠情遂得達廟廊君馬自喂養君僕自齎糧有酒不敢飲有肉不肯嘗知君憐溝瘠意不在豆觴何以報大德惟有中心藏悠悠滹沱流此念固不忘

潁川行贈同寅　景翁拜壽

潁川太守黃次公卓犖不與凡吏同八載潁川無他技力行教化贍貧窮耕桑樹畜不厭煩田者讓畔

長空亭豬烏肉特餘事所尚不在誇明聰是時百姓苦吏急桑孔張趙聲隆隆獨用寬和稱長者治去泰甚何妨尊戶口歲增治第一鳳皇神爵鳴雝雝有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旌其庸太傅御史次第拜起家爲者丞相終謁者丞相亦偶爾可喜得之寬平中乃知持法不貴刻俗吏嚴酷貧朦朦夏侯尚書洵有用經術原與吏治通煌煌班史循吏傳讀之不覺生清風

贈陳安平子萬拜壽

來髮誦漢史仰止博陵崔亭伯既翩翩子玉亦多才
實也少沉靜卓然出塵埃惟讀政論篇不能不徘徊
文以嚴致平茲言何為來王道尚寬仁豈盡欺我哉
解網非罷軟斯民良可哀子真激一時無乃未細裁
陳君宰茲土膏澤日益培借問何以治闔賦山有臺
申韓非我學視民如嬰孩一破崔生論俾我心目開
君常持此念陽春為君回心與造化游千秋常恢恢

表賢母閭

越歲在龍蛇風景偶告愆畿南及畿北處處民苦饑

黍苗盡枯槁農夫容胝胼草根盡充食斗米三百錢
恒陽有賢母惻然心憫憐我賴先世德諸子聿翩翩
聲名溢中外冠纓滿堂前當此旱魃虐千里多饑懸
天子尚咨嗟憂形雲漢篇況吾桑梓情忍視無炊煙
前憲有遺則我願一追騫鄭展出鍾粟黔敖陳粥饘
豈不惜錢財其如心轡邅我食可無肉我衣可不鮮
但無溝中瘠我便安食眠出我鬻殘資一一陳路邊
務使鳩鵠形殘喘得苟延閭里競歡呼何啻甘露零
歌祝遍遐邇直達九重天有詔出丹陛伐石南山巔

特表賢母閭芳聲俾永傳寄語厚積者勿徒務戔戔
蘇茲菜色人勝於買良田

壽叔祖話山翁七袠

憶昔總角時屈指里中賢卓犖固多人叔祖寔翩翩
自茲竊綢繆服膺常拳拳每一接緒論輒復意欣然
私喜黃叔度近在家庭前中歲遠宦蜀召杜聲流傳
一朝賦歸來優游茂叔蓮身隱名愈震年高德彌堅
隴也愧不敏留滯在幽燕嘗思脫塵網追隨當湖邊
時聞老成訓庶幾箴其偏竊怪漢伏生九十便多愆

客勞鼂大夫不能辨百篇孰如我叔祖終日常乾乾
有詔問尚書一一能口宣

贈崔平山

聞說古王母遺跡在房山舊編莫可考紛紛傳里闤
豈願從八駿來觀禮義閑抑是穆天子挈之游人寰
區區白雲篇大雅久欲刪況茲益訛傳千載疑信開
君子貴令德何必遠追攀瑤池咫尺耳無事西出關
惻隱滿腔子勝似仙人顏不見崔使君視民如恫瘝
自從兵戈來閭閻日苦艱一自君下車逃亡漸次還

嘖嘖歌頌聲往往流山獬充君愷弟念召杜直等閒
此德何終極滹沱水潺潺

梁溪詠題潘貞女奔喪記

夙昔聞梁溪蔚爲賢聖鄉赫赫高與顧發憤立大防
埽除末俗態奕世有輝光至今兒女子亦知重綱常
制行有偏全此道猶未亡卓哉潘貞女志操嚴秋霜
未識夫婿面永矢不敢忘於禮似爲過葬性逾共姜
不惜一生寡斯志良可傷我從貞女弟得一聞其詳
示我奔喪記滿紙覺芬芳人生苟努力何事不可彊

勸秦美新者是誠何心腸

孤松吟送僉憲梅崖李公解任還都

孤松生高岡夭矯挺奇形雖遇大風起不隨衆草零
大風有時息孤松長青青人生有屯亨自昔多變更
所貴學道者猝加之不驚毀譽任紛嘵吾獨守吾貞
不見黃次公歷盡通與窮忽從廷尉議忽並丙魏崇
榮落有何常萬事真夢夢所以董江都明道不計功
下帷是吾事升沉惟上穹勿憂世險巇但願吾道隆
俯仰無愧怍何處衆論訌路旁多歎息競欲問太空

誰知君子胸霽月與光風

箕山

吾聞古箕山云在嵩高旁又聞許由跡乃在郤穀鄉
孰是孰非歟往事多渺茫不識動華世何故有留良
豈見共驩兜意氣猶揚揚所以甘高蹈不顧任棟梁
不知皋與禹日孜孜廟堂懷襄勞拮据飢溺在心腸
之子若聞知應愧獨翱翔我友產洛水筮仕恆山陽
宰相箕裘在膂力兄方剛努力崇明德前途正未央
鵷鴛賴扶持四海仰休光應令箕山客俯首謝疎狂

光武臺

咄咄光武臺遙接堂陽城當年馮鄧輩竭力相扶撐
功勳垂竹帛至今有休名世道方隆平無事談戰征
儒生思報國惟在六經明敷之爲吏治膏澤徧蒼生
人心永固結勝是求干城王子抱經術洞悉閭閻情
絃歌徧四境村農安緊耕方且搜文獻遠追先民程
但願行君學何憂潢池警爲謝雲臺將無勞費經營

寄山西范進士彪西

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

發憤尋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爭與薛時時在□□
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道賴干城
愧吾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旣已遠誰人開我盲
願言去世網竊附在嚶鳴勿嗤下里音如何辱韶英

送鮑湖叔南歸

仕宦如奕棋勝負何足論所貴有天爵到處自長存
所以古先哲三已色常溫不見宋考亭一生明六經
登朝九十日謠詠滿中庭著述仍不倦身退名愈馨
莫恨一書生不得作公卿古來書生業往往勝簪纓

高山衆所仰千秋常錚錚願言志大道一切鴻毛輕
埽除詞章習佛老并擯清濂洛與關閩時時在□□
孰云三徑中不可追咸英

讀宋布衣集

偉哉宋布衣文詞何陸離氣吞雲夢澤舉世皆披靡
遺編十存一光芒若鼎彝磊落眞可愛胸中無一疵
男兒當如此何庸學脂韋所惜珪璋質未經琢與追
洙泗旣云遠狂狷多陵夷魁梧奇偉人汩沒酒與詩
展卷一莊誦慨然思仲尼

贈宗冀州意園并詩

咄咄宗使君分符來信都喜君在衆中慷慨發訏謨
曰余同舟人所貴相匡扶有善宜競勸有過莫面諛
卓哉君斯語迥與流俗殊自從大道隱人各謀自腴
吏治日益雜民生日益劬苟能充君言相應如鼓桴
皋夔可攀躋龔黃何有乎願我百君子人書置坐隅
同寅而協恭相率遊康衢埽除曉近態直上追唐虞
借問何能爾皆君所懸孚茲德視恆山千秋永勿渝

贈潘子遠亭尊人詩

錫山潘遠亭秉志何芬芳作吏恆山南遠邇稱循良
一朝賦歸來意氣殊洋洋益勵青雲志精進不可當
問君何能爾淵源正孔長有親未白頭奇跡在戎行
少小耽經史志在追黃唐孝友著族黨才器重珪璋
偶因感世變一試黃石方挾策上幕府慷慨當危疆
轉戰常岳間洞庭波不揚數奇未封侯荷戈帝京旁
兵民相錯雜一一歌平康衛霍何足論直希渭濱姜
嘗聞過庭訓男兒須自強文當贊化育武則務匡襄
不必計利鈍但斷此心臧余聞起竦然所見何堂堂

宜吾遠亭子志操如鸞凰愧余樸遬材不能領琳瑯
幸昔託同舟得一睹光芒捉筆遡梗概聊當進一觴

贈曹翁錄萊七十

自從出門來不覺七八春頭髮强半白勉强涉風塵
羨君秉奇質豪邁超等倫兒孫多英拔不啻太丘陳
優游談詩禮終日常津津門風雍以肅古道賴未泯
屈指君甲子七十今幾旬七旬何足言眉壽正無垠
愧余樗櫟姿幸託在姻親磋磨亦有年翛然徒苦辛
常思脫軒組逍遙當湖濱從君問奇字日啖鱸與蓴

左手握芝蘭右手攜鳳麟各出青緗業仔細論道眞
箕裘告成就世風亦返醇君應倍欣然陶陶同大椿

贈張長史庶常

自余來京師喜與君周旋含皇類沛中感君意纏綿
相期在千古知君念已堅慚余學鹵莽不能有所宣
從與俗翩躚自省亦多愆幸遇浩蕩恩得放早歸田
自此共野老耕鑿安堯天但樂聞賢者所學益精專
正道明道志皎然日月懸繭絲牛毛理直接先民傳
正學旣昌明爝火盡棄捐統紀從茲一王道惟平平

始信俗可移只在日乾乾村農亦狂喜光耀滿林泉

贈某十四韻

舟發潞河頭朔風初颼颼濟汶正浩瀚河淮水悠悠
喜逢素心人晨夕共優游世綱何足言邈然念前修
君方際休明尚當展嘉猷舟楫鹽梅效行將次第收
司馬洛中園恐難許久留我歸安耕鑿村農是吾儔
一經付豚兒坦然便無愁君住邗江上自昔多名流
聞說董生作相在此州正誼明道語直追孔與周
遺風猶在否爲我一訪求

贈姚亘山

丈夫志四方此言須細詳四方雖云樂何如在家鄉
況復多變態前途更難量綱羅到處有不可不愼防
所以先聖訓教人善行藏進禮退以義窮達視彼蒼
滔滔雖皆是我必擇康莊人生貴知道豈必登廟廊
君不見詩人拳拳十畝桑子陵老布衣咄咄勝侯王
堯夫安樂窩至今仰耿光此中有眞味難與世人商
君誠熟反覆知吾言不狂

贈周牧舜尊慈陳太孺人七十壽

我友抱奇質矢志學周程不遠三千里翩然來帝京
不入金張室不逐紈綺行不求印纍纍不羨金滿籯
但願聞大道歸慰壽母情壽母長名族椒蘭由性生
兒復歸高士家世篤忠貞鮑車與梁案閭里傳相驚
白頭無他願惟願兒學成無使鄒孟母獨擅千秋聲
所以令子心自愛若瓊英必欲琢成器不敢憚遠征
長安多名傑人悶之蓬瀛先欲或不遠庶幾在牖藥
愧余樸遂委平生徒硜硜承君來相問不能一發明
無已有一言敬願爲君傾恭聞古聖賢其道惟立誠

人心與道心苗莠不並榮朱子白鹿規若射有鵠正
夙夜常念茲名實自俱宏勿謂俗滔滔何妨亦裸裎
歸求有餘師無事遠經營六經昭日星只在一與精
慈幃應心喜期頤顏如嬰

題盧邑南寨村佛寺二絶

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絶纖塵當年可惜生西
土未聽尼山講五倫
偶憐愚俗多狂惑敷衍輪廻俾駭聽若知同泰舍身
事應悔當年語不經

讀張文潛江上詩因嘲

宛丘先生學頗堅惜從蘇氏雜狂禪莫道紛紛渾似
夢人生何事可茫然

男　宸徵　亘方
姪　禮徵　用中
　　寬徵　覲上　輯
壻　李　鉉　枚占
　　曹宗柱　星栻
　　張金城　固菴

外孫曹煥謀詒我
　　李文洽立誠
　　張大有長風
　　李文瀚南皐
　　李文漢倬雲
　　李文渭璜來
　　李文濱美望
孫壻席祜鎬渭南參

三魚堂外集卷之六終

皇清文林郎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前嘉定縣知縣平

湖陸公崇祀名宦錄

江南蘇州府嘉定縣儒學為千秋理學正宗百
代循良極則懇賜詳請入祠以光盛典事據本
學廪增附生員時吧授黃洪耀侯銓奚士柱周
承震王度鄭覲旒張易侯棠張詩吳宗泰周士
楷金塾申燮汪嘉禾侯萊侯永趙式陸紹泰立
闢宗宏趙合陳上驤茅茹汪來成王新銘朱騰
遠蘇廷燦董德華楊志達陸其貫石㶌江霖等

具呈前事詞稱竊惟山川間氣有名儒斯有名
臣郡邑仁聲思能吏尤思廉吏人歌孔邇既切
顧復于生前士歎靡從倍切瞻依于身後故四
川道監察御史原任本縣知縣陸諱隴其起家
黃甲發跡當湖道宗洙泗之傳學闢程朱之祕
履仁蹈義真為後學之師後樂先憂早畀生民
之任下車三月頓息澆風為政期年克張士氣
力辭請託門無飛蓋之賓省絕煩苛堂有垂簾
之治愛民如子刑廢鞭蒲疾惡如仇威行破柱
雀荷埽跡花村無夜吠之尨子弟力耕煙畝有
春犁之犢麼牙稻米載自湖田鴨脚園葵種從
官署不受一錢之贈惟餘兩袖之風當其鐫職
而歸臥轍則哭聲載道乃若就徵而往迎鞭則
甘雨隨車廷推第一廉官

御屏早記

帝簡無雙循吏言路旋登繡衣清輦轂之風白簡肅
倫常之重勞勞一載仍返林泉渺渺千年長沉
鶴夢三仕無喜三巳無慍普天猶憶祥麟有刺

必興有弊必革一邑轉思馴雉自昔年歌功頌
德已崇朱邑之祠在今日報本酬恩宜配欒公
之社伏乞立賜申詳崇祀名宦肅春秋之大典
立今古之官方宇宙清光並垂不朽等情又據
通縣里排孫忠徐平金可郁佩張仁俞位陳恩
許盛錢申徐瑞包宗曹先唐仁陸吉姚文彭漢
朱全等呈為真廉真惠奕世謳思懇恩詳祀名
宦以協輿情事切惟閭閻有戴德之思邦國有
報功之典凡著勳于民社均崇祀于春秋故御

史原任本縣知縣陸 諱 隴其賦性剛方持躬清介一登進士第早知憂樂與人同自做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甫通仕籍大播仁風念我疁斥鹵之區心勞撫字恤民力竭做之後政緩催科革火耗而羨餘悉入正供禁打降而強弱化為循良奉宣

皇化千秋再見仁君核減白糧一倣寧志慈母承遲差之擾吏不捉人蠲刁訟之姦省無穿屋化行自近力田敦孝弟之風洽畏人知飲冰絕苞苴

之路道鐫銜而復官靈壽秉節如初聲應 召而晉秩西臺懷清似昨允矣君子真能學道以愛人嗟我小民靡弗感恩而流涕即今白雲之駕已逍遙乎帝鄉而忠等蒼赤之誠倍聯依于泉壤非崇廟享曷慰輿情伏乞俯從民志詳請入祠庶千秋之祀典有光而百代之官方永勵等情前來據此隨經 帖仰本學廩增附生員李寶金封丘崇暄嚴茂初孫之謀趙長統闔宗恣趙方舒李恩王晉陛等會同原呈生員吳排覆

勘本官事跡允否堪祀名宦緣由去後今據本學廩增附生員李寶等覆稱遵蒙帖委一件千秋理學正宗百代循良極則等事行勘前任本縣知縣陸公 諱 隴其崇祀名宦祠事實緣由蒙此遵即會同通學生員金潮吳筬陸廷錕朱孚魚王晉陳張子賓趙拯泰偕戴顧言姜名世等并原呈生員時屺授等原呈通縣里排孫忠等覆勘得故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原任本縣知縣陸公 諱 隴其質純白璧調侶朱絃為士精勤尋

求理學之宗旨服官矢慎常凜廉潔之素修養其氣于浩然既極剛大而心不動見所立于卓爾歷高堅而道可從好惡無私惟辨別于義利之介始終有守更優游于得失之時若夫本邑白糧時價不齊並除浮派議加之宿弊常于餉銀猝奉嚴檄秪用獎勸辦足之良規懲訟獄之刁風先絕罰鍰竿牘察人命之飛害必除林木里鄰興庠序課農桑無非學道愛人之意賑旂女賠米價實深巳飢巳溺之仁識拔孤寒振文

風于積衰之後訪求逸老講鄉約于環聽之間
不信飲泉之譏惟甘茹蘗之苦隨久遠其莫泥
濬寵辱而不驚長生著禱于香花遺愛難留夫
琴鶴倘吾土久蒙其培養則徧野盡樂其盈寧
貫等沐恩于十五年前而遙想于三千里外當
知公在靈壽之教化無異綠水之敷施然而讀
禮家居未與木天之遜舉賢疏薦遂登烏府之
班焚諫草而內省無慚扶名教而敢言盡職夫
九德六廉君子之所難兼者而公獨兼之故當

作宰而化偕卓魯建始讀書而取法程朱三異
四知尤世俗之所罕見者而于公見之故治民
莅而成賢令君登大庭而稱真御史正藉調夫
梅鼎旋赴召于玉樓遺愛在人謳思載道蓋學
優登仕成名宦必自名儒潔己愛民有實心斯
行實政究其出處真無媿于聖賢由此追思愈
難忘乎父母宮牆崇祀實慰輿情俎豆藉光深
彰名教緣奉帖委勘遵將本官事實粘連具覆
伏候裁奪加看牒縣詳請崇祀施行等情具覆

到學據此隨該本學署教諭事舉人畢天庚訓
導楊一元看得故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原任本
縣知縣陸 諱 隴其天挺奎壁物表楷模出仕族
而清遍寒儒遇熙時而久推賢令德孚顏閔無
外乎主敬之誠學本程朱會通乎治民之術故
其任嘉邑也御百姓乃寬而不猛談斯文則樂
且有儀豈猶葛翁之愛丹砂當如宓子之在單
父未嘗浮派于上供之米價惟恐有傷于聽此
之糧排每捐俸薪以行仁允用藉糴以示辱者

文考行見宮牆之復興無黨無偏俾竿牘之自
絕隸役願辭而非怨姦徒斂迹以苟全濟前殊
無宦情端嚴實多道氣一塵不染舊爲憲府之
所深知萬象皆春長使後民之所追慕允宜同
俎豆于往喆并請標名姓于史書者也伏乞照
驗施行　右牒

本縣

康熙三十二年八月　日署教諭事舉人畢天庚
訓　導楊一元

江南蘇州府嘉定縣儒學爲千秋理學正宗等
事今將據開故四川道試監察御史原任本縣
知縣陸諱隴其詳請崇祀名宦言行事實理合
開造須至冊者

計開

一本官姓陸氏諱隴其字稼書浙江嘉興府平
湖縣人唐宣公贄之後也世爲邑甲族公中
康熙庚戌進士初任江南嘉定縣知縣次任
直隸靈壽縣知縣行取授四川道監察御史
巡視北城一年回籍卒于康熙三十一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

一本官自爲諸生卽以儒者自命日取六經四
子書及諸儒文集語錄遵朱子讀書法沉潛
玩味習之數年豁然貫通崇正學闢異說不
別建宗旨一以程朱爲準而于天文地理律
曆兵農河渠諸書莫不講求利弊洞中肯綮
以儒濟世之用年踰四十始選授嘉定縣令

一本官初蒞任卽謝絕餽遺日間供應發價平

買衙內食米俱從平湖載至取紡績諸具以
課家人又於署中隙地種蔬以自給其節儉
淡泊類如此

一本邑田多賦重公至徵糧悉除重耗且立甘
限法于臨比時糧册甘限若干次卯完及其
半卽宥之通計每限省火耗羨餘及行杖錢
諸費不啻數百緡也

一本官在任徵糧惟用勸輸間有不遵法者薄
鞭示辱民皆樂其寬厚康熙十五年軍興旁
午時值夏月奉憲提取兵餉十萬兩羽檄嚴
切公設法勸勉民感公惠爭先輸納一月之
內如數完解各憲深加優獎皆公平日至誠
所感也

一本邑地不產米解北白糧及南米等俱買自
鄰境隨時議價浮派甚夥公悉除之照時價
詳憲後米忽踊貴公俱捐俸賠補不以派民
又從來所未有也

一本官留心學校顧瞻廟宇有圮漏處隨時增

葺門外石關壞或移石為他用者公捐俸修
之不動公帑庠士自糧案興訟後鳴為殘閒
陽鱗日盛至是憚公清介不敢干以私至後
進孤寒文行兼優者一經簡拔終始培植一
邑文風為之丕振

一本官在任除命盜兩案外立限放告至十日
始發還審日危坐堂皇不動聲色輒以片言
折之兩造有自求息者即聽之去訟詞無竿
牘無罰鍰直其情即止有誣告者必痛懲訟

師有久不赴審者即註銷差役屏迹不到鄉
一年之間健訟之風頓息

一本邑命詞多假往往飛附四隣甚至延及數
里外富家公深察其害但拘訊壁隣稍涉隔
遠雖負命亦不牽連及

一本官在任日有貧人得罪富家以縣法尚輕
欲請憲牒治之公不許因批其詞尾曰富人
之體面固體面貧人之肌膚亦肌膚也役官
人懷其德當公解組輸助獨先云

一本邑有金氏女幼喪父母育于舅氏陳生家
稍長為族人誘販于杭州入旗下　功令入
旗必取本地官印結先是陳生具詞在縣公
見憲檄憶其名即捐俸具文申請上臺重其
名卒歸之

一本官初下車即嚴禁打降廉治一二渠魁餘
俱為之革心向化自公在任四境之內無以
劫搶鬬毆請告者

一本官在任年餘操絕一塵惠溢萬姓鄉閭耆

老相聚每述清德輙曰自建縣以來老眼未
曾見耳未曾聞每公事下鄉百姓焚香夾道
壺漿跪迎咸稱之為聖人

一本官以部議鐫級百姓聞之為罷市三日奔
控上臺乞留旣不得去位之日鄉城之民負
老攜幼充塞道路市中皆架棚結綵戶設香
案樹旂之氣自辰達酉農人舁耕織具塡塞
關衕執瓣香攜酒榼捧犢者幾數萬人攀號
之聲徹天觀者莫不流涕

一本官出署官物悉留内所携繩牀竹几破篋
舊箱及書籍數扛皆公所自置者也又天性
淡泊于滋味無所好勺酒不濡脣寡言笑罷
官後獨坐寓樓所閱惟先儒理學諸書望其
顏色充然勝居官時知其腴于道德者深矣
一本官盛德感人惠化及物自去任後四郊各
鎮爭迎公位以祠之曰是我父母也香花夾
道執事者無不莊敬童子相聚成羣剪紅紙
書公銜置小兜上二童子舁之迎入塾中尤

見公之教澤及人老幼者深也
一本官治嘉二載以實心行實政美不勝書郡
邑新志皆立傳入名宦可攷又鄰封及本邑
紳士惜公之去爭為序記詩歌以送之合得
數百篇彙成四卷名公歸集取豳風九罭章
中語也
一本官解任甫期年薦舉博學鴻儒適洞庭席
氏延公入都下帷教授未嘗輕事干謁一時
名公卿爭來物色之公訖太先往尋丁外艱

歸不及與試朝論惜之
一本官奉父諱居泖濱破屋數椽負土營葬蔬
食三年惟以讀禮講學為事鄰邑負笈從游
者甚衆總憲魏公象樞疏薦復職服闋踰年
始赴補
一本官繼任直隸靈壽一如治嘉邑時在任七
年化民以德朔望集紳衿耆老講　聖諭諸
條註鄉約直解梓行又于簿書之暇至學宮
講書或述先儒註解或自抒所見以示諸生

積久得一百十有八章今所傳松陽講義是
也又修靈壽縣志刻程氏讀書分年日程一
閒集皆盛行于世
一本官任靈壽時三被薦舉　上命九卿開列
天下廉官公名與焉康熙二十九年六月
上復命廷臣舉賢能官員入為臺諫總憲陳
公廷敬遂首薦公行取授御史在任一年條
奏建白皆有關風紀
一本官兩次罷職家無儋石一如嘉時仍答

授訓生徒立敎必先行後文取六經四子性
理小學諸書循循講貫率之日猶與宗人講
學抵暮無疾正席而逝
一本官平生爲學躬行實踐不以著書立言爲
急其格言至論隨感而發因事而施必與程
朱相左右于陽儒陰釋之學闢之甚力以爲
必如是而是非明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
淳也所著文集數卷刪補四書大全若干卷
四書困勉錄問學錄等書藏于家

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爲千秋理學正宗等事據
本縣儒學牒呈前事內稱云云等情照驗施行
前來准此隨該本縣知縣周仁查看得故四川
道監察御史原任嘉定縣知縣陸諱隴其宜公
華胄當湖鼎族性稟端方學宗純正闢異端而
闡程朱之祕直接淵源飭躬行而勵顏閔之修
無慚衾影嚴取予于一介清且畏知晰義利于
幾微財無苟得恩威無我參聖學以作官靜動
靜有常本經術以飭吏治清廉律己齋齋闇機

杼之聲禮樂敎人里巷浹弦歌之化庭空牒訴
治合無爲苦臥析楊俗歸有恥兩年敷政士民
感全椒之恩一旦懸車父老痛陽城之哭及復
官靈壽淸名益著于窮陬追晉秩烏臺正氣允
孚于殿陛仁人愛物學問奚慚用舍行藏聖賢
無媿所以生前遺愛久同召伯之棠迄今歿後
追思更切欒公之社故品其文學洵無忝于宮
牆而論其事功允宜享夫祀典崇之名宦寔愜
輿情今准牒呈前來相應詳請伏乞照詳施行

右申

本府

康熙三十二年八月　日知縣周　仁

縣丞潘從哲

主簿王德興

典史于　美

江南蘇州府為千秋理學正宗等事據嘉定縣詳稱云云等情到府據此該本府看得故四川道監察御史原任嘉定縣知縣陸諱隴其品自名賢裔由望族論其學術淵源則六百里之士風丕振咸知絳帳雲開五百載之經理重明共喜圜橋日暖跡其節操清嚴則耗贈靡加小民咸樂于輸將暮知無愧才姦自格于明允以故始也訏謨籌畫庶九霄鳴鳳揚輝繼也正色立朝一角神羊肅紀本府因覽士庶之頌揚不盡為

采生平之行履果確乃洵堪標姓氏于史書委無慚同俎豆于前哲者業經縣學申稱取具師生里排各不扶同執結并備造事實籍冊現在應否崇之名宦懷此輿情相應據申詳請伏乞

照詳施行

康熙三十二年九月　日知府盧騰龍

江南承宣布政使司爲千秋理學正宗等事據蘇州府詳稱云云等情到司據此該本司看得故
四川道監察御史原任嘉定縣知縣陸諱隴其性行孤高才猷純備源尋宿游程朱之道學猶存花滿河陽召杜之芳名奚愧飲一杯之白水奬剔姦釐振兩袖之淸風民安盜戢修學宮則舊制重光課多士則文風丕變及晉秩烏臺敢言盡職惠政弘施于當日猶傳墮淚之碑士民思慕于今時共愛甘棠之樹允宜崇祀名宦以慰輿情旣經該府縣學結勘不扶造具事實册申送前來相應轉詳等因

康熙三十二年十月 日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 批

據詳故侍御原任嘉定縣令陸諱隴其淸嚴一介操凜四知理學得濂洛之宗傳撫字有龔黃之遺愛旣立言而立德亦正己以正人允愜輿情如詳祔祭仍候
學院批示繳

東宮講官提督江南等處學政右春坊右贊善兼翰
林院檢討許　批
據詳陸宦性醇學正行潔品端實踐躬行思希
曾閔存誠主敬力紹程朱矻矻潛修早懷後樂
先憂之志優優敷政悉本正誼明道之心不剛
不柔得乾坤之正氣有猷有守為宇宙之完人
既盈厚而和平惠流化洽亦澹泊而寧靜吏畏
民懷衆正所以交孚羣賢于焉推轂洊登烏府
素履獨行遽返白雲百身莫贖在爾風猶將[illegible]

起別遺愛自爾難忘固宜舉轅臥轍于當年更
思崇德報功于沒世斯誠秉彝之好詎同循例
之常既愜輿情有光大典如詳即行該府縣迎
主入祠具報仍候
撫都院批示繳

蘇州府為千秋理學等事奉
布政司張　信票開奉
撫都院宋　批該本司呈詳故四川道監察御史原
任嘉定縣知縣陸諱隴其堪以入祀名宦緣由批
據詳故侍御原任嘉定縣令陸諱隴其云云等因
到司仰府奉此合就轉飭為此仰縣官吏查照
憲批事理即便遵照豎主入祠聽候
學院批示到日另行飭知毋違須票
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　　日

蘇州府爲于秋理學等事奉
布政司張　信牌開理問所抄蒙
學院許　批據該所呈詳故四川道監察御史原任
嘉定縣知縣陸諱隴其堪祀名宦緣由蒙批據詳
陸官云云等因抄呈本司據此爲査此案先經本
司詳奉
撫都院宋　批允㮣經轉行遵照置主入祠在案今
奉前批合再行知仰府卽便照例置主迎送入祠
仍具文報司以憑轉報均無遲違等因奉此合行

轉行爲此仰縣官吏査照院批事理卽便照例置
主迎送入祠具文申明以憑轉報毋違須牌

康熙三十三年正月　　日

嘉定縣爲于秋理學等事仰四班頭役刻撥派全
副執事人役逐一伺候幷着吹手小甲撥派細樂
隊鼓三班與炮手鋪單夫禮生金鼓旗鎗兵轎夫
着一甸保正鋪設名宦祠及排紅綵門備茶等項
幷各甸保正傳諭搭綵迎送一一完備聽候于三月十
一日迎送
前任陸公木主入名宦祠致亨祟祀毋違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　　日

維
康熙三十三年歲次甲戌三月朔己亥越十一日
己酉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知縣周仁暨闔邑紳
袍貢監士民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于
皇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前知嘉定縣事平湖
陸公之靈曰惟公鍾英吳會間氣篤生品端志
潔行修經明學優後仕正己正人出爲廉吏入
作直臣名標
黼扆望重公卿道本鄒魯學紹周程著書垂訓玉振

金聲儒風丕振士行以興仕止以時寵辱弗驚
末流砥柱吾道干城去嘐雖久輿頌如新秉彝
同好遺愛難泯仁忝兹土景公儀型思繼肅規
俗美化行申祀瞽宗俎豆維馨公其昭格鑒兹
悃誠尚饗

二希堂文集十一卷首一卷

（清）蔡世遠撰

清雍正十年刻本

二希堂文集十二卷、福建巡撫採進本

國朝蔡世遠撰。世遠字聞之、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
官至禮部侍郎。諡文勤。是編乃其所作雜文。冠以
耕耤賦
聖主親詣太學頌、青海平定詩序、日月合璧五星連珠頌、
河清頌
樂善堂文鈔序、共六篇爲卷首。志榮遇也。其餘序四
卷、記一卷、傳一卷、論說書共二卷、墓表誌銘行狀
共一卷、祝文祭文共一卷、雜著一卷。目錄之後有
其門人寧化雷鋐附跋。稱其堂所以名二希者、世
遠嘗自作記、言學問未敢望朱文公、庶幾其眞希
元乎。事業未敢望諸葛武侯、庶幾其范希文乎。其
務以古賢自期見於是矣。前有雍正庚戌
皇上在藩邸時
親製序一篇。稱其講學著書、教人以忠信孝弟仁義、發
明濂洛關閩淵源有自也。及立朝而風采議論、嘉言
讜議、足以爲千百世治世之良規、則又國家棟梁之
任也。今觀其文、淵源於六經、闡發周程張朱之理、而
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所謂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
業、發之爲文章者、吾於先生見之。煌煌
天語、載在簡端。
睿鑒品題、昭示中外。非惟一時之
恩遇、實亦千古之定論矣。迨我
皇上龍飛御極、於甘盤舊學
篤念彌深。乾隆己卯
諭正文體、舉世遠之文爲標準。癸巳
詔編纂四庫全書、世遠著作又蒙
褒錄。且
絲綸宣示、均字而不名。寵禮儒臣、於斯爲極。今讀其集、
大抵理醇詞正、具有本原。仰見遭際
聖時、契合非偶。其上邀
知遇、固不僅在文字閒矣。

雍正十年

二希堂文集

本衙藏板

皇四子序

夫自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斯文之來尚矣故日月星辰之文於天山川草木之文於地登龍於章升玉於藻莫不因其質之美而文之以益其盛焉二典三謨商書周誥之爲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心之要道也是故藴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者聖賢

一

之所以爲聖也摛華靡於篇章
鬬一字之奇巧者雕蟲之技虛
車之飾之所以爲譏也徒脩其
内而文不能見於外者亦大雅
君子之所弗尚也故孔子於斯

道之隆替未嘗不寓之於斯文
之盛衰文所以載道豈虛語哉
三代以降左氏傳屈氏離騷太
史公書賈氏治安董氏賢良三
策紹上古之淳風繼大雅之元

音雖其德未臻於盛要皆其積
有源其流有光堪以垂世而行
遠魏晉之後變淳朴爲綺靡化
元聲爲冗薄而文之衰極矣至
唐韓昌黎乃起衰式靡天下復

歸於正同時若柳宗元其後若
歐陽三蘇曾子固諸人代繼其
踪又有周程張朱諸大儒繼起
遠接歷聖之傳明道以覺世而
斯文之盛遂如日月之經天山

川之緯地豈非以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而斯道之存端賴斯文之盛以流播於天地間乎吾師梁郡蔡先生守道君子也常爲吾言天地性命之奧道心人心

危微之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周程張朱之心傳而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克己復禮以全其天命之本然民胞物與以盡其功用之極致斯不愧於

天之所賦而成其爲人矣若風雲月露以爲文者藝也然道德盛於中而英華見於外斯亦君子之所不廢也因出平生所爲文示余余披讀之餘而嘆先生

之實爲有用之儒也先生講學鼇峯教人以忠信孝悌仁義發明濂洛關閩淵源有自也及立朝而丰采議論嘉言讜議足以爲千百世治世之良規則又國

家棟梁之任也今觀其文則溯源於六經闡發周程張朱之理而運以韓柳歐蘇之法度如金聲玉振於有虞之廷也如卿雲麗日昭映霄漢而爲中天之瑞

也如江淮河濟支流衆派之終歸於大海也所謂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者吾於先生見之抑又有說焉先生之文固足以繼昌黎之踪而抗歐蘇矣然先儒以爲昌黎因文以見道今先生教人必先之以格致誠正之功天人危微之判而後繼之以文焉先生自修固可知矣吾以爲先生體道以爲

文并非因文以見道請以質之先生與天下後世以爲何如也

雍正八年八月

皇五子序

夫文所以載道也古之為文將以抒平日之所學表生平之所見發揮古聖賢之蘊奥而已設徒質而無文文而不足以行遠

又曷足貴哉今觀二希先生所作文鈔見其文與道並暢華與實俱脩未嘗不反覆沈吟而不能置也夫韓柳歐蘇四者古之能文者也考其詞則有原有委

無虛浮靡雜之言察其義則有體有要無裝飾造作之態雖不足為載道之文要亦文之可以垂世而行遠者矣先生居閩以道自重講學鼇峰名利之心未

嘗不棄之如敝蹝而視之如浮雲也凡通省之士有慕道從學之徒無不在所教之中誠不慕名而名已馳於遠近不貪利而利已與利物者孰大焉因是以

其體道之心發為覺世之文高下抑揚之中有剛强正大之氣議論探討之際有雅潔靜正之風八年以来相聚一堂所勗我者在明物察倫之學克己躬行

之功不樂以文章表見恐溺於此不免徇外而忘内也然言之有物者行之自遠積於中者必見於外誠之不可掩也先生平日知道畏義服行不怠積於中

者素矣惡能掩之哉韓柳歐蘇之文至今讀之猶令人贊慕而不舍安知異時不更有賛慕不舍於先生之文乎於是高先生之志慕先生之文而序之於後

云

序
石璞未雕識若罕爲美玉清潤
輝光燦然矣蒙霧未披介乎疑
似青天白日有目盡覩其清明
矣醇儒抱負百代宗師秋空無

雲滄海無波風標峭峻閻譽旁
流世之學若仰之如泰山喬嶽
慕其道而不得其門淂其文而
争先覩之為快
聖天子崇文重道理學昌明碩德鴻
儒後先迭出我師蔡闇之先生
弱冠登甲第經史百家貫串乎
胸中而大道了然一本於中正
初居閩講學鼇峰教人以忠孝
仁義之本天地民物之理古人

未發者先生發之有缺漏者補
之著書十七種皆關乎世道人
心之言誘人遷善改過以成其
德先生之學所以關乎天下者
由其忠孝廉潔端方正直之名

闡於天下也
詔入內廷任為宗伯授經於
皇子余因得識先生面戊申冬
奉
特恩詔入隨

皇子讀書遂得與先生晨夕討
論而聆先生之教爲先生之文
高乎山浩乎江河望之如海
天旭日岱岳春雲渺然而不可
及挹之如函關紫氣天半朱霞

氤氲而無端倪然論議則立千
百世之良規儒生奉之為席上
之珍
國家倚之為棟梁之任闡發鄒魯
之心傳而合周漢唐宋文人為

一手觀其美則既雕之王探其
奧詎非撥雲霧而覩青天乎道
學之傳賴考亭朱子以繼濂洛
之宗而當時及門之士如蔡季
通博學强記精通曆數朱子一

見曰此吾老友也易學啟蒙屬以起稿其後書傳亦以屬蔡氏子然則蔡氏之學直接考亭溯本窮源先生因以其家學蘊為道德而發為文章者歟是為序

受業弟子平鄉王敬撰

編校姓氏

後學汪由敦謹堂　李清植立侯

受業王　峻　趙大鯨　于　枋　吳龍應

王廷琬　彭啓豐　周紹龍　王興吾

恒　德　許　琰　吳華孫　陶正靖

鄂　敏　吳履泰　張先蹟　田志勤

張　湄　雷　鋐　徐梁棟　曾　豐

羅　經　王葉滋　劉文誥　房　璋

佘聖言　王　材　陳天寵　張大宗

徐　鐸　金志章　柴潮生　俞敦仁

陳　鍔　潘中立　張聖訓　李國相

張士璉　李　旻　劉弘祖　徐　熊

曹輯五　沈世楓　霍　備　王　櫓

席吳鼇　彭元墀　史鳳輝　史貽儉

陳邦勲　吳嗣富　陳　霖　許宏聲

姚培益　郝世藩　林枝春　周景柱

蔡　鈞　張　桐　黃鶴沖　何　璉

朱　發　涂逢震　顧　景　李清雲

吳斗光　劉炘　鄭基　姚世倌
劉栻　季芳藹　李紘　艾芳
彭心鑑　李成龍　趙錫孝　鄭登瀛
聶蟾宮　鄭重　陳九齡　蘇石麟
王文清　黎東昇　趙瑛　楊廷為
高乃聽　李國祚　姚焜　蔣楷
繆敦仁　吳沆安　蔣欄　蔣斅淳
吳周聚　趙永孝　郭應元　海齡
呂見龍　程揚宗　顧禺　官獻瑶

陳飛　陳疇九　王輝　壽昌
陳竑　張乃會　楊大壯　譚玉鶴
盧士超　張聖教　巫近漢　左方熹
施萬春　戴鉉　葉有詞　戈鎧
張廷簡　馬有聲　宋繡　張宗義
金士奇　林鴻　袁銑　鄒子香
吳雲容　鄧里龔　劉人龍　較陳錫
常琬　程慄　梁棟　熊蔚
鄒瑛　張萬銓　何桂　沈廷鶴

王煒　孟濤　李倬　毛貢
林桂　張光華　周碩勳　黍士顯
邱仲胆　張夢熊　佟保　朱元翰
朱超玫　陳世培　曾汪源　莊元
陰日嶸　陳碧水　王世仁　黃光先
倪敬球　陳善綱　鄭文炳　郭起元
陳羅登　陳用　陳洪範　葛廷光
鄭一志　游思試　黃梅　張文熬
李應斗　許宗岳　范蕃祖　張國鈞

鄭元觸　蔡本鉉　周溥　林瑩光
謝瓚　王勉　葉昌枝　張宗海
葉朝瑞　林融園　李思哲　陳繩
鄧協仁　藍宗輝　陳昌宗　陳廣
顏英　黃上舁　程郊　林應選
方大綸　李夢苡　陳天球　林玉樹
江澐　黎元　曹永進　李芹
鍾益　張問達　陳嶠　賴源
賴鳳機　陳天鋧　雷鳴夏　宋膺簡

張憓雲　陳士鋧

[redacted]

同懷弟鳴珂　可遠

姪長淳　賓興　元成　長淀　煥章

長濠　長滄　重儀　必取　長湯

淮　新　雲從　長洲　長淏

長澗

姪孫黎光　式廓　本繩　鳳　本椃

蘭芳

外甥朱　輝

男長漢　長澐　觀瀾　長瀜　長浩

長汭

二希堂文集目錄

卷之首

賦頌序

聖主躬耕耤田賦

聖主親詣太學頌

青海平定詩序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

河清頌

卷之一

序

樂善堂文鈔序

稽古齋文鈔序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總序

歷代名儒傳序

歷代名臣傳序

歷代循吏傳序

四書朱子全義序

薛敬軒先生文集序

楊龜山先生集序
居業錄序
周易淺說序
學規類編序
濂洛風雅序
古文雅正序
重修漳州府志序
漳志山川小序
漳志學校小序

漳志藝文小序
困學錄序
大學衍義補叅訂序
四書集註衷義序
四書尊聞錄序
桐城夏氏忠孝節烈錄序
黃氏宗譜序

卷之二

序

安海詩序
桐城張公焚餘草序
家忠烈公遺詩序
李思亭同居詩序
黃元杜文集序
陳峻侯詩序
晉陽靈雨詩序
陳少林遊臺詩序
王直夫詩序

鹿洲初集序
雪巖詩序
八閩試牘序 代
九閩課藝序 代
甯用見時文序
呂潤樵時文序
李訒菴時文序
錢弱梁時文序

卷之三

序

皇五子奉
命祭告闕里
文廟序
送儀封張先生祭告闕里序
送李少司馬巡撫廣西序
送鄂少保相國經略西陲序
送傅少宰巡撫浙江序
送黄侍御巡按臺灣序

送林太僕序
送李訒菴歸安溪序
送錢孟輔出牧嘉定州序
送黄張二縣令序
送鄭逸溪令興化序
送陳石民令盋都序
送王完璞分巡貴西序
送張又渠出守揚州序
送從子濟川南歸省覲序

卷之四

序

安溪李先生壽序
蔡母林孺人八十壽序
孫封君壽序
何介伯六十壽序
壽退巖七十初度序
熊封君壽序

卷之五

記

葵心齋記
合祀陳黄二先生碑記
清芬書院碑記
月湖書院碑記
尤溪劉氏新修祠堂記
鶴山祖祠碑記
浦城蔡氏義田記
默廬記

他齋記
諸羅縣學記
別有天記
石丈峰別業記
旌亭記
建溪水石記
卷之六
傳
周起元傳

黃道周傳
張若化若仲合傳
李季豹傳
夏宛來小傳
阮道泰小傳
劉先庚傳
齊汴子傳
朱貞女傳
洪烈婦傳

吳烈女傳
烈女賀氏義婢安氏傳
卷之七
論
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論
漳志邛墓後論
漳志宮廟後論
說
李立侯字說

書
上沈心齋先生書
與李世貴書
與浙江黃撫軍請開米禁書
復儀封張先生書
與滿大中丞論書院事宜書
與陳滄洲總河書
與李瀛洲布政書
上儀封張先生書

復王泗水先生書
與楊賓實先生書
與趙仁圃撫軍書
卷之八
書
與鄭魚門侍講書
與總督滿公論臺灣事宜書
再與總督滿公書
復張漢驤書

與林于九
與李巨來同年
與黃貞吉
答李立侯
與黃唐堂學使
寄宋高安相國
答鼇峰書院諸生
寄寧化五峰諸生
與雷貫一

答王槐青太守
壬子九月寄示長兒
卷之九
墓表誌銘行狀
刑部右侍郎涇陽王公神道碑
麗水令王君思菴墓表
贈奉直大夫玉林徐君墓表
盧孝子墓表
詹兼山先生墓表

翰林院檢討舉孝廉方正文山董公墓誌銘
安溪縣訓導季父君晦府君墓誌銘
處士雷愼菴墓誌銘
大理寺少卿心齋陳公墓誌銘
族子載園墓誌銘
舒母劉太君墓誌銘
先考武湖府君行狀
先妣吳太君行狀
亡室劉夫人行狀

卷之十

祝文

西湖祖祠衣冠功德進主祝文
念修堂告成進主祝文
辛丑四月同當事紳耆宿壇祈雨文

祭文

祭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文
祭李訒菴先生文
祭總憲沈端恪公文
公祭黃越甫文
哭伯父習孚先生文
祭季父君晦先生文
哭從兄右章文
祭從兄修永文
通族合祭紫泥庶常文
六一姪孫哀詞
祭同年黎少司冠文
哭從弟誠符文

哭第六男長注文

卷之十一

雜著

勸輸粟引
募刻黃石齋先生遺書引
書李文饒傳後
書李呆堂集後
書陳靜恪先生傳後
書先王父季湛府君遺集後
黃門雙節紀略
跋祖祠規條
跋五思錄前卷
跋五思錄後卷
東江姓氏跋
叙鼇峰學約
叙家禮輯要
題陶存軒歸去來館圖
喪葬解惑

徵修漳州府誌啟 代
庚子秋帖示族中子弟
帖家塾
目錄終

二希堂文集卷之首

聖主躬耕耤田賦 有序

皇帝御宇之二年始耕於千畝之耤禮也臣世遠謹按耤田之禮其義有三已所自親以供粢盛至孝也躬習於農以知稼穡至恪也對時育物爲天下率以勸田功至勤也行一事而三善備者耤田之謂也我
皇上挺睿聖之姿追皇王之化闢四門以通言路頓八紘以掄茂才飭官常以修百職䘏民隱以撫萬方弊吏則揚清黜墨移風則尚儉崇淳祗祗庸庸日旰而不遑暇食期月之間典則具舉風敎滂流臣竊憬然知隆古以來唐虞三代其無以侔盛也迺修耤田之禮躬率三王九卿秉耒而耕之三推加一禮成
念農爲天下本
詔自京畿以暨河之南山之左右民有積逋賜以緩征所在大吏訪其地老農之儉勤敦朴身無過舉者寵優之秩以八品臣嘗推周頌思文桓二章之指以爲粒民者稷之所以配天也豐年者武之所以綏邦也周家宗祖世以農事爲緒遂同疆界以陳常天命匪解

克定厥家盛德大業播爲樂章其聲鏗鏘盈於天地
我
皇上仁育恩覆無遠弗届而憲古修文重農敦本於前聖
有光宜有撰述以摹萬國之歡心導兩間之和氣臣
世遠以遭逢之幸拔自海表簪筆螭頭侍學
鑾署際茲盛典媿無文章以華
國敢忘固陋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偉元聖之制禮兮重耤田之親耕洪卓爍以煒煜兮
維聿將其恪誠詎鄉甸而無艮農兮匪大穡之所馨

謇獨倣此春及兮用以供乎粢盛駟玉虬以戾止兮
軫深稻之民情所無逸以知艱兮固王心之所寧兆
九垓以豐穰兮蔽風聲之倏儵黜萬乘其猶辛勤兮
矧細甚之農氓度三時以著制兮燮王政之有成惟
輷輷以啟啟兮舉德輶而若輕斯憲古以修文兮燀
寓縣而光亨於穆我
皇德崇業廣有典有則以教以養側席而求有言惟讜占
善必錄擅長斯獎施慶春溫旁燭日朗觀民則如風
之行涖官則如天之象聽政不違於曛夕視朝早辨

於昧爽聲明旁溢於瀛寰神化同流於穹壤捷若騂
騏之驫駭應若龍鼉之鼓響憙憙呰呰巍巍蕩蕩洵
六五以四三與天參而地兩於時歲在閼逢律中夾
鍾農祥既見韶景方融天廟躔次土覛瀧涑史占初
吉瞽奏協風
天子乃順月令撫時雍念民力敬天工修王制勅秩宗前
期祇蔵將有事於先農於焉封人設其壝甸稷官申
其警諭奉禮序其班階大胥展其樂具常伯獻播殖
之儀宗人省牲帛之數其在羣后百執莫不攝威儀

竭誠素恪恭待事罔敢遑寧逮夫元辰既届曉色澄
鮮初晞溥露漸斂游烟葩瑤擁簇雲罕連翩象輿蜿
蟺豹尾飛軒
天子則被龍袞佩蒼瑛出青陽之左个協鸞和於鈞天介
御間以剡耜用稅於千畝之田爾乃降金根之車陟
青壇之位考鐘歆兮噴鍠樂焚燎兮焙媢揚祝嘏兮
正辭搢珪璋兮大端薦明德兮馨香享孝誠兮斯醉
臚駿奔兮就列篤邦祜兮以對祀事孔明鄉邑猶䝔
乃下壝壇乃就耕次乃命廩犧解韜出耒乃命太僕

牽牛執轡乃渙
絲綸金洪玉琸自古在昔農爲重事矧是千畝以享以類
曷敢不勤加三爲四爰推
御耦洪縻手試騄戀犗而服紼轅縛縹軛而馭黛耜軼河
鼓以比馴象坤儀以爲利維時爾公爾卿爲五爲九
凡厥庶民薄終其畝穜稑孔嘉神倉孔厚用以昭居
歆兆時障鳩三農康九有湛洪露兮樂胥侑壎篪兮
我牖垂髫兮髫童倚杖兮台耇其心兮克忠厥角兮
稽首感大禮之旣成慶遭逢之非偶

皇上乃念畿以內河以南並太行之左右繡壤錯而相銜
浮沛拖膏逋從弛嚴易潞活活嵐靄霧霾日觀之佳
氣益釀崧嶽之膚寸長瞻旣近輔以優渥復瀕海而
均覃考力田之賜爵自漢世爲美譚晉勞農以終老
稌鋤雲而觸炎苟淳龎其可風錫愚賤之華轄俾皓
顛以沾榮庶觿藿其益甘耿
聖人之作則皎朝曦之方晝識靈囿之波施廓天造之廣
覆彼連山之播穀甫肇業而未究粵唐虞之命稷錯
鮮食以在宥至夏啟以牛耕始少憩乎人物洎耤典
之旣行畫鄉郊而井授相陰陽以涉澗幽可籥而口
嘆編周禮以勸民爰占豳乎登豆維斯禮之裔皐值
運會而重覲炳千古而有光召休祥之輻輳書歸禾
以爲嘉禮餘三以爲富易大有以占亨詩多稌以擢
秀經有年之必書斯豐登以屢邊惟設誠以致行故
天錫之孔厚賡喬壤以春熙頌我
皇之萬壽

聖主親詣大學頌 有序

昭代誕膺天命撫臨萬方垂光錫祚右文典學昭灼涵濊

東西朔南罔不暨訖粵若我

皇帝纘承鴻庥明哲作則帝王師儒之道萃於一身天下懷德秉義博聞有道術者莫不近文章砥礪廉隅爭自奮於

聖人之世皇哉中天之景象也

皇帝重念尊師講道謁聖崇儒風示天下莫急於此雍正

二年春三月乙亥朔

天子乃盛法服建龍旂蹕清路噦和鸞

躬詣大學大昕鼓徵淵淵皇皇釋奠於

先師禮成

御彝倫堂講明德新民之經精一執中之旨厥彰厥微既繹既闡王公卿尹侍從之臣聖孫賢裔暨厥肄業成均之士合二千有餘人咸侍日月之旁飫聞至德

天子乃頒綸綍廣崇聖之配隆褒德之典傳經之彥衛道之儒孰已退而宜祀孰未入而宜增昇平日久向學蔚蒸擴博士弟子員之額加五經孝秀之升德化洋溥教澤大洽近光之士八表之遙龐眉童稚莫不延頸企踵鼓舞懽愉曰

聖人首出天下文明此其時也粵稽唐虞典樂有教米廩有庠五典有惇直溫寬栗剛簡迪於厥中時則四方風動萬世永賴亦越周文亹亹翼翼雝雝肅肅靈臺辟雍其典則隆其意備美故其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惟無斁然後能使斯士奮興故其詩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又曰濟濟多

士文王以寧言文王作人之效而賢才之為國家寶也爰及武王陳書敬勝訪範敘倫師氏以德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大司樂以成均之法治建國之學政曰中和祗庸孝友故其詩曰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無思不服者服之至也長育有法王心有加故服之者亦較以心也我

皇上孝以事

親誠以馭物仁以恤下推心以用賢多方以訓士所以豫養獎勸漸摩成就之者靡不曲盡故能使近說遠懷奔

走忭躍駕成周而軼有虞漢帝圜橋之聽唐宗建學之盛宋代三舍之規史氏所誇又烏足云哉臣世遠備員講讀躬逢盛事揚扢有懷忘其鄙薄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帝德廣運表正萬邦文同有截化溥無疆金樞丹穴若木扶桑光華所燭錫極陳常聲靈炳彪於斯尤盛五緯集祥九州無競迺稽古制迺溯道宗斆學之本伊維辟雍鄒孟有言後先一揆夫子之道我

皇齊軌如月印川圓暉不渫如日中天萬世同晷體厥大

成誕敷寓縣息息相符黃牆若見二載季春朔日既練遂

詣宸樞舍菜初奠笙頌西磬其鐘在南樂具奏止事以在三尊師訪道罄折是廿

皇之沖德海負淵涵迺

御彝倫攸敘經講義叙粟爲膏布帛爲貞曰維大學曰明曰新克止至善天下均平曰維聖心傳十六字危微之幾誠則無事

皇建厥中一而不二錫厥庶民惟中是視臣工生徒百千其偶亦有聖嗣率彼賢後圜橋聽觀有孚盈缶渙若釋冰肅若拱斗緬從洙泗粵若放勳聖聖則同治教攸分肆我

皇上爲師爲君丕弘厥緒成狄其文既祠崇聖錫厥王封兩廡羣儒亦祈其衷如衡之平得禮之義升進廣崇毋失其類煥我宮牆紋首扶樹朝陽升梧南山騰霧經生復類弟子增數翕其從風九閡甚露皇矣

帝德於穆昭融跨虞軼周巍巍崇崇天降時雨滂沛沖融化澤所協以兆年豐咸加鹿塞玉門韜弓止戈爲武

在泮之功小臣多幸際茲

昌辰而日斯擊而身斯親懿我

皇上受福無根於萬斯年保佑天申

青海平定詩序

維我

皇朝受天眷命道德侔於虞夏土宇擴於漢唐九服寧一萬姓惠康絶島窮徼罔不置吏爭爲臣僕其有不率折之以威懷柔震疊赫臨乎方外

皇帝膺圖立極纘

列祖之緒仁孝廣被聖武布昭虛已推心知人善任一民一物咸厘

聖衷誠哉天下歸仁四方以無拂也蠢爾羅卜藏丹津青

海部落僻近甘涼曩以平定朔漠

天威所加震懾納欵

聖祖仁皇帝嘉其歸誠寵以王號兄弟數人皆膺顯爵乃陰懷傑狡內橫外姦怙惡日滋悖德蔑義潛通逆寇策妄阿剌布坦阻兵安忍同氣自戕梟張豕突

皇帝哀矜庶頑不忍加誅遣使曉諭教誡順而撫之用綏靖我邊疆小醜執迷不思悔禍敢肆陸梁

帝赫斯怒

指授方略雍正元年十月命將出師摧其部落散其黨與二年二月我師乘機進克勝氣兆於風雲先聲震於沙漠揚威疊勝得降勿殺訊得虛實批空擣堅鵰喪其林兎逃其穴乘其踣藉取彼鯨鯢生擒羅卜藏丹津之母并取助逆渠魁八人俘男女數萬馬牛羊數千晝夜窮追斬馘三千餘人賊衣婦人衣僅以身竄三月乙亥朔振旅凱旋捷

聞羣臣咸上

功德請

御殿受賀

帝謙讓不居曰是惟

皇考簡用之將豢養之兵用宜乃力克奏膚功朕何有焉但朕躬卽

皇考之躬俟祭告

諸陵勉從所請臣等謹案前代撫外服遠紀有功勲然或利其土宇或貪其寶物橫挑威擊非以討罪爲心卽漢世之平東南越服先零定西域史氏雖誇其事然不免於好大喜功唐平淮蔡韓碑柳雅鋪張揚厲炳耀鏗鍧然用天下全力久而後克孰若我

皇上大仁大勇不得已而用兵不踰時而奏績兵不過數千人役不過十有五日勞費少而成功多較之高宗鬼方之伐不需三載方之虞舜有苗之格未及七旬此皆由我

皇上神機睿算動合天心

聖祖仁皇帝在天之靈呼吸周間

豐功駿烈於是益光由此橐不戢之弓造可封之俗申有截之威受無疆之福恭讓哲惠中孚化邦薄海承休永永無極臣等叨侍

禁廷受

恩深重愧無江漢常武之作揚厲

神功各賦近體詩六章謹再拜稽首以

獻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頌有序

臣聞天開景曆表儀象以垂庥德協乾行彙祥符而昭應惟神明之黙契自經緯之胥孚凡當極盛之朝必顯非常之瑞然而司天入奏惟是星輝雲爛之文太史登書無非日麗風和之兆乃若三光聚舍七曜同躔合星辰日月以聯輝歷元會運世而罕見洵休徵於上古傳盛美於伊耆欣承隆遇於中天快覩嘉祥於此日欽惟我

皇上

堯天復旦

舜日重華

行健勵精贊兩儀而成位

體元履運協五事以均調時當

御極之三年令值春明之二月仁風普洽陽德方亨慶兩曜之重光覩五星之聚彩悦天衢之輯瑞琮璧煒煌儼玉殿之齊衡璿璣璀璨毎天濤湧雙丸如夾鏡齊飛斗極雲開五緯似編珠並綴祥光繚繞遍八表以騰輝瑞靄繽紛近三垣而拱極而況日維吉午恰符

景命之辰時正淸晨寶際升恒之始舍在娵訾之度位屬
乾宮次當營室之躔星名淸廟將行吉禮示
至仁大孝之徵特顯苞符昭
峻德鴻功之應而適
乾東益懋
巽命謙承辭大美而不居表蒙麻於
聖祖却賀牋而弗受謹告瑞於
景陵是
天意凝禧洵獨超於萬古而

聖心躋敬更遠邁於百王上世遺徽以肅愚備員
禁近贍實親日懸握管之雖竊紀月編年喜辭毫之多
慶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太極渾淪兩儀肇分五行順布通嬗絪縕其氣在
天斯成七曜其理在聖斯成王道王道之成會其有極惟純
乃備無非
天德維
天之德
聖祖肖之

聖祖之德
皇帝紹之
皇帝膺籙放勳嗣興
天心默祐錫茲祉福錫之維何符瑞孔多山川淸晏風雨休
和時詠降康史書大有穜稑嘉禾盈於千畝斯穀
圜丘同雲沛澤先
天弗違應念斯獲惟茲庶徵
至治之輝乃踐上瑞
純德之歸紀年當之歲次在巳

朝野昇平慶歌喜起時維卯月萬彙勾芒和風翔洽澹
蕩春陽吉日庚午
天齊七政燦爛璇璣何徵非徵其應維何爰莫則之管窺一
二若或得之曉籌初收曙色曈曨咸池騰旭焜燿璿
宮曰若
聖祖合體乾剛
皇帝敬承健行有常緝熙於燦周於八埏是用會合爲章
於天粤有太陰同度齊行儼如雙璧異彩晶瑩曰若
聖祖中和參贊

皇帝敬承剛柔合撰以位以育繼照重光是用會合如珪
如璋木德之精厥名維歲其位東方豐登之瑞曰若
聖祖仁育黎首
皇帝敬承恩與九有年穀順成悅豫且康是用來聚降福
穰穰南方有熒伊維火德居丙位離文明是宅曰若
聖祖丕崇禮教
皇帝欽承於昭大孝聲律身度經曲燦列是用來聚有文
有節位中央者厥名曰鎮土德所鍾光明黃潤曰若
聖祖秉信立極
皇帝敬承至誠無息格於上下神人以愉是用來聚萬邦
作孚西有長庚德肜於金齊其躔度光彩森森曰若
聖祖精義入神
皇帝敬承義制共鈞惟精惟一執中以運是用來聚宣昭
義問辰星在北清影渟渟是惟水德澄澈淵涵曰若
聖祖睿智首出
皇帝敬承宣聽如一普天坐照如日方中是用來聚昭明
有融惟茲日月協於陰陽惟茲五星應於五常若龍
之圖文象顯設若龜之書九疇燦列是昭

至德庶大精微爰標奇瑞集福承祺伊惟上古陶唐之
世璧合珠聯遙遙盛事道統治統堯始明之四千餘
載
皇帝成之丕顯丕承其道大光欽明恭讓光被平章
昊天垂象符兆顯然二五叶度億萬斯年

河清頌有序

臣聞聖人在上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是故河出圖包羲則之以畫卦洛出書大禹則之以敘疇蓋天地一元之氣分而為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之生以水為先而四瀆之水又以河為大天降嘉祥兆自河洛理固然也欽惟我

皇上四德根心五氣順布孝以事

親本愛敬之心以推暨乎百姓誠以事

天體元善之長以涵濡乎羣生澄敘官方揚清激濁而百官

以治心周節屋愷澤旁敷而萬民以察乃雍正四年十二月自陝州至徐邳淮揚黃河清二千餘里歷有數旬臣聞陽氣生於冬至而盛於春清於十二月者陽氣寖盛歲功方成貞元會合之時也清於陝徐揚究問者宅土中央萬派同流四方之所和會也經數旬如一日者

皇上中天之治日新月盛光被靡極也仰惟

聖祖仁皇帝深仁厚澤涵育天下六十餘年

皇上丕承而光大之以言乎心則清明在躬以言乎治則清和咸理觀乎人文以化成故日月五星徵其應人情以為田故嘉禾瑞麥發其祥茲又見黃河之聿清

昭

聖人之大瑞天氣感動而地氣應之地氣寧謐而河伯効靈此三才合撰之至理一德感孚之明驗也乃

天眷彌隆

聖敬日躋羣臣請陛

殿受賀

皇上謙讓弗居謂事

天如事

親受寵若驚敬畏弗懈益則歸

親虔告

景陵恩推臣下交儆共修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孔子繫大有之卦曰履信思順是以自天祐之我

皇上乾惕益深位育益弘翼翼謙謙巍巍煌煌所謂多福而天祐者莫大乎此臣叨侍

禁廷珥筆

起居領

訓周詳受
恩深重欣逢道寶之昭彰竊慕賡歌之盛事謹拜手稽首
而獻頌曰
巍巍
帝德上通穹昊高明博厚誕膺大寶惟德之徵五行順布
川泳岳輝昭回呈露百神受職四靈來遊五緯垂象
萬派安流惟河之清千年罕覯上瑞聿彰光啟宇宙
皇心緝熙雍雍肅肅江漢秋陽以濯以暴至化所孚洪瀾
渟泓清且漣漪正在嘉平河從西來星宿濯波既踰

葱嶺積石攸過北繞河湟亘於地軸龍門碣砵湍浙
洄洑元氣和會誕降嘉祺白魚赤鯉朗映鱗鬣一碧
長空素練成綺陽亨歲成榮光在此貝闕何明珠宮
有爛晶潔瑩輝爽徹霄漢豫徐兗揚歷二千里越有
數旬其清未已凡玆臣工懽忭盈廷曰惟我
皇蕩蕩難名自
建極來嘉徵懿鑠是宜致慶聿懷多福惟
帝曰俞
天寶貺予予加抑畏永念前謨

皇考陟降在
帝左右乃眷既渥申以保佑虔告
皇考以彰瑞應篤敍明昭丕承有慶惟時臣工肅然敬聽謙
尊而光
聖不自聖孝思維則歸善於
親推恩錫類交儆臣鄰昔在包羲寶圖聿獻亦越軒轅魚人
來見黃龍蟠旋當舜之時德水現靈禹則觀之我
皇首出遹爾軼王有開必先以有斯祥誰則發之河伯呈
之河伯則辭匪克爲之曷爲不滓洪鈞是使洪鈞不

居伊誰之司究厥淵微惟
聖成能太極在心即物即誠廓然太虛靜正虛瑩孰先感
召天一所生四瀆之長受劾其靈功峻崑崙澤決環
瀛稼穡維寶明德惟馨三事允治萬象光亨於千萬
年永奠清寧

樂善堂文鈔序

雍正元年世遠蒙
恩特召入直
內廷隨侍
皇四子
皇五子讀書相晨夕者九載於茲矣仰惟
聖祖仁皇帝尊經典學久道化成我
皇上聖以繼聖學貫天人萬邦作則凡所爲詒謀燕翼建

極以錫天下臣民之福者莫不是訓是行
訓誨
皇子尤爲精詳愷摯
皇子仁孝聰明遜志時敏自四子書五經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以及古文淵鑑名臣奏議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莫不講貫習復蘊之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不爲雕飾藻繪之辭而皆有以合乎仁義中正之旨八年秋九月
皇四子自訂其前後所作論序雜文詩賦分爲十四卷名曰樂善堂文鈔命世遠序之夫所謂善者在天則爲元在人則爲仁元者天地之心舉天下含生負氣蠢動植喙息之倫莫不有以若其性而資之以始仁者萬善之長愛恭宜別俯仰酬酢莫不由惻隱之心以發故在天曰元善由天而之人曰繼善賦之於人曰性善吾性高明廣大與天同體樂之者必至於浹洽暢遂爲可已而不自知然其要有三曰窮理曰克己曰虛心人倫物則之原未徹則好善之心不篤書曰惟精中庸曰明善言善惡之介當精以決擇

也然累於有我曷以克樂大學曰愼獨濂溪曰果而確言念之初生當謹持而充擴也已克則私去私去則心虛易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則誠誠則公公則人我之界胥忘咸之感以無心貴故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皇子以此內治其性情敦善行而不怠因之著爲心聲情深而文明醇茂而雅則
皇子勉之哉古之人無數示我顯德行樂已性之善即樂天之善也樂人之善猶已之善也以裕諸心以

措諸行若穀種之生生生而不息親之若芝蘭之臭
聞之沛然若江河之決善孰大焉樂莫至焉徒文云
乎哉

稽古齋文鈔序

世遠官翰林時蒙
聖祖仁皇帝命分脩性理精義親承
誨旨者將一年迨我
皇上嗣登大統累膺不次之擢得侍
日講注
起居忝與
經筵沐
恩光而親
訓誨至深且渥又喜得侍
皇子相與講貫討論無問寒暑人生遭逢之幸報稱
之難無以逾茲雍正八年冬
皇五子彙訂其古文詩賦名曰稽古齋文鈔夫所謂
稽古者豈徒博覽泛涉專爲記誦組織之學與文人
學士爭雄長競才名而已哉稽古忠孝之大節根於
天性而不容已發揮流露於云爲動靜而罔不充浹
則敦本明倫之實昭矣稽古聖狂之分義利之判是
非得失之所由然因革損益升降汚隆之所由著則

謹幾慎動之功懋矣
皇子至性過人孝恭肫摯與
皇四子朝夕相聚飲食居處同所讀之書同所作之
文同怡怡愉愉歡悅無間日體
皇上之訓以勗其德業以慎其起居故其發之文者光明
洞達微彰畢露若網之在綱若玉之在璞若珍藏寶
物之生於濱渤廣淵任人搜取而不竭此豈文人學
士習為靡麗雕鏤者所得舉似其萬一哉書曰其稽
我古人之德程子曰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言力行

之必由於稽古也
皇子其日以古人之所善者為法古人之所非者為
戒即以已所自作之文之所善所非者以自律其躬
而考其言行所善者必躬自行之所非者無躬自蹈
之夫集中所載經書性理歷代帝王名臣之論皆究
研精微慷慨論列使見者鼓舞奮興悠然神往而不
自禁他若雜文詩歌皆心得所發也
皇子誠因文以考行敬德而不違則動罔之益日進
無疆矣

歷代名儒名臣循吏傳總序

學術之與事功孤卿之與庶尹殊途而同歸百慮而
一致者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五性粹然至善用直
內之功敬修而不怠方外之功集義而無歉則元善
之長充周而不可窮先聖傳心之學於是乎在上之
為論道經邦之儒次亦為一民一物之所恃賴故曰
同歸而一致也譬之原泉廣津發自崑崙放而為河
海流而為百川潤桑田而滙沿沚皆是物也顧人生
而靜而後質與學之所近或偏得其一體漢唐以來

通經履道之賢臣君定國之彥親民濟物之選代不
乏人就其合同而論之三者本一無事於分其本充
者其末茂使董廣川大用於漢文中子及遇興唐功
不過於蕭曹房杜哉程朱大儒也明道勸神宗防未
萌之欲以十事進君能堯舜其君者也及出令晉陽
扶溝化理昭彰非守令所當法乎朱子在朝四十六
日進講奏疏名臣風烈萬代瞻仰及觀其浙東南康
潭州諸治績豈兩漢循吏所易及乎且如司馬公許
魯齋復何分於名儒名臣哉故曰無事於分也然使

語魏丙姚宋以精一之學則粗矣抗召杜卓魯於魏陸韓范之列則遜未逮矣三者之中又各有等級次第則亦不必於合也方今

天子神聖道統治統萃於一身以至道醇修飭士類以皋夔稷契望臣鄰以廉謹仁明飭吏治一道同風之盛於斯乎遇之高安可亭朱先生服儒體道夙開濟大略入為卿士出為牧伯由冢宰陟台輔以襄

聖天子之盛治與世遠同事

禁廷一日語世遠欲纂漢唐以來至於宋元名儒名臣

循吏等傳各為一集合為一書世遠在鼇峰書院時故嘗校刊先儒諸書又私纂歷代名臣言行錄實有素心願以均服職事未遑手錄屬諸同志四五人分纂傳論高安公定其領要重申討論世遠亦旁覽廣搜細加參訂再閱歲而書告成事蹟繁多年代久遠或恐有紕漏舛錯之譏要可為高山景行之藉士幸生

堯舜之世懷三代之英三者之中服膺砥礪備其全體固足以求志達道成曠代之人豪即得其一節亦足以寡一身之過淑躬而濟物藹藹吉士維

天子使人材之盛比於成周風俗之美躋於陶唐是則編輯是書者之惓惓也

歷代名儒傳序

聖人之道具於經故必知道而後能明經然傳經亦所以存道自孟子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初董江都學貫天人定一尊於孔氏罷申韓蘇張之學儒之醇者矣然伏毛孔鄭諸儒各有傳經之功不可忘也有宋周程張朱五先生繼起直接孟氏之傳聖道如日月中天道統之所由集矣而其時師友之相與講習而衍派者何其盛也輕漢儒者以爲徒事訓詁而少躬行心得之功不知代經秦火漢

儒收拾於灰燼之餘賡續衍繹聖人遺經賴以不墜漢朝得收尊經之效定四百年之基六朝反之而替唐貞觀因之而昌漢儒之功其可掩乎譏宋儒者以爲研精性命恐少致用之實不知修己盡性功施靡極使程朱得大用於世隆古之治可復也宋季指爲僞學國隨以微魯齋之在元略見施用有經邦定國之功明初正學昌明成弘之際風俗淳茂近古嘉隆以後人不遵朱學術濡而政紀亦壞非其明效大驗歟譬之談周家王業者漢儒其后稷公劉古公也宋

儒其文武成康之盛治也今尚論文武成康而忘后稷公劉古公之肇基累仁可乎然使但稱后稷公劉古公之能與周而不及見文武成康之盛治其遺憾也不又多乎我

皇上尊經重道作君作師超越百王漢宋以來諸儒

特增從祀兩廡天下靡然嚮風矣高安朱先生體究正學服膺儒行論道經邦之略與世遠議修歷代名儒傳固屬其及門安溪李君立侯纂爲傳論李君通經考道得家學之正傳自漢至元編摩閱歲高安公與世

遠又討論而考訂之毋取其濫飾節而隆行者雖有儒名必黜毋取其盜服古而清修者確守先緒必錄學者苟能志道以明經復因經以求道不岐於異說不汩於功利明善克私惟恐不及以兼收漢宋諸儒之益將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

國家有用之儒彬彬然輩出矣

歷代名臣傳序

名臣傳之始於漢何也秦以前左氏史記簡而備矣秦無名臣也削陳平趙普何也羅豫章謂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陳趙於四者有歉焉非所以示訓也故削之也苟其心有可原雖濶疎如陳實張浚必錄之苟其心有可議雖事功如陳趙必削之猶名儒之不列揚雄循吏之不列趙廣漢也廣漢猶純用鈎距之術揚雄爲莽大夫故均削之也漢唐以來人材輩出後先相望畧綜其概雍容翊贊有始有終者魏丙第

五倫姚宋王旦李沆韓富也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文正也身爲開國功臣而遂相之紀綱百度者蕭曹房杜耶律楚材也抱負經綸鬱不得施嚮用方殷遽奪之年者賈誼楊綰也頗見施用功在天壤竟以齟齬不究其材者裴晉公李忠定也屹如山岳不可動搖所遭不偶蹇蹇匪躬王嘉李杜楊震褚遂良岳武穆也苦心調護輸忠報國者狄梁公李鄴侯也劭德高年蔚爲國瑞者高允文彥博也盡行所學魚水相歡貞觀致治幾於三代魏鄭公偉矣蘇綽王朴雖偏安之臣未可小也安邦戡亂德盛禮恭郭令公尚矣周勃父子溫嶠李晟祖逖宗澤孟珙察罕帖木兒或功已成或志未就亦足欽也謀畧蓋世寵利不居張子房高矣東京鄧禹亦可嘉也抗節不屈則張許段顏文信國余闕最烈直言不諱則汲黯鮑宣劉蕡陳瓘胡銓最顯合千數百年之臣公碩彥宗勳峻節彙次成書若聚之於一堂而親聞其謦欬緒論也若設身處地而親見其設施張弛溫恭之度剛明英卓之概也觀其人論其世名

臣之行事備而古來用舍得失君子小人消長之故亦畧可考矣編次者誰自漢至隋南城張君百川也唐至後五代漳浦藍君玉霖也宋至元安溪李君世鼎也高安公既定其規模三君纂討之世遠偕加修飾之高安公又從而潤色之蓋高安公贊襄密勿於

帝廷時聆

疇咨之訓賡明良之歌世遠又簪筆

起居忝在講筵侍從之末四載以來每親聞

聖天子之所以誨飭臣工示以忠誠體國忘私忘家者諄

懇詳盡非語言記注之所能繪可以垂之千百代而爲典謨爰推本此意與諸君合訂此書以備朝夕之省覽起臣子之興觀有志之士脊乎百世之下以斯書爲階梯而上溯爲臯益古傳周召可比隆也漢唐以下云乎哉

歷代循吏傳序

昔在帝堯克明峻德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帝治之隆萬古爲昭及考二典終篇而知時雍之化雖本於峻德之明實因內有九官外有十二牧師濟盈朝循良布列也內無九官不能以成都俞吁咈之盛外無十二牧則承流宣化者闕焉又何能官得其職吏當其材蒸爲風俗哉十二牧之職卽漢之刺史牧守宋之節度觀察廉訪轉運等使也帝之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蓋亦不外養之撫之厚德以風之飭屬以安之而已此後代循吏之

極則也欽惟我

皇上留心民瘼選飭吏治凡廉聲丕著實績昭彰者必加以不次之擢反是者則降且黜天下親民之官爭自濯磨以成時雍之化矣竊謂親民之官以廉爲基以仁爲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爲之課農桑訓節儉輕徭役廣積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爲之敎孝弟敦睦姻懲誣黜息訟爭以事

至者誨諭之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者民之蠹也自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識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爲利藪者本心旣失殃及其身者也審此數者其於帝廷咨牧之意

聖天子懷保之心庶有合乎爾請張君季長學古通務有守有爲之士也適高安公與世遠欲修歷代循吏傳屬其手纂旣成加以釐訂與名儒傳名臣傳並梓以行世遠不揣固陋敬論之於簡端以質天下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

四書朱子全義序

聖賢敎人之法莫切於四子之書解四書者莫備於朱子朱子之解四書也有集註有或問有中庸輯略有論孟精義議論往復則散見於文集語類諸篇讀四書者舍朱子之書三復之而義具矣四子之書平近無奇長國家者恐人之不肯誦讀而翫索也於是以經義取士定爲程式使自証其心得而發揮其蘊與非由此者雖奇材異敏魁閎博通之士不得以自進又恐人之背馳其說附會舛錯而莫知所折衷也於是以朱子之註頒之學宮使天下讀是書者有所

依據而返之於身以措之天下國家者可不留餘憾矣沿習旣久學者視爲具文甚者惑溺於異說汩沒於講章厭棄傳註支離剽竊無有力究聖人之微旨大義者嗚呼朱子之學不明而四書之義亦因以晦矣朱子竭一生之精神以作集註精微洞徹條而恐稱然必然之或問以暢其說然之輯略精義以致其詳綜之文集語類以博稽其義類而辨別其旨歸其覽之也全故其研之也悉其知之也至故其行之也

力以之爲文章則是非不謬於聖人以之建功業則巍然爲命世之豪傑然則今之讀四子之書者專求之朱子之書而已足而朱子之書簡帙浩繁無力者苦不能徧致又不能合聚於章句之末以得其要約之方也栢鄉相國魏貞菴先生有憂之採朱子諸書彙於集註之後名曰四書朱子全義先生輔弼
兩朝聲績論著炳烺天壤顧此書尚藏於家未敍以行世歲庚寅季子念庭來守吾漳始出以授詹兼山先生校而刊之兼山爲吾漳隱君子考訂旣核剞劂成書

念庭屬世遠序之世遠海濱末學何能窺見萬一顧嘗讀此書而歎其義蘊之畢該編次之盡善也前乎朱子之解四書者朱子或則存之或則爲說以辨之矣後乎朱子之解四書者其佳者多不出朱子之範圍其自詡爲奇異可喜者皆朱子或問中之所刊駁而不遺者也其駕空躐等恃超悟而誇新得者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也其句釋字解使本文語意反以沉晦則近世之講章而朱子所詆爲俗儒者也方今

天子神聖久道化成特躋朱子於十哲之次凡朱子之書靡不通貫而表揚之是書之出適當其會吾知天下之讀是書者由朱子以上求之四子沉潛反復不囿於科擧而有以自奮其身於聖賢之歸治隆於上俗美於下則貞菴先生之嘉惠後學誠宏且遠也念庭克承父志而梓之以行世亦可謂繼述之大者矣

薛敬軒先生文集序

文以載道也古之人文與道合而爲一今之人文與道離而爲二合而爲一者本之躬以立言發乎邇見乎遠離而爲二者馳騁以爲工靡富以爲博艱澀險僻使人割斷難句以爲此眞古文也不知其離乎道也遠矣聖賢之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由其根柢深厚故其發於言者不求工而自工自孔孟以至程朱無異道也有明薛敬軒先生由程朱而上學孔孟者也當其時稱之者或曰今夫子或曰眞錢漢或曰

本朝理學一人或曰學已至於樂地亦可以得先生之爲人矣今讀其文和厚易直止求於理之至當達其意之所欲言若不顧執器滯言之譏要其言之不合於道者鮮矣抑吾於先生贈送之文更有取焉人生有友朋之贈答有仕宦之往來道益貴則言論益多名益弗則索其文者益夥豈能逃之以自高先生之贈守令則勉以守令之職贈監司則告以監司之道贈同朝則勗以直已行道務以達其欵欵之忱而後已嗚呼此皆惻隱之心所發也向使先生欲見才於文而馳騁以爲工靡富以爲博艱澀險僻割斷難句以爲古豈不堪與文士度長絜短哉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欲使文與道合而爲一也朱子曰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先生得之矣

楊龜山先生集序

道學經濟文章氣節四者合而爲一者也俗儒不講以道學之人論多迂疎而不適於用詞尚質朴而不合於時其爲人大抵簡易平淡未必有一往不可回之氣嗚呼爲此言者猶夏蟲不可語於氷井蛙不可語於海其無與於道也審矣夫學貴有本無本之學縱脩飾補苴無用於世有本之學其根沃者其葉茂本聖賢所以出治者發而見之事業是則莫大之經濟也與師友講明而論著罔非載道之書是則莫大

之文章也可死可辱而浩然之氣剛大常伸是則莫大之氣節也吾於楊龜山先生見之程門爲第稱楊游尹謝獨先生之學最著上接濂洛而下開考亭之統其傳又最廣而余獨歎先生經濟之宏氣節文章之高士乎懷奇抱異散處下僚未有不以才大用小自傷淪落者先生浮沉州縣四十年自爲徐州司法歷知瀏陽餘杭蕭山諸縣絕無出位求進之心非所謂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者乎及其晚節立朝人方持祿養交以竊榮貴先生嚴氣正性章數十上排和議收人心肅軍政論三鎮必不可棄方田水利花石綱之害必不可行李邦彥李鄴之徒必不可用使從其言豈有靖康之禍哉當蔡京貴盛之時先生以一縣令抗之卒之浚湖瀦水之事格不行是其氣固已蓋天下也當王安石邪說盛行之日先生抗疏排之是能放淫辭以閑先聖也讀其文發揮義類抒寫性情然則先生之氣節文章何不備哉或又以爲先生於數者實所兼長豈知皆本其平日明善復性之功所流而貫之者乎夫宋儒之中夷猶恬曠莫先生若也

然其樹立議論卓卓表見如此亦可以知其餘矣因序先生之集爲發其大凡以見士貴本實勝也

居業錄序

居業錄向未有刻本世遠始見儀封張先生於三山署中授以是書曰玩此則見理自明心自靜且曰人可不自奮哉敬齋先生一布衣耳歸然獨立蔚為一代儒宗遂至從祀廟庭享食百世人可不自奮哉世遠讀而識之不敢忘至是將以受梓因不辭固陋而序之曰當正道熾晦異學爭鳴之日徒得一二拘謹之人不足以追蹤往哲而振拔流俗泝上蔡稱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由其

氣足以勝之也朱子曰曾子大抵剛毅故能獨得斯道之傳子思行事他無所考如孟子所云何等剛毅由是觀之血氣之氣不可有義理之氣不可無豈故為矯異哉不如是則無以仔肩斯道而畏縮嚅囁之態必不足以挽頹風而起末俗也然苟非其心之細見理之明則雖揚躁踔厲不過湖海豪氣矜己傲物與聖賢道義之氣何涉哉詳考敬齋生平以求放心為要以居敬窮理為宗其研極天人剖析理欲真不遺餘力矣而其剛大之氣發見於語言行事之間觀其主白鹿之教毅然以斯道自任與白沙同遊康齋之門至譏其凌虛駕空儱侗自大羅一峯張東白皆當時鉅公往復論辨無所屈撓斥佛老痛抑功利使其立朝則伊川經筵之疏橫渠召對之言斷可為敬齋信之也且使敬齋少貶其道以徇於人勢位豈不可立致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見理明而浩然之氣勝也張先生平日得力於是書者已久茲特刊布以開示來學世之學者苟能不囿於卑賤收其心養其氣於以入聖賢之奧不難矣

周易淺說序

閩自龜山先生載道南來理學之盛甲於宋代沿及有明風流未歇正嘉之際姚江以良知之學倡天下龍谿心齋流弊益甚獨閩之學者卓然不爲所惑同時若虛齋蔡氏次厓林氏紫峰陳氏尤其較著者也虛齋之學篤守程朱經書講義蒙引尤爲學者所宗存疑淺說相繼出遂與並峙一時次厓蓋私淑虛齋者紫峯則虛齋之高第弟子也自宋元諸儒以後言講義者必推三家我

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旁求遺書於三家易說多所採錄顧蒙引存疑皆久已行世惟淺說尚未重梓以故其傳未廣雍正十年先生裔孫孝廉松茂謁選至京攜其書屬余序以付梓余惟易之爲書絜淨精微廣大悉備邵子言其數程子言其理朱子兼之發明象占實指爲卜筮之書以前民用夫數未始不本乎理理未始不兼乎數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數先生之指一也先生之解經也探義文周孔之精意而出以淺易之辭語必求其可

據不涉於影響亦不務爲艱深使讀者了然於文義之間而體玩服行庶乎可以歷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嗚呼易之用廣矣大聖人尚欲加年學之以寡過況其餘乎本之以孚守之以貞而因時以善其用又能懼以終始焉此寡過之方也松茂能褒揚祖德俾是書得與蒙引存疑並垂不朽且使天下知我閩學之精且詳如此有志者亦可以奮然興矣

學規類編序

中丞儀封張先生以伊洛之傳開閩中正學仰體
皇上崇儒重道訓飭士子之意特設正誼堂於三山會城
手訂學規類編一書示學者以從入之方用功之要
書成命世遠序之因述先生之意而竊有言曰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孔子而大明孔子之道至孟
子幾息而復明孔子孟子之道至周程張朱久息而
復益明凡其循循啟廸皆使人復其性而已其要有
三曰主敬曰窮理曰力行不主敬則無私之體何以

澄之不窮理則天下古今當然之則何以考之不力
行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何由有以復其性之本然
哉明儒有言道學不明士子或趨於勢利或溺於詞
章或流而入於禪學世遠竊以今世之病大半在於
勢利詞章其後焉者也禪學又其後焉者也士子束
髮受書凡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教其弟者不過以
拾科第取利祿爲急務身心性命有如外物甚或攀
緣趨附以爲進身之階幸而得志則以持祿固位肥
身保家爲長策其有能卓然自立成一家之言以垂

不朽者有幾人哉宋之眉山明之北地詞章之雄者
也雖其於道未能有闇然素所樹立類皆高自位置
有所不爲豈肯與夫巳氏者決榮辱得失於夫夫之
口哉今之以詞章自名而不離於勢利者實未數數
見故曰今世之病詞章其後焉者也宋朝當理學昌
明之會周程張朱數君子比肩而起德性問學之功
昭昭若揭於天壤學者有厭苦於格物窮理之煩者
倡爲心學之說恃其超悟凌躐等級一以致虛立本
爲宗其弊不爲佛氏明心見性之學不止是以有心

斯道者起而攻之然其爲人大都義利辨取與嚴出
處正特以學術之差有以誤天下後世不能不急爲
辨耳今之人方且營營逐逐於外而無所止尚慮其
流入爲明心見性之學哉故曰禪學又其後焉者此
也先生以一代醇儒富倡明絕學之任欲返禪學於
道藥詞章以正而力救夫勢利者隱微深錮之病首
刻是書尤爲深切著明學者苟能純乎敬之功窮理
力行以復其性之本然將歷聖相傳之道萬古猶一
日也洛閩之學其復興乎

濂洛風雅序

以詩傳其人不若以人傳其詩以詩傳其人者詩不傳則人不傳猶茂樹之一葉廣夏之片瓦也以人傳其詩者人傳則詩亦傳猶桂林之枝崑山之玉也以詩傳其人者幸則爲陶五柳杜少陵使人讀其詩而想慕其人不幸則爲宋延清劉夢得溫飛卿使人讀其詩反因以議乎其人以人傳其詩者雖其遺調屬思不與詩人爭一字之奇一韻之巧要其流風餘韻使人觀感而興起者諸先生若曠代同堂此倡彼和

也儀封張先生以人傳其詩者也生平讀書明道及所以修已而撫民者一以濂洛諸君子爲宗自濂洛下逮羅整菴既訂其文集若語錄刋而行之矣茲又彙其詩訂爲一集以行世先生蓋懼人之逐逐於詩而不思其人以可傳也且曰詩以道性情諸先生之詩得性情之正者發乎情止乎禮義三百篇之遺意或庶幾焉向使諸先生不思以人傳第思以詩傳鏤心刻骨區區於聲病對偶之間勿論其人無甚足稱者而其詩亦爲無所關係也久矣真西山先生曰古今詩人吟諷弔古者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淡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云有補也夫君子之論詩亦有補於世道而已是則先生之意夫

古文雅正序

康熙乙未歲余自京師回閩家居數載評選歷代古文自漢至元約二百三十首子弟及門私自抄誦未敢以問世也雍正元年

特召入京與同志李君立侯張君季長參論考訂又是正之高安朱可亭先生迨季長作令長洲取以授梓余因而序之曰是選也採之各家文集者若干篇採之二十一史者若干篇若漢魏之叢書文選文粹文苑文類以及名臣奏議偶有所喜則登之文雖佳非有

關於修身經世之大者不錄也言雖切而體裁不美備則賢哲格言不能盡載也其事則可法可傳其文則可歌可誦然後錄之不及三傳檀弓者檀弓經也三傳雖傳經也不及戰國策者多機知害道之言也荀韓莊列不載者斥異學也嗚呼虛車之飾與犬羊之鞟交譏也不加體察躬行之功徒誇閎博雕鏤之用先儒之所羞稱也言不能以足志文不能以行遠亦大雅之所弗尚也措之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發之有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之美言爲心聲辭尚體要斯集之所由選乎凡余所評論自寫心得不倫不次貽笑大方弗恤也名之曰雅正者其辭雅其理正也

重修漳州府志序

康熙庚寅春栢鄉念庭魏君守吾漳余時在京師君以治漳之政下詢余曰夫正己清操撫民率屬君之本所學以措之治者無待余言也顧吾漳郡志自萬曆至今闕百年矣此政事之大者非君莫可君慨然曰是吾責也治漳二年政洽民和百廢俱舉君已得其山川戶口風土人情盛衰因革之大概余時守制家居謂余曰都中所言今可行矣願以相屬余退而憮然不寐者久之曰嗚呼故老盡矣薦紳老成備知明季

國初之事者凋喪無餘余小子何知政與斯役且吾漳自百年以來兵燹頻仍典籍散失守令將校尚有不能紀其名況於鄉曲里巷匹夫匹婦之微其孝義節烈烏能家考而戶按之也哉顧及今不修後將益難因與陳君石民李君麟蒼陳君少林汪君嘉仲等經始於癸巳四月君不憚搜羅不惜糜費凡九閱月用就厥緒甲午春余以服闋入都人物賦役二卷未及定稿陳李諸君相與續成之首末序論以及義例傳記君又增損而潤色之是冬剞劂告成君以書來屬余序之余惟賢人君子之為善也非有所慕於其名也而名卒歸之庸人之不能為善也非有所顧於其名也名亦不及焉然迨其身已沒其子若孫往往以得載志乘為榮以不得與為辱豈非恒性之若秉彝之好有不可泯者耶維漳建郡始於唐初僻陋瀕海然山水峭列鬱積雄奇有宋朱文公蒞郡以後陳北溪王東湖兩先生親承其統緒道術既一禮法大明勝朝陳剩夫蔡鶴峰諸賢又起而賡續之洎及明季

周忠愍黃石齋何黃如諸公氣節文章尤巋然為天下望流風餘韻至今猶存吾漳人之不自菲薄也得無望前脩而加勵乎且夫訪古者考其山川審時者識其風土察變者詳其沿革官斯土者雖千世百世之遠猶得按其宦蹟姓氏而知其賢否有所鑒於前斯有所惕於後而凡生斯地者知科名爵位本不足重要惟砥行修名者之得垂休光於無既也是則君所以修輯是書之意也夫

漳志山川小序

清漳多名山大川梁岳大峰太武天寶天柱雄踌羅列南西北三溪環繞迴流各滌其源相為支派蓋漳之為地負山瀕海山川居十之七八可室廬而居田畜而食者二三耳然山水峭列鬱積清奇故其為人大都負氣岸尚節概歷觀史冊漳之在朝者多正人斯亦山川之靈也舊志志山川條貫脉絡倣禹貢成文今仍之百餘年來或地以人傳名以義起增潤之功所不免焉

漳志學校小序

詩書禮樂所以造士德行道藝所以考其賢能也萃郡邑之士學於學宮欲其以聖人為法聖人無不可學而至也倣周官黨正州長之意有社學有義學欲使比閭族黨皆知學也書院者聚其英而教之也建立學田賢司牧體朝廷養士之心恤其私而厚其餼廩也故類聚而附之自有宋仁宗用范仲淹之議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漳於是乎有學紫陽涖厥土風徽懋焉婚喪嫁娶一遵禮法大儒之澤也

世祖加意膠庠重頒臥碑

今上御製訓飭士子文以廣厲學官向學之士彬彬然盛矣

漳志藝文小序

著書總目自漢書以後多有載所謂藝文是也然止紀篇名而已近代志書則採其文錄之非繁也紀營建之初終明政治之好醜載川岳之靈秀考古者咸於是乎稽之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欲以垂不朽盛事難矣漳雖僻陋龍湖以一代之才敝宇於茲詩則初唐正聲表奏則文以儒術風徽所被嘒古之士後先相望守土賢大夫若他鄉前達又各有撰述有留題高廣雄編爛簡策矣

困學錄序

吾師儀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正編續編仲子師載校梓竣事都京師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中州古稱理學之區國朝則湯潛菴耿逸菴二先生最著先生宗仰潛菴而與逸菴相師友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深惆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或溺於辭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

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禮致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有加每念庸虛不甘暴棄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
明盛遭遇
聖祖仁皇帝及今
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
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

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學術事功炳燿天壤生榮死哀
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
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未嘗一
言欺人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先
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
乎學必先義利之辨而大發其惻隱之心先生分巡
濟寧時值歲饑捐家資數萬賑活數十萬人所屬倉
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中書
游歷內外至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

粟皆取之家中深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免者凡
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凜然而滿
腔惻隱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
則勗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閩
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知其人則令所屬資送未得
其人則令薦送來見則接以賓主之禮延入書院厚
其餼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閩學大興窮鄉僻
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
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

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
表著此又耳食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
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二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
撫吳則直劾督臣噶禮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
言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傳誦卒賴
聖明公道得伸夫爲大臣而猶動身家之念守令監司苟
有舉援之私者雖狀昭彰尚依違繁縶欲上彈章而
不能自決先生直節勁氣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劾唐
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

俗子徒以其小才曲辯而傲體道力行篤學守正之
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諸書合理學經
濟氣節之彥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
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
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効力河工以至垂沒
之年皆有成卷策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
爲聖賢與勉人共爲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沈思
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樗櫟之木用茲介龜非能表揚
萬一也

大學衍義補叅訂序

余嘗謂朱子小學一書內篇萃十三經之精華外篇採十七史之領要脩身齊家之道悉備於此若西山大學衍義則大學之統滙也合經史子集而條其篇目附以論斷擇焉而精語焉而詳道德具備法戒昭然由小學而讀大學衍義本末精粗體用隱顯一以貫之矣有明邱文莊公廣之曰衍義補卽治國平天下之要分爲條目次其源流定其取舍忠言偉論絡繹聯貫亦西山之功臣也南滙顧子凝是敦脩慕古

奮然爲有用之學讀文莊之書摘其要補其闕問附以已見其言平正通達要可措之行以不悖乎大學之旨顧不自信質余而求序焉余惟俗學之溺人久矣卑者以發策決科希世取寵爲事其高者務記誦工詩文以爲終身之業在是凝是有慨於此覃思博覽手錄是書以研之已者公之人所謂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者耶抑余聞之程子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謹獨謹獨者曾子釋大學之要旨誠正之實功也凝是勉之由暗室屋漏之不欺以定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匪惟知之實允蹈之矣

四書集註衷義序

雍正二年秋吾友鄭君淡之以書來曰某近爲四書集註衷義凡朱子前後說參互考訂以歸於一附以宗廟明堂井田郊社圖制方析以問世願得一言以弁其首書方至而淡之旋已下世余未見其書不敢輕爲之序越二年黄君雙玉寄數卷示余余讀之潸然曰嗚呼此吾亡友淡之玩心研志十數年所成之書也淡之爲吾漳名宿試輒冠軍篤行敦義著於漳江余自翰林十載家居常與東江諸友談經論文相易以宋儒之學淡之博覽內考究研澡浴胸中常有不可窒塞磨滅之氣今

天子御極下詔舉孝廉當事首以淡之應爲病不能赴以死嗚呼天之祐善人也其謂之何哉是書以朱子究厥中旁採諸儒下及近賢皆取其有合於朱子者錄之其涵泳白文運衆說而出之者尤簡直有體余嘗謂讀書者貴在心得躬行不徒尚講明然講明所以寫其心得而啟天下以服習訓行漢儒之解經重在講明宋儒之解經多有心得程朱之書如麗天行地尚矣餘則講明與心得有不能兼者即明代之蒙引存疑雖並垂不朽然蒙引之心得爲多我

朝四書講義首推平湖陸先生安溪李先生堪以覺世而垂後他如汪武曹諸賢考辨採錄非無足取然揚已徇外之意多求之躬行心得之功微矣夫言者心之聲也心發於聲不可欺也不可掩也余非敢輕論前輩蓋嘗探討而體驗之然後知其不可誣也今衷義之書已行於世識者自有定論顧考其篤行以觀其論纂猶逃空虛者之聞足音矣其及門高第黄希上諸子參訂而刊布之均可傳也

四書尊聞錄序

蓋嘗觀於六經諸子而後歎四書之語切也觀於古註疏及有宋以來諸儒講義而後歎朱子之心細也讀六經諸子者但即四書爲權衡焉足矣讀四書者但究研朱子集註及或問語類諸書以爲參會焉足矣明成祖詔儒臣修四書大全其擇焉不必精語焉不必詳然會聚諸儒講解以資考核有功於學者不少爾後蒙存淺達說約諸書發揮衍繹要之皆使人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焉斯已矣

誦聖門之問孝也則宜反之已曰我當如此以盡孝誦聖門之問仁也又必反之已曰我當如此以求仁誦誠身之旨則曰我如何擇善固執以誠吾身誦知言養氣之說則曰可使吾之氣有怵於私利而不剛大充塞乎夫苟不能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雖徧觀廣取何益於我苟能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雖單辭隻句皆可以勉之終身進而上希賢聖然踐履必先以講明參考會通而後心靜理明庶其有以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乎則講明之功亦烏可緩也長洲戴生景亭閉戶窮經十餘年志尚不凡自四書大全以及蒙存淺達諸書罔不究覽又參之我

朝平湖陸先生安溪李先生講解擇而存之彙爲四書尊聞錄既成求序於余余讀其書力索潛思簡而該詳而有要不必旁搜遠覽而儒先義蘊畢具讀是書者可以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發之於文措之於事矣夫今之士但思發之於文而已其三者皆視爲不甚切之務夫不能驗之身心其文亦不能親切有味不能措之於事則所謂道聽塗說而已我

國家正學昌明超軼前代

皇上崇聖右儒學貫天人每當

經筵進講便殿燕見颯剖示精微心源若接

聖教之所薰蒸天下學術日進於醇戴生之爲是書也其日以勉人者自勉以不負發憤下帷之苦心以應文明之會而讀是書者益復體之身心以措之於事無徒思以發之於文焉則幾矣

桐城夏氏忠孝節烈錄序

萃一門之中而克全君臣父子夫婦之倫豈非揭天經扶地義植三綱五常亘萬古而不滅者哉桐城夏孝子某少有至性六歲喪母持服如老成人父病割股以饋及葬廬於墓始終如一孫忠烈公汞初授黃陂縣丞用薦補麻陽令未行賊至公出沒烽火矢石間血戰死守城陷賊署偽守公指賊罵賊磔其左右手猶罵不休賊遂斷其舌剜其目戕其足以死有女適潘氏者夫死僅一女守節十八年如一日有女適

江氏者未有子江君以應試卒於旅次柩至焚香沐浴更衣而逝忠孝節烈萃於一門吁何其盛也或謂割股非孝詳考孝子生平始有無方之養終有廬墓之誠其割股乃孝心懇摯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所以為純孝也或謂縣丞小官雖與古死節名臣並傳夫位高而不死其罪甚於卑官位卑而能死其節過於高官此論古之權衡也忠烈公不以陞職而有諉責之心不以官微而苟恐求活不受偽職至解支體猶烈罵不止此與唐之張許宋之文陸何殊乎二女之賢一以生一女而守節一以未有子而殉夫此皆權於義之所當然以行其心之所安者可謂仁矣余讀宋史見崇安劉氏自忠顯公韐慷慨殉君子子羽孫珙等皆大節炳著一門之中以忠謚者五人建陽蔡氏自牧堂公發篤學守道子元定孫沈等皆登聖賢之堂一門之中以賢名者九人此皆吾閩之表異特出垂聲千載者今以夏氏較之其不可與比隆矣乎彼科名爵位烜赫蟬聯為庸夫俗子所羨慕而志節碌碌無所表見者嗚呼淺之為丈夫矣

黃氏宗譜序

古者建國立家宗派秩然左氏傳言君卿大夫世系明晰精詳而國語史伯論祝融裔苗絲毫不紊蓋簡籍可稽流傳可證所以推一本篤宗支思誼通流敬歟備至意念深矣後世民版之獻從廢户口之數祇屬虛文越鄉遷徙者往往而是文編散失氏族無可考憑漢晉以來韋孟陸機之倫世德家風咸有陳述間或遠推夫受姓命氏所自出年代荒邈豈其盡有可據者耶是以近世君子每汲汲乎家譜之修者追

本之思也而斷自譜牒所可稽以爲始者致慎之志也予謂宗子設而後族姓聯寢廟修而後情禮聚宗支與廢程張每慨乎其言之至於花樹韋家宗會法猶有取焉豈不以遡祖考之情通親愛之誼能使本心孝弟油然而自生也哉嗚呼以父母之心爲心者必能愛其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者必能睦其宗族仁孝之理秩敘自天爲人爲子者必有所不容已於斯也溫陵黃君瀹園閩之望族也雅厚以文令魏郡之東明著有惠政既營其家廟復輯自先世譜牒可紀者以爲家譜追本之思致慎之志皆於古有合仁孝之思又足以聯之黃氏其世昌乎予故因其請而序其端云

此序爲孝廉李君鍾旺代作而先生稍加點竄者也李君窮經學古持躬不苟賫志以歿先生每悼惜之故附於集中因藉以傳焉　受業雷鋐識

二希堂文集卷之一終

二希堂文集卷之二

安海詩序

皇帝誕敷文德敉寧武功曆數綿長版圖式廓敷天之下覆幬涵煦罔不率俾其有阻疆自雄倣虐不共則赫然奮雷霆之師擣其區域畏威輸誠爭爲臣僕臺灣故紅毛地鄭氏竊據三世

皇靈遠播命姚公啟聖施公琅削平奏績置一府三縣四十年來休養生息衍沃富饒額土著鮮少火耨草闢多閩粵無子弟地廣則易以聚奸民雜則易以召

亂加以重洋浩淼官吏有傳舍之思兵役更番不盡馴性悍無法馭阻於鞭長康熙辛丑夏四月二十三日羣不逞之徒叫號嘯聚蹂我民人賊我總師安平副將許君雲游擊游君崇功北路參將羅君萬蒼各率偏裨血戰死之賊遂據有全臺服僞衣冠相稱以名號文臣逃遁澎島賊勢益張五月五日制府覺羅滿公聞變投袂而起別母夫人曰兒不勦滅此兒無日矣晨夜疾馳軍於鷺島大治樓櫓調八郡之兵尅期進取提帥施公先已提師駐港滿公素知南澳鎮總兵官藍公忠勇檄以副之將校卒伍分路責成撫軍呂公瑞麟佐軍不料井里應時而具部署既定合大小戰艦六百餘艘兵萬六千餘人滿公灑酒臨江天氣霽朗義聲昭布將一其心士百其競咸知賊將內訌頒發文告設機懸賞賊棄逆効順自相攻擊六月十三日癸卯自澎湖齊發丙午施公遣其裨將林亮董方乘潮入鹿耳門諸軍銜尾繼進兵已過險人懷必死之心乘勝克安平鎮轉戰七鯤身賊衆尚數十萬藍公率精銳由西港登岸繞出賊背紅衣礟裂

賊遂大奔窮至官寮悉衆相拒復大敗之走塗角埕又連敗之癸丑長驅直入府治悉定先是滿公未至厦門時邊郡閩洶城市山村惶惑轉徙米價沸騰訛言流布既至汎舟之米四集平糶輯奸市不改肆人不知兵翠葉畢張紀律大肅衆於是知賊不足平也向使滿公不蚤鎮厦門則內地山莽四伏鷺門盡逃澎湖將潰施公雖激厲三軍而兵少餉涼其能決旬奏績乎卽滿公駐厦門不檄藍公同征亦未能成功若是速也三旬治兵七日奏績宣

天下詔縛其渠魁撫其脅從不殺而威不令而行此皆由

皇上知人善任

皇天眷佑篤生良傑同德一心式遏亂略豈偶也哉吾漳處最濱海囘思鄭氏之亂海孽山妖同時並作酷餉焚巢言有餘痛今茲之喜不啻口出作爲詩歌用誌永久名曰安海者謂是役非徒平臺邊海郡縣皆安之也既安於臺警方熾之秋必能安之於靖地克定之後湔厥亂源選用廉能布昭德教旣其秀民漸次更始我閩人貫世世食德孕育蕃息歌詠於康衢也世遠忝在史氏有採風之責因與陳君元麟張君福昶郭君元龍彙摭篇什以付之梓焉

桐城張公焚餘草序

世遠官翰林時侍安溪李文貞公嘗爲余言先進張文端公之爲人舉其大節傳其逸事以爲美談因曰文端公卜相一年遂初致政君臣之際恩禮始終圭璋之品有瑜無瑕令仲子洗馬君懿哉淵乎光遠有耀者也世遠心識之不敢忘洗馬君即今宮保丞相天下所稱爲桐城公者也

皇上龍飛公由鄉貳晉尚書遂陟政府且

命授經

皇子世遠以菲才蒙

恩起用亦濫厠講席之末公不余鄙辱誨愛之晨夕

禁廷殆將五載私喜拳曲之木上邀不次之

恩得受繩削於廊廟之上又喜得追隨諸巨公後若條風細雨之吹潤萬物也公一日出其詩一冊命世遠序之公自翰林供奉二十餘年稟學於家服勞於國所爲詩根心諧律藻耀春容大旨不外於忠孝而出之以慎摩平中若天門日觀之峰而托基厚阜也若汪洋浩淼納溝瀆包蛟鼉而有魚鰕也若壺中之冰太

璞之石也我聞在昔有以人重其詩者有以詩重其人者有詩與人並重者以人重其詩者程明道邵堯夫也以詩重其人者孟襄陽韋蘇州也詩與人並重者蘇廷碩張曲江也亦猶父子之間有以父重其子者韓魏公之於忠彥也有以子重其父者李德裕之於吉甫呂公著之於夷簡也有父與子並重者范文正忠宣也

國朝百年來父子繼相自公而外指不多屈所謂詩與人並重父與子並重者後之人其必有以位置之矣

公自名其詩曰焚餘草蓋嘗燬於火於記憶中得之斷自康熙六十一年以前後集尚未編定公遭逢

堯舜盛作夜思皐陶明良之歌召伯卷阿之音吉甫清風之頌揚扢發和與日俱新世遠又將執筆揖名以自耀焉

家忠烈公遺詩序

吾蔡在閩多理學節義之士明季流寇之亂捐軀殉節者四川威茂道忠愍公諱肱明長沙司李忠烈公諱道憲其最烈且著者也雍正十年表弟陳君桀亭令長沙卽忠烈公之死所也彙刻公遺詩合前後輓詩都爲一集世遠讀之不禁慨然三歎也當獻賊之破武昌下襄陽而窺長沙也撫藩監司以奉吉藩爲名相繼遁衡州府太守入覲公攝行守事練兵措餉爲死守計賊知公愛百姓曰不降吾且屠長沙公泣

曰寧殺我無殺百姓卽手刃乘城者數十人賊駭而退總兵官尹先民陰送款於賊與戰詐潰長驅逼城公急出百姓十餘萬户以孤城自誓城破被執脅公降公怒罵不屈使先民說公公罵曰恨不斬汝萬段手批先民先民爲走賊擲刃揕公胸血濺賊首仆地賊膽落以刃加頸公揚眉舉足自若賊斷公足裂其眉截其兩手罵益烈鉤舌毀齒抉眼劓鼻寸磔以死先是公被執時有役九人從公不去賊先殺其五人以懼公公不爲動公既死次及淩國俊周俊者九人

之一日閩俊曰俟我葬吾主後受戮未晚也閩俊撫尸呼天大哭解衣裹尸骨葬[illegible]慟哭大罵賊賊義而釋之閩俊曰若我藉義名以偷生也遂自縊死事聞賜公大僕謚忠烈廟祀勿替兵使者增公引錫為具衣冠改葬籍諸紳士從逆者產為公祠田君鄉倪君康年令善化倡新公祠復祠田之被侵沒者撫軍丁公學孔趙公申喬相繼表墓題祠葺以閩俊從祀公以名進士起家死時年方二十有九所為詩清幽峻肅凜凜鶴鶴如其人嗚呼自古國家多難援

攘急迫之時豈無賣國求降偷以全軀身躋顯秩者顧其後世子孫以為榮乎否乎即其鄉之人以為榮乎否乎引而近之乎推而遠之乎公死已近百年而凡官斯土居斯地者莫不憑弔嘘唏感仰而不能自禁况於譜系之末梓桑之舊乎忠愍公之死綠松蕃鎮帥朱化龍內叛脅降兄弟妻子家眾死者三十二人公之死因尹先民欸賊忠義所激感及從役豈不長垂天壤乎凌閩俊一徒隸耳一旦舍生取義遂使官紳兆姓瞻拜敬慕歷千百年而不衰然則偷生者貴乎義死者貴乎讀斯詩者可以慨然奮矣

李思亭同居詩序

余同年友李君思亭兄弟八人奉母以居合爨而食恂恂然雍雍然門以內無間言也康熙丙申冬思亭自為百韻詩紀其事孝愛友恭溢於言外吾漳紳士各為歌詩以美之思亭曰吾非以自多也吾懼其合而離離而不克復合故述先訓以勉吾子弟令吾子弟各勉其室人以和娣姒幸得相親相忍以永無斁也余曰賢哉思亭思深哉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凡事疎者非難親者為難又推而論

之多者非難少者為難顯者非難微者為難是故國難於天下家難於國家之中猶有父子兄弟長幼尊卑之等也身止一耳身為難身之中猶有耳目手足百骸之司也心無形耳心為難心之發為意而意之誠又最難苟能誠意則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是故君子之致力也以誠意為先其立範也以齊家為要賢哉思亭兄弟八人猶一人也娣姒則聚八姓為一家合子姓童僕又百人而無異詞焉豈非誠之所積哉聞思亭之治家也總其大綱出入會計皆仲君主之餘各安其業以讀其書仲君賢而無私故至今安之夫家人之睽始於婦人克勤克儉非婦人所難病在於自私自私而因以化其夫若子而家道壞矣由斯以言非獨思亭之賢亦仲君與諸兄弟娣姒之厚於天性互相勉以至於此也思亭將宦京師推此心以理民育物立愛立敬始於家邦曷有涯哉余兄弟三人亦奉母以居食指不及思亭三之一惴惴然懼吾誠愛之心不足以聯之也讀思亭之詩不禁慨且慕也於是乎言

黃元杜文集序

人材之所以不及古而國家少可用之才者由為士者識趣卑近志量薄狹淺陋株守時文一冊以為平生之事業在是遇督學使者按臨試高第則翹然自喜雜於儕偶則拂鬱不悅久而後忘之值省試之期則又取向所株守者而加溫習焉被放則又拂鬱不悅又久而忘之如是者循環以至於終身老死而後已即幸而得第亦不過與時俯仰隨事補寀無志氣以鼓之無師友以勵之無學識以充之遂至以得第

為成材居官為事業自非志尚卓然不囿於折楊皇荂者烏足以語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哉邵武黃君元杜少負不羈所讀經史子集一發之於文欲與古作者匹休康熙戊子歲儀封張清恪公撫閩開鰲峰書院延有志之士脩書講學其中元杜偕其尊君存菴先生來與是選尊君為閩中名孝廉叔取遠不受僞職倡學家鄉以終老元杜本其淵源刻自砥礪余時亦侍先君子得厠講席之末讀元杜之文略見斑矣歲辛卯元杜舉於鄉文益工學益懋顧滄浦樵川相去千餘里而遙不能繼見講論如鰲峰時也雍正十年元杜謁選來京以其全集示余其優柔夷愉俯仰揖讓之態絕類歐公其論古諸作雖不及坡公老林之雄健湧出然疎暢洞達亦坡公之流亞也惜其屈處於閩山身嚮不得操大手筆以與兩當世之人物以鳴國家之盛然其精氣光怪自烱爍出沒瓌異而不可掩也蓋元杜將令鳳陽行矣勉之歐蘇二公以文章名世顧歐公之令夷陵守滁州蘇公之守杭徐等郡皆政事殊絕志節偉然出為循吏入為

名卿元杜勉之清恪公之提命依然在耳也尊君之蘊蓄數十年未試者皆於元杜乎發之不在點綴聲名而在循分盡職本經術文章以治一邑之人擔荷一世之事業所就寧有涯哉余是以序其文而倂之并以贈行焉

陳峻侯詩序

松溪陳峻侯來鼇峰書院從學於余能矯然自拔於俗凡余所與諸友相砥礪者多迂而鮮當峻侯獨深信而篤好之峻侯為建寧知名士試於學使者屢冠其曹善古文尤嗜詩歌嘗自名其集曰激鳴草積數千首矣鼇峰所作又成一集亦以激鳴名峻侯家赤貧廓落不羈所遇多坎坷余不知其所謂激鳴者豈激於其遇而云然耶抑見夫俗學卑靡已甚士子浸淫日久不屑屑然與世儕伍故激而鳴耶建寧故理學之區流風餘韻猶在人間充峻侯之所學立志日以向上檢身如不及吾烏能知峻侯之所造哉峻侯在書院與同安許保生志相同道相合其唱和亦最多保生之詩以雅贍勝峻侯之詩以清逸勝要考其格調以審其性情二子者其徒以詩見乎其不徒以詩見乎是在二子之自勉與世之知二子者

晉陽禱雨詩序

康熙六十年歲辛丑山右大饑平陽汾州尤甚左都御史今相國高安朱公卿

命往賑賴以全活者無算雍正元年朱公與余同事

禁廷為我言設賑事宜且曰陽曲令沈君治行為山右第一余曰吾姻也時已心識之後山右人又為我言沈君治陽曲陽曲省會地能恤民造士上憲胥役若旗兵有弊法者執治不貸無敢譁他郡縣獄有難讞者皆曰當畀沈君云尤樂言其祈雨一節三祈三應官民驚歎以為神君嘗三任山右初令陽曲次牧沁州後守汾州雨暘

天子特簡皆有惠政越庚戌歲沈君以需次入京攜禱雨詩一册示余余因得詳爾日民情蓋自庚子秋至辛丑夏歷三時不雨求輒不應若率紳士步行百二十里至石壁山神祠禱焉是夜即雨連三日夜大雨陽曲之四隅莫不沾足君歸中丞率大小屬郊迎萬民推道歡呼作慶余於是歎天人之感甚神而誠信之無不可格也予曰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

民莫不應矣誠以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莫不應矣何謂信於天以信於民者卜之何謂信於民以誠以治民者卜之誠之道貴豫而忠於民即所以信於神况君平日行善於民爲民植福民心服且信焉故天亦信之三祈而三應其偶然歟非歟詩以道性情且紀實也不必工要亦本於誠而已

陳少林遊臺詩序

吾友陳少林年未及壯隨其族兄總戎公從戎閩粵間旣又涉江湖歷吳楚寄寓黔中黔中舉茂才第一旋遊國學歸漳浦漳浦舊鄉也時年三十餘矣從令君陳莘學先生爲講經之會又應中丞張清恪公之招講學鰲峰書院少林通書史嫺經濟至是又澤以宋儒之書七試於鄉不遇康熙辛丑五月臺灣告警鎮帥殲焉副將以下或死或竄文臣逃歸澎湖制府滿公躬駐厦門訪求熟悉臺灣事宜嫺猷略者以幣聘少林於廬少林慷慨赴幕曰賊草竊無遠

略相吞并不難平也滿公曰子能爲我涉波濤冒矢石親從事於行間乎少林遂行當是時滿公居中調度提帥施公總戎藍公分將一萬六千人少林以制府軍師周旋二將間六月師克鹿耳門遂復安平鎮大戰七鯤身連破數十萬衆長驅定府治少林與施藍二公商善後之策而後告歸滿公官其一子把總曰吾固知子淡於宦情也衆咸爲少林賀居少林曰吾何功哉控制調遣滿公功也諸將先入鹿耳門施

公績也大戰七鯤身遂定府治藍公力也且吾以一書生提一筆管掉三寸舌往來行間親見
天子威靈將士用命七日而殲巨寇上紓
朝廷南顧之憂下定鄉井揚波之警吾榮多矣吾何功哉先是少林曾脩臺灣縣誌凡所憂虞規度先事而中故滿公知而聘之歲甲辰少林重遊臺灣感舊興懷作憶昔長篇一首七律八首錄寄京師示余余時與總憲錢塘沈公同讀而贊之曰憶昔卽杜子美之北征也七律卽子美諸將之什也雖所遇不同然其忠愛愷惻之心未雨綢繆深情雅調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余是以序而傳之并其前後遊臺諸作著於篇

王直夫詩序

余與直夫爲總角交當是時直夫善詩余學爲古文浦中人貴耳賤目多輕直夫詩者余爲之序以張之輕吾文者直夫以詩彌之直夫詩旋見賞於令君陳心齋督學沈心齋兩先生名大沸余文亦不爲當世巨公所棄直夫以實著余亦竊盜虛聲也直夫所爲詩從近體入沈鬱雅健近所作古風樂府氣味淵蔚意理蓄足其不懈而力於古者耶余嘗謂詩與文難兼詩中古與律又難兼古稱詩文並擅者唐昌黎韓公宋東坡蘇公耳頃二公文勝於詩古勝於律吾黨陳少林藍玉霖陳石民陳非楚以文名者也作詩亦好古不喜律莊元仲李蟠蒼袁子楚及直夫以詩名者也作文用短簡而不事雄暢就文而言傳記與序論難兼少林優於傳記玉霖長於序論就詩而言子楚長於古元仲工於律陳李諸子亦各有長今直夫善古律而兼之然則直夫所願讓於古人者其韓蘇二公歟抑余聞詩以人傳以品爲善詩者惟陶杜氏朱子晚年好讀二公詩不用於光寧蔡端節之田居

也憤和議之誤國嘉少陵之忠君也亦二公之素所樹立然也今春余主敎鷲峰直夫贈以詩曰願言斷菜根萬事恣揮霍直夫之勗余者至矣近又以詩來曰離索足咨嗟厥守求其是直夫之自勗者至矣

鹿洲初集序

吾友藍鹿洲與余少同學同受知於令君華學陳公督學心齋沈公撫軍儀封張公九試於鄉不遇選於庠貢成均朝之名公卿大夫莫不高其才重其學

天子召見授廣東潮州普寧縣且曰以彼其才任府道綽乎有餘未三載以不善事監司削籍潮之官紳士庶各斂金爲輸其所坐官逋千七百兩有奇太守延修府志制府禮爲上賓事多咨訪而行代刻其古文若干卷鹿洲郵書屬余序之余惟今之爲古文者患在氣不充又在學不適於有用氣不充則雖掇拾粧飾貌爲古質而薄弱短促氣不能貫二五行古人所謂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者安在也學不適於有用則雖激昂慷慨抑揚反復而中無所有不能發而有言即言之亦不能疏暢而洞達所謂坐而言起而行者安在也鹿洲負不羈之才敦內行通經史曉達治體平生語經濟必曰諸葛武侯言文章必曰韓吏部以振古人豪自命尚論古今敷陳事理洪纖高下振耀而傑出奔溢閎肆若夾山雨後之江溪巨石之

裂懸崖絶谷使兒者震慴啓悍退伏而不敢廹視而按其言則又切近合機宜不如是不可以行如是行之則必有效鹿洲其可謂善養其氣卓然爲有用之學者矣方鹿洲

召見時列赴吏部試同列皆蹴踏循故事鹿洲獨奮筆上五千言奏陳五事

天子下其議多施行非抱負不偶者能如是乎及作令觸怒監司人或勸其承意屈節可以免禍鹿洲曰吾嘗歷澎臺涉大海出入風濤雷浪冒矢石入窮山密箐雜諸劖髮鑿齒剺耳文身之衆觸毒霧受瘴氣而不懼況吾蒙恩作

天子令其肯毀方詭道以媚監司哉卒以此獲罪三歲而後得脫輿之人自上達下莫不飲食愛助延請禮重爭迎致之恐後此非有浩氣者能如是乎以是氣而發之文其聲不更大以宏乎且使居官之日稍有歛心撓政事後且無顔以對彼都人士況能使之飲食愛助延請禮重爭迎致之恐後且爲刻其文以傳世乎雖然義理之氣氣也血氣之氣亦氣也有用之用

用也觀其所養亦用也鹿洲得無有未純於義理之氣恃其用而果於一用乎鹿洲今年且過五十磨礲浸潤學益粹養益深蓄其氣以裕其用以發之於文吾知文且進而躋於古而又豈徒以文見哉

雪巖詩序

吾漳林子牛美鬚髯善談論博雅能詩尤長於樂府由柳河東而上摹漢魏者也漳故有名進士曰鄭白麓戴麥村白麓閎博有史才負不可一世之槩麥村以風度勝晩年詩尤工擅當是時二人齊名於漳顧凡有論著或商確事宜皆口必吾子牛也康熙癸巳歲余修郡志於漳城鄭戴已亡傷故友之淪落諸如修古舉廢及興名賢祠宇子牛每助成之或急就之章余窘迫無以應者子牛從旁私以其稿投余余於

是歎鄭戴二君之亟稱子牛猶愛之不虛也邇年廓落不遇家益貧目疾又劇昔唐張文昌善詩而盲於目得昌黎鼓而張之身名俱顯而目亦痊今子牛之才之遇大類張文昌惜乎余之不能爲昌黎也子牛之詩咏古撫時悲壯淸峭令讀者悄然以思近以新詩惠余及和余都門所作名公卿見者莫不嘉許歎詫問曰林夢斗何人則對曰吾漳林子牛也

八閩試牘序 代督學亡公作

方今
天子神聖海內向風人文蔚起天下懷奇抱異俊乂閎博之士莫不自奮於淸時蓋數十餘年於此矣康熙壬午冬制遣學臣視學四方
天子曰凡所爲培植人材體朕意以興多士者莫亟於此召翰詹詞臣親內廷再試
命下之日
賜御書諄諭倍至某以不才謬膺閩中任竊念閩爲理學之區才士之藪年來風氣日上使者將何以仰報
聖天子責成之至意也說者謂校士之道在公與明以余

觀之公非難而明實難夫公所以難者身家與功名累之而已余本寒素通籍二十年不別治生以長尺寸先民之言閩之素矣又見家藏命穴朝有石交覆轍相仍曾不旋踵維名與利直浮漚祇之耳然遂謂余操鑑之不差則又不敢歲科兩試俱刻期一年報竣下車伊始靜候郡縣送試動需時日迺省試舉彙册送部檄點磨對前後約計三月有奇八郡一州山

峻水缺舟車再歷亦越三月有奇其中監臨校射以及簿書案牘紛拔交迎鮮有寧晷闈省生童統計幾二十萬卷明經太學又若干焚膏繼晷續閱再三雖應世叔五行俱下猶懼弗給也且夫才多者苦於額少衆儁雜綠斗而擎魯中原僅於控勒馳驟之間微分先後權衡稍失則騏驥長鳴矣才少者又苦於充數之難求結綠於碔砆求照乘連城於礌砎安知不有一二瑰瑋者乘間而投予自惟入闈以來精神勞瘁時月亦所不知余家在浙如在萬里之遙

九重至尊如在咫尺之近豈身家功名兩念尚足縈繞其胸哉今所以刊布若干篇公之同人者以明余苦心所在不忍聽其荒烟埋沒非敢云轉移風氣以品題文章自任也雖然文所以載道也制義者代聖賢以立言非知道者其言之不能深切著明是故經傳所以培其根也諸子史集所以長其識見而閎其議論也余不揣固陋欲於風雨爭飛魚龍百變之中擇其語有根柢辭尚體要者以為之坊字字正意在斯乎但明之一字自昔難之狐裘反衣古今同歎余雖頷頷不負此心終不敢謂是編有當於海內諸君子也尚其諒我而教我哉

九閣課藝序 代伯華張公作

國家以制義取士非徒使人敝精勞神獵取詞華組織文字以爲工也蓋以從古聖賢之言無過於四子之書讀者玩心力索於此則內自家庭之間以及於事君交友治國平天下之道畢具於此而又恐人之目爲平淡無奇而不加意也於是乎標以題目定以科名不入彀者雖有高才無由自見此朝廷取士之深心使天下畫然而出於一者也近世之士循名者多務實者少師之所以敎弟子之所以學皆曰此科舉

之學而已因科舉之故始治經書視經書之言止供科舉頁聖賢覺世之心寔朝廷取士之意嗚呼其可歎也已東北溪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彩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閫中肆外之餘非虛語也洪惟我

皇上好古重學加意作人

御製訓飭士子文使士先德行而後文章欲使讀四子之書爲四子之文者黜華崇實躬行實踐以自奮於聖賢之歸也乃積習成風未能盡去士子窮年矻矻含毫蘊思與已之身心漠不相涉豈非有心世道者之所深憂哉余奉

命撫閩竊不自揆仰體

皇上先行後文之意刻學規養正諸編及周程張朱許薛胡羅之書先後刊布又念制義一途所以闡發聖賢之奧義而拜獻之先資也下車以來觀風月課披閱既多擇其尤者得二百餘篇屬長洲汪武曹太史再加評定梓而行之夫閩理學名區賢才輩出素稱海濱鄒魯其人大抵閎博俊乂崇氣節尚名節不屑爲

脂韋苟合之態故其爲文多瑰奇瓌瑋不肯蹈常習故又其發言出論多有合於儒先之旨不至於窈冥昏默茫然莫得其旨歸因列訂是篇舉生平所誦習者間附評語於篇末非敢云有所發明也鼓士風所以培元氣重經書所以崇正學凡令天下知宋元明諸儒之書與四書相表裏始爲潛心體玩以爲文章既又因文章以自律其身心端其行誼則於

朝廷設科之意庶乎無負而聖賢垂世立敎之深心亦於

是而見矣

雷用見時文序

汀州多敦樸則古之士而長汀寧化爲之最蓋有李元仲黎媿曾二先生之遺烈焉元仲親受業於黄漳浦抗節不仕論著褒然成一家媿曾則師友元仲私淑漳浦爲監司有治行古文亦閎博有法蓋流風之所漸遠矣寧化雷生定國字用見幼失怙事母以孝聞兄弟相劘切年少博覽强記意氣自豪晩乃益究宋儒之書丁酉歲其族弟貫一來鼇峰書院從學於余用見以書來曰近見先生學約益知返躬切己之

功矣夫同堂執經而是心違者有之用見乃能聞風相慕余則愧歎用見要不可不謂强有志之士也庚子夏貫一自汀過余携用見時文一册求評定貫一歸而用見死矣古來銳志進學之士爲壽命所阻未及觀其成究其用淹然以没者代皆有之用見好古古文余未及觀時文根柢盤深以先正爲準的説理尤有心得之言門弟子數十人多有文名將梓其文而丐序於余余嘗慕用見而未得見悲也又悉其評用見之文而用見竟未及見以殁執筆之下不禁泫

然焉

呂澗樵時文序

澗樵與余爲己丑同年友長子舉於鄉又與余同在乙酉之歲故余呼澗樵爲年丈澗樵中州名宿畢牧菴下不余挾也嘗考漢唐以來家世之茂推有宋呂氏爲最文穆公文靖公以碩輔著正獻公榮陽公師友二程德業又加懋焉南渡以後東萊先生學宗關洛蔚爲大儒越明代則有明德先生重光而趾美澗樵則明德先生之裔孫也余嘗謂中州多沕穆之氣而澗樵得之獨厚呂氏世代多賢而澗樵承之無忝

既以詩名天下矣所爲時文渾簡高潔其根柢於理要者耶夫時文之不振也久矣氣多浮華辭寡體要全畢其外不由心得勦襲其詞不根素學無心得則察理不明無素學則致用不務時文之得失即士品之所由純疵士品之純疵自

國家得人不得人之所以分記曰事君者先資其言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時文乃拜獻之先資况代聖賢以立言士子反躬能無自愧乎澗樵有慨乎此而反之抑亦可觀其志尚矣澗樵父子同朝皆有聞望嘗同

余兩分京闈賞晰獨深故淵椎屬余序而傳之

李訒菴時文序

宋時名儒傑士多以兄弟著者程氏以伯淳正叔著張氏以子厚天祺著蘇氏以子瞻子由著呂氏以進伯與叔著皆由其家學之茂兄弟自相師友故其學術文章蔚然爲振古命世之傑吾師安溪文貞公有介弟二人仲曰訒菴先生季曰耜卿先生耜卿能通十二經範身以禮訒菴先生博涉羣書以六經宋儒爲歸宿涵養充粹坦坦施施義所不可輒形於色少登賢書令楚之嘉魚廉能多惠政康熙庚寅報最入

都補戶部主事世遠時爲翰林朝夕侍文貞公之側兼得承先生之教涵育和煦如春風之扇萬物也先生之致政歸也世遠嘗爲序以送之其亡也又嘗至湖山爲文以哭之茲序先生之文敢自外乎時文之學前輩謂之經義經義者謂其躬行心得蓋會聖賢之意以立言根柢深茂詞理雅正心細學醇者得之嘗讀文貞公之文精確高古爲制義以來第一先生之文規範與同其探微闡奧游行縱送有剛健婀娜之態昔伊川自謂某之學與明道同異其異處所以

為同也今先生之文與榕村藏稿同異其異處亦正所以為同也同異之際微矣世遠方編校文貞公全集以傳世又嘗讀耜卿之古文歎其皆經傳精液若嗣刻先生古文余當復序而行之不辭也

錢弱梁將文序

觀其文可以知其人焉觀其文尤可以知其政焉其文之和雅沖邃者其人必易直而子諒其文之雄舉傑出者其人必有特操其文之切理諳事者其人必空明而洞達其人如此其政亦因之余同年友錢君弱梁江以南之宿老也沉浸乎經史講明乎經濟者有年其為文簡古高潔長短應律余讀其文畧識其為人康熙丁酉歲以廣文卓異令吾閩之莆田余道過莆莆之人為言錢君之治廉而不劌核而不苛民

生其共吏不敢犯莆為劇邑而君治之綽有廉能聲余於是知文章之道果與政通也因為序其文而傳之且以告夫世之能文章取科第者皆將有民社官司之守或貪汙其身或庸碌無所建明豈惟上負
朝廷設官位事之意哉夫且對其文而滋愧矣

二希堂文集卷之二終

皇五子奉
命祭告
闕里文廟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
孔子而集其成漢唐以來尊崇效法各致其隆乎我
皇上而益其準心源契道法昭封五代以報功詔太學而
親享觀乎煥乎古未有也雍正八年九月重建
闕里文廟告成黃瓦畫棟悉做
宮殿制度搏拊干戚鎛狙豆籩之器

頒自上方
皇上御書碑文勒石垂之永久禮部奏請遣官祭告
上特重其典
詔皇五子承命以行世遠與
皇子晨夕相講論者八年於此矣可無一言以獻
乎天篤明在躬志氣如神希賢聖而則古先
皇子平日之深造者然也兹本
君父之命以往未事之先蠲潔其心共儼恪其身容齊肅

有加焉入
聖人之里瞻
聖人之門仰瞻大成殿大成門
皇上之御筆也門曰聖時曰弘道
皇上之所手定也瞻
聖人之像觀盥薦與神明禋拜稽如睹其溫良恭儉讓之
休也如聆其金聲玉振之範也如親其博文約禮之
教也共祀一堂及兩廡者爲四配爲十一哲爲七十
二子爲漢唐以來諸儒示我周行如臨師保顏子之

克己子路之喜聞過孟子之集義皆可師也漢儒之
傳經宋儒之體道皆可誦而可法也先哲後賢內聖
外王其揆一也
皇子念之哉禮畢謁
孔林如泰安州祀事泰山夫
孔子之道猶泰山然登泰山之巔必由泰山之麓精義入
神必始於敦倫體信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無所不通孝弟其至近而可循者乎曾子傳
一貫之旨以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

其至切而有要者乎此與登山之說何異
皇子念之哉肅將
君命祇謁
聖居近取諸身心道行於家庭對越昭事罔有斁焉此之
謂何恪此之謂受福此之謂敬
親此之謂法
聖

送儀封張先生祭告闕里序

維孔子道高德厚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漢唐以來
代有封號贈謚優崇之典未登於極
皇上膺眷嗣統君臨萬邦孔子之道契其心源會其有極
以作則於天下敬學尊師
褒封王號上及五世厥崇厥隆雍正二年四月議遣大
臣往闕里
天子顧在廷諸臣非澡身浴德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不可
以肅將祀事對越有光

特簡禮部尚書儀封張公銜
命以往公中州巨儒朝之元老服膺聖教羽儀王國嘗開
府吾閩閩之人沐雨化焉繼撫江蘇吳之人飫至德
焉其初又嘗觀察山左駐節濟寧人士至今歌思之
茲以大宗伯之秩銜
天子之命登闕里之堂奉璋瓚從明禋告虔升降揖趨有
恪有度聖孫賢裔偕同諸生齊恭彬濟環觀拱立公
本其所學海濡淳浮使人讀聖人之書者必服聖人
之行貞內方外博文約禮希聖有立而後卽安且以

廣
聖天子崇聖尚學育材化士之意身有之共將事也處其誨人也篤非公孰則勝任
天子且有後命許公竣事便道家鄉省覲太夫人展孝不匱寧親道故水印桑麻夷愉一月祇復厥
命顧不樂哉世遠在公門墻受教最深榮斯行也敢敬序之以為公贈

送李少司馬巡撫廣西序

雍正二年夏四月
天子特簡兵部右侍郎臨川李公巡撫廣西朝之士大夫咸慶得人余與遇於朝問所以治粵西者公曰吾一污之不染肯使吏漁吾民哉吾勸其尤者餘則咸約而化導之吾門館之不通僚屬願得以次受所屬之獄吾嚴之吾又不刻焉酌劑而得平之關鹽雜征戾於民者吾核而減之粵西地雜猺獠吾勤而撫之凡吾所屬例有入之公者吾除之義可羸留者吾貯之

所司以為養士恤民資兵之費凡所支用必與僚屬士庶共見之吾惡夫古之進羨餘以自洗者非大臣之所為也余曰是固然矣人患才少君固敏且治不可急亟不可勝使而能與人乃大和公曰寬居仁行尚克懋脩又問所以興教化者何若公曰吾將為闡之常爽也粵西僻處一隅文教未弘吾將與之敦行學古俾彬雅之風衡於上國余曰諒哉郡擇其尤者飭所屬以禮敦遣於之書院立名師以董之暇則身親而獎誨之婚喪賓祭酌古人之宜因其人情風土

制爲簡易之禮以通之禮行化洽俗以永淳常袞爲

能域公哉公深領之余惟學術治術之要明與誠而

已不明則不足以達事理之要不誠則不足以立萬

事之本而表裏始終不能符貫古有讀書談道而因

循揄婀者多矣又或英氣過勝視事太易動而得礙

則蹁踖反甚於前此皆明誠不足學術微而治術淺

也公粹於經學善文章嫺治道閎博俊偉一切富貴

毀譽不足以動其心而慨然以天下自任上有

堯舜之君而公之所以事

君者必不肯後於堯舜之臣竊謂非

聖主不能知公而非公亦不足以副

聖主之用也昔韓范開府涇州時有西夏之役敎養未遑

程朱大儒遭時不遇設施僅試之一郡一縣今

聖天子在上四方風動用公爲巡撫苟能明誠而盡何士

之不可化何俗之不可厚何猺獞之不可格何俊髦

之不可與哉夫明之過爲矜氣爲苛察非明也誠之

至爲易之乾惕書之抑畏詩之豈弟禮之子諒皆誠

也公必有以處此矣余與公同學有年志相同道相

合常相勉以所不足所相期許者又未敢以輕喻之

人於其行書以序之

送鄂少保相國經略西陲序

昔宋蘇文定公有言天下不可一日而無重臣重臣者在朝廷之中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文定之論可謂韙矣而吾謂國家之得重臣為最難必上有明聖首出之君委任既專恩禮兼隆而為之臣者又必有學問深醇之氣正直之操忠厚惻怛之懷謙牧著下之度凡政令之否臧四方之利病人才之賢否進退九服四裔之向背順逆莫不引為一己之事譽毀愛惡榮辱利

鈍一不以介於其中然後能同德一心可內可外可將可相無所往而不宜也雍正十年壬子秋七月

欽命少保大學士一等伯鄂公將巡陝甘經略軍務公朝之所謂重臣也

天子之所敬公體貌有加天下士大夫所望以為鵠者也先是公總制雲貴廣西三省夷服民懷丕績遠播烏蒙之變不踰時而奏克

天子召入政府以三省所治專而不成宰相所理淵而溥

公夙夜寅恭襄贊廟謨

明良之契不能旦夕離也茲以準噶爾餘孽尚稽

天誅兩路大將軍進師覘旋未奏

命公往經理宣撫之公此行揚

皇威於萬里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周爰諮諏悉心謨畫相事幾之會度戰守之宜何以搗其巢而得其要領何以防其逸而遏其衝以及糗糧芻茭長運短運之何以順適於輿情供億輸將官與民市民為官役之何以底於克協或召募士兵可以省遠徵師旅抑或威信所敷不戰而可

以坐困蠢爾搤其吭而革其面夫陝甘之民

天子加恩數倍他省蠲其常賦增其物直貸其宿負恤其疾苦中其化諭今見公至吾知士民益誦德歡呼將壯之益踴躍用命也昔唐開元盛時宣宰相張說巡邊至平康待賓餘黨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說之學術品望未必及公而巡邊之績甚偉綸曰大書以美之宋仁宗使韓范駐劄涇州不數月也元昊稱臣請和西鄙晏然無事嘉祐治平之盛實基於此公之望實堪與韓范比肩而準噶爾餘醜人非元昊等輩我

聖朝威靈
皇上仁明聖武又非唐宋二代之比且我
聖祖仁皇帝所赦之九死而一生卵翼以長者乃敢父子忘
恩抗背其不可逭也必矣
天子命公三閱月回朝蓋以小醜不足以煩公之久駐而
旦夕承弼其丕應昭受爲弘且遠也世遠與公同事
禁庭公不余鄙辱誨勵之嘗與余語性學之原經世宰
物之方知公之所以稱重臣之選膺
帝眷之深者豈徒在磐績之外者哉

送傅少宰巡撫浙江序

吏部右侍郎傅公以乙巳秋七月
特簡署浙江巡撫越七日馳驛以行
聖主知公久資公以經理者不徒東南一道浙爲重地需
人暫借公之重治之先是公以翰林家居十年
今上在藩邸時聞公名使傅
皇子公啟導維懃以厳見憚不妄交一人恪勤乃職
六年如一日
御極以來知公可用授內閣學士又二年知公果大可用

也陞吏部侍郎未數月知公無所不可用也遂有撫
浙之
命世遠以癸卯蔵蒙
恩特召與公同侍書
皇子公又嘗主鄉會兩闈世遠忝與同考兩年中晨
夕相聚未嘗數日離茲之往也其可以無言乎公氣
質高明剛方不撓常懷澄清吏治撫民育物之意自
起用以來聞望馳於四國浙民何幸而得公徂止也
嘗讀易至中孚上巽下兌解之者曰自二體言之爲

中虛以一卦言之為中實中虛者中無私主至虛能生明也中實者中無妄念外累不能入也故能孚魚豚格孔子繫之傳曰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以卦具柔剛之宜有說巽之美故孚能化邦也諸葛武侯治蜀下教謂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人心苦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勤勤則亮可少過武侯之用心即中孚之義也公謂余曰君欲以序贈行幸少須而多規也公之虛誠即此其一矣世遠鄙人也須何足為公重又何能有以規公敬取易之所謂中虛中實孔子之所謂柔剛說巽武侯之所謂集思廣益者以效古人須規之義

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

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南鄰粵北之鷄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土壤沃衍禾稻不糞而長物產蕃滋果樹蔬蛤硫磺水藤糖蔗無所不有固東南一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六百餘里又東至臺之鹿耳門旁皆以七鯤身北線尾水淺沙膠紆折難入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後頗思叛勾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荷蘭誘倭奪之鄭氏破荷蘭為巢穴傳三世今

天子聲教四訖鄭氏擒滅設官置吏休養孕育垂四十年去歲猝不逞之徒煽惑莠民撞搶嘯號稹

天子威靈將帥用命舟師直入七日奏克

天子特注意臺灣簡監察御史中有敦實廉能嫺猷略知治體可任以股肱耳目者二人往按其地黃君偕吳君膺新命以行余與黃君同門友也夙知君家學素履君兄弟五人皆有聲績長公次公以督學清正晉秩為卿君年最少由吏部陟臺中能直己行道不矯

激沽名爲
聖主所倚信以夏四月至閩余一見即爲臺灣慶得人君
自童子試至登進士第未嘗出都門茲將出波濤航
大海奉
天子命以綏輯羣黎神志肅定忠慎恢廓古所謂大丈夫
者君其人矣夫臺灣鮮土著之民耕鑿流落多閩粵
無賴子弟土廣而民雜至難治也爲司牧者不知所
以教之甚或不愛之而因以爲利夫雜而不教則日
至於侈靡蕩逸而不自禁不愛而利之則下與上無

相維繫之情爲將校者所屬之兵平居不能訓練而
又驕之夫不能訓練則萬一有事不能以備禦驕之
則恣睢侵軼於百姓夫聚數十萬無父母妻子之人
使之侈靡蕩逸無相維繫之情又視彼不能備禦之
兵而有恣睢侵軼之舉欲其帖然無事也難矣今海
氛已靖臺地又安監司守令皆慎簡之員則所以教
而愛之者必周總戎藍君又平臺著績人也所以練
而輯之者必至君與吳君從容經理共圖慎簡乃僚
罔不同心臺灣之人行將數百世賴之豈徒南粵之

奉伏波峴山之傳叔子已哉余淺人也烏知事宜然
地近桑梓不能不關心於勝算君之至自能不擾而
核不肅而威也

送林太僕序

太僕寺卿莆田林公致政將歸余以趨走
內廷不得祖餞爲文以送之曰余之知公也在二十年
以前余之得交公也在雍正癸卯之冬公學問而識
充氣醇而守固余一見如舊識公亦不余踈也公嘗
令京畿以清惠著奏最入都授工部主事旋晉臺中
陞光祿寺歷通政司不數月而至僕正公感
上知遇勉思報稱前後區處條奏皆中機宜
天子韙之每發議施行同朝咸器重之公今行矣莆中山

水明秀風俗醇美經濟節義儒林之彥指不勝屈公
家自唐九牧著聲迨文肅公以來科名閥望爲閩中
第一公本其素履施於有政風流所漸其益則弘公
又嘗爲
朝廷耳目之官位躋三品聞
天子之訓誨至親且久茲蒙
恩以阿伯之尊合引年之典優游林下進都人士曰體
王言涵濡
德教務爲有用之學不沾沾於佔畢章句敦本行飭廉隅
不需染於私利戒溺於愛憎毀譽攻取之爲易以誠
敬絕其朋從循守禮節去其侈泰使髦士俊民皆卓
然自奮於
聖人之世又曰與耕夫野老歌咏太平話桑麻言慈孝此
樂何極此責誰與人任也公又向余言來歲欲訪陳
石民李思亭於漳州興化與漳州爲鄰郡公平與陳
李二君講禮敦俗因材長善人倫東閩賴予介休
郭有道也

送李訒菴歸安溪序

户部主事李訒菴先生吾師安溪公介弟也康熙甲午秋九月請假南歸世遠與諸同人餞之於郊爲文以送之曰先生此去可謂賢矣或曰先生可以不去先生有相國爲之兄有編脩爲之子子若弟登賢書者二十人絡繹長安相晨夕也先生其何必於去世遠曰此先生之去之所以爲賢也先生以宏才宿望爲户部曹秩滿將遷歷臺省躋卿貳非必席父兄之勢也而先生淡然先生以爲調陰陽燮理弘化伯兄已爲之生平所未竟之業留以爲之群從子姪焉何必於不去雖然行矣將何以爲祝士大夫得志在朝則循分供職補過盡忠及退而家居則以孝友廉潔經明行脩飭諸子弟及鄉之後進風俗人才賴維此長非徒林泉之樂也此又吾師之夙懷而未得者先生竟飄然遂所願云

送錢孟輔出牧嘉定州序

余與孟輔交在康熙己丑之春余時始得第官翰林獲交於孟輔外舅阮君菜亭及菜亭之妹壻朱君沃洲沃洲之弟均實菜亭敦內行樂善好施尤尊師喜友雅重讀書人二子曰朝采亮采力學飭身孟輔與沃洲之二子曰式先曰承三皆與同師均實共學一堂余咸得讀其文相期於有立其明年余給假省覲家居之日多

今上龍飛余再官於朝重申舊好則菜亭已退老朝采由兵部陟吏部主政亮采以甲辰成進士承三登賢書沃洲以

召見入都授平越太守咸得晤敘京師孟輔又隨作令四川承三作令郃陽調繁蒲城十餘年前朋好舊遊或得第成名或居官奮績余於是歡讀書飭行之果不負人也未幾亮采將出令山左孟輔將牧嘉定孟輔先來告別余惟人生聚而散散而仍聚聚而不能不散者其常耳士各有志惟所樹立不在官之崇卑遇之順逆要以無愧衾影師友民物者出而著循聲樹

偉績斯可以稱人豪矣孟輔爲令有廉惠聲適有丈量之役奉委協理歷數縣爲國爲民此心兩無所負遠邇稱之可謂信於民矣內陞刑曹中丞嘉其才守爲擢令職可謂獲上矣親民之官至於民信獲上何事不可爲者其尚有未罄厥誠悉厥心力稍涉於榮利不自發奮以無負此數十年來戚屬朋儕之所講論期許哉孟輔行迫不及祖餞重之以辭併書以遺承三及亮采各自振勵無怠

送黃張二縣令序

雍正三年秋七月江右黃聚生將令於浙東山右張軼玉將令於粵東二賢同遊吾門負志操嫻問學相善也將行謁余求贈言余曰去歲此日二子猶舉子也今

聖天子澄清吏治重進士之選甫釋褐即用爲牧民之長嗚呼可不勉歟吾于平居見爲令者張弛之不平教養之無術貪庸之可鄙莫不歎息痛恨於其人今自爲之可不思所以大反其道歟夫縣令者親民之官

也欲天下之均平人被堯舜之澤非親民之官不可親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訟薄賦興教而已民以事至縣者胥役不擾無守候之勞分其曲直懲其誣黠誨諭之又加詳焉則訟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爲案實立限使自封投櫃主以信使投畢躬自稱平之榜列明示歸其有餘使補其不足如期全則民自不擬輸將恐後矣擇士民之秀者聚之於學課文飭行月三四至又於暇日適山村里閭詢孝弟農桑之事其有家門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訪其家

以榮之而教道興矣夫吾仍以爲諸生者爲縣令未有不能守淡泊者也吾常思父母斯民之義未有不興除恐後者也事上貴恭不貴屈馭民以誠不以術如是而已昔漢宋之世守令多入爲三公名儒常始於簿尉吾子勉之豈惟一邑民命之寄實爲一生發跡之始有暇即當讀書非尋章摘句之謂習非讀書無以明於修巳治人之道而振勵其志氣也二子聞言皆不吾迂遂各書其一以贈其行焉

送鄭逸溪令興化序

雍正三年秋七月余同年友鄭君逸溪謁選得江南之興化余爲文以送之曰君吾閩之興化郡人也古之名人有治行者所治之縣即以其縣名之若[illegible]太邱陶彭澤是也不必居是官也但能以學行光遠有耀者人亦以所居之郡名之若吾鄉之李延平是也君清修狷介博覽善古文詞抱所學以玩之心貴巳而殊俗茲之往也以誠中發爲嘉績異日人將以所治之縣稱之曰鄭興化君又益勉其學而懋其脩窮理克巳恐不至焉則人又將以所居之郡稱之亦曰鄭興化君子薄好名者而未嘗不曰立名人之稱斯名也得則兩得矣君則如何而克兼享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送陳石民令益都序

吾鄉陳君石民以行誼文學著於鄉或曰陳君其孝廉也或曰陳君其博雅人也或曰有用世之才者也三者非溢也雍正三年乙巳七月謁選得山左之益都令試驗時冢宰高安朱公稱其學行引

見之日

天子曰聞汝爲陳孝子具見端方老成不與衆偶諭山東撫臣視其才果優殊擢之勿以次嗚呼天書每飛之處篤學自勵行善於家得聞於人者少矣況能達於

九卿乎達九卿者少矣況能揚於王庭動

聖天子之褒嘉垂問乎此以見士貴謹脩不徇名譽亦以見太平有道之世有善必錄有美必稱

聖主之燭幽揚洒爲可風也余與君同郡共學同修漳州府志賦役二卷君所手纂則君之優於繁劇可知君又嘗著清漳風俗一書與余同講行文公家禮則君負化理之才又可知君行矣以孝治則天下無可慢惡之人以廉治則所屬無貪鄙之習君又董之以政勸之以學感之以誠微獨益都而已優於天下可也

送王完璞分巡貴西序

黔中古牂牁地明永樂間置省嘉靖始開科荒瘠可知舊設監司二曰貴東曰貴西貴西則轄邊西四郡者也雍正六年正月

特簡監察御史王君完璞駐節分巡完璞由翰林改刑曹擢御史負經濟略有制而從容

天子嘉焉陛辭之日訓誨賞賚備至曷哉此行也親民之官可以爲所得爲然事繁而所及小督撫勢重可以爲所欲爲然地廣而所見難周監司之職無其繁

與其難而可以爲所可爲者可以察屬可以安民可以訪蠹可以興學昔馬伏波在駱越申明約束能使數世奉行馬將軍故事常觀察治閩廣勵人才遂使閩中文學抗衡上國完璞勉之養其根去其莠期其立俟其成專已者不慮干譽者不正苟安者庸助長者躐毋徇已私毋耀聰明循此以往何所不可爲吾子期者我將拭聽風聲焉

送張又渠出守揚州序

蓋昔者吾師儀封張清恪公之撫閩也清操正己以率屬推誠心與之共治懲其不率者而警勸之視民之利病若已隱憂不爲不去不止其有沐浴詩書敦善行者賓禮之以養以誨比及三年治效蒸蒸官無貪刻之習士有恥不爲君子之心流風餘韻至今歌思不置人咸稱其撫吳時勍制府之奸貪風節稜稜
聖主褒嘉天下傳誦不知其治閩丕績有過於撫吳者蓋眞儒之澤遠矣雍正九年正月仲子户部郎中又渠

天子特簡出守揚州君能世其家學清修厚德釀之於庭除發之於民物熟悉於人情物態綜理庶務亦可以當繁劇而無不足將行向余言曰此行也報稱之艱繼述之重萃於一身蓋其難也余曰君以爲難則不難矣揚州東南繁華一大都會五方雜處富商大賈輻輳逐利之區民未知儉示之以樸民未崇厚示之以睦民未知禮示之以冠婚喪祭燕飲服用之各有限制然所屬之貪刻玩愒者而懲剏之躬率之以介潔待之以誠示之以不假易有悉心力爲民者不因小眚而去之爲之擿衍而顧惜之奸胥豪猾不使撓吾法伺吾解隙而生其玩悍之心薦紳士子憚吾之剛方峻肅而樂吾之子諒易直振厲而培育之夫如是則可以上報
聖天子簡用訓誨之盛心而無愧清恪公之學術治術矣揚州爲清恪公治化所敷又嘗奏除落地稅歲六百兩甘棠之愛猶存君行矣自古父子垂聲一代並爲偉人者史不多見若范文正公之有忠宣呂晦叔之有原明皆由其家世確誠純茂鬱蒸融液而成以清

恪公卜之余知君之能迪前光而求世德也

送從子濟川南歸省覲序

從子濟川由吏部學習以母老乞假南歸省覲朝之士大夫嘉其誠孝各爲歌詩以爲壽母之獻濟川其可以自慰悅而榮其親矣雖然人子之所顯揚其親者止此乎哉體孝經愛親敬親之說將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焉體曾子守身之訓將必一擧足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焉養志以誠守己以廉待人以信講明踐履不染於俗異日規樹將必有大者焉庶可爲顯揚之實矣汝往矣嫂氏賢淑天人所祐偕壽

而藏明秋汝尚于于而來移忠移順移治於官斯固賢母之所樂也

二希堂文集卷之三終

二希堂文集卷之四

安溪李先生壽序

君子之壽於世莫大乎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之心是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理所謂元也元者善之長也於時爲春於人爲仁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生生之理於一心而衍之於無窮也人之心本有是天地生生之理牿於氣囿於習而善心之遏絶者多矣仁者完其理充其心以及於物其道之行則擧君民而堯舜之其學之傳於天下後世胥千百

年而不敝焉所謂壽也吾師安溪公少稟異質自弱冠時體驗乎經書沉潛乎宋儒之學者有年長而不懈老而益加明焉方其入中秘跡禁近敦習庶常禮闈取士時蓋其德而善良者不知凡幾矣天下巍然奉公爲正學之宗而公方退然自挹損也

天子命公督學京畿旋膺巡撫重寄助

朝廷分陝之化深且溥矣迨由冢宰陟政府護持元氣激濁揚清所奬拔士初不令其恩自己出也嘉謨嘉猷入告我

后天下莫能窺也欽惟
皇上濬哲文明崇經重道公出所學以佐吾
君凡諸經書性理躬自編摩
上親加訂正自朝至於日昃靈寧不遑
聖君賢相相得益彰用紹明前緒折千百年之中廣錫類
於天下天下靡然向風昔韓魏公元勳盛德聞人有
一善則曰琦不及也然嘉祐治平之際不聞其君臣
相與闡微言剖大義也二程張朱一登仕籍即以格
心爲急懇懇焉務積誠意以動其君然所遇無明主
故其教不能自上而下未有遭逢
堯舜主臣一德矻矻孜孜如日中天明以覺世者也乙未
秋公自政府假歸所爲家規鄉政本至孝至弟之心
以行於家以達於鄉以普於物泉漳將方亢旱獨湖
山前後陰陽順序年穀豐穰豈非善氣之所積致生
生之理善之長也已與物之所共也貴與賤之所同
也何間於在朝在野哉體吾仁以及之而已公所識
拔甄陶之士前後成名者衆或以功業見或以道德
顯獨世遠碌碌無似惴惴然懼辱公之門也今歲應

中丞陳公之招主鼇峰書院審不自揆欲本公之學
推公與人爲善之心聚九郡之士而諄勉之使不牿
於氣阻於習以復其善心之本然而學殖荒落尚恐
負公之心而自愧也秋九月六日值公嶽降之辰謹
率鼇峰諸弟子望湖山而祝焉爰爲歌詩世遠敬序
之如左云

蔡母林孺人八十壽序

吾族於閩稱故家散處漳泉間康熙戊申族兄介奚公膺其叔父沿任諸暨道出甬城卜居焉迄今於姚繁衍文物蔚興遂爲西山望族云庚寅仲冬余巧假南歸過甬適值嫂氏八十設帨之辰諸子若孫咸請一言侑觴余曰欲觀嫂氏之德者觀於其家而知之矣介奚公傳至於今四世子三人孫七人曾孫二人又所撫猶子二人三人所傳又有子八人孫二人猶與介奚公一脉合聚而居也余旣羨同居之美嘗細

擧以問其家諸孫廷錡等告曰是皆吾王父母之訓也王父以壬午年考終王母時年七十餘猶手營家計總其大綱而誨以德義平居嘗召諸子婦輩命之曰凡吾子婦無私貨無私積無因小利而忘至親毋以小嫌而成釁隙讀書者勤於家貿易者勞於外凡有所入悉歸之公又曰凡家之不和多起於婦人婦人之患在於各私其夫各私其子各私其夫雖其夫之兄弟不顧各私其子雖其子之雁行不恤分爨乖隔寖以成大汝等戒之吾一門合食者子姓童僕將百人汝等惟以親睦爲心無多言無生事不率此訓者非吾家婦也治家以儉待下以恩故雖食指繁多而家計不漏事務叢雜而踴躍爭先大小尊卑各事其事無閒言也以至於今余聞之不禁喟然若有失也曰是豈不可以風世乎夫家者國之本也和者福之聚也雖有貴顯富厚之家而其父兄子弟之間稍有離心家之衰也日可俟也雖有貧窮困苦之家而其父兄子弟之間常有和氣家之隆也可預卜也今嫂氏能以其訓訓之家人四世同居如膠漆之固琴

瑟之調焉此在古人猶難之余方將聞之當事以旌其閭以表其德庸不出一言以進一觴乎余又觀諸子弟賢而能文秀而不凡光遠有耀自今基之因昌以爲序

孫封君壽序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者何生之理本直也人曰非此則不生也直之發爲剛明爲公正爲惠愛是皆生之理也剛明之反爲暗弱公正之反爲邪私惠愛之反爲薄狹則生之理已失雖生猶寄也孔子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何以明之天有太極健行不息二五遞行變化生生惟人也得生生之理以爲生故直養無害則可以塞天地貫古今彼年壽之生氣也數也然理足以生氣亦足以起數

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書稱壽考康寧必次於敬用五事念用庶徵之後是也衆人虽虽非無年壽之生徒與蠕動卉植芸生於大造之中非吾所謂生生之理也抑天有生生而所生之物若山峙川流其苞孕涵育又生生而不息斯亦如人之裕生生之理者其子若孫又各衍生生而總以歸之其大生也合河孫封君其諸所謂備生生之理者歟封君少孤力學憤俗學之弊以儒先之書及古文振興之鄉族和鄉有疑者爭者羣往質焉成釋難平心以去過有嵩嵐州兵米數千石歲饑建言於官以米平糶以價予兵其抱經世之略多此類也長子偉嘗被陷封君入獄手刃讐人遂棄諸生所以律身勵子者嚴合生平行事觀之庶所謂剛明公正而惠愛者歟子二人皆成進士叔曰嘉淦與余交最篤爲國子監司業通經飭行人以爲陽元宗胡安定復出也乙巳正月十有八日爲封君七十有一初度諸生咸走徵余言以侑觴因舉生生之說以爲壽而証之以易詩書所云者昔歐陽崇公懷好生之心有子文忠公爲一代偉

人胡文定家範尤嚴戒子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諸子致堂五峯果有名德司業兄弟勉之克己脩身學爲世用光大尚所歸於大成使人稱曰是某公之子也所以壽封君者不更顯且大歟此亦天地生生之至理故推而及之是爲序

何介伯六十壽序

吾浦當明季時何黃知先生氣節文章與石齋黃先生齊名天下至今稱黃何云先生之嫡孫曰介伯嘗刻先生遺集屬余序而傳之余於是益稔知介伯之爲人介伯性行溫良交遊不苟少補龍溪弟子員壯遊學京師家居以詩自娛興至徜徉山水間人嘗修築宗祠不惜已力值茲六袠之辰同人屬余爲文以壽之余嘗謂世俗澆漓後生小子輕佻琢樸鄙菲前輩巧者日滋見老成之渾質則指以爲陋也見長者

之風範則詆以爲拙也元氣已削壽命何足言甚有結納自豪豐衣美食而至親一介不與若奚可已之費忽如泥沙而祖宗先人事則棄之如遺且與族衆爭絲毫者奚人心風俗之隱憂岂細故哉介伯自油之鎮海遷居郡城合族而聚子姓繁衍登科第遊黌序者踵相接也介伯厚以居心和以睦族自然以往日取乃祖忠孝大節諫垣抗疏斬處思君者與父子言慈孝長幼卑尊以敦以序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則元精之妙合者此也日取乃祖勤學好問証經研史日夕不遑者以勗子姓儒者起息者舊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則族屬之熾昌者此也余自十歲家居嘗惴惴懇懇於此亦夫已氏所譏爲陋且拙者故因介伯之序而論及之以當侑祝

壽退巖七十初度序

夫壽之大者莫過於聲績流乎無窮而子孫賢而有立位不必居高也貴善厥職焉耳姓不必貴顯也貴世厥家焉謂其爲德之興而光之遠歲甲辰八月一日退巖伯兄七十初度子弟在都門者舉微世遠一言以爲壽世遠不能文以親故亦不敢文也兄自幼敦仍善屬文登甲子賢書謁選得廣西興業令地僻山深猺獞習爲盜前官莫治兄初視事許以自新不悛者擒置之法有龔渤海之風踰年丁外艱歸民遮

送餽金却不受粵西人至今稱之服除補任邱任邱畿輔地當南北孔道往來供億歲率用銀數千兩往例設十二里輪值民苦焉兄悉肩之一錢不以擾民邑東北被水田廬漸湮百姓請開欽堤河官持不可兄曰

朝廷設堤本以爲民吾豈可避考成不爲民請命乎遂洩之奉

命賑災實政均沾胥吏不得毫髮私凡兄善政多端皆此類爲令十二年以引年歸邑人立書院於西關以志思世遠去歲奉

召進都夜宿任邱旁近民聞有從此自閩中來者爭問曰吾父母安否此吾邑第一好官也對曰吾兄也康強猶昨則大喜奔相告趨蹌敬禮有加余於是喟然歎興曰一隅戴德千秋俎豆豈不信夫彼封己以自戕者獨何人哉在任邱日不用內幕以二子自隨二子長寶與次元成皆孝廉也他人有稱父得宦貲以爲己地二子獨以廉惠佐父牧民二子賢也家貧公務有不充者仲弟治皐輒鬻產資之不惜己私以成兄之

仁仲弟賢也是時從弟藐村爲山左魚臺令亦以廉明著燕齊賢令有二蔡之稱從弟賢也賓興後登乙未進士第今爲令長寧能傳父教藐村奉巖入都今爲工科給事中欽眷於

天子之前聲籍公卿元成治皐亦以公車在都治皐又將爲令矣所謂子姓賢而有立者吾知其爾尚勗勉以競爽而鳴鏘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以此壽兄其亦皆欣然乎兄自先世分派居泉州王父太僕公與吾先人同官方朝兄弟

相敦善今吾復與諸羣從子姓同聚京師悅情話而規德業靜言思之竊有餘幸因稱觴而念祖月以佈勸也

熊封君壽序

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爲嚴叟先生七袠之辰予編脩順吉敘次美行求余一言以佈觴余問之愀然曰是古之所謂孝廉也可以壽世矣漢時重孝廉之科或舉孝或舉廉或孝廉並舉東漢始分爲四科然不聞有人咸於孝廉也孝廉取實行不試順帝時左雄始奏試之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章奏然不聞已試之後得才盛於未試也隋唐以來專以文辭第甲乙故今謂登乙榜者爲孝廉名似而實亡矣先生學成僑

於鄉應孝廉之稱二上公車不第以父母暮年絕意進取承歡膝下色養志養無忝可謂孝矣性介潔嘗曰爲紳不苟求猶人不爲巧不苟取猶人不爲盜可謂廉矣司教彭澤敦學勸行不沾沾於文藝之末其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者乎水有源而木有本吾聞先生王父大御公以冒刃救父傷目睛突出人稱爲孝眼先生則孝之所由來也父飯廬公以還金見稱則廉之所由來也先生率祖父之美以躬於身以教於人光啟開建克昌乃後編脩紀之孝者仁之本也

由愛敬之心推之不忍人愛無不敬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孝之所流也廉者義之道也由不爲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事各有宜以協天則南軒所謂無所爲而爲是皆廉之所充也先生之篤行流光人子之顯揚襃大止此而已又多乎哉敬以此復於編修而以壽先生焉

二希堂文集卷之四終

二希堂文集卷之五

諸羅縣學記

諸羅縣學原在善化里之西茅茨數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鳳山令宋君永清署篆諸羅因縣署移歸諸羅山始就羅山議建丙戌郡丞孫君元衡攝縣事建大成殿櫺星門戊子宋君復來署篆建啓聖祠乙未遭颶風屋瓦門墻皆圮今令君貴陽周侯慨然曰是吾責也是歲十月興工修庀破壞大成殿啓聖祠則易故而新之又建東西兩廡以祀先賢先儒東有名宦祠西有鄉賢祠啓聖祠之東建明倫堂西建文昌祠祠之西爲學舍以便肄業櫺星門之外周以墻榜曰禮門義路墻之外爲泮池皆前所未有也靡白金千五百有奇侯獨肩之不擾民丙申六月告成世遠時應中丞晉陽陳公之招主鰲峰書院吾友陳君夢林客遊臺灣周侯介陳君以書來示記且曰諸羅僻居海外諸生觀化未新願有以教之也世遠竊謂何知爰即鰲峰諸友相與砥礪者而告之曰今之學主於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純粹至善者

也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也誠以立其志則舜可法而文王可師其原必自不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其功由主敬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也敬也者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然之體由是而謹幾以審於將發愼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靜無一之不誠也雖然由明以求誠之方惟讀書為最要朱子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學者率此以讀天

下之書則義理浸灌致用宏裕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吾父子兄弟肫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物也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為讀書得科名而吾名成矣榮閭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得一第其不幸者則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居是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戾焉而已矣夫此身父母之身也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其本思其終以貽父母羞以自外於天地以為民物所詬病哉諸羅雖僻處海外

聖天子治化之所覃敷三十餘年於此矣巨公名人相繼為監司守令其間風俗日上今若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經正理明則善人多為國為民胥於是乎賴非徒科名之爲也陳君爲我言

周侯清修幹固百廢具興引人於善惟恐不及吾知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者必有道矣

合祀陳黃二先生碑記

唐陽亢宗爲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西山眞氏嘗誦斯言以示學者蓋以忠孝之理蘊之於心則爲所性所命之精發之於用則爲事父事君憂國理政仁民育物之實古之大忠大孝者恩怨不得而譽毀時世不得而磨滅俎豆千秋崇隆如山嶽炳曜如日星不可掩也當明文皇篡位詔至漳教授陳先生名思賢升明倫堂鳴鼓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安在諸生從之者陳子應家

曾子廷瑞林子珏伍子性原鄒子君默呂子賢緘經設位爲舊君哭臨如禮當事執送京師咸以身殉迨明運既終石齋黃先生抱剛直不回之氣丙戌三月五日死於金陵及門蔡子春溶賴子繼謹趙子士超毛子玉潔繼至抱其頭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同時就義嗟乎君臣之義師弟之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漳鬱積清奇代多偉人一則抗節于明初一則殉身於明季其精英靈爽雖謂之萬世不死可也嘉靖間學使邵公疏請祀陳先生於泮水之前以六生配有司春秋致祭後司憤額寄主於名宦祠中石齋先生則經制撫學使疏請祀之鄉賢而四子尚闕夫陳先生直斥文皇之篡明之有天下者皆文皇子孫也然邵公疏請之肅廟允而祀之黃先生忠於勝國然制撫學臣共疏請之我
聖祖仁皇帝允而祀之此以見秉彝之好萬世維公而褒節錄忠尤興朝之盛事其關於風教倫常豈細故哉漳人議欲特祠奉祀而限於土木之役僉曰郡城芝山朱子祠後堂以黃勉齋陳北溪王東湖陳剩夫配前

堂闢敬軒谿敬於堂之東奉祀陳先生以六生配堂之西奉祀黃先生以四子配夫文公平生講明踐履大端不外於忠孝觀其居家立朝公誠懇摯剛大之氣塞於兩間二先生及其徒生於數百載之下在三之誼守之不渝前後相輝映如此可以升文公之堂而無愧矣適際督學按部所屬紳士咸集斂金爲進主入祠之費并置春秋祭田以永其祀是日也衣冠而拜祭者近千人亦可以頑廉懦立矣

清茗書院碑記

皇帝御極之四十有二年例應分遣廷臣視學四方上特重其選名翰詹詞臣試者再復飭大臣保舉非閱望素優學行兼至者不得與是選而吾師史與沈公適膺閩中之命閩之學臣不統於督撫自公始歲科既竣三山人士構祠於烏石山之陽扁曰清茗書院公鄉有茗溪故也於是博士弟子員再拜稽首而請之石曰今之稱學使者莫不曰惟公與明矣今公兩試所取文武士凡一千九百九十一人纖毫不雜以私

可不謂公矣乎公所巡歷靡無留良之嘆可不謂明矣乎公亦可以上報聖主而下對諸士矣雖然竊謂此不足爲公異也方今天子聖明文治振興諸學臣爭自被濯以佐太平誰肯厚自封殖自迷五色以爲國家羞況公一代偉人了此宜無難者所難者公之清之慎之寬厚而患怨淪決我閩耳公之始入仙霞關也向天與神告曰自茲以往某有敢負此心者不復過此關爾時聞公言未卽信也及試一二郡衆乃大服卽附補起復諸事例亦飭胥吏都不用一錢吏胥至互相語曰公身自如是我復何言也往時學使者過所至供億頗煩公省其費十之七曰吾寬一分則民間寬一分物力也帷帳服物下至纖悉器具試畢一一還歸本州郡不私毫末也試之日晨向天九叩曰願天鑒其衷使得佳士也所親侍役及吏胥足跡不得到場中廷然封識甚嚴也公又嘗言吾於才多處苦遺珠才少處又苦濫觴美惡只於毫釐辨之益其難也諸生補弟子員在三十年以前者不置下考其他下考亦減從前之

半體聖天子優老恤才之意也終任未嘗苟徇有司褫革青衿一人且試外課詩賦雜文以教古學新進文武生每月有課病學者能熟傳註特頒條教示以限年讀書之法與諸生語與至如家人父子且曰士貴立品汝輩苟無品卽獵取科第據高官厚祿吾不忍見也至武進一途世久目爲具文且或視爲利藪公曰吾爲朝廷慎選舉爲國家儲將才何可輕也試策論後躬自校射射中者卽行面試文理優而與前卷字跡符

者然後取之防代筆且倩射也嗚呼以公之公與明如此以公之清之慎之寬厚而忠恕之益以成其公與明如此小子等敢一言以斷之曰誠而已矣昔溫公稱劉忠定一生惟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趙清獻日所爲夜必焚香告天無他誠故也誠則純乎天理而萬善隨之今夫學使之官苟誠有不足則重於文而輕於武勉始而懈終愼大而忽小身家設之苟可以爲之念誤之左右壅蔽誤之彼其初豈不嘐嘐然自命哉理不勝私故也公至性過人學有原本心

與天理相往復天理盡則人情畢周若農夫自謀其田梓人執其斧斤準繩以度物故能兼此數善如此今歲科兩試已畢公所自盟於天與神者可以告無憾矣閩中之士無論遇不遇言及公至有感泣者即至山村里巷野老行商兒童走卒莫不欷歔感嘆謂數百年來未有也是豈浙水閩山所流衍鬱積磅礴陶鑄而成者歟抑由我

皇上求治育才知人善任故公應會而生歟公異日立朝必能規樹大業傳之無窮小子等幸得厠公門下亦宜不負推薦痛加刻厲倘異日或身立名成使人指而數之曰此某公所得士也庶幾無負公一片誠心而稍以報公於萬一也夫公諱涵號心齋浙西歸安人丙辰進士公之曾伯祖謚襄敏諱某者於故明萬曆中督學吾閩閩人亦立碑頌德云

月湖書院碑記

國家定鼎六十餘年令漳浦者以十數未有立生祠者有之自四明陳公始公爲介眉先生令子本其家學由翰林出宰漳浦邑故繁劇難治公廉以居身儉以養德法立令行邑人抵掌慶曰六十年來無此矣邑賦役故偏累小民黠者往往相緣爲奸公既至究徵收法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保家第其口多寡而籍之以供役五年一編丁卽按而增損之令民各爲親供計其實產自封投櫃雖至親無所波及其始也奸

猾皆以不便病公公毅然行之至於今公私利賴課不懸籍吏不呼門是則公之良法美意大有造於吾邑者也邑秀號名區自高東溪倡學於前陳剩夫黃石齋繼起於後彬雅爲閩中最公益加鼓勵以文行交修勗多士月訂兩期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兩期課古今文詩賦崇正學闢邪敎十餘年間砥行立名通經博古之士比肩接踵嗚呼公作興之功不可忘也康熙戊子二月總督浙閩梁公鼐撫張公以南靖地雜山澗溪谷萑苻竊發廉公才守上於朝調公

南靖邑人相率列狀請留不可則歸取田谷塞縣署門梏樹枝鋤山積公身出則號於道曰公毋去公感百姓之厚也揭示通衢曰吾在邑十二年無善政以及爾民今又煩苦我父老子弟心甚弗忍雖然此
上命也吾不行將獲譴吾雖在清心猶在浦也衆皆感泣會有余蕭司公子令粵東者道過浦請公至門閱故衆跪伏曰吾儕以留賢父母不得故如此公子曰吾爲百姓屈從角門入耳次日公子出北關數百人焚香攔送於道曰公子行幸爲百姓徧告當事還我使

君六月十一日聞及公將行窮鄉僻壤扶老幼至者及萬人共翼公與環跪泣曰公毋去公乃入大學李生家紿衆曰吾爲若等暫居此若等請得命留矣衆大喜比昏稍解以數十人臥李門度公之出必由東門也更以百人守東門夜過半公假城守一騎間道由北門去臥李門者覺疾走東門問守者守者曰無之馳至北門公已出矣更相率追送十里皆泣別而歸時六月十一日也嗚呼士君子束髮受書肆其識評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狎於上司之供億或

苦於酬應之繁多夙昔清操苦節何有親朋相規動云見諒雖有小善寧足贖耶公莅甫浦十二年凡百艱辛皆備嘗之勁節凌霜久而不變其政事又彰彰如是公可謂真讀書人不負家學者矣公爲政嚴明奸胥豪猾動繩以法猝之急至有造語以謗公者平之萬喙同聲無賢愚一出於謳禱余於是歎公道之在人心而廉吏之果可爲也公去後邑人斂金得二百有奇搆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月湖者所以表公之清且明又公鄉有月湖故也公諱汝咸字莘學

號心齋浙之鄞縣人辛未進士

尤溪劉氏新修祠堂記

昔范文正公有言吾族人雖有親疎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文正公敦本睦族之心百世猶將見之用能父子繼相子孫繁昌仁孝之所積也孔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君子篤親率祖仁義之心蓋如厚之至也劉生坎輪從余學於鼇峯書院爲我言劉氏世居尤溪徙小溪復自小溪徙居縣之福昌坊歷百餘載王父軫白公始得林氏舊宅坐縣之屏山曰獅麓逮康熙己巳伯父非聞公架一堂

四楹以安先靈顏曰念祖堂乙未七月又擴而新之上下爲堂二祀始祖以下左爲夾室祧主規制一如禮稱落成求余記其事余曰非聞公之創始與昆季之合謀皆可嘉也劉氏其興乎古者有爵始得立廟然亦止祀其四世三世二世而止始祖之祭自程子始以爲首近代因之不變君子以爲合族之道親親之意於是乎寓此必以爲僭而不行也如末俗鮮念祖之恩燠其私暱則利夫紹始之人尤難之人難今劉氏世篤其厚成孫子搆材兆入斯堂也定祭獻

之儀明尊卑之序本范文正公祖宗無親疎之意以視之則族不期睦而自睦矣本孔子追遠之意以行之則祭不期敬而自敬矣歲時相聚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言友弟言恭敦詩說禮工賈力田各安其業非特科名之盛族姓之繁昌而已將風俗人心於是乎賴之叔翰之在吾門余嘉其能行古道者持此說以復於其羣從諒不吾迂也

鶴山祖祠碑記

嘗聞之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是心何心也即元善之長資始統天之心也張子西銘備言此理親切而著明龜山楊氏猶疑其涉於兼愛程子非之余謂今之人不患其兼愛但患私利之心一起自至親以及民物鮮不秦越視之矣惟由分殊而推理一事天必如事親然後元善之心常洽而親親

仁民愛物胥是賴也吾蔡爲閩望族分居泉漳之間族弟經五世居同安以先墳在南安雍正四年搆祠堂於南安之鶴山麓祀自高祖以下置祭田數頃以供歲時薦享先是雍正元年捐搆書齋於祠之西買山一址歲收其入以爲子孫延師之費肄業膏火之資前後靡白金一千有奇規模宏闊垂之無斁經五其可謂以父母祖宗之心爲心而有合於西銘之旨者矣經五至性過人好善樂施聞於遠邇尤敦一本而重九族藹然克充其元善之心其可不謂賢乎世

之素封有華衣美食自奉甚侈及義所應行則鄙瑣是甘爲子孫守財其子孫驕盈庸昏不能保而有之平日之焦心悉力銷歸何有經五節食飲撙衣服數然爲遠大之規廸前光而裕後澤天休之迓舍是將何以爲昔范文正公置義莊聚族百口嫁娶喪葬各有定式惟文正公精誠貫百代故閱世而不衰子忠宣公純仁五世孫司諫知柔治平政和間各能申定規則嗣守成緒經五勉之誠孝之心日以益篤惇敘式穀庶以光大諸子若孫亦宜循理守分勵業敦脩

素祖率親吾蔡之與也有日矣經五名廷魁以大夫職榮封其父母云

浦城蔡氏義田記

雍正五年十二月余族孫廷鎮謁選來京師既選
恩命贈父爲奉直大夫因述贈君臨終之言曰吾少遭亂離貧窶播遷賴先人之庇相聚以有今日所有薄田吾敢以私吾子孫哉吾授汝千金構祠堂祀吾王父伯瑜公以下旁建書室爲子弟肄業汝其無忘父志吾又聞古之人有范文正公者置義田以贍族人其言曰吾族人雖有親疎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文正公聚族百口吾今自伯瑜公以下

聚浦城者亦百口吾心慕焉吾以歲入百石爲烝田供春秋祭以百石爲書田書田者分六十石爲延師之費四十石以供應試凡童子試於郡人錢五百弟子員應歲科試者人一千省試者四千入成均者不與焉試於禮部者八千又以三百石爲喪葬婚娶及賑孤恤寡之需凡有父母之喪者人與之錢八千葬者五千娶婦者六千其力能自贍者不與焉凡族之孤者寡者計口授穀口歲二石其力能自贍者不與焉又以二十石給守祠者俾司其啟閉及灑掃書室

歲以爲常凡義田歲所入五百二十石其百石直祭者主之其四百二十石擇族之賢而家不貧者主之凡九歲則合族之長者而定其所給之數之多寡益閏歲久生齒繁諸有不齊者勢也凡歲所給有贏餘者則於次年視族之貧者施之族之長者議之必公必誠無餘則止吾子孫雖貧不得取以自利凡自伯瑜公以下各體祖宗之心以爲心尚克勖乃業事乃事毋踰乃分薄乃愛敬吾可以瞑目矣其自伯瑜公以下實寵嘉之蓋廷鎭所述以告余者如此因屬余文以記之余聞而肅然曰偉哉可以風矣周官三物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然六行不敦則六德何由而見雖誦習六藝何益焉夫孝者沃其根也友者培其榦也睦者葆其枝也婣與任恤咸木此爲厚之至也今鄭君旣沃其根又培其榦又葆其枝有子能賢善繼善述自今以往願諸子孫共敦一本各勵前修主斯田者如用己財無濫心焉受所入者如獲意外無爭心焉是謂大同子孫其遵守勿以有違者出焉顯揚而光大之豈徒無壞前規哉余有志焉而

力未能喜斯舉也於是乎踊躍而爲之記鄭君名纘坤字星六自泉州徙居浦城云

默廬記

吾友陳石民以默名其廬屬余記者有年矣余未有以應也康熙甲午春余以服闋將還別石民復請曰默廬記願卒爲我成之余惟默之時義大矣哉孔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教學者必以默識爲先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脩於身而行見於世其功必要於默成默之時義顧不大哉抑孔子繫易之辭有曰敬以直內宋儒申明其說曰主靜曰主一夫無欲故靜所由默也而其

功在定之以仁義中正無適故一所由默也而其要在於整齊嚴肅石民其亦有見於此歟石民吾黨之真孝廉也事其尊人飲食寢處視無形聽無聲尊人失明二十載矣年五十餘兩目復覩君子以爲孝感所致可不謂真孝乎居一室小閣疎窗左圖右史食貧飲淡無競於里閭不干於官長可不謂真廉乎真孝真廉斯亦默之效也嗚呼學問無窮收斂則愈廣大謹密則愈精明石民進德脩業厥基培矣由直內主一之功以馴致乎其極昔賢不難企也或曰石民非默者也與之談經論文則滔滔不倦與之諮古今成敗論安民出治之方則亹亹而不窮郡邑有司詢及時政侃侃言之無所避石民[illegible]共者也余曰此正所以成其默也君子之學斯亦月進默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大儒程朱皆有得於聖門默識之學者伊川經筵五疏言之不厭其詳文公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大旨無慮數萬言豈乎此者可以得默之義矣

他齋記

他齋者吾友陳君少林之書室也扁而丁余余問之曰吾子之以他名齋何也曰此他人之室也余賃而葺之而居之故他之云爾余曰然哉少林之意念深矣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之所志者大食與居皆倘來之物也少林豈僅為居室謀者哉其他之也固宜抑又聞之陳仲舉云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用一室為少林學識弘裕達於治體正而不迂通而不隨使其得立朝班必能獻可替否垂勳竹帛使其

居一官處一邑亦能補救一方澤及生民余交天下上多矣得此於人蓋寡今之以他名齋也少林其猶有四方之志乎惜乎吾力微而少林已將老也雖然君子之用舍不關於一人而關於天下關於一人者榮身保家之事也關於天下者用之則為世欣不用則為世戒是有用之學也安必擬世之棄我用我哉安必斯世之終我舍哉

葵心齋記

皇上御極之元年世遠蒙
恩特召入京侍讀
皇子越雍正七年冬
皇上命平郡王隨
皇子讀書世遠因得與朝夕講論王仁孝忠勤好學不倦有藏修之所名葵心齋屬世遠記之再三云而不斷世遠其何敢辭嘗聞君子之象物也義各有取沼沚蘋蘩取其潔也宗彝作繪取其仁也粉米取

其養也黼黻取其斷也記稱若松栢之有心取其貞也惟貞故能歷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 王之以葵心名齋者取向日之誠也誠之時義大矣哉哉
皇上嘗面訓臣工曰誠為萬善之本凡人念念事事皆循天理即為誠誠則無私出一言而欲迎合上意私也即非誠也行一事而欲邀民譽私也即非誠也即欲垂名千萬載亦私也非誠也惟循乎天理無所為而為方為無私方為誠其功又在敬敬而後能誠大哉
王言真萬世之極則矣 王之名齋也其有取於不忘君

之意乎頃刻不忘君者忠君也受君也敬君之至也
何以爲忠君愛君敬君卽所以忠君受君也何以爲
敬君一動一靜一言一行皆循天理自敬其身卽所
以敬君也傳曰進思盡忠言忠之貴於思也詩曰心
乎愛矣遐不謂矣言愛之根於心也又曰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則敬心無間於夙夜也無不敬則無不誠
矣　王其勉哉昔兩漢之稱賢王推河間東平爲最
史稱河間修身好古造次必於儒者造次必求於儒
誠也東平之對明帝也曰處家爲善最樂爲善而至

於樂之不厭亦誠也　王其益篤於敬以造於誠日
體
皇上之明訓以律其身以忠於國以無忘名齋惓惓不已
之意漢之二王又烏得專美於前哉

別有天記

別有天在梁山下邑治南十里許遊覽者久矣甲寅
之亂先王父避居吳莊乙卯始得之初入有界潭上
蓋以大石嵒二仙夾而起時於潭分其半覆之爲灣
潆洄縈蓄清澄水聲動則群魚畢集可垂短竿釣天
陰似有物憑其中能爲龍故名蟄龍潭從潭上行五
六十步峭壁削嶺石乃有石突起擬日下當夾兩流
注於亭因顏名之曰夾流亭復南行二十餘步爲截
石陰閣中可坐三四人從閣折而東有泉流斜石似

瀑布其下有石井深不可測從石井西屈曲上有水
從空中噴薄而下是爲噴珠池循其上穿流北眺城
郭烟村黯然指顧間皆而下若掌若几席若由闠
奧登樓所謂大洞天者也由洞中央上奧幽蟉虬日
影參差下漏行少盡天氣朗厲光耀金石彪炳其
一下有石坐可數十人其上方自琉璃洞從龍潭
至琉璃洞約八九百步其中開二洞一小山一池連
洞者二石似門者三泉滴於石入絕石綠苔一石壁
碓磴叢艸者一遊必半日始竟事然皆已在月十七

日衆竹蔡世遠記

石丈峰別業記

環一山於城中削成峻拔莫如吾漳芝山最奇由芝山而下地最高處有石突起高丈餘瘦秀特甚吾友林蔚巖構築於此成別業焉康熙丁亥春招余同陳石民馬求仲來遊始入見所爲石丈峰者歎曰此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旁列假山怪石有小池池之旁作數斗室室容一人坐池之中有小山如小亭鬬蓋如石洞無底高不及石丈峰之半由小山轉而登樓爽朗高騫俯眺則諸山屹嶬遶刺其有情也若

拱之低眺則烟火萬家其參錯也若繞之方爲奉仙宮今廢右則俯視開元寺開元寺者吾漳第一叢壯麗地也斯居直以蕞爾俯視之穿堂中而下有小亭階而上有庭樹荔枝諸果石又奇多礁磥砑砢庭之後爲三楹折而左有小室石櫃當其門前小室三間一陽而二陰多幽勝余因謂石民求仲曰山林絕景蔚巖得之城市中豈不奇哉石民曰此何黃如先生舊址也經蔚巖布置尤奇絕余曰信之矣黃如先生文章氣節爲一代偉人奇傑之氣得之斯居爲多

君子之居有陋室而榮身者況英特瓌挺異乎芝山
之靈將在子矣

癖亭記

余自少時自知余有一生之癖非物所能攻非藥所
能救雖扁鵲倉公不能治也恐其久而堅欲力除而
去之而是物之附於吾身若有膠漆維繫而固因
伏而思久而自悔曰是余之癖也夫癖之於人若身
之有手足面之有耳目所謂與生俱來者也決無抉
耳目而斷手足也審矣抱樸子曰操尚不同猶金沉
而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余見人世
間所爲之事或欲恥之笑之非之但不知已之所以

恥人笑人非人者抑人之所以恥我笑我非我者也
已恥人笑人非人而不屑爲人之所爲亦猶人之恥
我笑我非我而不屑爲我之所爲而已揚子云所謂
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爲己寶其余之謂以[illegible]歟
爲己入銘遂號扁此亦謂不忘之意也遂以癖名
吾亭而爲之記康熙辛巳十一月七日也

建溪水石記

由二山往上游泝溪而上舟行日不能□五十里遡流也夾溪萬山森翠多怪石硊礧磊砢羅列岸上似枯樹橫倚似猛獸騰躍參錯水中似矢激絃似神龜負甲似巨魚露齒大抵多黑色少白多骨少肉多廻轉蓄縮多巉巖少坦夷嗚呼使此石生於通都大邑之中得其百之一皆足以為名勝好事者將勒之詩歌編之圖記以垂不朽今生於荒山窮谷之中數者俱無一焉適足以苦舟人物固有生非其地用非其時者也惜哉余有感焉因於舟中筆之為記

二希堂文集卷之五終

二希堂文集卷之六

周起元傳 修漳州府志代敘依史例稱名

周起元字仲先號綿貞海澄人萬曆庚子解元明年成進士初令浮梁有大姓欲假汪文定雙溪書院起元持法不阿士論重之調繁南昌凡盜寇發他境菑在守下者悉捕得壬子授湖廣道御史奏劾瑞昌撫潘疏兼公私便利時臺臣有上疏攻東林者起元抗疏言東林之學起於楊時今議者欲借道學以攻楊時借楊簡以攻羅汝芳顧憲成皆非是劾去朝貴數

人而方從哲以中旨起少宰不由廷推又疏駁之左遷出參粵西值柳慶大饑盜賊蠭起起元亟為道法多方處置民以無殍而盜悉平擢四川副使未任備兵通州紀律大肅客兵過境不敢譁晉太僕卿時鄒南皋立首善書院兵科朱童蒙疏為偽學起元抗疏辨之明年授僉都御史出撫江南初為御史時稅璫高寀在閩橫征海舶洋貨脅官吏燒殺商民莫敢言起元特疏糾參之中璫久已側目至是吳中織造太監李實以郡丞楊姜不行屬禮誣以罪起元一疏救

之貿假上供爲名逆取舊額外多至十餘萬又密偵
富殷户報爲匠籍吳中大擾起元屢疏糾劾前後所
上轉加切至而内監魏忠賢以天下官吏方承順意
旨稱功德趨赴恐後起元獨毎與其黨類齟齬其
誠思有以殺之會朱童蒙由科臣外轉爲兵備多内
援驕横甚遭卒非法吳民鬨聚生變起元勃然曰夫
子命我撫民寮吏可坐視此等虐吾民耶疏上中旨
擢童蒙太常削起元職放歸里周順昌贈以序曰公
去名益高矣吳人無老少皆隨送涕哭聲塞市童蒙

既竄身璫黨起元歸羣兇恚猶未厭[illegible]科臣李魯生
劾起元借講學爲名與高攀龍周順昌等朋比刺譏
濁亂朝政取李實空印本至京令李永貞具草誣起
元阻抑上供冒破鼓鑄逆璫遂矯旨與高周等七人
同逮緹使至滸滸士民大驚呼設木櫃於郡西門投
錢不數日錢滿復擁諸緹使相率泣言周中丞窮耳
貧緹使亦心服加慰護至都下獄拷掠備至致贓十
萬遂與高攀龍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繆昌
期從俱死所謂後七君子者是也崇禎元年贈兵
部侍郎謚忠愍特祠于郡學之内春秋致祭又允御
史袁鯨請與楊左六君子同建祠京師而吳之閶門
及清源山江之右粵之西浙之西湖亦各有祠

論曰吾鄉明季周起元黄道周皆以死著道周批逆
彈奸盡瘁捐軀固其所也起元之死可哀哉劾璫糾
朱爲民請命乃與楊左高魏十三君子後先死於獄
有明二百餘年元氣至是盡矣起元之學不欺爲本
以稱吾君實自命歷官所至皆有政聲撫吳時江南
大水上六疏賑災免漕吳人至今思之嗚呼又何其

經濟名臣也

黃道周傳 修漳志作

黃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漳浦之銅山人少負奇節以孝聞當神廟時天下又安道周見儒術日下皇綱不振憂天下將亂年十四慨然有四方之志不肯治舉子業抵博羅謁韓大夫曰纘薛家多異書得盡覽所未見嘗即席酒酣援筆立就數千言名大噪天啟二年第進士選庶吉士歷編修監修國史實錄故事經筵展書官奉書膝行道周謂膝行非禮也平步進魏璫目攝之不爲動未幾乞歸葬父北山結廬其下所

謂石養山者也旋丁內艱服闋還朝崇禎三年典試浙江以神宗實錄成晉右中允明年冬故相錢龍錫坐袁崇煥事逮治媒孽者且興大獄天子怒不測道周草疏救之貶秩鐫三級而龍錫卒得減死科臣有銜道周者摭浙江典試事蜚語上聞疏乞休許之瀕行上小人勿用疏蓋指輔臣溫體仁周延儒也上怒削籍還浙江學者聞道周至則大喜爲築大滌書院而與學焉留數月乃去歸石養山日展拜墓左如新喪期踰年以有司請講學於郡治紫陽祠門人自遠

至者百千人乙亥起補原官丁丑分較禮闈瞻具疏乞休不允時方久旱五月內繫兩尚書道周疏請慎喜怒以回天意六月又上疏曰陛下下詔求言省刑獄然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當此南北交訌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溫體仁方招奸人興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言及之晉左諭德掌司經局疏陳有三罪四恥七不如語時鄭鄤方以杖母被大詬道周言文章意氣臣不如錢謙益鄭鄤上得疏愕異令自陳嚴旨切

責道周孝謹風節高天下而嚴冷剛方不諧流俗大臣多畏而忌之時方擇宮僚楊廷麟馮元颺並推道周閣臣張志發當國摘不如鄭鄤語爲口實擯道周不與同僚遂稱病乞休不許遷少詹事侍經筵鄭三俊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道周上疏推獎旨下切責兩疏以文飾道道周前有疏纂述洪範月令等書未幾乞寬假數月去有旨得卒業時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邊撫議和道周草疏分劾同日上之上持三疏不下召對平臺上

疑其有所為而為道周方奏辨嗣昌從旁摭鄒鄭第
詆道周道周奏大臣聞彈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辯
不容小臣盡言嗣昌則佯辭請去上因曰爾言不如
鄭鄤何也對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耳又曰爾言陳
新甲走邪徑托捷足果遣人行賂耶道周言人心邪
則行徑邪上又曰喪固凶禮豈遭喪者盡不祥之
人乎道周曰古三年之喪君不呼其門自謂凶人不
祥故兵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
不可中樞猶可在政府益不可駁問久之上因曰少

正卯言偽而辨行僻而堅不免聖人之誅向以爾為
偏激不圖今日恣肆如此一生學問止成佞口耳道
周叩首伏地請辨忠佞二字上曰非輕加汝佞但所
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叱之退御筆榜朝堂示
戒貶江西布政司都事未任巡撫解學龍以道周才
堪輔導薦上怒疑為黨削籍逮治詞連黃文煥陳天
定黃養河俱下詔獄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
吉先後疏救右納言馬思禮左右仲吉並杖戍道周
繫獄時吏日奉紙筆乞書道周為書孝經百二十本

在獄兩年成明夷事若易象上方卓十二圖錦衣校
似為道周悟然謂門侯吾畫一圖成旋進耳擁之去
至北寺與仲吉廷秀對簿受杖鞫廷秀與道周實不
相識因服從容交拚通姓名次及學龍相對噫嘻時
奸黨必欲殺道周尚書劉澤深等謂道周不宜以建
言誅得遣戍廣西既而嗣昌敗周廷儒薦德璟來間
為上言得免戍復故官疏乞致仕歸講學於邑之明
誠堂及江東鄞山郡邑有司遠近卿大夫士畢至凡
一再會而燕都變作福王南渡以少宰召晉秩尚書

陳進取九策時馬阮亂政工人如劉宗周姜曰廣輩
多擯不錄自請祭禹陵夜泊龍江夢太祖高皇帝至
厲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
既報命乞歸而南都陷舟次桐廬遇唐王相得甚懽
陳因通閩塞三師八友之議至福州遂首政府時政
歸鄭氏將帥觀望無肯出死力道周憤自請督師攜
數諸生出信州會七建及江浙諸門人子弟之兵可
四千人餉絕多亡走出師收嶽見卒千二百人馬十
匹行三十日燀行至婺源微已被帥遂並被執七日

不食不死夜進水漿至留台分縣諸從者獨四禁城
吹擊尚膳監夜開鑰感聲半得絶句有餘首益悲憤
不食十日日猶不死時統兵大帥日夜遣客勸降故
燭寬其桎梏加外禮使侍從容賦詩作字文俱如是
者 閱月 月九日騎擁過西華門坐不起曰此與
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乃刑將從者蹤曰公今萬年
契闊請以數語遺家乃裂衿齧指血大書曰綱常萬
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及門蔡春溶賴繼
謹 俱常人趙士超 鎮官人 手王潔 六合人 繼至過曹

街抱其頭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即來矣四子同時
就義傳首至嶽及門陸白巖以千金購得之合身首
殯金陵越數載長子霓與門客趙子璧往扶櫬歸葬
先人墓側初道周未第時渡釣龍江舟覆溺焉恍惚
見一人前導至一殿額曰倪黃館遂時元璐名第一
道周第二一死北都一死南都出處始終若前定然
著述甚富奏疏經解詩文旁及天文曆數共四十餘
種 洪範明義月令明義儒行集傳緇衣集傳[illegible]懷 宗時已進御覽其易象正三易洞璣孝經大傳詩
記表記集傳五部及榕壇問業大滌問業已刊行於
世惟易本傳詩表春秋揆疇象在梁山孝經列傳解

[illegible]
論曰道周學貫天人行兼忠孝入則言朝出則守墓
講學著書滿修自鈐今陵一節甚為殷後矣古今名
人志士傳者何限要如文章道學經濟氣節大指後
有專屬[illegible]四門氣岸直欲躋之古之名史
漢八家而不步漢魏唐宋而博與雅深雕鏤山健
風骨成一家矣論學宗旨於程朱精微未能洞徹要
非可以博雜譏之天文曆數推驗無差幾與康節季

通相伯仲他若論列人才敷陳軍國大政其品獻可
李伯紀之流與晚乃自嘆成局以文信國終焉嗚呼
可不謂奇人先人者乎

張若化若仲合傳　修漳志作

張若化字雨玉號蒼巖世居漳浦之丹山弱冠師事黄道周得聞明誠之學旁及律曆經綸諸務靡不淹貫崇禎丙子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而弟若仲以庚辰捷南宮因留京師時道周以言事下北寺獄若化青衣小帽雜廝役中時時進獄問起居左右之燕都陷唐王入閩徵拜御史數月乞歸事父母以志養食貧茹苦嘗擣栢葉以代圃蔬諸孫嘗之咯咯不下咽若化茹而甘焉山居四十年足不及城市未嘗以姓

名通有司勵志獨行不標講學之名疾惡守義凛不可犯雖骨肉至親不少假而惻隱所周恐力於人者不少靳時值兵荒盜賊蜂起羣相戒曰慎勿犯張公廬鄉人依以避難終其身盜不入境丹山在羣山中巉巖阻絕日夕雲霧往來茅茨數椽上漏下濕豺虎交橫時曳杖孤往登陟羣峭徜徉泉石嘯歌自得人咸異之年六十六正襟危坐無疾而終子士楷能繼父志隱居不仕潛心性命之學稱儒宗焉

張若仲字磬玉號次巖幼而韶秀讀書明理以不欺方寸爲本嚬笑不茍作止語默持之以敬若性成焉崇禎丙子與兄若化同舉於鄉庚辰成進士例選州牧性廉靜不願任煩劇改授益府長史居官清儉簡貴以禮匡宗藩請崇寛大戒嚴切不納以去就爭之益藩爲之改容以母病乞休歸母歿既葬爲土室處其傍聞狐兔嘷嘯輟泣下嗚嗚鼎革後山居五十年清修獨善藝圃一區菜蔬藥藙度給寢祭餘悉種梅竹栽蒔灌溉身自爲之時荷箬牽犢飯隴畝與野夫雜處晚歲益務爲敦篤飲人以和遇鄉里有爭訟勸

之以誠久而化焉邑濱海有蝗起羣飛蔽天觸禾稼草木葉嚙盡民多聚泣或泥首禳之獨若仲所居數里內外無蝗患里壠以安時康熙二十九年也歲丁卯秋夜風雨大作所居屋諸拔若仲獨寢地上無恙黎明人視之毛髮爲悚年八十四以壽終鄉人稱若仲兄弟爲丹山二先生而不名與兄若仲同祀鄉賢

論曰二張當明社既屋年未強仕草萊被廬以終其身志亦苦矣家門穆穆兄弟相師嫉惡守義纖微不茍至於盜不入鄉蝗不犯境純孝忠天人鑒之黃

漳浦以忠烈顯天下一張苦節清操步其後塵論者方之古夷齊夫豈過哉

李季豹傳

李君夢熊字季豹閩之連城人年十五而孤方是時師役繁興箕斂無藝君煢煢於兵燹艱困之中獨精進學業雅知崇尚朱子一破明季披猖詭怪之習故其爲文卓有繩準既補弟子員食餼值耿逆叛即脫儒冠著犢鼻自屏深處慨然曰長鯨激浪會當暴腮士君子豈宜使波濤泥涴耶比大師定閩君乃出歲庚午省試同考得君文以爲寸珠片玉而竟不售乙酉始領歲薦性介潔不通干謁自號穩臥先生其教

人輒言爲善最樂人忽之曰素聞矣曰爲之難汝爲之否乎繼善成性善之原仁義忠信善之實利善之間幾也善不擇則不明不固執則不能得而弗失問曰其樂何如曰不愧不怍曰孰與孔顏之樂曰熟之而已矣家苦儉然至於施捨則稱力未嘗有所吝或事倡於人亦必竭力襄之曰苟利於物惠無小也能成其惠不必出於己也歲丁丑邑大饑民相聚劫掠有司不能禁過君門則相戒曰毋犯李先生家事兄如嚴父撫姪如子毋語諸子以氣質之偏使知變化

易簀時謂所親曰吾生平竭力檢身將無有不及省者第言之得聞過而終亦云幸也年八十一神䰟清整端坐而逝所著四書訓蒙穩臥軒詩文集若干卷

論曰余見君仲子孝廉圖南京師嘉其志尚與之語窮理修身之學圖南因備述君之學行而請爲之傳余嘉君以諸生獨能明大義識崇藏采於稀夵系窔之時惜乎其不究於用也

夏宛來小傳

夏君名驌字宛來浙之桐鄉人也少負奇氣岸然不可一世長爲諸生試輒冠軍以明經選南[illegible]大令洗非其好也其學自六經左史下及諸子百家方言地誌無所不覽詩若文雄拔如其人好論史古今事瞭如指掌尤喜談兵嘗曰上馬擊賊下馬作露布傳修期眞英雄也遊京師公卿倚從若一時名流莫不願交於君然可君意者僅四三人所不可者不肯投一刺雖請輒不往歲己未朝廷開博學宏詞科大臣以君名應薦適有奇禍鉤連當道急比部遣吏督索君怡然就道神色自若及庭訊詰事者係高官大爵[illegible]氣四顧代以[illegible]哀君來帶鞭衣[illegible]然[illegible]呵之[illegible]門[illegible]以[illegible]君名發[illegible]之卒得白[illegible]歸不肯一字低眉權貴適值其人外[illegible]之君門第有之爾公來不之可也其風節[illegible]如此然以學宏詞之試卒以是不得與[illegible]名益東詩文價益高以金帛購者[illegible]

儀立身行事以古人自期名利生死一切不以動其心嘗曰求名而先喪名吾不爲也朋友有過必面折險鄙者痛絕之所著有詩文集行世然君竟以才大不得遇年六十餘卒於家

蔡子曰余在邵武浙西人爲我言宛來生平逸事甚悉宛來可謂英偉不羈之士也寧拙無巧寧疏無諂寧窮困無聊勿毀方喪己以得時譽可不謂拔俗矣乎惜其自命止爲曠達文人耳古來抱負雄奇不知沐浴儒先以道德爲依歸往往類此士固不可不辨志哉

阮道泰小傳

阮道泰字志同漳浦人父諱文台吾友阮君子章也子章中庚午鄉薦至性過人倜儻有大略天下莫不知有阮子章者泰

旨派漳泉招撫海寇陳尚義於崙山花烏得之擢授陸泉州知州守相安溪李公薦其有文武才改永師參將以廉能著聲臺廈又用薦授福州副將未任而卒道泰其次子也道泰少而穎異孝友異常兒阮君負四方之志家居不暖席道泰獨與兄奉母劉夫人夫

人性嚴謹出入必告將有請愁必長跪克曰兄道弘前母張夫人出也道泰無大小事悉聽命於兄有問以私殖者不應嘗曰兄弟合食而私與財物吟域如行路危莫似穿窬吾恥之交遊多父執處朋友間情誼尤摯爲人端雅淵靜嗜學遇夜分不寐母夫人禁之不能止師友有佳作繕寫諷誦若不及嘗手抄四書大全及先儒講解唐宋諸大家文劇然成誦或笑其自苦不厭也阮君以

陛見卒於宿遷計聞號痛幾絕每念父負天下才貴志

以殁益自刻苦樹立承先志肆力於經史爲文章綽有聲譽歲戊戌從學我季父於梁山之麓嘗隨諸子姓聽余講論體察津津然余方期以大就曰子乖有子矣是秋大風雨壞室廬且半阮君與原配夫人俱未葬道泰冒雨撫柩哀號竟日見者憐之竟以得病時時譏其兄謂父以科目起家歷階文武兄能讀父書弟死不恨堂上有母籌事之病革命兩奴夾扱欲以拜母夫人夫人急持之道泰亦竟不能起泣且言曰兒不孝不能長侍膝下負吾母兒死之後乞以青

布衫一襲爲斂勿用繒帛重兒罪也滿人聞者皆流涕其兄至今語此猶嗚咽不能言也卒時年二十二

蔡子曰余見年少有至性輕利嗜書者必進以宋儒之學窮理脩身之要鄙薄中人賤者難馭錄彔粥粥者又無以自振顧安得盡如道泰者與之興古砥俗哉使其未死尹和靖徐仲車之流亞也陳少林余之畏友而道泰之婦翁也亦以吾言爲然

劉先庚傳

先生姓劉諱丁字先庚始祖雲逸公自宋南渡後由玉山徙居南昌十數傳子儁公分居黃堂又數傳諱一琮天啟間歲貢例得補職闕魏閹祠文廟議以疾辭崇禎時乃就山陽訓導生昺昺生先生少失怙恃年十三即知向學五經史漢諸書皆手抄錄深思默識期於有得曰學非徒論說也爲諸生五十年未嘗一日去書凡天文地理典制音律醫卜皆洞晰源流尤邃於易每曰三才萬物一理應感眼前日用便是

圖象此不得以傳註拘也言動造次皆有禮法正襟端坐雖夜分未嘗欹側立教在氣質上提撕講讀餘則以整齊嚴肅收斂精神爲第一義就學成材者甚衆家居早起必奉先展拜拜畢以次同堂肅揖得時物必以薦曰吾不及事吾親恐先嘗乎祭先必肅致齋禮器親自省視家貧於財而好施族中有貧不能殮及婚葬無資者以館穀分給計無所出則累日不懌子弟輩見嬉者必問誦習若何耕者收穫若何勤則慰勞之或不副所望則曰奈何若是不來而嬉性渾

厚不言人過有譏議前輩者應之曰彼好處甚多何不言及其人悚惕無所容嘗曰吾生平無他長惟不肯爲巧捷行不敢驕人所不知如是而已當鼎革初鄉爲盜藪所遇無脫者盜詢知姓名驚曰君子也遂不犯金聲桓王得臣下江西人方倚之先生適郡城還密語所親曰忠信衆之郎也恭敬位之表也誑則失民驕則無上斯人久此南昌其塗炭乎後果以叛伏誅有鄉人子被父譴出訴於外塗中望見公趨而避曰我不敢見劉先生由此改行故人子有充縣役

者色張甚見而詰曰何至於是其人疾走強挽之不得自是退役有患讀書成疾者答曰予年十八得血疾痛自懲治三年而平後二十而壯五十精神倍少時今七十如故此節欲效也以康熙三十一年卒享年七十有二先生制藝本經傳出入史漢古文以馬遷昌黎爲宗詩倣工部無明季靡雜之氣同時名宿若袁崇寀徐世溥龔仲洙劉飛池皆以文章相切劘者也鄉試凡十八皆以用古被黜自訂制藝二百餘篇所著有詩古文八卷家居便覽歷代典略正學粹

言藏於家

論曰南昌之先有徐孺子以節高風當漢末寇盜充斥時相戒不犯徐先生境先生得無類是乎江右風俗淳朴有明一代尤多眞儒先生醇行懿德者作如林豈得僅以文人目之哉晚年得一孫名之曰紹聞曰吾不及致僅耳吾訓而已卽今給諫炅龍也夫前輩風流得其一二皆可以淑身而善世況紹聞乃朋者詩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是文孫之責也夫

齊汴子傳

齊君汴子名以禮進賢縣人汴子其字也先世某以給諫顯祖汝猷父之千皆名諸生以古文詞擅長汴子少而穎異年十二應巡撫馬公試第一江右有能文童子之稱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治舉子業十八讀性理知學古貴於窮經讀書將以致用所學惟先儒是程再讀四書內外註曰向者幾爲舉業誤返之於身作文在是矣徒以供作文用兩無得也讀六經究觀大義旁通百家俱有條理江右爲正學名區汴

子慨慕前修心追而身體之有所知即見之行篤夫記誦講解而不切於用者性孝友年四十依依父母旁不忍一日離離則每夜驚魂不寧親在未易三四宿於外也同母姊三人庶出弟四人親愛無間長姊次姊沒凡二十餘年甥來必對之泣下三姊家貧周之三十年不少懈誨甥如己子父沒後誨弟授以程朱讀書法不急近功務令通貫融洽心理開明然後爲制義居喪襲斂奠祭一遵家禮不用僧道三年寢食喪次朝夕奠必哭鄉人化之者過半近宅有魚池

山地公之於衆畜魚種樹春夏禁之秋冬利用山田苦水洞出已費築堤數十丈變磽确爲肥美鄉族利賴焉汴子家不貧以不善治生好施舍漸零落然行之益力五服之親無能家室者力爲成之助以生計婿居旁親授室以養併其子女字之門戶整齊嫡庶雍穆喜交正人相依如性命雍正甲辰舉於鄉兩上公車不第以相國高安朱公薦授瑞昌縣教諭同人爲之怏怏汴子怡然曰即此職便難稱風化之本人才之基豈易易事蒞任僅五月士習一變學制一新

諸生事之如安定之在蘇湖也病革潘生李生左右侍沐浴端坐而逝年四十八歲

蔡子曰江右劉君吳龍舒君香嘗爲我言汴子生平行事甚悉求爲作傳吾閩雷鋐與交語余曰齊汴子至性過人力行可畏嗚呼如若人者豈徒鄉國之士哉僅試之教職未竟其施用以死可哀也夫甲辰會試汴子卷在余房余未肯薦之主司評語深期以遠人之器汴子顧不余器反德於人且欲來見以余在海淀不果嗚呼其處宗門時也其方進而未止者

歟

朱貞女傳

節孝朱貞女江西高安人今冢宰公軾之長女少司空李公履蕭之冢婦也李公子宗駉實聘貞女未娶而歿云貞女幼惡華綵服加身輒驚啼稍長或以絳總其髮捫得輒擲之地皓皓嗜書夜偕妹挑燈譯誦不輟通四書小學周易毛氏詩禮記旁及史漢八家動止言笑必以禮不失尺寸王父母父母絕愛憐之時顧而太息曰惜女子也男也將亢吾宗矣性至孝以曲禮內則為的膳飲必躬進父母食必侍立比徹乃

去膳少減即惶怖憂形於色暮必手整父母衾席出立戶外俟臥乃休晨立戶外問安否起乃入事諸母咸得其懽然當女黨宴笑時聞貞女至則飭肅斂容諸弟或嬉戲相訾警戒勿使知或紿之曰至矣則皆走然貞女和愉婉婉實不知何以見憚也冢宰視學秦中陳夫人歸卒於途貞女痛絕復蘇泣血二年罷勉理家政撫教弟妹勤且周如陳夫人在日歲辛卯李公子登賢書未幾以疾卒訃至家人秘之貞女涕涔涔下曰何等訃也不使吾知者吾知之矣飲泣不

食者三日王母吟夫人聆其意謂曰吾知若志傾爾知禮者獨不俟爾父命乎貞女懼然起謝復進食家宰歸自秦貞女恐傷父心承歡若平日越半載乃申前說曰兒不能常侍膝下矣家宰以常理譬曉貞女哽咽曰大人良愛我兒志決矣三日不食不得已許之旋進請曰行矣將何服而可家宰曰於禮無之爾裁之以義遂以常服行登舟乃持服李氏聞貞女至舉家白衣冠號慟出迎聲震地鄰里皆雪涕貞女從容端肅拜姑舅姑如儀適喪次一慟幾絕衆皆雨泣

莫能仰視廟見後執婦禮甚備事兩世姑嫜猶在家事王父母父母也家人間往覲之則曰歸寄大人兒無苦也百年瞬息未亡人待盡而已祖姑熊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三月比卒李公致書家宰曰我羈京師不能終侍吾母賴冢婦盡孝君女也刻骨難忘矣時薦紳士大夫爭傳貞女事當道欲旌其室貞女聞之請於姑達之李公移書峻拒乃止且書告家宰曰兒事非中道自行所志而已脫以名加之兒滋愧矣已而不茹葷血家宰曰何自苦乃爾對曰偶不喜耳

然以是終其身家宰自陝浙後入掌西臺李公亦官京師貞女往來兩家每見內外臧獲化飭勸肅即不問知貞女至也亡何家宰丁外艱時以西陲用兵
先帝方眷倚李　詔奪情再疏請終制辭指懇款寶父勸阻萬端貞女流涕曰大人不得歸雖官柱國年上壽猶無與耳彼姑息之愛非所以全我父也
聖主必鑒吾父之誠矣累疏卒得歸甲辰九日鄰人不戒於火延燒數百家勢甚烈家衆倉皇遷避貞女端坐室中曰死吾分也吾豈嘈雜塵閧避火求生者衆惶駭

與措從熊夫人破户入持出之火竟息是夏之季家宰聞仲弟訃慟甚嘔血不止貞女歸省私泣達旦以是得寒疾不令父及翁姑知又不肯醫藥曰吾女子也吾手何可令醫人診視家宰諭之輒云無疾以解弟户部員外郎必增孝廉堪泣請之貞女笑曰我豈畏死者寧死必不於醫人指下生也死之前一日謂兩弟曰吾何求哉吾事畢矣但恨不得終事吾父及翁姑吾父及翁姑反以我死為痛耳又曰我一生未嘗有寸金尺帛加吾身者死無負我毋卒弟堪以喪

歸合厝於李公子之殯宮時雍正二年甲辰十月六
日也年三十有四歲
論曰閨門王化之始也余觀朱貞女事可風焉昔孔
子作春秋於婦人女子中有秉義守節始終不回者
未嘗不大書特書屢書而不一書也隱公七年書叔
姬歸於紀何休曰叔姬伯姬之媵也媵賤書者終有
賢行能處約全婦道故重錄之迨紀季以酅入於齊
紀侯大去其國紀侯卒書曰紀叔姬歸於酅啖助曰
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又書紀
叔姬卒葬紀叔姬賢叔姬皆以夫人之義書之也成
公九年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公羊曰納幣不書
何以書錄伯姬也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曰致女
何以書錄伯姬也又書曰伯姬歸於宋晉人來媵衛
人來媵齊人來媵公羊曰來媵不書何以書錄伯姬
也至襄三十年書曰宋災宋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
伯姬蓋是時伯姬之舍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
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在宵不下堂傅至矣保未至
也遂逮乎火而死胡安定曰伯姬乃婦人中之伯夷

也王樸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一下堂而
此足之失不可復也故寧守義而死也今朱貞女之
事可謂兼二姬而有之矣叔姬以媵而秉節不回喪
滅之後歸酅以奉廟祀春秋貴之貞女未婚而守節
勵家盡孝以全婦道獨不爲春秋之所貴乎伯姬以
成九年歸宋成十五年宋共公卒又越三十四年而
死於火是時子平公立三十三年矣六十老耄婦猶
守保傅之義逮火以死此其事正與貞女合特火息
不死異耳其疾篤不使醫者診視則事異而迹同也
左氏以共姬女而不婦劉原父非之以爲但其德貞
婦道之至者余謂貞女雖歸夫家猶女子也卽以左
氏之義揆之伯姬之死過而正者也貞女之死正而
非過者也余故曰兼二姬而有之也君子之道過於
厚小人之道失於薄不以已之可以偷生而失天下
之常義[illegible]成之亡造次顛沛不一動其心以安於性
命者能之乎在人則與日月爭光存人則爲女中夷
齊此皆
聖化之所涵濡河嶽之所鬱積朱李二家又豈得私而有

之首大道造端於夫婦家人睽必始於婦人易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正家之必始婦人也禮曰禮始於謹夫婦所以附長序別也夫別之序者禮之本也思齊也詩曰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思齊敬也思媚和也能敬且和起化之本也貞女不徒以奇節見其和愉誠孝雝肅宜家有古人所難者以此坊民猶有婦姑娣姒之間挾私財爭小忿以喪其良決其間者乎余聞貞女讀書能知大義設誠致行故其節孝章章如此今世之士乃有終日咿唔徒以

謀人穀以世資雖讀聖賢書曾不知所學何事至有背而馳之弗恤者異日得志又烏能守道愛君敬身勤民為國家有用之學哉此又余平日所苦口疾呼不禁因貞女發其蒙也嗚呼人固不可以不學哉

洪烈婦傳

烈婦洪氏者章邱薛撰配性貞敏寡言善女工歸薛十餘年夫婦相勞以禮相佐以孝不及事姑事翁以孝聞執喪哀毀如禮遇娣姒和而有節故薛氏一門四世同居共爨雖其世有令德亦洪氏之賢也撰門祚中衰家貧無子嗣罹疾洪氏侍養不離側母知壻病劇來與居先是母來洪氏受敬甚篤至是歸母令去女復叩其意答曰吾上無舅姑莫責我以孝者下無嗣續無望我以慈者吾死義也母毋復言夫疾既

篤粥飲湯藥多不入口飄盡啜或止之曰夫所食也不可棄於地母一日携就相餉盡委之地曰我與壻盡不食矣安置此時長姒吳氏在旁私曰若素孝何遽如此吾決言曰母愛我我死必念我成疾病今故違禮或戚母異日哀也與母謀繼嗣吳氏有男願以手抱若為繼則依然曰幸次者與我猶長易見其成立耳以為然身猶釋暫解夫病革夜深獨小姑在側給之去少頃大次洪氏為揭寢帳蓋衾自著新履服嫁時衣以帛交頸懸牀櫺而死天將曙小姑叩門

無聲揭户入視坐牀中顔色不變呼之不語驚曰嫂氏與兄同死久矣家人相聚而視曰若生平純孝重節義今果死若得矣其如我家門何哉浦人以其事聞之汪令君將以請於
朝而旌表之時康熙壬辰三月初三日也死時與孝年俱二十燕明孝子薛大義之裔孫實行紀之邑誌云

蔡子曰洪氏上無舅姑下無嗣續死而從夫義也人孰無死洪氏生能相夫以盡婦道夫死則殉之其不亦鮮矣乎方今
天子崇忠孝褒錄節義有志之士爭自濯磨而我漳浦風教尤勝甚乃及於婦人吾鄉巳儒遺教其來有自亦梁山之王氣所鍾也與孝子薛大義先後並垂不朽偉哉

吳烈女傳

吳烈女名叔鳳剛孫鎔倉人一歲失父有至性稍長知讀書貞靜孝叔寡母以兄許配余汝官備鄉朝了閩桐康熙丙寅女年十九未婚州閩開刺舟損女工直製新衣若嫁狀七月二十四日閩桐卒女欲奔喪母止之女曰是母所許嫁之夫也果不得行今死矣母不得已偕往鄭家大哭及斂目不瞑女開衾視曰嗚呼我來矣乃瞑斂畢欲從死母及姑止之遂不食十餘日餓則甚矣而容色無傷也勸之食曰許我死則食姑而諾之女遂食食已復求死衆知不可奪乃許之女正容向夫柩拜繼拜母及姑家人設饌生祭之女怡然受祭答拜訖以白繒懸門一繫而絕時八月五日也夫兄天植天樹皆庠序贊黃者作同死像懸之靈几閩邑令趙君聞為像記制挽各致賀全以其事　聞而旌之

蔡子曰然與飾不同烈婦難而易節婦易而難烈女則更奇矣閩桐從子鳴以為我言吳氏死時炎天樹以次男名煥者為嗣後煥年　十五而亡妻卞氏今

寡十二年未有後方議立之嗚呼大將使節烈萃於
一門也哉報之之澤正長矣

烈女賀氏義婢安氏傳

烈女賀氏名千金山西崞縣人貢生賀崑女也世居陽武村自幼貞靜不苟言笑許適國學生郝維藩之子琪維藩年老止一子不幸卒烈女聞訃飲泣不食欲死又念舅姑之靡依也先是同里有狄氏名悟姑未嫁而夫死適夫門立嗣奉養舅姑終身烈女欲效之父母止之曰守節事難終身踰遠爾年幼無輕言烈女流涕曰我豈不知但念兒往使二老人終其天年郝氏有後兒願畢矣父亦何所靳焉且我未適人而夫死命可知矣何不使我為未亡人强我使二天

也婢安氏者母所養女也聞斯言繹悟姑以贊之且曰悟姑子長名成焉苦哉果行之我當朝夕侍奉生死不負姑梁氏至賀家烈女一見執婦道情辭慨慷姑大喜謂我家無婦而有婦將無子而有子也父母知其志不回許之康熙四十二年四月二日孤車素服望門奔喪至夫家撫棺痛哭易衰絰使歸謂父母曰兒今有家矣從勸舅姑曰死者不可復生毋悲傷撫嗣勤家吾責也居兩月孝敬備至乃議立後郝族

無同行幼子族人利其産也阻其事不行烈女仰天大慟曰天必欲絶郝氏耶曰與安氏出入必偕私相密語舅姑前則好言以慰八月十七夜二人沐浴櫛縰烈女著郝門新衣更常服以衣安氏舅姑衣履及遺父母嫂妹紉箴服物各封識雞初鳴猶聞語絮比旦門不啟排户覘之烈女左安氏右同梁而絶貌如生烈女年十五安氏年十七邑宰馬侯親爲祭奠申報格於例雍正四年春

特旨採訪忠孝節義巡撫石公以其事聞各給帑金建坊以旌之

論曰賀烈女義行卓絶抑安氏者尤足奇也烈女許適郝門安氏未嘗許媵也旣媵而守節春秋賁之紀叔姬是也安氏並未許媵爲其主故也烈女性行乎貞於安氏何所仰須然二人同心同死均足奇也或謂安氏言及悟姑之事有類於好名非也所惡於好名者謂無其實而事不終者也孔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屈子恐脩名之不立安氏見悟姑而慕效之此與古士則古希賢之心何異初欲孝養尊章昌後成立

事激中變賀不負郝安不負賀名垂千載不虛矣

二希堂文集卷之六終

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論

有才貴乎無才貴乎無才而齷齪卑瑣碌碌焉守兎園以終其身遇物而不能知登高而不能賦斯亦士君子之恥也然吾以為有才而自恃又不如無才之善伊川先生以有高才能文章為三不幸正謂此也昔者三代之取士也以鄉三物教萬民鄉老及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獻賢能之書於王取實行而不在文章西漢以孝廉取士東京四科魏晉九品皆重行

誼至隋建進士科唐又分為明經進士二科自是而後則非文學詞章罕得進矣節比由夷行同曾史者多屈處於下而不能知而一字之奇一韻之巧馳騁於詞壇取高官顯名於天下嗚呼三代以下所以多輕薄浮華之士也夫樹木者以植根為上立品者以務實為貴才名過盛而矜已傲物非大成之器也恃其所有而攀緣趨附輕於一試尤喪檢辱身之士也昔者禰正平孔北海恃才而死王粲陳琳以才故卒為曹操用識者兩有譏焉唐初四傑果如裴行儉之言江東二陸終於非命才之累人一至此哉其餘若孟堅之附於竇氏中郎之屈於董氏也歆之用於莽也劉柳之與八司馬之列也之數子者皆才高天下學冠一世卒以負才欲試與非其人使千載以下論古者猶有遺憾所謂雄雞不能斷其尾而參天蔽日之材且纏絆於野藤刺蔓以自累也然吾謂伊川先生其有激而言歟當時王介甫以盛名致宰相位新法行為有宋亂首而民不聊生其子王雱警敏絕人文章達於帝闕竟夭其身且蘇氏兄弟亦以文章顯

者卒與呂陶等分為蜀黨與朱公庭賈易等互相詰擊此皆伊川先生所身歷者故其時日與邵堯夫張橫渠諸人剖抉性命之精以復性明善為要以近裏著已為功上以接孔孟之傳下以開考亭之緒使士知所重者在此不在彼也至於文章與實學並足稱者此又不可以槩論

漳志邱墓後論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人沒矣稱其名猶志其墓者何墓以人傳也死如周忠愍黃忠烈傳矣賤如陳布衣蔡鶴峰傳矣微如阮氏婦蔡步卒傳矣當明祚之終從黃忠烈死者四人後人表其墓而出之而死於請難之六生竟不詳其葬所斯亦憾事也嗚呼石獸石人所以顯墓非所以傳墓也富貴而名磨滅況於墓乎

漳志宮廟後論

廟祀之大者有司春秋致祭百世不祧余既載之祀典矣茲之紀也何居漢壽亭侯正氣凜然千秋爲烈郡邑各有廟有司朔望謁焉東嶽行宮雖非郡縣所宜祀然相沿已久天妃之神海艦蛟宮奉以休咎故屬縣亦多有其餘名義不必盡正存其名所以留其蹟也夫神降於莘左氏記之渭陽汾陰綱目雖譏而必錄況有不盡然者乎

李立侯字說 立侯後改名清植

安溪先生之孫曰清名者年二十有一矣以庚寅四月二日既冠冠之日先生命世遠爲賓世遠以師之命固辭不獲也古禮有賓字冠者之文先生又命字之并作字說世遠又以師之命固辭不獲也謹按其名字之曰立侯而爲說以貽之孔子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古之所謂顯親揚名者舍立身行道奚以焉叔孫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三不朽夫所謂不朽

者名也而欲名之不朽則必自立德立功立言致之今吾子既以名名其名則所以自立者宜何如耶抑又聞之君子之學立志居敬致知踐行盡之數者之功並用則可以至於聖賢無難而要必以立志爲之基人苟名節盡喪加以習染既深年力衰邁斯一旦卓然自立爲難耳不然者昨日爲鄉人今日欲爲聖人惟狂克念卽可以作聖矣況吾子年方弱冠氣質清明朝夕親承吾師之教家學之茂超出羣倫循而不息豈可量哉孟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此立志之說也張子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或不爲文采炫不爲功利汨此立志之謂也吾子勉之此志一立則凡所讀之書皆近裏著己也所行之事皆若有規矩準繩在前不知其所以然而自化也世遠不敏竊謂孔子之所謂立身行道穆叔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者要皆自立志始於以馴致其功揚其名而垂之不朽夫孰能禦之世遠年幾三十回思既冠之日殆將十年學殖就荒此志終恐頹墮委靡而不能自

克何足爲吾子告者然所言者固亦素所聞於師之說而非依稀影響之論願吾子之無以人而廢言也

上沈心齋先生書

六月放行聞在建寧倚勝甚久想入朝報　命當在八九月之交也世遠以駑劣之才署齋一年親承提命懇懇然裁其過而勉其不及自謂所得者多非徒文章一事昔宋景濂四持文衡好接引後學上之近之者謂如大寒加重裘盛暑濯清風四方得見者誇於人以爲幸世遠僻處窮陬才不逮志然振衣濯足固不自安於培塿溝瀆也禮闈被放歸宿於三山署中臨行告世遠曰汝今歸矣凡人之役役於利者我

知汝無是也而近於義者不可激也偶得一第便自偃蹇驕棄我又知無是也恐溺於古荒棄子之業不可爲也竊念斯言切中膏肓但今則更有愧者世遠自少不以治生爲急稍有長物則蓄參苓以爲養親之資其餘購古書供朝夕玩習非敢效原憲之金石歌聲張嘉貞之不治產業良以貧富有命非可力爭且君子志其遠者大者無暇瑣瑣及也今自北上歸來恐負王曾之志即臥槖推車自信不至役役於利然欲如曩時之廓落自豪不可得也此其對先生之

言而自愧者也蘇子瞻兄弟年未二十長於應試制策古文尤雄偉俊拔歐陽公未第時不敢讀昌黎之文惟取當時所號爲時文如楊劉者讀之世遠凡才末學鹿鹿魚魚亦嘗剽竊經史之緒餘以形之筆墨居恒每羨蘇氏之才而尤以歐公之言自戒若曰以彼其才當未第時猶不敢分心於古如此況我輩哉然亦時激昂慷慨謂士子讀聖賢書不忝抗首揚眉窮古極今以自附於作者之材倘終身不得一第其將默默守此以終耶吾儕聰明才力遠不逮古人待

其將老而圖之復何望哉今抵家已五閱月碌碌無就今君陳莘學先生嘗授以有韻之文而衆緒難袪作輟互乘中夜自思恐流爲浮休恂愁刻鵠屠龍而後止所荒者豈但制舉之業已哉此又其對先生之言而自愧者也伏惟先生去欲以誠求仁以恕自視學以來閩中人士至今猶寢食歌思不置天下之人思欲出其門而不可得世遠顧獨蒙知遇拙工遊匠石之門駑蹇邀孫陽之顧敢不痛自刻責以庶幾無玷門墻哉戊子公車擬欲先期而來受教但進止必

侍爾時方能自決家君托如天之庇司鐸羅源藍王
霖近在省城精進有加世遂再拜

與李世蕢書

曩在都門聚首談心幾於一載受益良多每思足下
學富才博凡有所著操筆立就求之近今蓋其難之
非獨閩中翹楚也闊别以來未有進境所幸者日親
吾師之教以爲儀型而已方今德位俱隆學問精深
廣大爲天下師者斷推吾師一人而子孫弟姪輩窮
經力學作止言動之閒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亦無有
過者昔有宋諸儒更倡迭興道學之盛千古未有然
其生平相與服習講論者大半皆其及門至於家學
累世相承推文定胡氏文節蔡氏爲最今吾師之學
與文定文節淺深非後學所敢輕議然願足下兄弟
之以明仲九峰諸賢自處也方今天下學者以記誦
詞章爲止境以科名爵位爲可畢一生能事夫記誦
詞章君子豈非其而不貴安其讀書時精神心力專
在於此則其所就亦止此矣吾聞二程之學以聖人
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於聖人又胡敬齋
云明理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學者有志氣豈爲狂妄自喜哉要其加功用力之始

專在資書若讀一書而近裏著己以身體之以心契之雖未知果能力行與否然方其開卷繹誦時准無激厲與愧恥之心激勵愧恥之心日進不已則力行而至於古人之塗徑也抑又聞之所貴於科名爵位者謂其可以見一生之品節經濟不至泯沒以終耳是故方其始得之也有以得父母一日之歡心及其既也可以盡展生平之所學世間有薄科名爵位而不屑者君子以爲矯然使其志趨意向專在於此則其齷齪亦已甚矣古來官至宰相尚書爲人所

鄙棄不道及姓字不留者何限方其生時便已闇汶無光況其已死與草木同朽久矣世遠自年十二三時涉獵經史諸書便講氣節喜作古文談經濟與二三朋友相砥礪者大都致辨於義利之關而敦篤於倫理之際丁亥戊子從儀封張先生遊校修先儒之書覺所見又復開濶然才質淺陋學問粗疎自顧生平愧心之事尚多拘牽於氣稟或弱於習俗而不能自免甚矣克己之難也玆在京邸兀守一官只爲出仕實則書生名爲散僚實則

聖天子所以培養人才之地其敢甘自廢棄以貽吾黨之羞竊不自量其力之所至欲與諸兄修明吾師之學以垂之無窮更望遠賜手書互相勸勉不至如吾前所云云者而躬自蹈之也士大夫恥言風化惡談道學即有心知其如此而懼人之非笑之若駭昧之事不堪以對人者然嗚呼使人人懼人之非笑而不敢以見之躬發之口天下風氣亦安知其所終哉邸寓無聊提筆書之不覺遂肆其狂論如此不宣

與浙江黃撫軍請開米禁書

竊聞王政無遏糴之文救荒有移粟之例泉漳二府旱饑歷八月於茲矣入夏以來米石二兩餘至三兩不止人食草木之葉饑民奪食道路壅塞此固本處饑荒使然亦緣今歲江浙海禁森嚴米船莫至故坐困至此也福建之米原不足以供福建之食雖豐年多取資於江浙亦猶江浙之米原不足以供江浙之食雖豐年必仰給於湖廣數十年來大都湖廣之米輳集於蘇郡之楓橋而楓橋之米間由上海乍浦以

往福建故歲雖頻侵而米價不騰自海禁一嚴而民始無望矣今本省將軍祖公有泉漳被災百姓驚慌之奏制府梁公有借帑各省買米之請恭逢
皇上聖德覃敷大沛恩膏以總督請買米數甚少特將明年漕米截留三十萬石並遣大臣會同督撫提鎮運至狼山乍浦航海以至泉漳賑濟泉漳之人如慶更生但賑濟之米尚須時日而餓殍難緩須臾世遠漳人也奉
旨假歸羈旅中途一應諸事不敢與聞獨於家鄉之困急難以坐視因廣爲借貸并招募漳人買米數千石計船八九隻順風七八日可至泉漳平其價而糴之本錢工費之外不溢一毫在江浙今歲豐稔多此數千石之米無加絲毫在泉漳飽可活數十萬之民命且泉漳之人或有倉積居奇者知米船有至必爭先發糶民心自定矣夫禁口以平地方之米價以防奸人之出没此莫大之政事也而弛禁以救鄰封之急難以解萬姓之倒懸亦不言之美利也况今煌煌
明詔炳如日星既截留漕米三十萬出海以賑濟泉漳豈

反禁泉漳之人自買不許其出口耶且制府借帑各省買米之請
皇上猶以爲少使知泉漳之人自帶出口以賙家鄉應亦稍寬
宵旰必無阻而抑之之理但明公已開明禁而關津守吏猶循舊格伏乞據呈批照飭乍浦關津放行毋得獨阻民自移粟明公因而利之上體
皇仁下活民命無損於江浙而大有造於福建知明公仁心爲質固無俟世遠之激切呼籲然區區末議更望

電察而留神焉間邪幸甚

復儀封張先生書

世遠稽顙再拜言先君受知最深易簀之時猶懷
先生不置今不遠數千里辱賜誄辭重以手書所以
褒揚先君期望世遠者甚至世遠雖不肖敢不淵冰
自凜以庶幾不墜先訓無負大賢之期許哉邇聞鄖
報知復任江蘇
天子明聖無微不彰益信吾道之可爲海內正人君子誰
不伸眉吐氣思自奮於清時也此事在先生且未其
理之當心之安置得失利害於不顧而在世遠則有

操勞而得者前書所謂公論足憑
聖明足恃及今觀之百不爽一蓋天下事以爲難則無所
不難即世遠家居亦有難者迂守成法不合時宜或
指爲異物而忌之未可知也即有從而思敗之未可
知也拙則或疑其矯貧則或啣其附不輕受人之惠
則或疑其亢不能廣交結趨威勢則或篤其傲碌無
足取人敬畏嗚呼此世遠所謂難也初旋里時竊不
自揆欲以正學正論生平所聞於父師者與適人互
相劘切既亦自知其有難也故稍規勸者不過同志

數人而已人退而修之一族爲家規十六條懸之祠
廟皆敬宗收族簡便易行者而一二賢智者流猶不
能無異議行之至今而後帖然嗚呼難矣當吾道益
孤之日而欲以滄海一粟之夫愚不識時妄自位置
招尤取忌固其所也然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本末質
之聖賢盟之屋漏達則播之天下久則傳之千秋豈
拘拘以眼前毀譽榮辱得失介意哉古人有言曰立
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世遠非敢然也然自從學先
生以來自揣稍有歸宿官翰林二年得與名師益友

遊愧懼方深其敢以難自諉哉去歲在書院進游廣
下胡五峰陳北溪黃勉齋蔡虛齋陳剩夫六先生上
於東廳蓋六先生皆閩儒最純未從祀廟廷既補祀
與之閒且社寓公之斷書籍器用各經紀使無散佚
之患鰲峰書院志編次尚未成書第二卷乃新刊書
目并各集序文共有二冊世遠已先同付梓爲洪廣
文刻成寄上書目中添魏蔚州先生集蓋
本朝人物之有定論者魏蔚州湯潛菴陸平湖三先生也
三先生集世遠皆嘗讀而精思之篤學力行三先生

所同而規模器量要當以蔚州先生爲最先生奏疏
無慮數十皆有關係端教化一疏所以厚風俗也申
明憲綱一疏所以肅官常也科場學政諸疏所以嚴
始進絕弊竇也舉十賢一疏得以人事君之義至其
辭新命之尚書處總憲之原職慨然以肅風紀自任
此皆古大臣之盛德今有不敢行者嗚呼蔚州先生
而在雖執鞭所欣慕焉也世遠當也先生書悉已
付梓望取魏集刊之使人材而裨後學不少也方
今先生之道不爲不行名不爲不著

皇上之知遇不爲不深百姓之愛戴贊揚本之中心而達
之當宁者不爲不多且衆而天下之眞望益將復刻
且備世遠近復臺灣陳觀察眉川書云士子登籍入
官特患不能自克其私自克其私又患不能本所學
以措之事業臺灣僻處海外得大賢居監司之任正
已率物使屬員潔己以承罔有奸貪之蔽百姓實被
吾澤固有不待之隱明聰四達綜理必周耿耿鄙衷
實有厚望非世遠敢有以規眉川然非眉川世遠可
不以陳此言也今之望之者非敢有求進於先生也

此皆先生平日縕之中而秘之外者然此乃堯舜猶病之心也七郡之官箴南國之待澤先生此心亦何嘗須臾自寬假哉則謂世遠之以此言進於先生亦無不可也宋名臣言行錄已刻成否世遠嘗欲與伊洛淵源錄合爲一集而刊布之蓋先儒語錄見之言論此則施之實事尤足令人興起今淵源錄已刻成此書似不可後先君葬事春季已畢貧不能備禮勉竭心力抱恨良多墓志得先生一言以光泉壤感且不朽世遠再拜

與滿大中丞論書院事宜書

古之所謂大臣者居殿陛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天下爲憂樂及其擁旌節執開府於外青採勵世正己率物凡地方之利弊官司之賢否奸宄蠹役豪猾之病民者考察既周勸懲並用表弛悉宜又必及焉以學校之興廢人材之盛衰大道之顯晦爲己憂擇學問優長才品良純者萃之於學使夫造道之方修己治人之要悉裕於胸中爲國家收得人之效夫如是故功著一時名垂千載史冊所傳豈不偉哉昔

朱子知南康軍史稱其懇惻愛民如子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首務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誨誘不倦風教大行夫朱子南康之政何利不興何害不除而尤必諄諄以興學爲事者蓋以學術之明倫理之修下關風俗上裨朝廷近者效行於一方一時遠者功及於天下後世自朱子興鹿洞以後宋季以及有明氣節儒林惟江右獨盛嗚呼其又留貽者遠矣執事品望素著於朝端自掌成均歷陶

部時天下想望丰采久矣下車以來實心任事大懸
之去如木斯拔世遠遠隔漳江心焉慕之過者躬造
二山晉謁左右愛國憂民藹然惻然且欲振興書院
加意人才有正誼明道之思抑浮名近利之士此眞
古大臣之所爲而有慕於朱子白鹿洞之風規也退
而喜也爲之不寐伏念鼇峰書院建於儀封張先生
名材萃聚先君嘗主其事世遠亦與講席之末其經
營措置以及刊布諸書竊有微勞恐遂就荒常懷耿
耿幸得名賢經理其間大道將與斯文起色遂留帶

月餘與廣文洪奕懿諸生林王青等經紀其書籍器
用俾有條理計書院所刻之書有五十五種今存者
每種尚有數十部藏書有四百六十餘部爲分其經
史子集以便檢閱而防其散亂椅桌各八九十張榻
四十餘他物備具足以待來學者爲補其破壞而貯
之定所整頓頓定而後告歸留以待大賢之經畫也
夫人才實難要在養成而激勵之擇之不可不嚴防
之不可過慎擇之不嚴則毀方躁進者緣飾以入而
絜清自好敦古飭行之士反恥共事其中防之過慎

則有志之士豈其不能閉戶家修何苦以其身爲隄
防之具哉執事振勵盛心規模自有素定然大要或
得之觀風之試或得之詢問之餘知其人者行令郡
縣資送未得其人者行令郡縣薦送敦本行勵正學
明體適用者上也博洽能文者次也工於時文者又
其次也九府一州先後而集執事定爲規條頒其程
式或策之以詩古文或課之時藝或所脩何書所講
何業總其大綱而品定之又於政事之暇躬至書院
集諸生告以讀書之要義利之防耳提而面命之其

有不激勸而恐後者寡矣夫君子之德風也以誠感
者必以誠應嚮者效深不雨執事已儀在念遣官往
視民田禾所禱而甘霖已沛矣誠所感也況與教勸
學之事風聲足以樹之誠意足以孚之條約足以正
之居高而呼其效自速吾閩之明珠之光固不在櫝
而美櫝可爲珠重良工之勤不必在肆而居肆實爲
工用今萃九府一州之士多其書籍聚其友朋使之
博古而通今相與長善而救失雖其後未必悉底於
成要必有一二人二三人者出焉此一二人二三人

者烏可少也哉漢之仲舒賈誼此二人者已足爲漢重矣唐之昌黎陸贄此二人者已足爲唐重矣宋之韓范歐陽此三人者已足爲宋重矣今世之士所謂仲舒賈誼昌黎陸贄韓范歐陽者豈無其人無亦鬱而不宣隱而不見抑亦陶而未成歟欽惟我

皇上天縱聖神崇儒重道

御製訓飭士子文頒之學宮使士先品行而後文章又尊崇朱子刊其書隆其祀以昭示天下天下靡然向風此間定有應運而興者非賢當事振作而翼成之而

誰耶抑更有陳者會城有兩書院一爲共學一爲鼇峰共學者課文之書院也鼇峰者講學修書之書院也各有租稅之入以給諸生此二年共學無人經紀而按籍可稽但撮兩書院碑文核令徵收以充公用不須別有措置或觀風所得之士有未深悉其系者且進之共學中然後超而進之鼇峰略有上下庠之別微示鼓勵是兩者雖分而實合也夫移風易俗倡舉教化非俗吏之所能爲俗吏以此爲迂而大賢以此爲先務儀封先生創而興之於前執事攜而大之於後海濱鄒魯其復興乎世遠荒陋鄙儒於道未有所聞不敢謂知學者然自揣生平立身行己之方文章經濟之大亦嘗有志於斯矣非執事不敢發此言也昔有人攜指南車以適路者遠近險阻動與意會而樵夫牧豎見之猶曰左左右右而攜指南車者不厭其聒耳謂其意之無他也今執事宏才偉望攜指南車者也而世遠猶以此進者則樵夫牧豎之嘵嘵也伏惟恕其狂妄而不厭其聒耳也則幸甚外附舉所知者數人有慎無濫以備採擇不宣

與陳滄洲總河書

都門握別示我詩歌餞我別酒意緒惓惓可思離索不覺七年伏念明公以百折不回之氣特膺

聖眷爲天下副府之首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豈偶然哉韓昌黎詩云中朝大官老於事豈肯感激徒媕婀此爲全無氣骨者言之也諺曰適百里者半九十里此言始易而終難也班孟堅載自張孔爲取以合傳贊語謂其服儒衣冠傳先王語然皆持祿保位而已唐蕭至忠元微之其始非不卓然直節綽有名譽後

不免依附以就功名卒之功名不可就徒貽來路之譏由斯以言難乎不難明公蘊蓄宏深道力素定而爲郡守爲民請命屢迕大吏實政入於關閩名譽馳於四表茲又蒙

特達之知出總河政下車伊始規模宏遠其綜核名實調遣得宜者固不待言即如解捐輸之任不欲以利權自浼也劾力人員赴轅自擇不避嫌疑以圖實效也薦賢一疏上爲國下爲民明公自負與古大臣何若也世遠竊觀大臣之有名績者漢有鄧留魏丙諸葛公唐有魏鄭公宋廣平陸宣公宋有韓范司馬李忠定明公自負與數十人者何若也治術關於學術經濟通於性命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強毅之氣有儆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利之攻矣無愷惻之懷則不能有納溝之恥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強毅之氣則雖知其然發之不勇守之不固矣無儆懼之心則自信太過禍且隨之矣世之號爲明通者往往不能自勝其私而委蛇與轉流於不肖之歸其公清

自矢者又不能明通強毅以臻於明體達用之學彼夫已氏者見其一二事之不甚曉練斷決則嗤之曰使我爲之當不如此也偶辦一事斷一疑則又以驕之曰使其爲之必不能此也嗚呼其本已失尚得以驕於此乎此不失爲君子彼終成爲小人君子之所全者大小人之所壞者多何得以語於此也然亦此之不能明通強毅以臻於極也今明公於數者實能兼之可以關夫夫之口然明公意中必不自以爲能兼也不自以爲能兼者正吾所謂儆懼之心也儆懼

之心非畏葸也其氣彌剛其心彌小易之所謂乾乾
詩之所謂翼翼書之所謂孜孜也由是而竭情盡慎
使五者各臻於極則明公信可以當古大臣之稱而
無疑矣契濶七載適余田生學文赴任之便附訊輿
居不覺其詞之長如此伏惟諒我而教我焉不宣

與李瀛洲布政書

某在京師時聞在朝諸臣論天下人才文曰乾甫不
置安溪先生嘗告世遠曰此人清而不至於矯且剛
正而不近於迂所至之地必以興教勸學爲務蓋其
性之所樂也世遠聞而心識之竊歎其一代之偉人
矣夫古今以來不過數十人此數十人者分生於數
千百年而不爲少天下之大無過數人此數人者分
布於四方九州而不爲不多所可人才實難君子亦
爲其難者而已庚寅秋世遠於役閩過平江見儀

封張先生言執事於儀封儀封亦言執事於世遠今
春蜀執事晉藩於閩下車行政如某里所行紙皂等
事皆實行利於民聞之者咸頌將此言足以動人
金石之堅信不可易薛文清有言曰立法貴在必行
法立而不行則法爲虛文適足以啟下人之玩而已
今執事之法使列縣皆守此而奉行之更探其不奉
者而重創之閩人之福可勝既乎且夫方伯者監司
之首也凡計典之重輕平時之黜陟皆方伯首列其
名而司其責故於屬員之賢否民生之利弊訪察必

周考察必詳然後可以稱監司之首而無愧竊見今之居官者但以爲吾主錢穀而已其他若不聞知夫平日既不聞知而重輕黜陟之法乃首列其名而司其責謂之非曠官不可得也今執事獨諄諄以察吏安民爲心以此稱監司之首而無愧矣世遠近以憂居二三年來戶外之事原不與知然於閭中之利病曩嘗竊聞其槩矣大都蠹役與健訟之徒最爲民害蠹役朘民之膏中人以法至其驕橫已極凌紳士如草芥竊謂此輩擇其甚者置之法風聲已動於九閭矣健訟者指無爲有飾毫末之事以爲滔天上官不知輒爲聽理小民身家蕩散無餘是二者一省之內棊置星羅摘其尤者寧確無濫寧重無輕懲奸慝以安善良固仁政之先務也近又聞執事數至書院與諸生論學碑陰所載租稅各按籍詳給夫今天下之以此爲迂也久矣曰此何關於政事不知學術明教化興則人才盛下以成其風俗上以資於廟朝政事之大孰過於此曩歲與滿大中丞論書院事宜一書錄在別紙海濱芻蕘未必無可採者初冬服闋赴京

道經省會承教當不遠也不宜

上儀封張先生書

世遠再拜吳門得侍左右爲程限所廹不得久覩教益蒙先生專使送至宿遷又承贈書六種入舟繙閱繼以熟思氣斂志肅恍如提命世遠兩世受知及門無與爲比每念先生之所以待先君及先君之所以繫心先生者常至感泣悲不自勝猥以庸庸無所肖似先生終不以不材而棄之鏤心刻骨將何以自勵而自進耶數載以來凡所以居家處世者往往不敢自同於俗非矯飾也中心實有不如是不得者至於

修己治人之道古之賢人有終身學之未敢自信况世遠者烏足語此然自受教以來比之曩時頗有依據但未知措之於用其能免於膠柱鼓瑟否耶伏念先生學術辨之毫釐清操勁節照耀古今江南之人皆曰先生以一人坐鎮於上萬姓安享於下此非虛語也世遠過揚州聞今春革落地稅懽聲載道由此推之居大位得專制於一方諸如此類尋究行之下江之福可勝旣乎江蘇事務繁多所望徧察官箴洞悉民情明以周之斷以出之火耗則廉其重者究之奸猾則擇其尤者處之禁婦女之遊覩黜浮侈以從儉如是而吏民不悅服風俗不淳厚者未之有也更有陳者自古仁人治獄皆以不株連及速結爲上是故田叔之燒獄辭至今稱之龔遂治渤海但令持田器者卽赦之唐太宗使崔仁師按獄青州孫伏伽議其多所平反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知其寃而不爲伸耶自此矜全甚衆今揚州一獄毒中一案伏望不株連而速結仁心之所及者弘矣江蘇爲五方商人聚處之地稽查亦不必過於嚴頻邇來

聞有煩言非不諒先生之竭誠盡愼體國愛民無纖毫之私也然君子作事不令人諒而令人服不肯姑息苟且以狥一時之毀譽而尤必使下情畢達無纖悉幾微之不周故世遠謂米禁及船隻之事更當持之以寬德莫大焉世遠自受知以來未嘗有一字之欺試舉閩中吳門所言者而覆按之或諒其無私而偶有當也夫其無私而偶有當者則皆平日受教於先生者也受教於先生者先生固已躬自行之而世遠猶不以爲贅而言之則以此心之惓惓而不能自

已也伏惟慈諒而垂察焉

復王泗水先生書

洛陽漳浦相去數千里暌違函丈又將十年承吾師問以出處之略著述之詳懇至如家人父子世遠竊以庶常散秩循例退伏不敢云出處家居無事筆墨自娛藉以收其放心不敢云著述然承吾師有問不敢默默也世遠庚寅冬乞假歸養時先君衰羸日甚及期散館置之度外辛卯秋丁外艱苦塊餘生不出戶庭此二年中定合族家規訂通行禮書後又修漳州府志俱各成書癸巳冬服闋赴復至京甲午二月

有給假休致之例部胥索賂曰與我即為服闋不與我即為給假世遠雖不肖肯行賂於部胥以補官者哉不惟同館之屈抑亦素心所不肯也或又以為赴部呈明即補世遠思古人尚有得官而辭者必欲致呈來官何如安於義命治裝欲歸安溪李先生剳薦分修

御纂性理精義越乙未秋告成侍安溪師間關時先母已得末疾遂無四方之志撫軍陳清端公聘主鼇峰書院所著學約通行各府州縣九郡之英一堂誠為盛

事世遠終以侍母爲心丁酉五月回家是冬又遭先
母之變痛定思痛此痛終無定也哀居數載輯歷代
名臣言行錄性理精要評選歷代古文雅正六朝四
唐詩各一册未敢問世聊以自証耳自惟迂疎無似
不能置身通顯以慰吾師之望罪積孔多然古人云
出處之際當內斷於己世遠年未四十非無用世之
心但中有所不可者雖吾師亦不能勸駕也兹因甫
田使者之便肅候興居并佈鄙懷世遠再拜

與楊賓實先生書

索居七載每思都門時受
詔編纂性理之書數十日內辨晰毫芒切己體驗或商確
經濟或旁及人物開我聾聵受益良多世遠嘗謂方
今天下才賢輩出要其踐履篤實正心誠意之功如
先生者未數數見也世遠自乙未冬侍安溪先生回
閩明年春撫軍甬康陳公聘主鼇峰書院規劃略在
鼇峰學約中謹以奉呈丁酉春安溪先生回
朝以母老不能隨行且於出處進退之義不敢或苟送吾
師至會城隨以侍母回家其冬遭母變益不復與
人間事課訓子弟之餘邑人士月訂兩期延主泮宮
講學學術疎庸不過自盡吾心藉以自淑非敢云有
補於世也數載以來恭聞先生
特簡直隸監司旋開府雲南正人高位邦家之光范華陽
云小人之得用將以濟其欲也君子之得用將以行
其志也先生蘊蓄宏深正己率物官箴自肅吏畏則
民安然後大興文教以厚風俗以正人心雲南何幸
而得大儒開府也朱子稱王仲淹云使其得用比荀

揚韓了更懇惻而有條理竊謂懇惻者仁也卽易所謂元者善之長程子所謂滿腔皆惻隱之心張子所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者是也有條理者本平日讀書窮理之功措則正而施則行也無懇惻則立體不宏無條理則致用不裕霸者所少者懇惻也雖有條理亦非王者之治竊謂王霸之分止此而已管敬仲之治齊也非不民衣民食敎孝敬弟示義示信然孔子小之孟子卑之者以其心但以爲不如是則吾國不富強而已王者則從本原之地流出以不容已之

心行不容已之事盡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職分所當爲故伊尹納溝之心與敬仲治齊之心非知道者不能識也俗儒無識以性命之學爲無與於事功陋矣先生懇惻條理有如仲淹而謙牧抑畏之氣抑又過之但所謂懇惻者無盡而條理者無窮事變繁多土俗各別所謂條理者尤難之又難先生其亦不敢不以爲難者乎古人有言曰大法小廉大臣能廉僅得其半非廉無以行法非法無以佐廉使一己廉靜而屬員奸貪或限於耳目之所不周或因循牽制而不能決去猶是獨善其身豈稱開府之治哉雲南越在僻小政敎之行比中州內地較易吾知先生之用法以濟廉者仍本所謂懇惻條理者以施之也遠行樂觀其成焉世遠近評選古文一部就各家文集及二十一史中擇其論最有關係而文絕佳者約二百餘篇又私纂性理精要一册俱經定稿恨途遠未得就正安溪師遺集文孫立侯已經彙次約二十册廣大精微悉備無力付刻要刻亦須校訂此責仍在先生耳滇閩萬里臨風懷企不宜

與趙仁圃撫軍書

整齊風俗振起人材端在敎化俗吏以此爲迂大賢以爲先務明公自撫閩以來察吏安民奬善懲奸之餘大振鼇峰書院定其規條躬爲誨諭勗以武侯之澹泊寧靜示以文公之近裏切已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聞風者莫不企仰況於七閩人士乎況於身被提命者乎鼇峰創自儀封張清恪公弟時受知最深凡諸房室書籍器具租稅靡不悉心經理又與先君子相繼友敎於斯一番心血所在凡有一人之

向上一書之存散一器之堅壞皆夢寐所關邇聞此舉不覺忭躍不能自禁也夫道術關於運化經濟通於性命明公誠明所孚仁心爲質養之以正大和平之福而又不姑息以滋奸大慝之去如距斯脫聞者皆比之朱子之劾台州

聖明在上吾道有光何快如之今風土益諳僚屬敬信推此心以弘遠謨培士脉而厚民風易直子諒之所淪浹正從精明強固中得來天下第一等事業非天下第一流人物其誰擔之而誰裕之弟學植粗淺蒙

恩榮近卯入酉出十載於斯毫無報稱悚惕日增朔風有便幸加訓勉庶寡愆尤臨風懷企不宣

與鄭魚門侍讀書

在京師時朝夕過從俛有孜孜志相同道相合分袂時先生獨有所不忍於中者迫出於交情聚處之外不可不謂之知我也前歲附張次修信有江南闈卷之命心怦怦欲往以雨弟公車外出又繼以臺灣之變不知所願嗣聞先生清望日隆公明之譽溢於近遠然世遠竊謂此不足為先生譽也我輩誦法古人安肯以文衡而作商賈之行辱名喪心自好者不為

況先生道力素定哉明則比公為難然以理真辭雅二者律之空疎者不錄浮雜者不錄驗其心得審其學力昭昭然若揭其衷也此亦不足為先生難者竊謂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并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并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示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真方為獎勵之或舉之於稽落諸生之時或薦之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且夫士子荒經久矣勦襲撮摘以塗有司之目侮聖人之言莫此為甚今於歲科未試之先通行於各學曰書藝一篇之外不出經題但依所限抄錄本經多不過五行少不過三行不者文雖佳歲試降等科試不錄科舉至期牌示曰某經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各書於卷後夫勒寫數行本經非刻也先期示之使知成誦非慢令也有能兼通者

場中又牌示曰能成誦四經五經者庠生給廩童子青其衿如是而不自勵於經學者未之有也昔兩漢之選博士弟子員也以好文學敬長上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為稱選送之太常太常籍秀才異等者以為郎又有孝廉一科待人最盛今縱不能為之於朝私自褒揚亦學政之大者唐時有帖經墨義之科今亦倣此意施之使士子無荒經之患於學者大有裨益先生歲試若未暇及科試行之未晚也且小學一書為敦倫飭行之要脩身齊家之本士子少小

先人以養正之言虛憍鄙陋之習悉去内聖外王之學畢基於此昔嘗以此作次藝論題取士矣後又移之覆試士子多覩爲具文學使亦有以具文覩者遂使父兄師長不以此勗其子弟小學之廢風俗人心之憂也今莫若確遵　功令先期飭示口童子試書文二藝次依所限起止書小學數行不記者定行黜落如是則人爭自誦習恐後矣夫内篇者十三經之精義也外篇者十七史之精華也許魯齋云吾於小學敬之如神明今士子尚欲通經學古豈以簡便精

要如小學反使束之高閣乎世遠此數載在家鄉凡課授子弟以及從遊之士皆令讀小學講期必與經書性理參講閩士化者頗多然與其處皋之苦口大聲孰若學使之行一文不勞而嘉惠靡窮乎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興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衛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北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強不謝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世遠通來無四方志今歲撫軍呂公又禮至鼇峰日取先生所示善惡之說與諸生深切而講明之會城氣習甚重然就中亦必有超俗成材者心誠求之而已江南學使前有余林二同鄉前輩繼爲同門謝君皆未嘗有一字之

通獨於先生惓惓者特惠子之知我也不宜

與總督滿公論臺灣事宜書

日者臺灣告警草竊小寇烏合鳥散山卵之形不足爲喻顧承平日久沿海愚民岣相驚惶延及內地五月十五日閣下駐節廈門爵秩咸望足以鎮壓全閩驚寒敗膽趣提帥施公部分速發知南澳總戎藍公忠勇徼同出征內地凶倆虛憍之輩招以從戎使逞志於海外執戈荷矢之夫東之舟中市上岸旁無一跡山無伏莽野無流言此皆由閣下儼思不懈加以度量之弘愷惻之周恩信之著咨訪之密故能動合

中於機會古人所以貴有重臣者此也昔者羊祜杜預部署平吳方略而王濬收其功裴承相度賁撫淮蔡而李愬奏其烈節以臺灣前事言之制府姚公啟聖多方誘諭施侯琅一舉而定之閣下望實遠邁羊杜裴姚諸公而今之草寇奄奄就盡者既與吳蔡不同又非如昔日之臺灣逋誅積寇者等世遠於是知賊不足平也但私心所慮者恐土崩枕藉來勢迫逐不免過於殺掠耳昔曹武惠將破江南忽一日稱疾不視事諸將咸來問疾告之曰吾之疾非藥石可愈但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後不殺一人則疾自愈矣後果守其言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百餘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不增一口知獲罪於天也臺灣吾故土故民但爲一時脅驅所迫伏望嚴飭將士并移檄施藍二公約以入臺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武惠之仁風復見於今永無虞詡朝歌之悔矣陳生夢林閩已招致幕下此君性行經濟並有國士之稱又嘗修諸羅縣志熟悉臺中情形咨以商確必能有所禅補

海嶠炎蒸眠食珍重不宣

再與總督滿公書

邇聞大兵由澎湖齊發載
聖天子之威靈稟制閫之節度長驅入鹿耳門遂據安平鎮乘勝由七鯤身轉戰皆捷北路兵由西港登岸進克臺灣府賊竄遺散臺地悉定閩人抵掌相慶世遠前書所謂賊不足平者今果然矣又聞閣下先期諭傷將士凡村庄城郭有掛
大清旗號者卽為順民諸色人等但有寫
大清字帖縫衣帽者卽免誅戮此自離其黨之要計也

凡所全活無慮數萬人世遠前書所謂曹武惠復見者又不爽矣是役也不患臺寇之未平而患山寇之竊發自閣下鎮廈門以來威靈所播事事厭服人心故能內安外寧迅速至此何也承平日久大兵所至動多需擾民未苦賊而先苦兵閣下調發三省會討臺竊在道人不知兵既至市不敢肆此其大服人心者也兵衆既多米柴菜蔬之用動以萬計若升及民間奸亂之民藉以為名閣下調發有方州縣奉行惟謹此又其大服民心者也又聞諸路兵之下船也天氣炎蒸人人無廖而噢咻之織物必周既至澎湖又令貿易者多載菜蔬魚肉供其買用兵機神密七日而果大捷今沿海郡縣不論黃童白叟皆曰此番非總督不能成此功總督非急至廈門不能成此功來事而謀之有由然矣世遠更有陳者夫平臺匪易而安臺實難臺灣五方雜處驕兵悍民靡室靡家日相閧狠風俗侈靡官斯土者不免有傳舍之意隔膜之視所以致亂之由閣下其亦聞之熟矣今茲一大更革文武之官必須慎選潔介嚴能若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興教化以美風俗和兵民以固地方內地

貴親之民不許有司擅給過臺執照恐長其助亂之心所墾撥耕之地不必按籍編欖恐擾其樂生之計三縣縣治不萃一處則教養更周南北寬闊酌添將領則控馭愈密為
聖天子固海外之苞桑為我閩造無疆之厚福惟此時可行亦惟閣下能行之安集之後常懷念亂之心是區區之拳惓也不宣

復吳漢騰書

辱書稱許過當勸誨交深世遠烏足以當此哉此乃先生抱負鬱積閱人閱世借世遠以發之於文耳世遠學既不充行能無足取見人有一言一行之嘉每識之於心而不敢忘此鄙性之所樂也居官者行一良法施一美政則亦識之於心而不敢忘此又鄙性之所樂也貧人見富者而羨之豐衣美食以為己艷固其所耳若乃滿腔皆惻隱之心又云以天下為己任則萬萬不敢也世遠曩時亦嘗用力於古文矣少

年氣盛不肯自局於制舉之業妄有論著間後稍有知識不喜作無益之文所作者又皆粗疏平淺先生乃以光潔淳粹雄剛俊偉當之不增人愧恐乎吾輩學問經濟必講求篤實堅確可見之施行博雅之學不足貴即略見影響空言自大究竟何益世遠初知學時觀天下無不可為之事邇來竊不自揆以所見者修之家而行之一族尚有所難況天下之事乎見當事有可與言者忘其固陋間有數陳退而自悔者亦多矣知我者嘗以靜默謹退為勗猶懼其不吾棄

也今先生乃以范文正韓魏公相樂似雖先生與人為善之心無所不至恐使人不於其倫適足以增其咎戾也至世遠此行先生謂不必以格於成例為患區區之私進退綽綽向使在京聞訃而此日晏然補官為人子者之心其肯以此易彼乎且夫欲有所希冀以圖其私世遠亦不為也舟中無事率此奉復且以自白於知我者之前不宣

與林于九

前擬有粵東之行過雲霄觀西河之風規旣而不果雲霄山明水秀科第人物抗衡上國邇來五十年不得一登賢書豈山川之秀鬱而未舒抑師友之砥礪有未得其道歟足下行修名立有經師人師之望今歲從於茲所示以入德之方作文之要必能敦懇詳盡啟發引多斯誠雲霄之安定也竊謂文章之要以氣脈清真詞義精粹爲主顧清真非體認偏先講解不可精粹非窮經讀史不能根柢盤深而出之以

雅醇此文章之秘鑰也非爲撲名然科名不難得也抑吾聞凡爲師者非徒教人以文也必使之篤倫理嚴義利馴致爲有用之儒孟子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是也今之爲師者多不務此講章句課八股而已風俗之所以不古若者以此然必欲人人執而教之甚難莫若講小學數條致切開示又令午後書古人嘉言善行各一條粘之壁端不書者有罰重出者有罰不拘何書但擇所見或取心得大約裨益性情次亦可資記誦先入之言聞之旣熟則行誼啟而風俗可轉習俗移人初猶目以爲迂行之旣久則非笑者翻自非笑矣凡作一事必須劈頭斬截不然直是泛泛悠悠無一下手處也石民大兄止有一孫今又喪矣數窮如此奈何

與李巨來同年

拙稿承改正評示俯虞傾倒非知愛之深具大見識大手筆者不肯亦不能也尊稿高潤雄博俯讀十日強分爲一間附末見以正高明諸儒語錄奉繳細閱尊評論有卓識然尊陸子可也尊陸子而詞氣之間不免過激因而不足於朱子似可不必吾兄以人之議陸子爲非則人不以吾兄之不足於朱子爲非乎凡講學不在辨別異同貴能自得師知得一事便行一事弟生平不敢言學然總以力行爲貴徒講解剖判皆膚詞也過館想已多時規模氣槩安能降格但抑畏之心不可不時存言論尤貴三緘於不知不覺中防之又防耳

與黃貞吉

廿載相違寤我思近於親友談論時常稱姪倩至孝至友以成父母之慈名中善事其兄下撫庶弟篤摯愉婉留古于覽莫能遠過姪女亦被刑于之化善體夫志又聞昔歲執太翁之喪小祥以內俱臥棺側去年丁太夫人艱亦然哀毀至性內則心喪外則合禮此真近今所難可以風示天下不使私自歎佩念禮部有表揚風化之責謹擬扁額孝友端化四字俞後用銜款服闋時掛之願勿讓也更取小學近思錄大學衍義及我闕公訂家禮輯要一書切己體驗務使一言一行不染於俗有立於世不宣

答李立侯

性理精義附至甚喜隨令書院同人抄寫以爲講解之資來教云論人物當先學問而後經濟論讀書當先六經而後子史世遠年二十以前心粗氣浮刪後讀宋儒之書知學問本原非此不可務須從此體察本深末茂非徒藉一時意氣之激發也至於有一二全不看史書者每規之亦謂其既知研極宋儒蘊奧因而遍覽古今考鏡得失必能大有補於推行處自餘指相規切者皆反此至平日所規箴足下者大都

以英氣過勝必以從容涵養爲主此遭所論則又以不要畏避爲言天下除是作一庸人則悠悠過日若有所抱負設施自不能如意順適況處家鄉尤難之又藹正不必以來教所云謗議爲患但藉此以收斂畏懼更見長益耳嘗讀昌黎詩云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六七年來嘗奉以爲座右之銘願以移贈亦同病相規之意也歷代名臣言行錄未知編就否學約乞速改正莊元仲回家束裝不日當來湖山不宣

與黃府堂學使

頃奉佩益未暢所云每念孤鴻天外獨鶴雲中未嘗不矯首從雁係念山亭也邇來學政振飭寬冰之操不足爲賢者亦獨難得此風雅之宗一段苦心真氣纏綿兩夾於七建人士之心腹腎腸今雖陵阿藉澤海嶠黃童人人有學古之思身有之故口之親切心誌之故歷久弗衰此固非刻鵠好龍者所能襲取也貴好友顧君小厚同侍

禁庭朝夕說項晉家益親玆因其阿咸南歸肅此奉詢

道履弟固非妄歎者不宣

寄示高安俩圃

數載相聚謬承師友情如骨肉襄劉太夫人之訃感愴傷守實非一端既又念孝婦之所謂聖朝揚名者閣下已無餘憾加以八十餘歲之壽母六十餘歲之孝子更可無憾矣伏惟節哀順變養身以全孝即以全忠道非有二也太夫人墓表承命爲之愧歉殊甚中有參錯及鄙謬處即爲改正父母自稱名自唐宋表誌以來未之有改故不敢從俗稱名之後或稱字稱官韓歐已有爲之故不敢拘古知禮者定之

答篷峰書院諸生

頃接諸同人手書意緒懸懸卽欲奮飛以造二山奈家母所患尚未平復若欲遠離左右寸心憧憧不能自逭伏念同堂聚處將及一年不侫既無道德又無文章願所日相評切者大抵以立志爲始以孝弟爲基以讀書體察躬行克己爲要至於講論經書性理及所攻宜時文鄙誠惓惓諄復不厭吾黨有相信從者卽不必朝夕相親亦可以自勵矣不侫所望者非徒得巍科膺顯秩而已也凡我同人亦望其希賢聖飭廉隅循循不息以振道南之緒而已此言非迂也以此言爲迂者皆無志庸碌之尤諒吾同學無或出此至於時文乃拜獻先資秋闈在卽尤宜體現不但無負當道養育之深心亦已之出身得以不負所學也大抵以清真雅醇爲主起講不欲其多而犯實也提比不欲其長而寬解也點次欲其簡老而明白也實疏欲寫其心得而言有物也收結用整欲其精嚴也用散則欲其古宕也至於後場主司所以覘人學識平日讀古所得與日施行正見於此務須竭一日

夜之力不可以苟簡速出為主不佞雖在漳浦此心
無一刻不在鼇峰同堂所深倚念者仍然天之眷家
毋忽略平復七月杪尚欲倚道面承以觀觀光之樂
且再敦勉暢敘何快如之已具賤函達之中丞公附
此奉復不宜

寄寧化五峰諸生

貴業師貫一相聚都門屢稱諸賢志道之心甚銳深
為喜慰是日垂陽正當休沐持諸賢請業之書相示
不佞見之喜而不寐也年富力強何事不可為只在
捷要學聖人夫求為博雅則限於資禀顯富厚則限
於命惟直捷要學聖人可以操之自我眼前立大志
回定大規模隨所讀之書身體心驗隨所行之事遷
善改過開其學識使益弘裕養其德器使益堅定焉
斯已矣蓋之來書謂澄本清源惟在義利一關此最

得之義即天理利即人欲當認得透徹斷得斬截如
寫書來京所言學業有一毫不本中心發出或拾前
人成語要使見者稱為有志此便是務外為人之心
即利心也思大來書稱近日體認吾未見剛者一章
與整齊嚴肅四字覺更緊切甚是朱子謂徒得一二
謹厚之人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故聖人思得一
剛者蓋氣質剛勇始足任道但戒浮氣矜氣耳眼前
非必使能事事合中尚須細加涵養然歔庸無氣骨
人必不能有為也程子論學之功莫要於主敬曰主

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然此際加功最難過於矜持則
苦而難久稍寬緩又便怠弛惟立志旣堅躬行又力
用謝氏心常惺惺之法常自提撕斂束自然坐立不
至放佚心體不至昏怠以此窮理心極清明以此克
己氣極勇決更日加涵養自然德成而學就所謂徹
始徹終工夫也又謂時文恐荒正業欲暫去之夫時
文亦代聖賢以立言者只要心得而寫以時入之體
勢耳心有實得則文字自有精采科名在其中矣程

子謂科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此言盡之至文公家
禮最切日用未有學道之人而不行禮者此時得行
即行不可有行也且化民成俗莫大於此愚原輟道
自此北溪却誰當得朱子惟取朱子北溪之書體究
實踐不遺餘力則亦朱子北溪矣況家有賢父兄龍
訓以下益加刻勵使父子繼美與宋代胡文定蔡西
山二家比隆是所深望也與之來書謂取誠意章默
會愈覺警切此數慊之介體察入細則毛髮冰然願
更策勵居業錄體勘極有益敬齋只一布衣唯能立
志居敬苦學程朱故能廟祀百世觀其辨別何等精
嚴用功何等堅苦身有與浮慕者不但鬼神不可欺
天下後世更不可欺也學山謂朱子全書剛畢欲讀
近思錄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
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己行事時刻刻對照耳昔
在宋代吾閩名儒甲天下多在延建今日臨汀風土
人情最近古貴業師倡之於前諸賢互相講勵如上
灘之船不上不止則道南之盛復見於今矣不得而
暢為望之深忘其鄙瑣然皆肝膈之要不宣

與甯貫

兩載邦門相晨夕也以令祖母年高急於趨省不敢欸留歸後忽忽如有所失不佞有疑莫析見輩不得聆誨言能無繫念不佞自數年來曾友天下士要如賢友之純心篤志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至講明踐履不少懈者有幾人哉學者患於無志有志矣又苦不能篤實篤實矣又苦不能曉事以陳北溪之賢受業漳州與聞至道越十年往見朱子於竹林精舍猶謂其尚少下學之功勉之曰當學曾子之所謂貫勿遽求曾子之所謂一當學顏子之博約勿遽求顏子之卓爾北溪自此精進有加蓋篤實之難也以司馬溫公之學識一代寧有幾人明道猶謂君實不曉事使明道得大用於世其明通公溥比之溫公自是不侔然溫公尚未足當曉事之稱由是言之學之進境豈有涯哉賢友年方三十有二朝之巨公見者無不崇獎庶所謂篤實而曉事者然以北溪司馬二公律之有不爽然若失乎又何加焉仍在精義集義二者交勗而不息焉耳五峰諸生得承指授英特不羣皆

任道之器也然今之士子囿於科舉牿於習尚久矣鄉人知所不屑矣必勉之使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又當爲一代所不可少之人匪徒爲一代所不可少之人又當爲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志銳守堅捐其所甚利而追其所必至自然日進於高明臻於光大夫鼓其趨而指其程途師友之事也餘則在學者之自勉而已有己未克進則知之半途而廢誰能禁之不佞望之深幸爲我勗勵之不佞粗疎寡陋然此心實未嘗一刻少懈賢友嘗勗我以靜時加功靡日不體斯言庶後日相見時稍進益否也不宣

答王槐青太守

辱書知賢友刻苦勵志上下咸有韓稱誌曰苦節不可貞然歷觀古今名人志士未有含蓄泊寧靜而可以致遠者況賢友甫成進士即膺太守

新命倍加惕勉亦所以去咎戾嚴始志之一端也太守之職雖不若州縣親民朝行而夕及然所治者廣大都以察屬安民爲最要屬令有貪惏苛刻者則劾之有庸昏怠玩者則劾之所屬有蠹胥悍役訟棍及大奸慝則鋤而去之至於事故錯誤則原之有心實無他而才能可用者則愛惜保護之非徒爲愛才起見實爲百姓植福也爲政一年民信之俟益加發作夜思以一闔精意與萬物相終始嘉績所孚寧有旣乎古之化民成俗者必以敎化爲急務每觀自昔名賢所泣流風猶堪數世賢友學有本原者也興德敎明禮法擇秀者於學數親至與之講論自紳士以至里民有敦門內行者或禮請以明敬或表宅以示優人材輩出風俗醇厚恒必由之此皆俗吏所指爲迂遠濶疏者然所望於賢友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家禮輯要一書乃不佞與敝鄉紳士合訂通行者質之有道而後付梓秉禮者試閱之或亦可推以爲楚俗之一助乎

壬子九月寄示長兒

汝扶汝母柩至家必丙辰公車始得侍吾左右當時時哀痛刻勵勿使吾憂汝無成且發吝戾日益所示粘壁間朝夕警省

汝當時思汝母病篤兩月餘常呼汝不得一見汝至京汝母汝弟汝妹不知何往時念及此嗜欲懶怠之念自消刻勵鼓揚之志益篤矣

汝見人不可言笑自若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勗之

居喪不但酒食之宴不可與即家居酒肉亦須戒汝仲弟在京至今尚不近酒肉而外寢也有生客至酒只三巡已執杯而不近唇切不可如平時留客也

居喪遇親朋嫁娶吉事汝但寫吾名帖往賀不可親在喪葬事則酌行之

十日無事不出門即往來族友間亦白衣冠家禮輯要所載吾闔已通行汝毫髮不可越我以文公家禮倡吾闔三十年而敎不行於子不大可慮乎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己事不可推諉凡韓端韓廉皆宜孝友之心不掣也我在家時由親及疎應爲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飲後或晚聚皆當有嚴憚敦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衣食爲念第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牢固又須刻刻告以讀書當切己身體以所古爲法戒不是只敎汝爲文章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即大石灣潭二處尤當時時照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

限以閾男僕不可適便自入廚房排置宜守此

我之從兄嫂寡居二人從弟婦寡居一人各有一女皆及笄我此間無力可分助汝在家治喪欠負未清亦甚艱然不可不勉力助之將適人時或先期字來或自行措助成我志也平居則米鹽相分以濟泊有月給米石者無失

家中須節用爲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嗇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毫吝心也自家用度即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

惜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
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
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作文不知人
實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
錢財不清亦即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
返已自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間以餘力
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尚不曉事只是閉
戶讀書誨爾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
與知者亦勿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
事須至誠至公至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

我在家時鄉鄰三百餘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
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
鄉鄰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然依我前約也

凡行事揆之情理裁之以義切不可爲人所愚宵小
之輩動以利不聽則脅以名欺誑於初後則云不可
中止須自上張不拘何人守義要切父命當遵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
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
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牢記
痛改

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
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間方點燈時先生爲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

父諸姪從同在坐要義各爲提撕、、子傳集不可缺
一將來子弟重倫輕利不染習尚庶可不墜家風且
或可成人物

凡事只可罪己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忮不求何用
不臧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勗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
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
是人之弊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隳私則
自分以間尚分畛域有私心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

立哉

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夢夢一片與時循環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即學古而止以為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二希堂文集卷之八終

二希堂文集卷之九

刑部右侍郎涇陽王公神道碑

雍正七年十二月甲申刑部右侍郎王公卒於位

天子加恩賜恤葬祭

諭禮部具典禮以聞越明年二月其孫穆將歸葬以狀請於余曰願有以銘其隧道之碑余與公為同年友知公生平講道服義立朝蒞官愛國撫衆諸大節有古大臣風其何敢辭按公姓王氏諱承烈字遜功陝西涇陽人曾祖諱徵由進士授廣平府推官魏閹搆黃

山獄抗爭之全活數百人擢山東按察使司僉事落職家居闖賊陷關中徵召縉紳稱疾篤不赴甲申之變七日不食死祖諱永春邑諸生闖賊之變代僉事公繫賊所僉事公得脫父諱瑱邑諸生以任卹重州郡祖考以公貴贈某官三代並崇祀鄉賢祠曾祖妣某氏封恭人祖妣某氏妣某氏皆贈恭人公天性高邁幼嗜學莊誦如成人年十九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嫻詩賦古文敦內行孝養無方家極貧授徒供甘旨歲饑未嘗缺居鎮城與鄉人按保甲法稽察巡守

編善俗歌謠令守城行夜者講誦鄉人化之肆力五經陳篋伏讀由心得發爲文章乙酉以五經領解己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丁内外艱喪葬悉依家禮五年孺慕如一日服闋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今

上御極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北城公性坦易而治衆方嚴峻廉隅守法度有巨宦僕戚羁買人米價索欠則假威怒罵買人鳴於官僕匿其戚於巨宦第中公執而寘之法輦下肅然署掌山東道時有旗人命案兇首非其人九門提督定案當抵命會審諸公莫敢異同公抗言其冤往復辯爭得免凡公所爲不畏強禦類如此旋補吏科掌印給事中二年八月

召入養心殿講大學明明德辨儒釋之分甚詳

上大喜賜性理精義古文淵鑒及珍玩數種即奉有督糧湖北之

命湖北漕運頭舵水手皆本軍僉覓沿途苦之時有請即用本軍子弟者公以本軍子弟不習操舟且縱水手數萬人失業於江湖中爲害滋大乃依保甲法編次恩威並用運丁斂輯江陵荊門蘄水等州縣向有以

南兌漕之例水腳運費約千餘饒歸糧道公准其兌而却其金黃州府屬被災公捐貲設飯廠賑之舊例荊南盤查各倉陋規供應船隻每項約費三千餘金公皆捐俸自備飭胥吏不得受一錢給發南折兵餉及修船行月等銀悉照部平而以其餘修造救生船興復江漢書院

天子聞而嘉之擢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署舊設東西逈吏作奸犯科公涖任即革除勒石各州縣凡遇造冊事件吏胥苛駁以索厚費公令粘簽冊首示以攢造之法需索之弊自絕南昌新建吉安九江等郡被水公捐二千餘金賑恤會城多圯捐千金倡修之又清釐白鹿洞學田俾諸生膏火之資不絕時布中丞世荷急待吏民如束濕薪公委曲調護勁正不苟大拂中丞意公曰吾一日爲藩司一日行吾心所安肯阿上官以上負

聖明下負百姓耶人咸爲公危之

上察其忠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召公進見即具劄直陳

上召中丞質對中丞語塞遂落職授公工部右侍郎江右

數十萬生靈咸頂祝曰
天子聖明公有仁者之勇偉哉公自工部調刑部右侍郎
時方苦瘧感
上知遇力疾辦事至秋遂臥牀褥冬十二月卒春秋六十
有四公自少勤學博涉羣書年四十兄事豐川王先
生講明心性修己治人之學以第一等人爲可學而
至豐川先生諱心敬陝西名儒也及成進士出安溪
李文貞公門益研究宋儒書身體心驗不在空言所
著日省錄切已內考力行可畏毛詩解尚書解皆有

心得病臥時猶手自改正公嘗語余曰吾自年四十
庶幾無一事不可對人言者歷官二十餘年清節惠
心虔恭不懈偶有贏餘即用以惠民濟衆脩廢興學
不爲生計没之日身幾無以爲斂嘗謂其子曰我以
清白二字遺汝足矣初登九列士大夫想望其丰采
施爲公益奮勵思上報
聖明竟以纏綿瘧病未得展其志每與親知子弟言及未
嘗不淚涔涔下也嗚呼覩公之忠誠終始勿替可謂
不負所學者矣原配左氏繼娶李氏俱贈恭人皆先
公卒又娶裴氏封宜人子男一穆癸卯舉人內閣中
書舍人孝謹能世其家學女三長適太學生李思孝
次適候選經歷蕭侯次幼孫女一公之歷官行事相
國高安朱公既爲之誌以納之幽余所以銘公者亦
將以傳公於後也銘曰
王氏高節世有賢哲陰德之光其祥長發我公繼之
孝德作基董帷發憤擇友親師年既四十淵修益密
約已以正居官以律
天子達聰進秩登庸其艱其瘁一其初終臺垣數載寢奸

宥罪吏以從風民以樂愷兩湖之間水運盤環公施
大德墮淚峴山江藩嗣
命以煦以泳棘棘不阿強權莫競載道歌賡惟
天子明旣毗邦憲若工司刑公曰嗚呼身非我有我疾不
瘳
帝恩有負竟不少留遂終於位迹公生平忠誠不二有耀
其學有昭其繼刻石垂休以質來裔

詹兼山先生墓表

詹先生諱明章字義士號兼山漳州海澄人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享年九十有三以卒越明年卜葬於某山之陽漳浦蔡世遠表於其墓曰嗚呼先生儒而隱者也先生以勝國遺民隱居不出力學著書至老不倦世遠未識先生時先君子嘗語世遠曰吾漳有詹兼山先生者在都門時嘗為我言河洛之學甚粹其人蓋隱君子也世遠心識之歲丁亥儀封張公撫閩建鼇峰書院世遠幸隨先君子後與講席之末張公

廉知先生名問及世遠對曰是家君子之所敬畏也先生應聘脩書周張朱子之編多所手定因得朝夕聚處世遠少先生五十三歲先生以通家子畜余未嘗不諄諄訓誨也世遠後官京師適栢鄉魏君守漳郡因往告之曰詹兼山先生者隱君子也年八十餘篤行著書手不釋卷所著易義及河洛解等書皆已刊行君其加禮焉以為都人士率先魏君至遂式其廬屬以叅訂其先相國所輯四書朱子全義用進
乙覽大稱
上意政府安溪李公太倉王公各上摺嘉歎先生雖不出而學大行名益重魏君為築景雲樓月出粟肉以優之乙未歲相國安溪公假歸將禮聘之以老病辭然公嘗言之制府滿公曰吾閩有詹兼山先生者隱君子也魏君觀察江南又取先生所著先天圖卦說繕寫以書屬滿公進呈滿公未及行而先生捐館舍矣嗚呼故老湮沒典型不作有心同悲况世遠於先生得附世交之末親承其言論風旨者哉憶前歲戊戌漳遭大風雨壞室廬且半先生景雲樓亦傾世遠自

漳浦往見先生僦居斗室中日不再食諸孫多有饑色先生蕭然自得也世遠贈以酒肉先生笑納之且使告龍溪令君曰大風雨壞室廬且半君與郡侯出金賑貸頗安可使詹先生困饑餓哉令君躬自往見贈以金當事及親知斂金為興景雲樓嗚呼先生真隱君子也方其初年或隱於江右或隱於都門或隱於幕下輕先生者不過以為無用老儒生耳孰知其堅節苦學至死不渝不可磨滅嗚乎世學不講長大傑出者耳擩目染安其故業後生小子又多厭聞宋

儒之書以爲迂而不切於用世遠自友教鼇峰以來方率七閩人士大聲疾呼而同志無多數人方藉先生以爲標的孰知其竟不慭遺也嗚呼以先生之養之學年九十餘勤勤懇懇惜及寸陰況如世境又可輕自怠廢哉用表其阡昭隱德也

麗水令王君思菴墓表

雍正五年

天子下薦舉之詔內官自郎中以上外官自知府以上各舉所知一人余待備員內閣學士將以王君應詔其同縣雷貫一爲我言君年已七十衰老不能任事以是中止益余素知君令麗水有循聲居鄉爲賢薦紳亦得之貫一所述也越四年而君卒貫一爲狀其生平求余表其墓余固知王君者其何可辭君閩之寧化人諱汝楫字若濟號思菴六歲喪母八歲喪父依

兄嫂撫育少聰穎孤苦勵學十歲應童子試有神童之目癸亥列諸生登甲子榜第二人歲庚辰謁選得浙之麗水邑經藩變凋弊特甚君煦育如慈母邑之人無不諒其愛之誠而無有利心也凡所興除悉如所欲歲旱報荒太守止之曰子不顧考成耶曰寧累考成顧全民命藩差有藉催糧名頻數索夫而吞其價者一不如意卽倚勢咆哮君諭曰邑遭亢旱令憂心如焚今兩月間索夫至九十餘名民何以堪公務稍暇令當自來肩輿耳差乃駭而宵遁企並共米不

數上官檄以麗水溢米四百五十石運接永康君計
程二百餘里須夫二千二百九十人囊四千五百民
不能供發胥將永令佟君具道麗水省事狀求以銀
折米許之是役也君捐己俸以足額民莫知也邑土
瘠人稀十二都十四都荒殘尤甚時報新墾者歲入
計七十餘兩君請以抵兩都額賦民得甦息歲免奏
銷帖費四百兩編審雜費亦如之徵糧減舊耗三之
一爲邑當孔道夫船常規悉屏却廉得蠹滅者杖懲
之立石永禁往來利之凡可以便民懲奸者勇爲之

壬午春同太守入杭州太守引入內櫊出四人相見
私謂曰閩中幸加賞識君峻拒之歸至署中言其事
咸曰何不陽順陰違君曰我作朝廷官非作太守官
也奈何詭道面欺然竟以此得罪用不察盜報罷邑
人作攀轅圖以贈送數十里揮淚而返君居官寬和
平恕而律己方嚴事上官極恭遇公事則棘棘不阿
故上官面譽而陰沮之既罷歸老屋數間不增一椽
敦脩學古爲鄉人式未嘗以私干人至事關民生休
戚侃侃直陳或陰爲條具當事率廿而悔用採納雍

正九年辛亥秋七十有四子男三長演先爲諸生博
學能文先君卒餘皆向學余嘗謂士生斯世不得志
則爲親民之官以自行其政教力所能及者無不悉
焉不得爲時用則飭倫紀正學術以倡其家力所能
及者無不悉焉君得兼有之其可謂有立於世矣

贈奉直大夫玉林徐府君墓表

雍正五年歲丁未福建總督高公□□常公今□奏以□□進太學生徐萬寶故□□□氏□城水八千餘石殁於積勞尚義可風請建坊入祠

上下其議禮部

特給帑金建坊有司虔造牌位入祠致祭

欽定□勞可嘉扁額蔭一子入監讀書越庚戌十有一月將葬徐君於月山之陽漳浦蔡世遠表其墓曰嗚呼講學而不行善猶弗講也行善而力有不逮則行之

不廣力大矣而心有未盡則行之猶不力行之廣且力矣又或聞其風而不親見其行事知其行事而不識其人則亦不能熟悉其生平之大節細行若徐君者所謂行之廣且力親見其所行之善蹟且曾從吾門遊悉其生平之純孝至弟樂善好施舍上為

聖天子之褒嘉下為邑里之頌禱固宜吾□受教表揚撰述而不能置也君字□寧別號玉林□□直大夫□出□莆狀元寅逾翁孫博士日將從居□□□□遊人代有傳人父南贈奉政大夫祀鄉賢母李氏贈宜

人本攸公有子□人曰萬安□□大攸大夫□□□學生萬欠縣丞曰萬松由例授署□□務□□□君其季子也自幼有至性年十□母夫人病篤燃割胸肉和藥以進後家稍豐痛母不及養思及仰□下事奉政公彌篤備至每奉金錢聽施予以樂父志病劇籲天減壽得瘳沒後出告反面如生時值祭期雖出必反思其所嗜備物致敬父執貧者或養以終身或周其子孫曰父母所愛敬也事兄如事父愛從子如己子伯兄長子漢官戶部郎中移書與之曰汝但

清脩勵志京邸日用吾為汝謀無闕也諸子弟成策以讀書修己就外傳者日夕必詢其所學千指共爨和樂雍雍別嫌明微內外秩秩子婦無私貨積焉交友以正終身不渝遭橫逆則恬然曰吾不能化之何忿怒之其愛敬所積暨于家門叔友者類如此君又嘗自言吾為天地之身父母之子應與吾分也修聖廟建尊經閣紫陽祠靡白金二千□百有奇修七橋在漳浦者曰東渡曰石町曰□□曰向門曹干三日有向在莆田者曰秋盧曰楓溪鹿□□□有奇施棺

者十餘年歲費二百有奇施衣者二十年施藥者十
餘年其於讀書人尤禮愛惓惓雍正三年歲饑君偕
里正稽貧户以丁口爲差分衆二千餘石餓者多因
月煮粥六月乃止捐米二千餘石甫之南日山寄絶
島饑尤甚親往捐米數百石丙午歲又饑五月煮粥
六月乃止捐米四千餘石兩歲捐米八千餘石其法
日定奇偶別男女籤分先後區老幼又慮日久貧人
弛業計日盡給歲友則遣送其家貧者信愧之竟以
積勞成疾踰三月而終時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也春秋五十卒之前一月遺囑千餘言戒諸子弟以
力學敦行尊師取友勿信奉佛氏作無益費抽家資
三之一爲義田曰范文正公以惠一族吾以惠家鄉
繼我未了之志也郡人無老少聞訃哭失聲走拜奠
者踵相屬憶自康熙丙申君曾執贄吾門願以勤家
施善不得久從學業余謂君之積行累勞勝於朝夕
佔畢多矣君立愛立敬不敢惡慢於人每行一善曰
父志也立一功曰兄命也昆弟一心若敷菑之又疆
畎之若垣墉之又墍茨之家無宿財天亦隨其願欲

俾不留於用余又以是歎天人之感應甚神而善道
之果可行也世有封己而薄親故勞瘁鄙嗇厚積以
貽子孫使其子若孫謗誕蕩佚塞若瘵毛即辛而守
財不失多貲損志錄錄没没孰與君之躬仁蹈義以
慶貽子孫身動
九重之知廟食百世哉此皆由
聖天子仁育義正風動四表故我閩以鄒魯餘風首先興
起雖不及得位居官弘敷濊澤而其厚德深仁發於
心腹腎腸浹於閩山海嶠者眞可以千百世矣娶林

氏仁淑能內助封宜人子三錦庠生從吾遊好學篤
行能恢前業
恩賜入監讀書需次知州湖勤學早世臨太學生需次州
同觀君之昆仲子姓惠愷肅雍徐氏之興蓋未艾也

盧孝子墓表

浙之東有盧孝子焉諱必陞字宋臣號玉若世居姚江後遷山陰祖諱極生子五人長諱芳字南江孝子之本生父也次諱茂字懷江無子以孝子嗣焉孝子始生時祖母張太君病甚本生母朱孺人請天自代是夕夢神益算并賜爾孫及覺而生孝子少時知孝敬有異敏嘗從學舍歸懷江公以新學生屬對即應聲曰古君子懷江公大奇之九歲南江公病思得蟛蜞炙孝子潛攜一筐採沙口為風潮所沒得漁者救

以竹筏筐終不釋手而蟛蜞滿貯甲申之難流賊未殄懷江公負俠氣常仗劍獨行不知所往孝子聞即奔覓諸暨山中晝循林箐隱夜則崎嶇匍伏而行失道投犇路伏屍枕藉驚跳疾奔兩足為沙石所囓血縷縷漬地行跡皆赤遇一山僧憐之挾與俱遇虎踞高樹大呼山神救我虎竟去閱數月得奉父以歸壬子土寇竊發懷江公陷賊營孝子匍匐探其穴贖以金不應繞岸哭三晝夜不絕聲賊感動為引至父前時賊首毛袁二人欲得懷江公降脅以刃不從斬所俘者以示又不從賊怒拔刀環向刃欲下數穴孝子冒刃叩頭流血大呼乞命忽狂風四起大雨如注舟幾覆凶黨震駭乃得釋時賊中有倪姓者聞而歎曰眞孝子也乘間逸之孝子既奉父生還逆知賊之必追已也即遣人馳報張太君盡室以行明旦賊果追之不及遂至九墩大索縱火而去懷江公既被重傷病日臻孝子亦吃而失音恐貽父憂雖嘔血弗以告日夜侍臥側以兩手摩患處懷江公歎曰人摩我痛痛在我身汝摩我痛痛如在汝身其誠孝所感類如

此先是孝子為繼時懷江公有女悉分其貲百計傾之孝子處之泰然至是奉徐孺人命往雲間舟過石門盜擊之垂死盜曰爾死毋我讐我奉某命來也孝子笑盜縛而投之水中遇富陽支姓者救之得免人或勸之訟於官孝子泣曰吾自出繼以來蒙吾母恩育十有餘年且母止此一女故不忍以女故傷母心上書徐孺人前自謝不罪故盜不及其他徐孺人亟召之歸母子相孝愛如初以康熙丙戌七月卒年七十有四配李氏以賢孝聞子四賢弘道 候選主

簿賢折江開化訓導叡山西平陽府照磨孫男幾
人雍正二年浙江巡撫李公請旌於
朝禮部上其議
詔發帑金建坊入忠孝祠葬之日侍講吳門留君作誌而
銘之漳浦蔡世遠表於其墓曰古之論仁孝者必於
之造次顛沛患難死生之交而純孝乃見西銘言仁
孝之書也因舜而及申生伯奇推之至於無所逃而
從仁體孝心膠結呈露孝子覓父於崎嶇險阻叢山
密箐之中入賊巢脫父於鋒刃鼎鑊之下出萬死一
生不顧可謂難矣迨闔父已沒女忌其分貲使賊之
中苴得不死副母徐氏未必深責女也乃能致孝始
終纖微無介其至性尤有大過人者哉

翰林院編修前舉孝廉方正文山董公墓誌銘

雍正七年一月日吾師翰林院檢討舉孝廉方正
特予終養文山董公卒於籍其孫兆㷋以狀來曰公將
卜窆穸敢請志諸幽按公諱玘字玉崖號文山先本
王姓為江南鳳陽府定遠縣人明洪武初有諱興者
從沐黔寧開滇以功封武略將軍世職正千戶遂為
雲南某縣人數傳至諱琪者贅於董因冒董氏明又
四傳至公大父諱志補博士弟子員生贈翰林院庶
吉士諱廷試貢生公公生而穎異贈公及祖父石公
鍾愛之甫四歲嘗攜之遊指都家門額春字使識之
史他門額既辨從父異之授以四書再過成誦比長
益嗜學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越兩載贈公捐館家
貧內叔父幼弱晝則揹運作一夜則就膏火于大夫
人之側撫仔呫嗶中宵不絕踰年仲父珣能治家事
遂矢志下帷陳篋伏讀丙子登鄉薦庚辰成進士授
翰林院庶吉士恭遇
覃恩贈父如其官母為太孺人癸未散館
御試錄四人公與焉授檢討入直

廷屢試詩賦有
旨嘉賜
御製詩集及淵鑑齋古文
簡命典福建乙酉鄉試號稱得人是歲以
國書精熟爲閣臣首薦
命纂修
三朝國史
大清玉牒丙戌夏乞假省覲先是庚辰春公仲父珦卒
戊子季父璘又卒公遂決意家居曰吾不復仕進矣

甲午以例休致公恬然曰養親吾志也性坦夷待人
不設城府無矜容亦無惰氣婣黨問婚喪不能舉者
量力助之以文公家禮倡於鄉力革浮靡俗爲一變
生平喜讀書每持一卷必盡卷始休誨人曰讀書須
字字體貼自身不爾卽成誦何益誨誘後學不倦鄉
邦有礙例法者侃侃爭之不隨俛仰爲紳依爲柱石
當事咸敬禮之公之養太夫人也盤飧不過一蔬一
肉而左右省視志餘口體一十三年如一日今
上御極之初以恩例復原官總督高公其倬巡撫楊公名
時舉公孝廉方正公以太夫人春秋高固請終養戊
申夏太夫人寢疾公在病躬親藥物及告終哀毀幾
絕以今春正月卜葬附身附棺公皆力疾區理二月
疾遂劇竟以哀毀而卒享年五十有八著詩古文若
干卷嗚呼公之文章重於館閣而受知於
聖祖仁皇帝公之孝行推自里黨薦自閫府而上達於
至尊雍正三年世遠以起居注侍直
乾清門部議謂公以孝廉舉願終養應俟母終之後來
京

上曰蔡某純孝豈有當孝子之前而曰俟爾父母旣沒而
來京者哉此豈人子所忍聞哉但允其請足矣以見
公之至孝上孚於廟廊而
聖天子之以孝風示天下爲無窮也世遠自己丑官庶常
明年請假省覲又明年而先君棄我服闋赴京修書
竣事卽歸省母甫三年而母氏棄我視公二十一年
之養有如天上非公誠孝所感能如是乎孔子曰舜
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公以五十七歲喪母猶孺慕哀
毀長葬甫畢卽隕其軀嗚呼非所謂至孝者乎禮曰

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公之謂矣元配戴氏先公
卒九年
覃恩封孺人生子男二長兆濂早卒次兆瀛甲午科舉人
女二一適庠生梁聖掄一適盧山知縣趙君河子巻
繼配張孺人生子二兆洸兆淵俱幼孫二佶伋銘曰
孰使我二十二載不得登堂以請益也自滇徂閩山
川阻以遂也公奉母家居骨肉顯榮而不以易也
公在翰林賢聲籍籍公舉孝廉純孝可則
天子知公嘉以爲式昊天不弔母氏永隔喪葬既畢從母

晨夕母曰嗟子子來亟公投請懷有涕沾臆曾不反
顧既哀既懌公有令子構堂式克既窆於幽有耀孝
德地祇獄靈護茲窀穸子孫賢昌永世無斁

安溪縣訓導李父君海門君墓誌銘
府君諱希熹字在朱號君晦漳浦人高祖諱大出嘉
靖舉人令寧鄉縣曾祖諱宗禹萬曆進士官刑部主
事以理學範宗支倡海濱祖諱一橙舉人父諱而煜
庠生皆贈通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祠妣黃
氏妣林氏皆贈夫人學士公有四子先大夫行二府
君其季也幼實讀書遊志善入郡庠不浮年三十
受知學使楊大山先生拔冠一邑旋食餼由庠生至
歲貢歷十一試皆高第從遊甚廣性介潔和易僉曰

人師也令君汪侯聘主義學雍正三年授安溪訓導
挾一子一孫偕往與諸生論文講學課文必躬自作
勗以敦門內行立節槩誠心所感人士化之祭聖牲
餼必豐潔手自檢視諸生厂艱起復者餉胥吏不得
索一錢束脩隨其所上諸生請業請益覩面丈惟恐
不及奉委照家甲邨飽例至村鄉則聚父老子弟與
言慈孝進髦士與言讀書作文之方爭迎致書館曰
我家先生至也次年得病諸生輪侍日夜旋告歸紳
士數百人徒步送數十里涕泣而別以雍正四年十

月卒於家享年七十有七安溪紳士翰林李君光墺
等列狀當事欲祀之名宦累請而不已云府君天性
孝友甲寅遭耿鄭之變先太夫以選貢入京師阻於
兵不得歸府君奉雙親避亂梁山楞其腹讓粥以養
父母問及則佯曰兒已食矣每從假館歸省衣袴躬
自洗滌且喜且泣曰此境豈人子所多得耶事先大
夫如父年六十餘侍側供使令如少時捐館時世遠
官京師越歲始聞訃死不得趨喪及今葬又不得執
紼撫穴痛無極也娶李氏庠生諱延女先卒子三長

錫亦先卒次孚遠次垂遠並庠生女二人孫男七人
濰新雲從皆庠生餘尚幼曾孫二人銘曰
邑鐸有司先子曾尸弟踵兄席式守兄規士爭咨德
人忭得師和家處世坦坦旋旋誨我如子三紀不弛
不在秩爵復初完美培潤爾根勿擢爾枝我官四載
誨言猶在遥睇喪車長吁慢愾望孫子賢疆此稽田
有篤斯祜有貢壤泉萬里緘銘勒之永年

處士雷慎菴墓誌銘

寧化有處士雷君慎菴敦孝睦重禮法用訓厥族式
穀厥子若孫者也康熙丁酉歲余主鼇峰書院其孫
鋐來就學年少有志尚趾步一範於禮謂察宋儒之
書省克若不及余因疑其或得於祖父淵源所漸因
詢知君之爲人君諱世守字爾天慎菴其別號也少
勵志讀書不屑一切甲寅閩變匿迹自韜奉厥父母
播越險阻志養色養無違父爲仇家誣君以身代質
自寧抵府治晝夜行二百里咯血數升事竟白而家

以大匱親既歿歲時祭祀常作孺子泣曰兒在此式
食庶幾叔父歿於江右殯淺土諸孫藐爾惟一甥氏
知其處亟逆以歸與父合葬焉家居新祠宇脩譜系
備祭器規範肅以和族之無後者列於牌定期以祭
其荒墳不可識者甃石誌之雷爲寧望族户數百科
第衣冠林立君以一布衣肩族務敍族法不見齟齬
相與宜之且慕向之此必非無所挾而然矣鋐之來
學也君以書勗之曰濂洛關閩正學也有倡之者汝
其勉乎鋐與於鄉君曰吾固甚喜然此不足以云也

吾聞師友之所望於若者與乃祖夯矣故鉉志道專
且篤曾祖諱顯福祖諱祥卿父諱德義皆不仕娶吳
氏未育早卒繼娶張氏子男一鳴高邑廩生醇質而
善文孫男三長卽鉉孫女二曾孫男一將葬鉉來京
師求銘銘曰
古寧之疆甯姓所宅雋敎孚恭累世爲澤有構其堂
孫先奮翼說心古昔承厥儒脉君有魂魄潛靈以憚
身敎維則視此窀穸

族子載園墓誌銘

余族子贈奉直大夫諱維坤字星六別號載園生則
五世同居沒則遺命建立義田余所亟欲表之以風
世者也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山孫廷鎭來京師求
銘銘非余而誰吾族自先世忠惠公仕居莆陽分派
於泉之晉江累傳至贈文林郎起鸞公生四子長諱
琳字伯瑜次諱柟爲順德令次諱彬文次諱樑皆食
餼於庠伯瑜公早逝卒於粵子諱世煥實生星六時
海氛未靖家零落星六方垂髫耆然曰柰何使吾父

困於貧遂棄舉子業爲居奇計後將有北行道經建
寧之浦城民醇樸地肥美居上流勢心悅之遂徙焉
故今爲浦城人當甲寅之變人皆竄息星六外思戢
斛內作生計迎其父母及二弟以居次第謀婚娶不
私財賄躬儉約以先之家政聽於二人兄弟且湛歲
壬戌仲弟之婦生男六月而終星六告宜人余氏曰
姪猶子也若母見背呱呱之孤何托舍我女哺之可
也宜人唯諾卽今之登賢書廷鑣是也方伯瑜公柩
之停於粵也諸昆弟謀卽粵地葬之星六灑涕曰我

閩人也身在此恐使祖父寄他鄉貽人羞背之親手
與兢舁歸將至前一夕林太宜人夢曰余汝祖伯瑜
公也今至矣已而果然識者以爲誠孝所感云伯瑜
公之子五人仲叔早世遺孤俱幼星六爲之置產課
婚延師誨愛如已子歲靡金數百無難色族之居於
泉者歲加存問養孤贍貧無怠孚於是六爲族父相
去數百里庚寅自翰林乞假南歸偕弟二伯兄五世
同宮心重其爲人值嫂氏太宜人八袠之辰率子弟
行拜堂上爲文以侑觴癸卯奉

召入京而星六以是年歿矣享年七十遺命建祠堂以妥
先人祠之東設家塾課子弟建義田歲入五百二十
石規條明備可貽久遠子廷鎮等承父志行之噫是
可傳矣以子貴贈奉直大夫娶余氏敕贈太宜人子
二人長廷鎮以知州需次次廷錦太學生兄弟俱敦
謹以孝友聞孫三人女孫二人銘曰
孰使之遷孝養爾竭孰驅其貧自天佑吉建祠立田
名燃前賢卜兆於茲以歸其眞以詒其後人

誥封劉太君墓誌銘

太君姓劉氏江西進賢台門女幼在都年十四歸同
邑誥封君封君氣魄豪邁不治家人產太君運籌有
無終身如一日事舅姑盡孝舅耄年無齒太君割
左右雞作膳換酒肉爲肉粉以進化堅韌爲柔脆曲
體所欲舅每感念之曰孝哉劉氏婦封君嫡出也庶
出弟二人嫡庶間微有不合太君調護委曲歡好無
間撫二幼叔有恩禮後皆婚娶成人成封君爲孝弟
者太君力也仲氏夫婦早亡季氏亦喪偶太君撫其

孤如已子并化熊氏婦能字愛前子熊氏婦李氏繼
室也平生備歷艱厄嘗叠遇荒歲家不舉火追呼猝
至封君執縶株及家屬諸子出野間採蔬掇草根樹
皮爲充腹計吏呼號急太君在危樓驚墜幾殞誓諸
子先後代拘長子以艱危喪目仲叔亦因以不永年
太君每念家門不造艱辛憂虞勗諸子以績學立品
於父親正人紡績以供脩脯薪水需嘗謂之曰爲人
當學孔孟爲官當學乃祖文節公文節公名先朝正
德時及第第　人許芬者也文章氣節爲一代名臣

云一日謂其季子香曰誕汝前夕夢宅後大水浪湧數層一鯉魚投懷驚寤明日產汝汝勉之吾望汝爲偉人不在尊官香今以諸生拔萃遊京師出令江南之靖江縣有廉能聲緊太君敎也太君卒於某年月日春秋六十有七子男六人女幾人孫幾人以某年月日將葬於某山香自其治所以狀請銘香在京師與余交余歎其志節不凡又嘉賢母之可風世也因誌而銘之曰

婦妻與母道分爲三總之則一孝義是耽婉娩太君志養劬辛嬉其志意解其糾紛何以誨子玉汝憂成匪馳譸利曰惟文節公是式子祇厥脩惟母之績惟母之績孫子其繩如貯斯冰如植斯理有宏其發有偉其成勒此幽墟以兆允升

先考武湖府君行狀

嗚呼不孝世遠等今爲無怙之人矣欲狀先君之生平以傳於世荒迷不能執筆又大懼湮先人德以重不孝戾是䨱涙以書先君諱璧字君弘別號武湖章浦人學者稱爲武湖先生始祖蒙齋先生諱元鼎以理學爲有宋聞先自是代有傳人高祖諱大壯登嘉靖己酉鄉薦任寧鄉縣有惠政曾祖諱宗禹萬曆辛丑進士官刑部郎學爲儒宗道南原委有傳祖諱一橙萬曆丙午舉人兩贈文林郎子二人長諱而炟次而烷先後登順治壬辰戊戌進士季諱而煋郡庠生以清德重望著於鄉爲鄉祭酒妣林氏及第尚書林公士章之從孫女先君其第三子也先君生有異質九歲善屬文年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選於庠貢入成均先王父雖爲貴介子弟而家素屢空先君苦志讀書饘粥幾不能充癸丑入京時崑山相國方爲司成先君兩試第一名重都門人爭知之或勸以官先君南望晨昏潛如也因耿逆之變在京師五年不能歸丁巳夏返里門先王父時避亂居梁山之

麓先君授徒奩養承歡無闕先君於經史子集多所
博覽而四書講解及制義一途研究尤精大全蒙存
淺達諸書若近代諸先正講義先君講貫既熟抄定
成書可爲後學津梁其敎人也不貴辭說而於聖賢
之奧義文章之窾綮纖微畢達曰吾旣參諸說涵泳
的文以出之自不能多也貧而來學者敎之無所吝
倡正學而主文風者垂三十年雖屢困場屋而淡於
得名四壁蕭然而廉於取利返里門以來聲價日重
未嘗通謁一官府歲丙子太史陳莘學先生涖浦康

知先君名欲蠱之見不可越乙酉陳公挾諸友遊清
泉寺始造廬一見家居近清泉故也丙戌例授羅源
敎諭吳興沈心齋先生以書來曰比聞先生秉鐸羅
源蘇湖安定之學再見於今矣蓋先生嘗督學吾閩
夙知先君名而未曾一見者近代視敎職爲小官徒
應文具先君慨然曰天下之治亂在人才人才之盛
衰由學校學校之責任在官司吾其可苟焉已乎敎
士以器識爲先時年六十矣親爲講論而評隲其文
之高下諸生服敎畏義至有不平處則氣形於色爲

士氣主盟時令君爲同姓諱彬者由翰林外改有文
學與先君結兄弟之歡而互尚其佐理政敎所予人
稱二蔡焉迨乞休歸浦之後爲祠以祀廣文之有生
祠自先君始先君在羅時蕭然寒暑獨以一子二僕
自隨丁祭品物親自檢備分所得爲者毅然爲之如
報丁艱一節先君以爲此乃人子傷心泣血之時而
胥吏因以爲利誰無人心者遂除陋規後署敎職於
候官連江二邑率此行之丁亥六月儀封張先生以
中丞偏巡撫八閩倡明絕學敎育人材開鼇峰其

學函書院延致先君使主其事凡四方紳士閎博俊
乂良逸者咸萃於斯共相切劘脩理學經濟諸書今
所訂周程張朱等書六十種行世是也先君素善病
年未五十鬚眉皓白儀封公特令總其大綱至於刊
校諸事命世遠與諸同人主之嘗註解朱子學的儀
封公樂以爲式曰第依蔡先生樣其信服類如此儀
封公撫閩三年先後考績兩次未嘗薦舉一人獨於
先君欲以行誼薦於
朝時藩臬金宋二公同心贊之齊欲上先君苦辭曰衰老

不能
陛見日朔風凝寒體弱不勝也世遠亦以爲言事乃止已
丑世遠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君乞歸儀封公
苦留之事多咨而後行先君性簡直介潔凡有裨於
政事者知無不言未嘗一語及私儀封公知其貧欲
有所贈先開其端先君輒自言曰家口少無內顧此
間月給足用也終儀封公之任不敢有加於先君恐
傷其廉也無何儀封公移任江蘇先君適以先數日
歸浦以書來曰書院事宜尚煩先生鎮定勿使三載

苦心一旦就荒也先君亟就道往三山整頓如初雖
未敢希紫陽文敬之主白鹿洞故事然以人才萃處
之地品定其文字而不啟爭端規箴其短長而不生
怨怒僞者歎其誠慢者敬其恭先君嘗自言曰吾一
生惟無私可以取信於人嗚呼不其然乎去年秋世
遠以省覲乞假南歸其冬始同先君回浦旅養無幾
榮封未及猝有今日嗚呼痛哉先君至性孝友授徒
二十年未嘗營一田產惟勉力以養二人先王父年
八十一事之始終如一喪葬以禮兄弟四人終身未

嘗偶詬拂意伯父嘗有他事感怒時見先君輒怡然
叔父奉先君如嚴師親之如慈父仲父已卒十九年
先君撫遺孤如己子爲婚娶成人嗚呼父子兄弟之
間如先君者可以風也先君教人大都在篤倫理嚴
義利曰本此而行之古人不難至論學以躬行爲本
不以空談性命爲高讀書要歸於根柢深厚返求諸
身而自得之不以詞章自炫卒之學問既充精微洞
徹每下筆度越時流初任學博時例赴撫署甄試中
丞長山李公大奇之曰儒者之文也置第一以異等

爲學使介菴楊公呼爲宿老不敢以屬官禮待身不
傳一第而及門屢登巍科性少作詩古文而門弟子
以詩文著者指不勝屈未嘗著語錄成書而言行多
可法少爲嚴詞正色以拒人或時間以清談而及門
子姪有不足者惶愧無地自鄉黨族戚以及四方之
君子當道之賢大夫人人服其忠厚而樂道其高風
陳竹學先生擬爲黃叔度巡撫張公督學楊公稱爲
胡安定同郡蔡[illegible]先生以李元禮郭林宗評論
不一其所有以見先君於家常之時精神不異也遠

等問欲有言曰嗣後苟有餘資祭田宜從厚又曰
重發財而輕兄弟我知汝無是也用財有道用人曰
人子所以顯揚其親者孝經誌之不徒在衎淚之崇
高也時諸婦皆在牀前各呼而告之曰汝等入吾門
和好無間言我知之人亦稱汝但恐將來生子長大
不免自分籓籬以致琊隔娣姒猶兄弟也汝等戒之
又勉諸從兄輩以友愛語極篤切且曰吾今歲命 世
遠所作家規以勖吾族人者我梁麓一派幸守此勿
失也越一日竟逝嗚呼痛哉 世遠兄弟三人未嘗有

師皆先君教之先君授徒於外三人輪主炊爨嘗濕
濕薪火不揚吹之目盡腫先君曰汝以為艱乎我曩
時更躑躅也經傳子史及宋儒諸書各以次授每日
限以工程而使之體認口返之身心可以寡過措之
筆下可以為文如是而已 世遠初為庶常時先君手
書來曰質直而好義聖人所嘉但下一句不云乎察
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英氣不可勝此中有涵養工夫
非教兒謂也同年友徐惟長李卜來見之曰謝上蔡
用力去矜字即此意也歸作以來身頗庸常中年之

間爲嗚詡可讀口授四書講義一自七詩說一遍點
閱朱子綱目自威烈王至於五代尚未終編得疾
僅二十日遂終嗚呼痛哉先君生於順治戊子年一
月初一日丑時卒於康熙辛卯年七月初 日亥時
享年六十有四娶先妣陳孺人歲進士閩縣敘謝 諱
應官公孫女嫺於女教有賢德適先君時先王父貧
特甚身多貸券先妣典資近千金不一月間盡鬻以
供王父用布素服勤與先君相敬如賓事舅姑益以
孝顯先王父嘗嘆悼其婦德不置且曰今人有娶婦

入門即私其財物父母不敢問取之或有德色者聽
愧死無地也乙巳七月歸先君次年六月以舉先姊
而亡繼室吾母吳孺人大學生鄉飲賓諱天章公女
子二人長即不孝 世遠己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
劉氏次 嗚珂邑庠生娶王氏又次 可遠邑庠生娶黃
氏女二人長適貢生宋允泰次配林必蕃孫四人曰
長庚陽沈氏次三人尚幼女孫二人一許適樂人張
諱福昶公子次二人尚幼嗚呼先君倡學敦脩聲著
閩嶠哀遜之下略述其槩并及先妣之一二大節不

可泯沒者附見於後伏惟
當代立言君子幸賜採擇以垂永世不孝 世達等感
且不朽矣

先妣吳太君行狀

嗚呼痛哉自乙卯秋先君捐館 世達等幾不欲生猶
幸慈母在堂得以朝夕侍養今又見背嗚呼不孝罪
戾上通於天矣顧念先慈一生孝行淑德著聞族黨
達延若不濡筆述之將來史志何所據以入傳與且
孫曾婦女何所取則焉先慈系出名門世居浦之東
埭太學生天章公女也年十六歸於先君時先妣陳
太孺人在堂先慈事之備極恭和踰年陳太孺人見
背未有出先慈主中饋而挈家政先王父雖貴介子
弟而清貧特甚先君從學於胡京崴先生先慈飲淡
獨居又時依於外祖母陳門外祖母愛之如己女壬
子先君選貢入成均先慈侍王父母居下佈將舉先
兄三歲矣先君入都之年又舉先姊同時而頻甲寅
遭耿逆之變飄蕩臨寧王父母饔飧不給終日不舉
火以爲常季父走來相依時奉粥於王父母王母減
食分先慈先慈不忍食又終日不粥飲以爲常時山
賊蜂起先慈奉王母與鄰黨女婦逃匿山中幸免於
難丁巳盜烽未息季父走入南勝先慈偕叔母同往

未數月下世念之不置遣小傒林春從使歸先慈歸
至中途天大雨溪流盈漲林春又幼小先慈顧念子
女俱喪先君在都五歲少畜問窮餓播遷濱死者數
今又湖漲自分必死坐寐之間忽有神女徐立言曰
汝其未可死也先慈禮拜神下答須臾遂醒有兩壯
夫持空竹兜來林春呼之許以直亂流有以行得不
溺既至王父母喜甚是秋先君自都門歸戊午舉家
姊壬戌 世遠始生先君績學名德爲都人上所宗投
徒於外先慈上奉尊章柔甘和旨以進承顔悅志無

所不得其歡王母晚年多病三載常在牀褥躬進飲
食辭滌服器諸承事老人之事久而厭難先慈益加
誠備王父屢嗟歎述之憶丙寅歲先慈與姊不肯先
君自書舍走歸曰乳當留以養母先慈乳飼將一年
此亦孝養之一節也丁卯秋王母没越數年王父又
在寢病中先慈所以事王父一如所以事王母者時
世遠已長嘗與季父及諸從兄史番奉侍無不共歎
先慈之孝誠敬摯久而彌篤也己卯春 世遠補弟子
員伯父走入堂上高聲向先慈言曰汝善事翁姑故

天報汝以此子王父聞而答曰世遠之母賢且孝道
家之福實由於此吾將使之正位於内告先君先君
辭先慈謙讓再三既而王父累命外家陳氏亦屢爲
請先君曰請俟兒子成名而後圖之孰知是夏王父
又捐館罔思中外艱辛服勤無少止息而先君又善
病日以屢先慈之憂自是氣體亦少羸矣歲乙酉 世
遠舉於鄉丙戌先君選得羅源教諭兼主鼇峰書院
己丑 世遠捷南宮選庶常庚寅乞假趨省先君時已
告休奉王父遺命延諸族戚偕先慈告廟正位成先

志也辛卯秋先君又見背先慈率不孝等哀號備禮
癸巳襄葬事猶步行至塋域爾時筋力未甚衰也甲
午 世遠服闋入都是秋可遠舉於鄉是冬先慈遽得
風疾左腳須曳地而行乙未 世遠自都趨省侍養數
月精神稍進中丞雷陽陳公委員奉幣延主鼇峰 世
遠不欲離膝下先慈勸之行曰汝父上鼇峰今又使
汝此亦勝事汝其行乎凡地屬本省可以不時省我
也 世遠勉爲一行不數月辭歸侍養日在膝前先慈
屢爲述先世舊事及遊歷以居身本末丁酉秋 鳴珂

又擧於鄕俗可會赴公車拜辭膝下先慈誨之曰兄
弟如一人不可分吟城也世遠又叮嚀私囑曰母氏
衰年汝兄弟朝夕四拜祝天祈延年壽考即勿遠不
可一日忘也行僅半月風疾又起先慈忽語世遠曰
我若不幸汝母多製衣衾宜省一切費但須汝兄弟
同居合爨永無私營以和疑一家而已是夜雞未鳴
言語不清醫療治無功隨遣人追兩弟疾轉劇擧家
哀求俟兩弟至不得竟以十一月二十九日終於內
寢遠近族戚以及鄕之女婦老少哀號奔赴者數百

人皆曰太君有賢德何舍我去也越十日鳴珂可遠
始至嗚呼痛哉先慈一生艱貞勤勞少而播遷長而
遭亂及老又累於足疾年未既耄號留不得豈非不
孝罪戾上累吾母哉嗚呼論壺德者動云勤儉世遠
竊謂勤儉乃居室之常勤則恐鄰於褻瑣儉則恐傷
於刻薄先慈勤以養舅姑而家政不墜儉以理家務
而奉養賓祭從豐先體先君之志故先君生而主教
鼇峰爲全閩師模皆當也沒而祀名宦祀鄕賢俎豆
學宮多先慈內助之功也海子自家鄕以至居官諱

[illegible]人衰常曰汝等須誠以物躬謙以待人廉以
[illegible]毋以詐御物毋以氣加人毋取意非分之有
世遠毋有錢財入必從容明所從來告以故始帖然
曰吾欲汝等食菜根無忘先人遺訓也平生無疾言
遽色其於人也化而不怒勸而不拂治家有節制而
好施與有無緩急委曲以將仲父之子三人長未有
室令世遠娶紀之仲母叔母之喪先慈各須資助之
米鹽相分以澹泊其篤於親故類如此世遠奉先君
遺命大宗小宗各置祭田若干而家業蕭然先慈喜

曰吾敢惡夫先私而後公者雖富奚益爲更有難者
世遠少侍先慈見艱辛萬狀及兄弟三人相繼得科
名無幾微見於顏面待諸孫輩及歲獲婢妾益謙和
無異往時蓋其孝友之德出於性成而慈惠根心歷
始終貴賤無少間始孝經所謂愛親者不敢惡於人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歟郡守析鄉魏公廉知其德嘗
贈以扁曰陶歐淑範嗚呼世遠兄弟烏敢望陶相公
歐陽文忠公之萬一然以先慈方陶歐之母恐有過
之無不及也此豈人子之私言哉先慈生於順治癸

巳年十二月十五日巳時卒於康熙丁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申時享壽六十有五男二人長不孝世遇己丑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劉氏次嗚珂丁酉科舉人娶王氏又次可遠甲午科舉人娶黃氏女二人長適貢生朱允泰次適庠生林必藩孫男七人世遠出者三曰長漢聘阮氏次長濤未聘次毓淵聘沈氏嗚珂出者二曰長洲長潤可遠出者二曰長湨長溴俱未聘女孫四人世遠出者二長許適舉人張諱福祖之子次尚幼嗚珂出者一可遠出者一俱未許適

嗚呼人孰不欲顯揚其親之美然溢美者不足以徵信於人人子之心亦有所不安若先慈之懿德休光積而彌耀必有重邀

帝庭之寵者哀請之下略述其槩伏冀

大人君子錫以為文垂之永久感且不朽

亡室劉夫人行狀

嗚呼吾猶及見先太夫人之事吾王父母也竭誠盡孝秉義勤家族里稱賢焉夫人適吾門為家婦雖不能嗣厥徽庶無大忝今其沒矣節其可錄者以寫余之哀思以遺諸子孫以託於立言之

君子而圖其不朽焉夫人姓劉氏漳浦望族外舅諱伯時績學篤行為名諸生夫人其長女也自少端靜肅敏年十八歸於余余先世雖多貴仕然舊家中落諸井臼米鹽凌雜事夫人皆躬自為之先太夫人時猶

健不忍其獨勞也每分任焉夫人不忍以累姑有所操作常不敢令太夫人知越數年余仲季二弟既娶婦夫人仍率先偕勞勤睦無怠康熙丙戌歲先君贈侍郎公任羅源教諭次年巡撫儀封張清恪公延主鼇峯書院夫人時時手治脯脩飴果寄奉先君甘之己丑余成進士官翰林弟輩欲為嫂氏買一婢夫人止之曰君家羣從過期未娶者三人吾且未可畜婢俟為經理有室而後圖之庚寅冬余乞假省覲先君適以是歲乞休自省會將作歸家大人喜曰吾庶得

盡敬事之忱矣先君體素羸病肺夫人多方和滲劑
以進晚歲轉健承事將二年甲午冬先太夫人復得
末疾艱於動履余自京歸省夫人抑搔扶持勝飲隨
所欲夜則與兩弟婦更番奉侍凡四年不懈益虔凡
可以得舅姑之心者將忘其身之勞力之贋而爲之
也兩經大事相余盡禮哀毀致瘠以終二年素未嘗
讀書頗知大義最惡夫兄弟娣姒間有私利心爭小
忿以致乖隔者吾兄弟數十口同居合爨凡祭祀賓
客日用之需皆夫人主之不辭勞瘁不有私積待娣

姒無遺言亦無忤色庶可謂克守先太夫人之教者
歟性好施每約已以濟人從嫂三人寡居夫人承余
意月各給米一石歲以爲常族黨緩急黽勉相資雍
正四年漳州大饑家中買米以食每爨必多煮米湯
里婦酌取救餓賴以不死者多人余以雍正元年蒙
聖恩特召由庶吉士授編脩趨直
內廷旋陞侍講夫人恭遇
覃恩誥封宜人五年余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荷
特恩上贈曾祖祖父夫人亦晉封夫人以是歲來京每語

余君受
恩深重宜始終清苦勉圖報稱吾故能食貧布素麤糲不
足異也次年生一女欲爲覓一乳母夫人曰家無恒
產食無贏餘吾六男二女皆自乳今豈易吾素哉待
妾媵有恩第五男長浩側室陳氏出也撫之一如已
出馭僕婢不加呵斥感其仁少欺慢者每勸余勿怒
詈癡獃們毋自損氣懲其甚者可耳與余相莊未嘗
失色事必請而後行凡吾意所欲者皆能先之余性
潤疎加以奔走馳驅家居日稀凡所以使吾無失養

於父母無失歡於兄弟無失和於里戚者夫人有力
焉臥病兩月太夫人忌日猶清晨強起拜跪如禮力
止之曰吾念先姑烏知病在身乎除夕前自知不起
適余弟行調將官粵東道必經漳浦夫人謂之曰爲
我謝諸族戚在家數聚來時祖餞今不能相見也又
曰我未來京時汝兄官京師皆分俸與族戚我來則
所分甚微費用多不能自贍遍布此心非我吝也誨
諸子云毋私利心相鬪至白首也誨兒婦云曰與心
一誠以行之娣姒和則家道昌向二側室云善視吾

子壽次女云汝性寬良適人門益加修謹可無咎戾
但綜理內事毋縱弛也檢篋中匹帛曰爲我致吾父
善自保護老年無過慟以慰吾幽定靜周慎其可謂
不亂者矣嗚呼自余蒙
恩入直卯入申出十年來未嘗有一日之閒夫人病臥牀
褥四月於茲雖勢屬彌留猶屬余服勞
王事朝夕虔恭勿以吾故趦趄不進是日黎明謂今日丑
留永訣廷至日晡而逝嗚呼痛哉吾自翰林歷官九
列二十餘年庖無肉食衣無絲帛夫人隨余三十二

載勞勤於晨昏鞠育之閒懇欵於妯娌族黨之際既
貴受封樸質敬忌退然如不及未嘗受世俗一日之
享年未五十竟殞其身是則可哀也憶先君在日有
譽命曰孝哉婦先太夫人疾篤時亦曰婦孝願得賢
兒賢婦以報汝父母之言亂則有開誄其善行以貴
於九京死如有知將從舅姑於地下以庇佑子若孫
其庶云覩覆其旋者歟夫人生於康熙甲子年十二
月十一日寅時卒於雍正壬子年正月二十日申時
得年四十有九子男六長長漢己酉科舉人娶阮氏
庚午舉人臺灣副將諱文女次長雲郡庠生娶吳氏
山東濟東道諱興棠女三觀瀾太學生聘沈氏丙戌
進士現任刑部主事諱一葵女四長淮太學生五長
浩六長注女三一適乙酉舉人長洲縣知縣張君福
昶子壽蘭一許配福建水師提督謚襄毅藍公廷珍
子世襲阿達哈哈番日寵一尚幼孫男二本榮長漢
出本樞長雲出夫人來京後所生女桂瓊慧年四歲
先夫人一月而殞斯以增其悲益之疾乎嗚呼吾不
遺私故錄其順行以紓余哀瑣屑覼縷不自知也

仁人君子有發其幽光以嘉惠其子若孫者感且不朽

大理寺少卿心齋陳公墓誌銘

有學術而後有治功學術陋則治功卑出宰州縣則爲俗吏入爲卿士則如贅疣居位愈高刺譏愈大儒者之學小用大用宰一邑與治天下無二道也吾師四明陳公以康熙丙子歲由翰林出宰漳浦調南靖入爲刑部曹晉臺中游歷大理寺少卿奉使秦中以卒其孫本醇以書來請銘世遠受知最深亦知公最深者故不敢辭公諱汝咸字莘學號心齋先世自青州徙家鄞世有聞人傳十二世至怡庭公諱錫嘏字

介眉有學行天下無不知有介眉先生是時浙東多學者萬季野以史學名李杲堂以古文名介眉先生則以經學名由康熙乙卯解元中丙辰進士歷官編脩生四子公其次也公自少穎異通經史長侍怡庭公從黃梨州先生講經已知其要領綱文采氣岸高一世登戊午賢書辛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知福建漳浦縣公憤俗吏一切補苴苟且之治邑多詞訟胥役嬰民錢如囊取公於小事令鄉族調處大者用紙皁如期至剖晰如流閭俗輕生圖詐語爭競食惡草懸梁服鹵以破人家官役困之村及鄉族公令死者親屬收斂餘無所問賦役爲一縣大政公慨然曰吾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舊時族有戶長地丁藉以徵納強弱有後先之弊黠者緣爲奸公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各具親供計實產自立徵戶糧多者爲戶長以次輪催丁亦如之催科不擾而國賦蚤完又念鄉邑民居保分有大小則奸匪易匿公務有不均之歎定二百家爲一保畫一平均至今賴之延文詞行潔者爲義學師月朔望課古今文詩賦榜其高

下初三十八日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講五經性理擇諸生輸講親爲剖要難歲丁亥儀封張孝先先生撫閩開鼇峰書院延九郡名宿修書講學邑上被選者九人儀封公每嘉歎曰漳浦多士令君之功也公又嫉邪教之害正拒天主教不使入境俗有所謂無爲教者籍教堂四所改爲育嬰堂肄業舍親毀城東淫祀像擲之以解衆惑歲戊子制撫以南靖難治調公南靖浦人扶老攜幼數千人泣送數十里公揮淚遣之治南一年內擢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遷彝文

吏[illegible]貴西道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懲左道捕奸匪威
明大著上疏陳臺灣事宜謂臺灣土廣滋奸往臺人
民宜加盤詰各縣不得輒給一照鳳山諸羅兩縣宜
歸本治不得僑府城換臺兵丁宜嚴頂冒杜日久驕
橫之漸又疏陳沿海夕船非掛號稽查所能斷絕商
船利走外洋無礁嶼便晝夜兼行風利帆駛難搨劫
若從沿邊往還掛號賊遂得截劫於必經之地至巡
哨之船當以南北風信爲準不得泛行分汎又陳弭
盜之策

上覽疏嘉納至今環海商民每食必念曰省我掛號一節
陳公力也五十一年冬海賊陳尚義遣周錦赴兵部
投就撫狀公在浦時知此賊係海中之魁因摺薦孝
廉陳君蔡文等同往撫至盡山花鳥得之並招餘黨
百餘人而海波靖以總憲趙公申喬薦晉通政司參
議奉
令賞賚湖廣綠旗兵丁事竣由鴻臚寺卿遷大理寺少卿
會陜甘荒歉
上命同工部侍郎常公查勘行至乾州見途有殍抱疾日
馳行四至平涼由所歷倉穀及鎮原倉米知饑民口
數給之六月二十五日抵興呼衣被體顏目而泣是
時
上方注意公公感知遇凡所經歷留心察訪其後於楚則
以楚撥於苗深入三箐金口等處窮苗窟形勢相度
州衛天樓山要地溯當日陸梁情狀及至秦下車覩
詢疾苦於耕種畜牧地留心訪記將以圖久安長治
之策歸報吾
君而無負所學也未竟厥用享年五十七以死豹事天下

咸尚惜之公之學從前令臺人蕭入本營榜以道學
之名而修己行政有本末父子冬世遠侍先君子主
欽鏡峯書院公雖以旨曰爲學要在力行求實用若
論派別則漳浦如高東溪陳剩夫周翠渠黃石齋亦
各有宗旨也世遠心識之孝友純篤每念母楊太夫
人中年早逝兄弟多夭傷言及輒嗚咽流涕待從兄
弟如手足培植俾各成立置世祭產儉薄廓而增之
好賢獎善勤懇如不及遇緩急悉心力謀之人見其
樂善好施不知其官業蕭然至今尚未能置一椽也

公令漳浦時世遠年方十五試童子隊未幾補諸生公課時藝古文皆第一以國士遇之介我詩文而刊之己丑余官翰林公以次年入補刑曹相聚都門重請舊業世遠隨以省覲假歸公竟使泰以卒與邑人哭於月湖書院月湖者公去任時所搆也今置有祭田邑人士奉公如生云公初任漳浦 敕授文林郎五十二年 誥授中憲大夫娶張氏有賢行先公亡累贈恭人子一曰本醇邑庠生 恩蔭入監讀書博雅敦脩能世父學孫男三人長雍熙次雍綸雍紹孫

女一人將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山之陽銘曰

刀筆篋僎吏之騎養交持祿非鄉材我公家學播九垓烹鮮持斧有餘恢未竟厥用心之摧魂歸魄藏天所培

西湖祖祠衣冠功德進主祝文

維康熙五十三年歲次甲午正月朔癸卯越十有六日戊午孝曾孫 某等謹告於顯先祖考處士訥齋府君妣孺人宜淑劉氏顯先祖考追叟友湖府君妣孺人慈靖林氏顯先祖考贈文林郎累嶽府君妣贈孺人勤淑陳氏之神曰祭惟我祖奮恭西湖累善行仁繼闢厥後天篤其慶四溪其昌伏惟鄉進士文林郎湖廣寧鄉縣知縣我湖公首闢科名賜進士承德郎刑部湖廣司主事震湖公首登甲第早已偕配崇祀

中饋世世不替賜進士東昌府推官中石公亦已配享廟中作祖宗之勞矣而讀書稽古積學力行名標天府行著里族者代不乏人援之與禮均應列在廟中薦祀配享恭惟鄉進士贈文林郎石梁公贈文林郎蘇震公賜進士文林郎揭陽縣知縣升授公賜進士文林郎行人司行人潤生公鄉進士高人公崇祀名宦鄉賢選進士羅州學教諭武湖公或登賢書之榜或售南宮之秀或與明經之選或邀貤封之榮守其裘之令緒承繼之有人品望既隆鄉評尤著是

宜位在東龕列衣冠之祀世世配享恭惟處士丕仰公暨妣徽淑孺人熊氏處士動菴公暨妣慈儉孺人林氏原以繼別之宗祀在兩廡追維舊德緬想前徽篤行可風詒謀永久好善樂施世澤綿長是宜位在西龕列功德之祀世世配享夫文物科名累代繼起斯爲朝家望族而敦倫飭行無忘祖先乃稱家風有道敬蠲良辰合祀廟中祖宗樂得子孫之衆多長在其側子孫常依祖宗之寵庇永惟居歆惟兹廟中少長畢集自今以往永永無斁桼讀書之榮益自勸於

絃誦知爲善之樂尚自勉於訓行爵秩聞望等之珪璋孝友睦婣永如琴瑟見祖宗之共聚堂寢自生敬本之思知枝葉之皆由本根常懷睦族之念地靈所鍾愈昌而熾和氣所積益壽而臧謹以潔牲柔毛醴齊粢盛用申奠獻尚饗

念修堂告成進主祝文

緊惟我祖卜居梁麓累善行仁天之所篤梁山之下其風郁郁已卯夏初我祖無祿窀穸既畢宗祊未卜凡我孫子對之心惄昔我始祖卜葬斯山越寧鄉公附窆此間九十九峰蒼翠斑斕奕葉有人創造伊艱維我曾祖繼起名揚克承父志厥祚不昌購兹佳址築爲亭堂亭堂維何在墳之旁祭畢宴斯厥制堂皇規模既遠報之亦長有子三人兩騰曲江旁及猶子名與俱芳累代簪紱於今有光未及百年事變倉桑

頹垣隊瓦此堂遂荒我祖見之惻焉心傷無力重新猶存餼羊凡我孫子誰不奮昂歲在壬辰拮据經始構兹數椽風雨足蔽以奉我祖以承先志爲墳之廬爲祖之祀私也而公爾取其義敬陳粢盛備我犧牲請諸族人今日告成同展一拜共布此情伏惟我祖及我高曾佑我孫子無失令名睦婣孝友乖戾不生爵秩聞望君子之榮而昌而熾永世胥寧凡我孫子同兹致誠謹以剛鬣柔毛粢盛醴齊用伸奠獻尚饗

辛丑四月同當事紳耆宿壇祈雨文

農及時矣而雨澤不降小民幾無寧刻也苟居官之不職應降咎於余身百姓何辜亟此戚也頃曾請水於鹿溪又化龍於橋上拜禱四日之餘豈尚有九重之隔耶天之愛民人甚矣苟於食之不登將顛連而莫告上天亦豈其不德耶紳士齋宿廟壇耿耿愚誠幾不違乎日昃也踏望四郊瞻言百里能無傷心於日爍而地赤耶伏願連遠雨師立召風伯將已下之種浡然而興而方播之田亦得收功於涓滴也嗚呼旱既太甚其雨其雨彼蒼者天其亦念此哀抱也謹告

祭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文

嗚呼世遠方在苫塊之中哭吾母也今又哭吾師哉嗚呼吾師之於余小子可勝言哉歲己丑吾師主禮闈世遠成進士吾師薦之

天子特命讀書中秘嗣是惠訓不倦迪我者不徒在語言文字之間期我者有出於功名爵祿之外嗚呼可勝言哉世遠以習宋儒之書歷有年所自吾師啟其鑰而發其覆生平學識始有依歸嗚呼不謂荒陋如世遠猶欲進之以程朱之學也世遠幸際明時躋樸耐無中絀之材然野人懷負暄之獻己丑冬吾師攝行郊天之禮齊宿大壇獨召世遠與語久之謂曰子抱經濟何不盡言之因得盡吐於前質論商確過夜分嗚呼不謂迂疎如世遠猶欲策之以經世之務也世遠雖無中智之質然有好善之心每見端人正士反一言一行足錄者心識不敢忘議論之間偶有所及告師禮待有加時有薦拔嗚呼以世遠之愚昧猶不以可否為無足重輕也庚寅秋世遠以省親假歸臨行贈古畫一幅乃魏山立雪圖也嗚呼師雖不言世

遠敢自棄乎逾年遭先君子之變睽教三年燕閩萬
里愛憎不一毀譽叢加雖素號知交尚不敢保其間
流言而不信吾師確然不惑服闋入都日特薦世遠
分脩
御纂性理精義承君子之提命受
聖明之指畫人生至樂無踰於此是秋侍吾師歸里適撫
軍海康陳公重振鼇峰書院問師於吾師薦世遠往
主其事嗚呼鼇峰人材淵藪九郡之英咸萃竊不自
揆欲推明吾師之學以振道南之緒以復鄒魯之風

雖德涼學淺不自知其蚉力之負山也丁酉春吾師
趨
朝道出三山世遠率諸弟子請臨書院講學自閩府以下
觀聽者千人今所刊鼇峰講義是也方欲俟吾師致
政歸里時擇其尤者攜至榕村親聞謦欬俾有成就
誰知訃音至哉嗚呼古稱師弟之誼有知我之感成
我之恩吾師之知我成我可勝言哉悲悼之深辭不
能文敢敘其區區如此至吾師躬承絕學有繼往開
來之功遭逢

聖明有弼諧亮工之績此自有天下後世之定評國史之
紀載世遠亦他有敘論故不贅而特云爾者嗚呼惟
夫子知我也尚饗

祭李訒菴先生文

緊惟先生德器粹然宏涵演迤澄蓄萬千探根灝瀛
金渾玉堅旁流雜術亦探其元生而毓異鏤板神前
少陷賊壘蒙難迍邅孝恭天性淳謐內淵屢躓公車
不屑攀緣出膺民社嘉魚揮絃用康乂民廉聲丕傳
去汰去甚不顧掣擎載陟戶曹煩劇仔肩始終一心
清慎彌虔
上益向學親御講筵曰佐文貞周易手編長官襃歎不日
敘遷若水勇退賀監歸田某水某邱湖之山川世遠

不材受知文貞夜雪春風中立光庭先生奏最我時
在京飫聞至論清夜鐘磬庚寅之秋我歸漳東先生
送我別緒匆匆三載遲留復入都中先生在部逢初
融融我送先生祖餞臨風先生言怠我亦退隱問字
榕村以翼以引文貞還
朝大星告隕兩赴榕村有涕如霣先生猶健尚有典型先
生諸郎又締嚶鳴寒晨判史溽暑談經經綸道義口
許心盟我交京師侍從公卿豈無英達孰是忘形十
載家居懶與時迎不我遐鄙書問相訒我受珠璣求
報玖瓊遥來契濶心用怦怦追維先生兩世交情不
謂今歲竟騎箕星心以情亂淚因德傾束芻往奠鑒
此微誠尚饗

祭總憲沈端恪公文

人生五倫朋友居一相期重遠勸善規失維公生平學術宏正確守程朱不雜偏徑陽儒陰釋剖判是力介潔清剛潛脩淑德維我與公聞風相慕公來吾閩未及洄溯時有臺警軍興紛糾公佐幕府如擢枯朽有都人士不悅於官砭愚督過如水激湍公曰安之無鼓其波薄言小懲所全實多仁人君子其心不同凡所遊歷棘剌生風公官於朝我亦來京相見促膝遂敘平生既補銓曹旋貳天卿培元育材望若景星懇懇其衷嶽嶽其方

帝曰予嘉使總憲綱念國忘家積勞成瘁年未及邁遂薨於位

天子曰嗟臨朝屢涕喪我良臣贈恤特典公始登第名舉四馳作令中州衆母人師公嘗語予爲政初年循常而理不免具員逮及兩載民志既孚夜思蚤作朝發夕歛維學有所敎之誨之以其餘羨積倉患之二千穀石今猶存焉回思我生作令不愆分府粵西謝病言歸用薦始出遂初願違

明良作合若或啟之亹亹孜孜日永矢之邇來夏秋余居海淀公來傍晚同榻寢燕爰及季冬同事

禁庭九夕連牀有懷必傾竭我無疆如毒思起我發狂言公不貼耳公氣少衰遇公於朝翌日哭公始隔一宵面日如生公不能語長號疾呼有淚如雨嗚呼痛哉公之論著多未終篇周易有解朱註有箋未竟厥緒孰續其全平湖遺書公所編就我當抄存諜以垂後公之事業未展其半中途殞星誰不駭歎嗚呼哀哉敬陳鄙詞公其鑒茲

公祭黃越甫文

嗚呼君遂翩翩而長逝耶君有郭林宗之品識不爲危激之議議君有東方曼倩之風流亦或不恭而玩世家故儒也父祖嘗授以舉子業矣中更廓落而不就有司之試或曰以爲難也而棄焉或曰君有不肎屑於此者别有玩心而高寄知我者飲以酒貽以言共談心而出肺不然吾自適吾適焉任夫已氏之評隲而位置其爲詩也質直曠朗有幽吟先生之高致其論事也指陳了了鬚髯輒張若揮麈而攬轡皆由

其屏俗而遊真故交盡賢豪而相締君又生有賢子恂恂焉亹亹焉嗣守有光而無愧君更勗以敦修日德業更有大而在貧窶非吾患科名非上境在定脚跟而齊其啟某等與君交久鄙吝之常去詎一病之不起溯深情於平素偶出門之所之過焉今而息憩見屋梁之落月疑顏色之可覩陳鄙詞而薦酒君其彷徨徜徉乎斯際

哭伯父習孚先生文

自國家以制義取士士之隨風而靡者多致力於時文經史子集置之不問呂東萊所謂父兄無見識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何多也伯父嘗告世遠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益謂斯人又曰士不讀莊騷馬班一木偶人耳六經之外惟此最要而後漸及於諸子百家汝其識之其諄諄於世遠者如此其學則無所不覽詩若文重一時太史陳心齋令吾邑延脩邑乘旋泮講五經若性理諸

書著述多出其手素知伯父博學善屬文故也性剛直雄健自喜雖以滑稽而不詭於正與家君諸父相友愛晚而益篤讀書非夜分不寐雞鳴而起於將死之前一月猶然素強無疾癸未八月病二十七日而亡搜其遺書積成卷軸揮涕讀之悽悽欲絕因爲文而哭之曰嗚呼伯父少而豪雄孔武其力有攫其軀長加遜敏益植其躬奇書秘策羅之以胸泉湧河傾巨壑長虹先生後學勤起敬恭昔當壯盛文壇樹幟老而不衰益篤其志有酒數斗飲之不辭舞劍談經

登車攬轡對客揮毫停驂問字文似相如氣排賈誼
吁嗟盍闢便爲古人頗謂孫子我將歸眞語言不亂
預定若神嗚呼伯父棄我何速誨我諄諄示我三復
伯有論著我曰我讀我發狂言伯不厭讀聾者執杖
瞽者光目蒿里文雄互居列族閒伯將至請入其屋
廷儒走避楞士退伏操觚小技呼之爲僕慰以爲哀
痛定復哭

祭季父君聘先生文

嗚呼季父竟爾遐逝世遠入京癸卯之歲臨岐諄諄
告以大義曉聆誨言罔敢弗誌爰及明春秉鐸安溪
師道克立奬善敎彛厚德醇脩薰而善良不責脯束
敎業一堂雖孫父子在泮課藝不懈益勤僉曰盛事
曰維祭聖備物必豐唯遵祀典齊肅敬恭奉發黜籍
課業問耕老稚歡迎我家先丬欻爲邁疾闔邑禱祈
朝昏問省日夜攜持乞假言歸道旁阻送有日其暑
感動村衆丙午仲夏溘然長辭世遠在京踰年聞訃

醫藥不親飯含不起 于事則旁有淚如澍曷云能
來爲位而哭道之云遠撫悃不縮嗚呼季父少有至
性甲寅之警兵戈不靜隨兄避地步險歷嶂忍飢朝
夕讓弱以養逮及末年躬祀先祭豈無他人悲愉悅
懌兄弟四人始終允諧家節情話相對頻聞事我先
君至老不回奉如嚴師撫如嬰孩嗚呼季父亦幟文
采受知督學連冠其曹歲薦明經晦迹自韜學成不
有通郡是師令君致餼遂設皐比由以成名不可指
數豈獨其華言敎其素戶外不與家產不管屢空簞

然金石歌聲累蹟棣圖一席寒氊未竟厥用靜正怡然嗚呼哀哉山川阻隔設奠陳誠昜哉孫子勵志揚名克篤前修和祥蔚蒸永言無斁慰此幽靈尙饗

哭從兄右齋文

嗚呼兄之死可哀也世遠與兄少同居長相聚也平居相勗以文章相勉以倫理也憶甲寅之亂王父避居梁山之麓吾父與仲父季父從而聚居焉歲庚申兄始生壬戌世遠始生兄乃季父出也幼讀書沉潛善入倜儻有志氣己卯春學使者將校士至定王父時年八十二召兄與世遠詔之曰勉之吾猶及見汝等之入泮也命與兄讀書於叔父之旁小室每月夕風晨抗首論列益進以慰王父之心而遠以古人自期許世遠浮補弟子員兄雖被黜歡然喜色曰是可以慰王父矣王父旣沒兄屈滯童子試中卒不遇兄爲人重義輕利性謙退和婉善下然義所不可輙凜然有不可犯之色孝於親友於兄弟循是而恭之可至於聖賢而無難卽其一端片善亦足以厲頹風而起末俗邑俗家有子婚娶畢多自私其財帛父母取之猶有難色兄弟則居然畛域矣世遠嘗與兄痛憤謂人雖不肖何至父子兄弟之間而有利心幾何其不入於禽獸耶兄自婚娶後所得毫不自私嫂氏入

賢嘗脫簪珥解所服飾以事親佐日用之需嗚呼此事本自尋常何足爲吾兄稱道然亦可以愧天下之重財帛而輕骨肉者矣王父沒二年葬期未卜吾父與諸父寢食不安兄徬徨不已嘗與世遠登高山眺峻嶺周歷曠野平原間曰堪輿家之言雖不足信然此事曰未可遣次旣卜兆營窀穸兄始帖然嗚呼使兄不死其亢吾宗也必矣世遠少而廓落疎於世務與兄弟相勸勉者大都皆迂濶不近時嗚呼惟兄知我也家居離邑治十里遠吾父與諸父授徒於外世

遠凡所作古今文必脫稿即以示兄兄曰某句字當換某句字未妥凡兄所言皆中予心嗚呼朋好相聚忽然遠別弟涔涔下不能自止况重之以兄弟之親遽然以死終吾身而不可復見乎此余之所以仰天而悲也且兄之知我更有奇者王父徙居梁龍時得一佳境名別有天泉石幽勝世遠嘗一夜不寐思有以營度之亭池臺閣大小廣狹朗朗胸中晨起走兄臥榻呼兄起告以故兄曰止勿言視吾兄何如及至某所兄所云云即吾夜中所思者也又世遠凡有外遊將歸前一夕兄必見諸夢且謂諸弟曰聞之今日至矣十數次皆驗此皆瑣屑無足重輕之事然亦是一奇也今歲世遠捷南宮讀書中秘方自幸進身有階平日與兄談論者庶幾不墮空言乃兄竟未有書來秋八月始知兄以六月六日死矣嗚呼人誰不死兄之死可哀也兄今年三十生有二子一女雖小聰慧可愛將來教養之使成人及婚娶之事季父自能了此然世遠自不敢忘兄其勿以爲念嗚呼哀哉

祭從兄脩永文

嗚呼昔我仲父有子三人過期莫娶無怙且貧我先大夫視子猶均遂厥婚媾恤其苦辛仲母慕作式克舒纘寔及數載淹喪伯氏吉立其繼仲氏之子仲氏繼殞嫂氏靡他撫之拊之匪我則那獨兄之存傷心雁序佶諾惠心里推古誼養家於鄉爲家之計體又素羸喀喀病肺我官於朝音問絡繹簿侍雖分有如涓滴如何昊天旱荒繼疫丁未始秋閒訃驚溯嗚呼痛哉兄與二昆溘無留者藐爾諸孫一門數寡獨鶴

支霜啼烏月下呱呱哀號有弟無羅嫂氏貞賢寄語來京今歲無飢我心則寧越兹以往我當自營投闊斯言悲不自勝維兄有子食之誨之迨及長成婚之配之我聞苦節其後必昌安貞淑慎天祚汝以無疆子母相依娣姒相將克儉且勤迪厥子以義方苟盡人脩有赫彼蒼萬里緘詞我淚汪汪兄其鑒兹式相爾後於不忘尚饗

通族合祭紫泥庶常文

嗚呼痛哉吾紫泥之亡也吾聞達者之說曰家族之得第居官者不足喜惟其孝謹純篤有學問志氣者爲可喜則其亡也亦不以得第居官者爲足悲而以孝謹純篤有學問志氣者爲足悲歟先生有異質少不問家人產勤學好問以遠大自期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踰年失所恃紫泥痛母亡事父篤謹處兄弟盡友恭折節讀書五經兼自註解治史鑑頗能記其因革得失本幾食餼於庠累試冠軍甲午登賢書中

乙未進士第二人

殿試制策進呈第六復

御試詩古文第七紫泥顧不自多限程讀書清晨盡經午前讀宋儒書午後閱綱鑑晚讀詩古文時與兄聞之同在京邸坐臥一榻以力學躬行信今傳後相刻勵手書來家相勸勉者無非修門內行明體達用之學吾家子弟方有所觀感而興起焉丙申六月十四日忽口進京將已得病七月七日遽殁口吾不及見吾父矣遂卒年方二十同年同鄉同館諸友以及朝之

縉紳大僚聞訃哀愴賻金四百有奇祖奠相續於道
嗚呼一庶常何足輕重爲其學問志氣如日月之方
升悲人才之淪沒爲
國家惜也十二月二十四日馳驛抵里寡妻稚子扶柩
同歸悲傷動行路况叔伯兄弟哉嗚呼家門不造撫
昔念今潸焉出涕癸巳夏我雀人以公車終於京邸
是秋我爽亭又以公車卒於宿遷雀人勤學博聞著
於天下爽亭和厚修謹孝廉中之望孰意其俱亡也
今又喪我紫泥四年之間喪車自遠至者三人何其

痛哉嗚呼夫子之稱閔子也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
之言今與祭者盡吾家之諸父昆弟也吾家諸父昆
弟非妄歎者合之人言其亦可定吾紫泥矣哀哭之
以詞曰

栗山高兮湖水央泱有闕其色有渴其光潤之良兮
族之坊心藹占兮身健強胡方三十兮汝年以不長
子幼弱兮父在堂靈逮來兮歸家鄉汝之逝兮何之
而不可翔翔我懷愴以傷兮夫何日之能忘

六一姪孫哀詞

嗚呼謂亢吾宗者必汝也今竟如此耶汝自冲齡淹
貫五經旁及群書年十六遊庠序朋試皆前列去歲
從余學於鼇峰汝之文章行誼獨爲開府所推重同
學所畏服翩翩然年少名士也鄉試制藝雄深醇雅
制策皆本所學以抒爲經濟余益喜曰是不論得舉
與否行當裏此子也出一頭地矣入夏以來積羸成
疾時余方講學會文於西湖祠汝獨臥病不能在
列相對時猶津津心喜也孰謂有今日哉嗚呼以余

之潤疏方欲鼓七建之人相與明倫學古克己勵行
暢前哲之休風去俗學之蔽錮鼇峰中不數人也而
汝與焉吾家中不數人也而汝又指屈焉嗚呼天不
祚余使此子之未逮成立也嗚呼天不造吾家使此
子也夭也汝今行年二十有 尚未有室父與王父
皆在堂哀不能自禁汝其能瞑目哉雖然汝之才名
著於閩嶠志行追乎古先雖福壽不長孰與庸庸者
泯泯焉以終其身哉自汝觀之皆塵土耳汝病革時
王父許以從兄之子爲嗣汝嗣必昌汝靈是依慰余

知汝湝然念之因哀之以詞曰
牿其性者溺於習馳於華者汨其實今之人兮鮮自
力汝之英兮信茲不惑我望之奢兮珍什襲胡棄余
兮歸何域能不汝思兮汝志已立

祭同年黎少司寇文

維我同譜落如晨星或處山邱或入泉扃廸德廣業
孰翼孰賡維公邁志行砥名成初登瀛洲露爽英英
典試粵西得人有聲繼視楚學石介冰映楚風勁雄
澤之以正報政歸來
天子有喜擢居給諫邪觸佞指
帝顧在廷巡察需人高安相國以公名申
天子曰都是謂直臣劾兩大憝封事密陳大臣才識
瞽命津津維時關者鶩權倚佈罔公有此如矢如鐵
天子不言同朝莫知公亦不言不伐不居

天子聖明公勇有餘按湖南北薅奸剔宄咏黍歌棠昔時
人士簽事言旋
命覩南河沿流相視籌核無頗遂進廷尉廷尉稱平九列
有議蹇諤盈廷出衡南國南國是式馬首無譁浮偽
悉斥
帝謂盛京國之根本晉秩司寇兼職京尹惟此 盛京敎
晚物平公來游止繁阜盈寧
天子仁不抑不驚言遲其齊言慮其圖始及一載溘謝上

升嗚呼我公恐不可卽魂來楓青魂返塞黑年未凋
甲事業未半一往不還能無痛歎憶歲己丑登第方
新三百進士六十翰林過從頻仍叅夜談心月窟可
探蒼生作霖維時安溪道伴伊周師生莅篤宴見綢
繆或坐密室論我靈脩或哼杖屐吟弄優游洌洙
泗湖海盡收陶然亭中常聞石上分韻得句三爵不
讓郭外花紅聰前草綠魚躍鳶飛印川對翁公於是
時嶽嶽郁郁二十年來星霜頻改函丈何依同門鮮
在公能奮首

天子葵之望公爲鵠尙府臨之廣陵散絶顔色何照七八
同輩誰與同調公之尊人觀察陝右素號青天撫綏
績懋以其緖餘媚及文史我
朝作者巋然鼎峙公能趾美有蔚家聲兩世純臣系出
閩汀聞公柩來東彊丞戒疾驅過郊不及負拜恐恐
緘辭寫此一哀蕌爾諸孫揚顯將來嗚呼尙
饗

哭從弟誠符文

嗚呼吾自始至終所望於吾弟者實有加而無已何
一朝竟至於此吾弟事親孝處兄弟友恭撫孤姪以
成名待人以信剛直尙義家極貧介以律躬不爲卑
瑣苟合之態年稍長受業於余未及壯補弟子員研
經究史高自期許詩文尤傑出丁酉歲從余學於鼇
峰九郡之英咸在課藝屢屈其曹乃不得與鄕薦命
也丁未春余官於朝眷口入京以書促弟同來始至
體玩宋儒之書者幾一年歷代名臣傳名儒傳各研

閱一遍相國高安朱公大僕學川林公及靈皐方先
生皆加重焉今年肆力時文四鼓方就寢得病中止
者一月猶不休三戰文場表策各至千百大抒所學
竟以此得病又不得售越兩月而亡命也嗚呼痛哉
吾豈不知夫科名之累人一至此也傷哉自得病以
來吾爲呼天祈神欲禳已歲天不我諒吾衍負神明
也嗚呼吾同堂兄弟十二人彫零者四人吾弟又與
余聚首京師二年今竟何往哉嗚呼痛哉吾官至九
列家未嘗肉食菜根布素吾弟恬然安之吾待子弟

每刻責求備吾弟恭和受之視吾事如己事視吾財如己財臨終猶恐余憂愁託言稍瘥嗚呼痛哉歿之前一日口占遺訓以貽妻子曷以大義告以安命誨汝子皆至言也嗚呼痛哉雖然生寄也死歸也男子有四方之志吾弟名信於公卿而行孚於族黨與庸庸死於牖下者何如也妻子雖不及見然吾在此兒弟子姪咸在侍疾送終尚克誠備父母未葬吾能成之子女婚娶吾悉心力以任之饔飧之需吾何忍忘之吾弟其可以帖然無憾矣冥冥之中其克相爾子

爾女爾室誦家毋相悼恨汝子今已爲諸生顯揚褒大吾拭目俟之嗚呼吾弟尚克鑒余之言尚饗

哭第六男長注文

雍正十年四月三日汝柩將隨汝母柩回家汝父以庶羞果品設汝柩前呼汝而告之曰嗚呼吾以雍正元年入京汝以七月始生吾不及見汝聞汝生而多疾痛憂苦汝母瀕死者數矣五年冬隨汝母來京年方五歲已能曉句讀性醇良至孝汝母病私於無人處叩頭祝天與吾同寢吾時起坐汝急起取被帖吾背恐吾寒也有客來訪予汝嘗從旁聞緒論好與大人長者處不樂與小兒偶吾嘗問汝曰汝欲敝衣疏

食名行垂千載爲聖賢耶抑將豐衣美食駟馬高車沒無所表見而作官耶則應曰吾爲聖賢今年方十歲能誦小學四書詩書易三經及古今文若干篇爲講解粗知大義去歲夏四月得疾腹大左旁稍硬急令醫者治之不令汝讀書汝時取書於臥榻自讀常爲汝母汝姊汝嫂講小學至性所發疊疊動聽歷夏至冬腹終不小顧飲食起居猶如常也或謂針灸之術甚神吾謂汝曰汝父欲汝速愈法用灸汝至孝幸勿啼號灸三處二十七次汝忍痛不出一聲汝母時

病臥在牀猶強起爲汝拜跪祝天願不得效元氣輒弱汝妹以十二月除夕亡汝哭之哀汝母以正月晦日亡汝又哭之哀猶能視斂成服越半月而亡嗚呼痛哉吾自兩載以來疾恙叢滋行多拂亂致汝夭折皆以余故也吾嘗獨居深念負汝多矣吾官至卿武菜根家風無肉食吾一日見汝與汝兄同飯食只豆腐白菜有難色汝母告予曰吾須看之食不然二兒食斂口便走余曰年小須不時喫以魚肉既又令汝諸兄皆食此能長成姑不汝禁嗚呼汝得天薄以是

致弱未可知也吾居京師雖隆冬盛寒不設爐炭汝手足凍裂猶講誦不輟以是中寒成疾未可知也汝喜讀書吾欲汝速成課程數倍汝諸兄汝不之苦以是致腹疾未可知也汝好食生菓餚品吾謂汝曰醫者云忌此物倘汝痊時隨汝所欲吾不汝靳汝聞吾言節至終歲不敢近竟不得食以死嗚呼痛哉汝臨終前一日猶誦父母惟其疾之憂時文若更有悲者汝不知死事吾亦不言死事至口不能言吾謂汝曰汝聰明尚黠佐汝諸兄使有成以慰吾心又至孝尚使余勿思汝以成疾病汝向吾點首及氣絶半日目猶不瞑撫慰再三始瞑嗚呼痛哉汝母既亡留汝使吾朝夕撫摩每冀猶可自慰并汝而奪之吾何能不悲哉吾以服勞

王事朝出暮歸入汝臥榻汝母汝妹及汝皆無有者吾痛曷有極哉嗚呼自汝之亡吾欲爲文哭汝一痛即不能執筆今汝柩隨汝母同歸此以寫吾哀嗚呼汝而有知尚使余勿思也汝母有靈備聞斯言尚使余勿念汝也嗚呼哀哉

二希堂文集卷之十終

勸輸粟引

康熙己亥仲冬有事於家廟事畢君奕叔父并門兄宮聞兄伯行兄諄諄然合詞以命世遠曰姪孫張之子吾父祖東昌公之宗子也生而喪父張婦洪氏賢伶仃撫育之上無舅姑旁無兄弟今六歲矣寄食母家吾等雖有所周然歲無定額朝不謀夕者屢矣夫以孤兒寡婦萃於一門又係我東昌公之宗子家貧而子弱其可聽其饑寒而不爲之所乎恭惟我東昌

公致身科甲政績懋著創垂弘巨子孫羣蒙業而安蒸甞歲入數百石尤不可使宗子之以孤弱獨困也凡我一脉隨力輸之供其母子歲以爲常俟其子長大成人而後再圖子其爲我書此意於簡端吾將令長甯長乘長豪主其事世遠聞而再拜言曰東昌公在天之靈其慰矣乎苦節之後必有達者非徒此子將大有成立也族姓相敦睦情誼相聯屬家其昌矣夫誰無率祖之心恤孤之念乎世遠於東昌公則從祖也於張之子則從孫也目擊心動實有同情承命

書之以成茲美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敬以是爲勗

募刻黃石齋先生遺書引

葢聞囙雲漉潤則芳澤易流載響乘風則音徽自遠無鯁亮清忠之氣雖潘江陸海僅供毅詭爲天地河嶽之鍾則現玉靈珠自當壽世近代石齋黃先生者志存忠孝學貫天人了生死之一關嚴忠佞之二字明朝三百年養士之報正學而後一人漳浦九十峰積氣所成東漢之武堪接生徒遍天下仰寶座之春風正氣塞古今留石塏之化雨驅宣公於䑛下奏疏洵爲百代之光駕陸子之書屛詞華豈但一時之冠

罔非繼往信足開來觀緇衣數傳見講學正切於匡君讀續騷一篇知忠臣必由於孝子明九疇之義所以佐書洞三易之璣亦以補紫丹心激韻髙律呂之聲碧血成歌動乾坤之色他如松花別集早擅昔日文壇即至駢枝危言遠勝占來談藪就書性癖已極刻骨鏤心私淑情深豈徒梁峰鹿浦嗚呼九串十朋四恥三罪公自凛氷天之淚我已與拾桂之思幸生講學之鄉遺澤未斬於五世即慕先生之義須聲已溢於四方無謂斷簡殘編廣陵散於今絕矣尚曰丹山碧水正氣歌其猶存乎誰非好古應共勷王孫集正學之書諒有同心勿徒令桓譚重子雲之價

書李文饒傳後

李文饒古今才相也余觀其在浙西也汲汲不忘君其治蜀也聲施爛然而其相武宗也事功幾過於韓琦當武宗時天下可謂多故矣藩鎮之橫擾於西夏之師也小人雜進非如治平之時也文饒雍容其間天下晏然受其福琦相英宗何以過是哉就唐代論之氣節不及宋璟而才並乎姚崇風度不及張九齡而行純於張說高志不及李泌而功績著於令狐綯就他代論之呂許公張江陵輩遠不及之矣莊聖太

后臨朝時許公功爲多江陵相業亦未可輕如貶韋弘質貶范文正貶劉臺其專擅亦適相類然文饒雖抑樂天而不用猶與陷富弼高拱者不可同年語也雖其朋黨之心執而未化然牛黨皆小人君子諒焉且洛蜀猶不免復何怪於文饒哉朱子作綱目書曰李德裕卒而不具其官余不能無憾焉

書李杲堂集後

杲堂自謂喀喀病肺奄奄不振今觀其作古文氣甚委厲夫文章有識有氣無識不可以立體無氣不可以致用譬如大將部分措置量知彼已識也鼓三軍而進之率先爲士卒前行氣也杲堂有識有氣溯源於子長規範於韓歐可謂脫盡明季之習矣明初諸家方正學氣烈近蘇劉青田屬詞近子宋潛溪該貫劉亮體勢近歐要皆詞氣湅暢不肯作飢散險僻何李興遂爲有明樹幟然何不及李遠甚王茅二川相

繼作卒不能掩北地而上之然自李滄溟倡爲左史之說作家多筍爲強澁繁瑣割斷難句稍變者又緝綴詭僻誕漫而無結構一則曰吾由西京而追左史也曰中無東漢何論韓歐一則曰吾本兩漢而做莊子韓非也以沒辛爲奇與吾不識左史莊子韓非豈專爲足強澁緝綴哉專爲足強澁緝綴則不足以爲左史莊子韓非矣效左史莊子韓非而爲強澁緝綴者力不足也力不足而強澁緝綴以爲左史莊子韓非是皆吾所不取也杲堂得之矣

書陳静恪先生傳後

人生百行莫過孝友就其造極而言之則孝爲難父母之恩大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之詩備極深痛自非立身行道養志尊親行造其極未足以語於大孝也孔子稱大孝者舍舜之外無他焉就世俗而言之則友爲難愛父母者子也愛子者亦父母也人子能如父母之所以愛子者以愛父母則孝矣不然安常處順奉養服勞雖未爲孝亦未嘗以不孝聞至於兄弟其始也分形聯氣傳衣共食至戚也迨其後

也妻子間之財產間之奴婢間之始則財不相通繼則氣不相下私意一起寢以疎薄自非友悌深至外盡其和內盡其誠鮮能免此書曰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解之者曰進進於善不至於姦也余聞之師曰非也言其和孝懇至自能進進於善不格其姦也格如格君心之格君臣以義合故積誠以格之陳善閉邪格其非心父子兄弟以天合烝者詩所謂烝之浮浮也若以格君心者格之則有所不合矣記曰人子之事父母也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余亦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起和起誠務脩其極苟以其難處也而置之是恝也以其必不可已也而驟之足激也不激不恝起和起誠弟之至也常則既翕而和樂變則同憂而共患誠與和之所積也余讀陳静恪先生傳有感焉壬辰海氛之亂先生仲季門閩城中仲兄以拷餉就縶先生自詣軍門請代帥憐而義之餉得稍減事平家既落以眼疾廢仲氏家尚饒或勸分其餘財不荅此二事者余甚偉之常人爭錙銖於平日者有矣況已誼而兄饒乎悁悁於毫髮小事有矣況遭難而

肯代之乎是眞可以風世矣先生之子名元麟字石民與余交最篤石民之事親也至孝與先生晨夕相隨蒔花茹茗考古談經父子之間優游怡愉樂之至也故先生兩目復明石民登鄉薦先生猶及見之先生行事李約墅先輩既爲之傳林君佶人又書而跋之石民屬余書於後余嘉二事之可風也故詳論之且以見能孝者必能弟能弟者必能孝能爲悌弟者必生孝子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書先王父季湛府君遺集後

古今卓然自立之士多不爲祖父兄弟所掩是故賈會謝鳳不能掩其子陳仲弓不能掩其孫王子敬蔡九峰不能掩其父士衡子瞻不能掩其弟數子者之名至於今藹藹不衰先王父年十六爲諸生師事黃石齋先生先生尤器重之詩若文多先生風味氣骨更肖甲寅之亂居梁山之麓鄉人薰其德化爭訟不入境民不訟於官者幾三十年年八十餘飲於鄉爲邑人所重益公以溫醇中和之氣發其英偉俶儻之

才故其人與其文若詩俱傳也公以己卯年沒伯父嘗手定其書越一年世遠取而讀之涕涔涔下因誌之其末曰祖父兄弟之不能相掩也信夫公以上二世皆歷甲乙科先刑部震湖公學行載道南源委公以立德立言承厥緒無降兄弟一人公最少二兄皆一時名進士人謂公潛德幽光殆將過之祖父兄弟之不能相掩也信夫抑又聞世之稱公者以制義不如詩文詩文不如德行是公之詩若文幾爲德行所掩也雖然公可以無憾矣

黃門雙節紀略

余鄉人黃鏞妻張氏及其子元吉婦康氏者龍溪邑乘所誌一門雙節者也張氏二十三而寡卒時年九十有二康氏二十而寡今年七十有七矣張之歸於黃也誠孝脩婦道盡節紉箴烹飪維謹鏞府須舅姑在堂長子元吉方七歲次五歲又次方襁褓與子立莫知我哀當壬辰海𡨚之變鄭氏悉衆圍漳凡八閱月城中絕食兵卒餓鬬叫號割死人肉以果腹張翁歿張處屍難免密以鉗刀鑿地爪土出之鑿已復

爪十指破裂出血深三尺許瘞屍而藏焉會
王師至圍解翁屍得斂而葬而張十指爪甲盡禿每對子孫言輒嗚咽流涕鄉人歎以爲此自罹兇亡身夫不免於及張以一嫠婦獨能完其翁之屍誠且智也嗣而元吉有婦生孫矣與季亦長成人謂張且色喜無何而元吉復歿婦康氏抱呱呱之兒姑婦相依姑撫而謂之曰我以不肖子累汝婦賢應獲天祐奈何罹吾戚邪康泣曰竹有筠松有心敢不體姑之心守姑之節晨理膳羞夜紡績事姑以禮教兒以義姑歿哭

之哀毁骨立邑人既以其事紀之邑誌官斯土者又
以其事上
聞而旌之張之孫瑛爲名諸生思欲表揚其先烈康之子
橙羈旅入都求余文橙性至孝言及輒泣余嘉其志
而歎雙節之萃於一門也爲紀其略使覽者有所徵
信焉

跋祖祠規條

右家規十六條乃世遠所稽之於古及聞之於今者
已正之父兄叔伯以爲可行願吾家長上各以此勖
其子弟相規相勸則人知尊祖敬宗而相親相睦之
意行乎其間矣世遠更推本乎日父兄之訓以爲衆
子弟勖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在篤於倫理而絶其
自私自利之心而已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
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
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
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苟倫理一失雖有人
之名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賦形賦理之忝俯爲父
母一氣流傳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人世哉文清公此
言極爲親切世遠竊謂倫理之虧大抵由於自私自
利自私則忌刻之心起雖同祖共宗之人不免自利
則止知有己雖同氣兄弟不顧夫忌者小人之尤况
施之於同祖共宗之人利者害德之物乃至同氣兄
弟之間因財業而生嫌隙此真禽獸之不若也嘗見

兄弟不和之人其家必有死亡之憂自古及今無得脫者人即不懼身入於禽獸獨不爲禍患計耶吾宗素奉祖宗之明訓凡所云云皆不至是然履霜堅冰防其漸也抑又聞之人有常業必與其家忠厚居心天必福之勿以氣凌人勿貪非其有勿爲賭蕩不法之事勿爲游手無常之人游手則必入於匪類賭蕩則將無所不至古今來未有好賭而不喪其品破其家者其事則卑汙苟賤貪鄙不堪其歸至爲父母所不齒妻子所厭惡人毋自知之而自蹈之何邪凡此

數者由於其人之趨向關於自心之洗滌雖父母兄不能勢禁豈旁人所能理諭忝爲一本之親有同祖共宗之誼故不能以嘿嘿饒舌及之非敢爲文以示戒也至世遠有過吾父兄叔伯必加嚴督方有親愛之心或兄弟之間以錢財而分畛域或尊長之前以褻狎而致侮慢或恃己之勢奪人之有或明犯禮法以自取戾吾父兄叔伯必切指其事而明訓之仍撻責於祖宗之前以示戒焉可也康熙辛卯人日世遠謹書

跋五思錄前卷

先君子以康熙辛卯秋七月捐館時名卿大夫舊遊成友或哭之以文或銘其墓以表之先君子嘗秉鐸羅源羅人祀之名宦吾浦人賢而祀之於鄉守漳郡者採入府志爲古人有言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世遠思而失怙惴惴然懼終不免於辱也爰編次而存之名之曰五思錄者不忍居處笑語志意所樂所嗜之或忘也康熙甲午春二月男世遠識

跋五思錄後卷

辛卯秋七月先君子捐館舍越三年不肖孤世遠彙次志狀祭文及名宦紀鄉賢紀都爲一集名之曰五思錄以志思慕式子孫也丁酉冬又喪我先母喪葬事畢謹次名公鄉若戚友諸銘誌祭文以附於後嗚呼先母賢德焜燿鄉邦始遭亂離窮餓播遷神明脊之篤事尊章心力瘁盡慇懃誨子慈瀚義炳不孝孤兄弟三人忝竊科名兹益愧勵廪廪爲慄慄爲懼無以爲瀧岡之揭也康熙己亥夏四月男世遠識

東江姓氏跋

右東江姓氏六十餘人聚吾漳行箇文章之選而爲此會也易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學記曰相觀而善謂之摩夫近文章砥礪廉隅非友不可余自庚寅乞假趨省常至郡芝山與諸友談經論文間拈題面課互相切劘雖於諸公無能爲役然入芝蘭之室久當自化矣撰義則依據六經不墜浮夸軟美之習說理則原本宋儒不落致虛駕空之旨載籍極博務爲返觀內攷定從違別是非以爲守身用世之學循是以往吾黨其盛矣乎夫文詞爾雅而內行克敦閎覽古今而乘時建立豈徒科名乎哉因以齒次其姓氏而并誌其邑里非以自耀也亦指視之交儆也嗚呼可不勗哉

敘鼇峰學約

世遠雖少承父師之訓不敢自外於學然資性淺陋旣寡昧而一無所明過失叢滋復昏怠而不能自克荏苒歲月恐終爲天地間無用之人乃承中丞當陽陳公禮聘使主鼇峰書院戰懼方深敢當斯任顧念先君子主鼇峰時世遠曾侍書以行茲又親見兩臺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之至意爰至斯地與諸同人共勉之至於書院條規昔者儀封張先生撫閩創立書院時嘗刻學規類編一書中載朱子白鹿洞學

規程董學則眞西山教子齋規胡文敬續白鹿洞規等書已爲明備陳公又公暇輒至共於義利之分廉隅之飭痛切爲諸生言之同人循此而行無俟增益不揣愚陋推本兩先生之意以附於後旣以自警且以共勵云

敘家禮輯要

閩中素稱鄒魯爲朱子講禮敎義之鄉朱子生於延老於建而宦於泉漳及門高弟率多閩產五百年來風流未歇是以冠昏喪祭之禮尚能由舊
本朝會典煌煌
聖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義刊載家禮以風示天下我
皇上仁孝天錫盡倫盡制立萬世禮法之宗
特諭九卿等恐風俗以奢僭相尚非以禮敎天下之意宜民喪葬婚娶務從約素務酌典禮雍正元年五月奉

旨通行我閩旣承文公遺澤又際
聖化翔洽禮敎修明之會臣庶率由禀遵蒸爲風俗感於義時頗窮鄉僻壤間有不見全書狃於習尚者是用備考成書輯其簡要以合於鄉俗之易行而省其無益之縻費各郡中有一二處沿陋愆禮者共爲指明期知往習之誤悉歸於正云爾

題陶存軒歸去來館圖

余與江右陶君存軒同歲舉於鄉己丑成進士又同同讀中秘書越明年給假省覲同舟車至浙存軒婣問學蕷節槩不肯茍同於人頗不余鄙志亦同也存軒散館後授檢討南歸有終焉之志余亦家居十年雍正元年蒙
恩特召侍　禁近又十年於茲矣存軒雖不出顧當事欽其行慕其學延主豫章書院脩省志倡學大江以西為不朽盛事君子之生於世也或出或處或遠或近

迹不必同要本此不愧吾心者以不虛其生有益於世焉斯已矣一日謂其子弟門人曰吾將山隱矣匡廬山有歸去來館茅廬數椽請飭先生之故址也存軒講得之悠然獨坐其樂只且歲壬子長子學楹以中翰進京出圖索余題其首余素慕匡廬名勝而未得至者與日得假南歸道江右過匡廬遊白鹿洞拜謁文公遺像讀楣間洞規之揭誦象山義利之章體文敬諸先生績規領要而觀在洞從學之士復有昔時之傑乎又將繞而西訪存軒於歸去來館以訂新知而商舊學荒落之餘未知其果同焉否耶

喪葬解惑

葬必擇地自古有之故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潤之說閩地多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原故爲風水之說者審擇夫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衛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水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與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脩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之資遂有遲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獲福者乎且天地人一理也地理無憑飭行於身

行善於家天則報之以福幾見有檢身樂善孝恭敬睦而家不興者乎幾見有存心險刻門內乖隔而能獲福者乎舍昭昭之可憑索冥冥之莫據獨何心哉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鄉俗寡識惑於房分之見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苟略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有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爲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謂震爲東方震乃長子則所葬之地未必盡南向也度之五行揆之五方細求其說卒無有合即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無所謂房分者此乃後來術家欲藉此使凡爲子孫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請之陰以誘其厚利陽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此亦如時日之說古所不廢吉日良辰經有明文但不可過爲拘忌如襲斂入棺之時有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大凶俗竟有不察而信之者抑情壞性莫斯爲甚他

省鮮有此說即吾閩如詔安等縣但棺物具備即入棺無另尋日時之事最爲合禮此亦術家藉以爲獲利之資與風水房分之說所當亟斥者也讀書識理之士固無此患其有中心實不信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曰寧可信其有夫信無稽之說至於啟疑論而不葬狗拘忌之失至於將入棺而不臨斯何事也而可信乎惑之至矣

徵脩漳州府誌啟 代魏太守作

溯自初唐辟疆闢漳始為屏翰之重地迨及紫陽過化濵海上娩鄒魯之名邦户口田疇每日増而日盛聲名文物或代廢而代興苟無文獻足徵何由繼志而述事不有簡編明備何以彰往而察來漳乘始於有宋淳熙成書逓至前明萬曆迄今百餘載典故無聞從前三十科人文闕略又况鯨波屢沸兵燹相仍氣節如周忠愍黄石齋數先生未曾作傳儒林如何黄如張小越諸君子有俟特書在明季已失搜羅洎

我

朝有待編葺修政齊教於是焉資省方觀民於是乎在夫國之有史專隷於職方而郡之有志責成乎司牧仰惟

聖天子文教覃敷於四海功烈遠邁乎三王稽古右文頒

御製於九州之學崇儒重道升文公於十哲之班極曠典以昭兹覩人文而成化允矣當陽遘運斯道大亨宜乎紹述前賢諸廢並舉 某世荷

恩眷慚報塞之未能叨守名邦惟顛覆而是懼念兹郡志缺軼不敢因循以蹈前愆嘗與父老僉謀莫不踴躍而襄盛舉梓邦紳士不乏韓歐之才寓公名賢勝有左馬之學並擷華藻勿靳弘裁家乘野史悉搜求以俟表章墓志碑銘亦咨詢而備採擇識大識小皆典章之所不遺宜雅宜風固邇言之所必察藏書安在巷議謂何為孝為忠孫支諒不忘夫祖德或貞或烈女流亦獲佐其家聲以及遜迹林中抑亦棲真霞外蓮祥芝秀之呈其休蝗災蟲儆之垂其候凡兹參錯皆藉蒐羅莫為究末而忘原若應劭之志人物可摹

昉也莫為貴遠而賤近若王充之作論衡可式程也要以耳目新知質之舊聞庶幾按據明審可備法戒百年之因革損益賴此以傳一郡之人物儒林永垂不朽豈惟清漳之地靈人傑載其寵光屬在有司之補闕脩殘均有榮幸焉謹啟

庚子秋帖示族中子弟

數年來集族中衆子弟在家廟課業勸勵有加今秋聞在卽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然文章特一端耳立心制行更爲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強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之祐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培積更願諸爲父兄者各弘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沾卑卑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惇然之心日克臻斯日加勉焉尚或不逮速自淬焉則子弟藉爲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榮之樂矣不佞閲世閲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濶之言皆肝膈之要也

帖家塾

凡子弟生徒午飯後各粘楮片於壁間嘉言善行皆可書或小學或日記故事或綱鑑性理末書某月某日某人書既有以觸發其性情閑邪心而起善念又有以長益其記誦日人一條一年則有三百條十人同學則有三千條不寫及重抄者有罰事不勞而日計歲計甚有益

一希堂文集卷之十一終